



## 目 录

总序 .....	丁 帆 ( 1 )
京味之中塑心史 .....	贺仲明 ( 1 )
黄连厚朴 .....	( 1 )
瘦尽灯花又一宵 .....	( 51 )
风也萧萧 .....	( 85 )
雨也潇潇 .....	( 123 )
本是同根生 .....	( 155 )
祖坟 .....	( 171 )
狗熊淑娟 .....	( 209 )
风 .....	( 263 )
注意熊出没 .....	( 299 )
孪生 .....	( 329 )
藤萝架下 .....	( 359 )
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 .....	( 373 )
学车轶事 .....	( 391 )
退位 .....	( 409 )
童年 ( 自传小说 ) .....	( 437 )
走出北京 ( 代后记 ) .....	叶广岑 ( 473 )

## 京味之中塑心史

贺仲明

摇摇在中国风味众多的地域文化小说中，京味小说可称得上是特色最著、成就最高者之一。20世纪年代末期，著名作家老舍就以其风格独特、意蕴深沉的北京地方风俗画描摹，开创了北京作家以浓郁北京文化特色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的京味小说创作传统，并使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发展在这里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新时期以来，邓友梅、陈建功等京籍作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的创作成就虽然尚未达到老舍所达到的高度，但他们在创作数量与所反映的生活面，以及创作个性与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上，都超越了老舍时代。由之，京味小说已从个体作家创作发展成为一个风格相近而又各具个性的创作群体，成果丰硕又颇具声势。

叶广芩就是这个群体中颇具实力的一位。她虽然身居西安，但笔触却多是落在北京文化与北京人生活的描摹上，她始终是以一个浸着浓郁北京文化的北京人的心态和立场来体察生活的。尤其是她近年来的创作，多取材于与她个人家世与情感有深厚渊源的满族贵族后裔生活。它们不但以其题材的独特性，填补和丰富了京味小说的创作内涵，而且，更因作者强烈的主观投射特征，呈现出一种与惯常京味小说的展示与揭露所不同的文化情感特色，这些作品在客观上塑造着一种文化与生

活的独特心史。

满族贵族后裔们的生活和文化背景都是颇具特色的。自从17世纪满族旗人进入北京，他们就与北京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们的粗犷强悍的民族个性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染而逐渐消融，他们的民族风习也与原北京人生活风习相互交汇，并构成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满清的政治、文化政策仍然使满族北京人留下了一些自己的独特文化、生活特色，而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满族贵族及其后裔们的身上。现实生活的骄奢与腐傲，王朝统治的衰朽与没落，都给这些贵族及其子孙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中国悠久传统文化进入没落期后所弥漫的典雅与陈腐气息也同样渗透在他们身上。

叶广芩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没落的满族贵族大家庭，或者说，她本人就是一个满族贵族的后裔。尽管由于年龄的原因，她未能亲历这一家庭由盛至衰的全过程，也没有过深地被她的生身文化所熏染，但这一生活和文化对她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她长大后所遭遇的复杂时代变幻中，她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家庭变故、亲人们的生活遭际及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都不断强化着她对自己的家庭和文化的感触与体悟。成年以后，叶广芩有机会走出北京，进入另一文化氛围的西安生活，并曾去异国游历。置身其中的困惑，跳出之后的旁观，理性的思索，冷峻的审视，与心的牵连、女性细腻的依恋和感悟，都交织在叶广芩的思想情感世界中。这使她的文学触角很自然地要伸向自己的记忆与自己的心灵。

所以，在叶广芩创作的初期，也许是感应于时代京味文学对于下层市民生活的关注，她也曾创作过《套儿》、《藤萝架下》等描摹北京普通市民生态的作品，并且其中的北京生活

的民俗化、口语化特征都体现得相当“正宗”，但显然，这些并非是她的心灵感触所在。只有进入 20 年代，将她所熟稔于心又深有体悟的满族贵族后裔生活图画纳入她的创作世界，在这些有着她心的渗透的人物与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她才找到自己创作的真正位置，显示出她的独特价值。

人物离不开一定的环境，而这些环境既体现出人物个性又透射出形成人物个性的原因。叶广芩展示了众多满族贵族后裔们的生活状况，更挖掘了这些生活背后的现实与文化环境——通过这些展示与挖掘，叶广芩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态度。

《瘦尽灯花又一宵》就描述了这样的生活和环境。作品中的生活风习固然有其独特性，但其封闭、禁锢与扼杀人性的冷酷、专制，更引人注目。那个主人公所恐惧的老王府，既可视作没落贵族生活的缩影式图画，更是对正常人进行异化和戕害的残酷摇篮。作品中逃出王府而大有作为的宝力格与碌碌无为的世家子弟老四形成鲜明对比，表达出作者对于那种生活与文化的厌弃。《风也萧萧》与《雨也潇潇》姊妹篇也表达同样的感情。作品中的父亲与其妻子、儿子共同构成着家族专制权威，对家庭的反抗者施以永远的无情怨拒，酿成一个悖逆人性的悲剧。作者的爱憎通过对反抗者舜锸儿女们自强不息的褒扬与对家族兄弟们骨肉相残、声色犬马的厌弃得到明确的表示。此外，《黄连厚朴》也对惠生所代表的家族文化作了揭示，并在这种文化与其孳生物龚晓默的卑劣自私之间找到了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切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三四十年代的家族小说如《家》、《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它们的文化批判精神有着强烈的一致性。确实，在理性高度上，叶广芩与现代民主主义作家们有一脉相承处，都体现出一种旧文化阵营的叛离者的冷峻与批判。这种以理性为主体的文化审视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叶

广芩创作的文化态度，构成她所营建的文化心史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然而，如果叶广芩的文化心史塑造仅仅局限于此，那么，它显然见不出多少新意。事实上，正是因为叶广芩展示了她文化心史的另一面，即与她的文化审视与批判同时表现出的与之不可分割的悖反性情感——依恋与认同感，才因其真切深刻而显示出独特价值。

叶广芩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这个“我”，无论在年龄、身份，还是在思想、经历上都与作者极其吻合，作品中“我”的思想情感显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真实内心，是作者心灵的一种折射。

正如作者叶广芩一样，“我”与贵族后裔主人公们的生活与文化有着斩不断割不绝的亲缘与情感联系。虽然她曾庆幸：“我的头发没有被收进那华贵的楠木匣中，这使我免去了不少纠葛与灾难！”（《本是同根生》）并多少表现出一种置身事外的努力与企图，但正像她事实上一直不得不身在局中一样，她的情感与思想也必然受到她的文化与生活的纠结。如果说“我”在审视亲人们的生活和文化环境时明确表示了厌弃和批判的话，那么，在针对具体的人与事，“我”则往往陷入恨与爱的交织，批判与同情、拒斥与依恋相并存的情感悖论中，甚至，往往后者还战胜了前者。

这种情感矛盾最典型地体现在“我”审视那些贵族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亦即叶广芩数部作品的主人公的时候。像前所述的《风也萧萧》，尽管“我”对于贵族后裔亲长们的无情冷酷表示了批判与不满，但其中亦不无对他们的同情与谅解；甚至对戕害人性、充满恐怖与阴暗的老王府里的人们，“我”于感叹其没落之余亦有几分亲情的眷恋（《瘦尽灯花又一宵》）。

舜铨是叶广芩的几部作品中都曾细致描绘过的人物。在满族贵族文化熏染中长大的舜铨，将这一没落文化的儒雅高洁与懦弱无能充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言行做派，俨然那一文化的现代残余的化身。对于舜铨的无所作为“我”不乏慨叹，但“我”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建立在同情和眷恋基础上的认同和欣赏。对他的儒雅脱俗之气，“我”于蕴含亲情的关注中表示骄傲与崇敬，对他的傲岸与骨气，“我”更是充满理解与仰慕（《祖坟》）。对于舜铨，“我”的态度显然是肯定多于否定，认同胜于批判。

与这种批判时常陷于犹疑与矛盾相对应的，是“我”对与贵族文化相对立的市民生活与文化的明确而一致的鄙弃与否定。在叶广芩的系列作品中，后者常常被作为前者的陪衬物 and 对应物而存在，比如《祖坟》与《本是同根生》中丽英、青青及其亲属的小市民气息正反衬出舜铨的高岸脱俗，李福根唯钱是图的行径更在舜铨的严词相拒和爱国捐献义举面前尽显卑琐和庸俗。“我”的文化取向是鲜明的。

昔日生活的眷倾，血脉亲情的连系，以及文化上割不断斩不绝的渊源，使叶广芩常难以在理智与情感以及不同的情感间找到明确的抉择与出路，“我”的形象的出现正可视为作者内心世界的一个冲泄口。显然，叶广芩所陷入的，远不是一种个人性的情感困境，而是一种文化的无可逃避的魅力之感。她的两难与自我对立，正显示出文化对人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和一个人试图摆脱它的艰难。

《风也萧萧》中的舜铨是这种艰难困境的形象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叶广芩矛盾心态的自况。舜铨是满族贵族家庭中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叛逆者。她在青年时代为了爱情毅然背弃了她的贵族大家庭，并至死都没有与之和解，这无疑表现

出她的决绝与果敢。但是，在她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另一面，却常在为对那种文化的背弃而痛苦、悔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回家”的强烈愿望，乃至为这一愿望的不能实现而郁郁终生。而且，虽然她已经在生活和身份上脱离了她的贵族家庭，但她仍始终恪守着贵族家庭中的礼节规矩并以之训教子女，企盼自己的子女能够成为贵族文化的承继者。舜镛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却又最终成为自我文化的牺牲者，由这个形象我们可以体察出文化之根于人心灵束缚的顽强与无所不在，也可窥出几分作者的内心情愫。

叶广芩的文化心史，就是这样鲜明真切又充满着悖论与裂隙。从思想史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对它进行评评点点，但从文学史意义上，却凸现出它真实而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作者的蕴含自惑自疑的委婉心曲，伴以女性视角的对生活的独特、细腻的观察，在作者温婉的、徐缓有致的笔触下缓缓流出，不但显示出主客观世界真实的融合与统一，更显示出一种温婉又不失凝重的美学特征，具有丰厚的美的感染力。

正如前文所述，满族贵族文化从本质上来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同一性，满族文化的深层底蕴正是中国传统文明。所以叶广芩在叙述她的文化心史之时很自然地要进入对更广泛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考察。尤其是当她进入现实生活主题之后，她的文化精神就更近于对文化的抽象考察。失去了贵族生活的题材环境，与之紧密相联的文化批判与否定情感也自然减弱，留下的主要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所以在她的以反映中日战争为内容的作品《风》中，血腥战争被演绎成为中日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并借之以凸现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厚重；在《注意熊出没》等反映日本战争孤儿是否返日及返日后生活的作品中，作者更是极力渲染与歌赞中

华民族传统的恋“根”情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显然，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中具体体现为北京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依恋感是与她在描绘满清贵族后裔生活时塑就的文化心史完全一致的，也真切地体现出京味小说作家集体性的文化特征。

心史寓含于北京的文化与生活之中，而由于题材的特征，叶广芩小说的京味也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她描绘的是高贵庄严的满清大院生活，塑造的是儒雅、闲适的贵族后裔形象，展现的是他们整日与箫、竹、棋、画打交道的生活，其语言、风味自然与平常的以北京普通居民生活为题材的京味小说有所差异。她笔下的人物虽然是满口北京话，却是透着典雅，去了鄙俗；她的叙述语言也是在叹惋与抒情中凸现着端庄与凝重——其实，只要看看她的小说标题“风也萧萧”、“雨也潇潇”、“瘦尽灯花又一宵”等，再比较传统京味作家如浩然的“弯弯绕的后代”，陈建功的“找乐”等，就可以明鉴这之间巨大的风格差异，更遑言作品内容了。所以，叶广芩的京味小说的成功与其说依恃的是独特的民俗与口语风味，倒不如说是凭借其描述生活深在的文化底蕴，以及作者真实透彻的感情投入。这一点，她与邓友梅及老舍的某些作品倒有相近处，但仍然显示出鲜活的自我独特个性。

形式与内容，既相分割又紧密相联。叶广芩的文化心史赖其京味小说的形式而凸现，其京味小说的形式亦因其深远细致的心史透射而显出个性。其实，她的与内容有着强烈同构性的京味小说形式又何尝不是她文化心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1995年 5月

## 黄连厚朴

—

早晨，于莲舫拉开窗帘，透过结满霜花的玻璃隐约看见惠生老太太正站在院里看腊梅花。此时，天上仍落着稀疏的雪，地上、檐上都是莹莹的白，垂花门的花垂也积了雪，显得厚重臃肿，仿佛要将整个门框坠落下来。房檐下挂着长长的冰锥，锋利地泛着不折不扣的寒气，让人的心一阵阵发冷。院内没有脚印，也没人扫过，各房的门都紧紧关着。于莲舫想，这样严寒的天气，这样清冷的早晨，老太太能有此雅致，实在不是一般每日为青菜几毛几分一斤而操持的平民百姓所能做到的，除令人感到赏花者不食人间烟火的遥远和脱俗之外又难免产生一丝孤芳自赏的忧悒

与造作。老太太肩头的大红披肩与白雪相辉映，鲜亮醒目，只让人想起《红楼梦》“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中那些披大红猩猩毡的哥儿姐儿们来，看脸面，却又分明告诉人们，那哥儿姐儿已不复存在，红光的罩护下竟是富态态一个贾母。朔风猎猎，冷气逼人中的悠闲贾母。

房子是老式平房，没有暖气，屋内气温很低。于莲舫哈着手，用冰凉的铁钩挑开炉盖，见炉中的蜂窝煤只有两个眼尚有些苟延残喘的亮儿，便扔了铁钩，放弃了挽救的希望。炉火这样不争气是昨天夜里烧得太乏，又加上新煤的缘故。这装着铁皮烟筒的煤炉正如这座规整的四合院，在京城已属凤毛麟角。院子建于清代道光十六年，是孝和睿皇太后赏给御医龚尚臻的。龚家世代为朝廷御医，以辛劳谦恭，谨慎做人，医术精湛，换来了济世德劭的名声。先祖龚廷贤在明代便是名扬四海的医林国手，著有《寿世保元》、《鲁府禁方》等传世医书，驰名遐迩的十全大补汤配方及使用方法便为龚家所创，所以论龚家的医史实在久远得很了。惠生老太太的公公龚钟鹤也充任过太医院御医。清代太医院承袭明代医制，设管理院事王大臣一人，院使一人，下有御医二十人左右。御医们各专攻一科，分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等。太医院建在前门内东南角，光绪二十七年以后，转至地安门东皇城根，离龚家住的锣鼓胡同并不太远。龚钟鹤在太医院隶属大方脉，专攻中风及五疸，医术高超，颇受内廷信任，为光绪、慈禧把脉诊过病，曾受太后“医林状元”之匾。清帝逊位后，龚钟鹤赋闲在家，求医者不计其数。民国时期，北京有四大名医，即肖龙友、施今默、汪逢春、孔柏华。龚钟鹤的名声虽不及四位响亮，但因为曾充任过御医，也很得病家看重。肖龙友对《伤寒论》的研究颇有建树，施今默注重辨证，汪逢春擅长时

令病，孔柏华为温病大家，御医龚钟鹤当时则以治中风而名噪京城。段祺瑞曾派专车请龚钟鹤去府上看病，脑后仍梳着大清辫子的龚国医对段祺瑞的相请怠慢异常。言去亦可，非黄金百两不能出门，且所乘的车必须去掉车座，车中摆上太师椅才合出诊规矩。于是段祺瑞不得不让人改车，去掉沙发座，安上太师椅，才恭请龚老太爷登车……那时惠生老太太的丈夫龚矩臣只有十岁，父亲出去诊病，他常常抱着诊匣，跟随父亲左右，形影不离。所谓诊匣不过是个紫檀木小盒子，内里装着明黄缎子缝制的脉枕。这只脉枕据说是光绪与西太后用过的物件，皇上与太后已去，龚钟鹤出宫时便随身带了出来。三寸宽五寸长的小枕细软精致，是龚钟鹤御医身份的象征。诊病时，御枕向外一拿，病者自添了万千的恭敬。特别是那民间少见的明黄色曾为礼部制定为只有帝后才可使用的颜色，是连亲王、贝勒也不准“僭越”的。皇帝用过的物件，老太后的腕也曾上面搁过，如今却为百姓服务。昔日王谢堂前燕，眼下真的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让百姓家也见识使用了帝王之物，获得了一种身份的满足，那病自然早早好了几分。

当年捧御枕的龚矩臣如今已年近九旬，承继祖业，成为德高望重的名医，因年纪太大，拒绝了一切社会头衔，不出大门一步，偶有求医上门者，也常被老伴惠生挡了驾，诚心地颐养天年了。为了不使老国医医术失传，中医研究所派副研究员于莲舫帮助老爷子整理医案。这个工作已进行了五六年，那些堆积的医案不过整了三分之一。并非工作效率不高，而是受制于多种因素：一来老爷子自幼随父行医，医案中有不少其父亲龚钟鹤的在其中，内容多涉及到宫内及后来诸多社会要人，牵扯到历史人物，这使于莲舫不敢掉以轻心；二来惠生老太太对老爷子的饮食起居管制极严，规定每日工作量不得超过两个小

时，所以进度几乎说不上。当年单位之所以派于莲舫担任这项工作，主要因为她是龚先生的儿媳，儿媳帮公公整理医案较陌生人来干，自然是方便多了。

方便也带来不方便，于莲舫与龚先生的儿子龚晓默三年前离了婚。龚晓默去美国进修人体遗传工程，后又转行搞生物制品，三年中竟没回来过一次。给父母倒是常有信来，对于莲舫却是连捎带着问一下也没有的。于莲舫对此并不计较，也不觉遗憾。分手是她主动提出的，如果要讲理，理亏的是她，她现在没有资格要求对方，也没有权利对龚晓默表示任何不满。离婚后，单位没房，龚家腾出外院两间南屋让她继续住着足以显示了这个家族的宽宏大量。外界人对惠生老太太仍能容纳离婚的儿媳居住龚家这件事本身给予赞许，说老太太有礼，大度，温文，雍容，有长者风。然而只有于莲舫才明白，老太太的“长者风”对她实则是一种报复，是一种慢刀割肉的钝痛，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更是一种难与人言的尴尬。依她之意，她一天也不要在这大宅院里待下去，如果有可能，她马上就会搬走，远远地离开这里，再不见这里的一切。但提供这种可能的机会却渺茫又渺茫，如一根飘荡的丝，若隐若现，难以捕捉得到。让她急，让她恼，又无法发泄。她在焦虑、无奈中苦苦等待，开始的激情被时间磨砺得趋于平缓光滑。是的，到了这个年龄很难再让人激动得起来，特别是连孩子都快到了上大学的时候。

珠珠披着羽绒衣带着一股寒气由门外撞进，奔到床前，从怀中掏出一只花猫来。猫儿似乎并不愿在这寒冷的屋内停留，被推出的同时转身又朝珠珠的怀里钻。

于莲舫嗔怪地责备女儿，多大了还玩这个，被子都让它印上了梅花印儿。珠珠还在逗她的猫说，您不觉得它长得像我爸

爸吗？小老虎似的，我爸也是属虎的。又说，她今天要去外院补课，让于莲舫帮她看一天猫。

于莲舫看着女儿，这女孩虽然刚刚十六，却已人高马大，长得酷似她的父亲。于莲舫说，叫奶奶替你看，妈今天也有事要出去。珠珠说奶奶不喜欢小动物，上礼拜让奶奶看，她把猫拴在厕所里，那绳把猫腿都磨出血了，所以这礼拜就不能把猫妹妹交给她了。说着珠珠将猫高高举过头顶，在屋里旋了一圈儿说，我奶奶是属耗子的，怕猫。

于莲舫逗着女儿说，我是属小干鱼儿的，更怕猫。她希望孩子能在自己房中多待一会儿，毕竟是自己一手抱大的女儿，虽然法律上判给了丈夫，血脉亲情总还是连着的啊。于莲舫问珠珠的英语阶段测验过关了没有。珠珠的脸有些阴，停了一会儿说，我不喜欢英语，~~深刺刺~~ ~~深刺刺~~的舌头老伸不直。我爸也是，去什么美国，说是将来让我也去。等着吧，我去尼加拉瓜也不会去美国。于莲舫的心一沉，孩子迟早要跟她父亲走，这是明摆着的事，明显的，龚家不愿意她与孩子有过多接触。为孙女补习外语，惠生老太太不惜重金托关系在外语学院请了教师，让孩子顶风冒雪每周从城东南到西北斜穿一大趟，其目的只是一个——出国，离开于莲舫。

果然，老太太在廊下招呼孙女了，声调不高，却含着威严与不满。珠珠说，奶奶叫呢，得走了。于莲舫无言地看着女儿，心内溢满酸楚。珠珠窥出母亲的心态，抱住于莲舫的脖子说，妈，我永远是你的。咱们的关系是铁硬铁硬的，我身上流着您的血，想换也换不了。夫妻是什么，近的时候比谁都近，要说远呢，就一点关系没有。于莲舫很吃惊珠珠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便说，小小年纪不要瞎想这些事，要紧的是把你的英语搞上去。明年就要考大学了，你不要老让我惦记着你的英

文。珠珠在于莲舫耳边悄悄说，妈，我爸昨天来信了，说是过几天要回来……犹豫了一下，珠珠满脸不快地说，他说还要给我带个后妈回来呢。于莲舫一惊，她没想到龚晓默的进度这样快，一股焦躁情绪油然而生，但她很快按捺住自己，淡淡地对珠珠说，这也是正常的。珠珠补充说，那个即将进门的妈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叫珍妮。

二

双手托天埋三焦，左右开弓射大雕……龚老爷子站在正房里，对着院中白雪，轻松自如地练了一套八段锦，而后不吁不喘地来到书案前，在老太太铺好的宣纸前挥就一联：

摇摇雪过黄连淡

风来厚朴香

此时于莲舫恰好进屋，她身上的细雪遇到室内温暖的热气立时变作晶莹水珠。惠生老太太见她进屋，一句招呼不打，兀自进到套间去了。于莲舫来到桌前，见到老爷子的字，直夸好，老爷子说喜欢就拿去。这时里间传出老太太的咳嗽声，于莲舫赶紧说，还是您收着吧。

帮老爷子收拾笔墨时于莲舫问这副对子为什么单单选了黄连、厚朴两味药。龚矩臣说黄连、厚朴两味药乃中医看家之药，恰如日常生活中的白菜、萝卜，是为炊必不可少的。黄连苦寒，泻心除痞，清热明眸，厚肠止痢；厚朴苦温，消胀泻满，痰气泻痢，其功不缓。二者味虽都有泻的功能，药性却不同。黄连独用其气，厚朴专用其味；黄连降火，使气能通其自升；厚朴升阳则欲其自降。于莲舫听了说道，我记得，龚老太医给光绪皇帝诊脉开方时同时用了这两味药。龚矩臣到底记性

不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于莲舫由柜内取出一套医案，说这是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间，龚家祖父诊病的记录。说罢翻至一页读道：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六，申时三刻，予于仁寿殿为上请脉，其时太后亦在座，上之脉象左尺脉沉迟，右关脉浮迟，脉十五次一停……龚矩臣插言说，左尺沉迟，肾已虚得厉害了，小便定为白浊，而且伴有耳聋虚鸣，右关浮迟乃胃寒虚膨。这个皇上啊，先天肾水不足，后天脾胃失调，也是病入膏肓了，真难为了我父亲。于莲舫说，小便白浊，沉迟阴肿，西医当是肾炎症兆。这样推断，光绪当年患有肾小球肾炎，这个病搁今天也是个难缠的症病。龚矩臣说，脉搏动十五次一停歇，说明胃气将尽，光绪死期当在半年之内，我父亲记录这点，可见已料出大渐时限，只是讳于帝王威严，不便直言罢了。于莲舫说，既然如此，老太医为什么不补脾肾却用了黄连、厚朴这样降心火，消涨泄满的药呢？龚矩臣吟沉了半晌说，父亲用药，想必有他的道理，按说肾气不足则昏厥，腰冷，胸疼，耳鸣，肾为脾之关口，心气平则脾土荣昌，故心火是脾土之丹，心火旺则母欺子，脾自不能凝聚元气，因而殃及肾水……但于莲舫总觉这个说法有些牵强，矫情。她认为，龚家祖父在这儿是把药用错了，是逆其道而行之。正欲说什么，只见龚家女婿任大伟急匆匆由东屋奔出，直奔龚老爷子的正房而来。任大伟是龚家老爷子“不称心”的女婿，以老爷子“嫁女必胜吾家者，娶妇必不若吾家者”的古旧原则，任大伟的小业主门第是配不上龚家女儿龚晓初的。为这，结婚时龚矩臣与女儿几乎到了断绝关系的程度。他认为，任大伟的父亲倒腾青菜，为商为贾，重利轻义，与世代儒医的龚家不可同日而语，以年轻人的时髦话来说是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女儿不听他这一套，执意要嫁，龚老爷子不能硬挡，只好顺其自然。“不

可同日而语”的小两口结婚后恩爱甜美，脸也没红过，特别是外孙任楠的诞生，使龚老夫妇由威严的祖父、祖母而转化为慈祥的姥爷、姥姥，使得龚老爷子觉得再没有对女婿板脸的必要，关系相对有所缓和。再加上儿子龚晓默在家中是甩手大爷，连换灯泡一类的事情也做不来，压根儿靠不上，这个家里里外外全仗着外姓人任大伟。从买粮搬煤到通阴沟修电门，哪样也离不了人家，关系也就没必要搞得那么僵。有一次院里的藤萝架被风刮倒了，大风地里，任大伟光着膀子站在木梯上锤子斧子一通猛抡。惠生老太太对丈夫说，也别净嫌人家，小家子自有小家子的长处。这活儿你让晓默干，打死他也不会上那梯子。龚矩臣当时鼻翼煽了煽，什么也没说。当晚惠生老太太做了龚家拿手菜醋焖肉，烫了一壶花雕，把女婿叫过来，跟老丈人共用晚餐，由此女婿才彻底得到认可。这两年，任大伟发了，这正是靠了倒腾青菜的父母赋予的经济头脑。他开始倒彩电，后来又倒汽车，现在正搞房地产。啤酒肚催起来了，名牌穿上了，头发改了样式，说话变了腔调。但无论怎么变，在老丈人跟前总还收敛三分，生怕老爷子说他是“小人得志”。相反的，对老爷子老太太倒更加毕恭毕敬地孝敬起来，每天早晚还知道跑过来问问安，隔三差五给老两口买些新鲜可口的吃食。老太太说，这头草驴，硬让龚家给调教出来了。

任大伟进了屋对岳父说他有位朋友，是某集团总裁，想让岳父给看看病。龚矩臣说再不要亮什么总裁的招牌，我反感这个。任大伟说总裁也是一种职业，就跟掏大粪的时传祥、种庄稼的陈永贵似的，都是劳动人民。任大伟知道，龚矩臣对“劳动人民”这个词特别敏感。“文革”时龚老爷子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主义残渣余孽”被批斗关押，为此老爷子很想不通。但所能让老爷子认罪服输的只有一条：缺乏对劳

动人民的阶级感情。这些年龚老爷子一直也没闹明白，既然对劳动人民认识不够，缺乏感情，那他自己又该算作什么？人民大概总该算的，人民代表的选票每回街道都是给送到家来的，不是人民该不会有这待遇。至于“劳动”，他认为他给人看病收费也该是按劳取酬，不能算作剥削。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却总划不进“劳动人民”之列。果然，任大伟提“劳动人民”之后，龚老爷子再不说什么，呷了一口茶慢慢咽下去，看着墙上杨柳青的一副《莲花湖》出神。任大伟问老爷子这时候可有时间，说病人已经来了，在他的屋里等着呢。龚老爷子说，你就会干这先斩后奏的事，把人领来了还问我有没有时间。这时老太太一挑帘子由里间出来，对任大伟说，老爷子已久不给人看病了，再不要往家领这些杂七杂八的人。任大伟说，闲着也是闲着，看看病也是为人民服务。老太太说，看病就是看病，我们不义诊。任大伟说这个例外，这是他小学同学，总不能跟同学张嘴要钱吧，那样，十二条小学的校友们还不把他骂死。老太太说，你的同学太多啦，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你岳父又不是校医。任大伟说，治病救人，积阴德的事，天底下多少人都念您的好儿。老太太说，再别说积德的事，你爸爸积这点德都叫人散完了。说着飞快扫了一眼于莲舫，于莲舫不自觉地低下头去，脸霎时变得通红。惠生老太太并不理会于莲舫的表情，继续说道，老爷子也是人，古道热肠应该有，但我们也得穿衣吃饭。士可贫，而不可穷，这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老太爷活着时候，看病的酬金是以百元计算的，到后来票子发毛，费用就以金条来论价，老太爷为黎元洪的太夫人治愈头痛之疾，礼金是四两黄金。到了晓默父亲这辈也是决不降价的，病家邀请出诊，管接管送，诊费大洋十元。那时候的钱值钱，两毛钱能买二斤猪肉，买二十三个芝麻酱大烧饼，一个巡警的

月工资才六块。我们这个家业是几辈人凭本事挣来的，怎能张嘴就白干。任大伟还要说什么，老爷子不耐烦地说，叫那人来罢。任大伟就领进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总裁。总裁昂头挺肚，脑满肠肥，一副凡人不想理的样子，谱摆得很大。老爷子问了几句话，对方的大哥大开始叫唤，肥头就拉出电线开始使劲喊叫。老爷子直摇头，老太太说，打个电话，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又不是在马路上。肥头并不理会这揶揄，照旧喊。任大伟说，咱院周围都是高楼，把电波挡住了，不喊不行。于莲舫看那人洪声大噪的，便问任大伟肥头有什么病，任大伟说是心慌气短。老太太笑道，这嗓门赛过唱黑头的了，还气短？

龚老爷子一边诊脉肥头一边打电话，脉诊完了，电话也打完了。肥头等着老爷子开药，老爷子把手一挥说不用吃药。任大伟说好歹总得开点药，比如说十全大补汤什么的，肥头也点着头说就是。老爷子拱拱手说，愚医学问有限，已无力回天，您还是赶紧到大医院去吧。任大伟想必定是刚才肥头的举止让老爷子看不惯，恼了，便周旋说大医院里净是实习大夫，能看出什么名堂来。总裁是慕名而来，一见老辈之风仪，二见医术之精湛，老爷子怎能让人失望。龚矩臣打量了肥头半天，最终还是摇头。这下肥头急了，刨根问底要搞个究竟。老爷子被逼无奈，竟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回去准备后事吧。众人一听相顾愕然，屋里一下冷了场。后来肥头哈哈地笑起来，说老先生真幽默，以他这样一顿能吃一只烤乳猪、喝半斤茅台的主儿却要准备后事，连点谱也没有。他不过是觉着说话有些气短，是因为那个生活过度没有节制也未可知，怎能无端妄说。龚老爷子闭了眼再不说话，任大伟为了下台，就拉于莲舫，让于莲舫给开点儿六味地黄汤之类的药。于莲舫尚未置可否，龚老爷子朗声言道，六味地黄乃滋阴补肾之药，岂救得了这病入膏肓的

死症？不要白费那工夫了。又说肥头死于七日后夜间凌晨一时，这是定数。任大伟就显得很尴尬，倒是肥头摆出一副很大度气派来，站在屋中央，手舞足蹈地说，死也没什么可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嘛。只是让老先生这有时有点地一说显得太神秘，也太残酷了。大凡什么事一做过头，就让人不可信。气功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本来挺好的一件事，硬是自己神吹砸了自己的牌子。惠生老太太说，我们可不是吹，我们是挂得起御医牌子的人家，老太爷是六品御医，当年与肖、施、孔、汪四大名医是齐名的。老爷子本人也当过研究员，诊脉看病，丁是丁，卯是卯，怎么说是神吹。肥头说，这样吧，七日后如若不死，我来看望老先生，请老先生在东来顺吃锅子。说着走到西墙挂历前，在老爷子说的死日那一天重重画了一个圆圈。老爷子说，甭画了，您来不了。肥头说那不一定，我出门就去东来顺预订席面。说着掏出诊费放在桌上，任大伟让他快些收起，老爷子也说不要死人的钱，这使肥头很不高兴。于莲舫看着这场生死之赌，觉得颇为新奇，这是她进入医学界二十年所没有见过的事。但任大伟仍坚持要开方子，说既然来看病，怎能空手而归。龚老爷子拗不过，难以推诿，说了几味药，无外是半夏、甘草、大枣什么的，让于莲舫写出两份，一份交肥头带走，一份自家留存。于莲舫留意方剂，是以黄连、厚朴担纲，桂枝、半夏相佐，也不便说些什么。

任大伟与肥头走出龚家，于莲舫追出垂花门，说是想用一下任大伟的大哥大。任大伟说老爷子屋里有电话，怎的不用？于莲舫说不想在老爷子屋里打，任大伟当下明白了什么，神经兮兮地笑笑，把大哥大递给于莲舫。于莲舫拿着大哥大进到自己的南屋，只一会儿就出来了。任大伟问打好了？于莲舫说打好了。任大伟说我知道你给谁打。于莲舫说知道又怎样。任大

伟问那头还没动静吗？于莲舫装糊涂地说，哪头啊？任大伟说，用我的电话还跟我绕圈子，真有你的。于莲舫就不再说话。肥头站在一边看两人一问一答，有些心不在焉，他还在想着七日后自己将逝世的事，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今天挺晦气。

## 三

街上的雪越下越大，中午的时候天阴沉黑暗得像是傍晚。于莲舫坐在清雅茶馆里静静地品着一壶双熏茉莉，一双眼只朝门口看，明显地是在等人。这个清雅茶馆开张有两年了，主家是个热衷茶文化的社会闲人，效仿过去的清茶馆，开了这处买卖。因地处里街背巷，知道的人不多，喝茶的自然有限，倒真应了清雅茶馆的名声。掌柜的见于莲舫一个人寂寞，便主动上来搭话，说是若没吃饭他可以到对门叫一笼猪肉白菜包子，那包子薄皮大馅，不亚于天津狗不理。于莲舫说已经吃过了，就再不搭理。掌柜觉得没趣，也觉得于莲舫这人脾气挺怪，便快快地走到柜前，拿了块布抹那茶叶罐子。

近一点半的时候张悦才来，戴着护耳帽子，扣着大口罩，像是得了重感冒。张悦径直走到于莲舫桌前，背靠着厅堂坐了。于莲舫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说没有，只是鼻子对冷空气有点过敏。掌柜的过来问张悦喝什么，张悦说什么也不要，就着于莲舫这壶茶润润嗓子就行了。掌柜的拿过一个茶碗，远远地站了，再来不干扰。张悦看了一下表说他下午两点钟还有事情。于莲舫问什么事情，张悦说是有关部门领导找他谈话。于莲舫联想到最近听说卫生部门有要提拔他的传闻，自然不好拦。知道他不可能多坐，心里难免有些发堵。张悦抓住

于莲舫的手，一言不发地看着她，一双眼神倒也含情脉脉。于莲舫多少有些感动，眼睛便有些湿，柔声地问道，你还好吧。张悦说好什么，人活着，心早死了。于莲舫说，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我是哀莫大于心不死，我这边事情已解决三年了，苦苦地傻等，死等，掰着手指头一日一日地算着等，这日子真不是好过的。想想看，究竟为了什么呀？张悦使劲攥了攥于莲舫的手说，你再等等。彩兰的胳膊上周因为下雪，摔骨折了，吊着石膏，整天疼得哼哼，这种时候我不能再提分手的话，待她的胳膊有好转……于莲舫觉得张悦的手很凉，湿漉漉的，让人不舒服，就把手抽了。不知怎么的，看见张悦，她突然想起她的第一个孩子，尽管那个孩子与眼前的张悦毫无关系——

张悦是她中学同学，~~1972~~1973年上山下乡，她，张悦和龚晓默一同在陕西延安插队，三个人刚好在一个村。同在这里落户的有六女八男，一共十四个人，热热闹闹一大帮。后来，知青们陆续招工走了，知青点只剩下龚晓默和于莲舫。一个春雨绵绵的夜晚，于莲舫和龚晓默坐在窑洞里，两人先是为命运掉泪，继而吃面喝酒，最后于莲舫自然而然进了龚晓默的被窝……那晚上天很黑，外面雨声淅沥，远处有狗在吠，温热的被里只有两颗紧贴着的、彼此能感受到的、咚咚作响的心。于莲舫光滑的身子像条鱼，龚晓默的手在鱼的身上搜寻，以一个即将成熟的男人的颤栗，抚摸着女人的神秘……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于莲舫几乎夜夜来到龚晓默的窑洞。怕人发觉，大多是夜深人静时，于莲舫偷偷溜出，龚晓默刻意留门。时间一久，他们发现了这种担心的多余，知青院坐落在村对面的山坡上，中间隔着一条溪。村里人累了一天，吃罢饭早早歇了，没有谁顾及到沟对面夜静之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的这一切。但于莲舫和龚晓默知道这种变化的巨大，他们在对方身上

体味到了作为男人和女人的乐趣，他们觉得幸福。不能招工算什么，只要能这样夜夜相守，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痴迷之后是疲倦，疲倦过后是痴迷。乡村里这条睡过八名知青的大土炕上，只剩下这对男女在大有作为。

有一天，被招到公社卫生院锅炉房烧锅炉的张悦回来看他们。张悦带来了县食品厂生产的硬得像砖头一样的核桃酥和卫生院注射室搞出来的兑了水的酒精。张悦很够义气，在招走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他时常回来看看于莲舫和龚晓默。因为张悦的到来，龚晓默到村里“走”了一圈，捎带回九个鸡蛋，一块干驴肉。这块驴肉是村东头张旺才的，张旺才舍不得吃，挂在檐下已大半年了，是专等着给他父亲办周年用的，至于鸡蛋，是各户鸡窝的杂牌产品。等待驴肉烂熟的当儿，于莲舫出去了一趟，这时张悦对龚晓默说，你跟她睡觉了。龚晓默掩饰说没有的事。张悦说，瞒不过我，我看得出，女人睡过的没睡过的，搭眼一望，就一清二楚。龚晓默说张悦是主观唯心，张悦说唯心不唯心，反正你心里明白。又说他最近在卫生院看过了女人生孩子。原来以为一个新生命诞生了，是件很美丽的事，父亲难以压抑的激动，母亲洋溢着幸福温馨的笑容，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怕人极了。鬼哭狼嚎，撕心裂肺，血流得汨汨的，他一连看了仨，一个比一个惨烈，最后一个竟是大开膛，掏出来两死的。想想看，这就叫医生，医生看的是美好事物的反面……龚晓默说于莲舫就想当医生，可又怕血，看样子只有学中医。张悦说他认识了一个助产士，名字叫李彩兰，后段家河赤脚医生出身，医术很不错，对他也很够意思，常把病人给她的鸡蛋和红糖送给他。这些常人难见的生孩子的情景都是彩兰当班时让他看的。彩兰真了不起，劲儿大，不怕血……

一个昏热的下午，于莲舫锄玉米的时候昏倒在田里，队长

支使傻二婆姨将她背回窑洞。大伙都认为她是中暑了，队长婆姨用顶针蘸着凉水为她刮痧，将她的肘弯后背刮出一道道血印子。第二天于莲舫没有上工，在炕上躺了大半天，却也没觉出哪儿不舒服。队长婆姨用布包了两个油饼来，那时油饼在村里是稀罕吃食，队长家这油饼也非今日所烙，是搁了些日子的陈货。于莲舫不想吃，队长婆姨就将饼搁在炕头，唠叨了半天离去了。于莲舫躺在油饼旁边，总感到那油味不正经，太刺激人。于是胃内一阵倒海翻江，趴在炕沿大吐起来，连胆汁全吐出来了。凭女性的直觉，于莲舫感到了事情的不妙，她被一种可怕的预感攫住，脑海里一片混乱，她的精神紧张得要发疯了。躺了两天，于莲舫理清了自己的思绪，她认为她自己能处理好这件事，如果龚晓默知道她身体里发生的变化，将比她陷入更严重的忙乱与恐慌中。

过了几天，可行的办法也没有想出，拖一刻小生命便生长一刻，便将她抓得更牢。于莲舫站在丈高的土崖上，满怀期望地向下跳去，下面是松软的耕地，蹶得她的耳朵嗡嗡响，头部一阵剧痛，鼻腔震出了血，但微微隆起的小腹仍没有任何情况，那个执拗的孩子不想出来。她翻阅赤脚医生手册，寻找堕胎药方，但是没有。她用拳狠命捶打腹部，内中的小生命或许感到了震动，但他对这种震动给予了充分理解，默默地忍受着。于莲舫觉得自己是个狠心的母亲，在孩子没有出世以前，便遭到了如此无情的虐待。他是无辜的，她开始可怜这个孩子了。但是她无法留住他（她），中医学院录取通知书千里迢迢寄到这个小山村里。于莲舫在命运的抉择中下了最后决心——她对龚晓默摊牌了。与于莲舫想象的相反，龚晓默竟是出奇的冷静，他说这事不能胡来，非得找张悦帮忙不可。于莲舫不愿意找张悦，她不希望这件事让别人知道，特别是一块来插队的

知青。龚晓默说不找张悦怎么行，难道你要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咱们的事张悦都知道。于莲舫不再坚持，事情明摆着，除了找张悦以外，别无出路。龚晓默当下就要拉于莲舫去公社，于莲舫说一去一回四十里山路，等不得明天？龚晓默说细胞分裂是以几何增长形式递增的，你还有心情等到明天？于莲舫说现在走，不到公社天就黑了。龚晓默说天黑了也得走。于莲舫就跟着龚晓默朝公社走，山路磕磕绊绊，龚晓默走得很急，足见他心内的焦虑。于莲舫走得气喘吁吁，几次停下来大口喘气。她认为龚晓默该问问孩子的情况，可是一路上，他连孩子两个字提也没提，只是催着于莲舫快走，于莲舫的眼泪就下来了。

到了公社，在公社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找见了张悦，他正用电炉给自己下挂面吃。正好，龚晓默、于莲舫也没吃饭，就跟着一块儿吃了，三个人吃了两把挂面，十个鸡蛋。龚晓默说没有吃饱，张悦说当职工不比在乡下，他一个月只有二十八斤半粮，三分之一是细粮，其余都是玉米面，像龚晓默这种吃法，他下半月得饿肚子。他不是怕朋友吃，是没地方搞粮票去。龚晓默说，你到乡下，我们连驴肉都给你搞到了，你真小气。接着他把张悦拉到门外，讲了于莲舫的事。张悦说，你们这大黑天的摸到公社来，我料定就没什么好事……于莲舫一人待在屋里，脸色通红，将难与人言的隐私一览无余地亮在另一个男性面前的那种难堪使她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那短短的几分钟，对她犹如过了一辈子般的漫长。张悦在外面说，我早看出来，你还瞒我。早认下这事，我给你送药去，这种药是免费的，随便抓。龚晓默说，现在再说这些也晚了，下面的事你想辙吧。张悦说，你做事，让我给收摊子？龚晓默说，我不找你找谁？……终于，两个青着脸进来了。张悦让于莲舫跟他走，于莲舫问去哪里，张悦说去找彩兰，今天晚上她正好值夜

班。

黑夜，三个人行在泥泞的街路上，于莲舫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每当遇到水洼、烂泥坑，张悦都会回过身来关照于莲舫，时不时还伸过手来扶一把，相反龚晓默倒显得有些像局外人。来到卫生院，如张悦所说，李彩兰正在妇科值班。妇科在小院的尽里面，挂着白门帘。于莲舫们进来的时候彩兰正用竹棍做棉签。做好的棉签摆成了金字塔形，彩兰再用旧报纸把它们卷成一个个小卷，明天送进高压锅消毒就可以用了。如果没有病人，待一会儿她也可以去睡觉，只是不能离开。于莲舫第一次见彩兰，她觉得彩兰身上、脸上的线条太生硬，眼睛也有点斜，当铁姑娘队队长开山炸石似乎比干妇产科更到位。她向彩兰点点头，彩兰用眼斜视着她，也点点头。张悦小声跟彩兰说了什么，彩兰把头一歪说，到隔壁去。于莲舫也不多问，乖乖地跟在斜眼的彩兰后面。张悦和龚晓默也跟了出来，彩兰说你们来干什么？两个男人不好意思地止住了脚步。彩兰想了一下又说，过来也行，帮个忙，两个男人就又跟上了。

隔壁是妇科检查室，彩兰示意于莲舫脱了裤子躺到检查床上去。于莲舫犹豫，看着站在一边的两个男人迟迟不愿举动。彩兰说，怕什么呀，你跟他把孩子都作下了，还怕脱裤子？见于莲舫仍不动弹又说，是怕让张悦看吗？他见得比我少，下月就调到妇产科当护士来了，现在正是他帮忙的时候。于莲舫只好上了检查床。彩兰简短地命令道，把腿架上去。于莲舫把腿夹得更紧。彩兰说，你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操作！于莲舫觉着彩兰的话冰冷得像那架腿的金属，就把目光投向龚晓默，以期得到安慰，获取一丝温情。但龚晓默避开于莲舫的目光，把脸转向了窗外，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张悦走过来，捏住于莲舫的手说，一会儿就完了，你忍一忍，要疼就使劲抓

我。于莲舫不得已，怯怯地分开腿，将自己最后的隐秘完全暴露出来，暴露在三个人的视线之下。彩兰用凉手按她的肚子，她打了一个哆嗦。彩兰一边准备器械一边说，用不着这么羞羞答答的，女人在我眼里都是千篇一律，你并不比谁长得特殊。于莲舫感到了屈辱，眼里溢出了大滴大滴的泪，她认为眼前这个彩兰缺少最起码的同情心，简直不是个女人。张悦用纱布将她的泪拭去，又安慰了她几句。彩兰问几个月了，于莲舫说四个月，彩兰说至少有五个月了，再过些日子，养下来都能活。于是一边戴橡皮手套一边对张悦说这种情况刮宫已不可能，只有引产，水囊引产。张悦问有没有危险，彩兰说干什么都有危险，就是刮宫也有把子宫刮穿了的时候。干这行当，跟阎王爷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不定什么时候病人就过去了。彩兰说着将冰凉的器械塞进于莲舫身体，于莲舫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彩兰说，忍着点，别喊叫，咱们这是偷着干，你不能喊得满世界都听见。彩兰向胶囊注水，很快，血由于莲舫体内渗出，由一滴一滴变作细细一条线，床下桶内，水已变得鲜红。于莲舫大汗淋漓地强忍着，她紧紧抓住张悦的手，不敢松开。最难忍时，她将另一只手伸向龚晓默，却见龚晓默瞪着一双惊恐的眼，远远地躲在墙角，不敢过来。她的手抓了空，心一下掉了下去，飘飘荡荡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怎么被弄回张悦住处的，于莲舫已经完全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晚上，龚晓默和张悦守了她一夜。不住淌血的下身弄脏了张悦两层裤子，这使她很难为情。一想到从今往后，她对这两个男人再无隐秘可言，便觉得很悲哀，冷汗直往外冒。张悦说她太虚弱了，得养几天再回乡下。龚晓默说你床上老躺个女的，怎么跟外人交代。张悦说于莲舫这样就走不了那二十里山路。龚晓默说爬我们也要爬回去。两个朋友就又争。疲倦不堪

的于莲舫抽空问龚晓默，引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龚晓默说当时他自己也快吓昏了，哪里还顾得上看男的女的。张悦说是男的，挺漂亮的一个男孩，于莲舫就哭了。

以后于莲舫进了中医学院，龚晓默考进了北京某大学的生物系，毕业后两人结了婚。张悦自然而然娶了彩兰，知青返城，张悦带着陕北媳妇和三个孩子回到京城，彼此并无联系。在以后十几年内，在于莲舫的家庭生活中，她总感到缺了些什么，尽管有了女儿珠珠，仍使她觉得不完美。反思与龚晓默的结合，最初两人在知青点的相恋，实则是孤寂多于爱情，特殊的环境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在心灵得到慰藉的同时竟没有想到更多。悲剧在于彼此又都是重然诺的人，一旦事实既成，双方谁也不愿背负毁约的名声。所以成了家反没了昔日相濡以沫的关切和知青点热炕上的热情。都有些失落，都有些冷淡，各自便钻研各自的业务，都成了响当当的业务尖子。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于莲舫遇到了已成为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的张悦，老同学相见，自然高兴。谈及插队情景，都有些感慨。问及目前境况，又都有些言不尽意。于莲舫从张悦脱线的毛衣袖口，想象得出彩兰管家的才能。问到彩兰，张悦说她那人你领教过，生冷硬倔，但人不坏，生养了三个儿子，对我们张家也是有功的。后来于莲舫才知道，当年在卫生院很吃香的赤脚医生李彩兰，在九十年代因既无文凭又无进修经历，只能在城市大医院洗衣房充任洗衣工，这对曾经主持过卫生院妇产科工作的医生来说实在是件很悲哀的事。提到龚晓默，于莲舫说不出更多。张悦窥出什么，只说晓默那人就是冷冷的，上学时就不太爱流露感情，这点很像他母亲。于莲舫看到张悦，想到卫生院那个夜晚，她的脸红了，话头戛然而止。张悦笑着说，我知道你想起了什么，我干妇产科快三十年了，也算

是见多识广了，可那天晚上的事，却怎么也忘不掉。于莲舫说，如果那孩子还在，也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儿了……说到这儿竟有些伤感。张悦就拿出自己的手绢让于莲舫擦眼泪。手绢上一股来苏味儿，跟当年她躺在检查床上张悦给她擦眼泪用的那块纱布一个味儿，这使得于莲舫感到了一种无可替代的亲切之感。

与张悦频繁的接触引起龚晓默的不满，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中他狠狠抽了于莲舫一记耳光，惊动了惠生老太太。她判断儿子不会无缘无故打媳妇，从媳妇捂着脸、毫不争辩的抽泣中，老太太已猜出事情的二三。于莲舫找到张悦，将青肿的脸晾在老同学面前，张悦激动地大喊：离婚！其时张悦和彩兰因无共同语言，感情也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四目相注，顾盼情生。于是两人在东直门外的立交桥上商定，离婚是必然的，再不能这样窝窝囊囊、稀里糊涂地活下去了。为了这个决定他们去了一趟承德避暑山庄。冬季，那里清静，不会碰见熟人，去时自然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了一起。这件事被龚晓默知道了，他没有吵也没有闹，以他的冷静和干练迅速办理了去美国进修的一切手续，临行前他问于莲舫，我们怎么办？于莲舫回答得很干脆：离。龚晓默说离就离。但惠生老太太不撒手孩子，她认为珠珠跟着这样一个母亲决学不出什么好来，所以珠珠就归了龚家，跟着奶奶住在正屋西间，受到了惠生老太太严格的教育与控制。

张悦的进展远没有于莲舫顺利，与彩兰决裂分手，做起来要比计划难得多。尽管夫妻冷得不能再冷；尽管彩兰生硬粗暴的言语与情感细腻的张悦有诸多的不和谐；尽管彩兰多年形成的难以更改的乡下人生活习惯使张悦不能容忍，但事到临头，他总说不出“离”这个可怕的字眼来。特别是看到三个生龙

活虎的儿子与他们的母亲亲热时，他更觉着难以启齿。当然，离是必然的，他在等待时机。跟于莲舫在一起张悦觉得愉快，顺畅。他们有许多共同话题，他的细腻在于莲舫那儿会得到回报，无须语言，只一个眼神就够了。比如说现在，他看到于莲舫，就感到很满足，满足的同时内心又产生一丝歉疚，这种歉疚与不安他在彩兰面前也时有发生。他感到他这一生至少对不起两个女人，一个为他做出了家庭牺牲；一个铁了心跟他这已变了心的人。他的本意是力争做个十全十美的丈夫，却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不伦不类、无信无义，这样的不是东西。

张悦问于莲舫有什么事情，于莲舫说龚晓默要回来了，带着夫人一块儿回来。张悦说回就回来吧，碍你什么，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于莲舫说，可是我还住在龚家，新人进家，我跟那媳妇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算是怎么档子事？张悦说要不你就搬出来，搬到集体宿舍去。于莲舫说跟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们挤一间屋子，吵吵闹闹的，我可是奔五十的人了……张悦也没了办法，哼哼叽叽地说，关键是我这边得快……于莲舫说，你知道这个就好，其实我也没有催你的意思，只是心里乱，发毛。张悦说，你是不是还爱着龚晓默呢，要不听到这信儿你不会这样。于莲舫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张悦说，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一切顺其自然吧。晓默携妇归家你也不必太在意了，不行就临时到外面住几天。这时，茶馆里又进来几个老头老太太，掌柜的忙招呼，看样子都是常客熟人。一帮人抬桌子搬板凳，腾出一块地方拿出小鼓唱起了莲花落。有唱有和加以插科打诨，乱哄哄嚷成一团。张悦说，哪儿钻出这么些古董来，直门大嗓唱得真难听。于莲舫说唱的是什不闲，莲花落的一种，这几乎失传的玩艺儿让这帮老头老太太们捡回来还真不易呢。张悦问什不闲算不算京韵大鼓？于莲舫说跟京韵大鼓不一样。最

早先是沿门托钵要饭的唱的，后来又加以锣鼓，成为民间演唱形式。张悦说看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于莲舫说不尽然，莲花落是得了皇上龙票准许演唱的，曾几度进宫演出。光绪年间有“黄旗黄幌，万寿无疆”的什不闲拢子还经太后御览过。张悦问于莲舫何以知道得这么清楚？于莲舫说龚太爷诊病记录上都写着呢，有一回太后因在储秀宫听什不闲而着了凉，恶寒发热，召龚太医进宫，给开了药性平和的葱豉汤，以解表通阳。无奈太后闻不得葱白气味，又换了桂枝汤，发汗太过，躺三日不得起炕。张悦奇怪诊病记录怎么连什不闲都写进去了。于莲舫说不惟有什不闲，连诊病日的天气，病人的笑貌言语和穿着也常常见于医案之中呢。张悦听了直摇头，说这不是医学，是文学。两人正说着话，只见唱莲花落的群体中闪过一个人来，脸上涂抹得红一块白一块的，头上义和团似的扎了块红绸子，敲着手里一张平鼓坐在张悦和于莲舫中间，把两人着实吓了一跳。“义和团”原来是一块插队的叫薛宝田的邻村知青。薛宝田快人快语说，你们俩跑这儿幽会来了，倒挺会挑地方。快坦白，有什么猫腻？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一时两人窘得说不出话，连气儿也喘不匀了。“义和团”显然不知内情，看两人的模样笑道，开个玩笑就把你们羞成这样，都四十大几的人了，还保守。又说他老婆肚里长了个瘤，良性的，什么时候找张悦给割了。张悦赶紧说可以可以，忙把家里的电话给“义和团”留了。“义和团”对于莲舫说，龚家大少奶奶比插队时越发的年轻了，怕是吃了御医的十全大补丸吧。于莲舫说也是老了，脸上的纹路赶得上六月的黄土地了……那边叫“义和团”过去排演，“义和团”临去时对张悦和于莲舫说，下月咱们前后段家河插队知青要聚会，你们一定得来。说发起人就是他，地点在宽街老三届饭馆，在“老三届”畅叙革命友情比

在“清雅”茶馆更有激情。莲花落们击着鼓在催，“义和团”跑过去了。于莲舫说怎么碰见他，真是的。张悦说，偌大个城市找不着一块属于我们俩的地界。于莲舫问这个薛宝田现在在哪儿工作，张悦说先在汽车配件公司，现在退休了，听说在潘家园倒腾古玩。于莲舫说才多大呀，就退了。张悦说老三届退的人可不少……嘈杂中无法谈话，张悦问于莲舫可还有什么事。于莲舫说没有了，就是龚晓默回来这件事。张悦说大可不必理会，又说没什么他就走了。说着站起身戴了口罩，临出门说，有事给我往单位打电话。于莲舫听了觉得这话说得甚没意思，难道只有有事才能打电话吗？还得“往单位打”！

于莲舫又坐了一会儿才出门，外面的雪更大了。

#### 四

这几天是龚家老太太最忙的几天，打扫西屋，置办钢丝床，着人改装厕所，安装热水器，古旧的大院很是添置了一些现代设备。老太太不惟自己干，还拉上珠珠和女儿龚晓初一块参加劳动。让龚晓初缝制里面三新的软缎被子，让珠珠擦窗棱和玻璃。老太太说，登梯爬高是小孩子的事，她已经七十八，上不了窗台了。至于找晓初缝被，是因为晓初是全合人，即上有父母公婆下头又儿女双全的人。如今都是独生子女，晓初一个儿子，当然比一个女儿更理想，缝被是首当人选。依着惠生老太太，洋媳妇如果将来能给龚家添个孙子，当是最好不过。可是龚老爷子对孙子不抱希望，他说一个孙女足够了，真有了孙子也是深眼高鼻的二转子，杂种。惠生老太太说，杂种也是晓默的种，是龚家孙子就行。又批评龚矩臣老脑筋，说蒋介石的孙子也是二转子，人家都不嫌，照样疼得心肝肉似的，还不

是继承了蒋家大业。珠珠压根儿就不接受洋妈，自然也想不到洋兄弟那一层，她对分配给她的任务采取消极态度。晓初在小学读中文系的儿子任楠由学校回来，见珠珠在西屋窗外擦窗户，就说，珠珠，你怎把玻璃抹得跟花瓜似的。珠珠就说她这是现代派绘画。任楠从花池里连泥带雪抓了一大把甩上窗户说是后现代，两个人就在院里笑成一团。任楠问珠珠她的洋妈什么时候到，珠珠说今天傍晚。任楠说怪不得我爸这会儿在屋里又扎领带又喷香水，大概是要去机场接了。珠珠说，你爸不去接谁去接，你爸是龚家的伙计。任楠接下来说，所以，我结婚一定吸取我爸的教训，不当上门女婿，我爸在你们家受气受大了。珠珠说，得了吧你。就你爸那德性，吃饭吧叽嘴，睡觉打呼噜，走路晃肩膀，坐着哆嗦腿，甭说我奶奶，连我都一百个看不上。正说着任大伟由东屋衣貌齐楚地踱出来说，珠珠，我好歹是你姑夫，有你这么背后编排老家儿的吗？珠珠笑着说，编排您是爱您，您看咱们家，里里外外没谁都成，没您可不成。任楠就说珠珠是两面派，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任大伟小声问珠珠，待会儿见了那洋人，管不管她叫妈。珠珠不屑地说，她管我叫妈还差不多，我凭什么管她叫妈？她又没生我。再说了，我管她叫妈把我亲妈往哪儿摆。任大伟看了看外院南屋，南屋的门紧紧关着，门上没挂锁，于莲舫显然在家。任楠见父亲朝南屋看，也朝南屋看，自言自语地说，珠珠妈挺可怜的。任大伟瞄了一眼北屋，训斥儿子道，别胡说！珠珠眼圈一红，进屋去了。任楠见状，对他父亲说，爸，您受气归受气，千万别离婚，要不我比珠珠还惨。任大伟拍拍任楠的肩说，放心吧儿子，我爱你妈爱得昏天黑地。

在龚家人为龚家大少爷的回归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于莲舫的屋内却是出奇的静。煤炉上炖着羊肉萝卜，炉圈上烤着芝

麻烧饼，芝麻、羊肉的香味溢满小屋。于莲舫在窗前翻阅御医龚钟鹤光绪三十四年的医案，她对那黄连、厚朴的方剂至今不能理解。

发黄发脆的医案中夹着一张龚御医誊抄的光绪皇帝在病重时亲自书写的，名曰《病原》的疾病分析。关于这份《病原》，于莲舫曾经听说过，却从未见识过全文。这次在龚御医的医案中找出，觉得十分稀奇珍贵。御医用小楷将《病原》恭敬录出，并加以断句，圈点，可见当时对光绪的病是仔细研究过的。光绪在《病原》中说……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痿弱遗精之故，起初由于昼间一闻锣声即觉心动而自泄，夜间梦寐亦然。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酸，夜间盖被须极严格。其耳鸣脑响亦将近十年，其耳鸣之声，如风雨金鼓杂沓之音，有较远之时，有觉近之时。且近年来耳窍不灵，听话总不真切，盖亦由于下元虚弱，以致虚热时常上溢也。腰腿肩背酸沉，每日须令人按捺，此病亦有十二三年矣。行路之时，步履欠实，若稍一旁观，或手中持物，辄觉足下欹侧荡摇……看到此，于莲舫想，光绪皇帝四岁登基，彼时不过三十八岁。三十八岁的男子搁现在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在他却已耳鸣脑响，腰腿酸沉，步履欠实，俨然一八十老翁了。堂堂一国之君，虚弱到如此地步，那些御医们难道都是白白吃饭的吗？龚御医记录他给光绪诊病次数不下十一二次，每次几乎都用了黄连、厚朴，看来老头是抱定这两味药不放了。按清廷规定，为帝后诊病，同时诊视有御医二三人乃至四五人，悉心参酌后各自开方，交帝后本人审阅，而后圈定一方使用。所以龚老太爷虽然开了方子，皇上并

不一定选用，也就是说黄连也罢，厚朴也罢，吃没吃到光绪嘴里尚在两可之中。严格说黄连是清热药，性味苦寒，针对多是高热神昏的实证；厚朴辛温，是芳香化湿药，对湿阻脾胃有奇效，但无论从哪方面看，对光绪所言的《病原》症状都不对症，堂堂御医龚钟鹤难道还做不到对症下药这最起码的一点？或许内中有什么隐情？

窗外一阵热闹，于莲舫朝外看，只见任大伟提着沉重的箱子引着龚晓默和洋媳妇珍妮进院来了。龚晓默穿着蓝呢大衣，他媳妇则着了一件工作服似的牛仔外套，灰一块，白一块，像是刚刚完房。龚晓初和任楠由东厢房迎出来，簇拥着把两个人接进正屋去了。

龚老爷子闭着眼在逍遥椅上一摇一摇地听《四郎探母》，正听到铁镜公主唱“他思家乡想骨肉不得团圆”时，一伙人裹着冷气旋风一样旋进来了。龚晓默一声“爸”，唬得龚矩臣吓了一跳，赶看清真是儿子时激动得怎么也站不起来了。龚晓默说，爸您坐着别动，我和珍妮又不是外人，说着把珍妮推到老爷子跟前介绍说，这就是珍妮·德里斯。珍妮大大方方地俯下身，抱着龚矩臣双肩，在他满是老年斑的脸上亲亲热热地挨了一下。只这一下，使龚矩臣的脑袋嗡地一声，差点背过气去。定过神儿来心内埋怨，儿媳妇这样举动未免唐突，太不合中国礼法。

惠生老太太正在厨房指导小保姆做柴把鸭子，柴把鸭子是龚家的传统菜，做一只鸭子足足要占用两天时间。柴把鸭子只有大年除夕才在龚家饭桌上出现一次。每回做柴把鸭子都是惠生老太太亲自去市场选购，挑选中肥北京填鸭。杀宰晾干后剁去膀爪，用佐料腌渍一宿后，由小缸里取出，蒸小半日，剔去骨头，切成细条，再用冬笋、冬菇、苔菜、火腿相佐，与鸭条

捆扎一起，放入深盘中，加佐料又蒸半日，直到饭桌摆开，鸭子才能启锅。听到上房的响动，惠生老太太赶紧向小保姆交代了几句，解下围裙，用手拢拢头发，朝北屋走来。

惠生老太太一推门，首先看到的是儿媳背影。身材很苗条，穿了一双白旅游鞋，脑后扎了个马尾巴，黄色的头发一甩一甩的，跟孙女珠珠没什么两样。这一切给爱挑眼的老太太感觉是太随便了点，怎么说也是第一次进龚家门，就这种打扮足见不懂规矩，她的妈也不知是怎么教育她的。当初她进龚家大门时是穿了海水江牙的大红衣裙，坐了四抬大轿吹吹打打进来的。就是离了婚的于莲舫，初进这家时也是打扮得齐齐整整，让儿子用“上海”汽车接来的。正想着，儿媳转过身来，见到惠生老太太，又是拥抱亲吻一番。惠生老太太感到脸颊被对方弄得湿漉漉的，但又不好当着人擦拭，心里觉得很别扭。再看媳妇，到底与国人不同，眼珠绿得发蓝，皮肤白皙得能看见小血管，直让人怀疑到底是不是真人。老太太想，指望着这样的媳妇，龚家不知会收获一个什么样的孙子。所幸珍妮会讲中国话，说得挺利落也能将意思表达清楚，这多少缩短了由于长相差异而带来的隔阂。晓初夫妇忙着帮哥哥、嫂子安置行李，打热水，让他们洗脸。珍妮看着那盆冒着热气的水问，为什么要洗脸，这是中国的风俗吗？晓默赶紧解释说，老北京风沙大，出趟门回来不擦把脸就是一脸灰，所以进门都先洗脸，来了远道客人也让洗脸。珍妮就问，现在呢？现在北京也是一脸灰？晓初说，这是习惯，不洗也可以。珍妮说她也不洗，任大伟就把水端出去了。惠生老太太有些不悦，觉得这媳妇是个半生，不懂情理。大伙都坐下喝茶，说话，珍妮坐在太师椅上左看右看，任大伟悄悄过去对她说，这把上首的太师椅不是小辈人坐的，老家儿在，他们只能坐旁边的木椅子。珍妮唔了一声

赶快站起来。老爷子说，没那么些旧礼儿了，不必讲究那些，在家里不要把人弄得太拘谨了。老太太对珍妮说，龚家是世家，规矩多，或许她慢慢儿就习惯了。珍妮说她会注意的。珍妮和晓默给大伙送由美国带来的礼物，多是头巾、巧克力什么的，给老爷子和任大伟一人一瓶威士忌。晓默从箱子里拉出一只毛绒绒的玩具狗，准备给女儿珠珠时，才发现珠珠始终就没在房里出现过。

原来从晓默和珍妮一进门，珠珠就溜进于莲舫的小南屋，抱着她的猫，委委屈屈地坐在床上不吭声。于莲舫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也觉着她躲在自己的房里不合适，几次催珠珠快去北屋看看爸爸，怎么说爸爸也是离别了三年由老远的美国回来的，不能这样赌气。但珠珠死活不动弹，她说她现在最不想见的人就是她爸，她爸娶了别的女人，不要她了，她以后还是要跟着妈过。于莲舫说，要是妈也嫁了别的男人呢？珠珠说，你不会，我知道你！于莲舫说你知道什么呀，傻丫头。这时任楠跑过来叫珠珠，任楠说，姥姥让我上南屋来找你，说你准在这儿。珠珠说，老太太太精，跟福尔摩斯似的。于莲舫说珠珠不该这样说话。任楠说，那老太太也是，明极过察则多疑，活得也够累的。又说北屋饭桌都摆开了，今天大伙在一块儿吃，还有过年的柴把鸭子呢，他妈今天把他从学校叫回来就是为吃的，不吃白不吃。珠珠说，我就讨厌吃鸭子，我要在我妈这儿吃羊肉炖萝卜。任楠嗅了嗅说，是挺香的。于莲舫说，快过去吧，待会儿你奶奶急了。说着找了个大碗，满满舀了一碗羊肉，让珠珠端过去吃。

对龚家来说今晚这顿饭至关重要，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齐了，这是近几年少有的事。惠生老太太招呼大伙都坐了，珍妮因为有了刚才坐太师椅的教训，现在也不敢造次，等着老太

太指定了座位才坐下去。龚老爷子坐北朝南，肃容上坐，威严得如一座神像。晓初和小保姆将各样菜肴一一端上，忙得不可开交。晓默悄悄对珍妮说，这些端汤倒水的活计本该是她的工作，因为今天是乍到，所以就免了。这一说把珍妮搞得很紧张，鼻尖有些冒汗。任大伟将每人酒杯斟满，静等老爷子训示发话。龚矩臣环视了一下他的儿女们说，晓默和他媳妇回来了，很好。今天龚家的人都团圆了，子孙满堂，这也是祖宗的造化。想我们龚家，从明朝永乐年起世代为医，数百年深究医理，悉心参悟为医之道，为百姓脱灾解难，为君王祛病除忧。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行医为人俱是一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日不敢懈怠，无论世事怎么变化，龚家人做人的基准不能变。还是那句话，勤俭谨慎，爱家爱国。珍妮虽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对这套古老的中国人生哲学多少有些理解，但对龚老爷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仍听得似懂非懂，她小声问身边的丈夫，怎么还要平天下？难道中国还要打仗？晓默无从答起，咳嗽数声。任楠在旁边为洋舅妈解释道，平天下是使天下太平，对这个修、齐、治、平，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有着不同理解和表现。彼此相继相承，交相辉映，才呈现出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动人的魅力。珍妮点点头，其实她还是不懂，自从迈进龚家大门这一刻起，她觉得她是掉进一个博大精深的洞里了。无依靠，无抓挠，松软的底使她越陷越深，这种感觉在美国是从未有过的。大伙依着老爷子指示端起酒杯，为晓默夫妇洗尘，珍妮迷惑地问大家是不是又要洗脸，这使得任大伟嘴里的一口酒差点儿没喷出来。晓初告诉珍妮洗尘就是喝酒、吃饭，珍妮仍不解地问为什么明明是吃饭却偏要说洗灰尘，到了洗灰尘时能不能说吃饭呢？惠生老太太让珍妮绕得脑仁儿疼，坐在一边几乎不说话，后来夹了一

箸菜放到珍妮的小碟里，想堵住她的嘴。珍妮先说谢谢惠生，又问是什么菜，任楠诚心逗珍妮，便说这叫蚂蚁上树春不老。果然珍妮又瞪大了眼睛，晓初窥觉出母亲神色有变，赶紧说就是肉末炒芹菜，快尝尝吧。

在珍妮一次次为罗汉大虾、冰糖肘子、菊花鱼惊异的时候，珠珠始终只吃她的羊肉萝卜，晓默为讨好女儿，多次往女儿碗里夹菜，珠珠碗里的菜堆得很高，但她一筷子不动。珍妮不时也向珠珠递过友好的眼神，珠珠只装看不见。龚老爷子说，珠珠你应该给你母亲敬杯酒，珠珠瞪着眼问哪个母亲？晓默当时很下不来台说，珍妮是珠珠阿姨，叫阿姨就行了。不料珍妮却说，阿姨也不要叫，叫珍妮，我管我的妈妈叫安娜，管爸爸叫杰克……惠生老太太说，哪儿有对老家儿指名道姓的道理，大不敬哪，父母的名讳岂是小辈随便叫的。晓初知道，这是母亲对珍妮刚才叫她惠生的回击，也不能说珍妮不对，也不能说母亲不对，各自守着各自的文化阵地，看来以后的交锋是难免的。惠生老太太将不满撒在珠珠身上，把那碗羊肉从珠珠跟前撤走说，什么吃食，粗劣腥膻的，你就喜欢这个。珠珠搁下筷子站起身走了。龚老爷子说老太太这是何苦。老太太说，她这是有意气我呢，都是南屋的人教的。晓默有些尴尬，说母亲把孩子惯坏了，然后就大谈特谈阿拉斯加的风光。听得最有趣、最投入的是任楠，他问舅舅跟珍妮舅妈结婚是不是也像电影里一样，穿着大白裙子进教堂？晓默说，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用不着走那过场。龚老爷子听了问珍妮，你们总该到办事处登过记了吧？珍妮说没有登过记，他们觉着彼此合适，就搬到一起住了。龚老爷子说这不就是……任楠嘴快也无顾忌，脱口而出道，苟合，文明说法是非法同居。晓初意欲阻止儿子，却已来不及了。龚老爷子说，一切都应该合乎章法，夫妻之

约，焉可不慎，岂能如小孩子过家家儿一般！美利坚纵然新潮，也还有法律管束，妇与夫料不会都是苟合而居。中华自《大清律例》就有法律规定，男女婚嫁必有主其事者，更何况现在。你们的婚事，既然没有经过任何手续，便是不算数的。来到中国，自然要按中国的法度，按龚家的规矩办事才行。晓默说我们在美国已经同居快两年了，在您这儿怎么会不算数呢？老爷子说，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离者也，君子不二过，这个教训你已经有过一次了。惠生老太太说，始乱终弃，远有《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与张生，近有——话在老太太嘴里转了俩圈儿，没说出来，坐在珍妮旁边的晓默终于松了口气。珍妮问晓默，说了半天矩臣龚的意思是……惠生老太太说什么矩臣龚，是你爸爸。珍妮赶快道对不起，晓默向珍妮解释老爷子的意思说，不管我们在美国怎么样，在中国一切都得从头来。珍妮问怎么从头来，晓默说从表演恋爱开始。珍妮说有意思极了，她很愿意这样做。任大伟听了直咧嘴，晓初认为父亲这样太迂。和珍妮说，今天就算了，明天到办事处补个登记手续就行了。任楠说明天是周六，大礼拜。晓初说那就礼拜一，早晚都是一样的。任大伟也说，这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何必那么认真。惠生老太太说不是认真不认真的事，龚家还有小一辈。君子教子，导之以道；风化者，上行下效。珠珠、任楠都是不小的孩子了，做长辈的要时时示以风范才是正家之道。晓默苦着脸看珍妮，珍妮则喜形于色，表现得很激动，说她想起了“别开生面”和“吾从众也”这两句很好听的中国话。这时电话响了，是肥头打来的，任大伟说总裁你感觉怎么样？肥头说没什么不舒服，今天打电话是问问老爷子，东来顺包间下周已全部预定出去了，改在王府饭店吃满汉全席怎么样？任大伟问老爷子吃不吃满汉全席，龚矩臣说，你让他甭费精神了，这顿

饭我吃不上，他也吃不上。任大伟不好转达，便对电话说，你看着办吧。肥头就把日子定在下周日晚上六点，因为按老爷子推论他当在周日早晨就死了。晓初对丈夫说，你这朋友关键时候来添乱，不招人喜欢。任大伟说人家又不知咱家正干什么。

在龚家老爷子的干预下，龚晓默与珍妮在庄重婚礼以前必须分室而居。以惠生老太太的老理儿，珍妮目前也不能住在为她安排好的西屋内，因为那是洞房。岂有未行大礼，新娘独居洞房的道理。商量来商量去，大伙儿的目光不约而同转向了外院南屋。

南屋的灯光，融融地亮着。

## 五

美国珍妮的到来彻底搅乱了龚家的生活秩序。首先每天练八段锦的龚老爷子身边多了一个跟着比比划划的珍妮，这些明显的带有东方特点的动作和名称为洋人推崇着迷。珍妮大洋马似地将一双长腿在老爷子面前踢来踢去，竟使得老爷子防不胜防。珍妮的健壮，和蔼，快活，幽默博得老爷子及晓初夫妇的好感。她大口地咕嘟咕嘟喝着啤酒，把饭桌上剩下的饭菜干脆利落地一扫而光，向任何人包括老爷子在内肆无忌惮地开着玩笑，这些，中国的媳妇做不到。院中站立的雪人是珠珠与珍妮的合作，拒绝与珍妮共同生活的珠珠，并不拒绝与珍妮一块儿堆雪人。嘻嘻哈哈的珍妮帮着珠珠将一个雪人完成在腊梅树下时，珠珠的英语瞬间也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她说，只要珍妮跟她每日说英语，她可以带她去东四小吃店喝豆汁。自然，每周的英语补习班就可以不去了。使惠生老太太不能接受的是珍妮感情的直露。珍妮只要见到她儿子，便要抱住来一个长吻，

不管不顾，旁若无人。有一次竟让任楠看得眼睛发了直，任老太太站在台阶上怎么咳嗽，那个吻也不能终止。事后老太太找儿子谈话，儿子说他也没办法，跟中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感情表达方式比较坦率。老太太说再爱你们到没人的地方爱去，不要在大庭广众中做这种有碍观瞻的事情。晓默说怎么是有碍观瞻，谁家搞对象还不亲嘴？龚老爷子听了想起珍妮刚进门给他那个难以忘却的吻，就问晓默去登记了没有。晓默说去了，办事处说涉外婚姻要美方开具珍妮的独身证明，已打电话催办去了。龚老爷子说很好，结婚就得这样一丝不苟，人家办事处想得比我周全。任大伟一天十趟找珍妮，他想让珍妮出面与他合办一个公司，这样在给国家交税上可以得到很大优惠。可是珍妮说她对生意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这使任大伟很失望，再见了珍妮也比以前冷淡了许多，不像原先那么事事张罗了。

珍妮到来后，最感到别扭的是于莲舫，她完全没有料到惠生老太太会把珍妮安排到她的房间来，可悲的是她连拒绝这一安排的理由也没有。房子是龚家的，人家愿意安插谁就安插谁，她不能说半个不字。别扭、窝囊也只有自己知道。珍妮的折叠床安置在外间，平时珍妮就和晓默在街上逛，只是晚上才来躺一躺。每次晓默找珍妮都是在门外叫，从来不进于莲舫的房间，所以于莲舫对晓默，大多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时两人在院中碰见了，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连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其实于莲舫很想跟晓默谈一谈珠珠的学习问题，但一见晓默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便什么也不想说了。倒是珍妮对于莲舫的身份并不计较，她似乎对前妻不前妻的并不在乎，“现在不是已经没任何关系了吗？”她对于莲舫说，你用不着再解释，我能理解。但于莲舫还是反复解释现在在龚家的工作脱不开，一旦有房就搬出去的话，她怕给珍妮心灵上留下阴

影。珍妮耸耸肩，冲她笑笑说，她爱晓默，晓默也爱她，这就够了。这样一来，于莲舫倒觉得珍妮比龚晓默心胸宽敞多了，可爱多了。

龚晓默接到“义和团”的聚会通知，按通知上“不带配偶，原汁原味”的要求，将珍妮留在家中。其实于莲舫也接到了通知，因为龚晓默去了，她不便再露面，便把通知塞进一本杂志，权当不知道，仍旧在家整理医案。古旧的医案带着一股霉味与中药混杂的气味充盈着一种情绪，一种气氛，让人说不清年月。珍妮歪在她的小床上看于莲舫一页一页小心翼翼地翻动那些写满毛笔字的黄纸，感到眼前这位娴静的东方女性与这些黄旧纸张很像一幅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画。看了许久，她问，你在翻历史吗？于莲舫说是的，我在看光绪三十四年的医案。珍妮突然一下来了兴趣，她从床上跳起来，跑到桌前，兴奋地说，我近期研究的课题就是光绪死因说，这些医案对我可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了。于莲舫问珍妮认为光绪是怎么死的，珍妮毫不迟疑地说是毒死的。她推断，至少有五个人有害死光绪的嫌疑，即袁世凯，李莲英，崔玉贵，栾劭和慈禧。于莲舫倒愿意听听珍妮的推理。珍妮说，毒死光绪者首推慈禧，清末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受知于光绪，熟悉宫内情景，将亲历见闻写成文章，“以传诸子孙。”这位恽学士盼着“三十四年之朝局，庶有大明之一日。”文内录光绪听说慈禧有病，有喜色，太后说“我不能先尔死！”命人将光绪谋害的可能极大，否则不会有相差一日而亡的巧合。于莲舫说，慈禧虽痛恨光绪在戊戌政变期间的所作所为，将其先软禁颐和园玉澜堂又移至西苑，但彼时的光绪已完全成了慈禧的掌中之物，召见臣工时从不言语，慈禧命他说话才说“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二语。用龚家老太爷医案的记录是

“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以慈禧炙手可热的权势足可以驾驭这个病歪歪的皇帝，何须毒害？说着翻出一页病案说，就拿三十四年五月初六这次诊病来说，距光绪之死尚有半年，龚御医除了记录脉案、方剂以外，尚载有“太后亦在坐，将予之脉案索去细观，似有恻容，后太后劝勉皇帝鼓励精神，有顾恤之意。并戒饬太监，以后帝来请安时，不可使久候于外，免他跪地迎送之礼。”珍妮见了记录，大喜过望，当下便要抄，于莲舫用手按住医案说，不经过龚老先生准许，她无权将医案转抄于人。珍妮不肯罢休，又缠磨了半天，于莲舫说你去找老爷子吧，我做不了主。这时任大伟风风火火跑进来拉于莲舫去给肥头看病，于莲舫问那个肥头是不是要死了，任大伟说死个屁，活得比谁都旺。是喝多了，喝了七瓶蓝带、半瓶清酒外加两玻璃杯剑南春，现在正在海淀家里折腾呢。吐也吐不出来，尿也尿不下去，脸都紫了，让人看着害怕。说着抓起大衣就往于莲舫身上披，推着她向外走。于莲舫回身把医案锁了才跟着任大伟出门。珍妮跟出来说她也要去，她还没见过中医诊病，想从中体会一下当年龚老太爷给皇帝看病的情景。于莲舫说，你把那个肥头比作皇上真是抬举了他，老爷子已给他下了论断，活不过这周去，他只有三天的活头了。这一说珍妮更要去，任大伟无奈，只好带上珍妮，开着车来到海淀。

肥头果然醉得厉害，深度酒精中毒，神志已然昏迷。一家人惊慌不已，如没头苍蝇跑进跑出。见于莲舫来了都嚷道：御医家传人到了。忙迎了进来，仰仗之情溢于言表。于莲舫坐床头细细地把脉，大家都恭敬地垂手而立，无人敢大声喧哗，只有肥头喉咙中呼噜呼噜的痰声。于莲舫诊罢脉，开了葛花、砂仁等几味药，让人速速抓来灌下。珍妮抽机会也凑到肥头跟

前，学着于莲舫的样子把手指按在肥头的腕上，只觉那脉搏嘭嘭地跳，再摸摸自己的，似也无多大区别，便不知于莲舫能窥出什么名堂，以致使她想起“巫术”这个词来。肥头喝下药，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按捺不住地要小便，被人扶着去了卫生间。于莲舫说好了，注意别着凉，用稀粥好好调养两日就行了。说着起身告辞，全家人千恩万谢地送出门，说真遇上了高人，救了总裁一命，又说改日让肥头到龚家登门道谢的话。坐在回家的汽车里，珍妮仍对那脉搏、那几味“野草”不能理解，反复提问，让于莲舫不能回答。任大伟边开车也边问，怎的一出汗就好了呢？于莲舫说饮酒过度伤脾胃，伤身乱性，故当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酒湿，这种法子也是不得已才用的，毁人元气。珍妮问那些“草”是从哪里买的，任大伟说同仁堂，又给她讲了半天同仁堂的丸散膏丹和小药抽屉，把个珍妮听得云山雾罩。

车过鼓楼，珍妮看见晓默在街上走，便大声招呼，任大伟把车往路边靠了，等着龚晓默。没等晓默走过来，珍妮已蹿出车去，让晓默带她去同仁堂看小药抽屉。晓默脸色很不好，冷冷的，将于莲舫和任大伟正眼看也不看，拦了一辆出租，跟珍妮走了。任大伟在车里不屑地说，这丫挺青皮，真他妈的不论秧子，给谁甩脸子呢？！于莲舫不想说话，把脸转向外面，外面车水马龙，嘈杂烦乱，人与车把个鼓楼围得不透风。她想，晓默是刚参加完知青的聚会出来，莫不是听“义和团”说了什么？任大伟问她是不是还想去别处逛逛，于莲舫说回家吧。任大伟还处在愤愤之中，行车中连着几次猛刹车，于莲舫说你不要拿车撒气，龚晓默又没在车上。任大伟说你不知道，这小子跟他妹妹是俩性情，跟他妈一德性，从骨子里就看不起我。你离了婚好，要不跟他过一辈子也窝心，早早想自个儿的辙也

是正理。就是可惜了珍妮，那个傻大姐儿，哪知道中国人内心的深处。于莲舫说，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下回好好劝劝你的总裁朋友把酒戒了吧，你看他今天都喝成什么了。说到肥头，任大伟又提起肥头要死的话，他问于莲舫信不信，于莲舫说至少眼下没什么迹象，任大伟说难说，生死这种事儿都有定数呢，龚家老爷子快九十了，什么没见过。于莲舫说未知生，焉知死，生如寄，死如归，人还是洒脱些好。任大伟说话是那么说，但死临到谁头上，谁也怕。

回到家，于莲舫跟龚矩臣说了肥头醉酒的事。龚老爷子问都开了哪几味药，于莲舫说了，老爷子说应该再加上黄连、厚朴才是。于莲舫一听黄连、厚朴，后脊梁缝就有点冒凉气。她不明白，治光绪的虚寒症何以要黄连、厚朴，治肥头的实热症何以还要黄连、厚朴。这黄连、厚朴是怎么的了。见于莲舫不解的神态，老爷子说，酒是君子，亦是小人。君子者可行气和血，壮精神，辟疫伤；小人者大热有毒，能助火，一进入体内，先承者为肺，肺乃五脏华盖，属金性燥，而酒性喜升，肺气必随其上升，以致痰郁，小便涩。肺既受贼邪侵伤，便不能滋养肾水，肾水不足也就不能制伏心火。以黄连降心火，以厚朴祛其湿，比单纯用葛花解醒汤更好。于莲舫听了点头称是，心下只觉这黄连、厚朴神妙无比，自己怕是一辈子也吃不准这两味药了。于莲舫又向老爷子请示珍妮要抄医案的事，龚矩臣说不可，说这笔遗产的医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无法估算。先时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从敦煌窃走大量文化遗产那叫掠夺。这医案也是一样，它的研究价值将是历史的极好佐证，怎可轻易交予外人。惠生老太太偏巧进屋，听老爷子说外人的话，插言道，珍妮是龚家的儿媳，怎么说是外人。老爷子说再是儿媳，她的美利坚身份不变，她的蓝眼金发不变，她发

表的文章，她的研究成果当属美利坚而非华夏。龚老爷子最后嘱咐说，这些医案，珍妮看可以，但是不能抄，也不能复印，平时要于莲舫好生看管保存。

龚老爷子对珍妮的防范，使于莲舫有被信任的熨帖，她感到作为老爷子的助手，是非她莫属的。从老爷子心里说，是想把一切都交付于她，龚家也实在是没人能接老爷子的班。龚家三四百年医史，到此已经打了句号，这点龚老爷子心里比谁都清楚。

## 六

张悦找于莲舫的电话直接打到龚矩臣的房里，是惠生老太太接的，老太太放下电话站在屋外廊下朗声道：于莲舫，张悦的电话。声音不高，但全院人足以清楚听见。南屋的于莲舫听到这呼喊，便知道老太太是在向她示威。无外是叫全家人听见，寒碜她一下，即这个被龚家休了的儿媳妇与那个野男人仍藕断丝连。于莲舫也奇怪，一向谨小慎微的张悦怎么一反常态，做事竟这么不检点，把电话往龚家老爷子房里挂，这不是明着找事么。

于莲舫在惠生老太太洞察一切的、鄙夷的目光下走进正屋，拿起电话，果然是张悦。张悦急切的喘息声清晰地传过来，张悦说立即要见她，有要紧事，两人就约好见面地点。与张悦通话期间，惠生老太太“知趣”地躲进里间，其实于莲舫知道，她正在隔扇后面紧张偷听。所以放下电话时她故意说，我也想你，咱们不见不散。她是想成心气气里屋的老太太。

于莲舫出门，见晓初站在院里，看样子是有话要对她说，

专门等她的。晓初在人事局工作，这两天正在家歇病假。晓初直截了当地问，张悦给你来电话了？于莲舫说是的。晓初说，张悦最近要提拔到卫生局当副局长，已经通过了，还没有下文，这个时候最好……晓初说固然，外头没人知道你跟晓默离婚的真实原因，但这是张悦的关键时候，你不能害他……于莲舫说张悦要见她很急，大概有什么要紧的事。晓初说，你们好自为之吧，张悦是有妻室的人呢。于莲舫说她知道。实在的，她对这位小姑子的关切心里是很感激的，正如任大伟说的，她跟晓默是两个性情，她是个善良的女人。

约会地点在锣鼓胡同口的广告牌下，离龚家不过二三百米距离，于莲舫几步就走到了。张悦已经等在那里，没戴遮耳帽子也没戴口罩，头发有些零乱，面容也很憔悴，衣服上沾了不少土和油渍。于莲舫见了他笑道，你怎成了这副模样，张悦不答，只是抽烟。于莲舫说，你怎么冒冒失失把电话打进龚家了，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张悦不答，仍是抽烟。于莲舫看到他颈上几道抓痕，问是不是和彩兰吵架了。张悦才恨恨地说，岂止是吵，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呢！三个儿子三只虎齐齐儿向着他们的妈，合起来跟我干，还说要到我家来收拾你。于莲舫问，我们的事彩兰知道了？张悦说不知谁给她写了封匿名信，把我们的事全告诉她了，连前几天在清雅茶馆见面的细节都没落下。于莲舫听了吟沉半晌说，既然闹到这份上，索性挑开了，长痛不如短痛，这未必是坏事。张悦说，如果只是一个李彩兰还好对付，问题是现在人事局，卫生局，连医院的领导都收到了匿名信。那信是复印的，一式几份，广为传播，目前他与于莲舫的事已闹得轰轰烈烈，臭名远扬了。张悦一说，于莲舫也感到事情的严重，看张悦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她也很生气。张悦说，这件事准是薛宝田干的，那天咱们在茶馆喝

茶，薛宝田不是去唱莲花落了么。于莲舫摇摇头，她认为薛宝田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地张扬，干这种事的是另外一个人，是她不愿意想的那个人。她问张悦下步怎么办，张悦说无论什么事都不要承认，眼下谁也没抓到什么证据不是。于莲舫说，你跟彩兰没有承认我们的事？张悦说没有，于莲舫说那你怎么向她和孩子们解释我的离婚？张悦说，我谈了你离婚跟我没关系。于莲舫问他对领导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张悦说他对领导表明他的作风是正派的，决没有信中提及的那些事，至于写信人有什么目的和想法，他不敢揣测。不过这样的做法在中国也太普遍了，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中伤他不准备做任何解释。张悦看看于莲舫说，你不要多心，我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没有别的意思。于莲舫抬起头看天，今天是难得的晴天，冬日的蓝天一丝云彩也没有，她觉得心里如那天空，空落落的，她无力地靠在广告牌的柱子上，那广告醒目的大字是“恢复男子汉的自信”，这使于莲舫想起了黄连、厚朴，大凡“不行”的男人，多是真元长期亏虚，心不摄念，肾不摄精，需黄连清心汤医治，这世事绕来绕去仍没逃出黄连、厚朴的范围，便有些悲哀。张悦看于莲舫脸色很不好看，便说，等过了关键阶段我会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现在我不跟他们摊牌。于莲舫知道张悦说的“关键阶段”的意思。男人都是这样，他们把前程看得重于一切，与抛家舍女的她完全是两码事。张悦当初爱她是真心，现在提出“关键阶段”也是真心。他今日约她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保住他，让他顺利登上副局长的位子，为此要于莲舫咬紧牙关，死不认账。张悦见于莲舫半天不说话，便问于莲舫还有什么想法，于莲舫说没有。张悦说那我就走了，近两三个月我们不要有任何联系。于莲舫点点头，看着张悦消逝在人群中才转身，迈着疲倦的步子

朝着龚家相反的方向走去。

于莲舫来到清雅茶馆，坐在老位子上，彷徨四顾。今天茶馆里很冷清，那拨唱莲花落的没来，只有俩老头坐在桌前滋味深长地回味老北京的羊头肉，说廊房二条第一楼后门，裕兴酒店门首，姓马的回回煮的羊头肉最为地道……于莲舫知道，俩老头子说的至少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眼下羊头肉在北京早已绝迹，年轻人难得见到。一老头说，马回回的羊头肉为什么煮得好，汤里搁了厚朴和细辛，这手绝活就没人知道……于莲舫想，怎么在茶馆里也能听到“厚朴”，真没劲。掌柜的拿来一壶双薰茉莉说，等人？于莲舫说不等人，掌柜的就把拿来的俩碗又撤下一个。于莲舫问那帮唱莲花落的怎么没来，掌柜的说他们一礼拜只活动一次，不是天天来。于莲舫噢了一声再不说活，掌柜的就又去擦他的茶叶罐子了。

风起青萍之末，于莲舫是想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东窗事发，一切当归于“义和团”组织的那场知青聚会；归于张悦要提拔消息的传播和“义和团”的快嘴；也是那个人不能容忍这一切，拿出中国人惯用的杀手锏——匿名信，把一切搞得一团糟。是的，凡是中国人，谁都知道，只要把“男女作风有问题”的尿盆往谁脑袋上一扣，任你怎么洗也是洗不清的。有朝一日真洗“清”了，其臭味也是难以去掉，余味能伴你一生，毁你一生。难怪张悦害怕了，不惟是张悦，所有的中国男性都怕这一招。对待世俗舆论，男性比女性更软弱，更不堪一击。为了爱情，女人可以背水一战，可以不顾一切，失掉自己的所有。男人不行，一旦有草动风吹，他们早早地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跳出圈外，表情平静，装模作样地看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污染，被撕裂，在舆论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女人将无私的、无畏的、全身心的爱奉献给对方。而男人在特定环境

中就会充分暴露他的本性，被动，回避，退守，怯懦。男人不优秀，从性别的选择上就不优秀，这点于莲舫是看透了。于莲舫看了看那两个仍为羊头肉而遗憾不已的老男人，又看了看柜台后面专心一意地擦茶叶罐的中年男人，突然产生了一种怜悯心怀。包括龚晓默、张悦甚至“义和团”在内，他们都没有逃出于莲舫的怜悯范畴，她不是在贬低他们，她是觉得真该用黄连、厚朴，恢复点“男子汉的自信”，给男人们一点儿底气了。

于莲舫是从清雅茶馆走向锣鼓胡同的，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推开房门见珠珠正坐在她的房间里哭泣，珍妮在小床上正看美国才邮寄来的未婚证明书，全然不理睬珠珠的悲哀。任楠在书桌前全神贯注地读着什么，于莲舫走近一看，是那封复印的匿名信，她一把夺过来问，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任楠说是张家的大虎领着他的俩弟弟送来的，交给珠珠，让她管管她的妈。于莲舫这才知道珠珠什么都知道了，她认为张家三只虎做事太绝，这与彩兰的教唆纵容不能没有关系。倒是珠珠突然受了这种冲击，精神上有些吃不住劲儿，纯洁温柔的妈妈突然变得丑恶脏烂，任何一个孩子也不能接受。于莲舫企图抚慰珠珠，珠珠生硬地把她伸过来的手拨开了，向她尖叫着：我现在才知道我爸为什么跟你打离婚，你对不起我们。从今往后我再不管你叫妈！任楠说，没那么严重吧，珠珠。珠珠说，你不知道那仨小子说的话有多难听，把这样污秽不堪的信给我看，是什么意思？任楠说，什么意思，报复呗，你该恨的是写这封信的人，不是那仨小子。珠珠说，我谁都恨！全世界就没一个好东西！于莲舫说，珠珠，等你长大了妈妈会给你讲清楚……珠珠说讲清楚也不要听。任楠说，你干嘛要这样，天要塌下来似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很正常。谁知道将来在你身上会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珠珠说永远不会！任楠说，你不要把话说得太死了，连我自己都保证不了自己。这时晓初进来说珠珠的猫吃了药死的老鼠，在树底下抽搐呢。珠珠听了嗷地一声奔了出去，去救她的猫。任楠说，救什么救，死定了，这叫二次中毒，无辜的受害者。晓初说你快洗脚睡觉去吧，就喜欢空谈，毛病。任楠走后晓初对于莲舫说，今天下午张家三个孩子在院里一通好闹，领头的似乎已工作，跟着两个半大小子，撸胳膊挽袖子使劲儿叫骂，老爷子气得直哆嗦，老太太静静地坐在茶几前喝茶，全不理睬。偏巧珠珠下学回来，张家兄弟就跟她较开了劲儿，把珠珠吓得又哭又喊，最后任大伟出面，把那哥仨轰走了。于莲舫问晓初当时在哪儿，晓初说大概就在他的房里。于莲舫说，他一直没出来？晓初说，没有，他出来你让他说什么。又说，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呢？于莲舫看着那封用电脑打出的匿名信，想说什么，苦笑了一下，终未说出。晓初说，写信的人对事情了解得这么详细，连最近你的动向都侦察得一清二楚，可见下了功夫，你是不是得罪了谁呢？龚晓初一定以为于莲舫会发一通牢骚，骂一通人，孰料于莲舫把信扔到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随它去吧。晓初还有些不放心，她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珍妮说，你不往心里去就好，咱们都知道，你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你这样做有你的道理。这一句话说得于莲舫差点掉下泪来，她说，晓初，有机会我给你细说。晓初说不必，她让于莲舫吃两片安定，好好睡一觉，明天一切就都过去了，正如任楠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珍妮将独身证明放在床头，踱过来对她们说，就目前来说，光绪究竟是毒死的还是病死的已不是她研究课题的中心，现在她思考的是从光绪与慈禧的死亡来看中国人深层内核的问题。珍妮这番话使于莲舫和龚晓初都感到突兀，她们不知道珍

妮要说什么。珍妮不管她们的惊奇，继续说道，一种民族行为规范的深层内核是该民族的价值系统。与我们美国的理想人格——“智者”不同，你们的儒家文化造就了另一种人格理想，这就是“正人君子”。在你们柳宗元笔下，标准的正人君子形象是“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后来你们的光绪，更是儒得厉害了。男人，特别是中国男人，视“正人君子”为行为道德规范，将外表的面子看成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但内在之我与外界的面子往往矛盾，就产生人格断裂，在高谈“君子之腹”时却做着小动作，将对方推入难堪之境，细细把玩别人的痛苦与不幸，以这种虐待别人和自虐的心理支撑着自己的面子和“正人君子”们高质量的内心平衡。光绪何尝不是这样？慈禧何尝不是这样？写信的这个人何尝又不是这样？从另一方面看，“好名声”是你们中国的一种社会能力。一个人有“好名声”作为一种客观背景就能受到提拔，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为了这个“名声”，男人们总处于守势的、被动的地位，这就使得在两性关系中充当主动进攻角色的男人，中国的男人，多少带有消极、回避的态度。那三个孩子的父亲就是最好说明。中国女人的“忍”堪称世界一绝，忍的本身是痛苦的，女人以成全男人作为“正人君子”，为“好名声”的忍竟能够成为一种美，一种传统，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在我们美国，在西方，理想的伟男人，也就是说最高人伦典范的男人，他们在充分扮演着社会角色的同时也在充分扮演着男人的角色。每一个伟人都背负着一个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他们时刻在证明，一个优秀的人，必然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而中国，一谈及男女之情便让人与不洁、晦暗连在一起，爱是偷偷摸摸地爱，是假模假式地爱，是口是心非地爱。中国男人缺乏向世界宣称“爱”的勇气。比

如说，我们读普希金、海涅、裴多菲的诗，他们的爱溢于字里行间，读懂了诗也就读懂了他们的爱情。但是再看看你们的杜甫、李白、辛弃疾的诗，反复翻找也看不到他们爱情生活的真相。正如那个倒霉的光绪，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了，他炽热的情感内核在社会压力下已经变得石块一样僵硬冰冷。可悲的是这种冷却在中国男人身上成了一种病态和恶性循环，一直演义到今天，演义到现在，演义到龚家家族内部。也就是说，你们所憧憬的，却是我们不屑一顾的；你们所回避的，却是我们刻意追求的。中国的女人活得累，中国的男人活得不仅累，还假。

于莲舫和龚晓初第一次听到珍妮——一个外国女人对中国男人和女人做这样详细的剖析，对错与否，毕竟是一家之言，只是珍妮的个人观点。两人听后都有点儿懵，晓初说任大伟不是这样子的，他很爱我。于莲舫想说任大伟在龚家的卧薪尝胆，忍气吞声，目的是混迹大宅院中，落一个世家女婿的名声。但想了想，又不忍心点破，她想，姑且搁下男人、女人的话题不说，试想如果把黄连、厚朴两味扑朔迷离的中药交给洋人去研究，或许能得到一个全新的解释，至少它能脱去中庸的外壳，还一个清晰的面貌。

珍妮对于莲舫说她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她很失望，也很抱歉。

于莲舫说她也知道信是谁写的。

两人相对一笑。

珍妮说其实没什么，于莲舫说也是没什么。

## 七

证明书来了，珍妮并没有跟晓默去办事处登记的意思，这使晓默惊慌不知所措。他找珍妮谈过几次，珍妮不急不慢地说，就这件事我还要再想想，夫妻之约，焉可不慎，中国这句老话儿简直太正确了。你们中国还有“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人无久处之厌”的说法，也是句真理，够我好好研究的。晓默气不得恼不得，拿珍妮一点办法也没有，及至有一次晓默在垃圾袋里发现了那张撕碎了的独身证明，他才知道这件婚事大概是没希望了。

珍妮对晓默说她要提前回美国，晓默问为什么，珍妮说她对他已经没了兴趣。晓默说回来才几天，你就没了兴趣，变得这样快，未免失之轻率。珍妮说，这几天你表演得很充分，中国特定的环境给了你特定的表演机会，这在美国，我是一百年也看不到的。晓默说，我怎么表演了，我不过是把事实向大伙说清楚，让人们知道事情真相。严格说我是受害者，那个李彩兰也是受害者，受害者难道连反击的权利都没有吗？珍妮说，难道你就不能够采取另一种光明正大的方式？现在你的行动偷偷摸摸的像只老鼠，一个男人做事情要把自己的姓名隐去，叫什么男人？晓默说珍妮少所见，多所怪。中国提拔干部就需要听取多方面意见，历朝历代都有收纳检举干部劣行的器皿和设施，要不怎么能做到德才兼备呢。两人争论了许久，珍妮仍执意要走，说她回去后暂不回阿拉斯加的家，她要去纽约住些日子。晓默气得两眼发蓝，恨不得把珍妮撕了。吵到半夜，两人不欢而散。

在珍妮收拾行李要回美国的前一天，晓默对他母亲说，这

件事从一开始就错了，不应该把珍妮放在于莲舫屋里。现在珍妮彻底背叛了他，这与于莲舫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于莲舫的“策反”工作做得太出色了，竟能搅黄了一个已成既定事实的成熟婚姻。惠生老太太说真是你的媳妇轰也轰不走，不是你的留也留不住，连于莲舫这关都过不了，将来怎么能一块儿过日子。龚老爷子说，都是那封信的过失，引出这许多瓜葛，好端端一个家，鸡飞狗跳墙，丢人现眼极了。晓默说那封信是他写的。惠生老太太说，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事，除了你，别人不会有这主意。老爷子说想你游历外洋，该是见多识广的，怎没些须眉男子之气，倒像巾帼女流。既是这样一切就认命吧，孟子说“言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你是自食其果了。晓默十分沮丧，说后悔不该领珍妮回来探亲。几个人正说着话，见任大伟领着肥头进了前院，并不朝北屋来，照直转向南屋，肥头红光满面，提着各样礼品，脸上带有明显的感激表情。惠生老太太有些妒意，她问今天礼拜几？晓默说礼拜六，老太太看看日历上的记号说，你爸爸说 he 活不过明天早晨。龚老爷子说，也就是今天夜里的事儿。

南屋里，肥头拍着胸脯向于莲舫显示他的健壮。惠生老太太喊任大伟让肥头到北屋去一趟，说老爷子要最后给肥头诊诊脉。肥头出门对于莲舫说，龚老爷子心虚了，不过还算聪明，现在收回那个预言还算他赢，我照旧请客，把龚家院里所有的人请到，包括那只猫。珍妮收拾着行李说，我明天怕不知道你的死活了。肥头问珍妮是几点的飞机，珍妮说上午九点。肥头说，老爷子咒我夜里死，我明天一早就给你打电话，死活给你个准信儿，让你放心地上飞机。珍妮笑着说，没想到中国还会有这种事，天气预报似的，能预报人的生死。肥头说，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于莲舫又接到张悦电话，于莲舫料定张悦升迁的事大半已彻底无望了，才又回过头来与她联系。是他亲口说的，“近两三个月不要接触。”形势变了，竟又把电话打进龚家。不出于莲舫所料，张悦说他对那个狗屁副局长的位子根本不在乎，他权衡了好几日，于莲舫对他才是最最重要的。他已跟李彩兰正式提出离婚要求，下一步怕是要闹个地覆天翻了。于莲舫学着珍妮的口气说，其实没什么，大可不必。张悦说怎么大可不必？莲舫，你不要把我涮了。于莲舫不吭声，张悦约她明天在清雅茶馆见面，于莲舫说她已忘了去清雅茶馆怎么走，就把电话挂了，她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

于莲舫撂下电话一转身，见晓初在身后笑。她问晓初笑什么，晓初说上午刚开过会，提拔第三医院的邬培信当副局长，张悦已经没戏了。于莲舫说难怪，我想也是这么档子事。珍妮听了说，毁人者不美，而受人毁者遭一番诽谤，便可加一番修省。龚晓初说，珍妮你之乎者也的也修省得快成精了，哪儿趸来的这些旧货？珍妮说，从龚家老太爷的医案里，录的是《菜根谭》的几句。

半夜里，起风了，大约又要落雪。

早晨天阴冷阴冷的，又飘起了零星雪花，珍妮提着箱子去赶飞机。龚家人除了老爷子和惠生老太太以外，都出来了，一直将她送到大门外。珍妮拥抱了每一个人，最后她紧紧地抱住珠珠，俯在珠珠耳边说，爱护你的妈妈，她是个好母亲。珠珠也在她耳边说，要是你做了我的妈妈，我也会很高兴，可惜没有。龚晓默将珍妮的行李放进车后箱，钻进车坐在珍妮旁边。任大伟发动汽车，车子刚起动车，突然，珍妮由车窗内探出头来问，那个总裁还没有消息吗？于莲舫说没有，珍妮说那他今天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任楠朝车子挥挥手说，上帝会与他同在

的。

送走珍妮回到正屋，大伙心里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怅惘。惠生老太太举着电话说，找任大伟的，他的那个总裁朋友死了，昨天夜里，死于急性心肌梗塞。那边来信儿让任大伟当治丧委员会委员。

一时房内静得出奇，人们说不出一句话，大家把目光转向龚老爷子。珠珠说，爷爷您料事如神哪！任楠也说，姥爷，您是不是跟阎王爷擗掇好了？老爷子说，为什么说龚家是御医呢，要是连生死都算不出，御医岂不是白当了。于莲舫想起光绪与慈禧相距一日而亡的巧合使史学界引起的疑虑与争议，便问龚老爷子，肥头的死如果不是巧合，从医理上又如何解释。老爷子说，从医理上来说，心对应五行中的火，经为手少阴经。那日我见此入，表为夸夸其谈，动作夸张，实为心气盛而神有余，宜泻心火。号其脉，却沉濡虚滑，是肾来乘心，水克火，属大逆不治。观其色，面色虽赤，然额上发际起黑，下至鼻梁，延至两颧。这样的心病患者应死在与肾对应的壬癸日，于时辰中，当是丑时，推算来该是周日凌晨二时至三时之间。龚老爷子又说，这类病若戒洒色，稍安勿躁，注意调养，以黄连泻心汤加厚朴猛攻，或许能有救，可惜此人来时已人在心死，使医者无回天之力了。

于莲舫想，好一个黄连、厚朴啊。

## 瘦尽灯花又一宵

一过腊月廿三，母亲就会对我说，你该到镜儿胡同去了。

镜儿胡同是我最不愿意去的所在。

刘妈见我那难受的模样就开导我说，去吧，那边的老太太们盼着你呢，年货老王都给你备好了。刘妈说的年货是指廊子上放的一个大篮子，那里头有年糕、炖肉、蜜供和两只酱肘子，除了这些吃食之外，还有一挂通红的小鞭跟一副白底镶蓝边的春联，春联上有我父亲恭正的楷体，内容年年相同，都是“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我对这副白联感到恐怖，提着它不像去拜年，倒像是去吊孝。母亲说我是少见多怪，说只有王爷府第才有资格贴白联，这是满清的规矩，不但我们家贴不起白联，就是溥仪的老丈人，郭布罗家照样也贴不起白联，他们顶多算是皇亲，

显贵的皇亲，还算不上宗室，全北京能贴白联的人家没有几户，镜儿胡同三号的在京城是很有脸面的人家了。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年年非得我和那些肘子、炖肉一起充作年货被送往镜儿胡同，我们家十四个孩子，当年货送礼的却不是老三、老四、老五……刘妈说，那边特意挑的丫丫啊，丫丫生日好，九月九子时，命里占了三个阳，女孩儿男命，贵啊！我不知道我贵在哪里，反正在金家我是最不受待见，因了我的小和淘，谁都可以叫我的小名，我前面的六个姐姐都很不错，长得也漂亮，到了我这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用母亲的话说是串了秧，变了种了。刘妈对我说非得我去，但和我的母亲就不这样说了，年根底下扫房那天，她帮我母亲擦拭落地灯罩，我听见她跟我母亲说，今年让丫丫别过去了，老王爷也死去多年了，那边就两个孤老太太，阴气太重，年年让孩子去冲，小丫头哪里禁得住。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这也是多少年的习惯了，打丫丫三岁就抱过去过年，哪儿由得了我。刘妈说，认了个儿子留不住，跑了，也该着是命，任谁也难跟那两个老太太过到一块儿去。

别人过不到一块儿去，就该着我过到一块儿去？

腊月廿六是我动身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厨子老王就套好马车等在门口了。老王是厨子，但在我们家还兼任车夫的角色，我父亲有一辆带弹簧的马车，是恭王府换了汽车处理给我们的，里面有宽大的紫绒座，外头有玻璃的车灯和明亮的拉手，两匹马拉着，走起来又稳又轻，坐上去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这辆车只为父亲所有，连我母亲出门听戏也不让坐，但惟独廿六这天我可以坐，并不是我有多么高贵，而是要去镜儿胡同三号，父亲要为我们家撑面子，他不愿意我们在三号人的眼里，也就是在那两个老太太眼里显得太掉价了。每到临走，我都要

吭吭叽叽地磨蹭，以拖延时间。母亲就说些好听的，许以我回来可以跟着父亲吃三天小灶之类。父亲此时也会变得很温和，他嘱咐老王多绕些路，过金鳌玉蝀桥，穿西四牌楼，奔鼓楼大街，绕一个大圈子再去镜儿胡同。父亲知道我喜欢这些景点，就特意交代老王这么绕，其实镜儿胡同跟我们所住的戏楼胡同是前后搭界的两条胡同，我们家的后门斜对着镜儿胡同三号大门，要从里面走，用不了三分钟。但我非要坐车，父亲能容忍我，怕也是觉得大过年的把我发配出去对不起我的一种补偿。

我和那个大篮子一起被装进车里运往镜儿胡同，老王在前面赶车，我在紫绒座上歪着，马儿哒哒地朝前跑，我真希望这辆车没有终点，就这么永远地跑下去。

我真不愿意到镜儿胡同去啊。

车一过铁狮子胡同我的脸就开始阴了，老王也把马赶慢，他回过头来看我，他知道我的心思。他嘱咐我千万别哭丧着脸，那样老太太们会不高兴，大年底下的谁愿意接受一份不喜性的年礼呢。我当然不敢哭。拐进镜儿胡同，巨大的红漆大门就闯进眼帘了，大门紧闭着，台阶很高，有上马石，因为长期无人走动，阶前已经长出了细细的草，上马石也为土掩埋了大半截，大门对面的八字砖雕影壁，早已是残旧不堪，让人看不出原先面目了。门前的两棵大槐树，在晴冷的天幕下伸展着无叶的枝，那上面落着许许多多的老鸱。老鸱们用阴鸷的小眼看着我和我的马，我恨它们那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我朝它们喊：去！

没有一只理我。

老王去叫门，我在车里体味这最后的自由时光，一双眼时时向我们家的后门瞥去，以期发生什么可以逆转的奇迹。

我们家的后门轻轻地掩着，没有谁走出来。

敲门的老王和王府的大门相比显得很渺小，无论谁跟那门相比都会很渺小，不光是老王。

一种没落的威严将人紧紧地攫住。

这是札萨克多罗亲王府第。

我舅爷的府第。

舅爷是我祖母的亲弟弟，名叫赫尔札布，蒙古科喇奉沁右旗第八代亲王。舅爷的先祖乌拉那金是个勇猛善战的人，天聪二年归顺皇太极，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屡建战功，被封札萨克多罗亲王。据说，老王爷的力气大极了，他射出的箭穿透虎头又钉在树上，十几个人拔也拔不出来。老王爷一生射死过一百二十只老虎，三百头麋鹿，三百只狗熊，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至今王府里剔牙用的牙签还是当年老王爷射的老虎的虎须。蒙古封王，世袭罔替，理应代降一等，但朝廷对这个家族似乎有着太多的偏爱，恩宠有加，代代加封晋爵不断，到了赫尔札布已是八代，本应降为郡王，但是慈禧为了羁系渐为游离的蒙古，光绪二十九年特封十五岁的赫尔札布为亲王，赐乾清门行走，用紫缰，赏戴双眼花翎。听说舅爷年轻时十分英俊，深得慈禧喜爱，慈禧不止一次对人说，在诸多蒙古王公中，属赫尔札布最为英侗，如此容光焕发实乃天地造化，是我大清不可多得的人物。舅爷每回进京朝觐，都要被太后留住多日。我祖母说，看老佛爷这架势八成是要赐婚的。果然，光绪三十三年，慈禧将瑞郡王的六格格毕荣配与札萨克多罗亲王为福晋。满蒙联姻，按理，毕荣要随舅爷到蒙古科喇奉沁的王府去居住，但毕荣不愿离开京城，她说她没有“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的兴致，说那茹毛饮血的腥膻之地不是她能待的。瑞郡王心疼女儿，加之慈禧对舅爷的钟爱，所以，朝廷一改清代藩王不得在京建置府第的祖制，特准赫尔札布在京城镜儿胡

同建造王府。其实，舅爷的真正府第在科喇奉沁大草原，听说那里的王府比北京的要大四倍，光是奴仆就有好几百，舅爷的领地水草肥美，骏马成群，是天堂一样的地方。舅爷自从娶了六格格，在京城建了府第就回不了大草原了，他为此十分忧郁，多次找他的姐姐，我的祖母诉苦。祖母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安心在北京住着。当时，朝廷让贝勒毓朗为总理，成立了京师贵胄法政学堂，以造就法政通才为宗旨，招收宗室子弟、蒙古王公、满汉世爵及子弟入学，舅爷就进入学堂学习，专攻大清律例和国际公法，孰料，毕业不及几年，就因患白喉而病故了。

舅爷去世时除了留下福晋六格格毕荣以外还留下侧福晋狼伊雁，这就是我的舅太太和舅姨太太了。满族人通常将奶奶呼为太太，舅太太在汉人来说就是舅奶奶的意思。若论婚约，当是舅姨太太在先，那还是老札萨克多罗亲王为舅爷定的，那时舅姨太太的父亲是专管满文档案的内阁大学士，精通满文的学者狼士宣。光绪三十一年，清康熙陵的隆恩殿突起大火，将整个大殿焚为平地，光绪大怒，认为是有关人员责任懈怠、玩忽职守所至，于是严惩了一大批有关人员，除值班章京、守陵官员发配充军以外，充任内务部员外郎的狼士宣也在所难免，狼士宣全家被流放到东北安宁县，舅姨太太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了京城的。因为狼家小姐获罪离京，所以，以后太后指婚，郡王格格下嫁藩王，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世态炎凉，人们早把那个远在边陲的女子忘了。但舅爷没有忘，若干年后他上书朝廷，恳请将狼士宣一家召回北京。溥仪不准，舅爷再请，并将婚约之事禀明，溥仪这才批准只许狼家女儿狼伊雁回京，其余人等仍留安宁县垦荒，不得四处流走也不得回京省亲。舅姨太太就这么着由东北来到北京。她来了没两年，舅爷就去世了。

舅爷死时很年轻，没有后代，一切孝子的丧仪便由我父亲替代，为此我父亲得到了科喇奉沁二百匹马、四十头骆驼和一大块荒地的赏赐。据说那块荒地底下有很丰富的金矿，但我们从没想过那些财产，也没法管理那些遥远的马和骆驼，父亲常拿它们开玩笑。有一次我为父亲倒洗脚水，竟然还得到了一头骆驼的奖赏。父亲把脚泡在温水里，舒服地闭着眼说，丫儿，咱们那些骆驼准下了不少崽儿了，得有四百头了吧。有年冬天，科喇奉沁来了个管家，对父亲说，我们家那四十头骆驼因为混入了野骆驼群，已经跑得一只也不剩了。父亲跟他说起马的事，果然过了不久，科喇奉沁给送来两匹蒙古马，为我们家拉车用。那两匹马很漂亮，也很精神，就是没人缘儿，除了老王以外，见谁踢谁。这两匹马大概是我们与科喇奉沁惟一的联系，在这以后，再也没有谁来过，我想，我们那两百匹马多半也和骆驼一样，成了野马。

老王这时把门叫开了，田姑娘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瞪着死鱼一样的眼睛看着我们。田姑娘有六十岁了，稀疏的花白头发梳着一条猪尾一样的细辫，还扎着红头绳，让人看了滑稽又可笑。田姑娘说，我想着就是小格格到了，老福晋早让我在这儿候着呢，估摸是这会儿该来的。说着田姑娘走到车前张开胳膊要把我抱下来。我不愿意让田姑娘碰我，我觉得她身上老有股死人味儿。我从车上跳下来，朝门里走，田姑娘跟在我后面说，一年没见，格格又长高了。田姑娘年年见我都用很惊讶的口气说我长高了，依着她的惊讶，我应该是很高很高了。

进了大门就是王府的正殿，又叫银安殿，殿有七间，两侧翼楼各九间，前墀有石阑环护，殿前的砖地上是一大片半人高荒草。殿东西各有院落，西院老锁着，那边有祖祠、佛楼、银库、戏台，我从没进去过。舅太太和舅姨太太住在东边，舅太

太住东院正厅，舅姨太太住正厅东北的小偏院。走到东院的垂花门口，老王摘下篮子再不能往里走了，里面是属于天内宅范畴，内外有别，舅太太们的规矩大得很。老王说，丫儿替我问老太太们好，祝老太太们新年吉祥。我说，你这就要回去了吗？老王说，丫儿好好在这儿待着，别淘，别惹老太太们生气，我正月十六一准来接你。我说，你得早点来，一大早就来。老王说，看见银安殿顶上的兽头了吧，太阳一照到那个小仙人身上我就到门口了。我说，要是阴天不出太阳你也得来。老王说，丫儿放心，老天爷就是下刀子，我也来。老王回去了，我跟在田姑娘后头顺着抄手游廊来到里院。里院有厅房五间，东西各带套间，院内有两株西府海棠，靠南还有一架藤萝，春天的时候院里姹紫嫣红，一定好看，可现在却是光秃秃的一片狰狞。

田姑娘一挑棉门帘，将我推进屋去，我看见舅太太正坐在八仙桌前抽水烟。我赶忙走前几步给舅太太请安，问舅太太好，问舅姨太太好，问表舅宝力格好，问舅太太的猴子三儿好，问舅姨太太的黄鸟好，问田姑娘好……大凡府里的活物我都要问到，并且问一样要请一个安，以示关照和郑重。这一切都是事先在家反复排练好了的，安要请得大方自然，要直起直落，眼睛要看着被问候的对方，目光要柔和亲切，话音要响亮，吐字要清晰，所问的前后顺序一点儿不能乱。我在排练时几次将田姑娘搁在了猴子和黄鸟的前面，都遭到了母亲的纠正，于是我知道，田姑娘在舅太太们的眼里还不如猴和鸟。舅太太认真地听着我的问候，清癯冷峻的脸上饱含着威凛与傲慢，这些折腾人的繁文缛节于我是受罪，于她是消受，看得出她将这一切看得很重。舅太太的头顶上有“中德之和”的匾额，是光绪御笔，光绪的字和他的人一样，有着立不起来的单

薄软弱，虽然学的是王曦之，却是徒袭皮毛，未得精髓，给人一种木木讷讷的感觉，与康熙的刚健遒劲，乾隆的激越奔放不能同日而语。我不明白舅太太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字挂在大厅，除了病态的悲苦憔悴以外并无观赏异趣，之所以挂它，多半是用来显示身份的。舅太太问了我家里的情况，还特意问了我们家老四，我的四哥，问他是不是还整日提笼架鸟熬大鹰。我说老四早不养鸟了，他现在正跟南城的赵胜子学撂跤呢。舅太太问赵胜子是不是旗人，我说大概是。舅太太说，你舅爷是撂跤的好手，他是蒙古王爷，打小练的就是这些，他若活着哪还轮得到老四去跟什么姓赵的学。舅太太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她的猴子三儿就一动不动地坐在她的膝上，一双黄眼，滴溜溜地乱转，模样很讨厌。我毕恭毕敬地在八仙桌前垂手而立，视线刚好和三儿相对，三儿的表情很庄严，大有降贵纡尊的劲头。舅太太的厅里很冷，寒气已将我的棉袄侵透，手脚已经失去知觉，清鼻涕开始在鼻腔内繁衍，但我不敢动，舅太太要的就是立如松的稳重，连她的猴子都在肃容上坐，我岂敢抓耳挠腮！所以，年年从舅太太这儿回去以后，我都要得一场重感冒，手脚上长出几个又痛又痒的红疙瘩，流水溃烂，不到来年春天不会痊愈。

舅太太夸赞了我有出息、懂规矩之后说，咱们这样的人家不能跟普通百姓比，百姓的孩子只知一味娇惯，能有温饱就别无他求了，咱们的孩子还担承着江山社稷，所以咱们教育子女没别的招术，只有一个字：严。说我们的孩子是纨绔子弟，那是不明真相外人的无端妄说，实在的，我们对孩子们的要求严极了，要是真如外人说的那样，我们醉生梦死，我们骄奢淫逸，那大清的江山甭说二百年，连二十年也维持不了。这样的话我常跟宝力格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我们虽然还谈不上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在小处也是半点儿不能姑息的。宝力格初来时是匹草甸子里的野马，他没说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心，他是嫌我们太严了，我说，不严哪能出人才，曾国藩该是一代人物了，他的父亲教育儿子的时候也常在稠人广座之中，壮声呵斥，毫不宽假，有出息的人都是在“严”字上站起来的。舅太太提到宝力格的时候我是不能插嘴的，这也是来时母亲的反复交代。宝力格的话题在镜儿胡同三号是一忌，舅太太能提，别人不能提；舅太太能说，别人不能说。看看把我训得差不多了，很大原因是她累了，舅太太这才站起身拉着她的猴儿向里间走去，进门时舅太太回过身来说，你也来吧，这里边暖和。

西套间是舅太太的卧室，是整个王府里最温暖的地方，面积不大，十几平方，通常人们把这儿叫做西暖阁。暖阁里没有明火，暖阁外面的廊下有地洞，阁内地面下有纵横交错的火道，这是在修建房屋的时候就建好了的，天冷时将燃着的炉子推进地洞，热气自然顺着火道迂回盘旋，暖阁的地是热的，房间里便也是热的了。王府里只有一间暖阁，所以就由舅太太住着。暖阁内临南窗是一盘炕，上面有杏黄色的褥垫和四方的引枕，杏黄色是王爷的颜色，是任何人不得僭越的。褥垫虽然残旧，色泽却依然明亮辉煌，有咄咄逼人之势。北面设床，床前有硬木雕花床罩，挂着五彩流苏的帐子，床上有嵌金玉如意。桌椅家具一律是紫檀，多宝格上摆放着玉石连缀起来的盆景和青铜小件。房间里的这些陈设但凡老式家庭都能见到，我感兴趣的是西茶几上的那部电话机，电话我们家没有，所以我老想拿起来听听里面有谁在说话。舅太太窥出我的心思说，这个机子你不能动，它的另一头连着宫里，连着皇上，万一要是误了宫里的大事那可是大不敬的罪啊。我问皇上来过电话没有，舅

太太说皇上忙，没有万不得已的事情不会打电话，但是我们不能不候着。我想说皇上早让人赶出了紫禁城，跑得没影儿了，这电话的另一头连着鬼呢，想了想，终是没说，在人家住着得说些让人高兴的话，不能逆着来。电话的上方挂着舅爷的照片，照片上的舅爷西装领带，目光炯炯，是个俊雅倜傥的男子，我把我的七个哥哥依次与舅爷比较，都显粗糙，都没有那般的生动与灵气。舅太太看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照片就说，这是你舅爷在日本横滨照的，你舅爷游历过外洋，见多识广，比你们家那几位爷有出息。我说那是，我那几个哥哥都很不争气，老让我阿玛（父亲）操心，我阿玛常说哪天把他们都杀了，一个也不留。舅太太说，你以为他真肯下手杀，他那是疼他们，他把那几只狼放纵得没了人形，收都收不回来了。听说你们家的老大竟然还入了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东西，国民党是大清的仇敌，你阿玛还不告他忤逆，你阿玛真是窝囊极了。我想说您老太太不窝囊，您老太太都把儿子管跑了，还说什么呀，我们再不严，我们的七个儿子都在呢。

猴子三儿坐在地上剥花生吃，我向它走近，它朝我龇牙。舅太太说，你不要招三儿，三儿是我的儿子，除了不会说话，它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差不多。我说，三儿不跑吗？舅太太的脸明显地沉下来，我知道触及了老太太的敏感部位，赶紧补充说，比如说上房上树什么的。舅太太说，三儿最听话不过，也是我调教出来了，我不发话甭说上树，它连桌子也不敢上。我说，三儿不是只猴儿？舅太太说，三儿不是猴儿，它是个跟你一样的小人儿。我明白了，我在这里的地位是和这只猴并齐的，就对三儿很没有好感，三儿似乎对我也没什么好印象。舅太太从精美的饽饽盒里拿出一块萨其马给我吃，说是特意为我留的地安门桂英斋的奶油萨其马。桂英斋因离皇城近，点心很

有宫廷风味，尤其萨其马，是选用内蒙运来的奶油和面制成的，跟一般饽饽铺拿清油、白油做的味道截然不同，它的特点是柔软细腻，入口即化。舅太太这块萨其马说是出自桂英斋却不知搁了有多少年头，一股难闻的哈喇味儿不说还死硬，只一口，我的上膛就硌破了，再看手里的点心，只有一个白印儿。舅太太说，你在你们家怕永远吃不上这么正宗的萨其马，你们家那么多孩子，你阿玛能给你们买点破白糖缸炉（一种面点）就是好的了，你能在我这儿吃独食也是你的福气。我说舅太太说得对，没舅太太疼我，我永远吃不上这么有味道的点心。这时田姑娘进来说，侧福晋听说小格格来了，让小格格过去呢。

我的身子刚暖和过来又得出去，心里老大不乐意。舅太太好像不愿意我在她的屋里多待，踱到南炕拉过抽烟的家什说，你去吧，我也得歇歇了。猴子三儿蹭地一下蹿到炕上，乖巧地将烟枪递到舅太太手里。我不知道猴子三儿会不会点烟泡，我不想看，我觉得恶心。

舅姨太太的房间里很暗，很重的霉味儿混杂着中药味儿，让人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发堵，所有的窗户缝都用高丽纸糊着，更显得密不透风。透过窗户，能看见东墙根下的黑枣树在寒风里摇曳，枣树年年结枣，黑枣成熟落地，无人拾捡，年复一年，树下结了一层厚厚的痂。北屋窗下堆着很多灰，灰下面埋着茉莉花的枝，每到开春，舅姨太太都要将它们细心刨出，让它们发芽开花。舅姨太太房间的窗棂与一般的不同，精巧华丽，很像故宫丽景轩的窗棂，窗棂上雕着许多飞舞的小蝙蝠，栩栩如生，活泼可爱。与那些蝙蝠相反，舅姨太太是个行动迟缓的人。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在写毛笔字，精制的水墨刻印笺上有两行娟秀的行书：“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舅姨太太见我进来了，立即搁下手里的笔，

投给我一个笑。我给舅姨太太请了安，将前面的程式又表演了一遍，舅姨太太就捂着嘴吃吃地乐。舅姨太太笑着对田姑娘说，这个丫丫，一门心思地吃，请安手里还攥着块萨其马。我说这是舅太太赏的，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我得把它吃完了。舅姨太太说，你要啃完它得到明年，搁那儿吧，别难为你了。我巴不得与这块萨其马脱离关系，很痛快地把它搁在了屋外窗台上。舅姨太太说，你吃萨其马，萨其马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说就是铺子里卖的点心罢了。舅姨太太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萨其马是满语，意思是“狗奶子糖蘸”，写是这样写。说着舅姨太太在纸上写出一串漂亮的满文。舅姨太太说，满文字母在词头、词中、词尾写法都不一样，我去年教你的词句还记得吗？我胡乱在纸上划了些圈点，舅姨太太歪着头看了半天说，天哪，你写的这是什么呀，鬼画符吗，在学习上你比宝力格差远了。我说，宝力格会蒙文，蒙文跟满文很贴近，他自然要比我强。舅姨太太说，宝力格会说蒙古话不假，可他大字不识，他是从零开始的，他喜欢曲子，他抄了不少民间的曲儿，满汉文都有了突飞猛进。我说，满文已经死了，现在没有谁用这种语言说话了。舅姨太太说，你怎么能这样看呢，我们的老祖宗就是用这种语言说话的，等将来你死了以后，总要跟祖宗们见面，可你把祖先的语言都忘了，怎么给祖先请安呢？我没想过自己死后会有这样的难堪，的确没想过，别人家的后代与祖先见面大概都不存在语言障碍问题，这样令后代头疼的事也只有我们满族才会出现，更具体说只有闲得无聊、能细细品味“月寒日暖来煎人寿”的舅姨太太思虑得出。满文太难了，在我以后所学的外文中，哪种外文都比满文容易，所以，我对满文一直热爱不起来，尽管它是我祖先曾经使用过的语言。舅姨太太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喘，她的脸是肿着

的，苍白得没有一点光泽。我听刘妈说过，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是说男人腿肿，女人头肿，这样的病人大多预后不良，是活不了多长时间的预兆，舅姨太太眼见戴了帽了，大概寿命也是极其有限的了，明年我来，不知她还能不能在。舅姨太太的黄鸟标本一样地在笼里待着，蔫头蔫脑地不出一声叫唤。这只鸟是去年我们家老四用三十元的价格为舅姨太太买来的，舅姨太太说当初在东北旷野常听见鹰叫，回来以后再也没听过那苍凉的声音。老四就带着这只黄鸟每天上二闸，去福寿公主坟一带，那里清静，天上有鹰，让黄鸟压鹰叫。果然，这只鸟儿学了一口鹰鸣，这一下身价立即抬高，有人用三百块买，老四不卖，他说四爷玩的就是这个乐子。老四兴冲冲地把鸟给舅姨太太送来了，谁想，不过一年，它什么也不会了。

晚饭我在舅太太屋里吃，镜儿胡同三号没有电灯，晚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烛光里进行的。原先府里有灯，舅爷死后，有一天银安殿檐下直冒蓝火，大家以为是什么异兆，找人一看，原来是电线老化发生短路，险些酿成火灾。舅太太果断地决定，掐断电闸，从今往后，王府照明一律点蜡。舅爷死了二十多年了，王府的电一直没有接通，老太太们一直在点蜡。都说烛光里的晚餐温馨浪漫，那是指跟投缘的人，你要是跟个古板刁钻的老太太那又是另一种风情了。舅太太的饭食极少变化，烩酸菜粉、焖羊肉、炒疙瘩丝，所有的菜都软而烂，没有嚼头。镜儿胡同的三个老太太牙口都不好，吃不成硬东西，因此，我也得入乡随俗，跟着吃这泥一样的饭菜。菜很简单却不能随便伸筷子，我只能夹离我最近的烩酸菜粉，粉条很长，我的个子太矮，又不能站起，那样会显得下作和失礼，所以我就剩下了拿调羹舀汤喝的份儿。舅太太想起我了，会从她跟前的菜盘里夹一箸给我，不过很多时候她想不起我来，她平时一个

人吃惯了。想当初，大小伙子宝力格也一定像我一样吃过这么难受的饭，他的感觉不会比我更好。听我母亲说宝力格在出走的前一天因为在饭桌上巴叽嘴，曾经挨过舅太太一个嘴巴。舅太太那一下也扇得太重了，宝力格的嘴磕在大理石面的饭桌上，磕掉了一颗门牙。第二天宝力格就走了，走的时候也没打招呼，谁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一走就是十几年，杳无音信。亲戚们认为老福晋太不能容人，摔巴掌把儿子扇跑了，这事做得有些忒过。宝力格的出走使我对他充满了崇敬，宝力格就是宝力格，不愧是大草原来的桀骜不驯的野马，就冲这饭菜，就冲这规矩，想走就敢走，真是洒脱极了。我就不行，我们家与王府斜对门，我竟然没有勇气从这里跑回去。

我睡在大厅的东套间，与舅太太隔了五间大房，这里原是舅爷的书房，房里有很多书，还有旧杂志，南面的书案上陈设着笔墨砚台，以及笔架、帽架等等。桌角有台英文打字机，可能是舅爷生前用过的，在我的感觉里，这台打字机和西套间的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墙上也有舅爷照片，不是穿西装的小生，是穿着袍褂补服，戴着朝珠的王爷，与前者比，后者显得有些呆板拘谨。我认为，这张照片应该挂在西套间，西套间那张照片应该挂在这里，这样才合格局，不知怎么却颠倒了。我在穿朝服的舅爷的注视下翻看那些旧杂志，多是舅爷读法政学堂时的外国刊物，有趣的是杂志里的大部分男子都被人做了改变，或长了胡须，或梳起高髻，或戴上眼镜，或长出獠牙。我想，这不会是舅爷干的，堂堂王爷怎能有此荒唐之举，那么除过舅爷以外，在这里住过的就是宝力格了。这个小子白天被老太太们认真教育一天之后，也只有晚上这一会儿才属于他自己，能做恶作剧，足见那颗在大草原放荡惯了的心在被压抑被管束的苦闷之外，尚保存着自由驰骋的活力，这使我想起了我

们家那两匹拉车的脾气暴躁的蒙古马。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是小人，小人不留名能做到留痕也很不错，我决心为这些被改装过的人物再作一些锦上添花的工作，以备将来哪个小孩儿再有我和宝力格这样的境遇时不至于太孤单寂寞了。拉开抽屉找纸，却找出了数张宝力格誊抄的曲词，那字写得狗爬一般，写得比我们家任何一位爷都差，汉字中夹着满文，还有不少红笔的圈点，大概是舅姨太太的批阅，其中好几张内容相同，记的是那么几句：

大清的景况（是）一落千丈，  
提起他的吗法（祖先）（就）忒不寻常。  
伊尼哈拉（姓氏）本姓狼，  
满汉翻译，进过三场，  
革普他拉尼亚马尼亚拉（射箭骑马）好撒放，  
当差最要强。

里面的满文我可以勉强拼出读音却不明白意思，宝力格能够将它们流利记录可见舅姨太太的话不错，在学习上他高我一筹，但谁又能说没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在其中呢。

田姑娘进来为我铺床，田姑娘说，格格睡吧，你听外院有老头咳嗽呢，胡仙都出来了，时候不早了。我说我不怕胡仙，不就是老狐狸吗，哪个大宅门里没有几只狐狸，它们是家神，不害人，我还管我们家的胡仙叫二哥呢。田姑娘说，天底下有几个有格格这么大胆儿的，难怪格格命里有三个阳，就是那个宝少爷一人住这间屋子还害怕呢！他得点着灯睡，要不不敢闭眼，我跟他你说你在野外什么没见过啊，在这大院子里怕什么呢？他说他也不知道，老福晋怕他夜里点着灯睡容易走火，就

把王爷的照片挂过来了，王爷的一身正气，王爷的顶戴花翎是可以避邪的。谁知宝少爷还是不敢睡，他每天临睡前都得把王爷的照片翻过去才敢钻被窝，这个事到今天我也没敢跟老福晋说。我说，舅爷英姿焕发，器宇轩昂，怎么会让宝力格害怕呢？田姑娘说，我也老琢磨这件事，思虑来思虑去，我想，八成……出在宝少爷身上，宝少爷本身就邪，你没见过他，你当然不知道他那神情，他的眼睛老是直的，老是心不在焉的模样，没个笑脸。我一直怀疑他人进了王府，魂儿却让科喇奉沁的喇嘛扣住了。我说，会有这样的事吗？田姑娘说，怎么没有，王爷歿了以后福晋们要过继个儿子撑门立户，当时不少宗室子弟都谋虑着过来给福晋当儿子，好继承王府这偌大家当，福晋哪里敢沾，依福晋的意思还是在王爷的封地挑个蒙古孩子。王爷是蒙古人，是蒙古人的后代才是正理。消息一传出，科喇奉沁的贵族子弟争相竞选，最后由大喇嘛和大管家出面，挑出头人的儿子松拉嘎送来京城，让福晋过目。没想到两位福晋挑选儿子的时候没挑中喇嘛送来的世家子弟松拉嘎，而是挑中了大管家身后的奴才宝力格，原因是宝力格明眉朗目，长得很像去世的王爷。为这，喇嘛和管家都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老福晋刚愎自用，我行我素，自那以后大喇嘛再没来过，大管家也再没来过。

田姑娘走后我很久睡不着，我想，宝力格被送进王府与我被送进王府真如出一辙的近似，宝力格走了，我还留在这儿。原因在于宝力格是背水一战，我却有退路……

起风了，树的影子在窗上摇动，顶棚上有老鼠在游戏。

我听到笃笃的声响，是花盆底鞋的木底踩在方砖地上的声音，那声音先在厅内迂回，继而渐近，在门口停顿，最后进了东套间，我把身子往里缩了，细眯着眼观察动静。来人是舅太

太，舅太太作旗装打扮，挽着髻，插着扁方，身着淡色长袍款款向我走来。在家就听说过舅太太有夜游的习惯，朱子有训，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本不足为怪，却没想到老太太还要作这种装束，不人不鬼，极像是银安殿神牌上走下来的人物。我屏住气息装作熟睡，且看老太太作何举动。

舅太太在我的床边坐下来，俯下身静静地看着我，她看得很久，她的鼻息吹在我的额上痒痒的，我不敢睁眼也不敢动，任着舅太太去看。我的心里很害怕，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我感到近在咫尺的这个老妇人远比外面咳嗽的胡仙要恐怖得多，可恶得多。后来我感到舅太太不是在看我，不是在看金家众多孩子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头，舅太太在想事，她的思路已经跑得很远，跑到我的想法所不能追及的范畴。

舅太太夜夜都来，这造成了我睡前的精神紧张，严重的睡眠不足，使我神情憔悴。过罢年蔫蔫地回到自己家，母亲为我的状况感到担忧，感到不解。刘妈就会再一次说起她的王府阴邪太重的观点，劝阻母亲来年别把我往镜儿胡同送。母亲照旧是叹息。

宝力格当与我有过共同的遭遇。

我在王府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是拔草，前院银安殿前的草已经长疯了，我必须在大年三十前的几天里从大门到银安殿，从银安殿到东院垂花门清出一条路来，为的是迎接舅爷回家。北京老的风俗，三十晚上诸神下界，祖先的魂灵这时也要回家过年，三十的祭祖是过年极庄重的仪式。拔草是件力气活，特别是拔冬天的枯草，更非我这个小丫头所能胜任。北方的腊月，朔风猎猎，滴水成冰，连寒鸦也冻得没了踪影，这样的天气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空旷的大院里劳作，手上冒出血花，身上沾满了棘藜狗子。如此“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大概为贵

族出身的舅太太所独创，是城里平民百姓人家的女儿所难经历的。也应该感谢那样的经历，在几十年以后我被下放农场改造的漫长生涯中，我之所以并不觉得太苦，与那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后来所操的活计如银安殿前那样艰难的毕竟不多。我问过舅太太，拔草的活为什么不找外头的人来干。舅太太说，这样才显得咱们的心诚，这样你舅爷才会高兴。你知道么，清明上坟的时候从来都是子孙们亲手为祖宗修坟、添土的，没有谁到外边雇人。按说这个活应该是宝力格干的，宝力格不在，咱们总得找个临时替他的人，你的哥哥们都太浮，姐姐们又太娇，你最合适。

我原来是在替宝力格受罪。

拔草的工作不会白干，像我的父亲充当舅爷的儿子为舅爷摔盆、打幡就会得到马和骆驼一样，我也会得到舅太太的赏赐。舅太太有个楠木匣子，里面装满了金玉珠宝，是舅太太的陪嫁。闲了无事，舅太太就会把它们一件件取出来，摊在炕桌上让我挑选。我在当时是属于那种有眼不识金镶玉的货色，在那些眼花缭乱中专拣闪光的拿。舅太太从一堆中拿出一个不圆不方的珠子给我，说这是传世宝贝，我是木命，带着它最合适。我真看不出这个污里巴几的珠子有什么特殊，在我眼光里，它和我玩的抓子儿没什么两样。后来我把它拿回家，父亲见了大吃一惊，说这是一颗避火珠，一共有两颗，一颗在宫里的藏书处文渊阁，一颗在瑞郡王手里，现在舅太太把它赏给我，足见对我的喜爱和器重，要好好保存着才是。母亲很珍重地将珠子收了，说这件宝贝只属于我一个人，将来我出门子的时候她会把它作为嫁妆让我带到婆家去。这个珠子后来随着我到了陕西，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并没有遇到什么与火有关的事情，于是它就一直是那个很普通的石料珠子，我的孩子把它当做

弹球玩耍，不知滚落何方，自此失去踪影。这都是题外话。

舅姨太太手里似乎没什么匣子之类，舅姨太太那儿只有书，我极少到她的屋里去，为的是回避那可怕的满文。这天早晨，田姑娘告诉我舅姨太太的黄鸟死了，我就跑过去看死去的黄鸟，以便回家将情景对老四细细学说。

舅姨太太正哭着为黄鸟写悼词，悼词的呜呼哀哉显示出舅姨太太的悲痛，田姑娘给身体虚弱的舅姨太太端来藕粉，劝舅姨太太节哀。舅姨太太说，我留不住儿子，连只鸟也留不住，我往后是什么也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田姑娘说，您怎么能这么想，您有儿子啊，您对宝少爷的好宝少爷自然明白。我看得出，他心里也有您，他走的前一天，捂着嘴在您的窗外头站了足足半个时辰。舅姨太太说，我要知道他有走的心思，怎么也不会让他一人回东套间。田姑娘说，宝少爷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想着您，他初进王府的时候大字不识，在您的手底下只两年的工夫满汉文兼备，这恩德够他受用一辈子，他能忘得了您？舅姨太太悲切地说，我不是郡王的格格，也没有煊赫显贵的娘家，没有使用不尽的财宝，我是罪臣的女儿，除了宝力格我什么也没有。宝力格一走，把我的心都掏空了，我还能活几天，只怕到咽气的时候也见不到他了，这是件让我死不瞑目的事。我看着舅姨太太大而突出的眼想，这样的眼真见到宝力格了，也未必就能瞑目。在舅姨太太的房间待了一会儿我就明白，舅姨太太不是在哭鸟是在哭她自己，跟黛玉葬花一样，她的悼鸟词也是在悼她自己。舅姨太太让我把鸟埋在黑枣树底下，说可怜这个小生命跟了她一年多，挨了不知多少药熏，受了不知多少凄苦，活活是受罪来了，往后她再不养什么鸟儿了。

可怜的舅姨太太。

三十晚上我随着两位舅太太把舅爷的神牌由银安殿请回来，供奉在厅里，与神牌同时供奉的还有舅爷的札萨克多罗亲王封册。封册是银质镀金的四页金册，有小金环连接，书页一样的可以翻阅，上面镌刻着“清皇室札萨克多罗亲王赫尔札布之藩封仍将代砺河山以垂永久”满汉两种文字，字头有光绪的御玺。这个封册在舅爷死后本应交回宗人府，爵号由王爷的儿子承接时将打造新册，但舅爷去世时溥仪的小朝廷已经垮台，封册无处可交，只好由舅太太收藏了。这是名分和地位的象征，是札萨克多罗家几代人勇猛、忠诚的印证，这一切却在舅爷的身后划了句号，这是舅太太最不能认可最不能甘心的，她把希望寄托在由草原挑选来的、有着纯正蒙古血统的义子宝力格身上。当然，保留封号已不可能，但保留传统与辉煌则是她一代福晋的责任，她要将家族的力量、精神赋予宝力格，正如封册上说的，要代砺河山，以垂永久。

代替宝力格出现的是他的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写在一张黄纸上，压在亲王封册的下面。物与物的连接完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接续，也就是说，儿子宝力格和他的亲王父亲在年末的这一天相见于镜儿胡同三号的家中。吃过年夜饭就该守岁了，两个老太太在灯下寂寞地相对而坐，彼此无言。猴子三儿蜷缩在桌下打瞌睡，竟然人一样地发出了鼾声。三儿的脖子上用红绳拴着几个铜钱，那是舅太太们给的压岁钱，意为用铜钱压住岁月，长生不老。我的脖子上也有铜钱，与三儿不同，作为价值的代偿还有几颗玛瑙，宝力格的八字上也有钱，她们也要压住他的岁月，将他永远留住。舅姨太太说，过了今天他就二十七了，舅太太说不对，是二十八，宝力格是属猴的。舅姨太太说，我初次见到王爷时王爷也是二十八，这一晃，儿子竟也到了父亲的岁数。除夕是回家的日子，说不准今年他会回来。舅

太太说，外面再好，哪儿有家好，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人家，他在外头都看明白了，自然会回来。舅姨太太让田姑娘今夜不要睡觉，时刻留心着街门，等候着宝力格。田姑娘说这个不用福晋吩咐，她一整夜都会候着的。舅太太又让我到外面去制造些响动，她说，王爷在的时候，过除夕人人都要放炮，一进子时爆竹声如轰雷击浪，彻夜不停，那是什么气势，到如今咱们再不济也不能如此冷清。我说这该是宝力格舅舅的事，舅太太说，你就是宝力格舅舅。

我遵嘱来到院中“弄些响动”，鞭炮是由家里带来的那挂小鞭，母亲体恤我到底是个丫头，不敢将哥哥们放的“二踢脚”、“老头花”一类的壮观之物拿到镜儿胡同来，拿来我也不敢放。我在廊下半天点燃一个小炮，啪的一声一瞬即逝，不惊人，更谈不上气魄，连自己也感到很没劲。这时西南方向的夜空泛起一片红光，转而又变绿，接着传来噼噼啪啪的爆响，那是我们家的孩子们在放焰火。我本来该是他们中的一员，却被弄到这儿充当了什么宝力格，我想，如果明年他们还让我来，我也要像宝力格一样：逃跑！

站在廊子上我向屋里望去，舅太太和舅姨太太仍旧在烛光里坐着，依旧是相对无言。她们默默地看着那个金光闪耀的封册和那张写有生辰八字的黄纸，正努力熬过这漫长的年夜。烛芯在燃烧，三儿在睡觉，田姑娘已经离开，到前院守门去了，除夕之夜，王府内重门寂寂，屋宇深沉，两个老妇人一盏孤灯构成了一副难言的风景。突然，摇曳不定的光焰变大变亮，放出了五彩的环，我看见舅太太和舅姨太太也随之兴奋、紧张，她们一动不动地看着那灯，大气也不敢出了。灯芯结了一个大灯花，又进出一片明丽的光，继而火焰变小，变暗，变得奄奄一息、飘忽不定，随着光环的消逝，舅太太和舅姨太太也沉浸

在昏暗之中，变得模糊不清了……

我没想到以后我竟然见到了宝力格。那是建国初期，是老四的朋友对老四说他们单位的领导叫宝力格，是蒙古族，科喇奉沁人。一问年龄，正好也是属猴的，老四就把这件事又告诉了舅太太们。舅太太听了青着脸半天不说话，舅姨太太倒是急得不行，抓住老四说，你怎么不把他拽回来啊，这孩子，到了家门口还不回来！舅太太让我和老四去看看宝力格，摸摸情况，探探他的态度，如有可能，最好还是劝他回来。我们临走，舅太太把舅爷的封册拿出来，让给宝力格带走。舅太太说，他认不认我这个娘是无所谓的，我算什么，我什么也不算，但是他给赫尔札布作了两年儿子，这是更改不了的。实在不回来也罢，把这个封册交给他，怎么说这也是一代朝廷任命，即便是推翻了的，它也存在过二百多年历史，即便是共产党也是做过它的臣民的。这是他父亲的东西，该他收着。老四不愿意拿，嫌沉，舅太太说，这是个机会，你以为宝力格还能再见你吗？老四只好拿了。舅姨太太喘息着追到垂花门，脸憋得青紫，颤颤巍巍地说，你们哄也把他给我哄回来，我活不过明年了，临死前哪怕只见他一面……在阳光里我更看清，舅姨太太的确病得很重，一双脚肿得连鞋也穿不进去了，她不光戴了“帽”，连“靴”也穿了，活不过明年，这话不是妄说。

宝力格的住处在他办公楼的后面，是一间低矮的平房，老四跟人说我们是宝力格的亲戚，勤务员就把我们领到他的住处来了。勤务员说宝局长到食堂吃饭去了，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等一会儿，说局长很快就回来。我们才知道宝力格已经当上了局长。老四看了一眼周围的陈设说，连床整装被子也没有，还局长呢。这间小破屋，不如咱家的厕所大，放着王府不住，他

这是何苦。我说，你以为王府是舒服地方么，那地方连鸟都不想待。老四说，再怎么不好也比这儿强。我说，倒没想到共产党的官这样穷，穷得在卧室里接见咱们。老四说，你怎么能用接见这个词，你要搞清楚了宝力格是谁，咱们是谁。我说，宝力格是表舅，是局长，从哪方面来说他都压着咱们，怎么不能说接见？老四说，宝力格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兵，咱们正好是人民，共产党见人民不能说接见，得说会见、相见，你懂吗？我说，我更多的是把宝力格看成了舅舅而不是勤务兵……我们正在抬杠，宝力格端着饭进来了，他的搪瓷盆里装了十几个包子。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人不是宝力格。

宝力格说他就是宝力格。

此人五短身材，黑红脸膛，高颧骨，细眼睛，粗犷有余，文雅不足，与照片上的舅爷比相差甚远。当初，舅太太们是冲着宝力格长得像舅爷才认他当儿子的，如果舅爷是这副模样，慈禧难道还会说他是天地间造化出的英倜人物吗？天潢贵胄的郡王六格格还会心甘情愿地嫁他吗？

老四将来意说明，并将用黄绫子包着的封册交给了宝力格。宝力格没有理会我们的谈话，也没急着看那包袱，他说，食堂今天吃包子，大肉萝卜馅的，味道不错，听说亲戚来了，特意多买了几个。老四对萝卜馅持不屑态度，他说，我们吃过了，我们在前门“都一处”吃的三鲜烧麦。我知道老四又在胡诌了，其实从早晨到现在我们什么也没吃，他这样说是要以三鲜烧麦从气势上压倒萝卜包子。宝力格似乎没感觉到老四的青皮劲儿，依旧说，吃过了尝尝也好，我们也不是常吃的，你们正好赶上了，怎么能不尝尝呢。我看宝力格是真心，就接过一个，老四还是不吃，我知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他准会说

我：没见过什么似的！

经过包子的反复推让之后宝力格才坐下来看那封册，我从桌子对面审视着他，想象着他与我有过的共同经历，受训斥、学满文、拔荒草、抵抗睡眠等等，但无论怎样，我也难把眼前这个黑矮汉子和印象中的宝力格结合起来。我想不出来，能将萝卜馅包子视为美食的人会有怎样的王府生活经历。这期间宝力格已经看完了封册，他把那几块金版包好交还给老四说，这是很珍贵的东西，是我们科喇奉沁王爷的册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宝力格。老四不说话，细眯着眼睛斜视着宝力格，那表情分明在警告对方不要跟他玩什么小儿科。宝力格说，科喇奉沁叫宝力格的男子很多，就像藏族的强巴很多一样，蒙族的宝力格也很多，你们不妨再问问其他人。老四说，你敢肯定你和镜儿胡同没关系？宝力格说，我不知道镜儿胡同在哪里。老四说，你的忘性怎这样大，你在王府里住过两年呢。宝力格说，我是由科喇奉沁直接参加骑兵部队的，在内蒙和西北打了十几年仗，解放后才到的北京。

宝局长大概没有胡说，他那两条“韵”型的腿和走路晃肩的姿势足以证明他的出身和经历。我为局长不是我们要找的宝力格感到庆幸，心里松了口气。突然我想起了那些曲子，那是宝力格抄了无数遍的曲子，学过满文的宝力格对此应该有所记忆。我鬼使神差般念出前面两句，孰料，局长不假思索就把后面的接上了，而且不是念是唱出来的。这回轮到我斜着眼睛看他了，我问他是在哪儿学的。宝力格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这曲子还用学么，东北、内蒙一带的老百姓大多都会唱，这是段流传很广的牌子曲，名字叫《鸟枪诉功》。

我没话可说了。

一离开局长住处，老四就说宝力格在装孙子，说他打宝力

格一进来就看出宝力格在跟我们玩花样，绕圈子。我问何以见得，老四说，他开始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却瞎扯什么包子的话，那是在掩饰，在寻找对策，这个宝力格狡猾得很。我说凭我的直觉，我感到这个人不是宝力格，宝力格要比他英俊潇洒多了。老四说我的直觉是个屁，女人就喜欢俊小生，天底下哪儿有那么多小白脸儿。又说，一个共产党的局长为几个萝卜馅包子而激动，小家子气！

我们将各自的感觉向舅太太们作了汇报，舅太太脸色很平静，她说，我料到会是这样的，我们的缘分也是尽了。舅太太再没说话径直进了她的西套间，连那个黄绫的小包袱也忘了拿。舅姨太太则很仔细地询问宝力格的身高、长相、健康状况，特别还问了那颗门牙。遗憾的是我和老四尽管跟宝力格扯了半天包子淡，谁也没想起论证他的牙来。老四说，牙不牙不是主要，宝力格不会这么多年一直是豁牙露齿。舅姨太太说那是。老四还说了宝力格会唱曲子的事，舅姨太太马上问宝力格将第三句是怎么唱的。我说他唱的是：伊尼哈拉本姓狼。舅姨太太说，如若这样，此人是宝力格无疑。我问为什么，舅姨太太说，这个曲子在东北流传过不假，但原词是“伊尼哈拉本姓常”，是我把姓“常”改成了“狼”，是我儿子他就会唱姓“狼”，不是我儿子他自然唱姓“常”。经老太太这一说我倒糊涂了，听的时候竟没注意“狼”和“常”这一细微差别。但老四却坚持说宝力格唱的是姓狼，我认为老四其实什么也没听清楚，他不过是在顺着老太太说，故意把这个宝力格往那个宝力格身上引。果然舅姨太太上了他的套，舅姨太太说，宝力格现在是国家干部了，他哪儿能随便就回家，咱们家成分高，他理应避着一些才好。我知道他很好，他也得了我的信儿，这就行了，就是他回不来，我们娘们儿的心也是通的。

舅太太却没有舅姨太太这般达观，舅太太自此变得寡言少语，终日将自己关在西套间，加上猴子三儿的病故，舅太太真正是老了。我年底去看她的时候，她已不能起炕，套间里脏乱不堪，舅太太本人也憔悴衰弱，衣服敝污，全不是当年威仪严整、奕奕逼人的王爷福晋了。我粗算了一下，前后不过两个月的工夫，两个月舅太太的变化竟然这样大，这不能不让人吃惊。舅太太见了我也没有话，她的目光里满是冷漠，对物的冷漠，对人的冷漠，对生的冷漠。那架与宫里相通的电话机仍摆设在原处，已经尘网蛛封。舅爷的照片还挂在墙上，却已经变得脸朝里了，想必，舅太太和当年的宝力格一样，怕和舅爷相对。

舅太太死在腊月，孤寂地，无声无息地死了。死时没有人在跟前，只有头顶的一盏灯。

病病歪歪的舅姨太太却还活着，她活过了来年春天，又顽强地向下一个年头活去。最终，连田姑娘也没能熬过她，田姑娘死时，舅姨太太已经七十六岁。七十六岁的舅姨太太深居简出，如同世外闲人，没有任何欲望，不作任何繁华之想，只是惦念她的儿子，想象着有朝一日她的儿子会突然推门而入……

其时，王府已为某出版社所用，舅姨太太仍旧住在小偏院里，由我们家的人时常过去照料。街道每月补助老太太八元生活费，将她划入鳏寡无依的五保户之列。舅姨太太认为这笔钱是宝力格通过街道转给她的，她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算不得“无依”。她私下对我说，宝力格自己不便出面，把钱换作另一种方式给她，她很能理解，这话她当然不能向外人说破，她得顾及儿子的前程。总之，她的宝力格是个孝顺儿子，他还在时刻想着他的妈。据我所知，街道补助的生活费是根据老太太没有生活来源又丧失劳动力而定，跟那个宝局长没有任何关

系，那个宝局长早已调到外地去了。关于宝局长的调动，我和老四不约而同都没有跟舅姨太太说过。老四从小就爱搞些歪门邪道的把戏，父亲说过，他是我们家的万恶之源。万恶之源的老四现在把舅姨太太骗得一愣一愣的，他故意把他的朋友往老太太这儿领，挑着那个朋友讲他的领导宝力格的逸闻，朋友无心，老四却是有意。最过瘾的当然还是舅姨太太，她能老四这儿间接得到儿子的信息，那种满足和幸福是难于言表的。我说老四这种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真没太大意思，纯属吃饱了撑的。老四说，我怎么了，我干什么了，我跟朋友去舅姨太太那儿聊聊天，伤着谁了，碍着谁了？我说，无聊！

岁月迁延，原以为老太太就是这般平平淡淡地了此余生，不料老树新枝，梅开二度，淡泊中的舅姨太太竟有了锦上添花的事情。文史部门听说镜儿胡同三号住了一位精通满文的蒙古王妃，特意前来拜访，聘为顾问，每年给酬金三百元。当时亲戚们对这一做法很不理解，蒙古王妃实在算不得什么，皇上的皇妃还在那里艰难地自食其力呢，活着的王爷也还有几位，哪里就轮得上这个七十多的老太太。于是有人就想到是不是真有个宝力格在暗中使劲。舅姨太太对此不置可否，别人问起多是一带而过。老太太的含糊其辞实际是种默认，一种幸福的默认，我看得出，不光舅姨太太希望别人那样认为，连她自己也有意地直往她儿子身上拉。我分析能让国家看重的不是老太太的身份而是她的满文功底，老太太的祖先能“满汉翻译，进过三场”，足见家学之渊源，这一点是任何皇妃王爷们都不能比拟的，舅姨太太是独此一份。自此以后，常见有大学问们夹着满文老档坐着小车前来求教，来人毕恭毕敬，一口一个“狼老”，那情景真如见到了祖师爷一般。舅姨太太更是如鱼得水，以前教我学满文如同对牛弹琴，如今伯牙遇到子期，高

山流水觅得知音，心里头就只剩下满文，把我们都忘了。久之，老太太学会了握手，见人再不请安；学会了拿着腔说普通话，再不像我们一样撇京腔。老四对我说，咱们的舅姨太太要成精了，什么狼老啊，整个一个老狼。

背后被我们称为老狼的舅姨太太很得意地对我说，老了老了我托了儿子福，这真是几十年来没有料到的。亏了当初宝力格从王府跑了参加了共产党，他要不跑，至多跟你们家老四一个样，吃喝玩上门儿精却没什么真本事，倒是成天能在我跟前，有什么用啊。看来儿子不用多，管用就行。我说，您老圣明，这话您跟我怎么说都行，千万别让老四听见。

舅姨太太在“儿子”的庇护下活得充实无比，心旷神怡。

“文革”时，我们家所有人员都在劫难逃，常来舅姨太太家请教满文的大学问也进了牛棚，舅姨太太的小院里却是水波不兴的静。没有谁愿意冒风险碰这个年近九旬的老太太，老太太已经老得直不起腰了，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老太太正愁死了没人埋呢，何苦找那麻烦，更何况老太太还有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神秘莫测的背景，谁能说清他儿子是干什么的，那年月，说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三百元年俸停了，八元生活费也再没有争取得来，舅姨太太处于退而无路绝境。那天，舅姨太太带话来说让老四过去，老四正被造反派关着，我就过去了。舅姨太太问，怎么是你来了，老四呢？我说老四不便出门。舅姨太太问怎么不便出门，我说，他被剃了阴阳头。舅姨太太问何为阴阳头，我说就是左右各半。舅姨太太说，这倒是怪，怎么不剃成前后各半呢，要那样造反不就又造回大清了吗！我赶紧捂住老太太嘴，叫她不要胡说。我说，老祖宗您再不要给我们家找事了，我们家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舅姨太太说，你们怕，我不怕，我的儿子是共产党，你看街上那么闹，他们就

不敢到我的小院里来闹，外院出版社的大字报都贴满了，谁敢给我贴一张？我不便再说什么，就问她找老四有什么事。舅姨太太让老四通过他的朋友给宝力格通个气，将她目前的窘况告诉她的儿子。我说，那个宝力格根本就不是您儿子，是老四哄您呢。老太太不相信。我说，宝局长十年前就调走了。老太太说，我不跟你说话，你还是找老四来，这事我就认老四。我拿老太太的固执没办法，心里真把老四恨死了，当初是他系下的死扣，如今却要我来解，这么一想就觉得把老四关死、斗死也决不冤枉。眼前我只好顺坡下，答应替舅姨太太去找儿子。

街道给我母亲下命令，让母亲把舅姨太太接到我们家来，其原因是街道对这个孤老太太也无能为力，我们家多少与她沾了些亲戚关系，所以老太太理所当然该由我们家收容。母亲身体很差，几个儿子死的、走的、关的、管的，身边只剩下了我，接舅姨太太的任务非我莫属。

接舅姨太太那天出版社的大院里站了好多人，出于好奇，谁都想目睹昔日王妃的容颜。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和皇后莫尼克公主在中国电视、报纸上进进出出，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那毕竟是外国的王妃，人们更想看看中国自己的土著，看看现成的札萨克多罗亲王王妃。这无可厚非，我不能阻挡人家看我的舅姨太太。那天的太阳金光灿烂，我骑了一辆借来的平板车来到镜儿胡同三号，平板车进不了偏院，就停在旧日的垂花门口。我进院的时候舅姨太太早已收拾停当，抱着小包袱坐在院里的台阶上。看我进来，她朝我一笑，就像当年我攥着萨其马向她请安，她那一笑一样，不同的是现在她的嘴里一颗牙也没有了。望着衰老、单薄的老太太我的鼻子忽然一阵发酸，说不出话来。周围的景致依旧，东墙的枣树下埋着她的小黄鸟，北屋的檐下开着她每年要关照的茉莉花，窗棂上那些我们

共同喜欢的小蝙蝠还在翩翩飞舞，这是舅姨太太住了六十三年，从未离开过的小院……舅姨太太见了我伤感的样子说，早就想着离开，总没有机会，这回好，终于走出去了。她看了看我又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很留恋这里，错了，其实我压根就不属于这儿。我说，既然你不属于这儿，那咱们就走吧。舅姨太太却迟迟不挪步，我说，车是借的，咱们抓紧时间走吧。她说，我已经走不了啦。我将舅姨太太背起，老太太却一把抓住门框不撒手。我说，您这是干什么呢？舅姨太太突然呜咽道，我就这么走了，将来宝力格到哪儿找我去呢，叶落归根，他总会回来啊！我说宝力格回来总得找街道，街道会告诉他上哪儿找您。舅姨太太这才松了手。

我背着舅姨太太走出垂花门，围观者哄然一片。

衰老的王妃令人们失望，如同宝力格令我的失望。

舅姨太太住在我们家后院的堆房里，每晚照旧点蜡，她说她已不习惯电灯，灯光太晃眼，她看灯光总是有五彩的虹，不如烛光柔和。我们不知道这是青光眼的症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后来她的视力日差一日，以至一米以外看不清东西，我们才发现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治了几次，医生说希望不大，只要不急性发作，只可维持现状，关键是病人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忧虑和刺激。我们力求做到，但是，舅姨太太做不到，舅姨太太在我们家永远有客居之感，她不愿意麻烦母亲，生活力求自理，甚至还要帮母亲干些家务。九十岁老人的能力，谁也不敢指望，我们劝她只要老老实实在房里待着，茶饭自然会送到她的手上。她仍是不安，一听到脚步声脸上立即堆出笑，以便让我们看到她的满足和感激，那情景让人心酸。

舅姨太太再也没有问过宝力格的事。

一天上午，我去给她送洗好的内衣，舅姨太太正趴在桌

前，用微弱的视力艰难地写着什么，她太专心了，竟然没有发现我的到来。透过老人消瘦的肩，我看见舅姨太太用铅笔在孩子们用过的练习本背面一行行地划着满文，前面已经写过不少，小小的本子只剩下一半。我咳了一声，舅姨太太慌忙地将本子合了，惊恐地问，是丫丫吗？看舅姨太太的表情很像个做错了事又被人抓住的孩子，窘迫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后悔自己的举动使老人如此难堪，便揽着她的肩说，我看见您写的满文了，真好，您教我吧。舅姨太太说，老了，记性不行了，眼睛也看不见了，你真要学，将来让宝力格教吧。我说，真后悔小时候没跟您好好学，把大好的机会都错过了。舅姨太太说，凡事都有个缘分，那时候你跟满文的缘分还没到，不学不足为奇。说着她把小本掖到褥子底下，又将单子抻平了，然后自己坐在上面。我想，那上面一定是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跟她的经历有关，跟历史有关，也跟她的儿子宝力格有关。我把话往宝力格身上引，我说，老四从牛棚出来些日子了，他去找过几回宝力格，没见到人，老四说了，过几天还去。舅姨太太的眼里有泪光在闪，她说，不必找了，我知道，宝力格现在也遇上了麻烦，这么大个运动，谁能躲得过呢，何况他还是个干部。我说，您放心，您娘俩早晚有见面的那一天。舅姨太太摇摇头说怕是难了。

舅姨太太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舅姨太太将在床上度过她的百岁生日。双目失明的舅姨太太在生日的前两天实际已呈糊涂状态，一连三天，只喝了几口糖水再无其他。大家都明白，老太太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得赶紧做准备送老太太上路。就在母亲和她的儿媳妇们忙着为舅姨太太缝制老衣时，老四举着个汇款单一路喊着跑进后院，跌跌撞撞地奔进小屋，扑到舅姨太太床前大声说，老太太，您儿子宝力格给您寄钱来

啦！

舅姨太太立即睁开眼。

老四把汇款单递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哆里哆嗦把单子使劲往眼前举，可惜，她什么也看不见。舅姨太太把脸转向老四，老四说，您听，我给您念：北京镜儿胡同三号狼雁母亲大人收，下款是内蒙古科喇奉沁右旗宝力格寄，不多不少整整五百元呢。大伙都觉惊奇，都觉得钱来得突然，但当着舅姨太太又不便说什么。舅姨太太将汇款单紧紧地攥在手里，再不松开。

我将老四拉到门外低声问，这是不是又是你玩儿的花活？老四跺着脚说，天地良心，打死我我也拿不出五百块钱来，这单子是出版社那边转来的，我要寄能寄到出版社去吗！五百块在当时的确不是小数，别说老四，就是我，我也拿不出。

但是，鬼才相信这钱是宝力格寄来的。

舅姨太太相信。

三天水米未沾牙的老太太喝了一小碗小米粥，她好像不糊涂了，她的神情简直爽朗极了，天已经很晚了她还没有睡的意思。我坐在她的床头，她断断续续地说，说宝力格既然寄来了钱，过不了几天也会回来看她，说像她这样有福气的老太太全中国也没几个，她这一辈子知足极了。我说，您该睡了。舅姨太太说，天都黑了吗？我说，都快十二点了，家里的人都睡了。舅姨太太说，有这么晚了啊，我这眼睛看不见，也不知白天黑夜，耽误了你不少工夫，你也睡去吧。我将老太太的被子掖子掖，站起身说，您歇着，我走了，明儿一早来看您。舅姨太太说，记着把灯端走，我这眼睛要灯也没用了。

舅姨太太死了，很幸福地死了，终年一百岁整。

那五百块钱，正好发送了老太太。前不久，北京一度兴起

满文热，我几次想进学习班，却总抽不出时间，有几回都计划好了，又被别的事冲了，想来想去，就想起舅姨太太的话，还是缘分不到。我的丈夫对我要学满文极度不理解，他说有那时间不如去学学烹饪，那样还实惠些。我说我学满文是要破译这个家族的一些秘密，比如舅姨太太死后我从她身底下抽出来的这个不起眼的小本子，上面的符号一定告诉了我们一件很要紧的事情。丈夫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家的怪事太多，你们家的人活得太累，放着顺顺当当的汉文不用，偏要写什么满文，成心让人看不懂。后来，我拿着本子找到学习班的老师，请他帮忙翻译，没想到老师竟是以前常来镜儿胡同三号找舅姨太太谈论满文的大学问。他看了舅姨太太留下的本子，一言不发，又还了我。我让他无论如何告诉我里面都说了些什么，老师站在窗前望着外面说，不知道也罢。我说，这是我们家老人留下的话语，我们怎能“不知道也罢”！老师转过身对着我，我才发现他的眼里满是泪。他说，你真想知道？我说，当然。他说，这是老太太写给她儿子的。我问都写了些什么，老师说，这里详细记录了老太太每天吃了些什么饭，你们给她买过什么零碎，这是一本流水账。我说，老太太记这个干什么？老师说，她让她儿子宝力格将来折价如数偿还。

……

舅姨太太，您让我说什么好啊！

出版社办了一本文学刊物，编辑亚君跟我约稿子，他让我到编辑部去谈一谈，我再次来到了镜儿胡同三号。走进大院，我看见银安殿已被改作了机关食堂，原本在神龛的地方变作了售饭窗口，幽暗的檀香已被葱花炆锅的香气所替代，再过两个小时这里将是出版社最热闹的所在。殿前水泥的平滑地面和那些停放的大小汽车让人很难找到草的痕迹，老鹅们也踪迹全

无，瞬间间我体味到沧海桑田的变迁，没想到时间竟是这般短暂。亚君的办公室就在偏院，枣树还在，茉莉花还在，这些在年轻编辑亚君的眼里就是树，就是花，和普通的树、普通的花一样。他那不在乎的神情和舅姨太太离开小院时那不在乎的神情没有任何区别，老的和小的在某种境界上达到了统一，所不能释怀的只有夹在中间的我。我想起了单位同事贾平凹说过的写文章的三个层次：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亚君的办公室就是当年舅姨太太住过的老屋，他把我让进屋里说，这座老房光线太暗，屋里还有一股药味儿，怎么也去不掉，讨厌极了，我们一年四季都得开着窗户。我抬头看那窗棂，可爱的小蝙蝠们仍在飞舞，我伸出手去触摸，彼此竟如老朋友一般熟悉。亚君说，这院里只有这些蝙蝠还有些艺术价值，其余都没什么特色。明年我们这儿就拆了，要在这里盖十八层办公大楼，那时你再来比现在要气派多了。

亚君问我能不能支援一篇稿子，我说我想写篇《瘦尽灯花又一宵》。他说，你这人真怪，内容还没有却先起了名字。我说，内容早有了，就在这屋里。

他问是不是纪实文学。

我说不是，是小说。是写给一个叫宝力格的人看的小说。

## 风也萧萧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是金家历代祖宗对子弟们的要求，是要求便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约束，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想的是后代能“内圣外王”，“明体达用”，为国为家成就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能成为一批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但事实似乎与老祖宗的要求反其道而行，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到了金家舜字辈的弟兄之间，“内圣外王”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内不圣，外便不王，体不明，用则不达，不但争，而且党，争得脸红脖子粗，兄弟反目，有如路人；党得身陷囹圄，花样翻出，死去活来。兄弟七人中，尤以老二老三老四为甚，这三位爷

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直闹得金家近半个世纪不得安生。及至他们各自成了家，搬出了金家旧宅，那战争也未停止。仗当然都不愿意在自家打，就像日本与俄国打仗把战场选在中国一样，稀里哗啦打完了，拍拍屁股走人，自有人出来收拾烂摊子，赔偿损失，双方不过在别人的地盘上过了场战争瘾。三位兄长的战斗，一般在东城的老宅里进行。既是战争就必定动武，于是随着感情的激发，逮着什么摔什么，听说光是条案上二尺高的掸瓶就摔过七个，反正不是自己屋里的，摔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顾忌。战神们借助那脆亮的粉碎声得以增加勇气，显示豪壮，获得快感，使战争气氛向更高层次发展。以至于只要老二老三老四中的任何两人同时在家里出现，母亲就叫我赶快收拾东西，连八仙桌底下的铜痰盂也要藏到卧室去，免得成为壮威的铜鼓。战神们所使的茶碗都是从东直门外土窑里趸来的粗瓷，屋后存了一筐，随时伺候，随时补充。曾经有一度，我和老七舜铨承担过茶碗的专买工作，半年时间里，我们俩三出东直门去顺福的窑上买碗。那时东直门的城楼还没有拆，每回从门洞里穿过我都要大喊几声，为的是听那回音儿，人在洞里无论喊什么，声音都显得特别亮。我跟老七坐着三轮出城，一进门洞我就冲着那高高的拱形砖顶喊：驴肉——肥呀！拱顶上就蹦出许多“驴肉肥呀”的合唱，老七就扯着我坐下，说留神把我闪下去，女孩儿，出门得斯文些，这不是在家里。登三轮的回过头来说，您这闺女挺开通，什么都不怵。舜铨说，她不是我闺女，是我妹妹，七妹妹。登三轮的不信，直摇脑袋，但是后来当他知道我们家有十四个孩子的时候，就直夸我的父母有福气，说我们祖上一定是积了阴德，这兴兴旺旺一大家子人不是一世两世能修来的。我想，登三轮的要是知道我和老七出城是为了买粗碗供那哥儿几个作不炸人的手榴弹用，一

定不会再说我们的祖宗是积了阴德这样的话了。

几十年前，东直门外东坝河那儿还是荒郊野地，以大宅门的坟地居多。据说北部燕山自西而来，至此远远地回了一下头，平川行龙之地，回头必定聚气，内中必有真龙结穴，有神鬼不测之妙。我们家坟地在坝河以东一个叫太阳宫的地方，下了三轮得雇驴。东直门外路北永远聚集着许多小驴儿，有黑的，有灰的，晃着大脑袋傻乎乎地站在那儿。这些驴是专供人出城踏青、上坟驮脚用的，我之所以一进城门洞便“驴肉肥呀”地吆喝，与这些驴不无关系。老七舜铨不会跟驴主侃价，往往人家说多少就给多少，驴主牵过哪头骑哪头。我则不然，我得挑驴，我爱骑小黑驴儿，就像在庙会上见到的那种耍“跑驴”的小媳妇骑的那种驴，白肚皮，白嘴唇，白眼圈儿，大眼睛，长耳朵，那样的驴有人气儿。挑好驴，驴主拿条花格褥子，往驴屁股上一搭，把我抱上去，看我坐稳了，一拍驴屁股，小驴儿自个儿乖乖地就走了。小驴儿通人性，不胡闹也不偷懒更不欺生，赶驴的有时跟着，有时不跟着，无论跟与不跟，小驴儿都低着头一声不吭走自己的道，决不会错。两头驴之外还得雇一头驮碗的驴，那头驴虽然闲着身子，也很自觉地跟着我们，一步不落，像个小伙计。驴给我的印象颇佳，我认为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畜牲。骑驴走出六七里地，路边上，有个冒烟的小土窑，那是我们家看坟的老刘侄子办的窑场。老刘的侄子叫顺福，不爱种地专爱烧碗。他烧的碗又笨又粗还不圆，烧碗的土是他的把兄弟由门头沟山里给运来的，从京西到京东，百十里地一通折腾，费人力又费财力，实在是赚不了几个钱。舜铨问顺福为什么不把窑搬到门头沟去，顺福说还是这儿好，窑址接着地脉，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雨不相薄，水火不相射，烧窑的讲这个。可是后来我听我们家老四舜镗说，

顺福之所以要在死人堆里烧窑自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和一批掘坟的串通好了，那些人掘出的财宝不但他有份，连那骨头他也要，他把死人骨头研成粉，掺到土里去，烧成各式盆碗，名曰骨灰瓷。正因如此，那些盆碗摔起来便格外脆亮，非景德镇的薄胎细瓷能比，所以由顺福窑里出来的家伙，指不定哪件晚上会说话。老四的话使我对顺福做出的那些黑不黑、灰不灰的茶碗很有戒备，不敢轻易去触碰哪一个，生怕一伸手碰着哪个死鬼，让我帮它去打官司。舜铨见了就劝我别怕，说这都是老四舜镗故意编出来的，老四是受了京戏《乌盆记》的影响，分不清现实和戏了。《乌盆记》这出戏我看过，说的是一个书生让人杀了，那人把他烧成了乌盆，那盆就鸣冤叫屈，直上了包公的大堂。

其实顺福烧窑也是后来的事，再早他当过警察，当然是旧社会的警察，腰里别着枪，打着绑腿，挺神气。他的局子在东城，离我们家不远，老进出我们家。父亲不欢迎他，嫌他的打扮扎眼，母亲却喜欢他，说他憨厚老实。他就管我母亲叫表姑。父亲不高兴了，说一个看坟的侄子，终归是下人，怎能跟金家攀亲。母亲就劝父亲不必那么较真儿，说有个穿警服的进出金家，也给金家拔壮了，三教九流都维着，不会有坏处。

顺福当警察那会儿，跟老二舜铨和老四舜镗关系很好。舜铨是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很上劲的青年，也是个崇尚洋派儿的人，不似下边几个兄弟，老穿着长衫，走道低着头。他是要穿西服扎领带的，白衬衣每天换，还要用米汤浆，以达到今日的确良的效果。他能容忍顺福是因了顺福那支枪，顺福一来，他便要了那枪去，骑在房脊上瞄家雀儿。穿西服的金家二爷在高房上舞弄手枪，四处比划，街坊四邻都害怕，怕那没准头的枪关照到自己，所以只要老二一上房，各院大人就悄声儿地把

孩子拢到山墙后头藏了，以防不测。

后来顺福的警察差事丢了，薪水没了，就回家烧碗了，以现在话说是受了开除公职的处分。究其原因，据说是受了别人所累，而且是属那种没吃着鱼还沾了一身腥的瞎掰，开除的处分于他实在是太冤枉了。每回跟老七去买碗我都为顺福那穷苦的生活而揪心。不大的土屋里除了一摞摞的大糙碗以外连条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一帮孩子，小猪崽一样缩在一堆破絮里面，见我和舜铨来了，越发往里钻得深，只露着几双眼睛怯怯地随着我们转，任人怎么喊也不出来，据说都是光屁溜儿，没穿裤子。顺大奶奶人虽穷但却胖，虚胖，老喘，脸肿得没了人形，见着我们就淌眼泪。她身上的衣裳从里到外都是我母亲的，那些衣裳穿在我母亲身上还是件衣裳，到了顺大奶奶身上却怎的都走了样儿，有些不伦不类的滑稽了。我和舜铨说是去买碗，不如说是去送钱送东西，最让我看不惯的是顺福接受钱物时那份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卑微之相。他捧着那些东西，将金家的人一个个问遍，包括男猫黄儿和胖狗阿利，提及最多的是我的母亲……问三大大好，替我跟坠儿他妈给三大大请安，盼三大大硬硬朗朗的……这时，顺福已不再管我的母亲叫什么表姑了，他很知道形势的变化。问遍的金家人中顺福惟独不提老二舜镛、老三舜祺和老四舜镗，那三位爷的不睦，似乎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临走，我必定要传达母亲的嘱咐，让顺福来家吃春饼。母亲别的饭做不了，惟有烙春饼那是无人能比的，烫面加香油烙成双合，配以甜面酱和葱丝儿，卷熟菜酱肘子、小肚、摊黄菜、炒黄花粉、炒菠菜、炆豆芽等等。只那豆芽讲究便很多，必须用桶菜第二层的“二菜”或盆泡的豆芽，其余掐头去尾的老豆芽是决不能上桌的。吃时将各式菜用双合饼卷成卷儿，吹喇叭般，咬起来不散不流，才算会吃的。这饼是金

家哥儿几个和顺福最爱吃的。每逢哥儿几个和顺福一聚齐，就得让我母亲烙春饼。听到我母亲请吃春饼的邀请，顺福一连声地答应着，被烟熏得烂红的眼里似乎有泪光在闪，说真难为三大大还记着他爱吃春饼的事儿。但实际上，烧碗的顺福是一次也没上金家来过的，更没吃过什么春饼，尽管我的母亲一次次邀请他。

回到家我常跟老四舜铨谈到去买碗的情景，老四说甬提东坝河那个顺福了，他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我不明白顺福怎么是黄鼠狼，又去问舜铨。舜铨说老四又进戏了，清末俞派名剧《金钱豹》里，红梅山前铁板桥下有只修炼千年的豹子，见到美佳人后魂魄乱飞，方寸大乱，立誓非她不娶，让军师去说媒。军师先期纳采时自我介绍是五百年前黄鼠狼，想必舜铨指的就是这个了。我说既然顺福是五百年前黄鼠狼，那么谁又是铁板桥下的金钱豹呢？舜铨笑而不答。

我以后稍稍长大了些，脑子里也装了些男女的事情，才知道与俞菊笙演的《金钱豹》不同的是我们家有三只金钱豹，老二老三老四，舜搏舜棋舜铨，这让一只黄鼠狼难以招架也是必然的了。只是让金钱豹们魂不守舍的美娇娘又是谁呢？

母亲说除了黄四咪还能有谁！

黄四咪，人我没见过，但她的照片我们家有不少，都是老二给照的。新派儿老二不但玩枪还玩照相机，也常照些莫名其妙的照片，让人难解其衷。在老二的镜头里，不惟有肥狗阿利巨大的臀，还有厨子老王脸上长着寸长黑毛的肉瘤，格调之低让人不敢恭维。于是在狗臀与肉瘤之中常有黄四咪的笑靥在闪亮。黄四咪是演文明戏的，从照片上看，弱眼黄波，风韵无限，是属于那种增之太长，减之太短的无可挑剔的美女，她与金家最初的相识当归结于警察顺福。当时顺福是个勤务兵顺带

着包管东区九条胡同的治安，走街串巷跟谁都熟，那日鬼使神差地串到斜街黄四咪的住处，恰逢一帮戏子在排戏，便坐那儿看了半日，喝了四咪两碗花茶。四咪在那出戏里演的是韦皇后，举手投足便带了一股皇后气派，把个顺福看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知今夕是何年了。自此顺福无事常去斜街看排戏，渐渐地谁该说什么词，怎样动作都已烂熟于心，大有检场的资格了。由警察变为话剧戏迷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进步，渐渐地顺福说话也变得咬文嚼字儿起来，肚里也多了些韬略，长满疙瘩包的黑脸上也常抹些雪花膏之类，用母亲的话说是比初来时瞅着顺溜多了。顺福也窥出，那些演戏的红男绿女看似奇装异服实则都很穷。演太子那个小生，身上那套白布西装足足穿了半个月没见换样；女人的丝袜不少也跳了丝，悄悄用针缝了。这些人吃得也简单，俩大子儿买俩烧饼，熬一锅冬瓜汤，呼噜呼噜吃喝得也很香。久而久之，顺福对这些人竟同情热爱得不得了了，特别是那个常给他茶喝的黄四咪，排戏的时候只要朝他瞄一眼，他立即头脑发懵，腾云驾雾般地不知所措了。到金家来自然得将这感觉与跟他借枪的舜钵说，舜钵托顺福从中作伐结识黄四咪，那情景跟京戏里的金钱豹托黄鼠狼去作媒是一样的。戏里面金钱豹的四句定场诗非常有气势，“豹头环眼气轩昂，红梅山前自为王。洞中小妖千百对，轰轰烈烈镇山岗。”或许是受此影响，老二舜钵与黄四咪的相见也被安排得非常有气势，很有金钱豹带着千百对小妖下山岗的劲头。那天舜钵约了黄四咪去北海划船，身边特意带了老三老四和顺福当随从，以壮声势。老三扛着照相机，老四背着暖水瓶，顺福则别着枪，一列人不伦不类地等在柳暗花明之中。一个小时以后，黄四咪才领着一位姓柳的女伴沿着绿荫款款走来。三位爷见了两个演文明戏的女明星，都如那“西朝王母驾回归，一见佳人

魂魄飞”的金钱豹一样，笨拙得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反倒显得黄、柳二位女士很轻松自在，她们在小船上悠哉悠哉地品着老四背着冰镇酸梅汤，摆姿势任着老二左一张右一张地拍摄，又将纤纤玉指伸入碧波分开水流，真如那梅兰芳的《洛神》一般。“今日里众姐妹同戏川滨，众姐妹动无常若危若稳”，众姐妹兴致很高，她们一会儿去琼岛，一会儿去五龙亭，只苦了几位爷，抡着胳膊猛划，除了挣一身臭汗别无其他。

老二将黄四咪和她的女伴柳四咪引进金家的时候，已是几个月后。那时黄四咪的名声已在京师大噪，韦皇后妖冶轻盈奕奕逼人的形象已通过小报记者告知了万千读者，追星族无计其数，以致黄四咪平时说话也如演戏一般，常常是高八度，拿腔拿调地使人一望便知是演话剧的。四咪来的那天老三老四恰不在家，五百年前的黄鼠狼也正在局子里当值，金家当时只有老七舜铨在窗前作画，我的母亲在廊下缝制夹袄。舜铨将两颗星星引到我母亲跟前介绍说，这两位是朋友剧社的台柱子，社会上红得发紫的大明星，一位是密斯黄，一位是密斯柳。母亲听了说，敢情是咪家的姐儿俩，难得都出落得仙女似的，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舜铨听了说密斯是英文称呼，人家外国人都把名字放前头，姓氏搁后头，中国现在的新派儿也是这样。母亲问二位姑娘姓什么，舜铨说一姓黄，一姓柳。母亲恍然大悟地说，倒过来念就是黄四咪和柳四咪了，这两个名字倒是新颖好听，比金家十几个“舜”好记。于是演文明戏的黄柳明星在金家便被永远地喊作了黄四咪、柳四咪，直至今日。柳四咪性格沉静，不好言语，来过几次就迷上了老七舜铨的画。另外哥儿几个也嫌她太冷、待人不活络而把精力全集中在黄四咪身上，这倒成全了不善交际性甘淡泊的舜铨，成就一双郎才女貌

的佳话。当然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故事了，我现在要说的是老二老三老四围绕着黄四咪发生的事情。

## 二

应该说与黄四咪接触最多的还是舜搏，他上大三，还有半年大学就毕业了，课程都已经学完，只是在家等文凭，闲散得恨不得去拆火车，黄四咪的出现于他只觉相见恨晚，一门心思都投在了黄四咪身上。与女明星交往是需要银子做基础、做铺垫的，所以家里的古玩字画动辄便无缘无故地消逝。父亲发了几回大脾气，均无效果，不过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敢跟父亲说。有一天父亲在琉璃厂的隶古斋发现我们家收藏的两个雍正时期的牙雕和匏器鼻烟壶摆在货贺上以珍品高价出售，问其由来，掌柜的跟父亲打哈哈，拒不直说。那时大宅门的公子哥儿偷家私出去卖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掌柜的怎肯轻易将卖主端出，断了财源来路。父亲问不出所以然，便扯住掌柜的不依不饶起来。掌柜的心疼才上身的那件春绸大棉袄，于是便将警察顺福作了牺牲。父亲一到家就着人叫来局子里的顺福，追查鼻烟壶的来头。顺福的脾气很像东直门外驴窝子的那些驴，貌似憨厚老实，实则生冷硬倔，驴脾气一上来谁也不认。父亲闹不出结果，就把儿子们召集在一处，逐个查询。父亲说，鼻烟壶价值本身在其次，首要的是不能惯金家子弟这种盗卖家私、无视祖宗遗物的败家毛病，季孙之忧，不在颡顼，而在萧墙之内，这话简直再英明不过了，今天就是要在萧墙之内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任凭父亲苦心劝诱甚至将嘴皮说破，大堂之上，金家众爷们儿自是无人认账，于是父亲又谈些知耻近乎勇，只要承认了便可免于论处的话，众位兄长亦垂手而立，

洗耳恭听，无一人言语。父亲自然知道几个儿子的弱点，当下采用孙子用间之计，扯出老三舜祺，临之以威，恫之以刑，一通逼供，老三胆小，便开始交代，说老二偷着将家里那个明代茶晶花瓶送了黄四咪。老二说这是效仿老七，老七将花厅案上的钧窑大红双耳瓶作为定情物给了柳四咪。接着老二又咬出老四偷着当了一对白铜雕花的紫漆鸟笼子和桃花雪洞鸟食罐。老四说老三也不是什么好鸟，将父亲赏给他的乾隆仿汉玉圭拿出去卖了换钱，请黄四咪在长安大戏院听了出戏。老三说卖玉圭是实，那是父亲给他的，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似有些人，偷偷摸摸不正大光明，自己拿了东西却让警察进古玩店出手。这一说老二的脸就挂不住，反嘴又说老三和黄四咪去六国饭店开过房间……瓜蔓所及，牵引愈多，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哥儿几个彻底撕破了脸面，一通混战。父亲的这一招可谓灵验，五间俱起，以逸待劳，不动声色地将儿子们那些鸡鸣狗盗之事了解得彻里彻外，清清楚楚。通过分析，父亲认为祸首当是老三，陪黄四咪听戏的是他，与黄四咪去六国饭店的还是他，便把他的媳妇，洙贝勒的大格格静蕴叫来一块儿听训，扫舜祺的脸面，以儆效尤。孰料老三媳妇却犯颜直谏，说父亲以偏概全，循名责实，抓了个老实的垫背，跑了真正的元凶，父既不慈，子便不祗，兄既不友，弟便不恭，逆德则怒之所以聚，金家兄弟间以后难免不恭不敬，亲情凋落，事变百出，到那时便一切都莫可奈何了。

果然，自父亲训话之后，最先出事的是顺福，他的枪丢了。按顺福的说法是老二借了他的枪和黄四咪去德胜门外打野兔子，兔子没打着，枪也没了。但老二却说枪是借了，可是回来就还了，是顺福自己从黄四咪手里接过去的。扯来扯去终是说不清楚，顺福丢了枪是大事，被贬回乡下烧碗，从此一蹶不

振。关于枪的疑案解放后“文革”时作为专案又被提起，重点追查对象就是老二。那时老二老三老四和顺福都被关入牛棚，于是彼此之间又重现了昔日在父亲面前互相厮咬的场面，只不过这场厮咬是背靠背的，以写材料形式互相揭发，于是枝节横生，又弄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奇来，这自然都是后话了。

总之，因了黄四咪，金家几个兄弟由此视若仇敌，谗口嗷嗷，大有割席分坐，夙世冤家的劲头。黄四咪在弟兄之间却游刃有余，周旋巧妙，或跟老二去什刹海溜冰，或陪着老三去开明戏院听戏，有时也跟老四逛逛京西妙峰山什么的。黄四咪手段的高明在于她让哥儿三个都认为她和自己是真心好，所以也都拿出真心来待她，仅她生日那天，金家的玫瑰花就送了三份。三个兄弟中，惟有老三舜祺是有妻室的人，行为上多少有些检点收敛，但他的媳妇静蕴却是个满不在乎的人，她认为丈夫捧女戏子乃“文明”之举，是在给金家撑脸，她丈夫就是把黄四咪娶进门来也不是什么大错。她娘家的父亲有福晋一个，侧福晋仨，收房的丫头又有三四个，妻妾再多，她的母亲照样是贝勒府说一不二的女主人，这才是家族兴旺的表现。这如同她与舜祺的婚姻，她的嫡妻位置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这点她很有自信，所以她对于舜祺的所作所为，向来是睁只眼闭只眼，从无过多干预。

父亲曾有一段时间在南方工作，这就给了哥儿几个恣意放纵自由驰骋的天地，那段时间他们与黄四咪的来往频繁而热烈，常有夜不归宿的事情发生。只要一聚首便是争吵，为黄四咪而争吵，于是就发生了摔碗的事情。据母亲回忆说，北平一解放，黄四咪就销声匿迹了，老四曾去斜街找过几次，那座大院早已换了主人，变作了军管会的办事处。后来哥儿三个都成了家，搬出去了，但逢年聚首的时候只要父亲不在，仗还是要

开的，每回开仗都打得莫名其妙，谁也不将原委言透，似乎一切也不尽为了黄四咪。

### 三

战争在“文革”时期达到白热化程度。

那时亲戚们对金家都避之犹恐不及，连篇累牍的檄文，大轰大嗡的气势，搞得人神魂不安。一天下午，天很冷，有风，顺福来了，穿着件黑棉袄，花白的头发蓬着，眼角仍旧烂着，胳膊上那个鲜亮的红袖箍却让人十分的触目惊心。母亲不知顺福所来何为，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有准谱，但顺福一声“表姑”，却叫得我母亲差点掉下眼泪来，母亲让他快别这么叫，免得受牵连。顺福说他不怕，他是贫农，解放时划成分，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只有几个孩子跟一筐碗，连那虚胖的老婆也没能留住，他这样的人不当贫农谁当贫农？母亲提醒说他还当过伪警察的事。他说不碍事，政府有政策，旧社会的一般警察共产党不予追究，当过队长以上的才算事，他那时不过是局长的勤务兵罢了。母亲说没事就好，接下来就张罗着为他做炸酱面。顺福说有日子没吃母亲烙的春饼了，母亲说春饼不是一半天能做出来的，什么时候那哥儿几个凑齐了给你们好好做一顿吃。顺福听母亲提那哥儿几个，这才说明来意，原来他是找舜缚，让舜缚写个条子证明枪的确是丢了的事。要不他在造反派跟前说不清楚，就是他的贫农身份也保护不了他。母亲一听当时脸色就变了，说金家成分高，这次运动受冲击是难免的，母亲劝顺福不要雪上加霜再提什么枪的事。顺福说不是他要提，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了，那个一解放就没了影的黄四咪实际是个国民党特务，斜街那所大院，曾经是国民党东城党部，解放军

刚一围城，黄四咪就随着党部撤到台湾去了，演文明戏不过是一种职业掩护。黄四咪在金家发展了老二老三老四三个三青团员，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现在共产党追查黄四咪的事，要过关的不止是他顺福，他实在算不得什么，按老四的话说他不过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要紧的是那几只见天跟黄四咪鬼混的金钱豹，他们要说清自己恐怕得费点精神。

顺福走后，母亲有些六神无主，天快黑的时候让我赶快将老二老三老四叫回来，看母亲那阴沉的脸色我也体味到事情的严重，不敢耽搁，在北京东西南北一通猛跑，晚上十点来钟的时候才把那哥儿三个攒回金家老宅。应该说那是一通反革命的串联，是国民党向共产党负隅顽抗，订立攻守同盟的黑会，以我后来检查交代的话说是我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联络员，立场已经彻底站到阶级敌人一边去了。我至今认为以后对我的一切惩罚都不冤，亲情和政治相比，后者比前者更主要。《四郎探母》杨延辉招赘番邦，等于投敌叛国，回来探望母亲，母子虽然相认，终归还是挨了一个大嘴巴，不能因了亲情便使得一切都变得含混不清，这个道理该永远记着。

那天晚上，听了黄四咪的事，老二老三老四的脸都显得发青发绿，你看我，我看你，十分的无可奈何。舜镗胆小，自从知道要追查黄四咪就开始浑身发抖，衣裳窸窣的，连那椅子也跟着吱呀呀的响。舜镗不说话，绷着脸坐在那里只往嘴里灌酽茶，老四舜镗问他枪的事，他也不言语。在我的印象中，整整一个晚上，他没有说过一两句完整的话，我由此作出推断，这个老二大概摊的事儿最多。老四舜镗像只狼一样在屋里转来转去，从桌子到门，又从门到桌子，没有一刻停歇。母亲说老四你别转了，你这么转我眼晕。舜镗这才坐下来，坐也只坐了一会儿，不到两分钟他又站起来开始转了。母亲看他的样子可

怜，便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为这个黄四咪你们的父亲也给你们开过会，敲打过你们，竟没人听他一句话……

三个人都不言语。

夜已经很深了，起了风，后院那些树在风中发出呼呼的声响，院中洗衣服的盆被刮倒了，咣朗朗的一声，吓得人一震。舜镗说他要回去了，明天一大早还得上班，舜祺也说走，母亲没留他们。屋里只剩了舜搏，他说他想在家里住几天。母亲知道，他才离过婚，回去也是一个人，便让我在后院小屋为他整顿铺盖。我一边铺床一边对舜搏说，二哥，你们真的参加过三青团呀？舜搏说见他的鬼，我知道三青团是谁？我说黄四咪值得你们哥儿三个这么投精力可见魅力之大，一定是个了不得的女人。舜搏说，我倒真没料到她是那边的人，她不像特务啊。我说她像特务，你也不会当她是女特务啊。舜搏说，黄四咪是个很随和的人，比那个姓柳的随和多了。我说，这话我信，能让顺福也为之倾心的女人足见心理学学得好，她能使自己适应各个层次，换句话说，她是受过训练的。舜搏说，抛开政治来说，黄四咪还是个可人的女子，他这一辈子也就遇上黄四咪这样一个真正能让他动心的女性，偏偏还是个特务。那晚在小屋里，是舜搏说话最多的一次，但总共归纳起来也不过七八句。他死以后，我仔细分析过这七八句话，竟寻不出他为年轻时的荒唐所为而懊悔的成分，寻不出成为以后诸多罪名的根据，他内心的深处，还是被那个黄四咪迷惑着，所以那枪的事，我也料定是他和黄四咪把顺福装进去了。

大字报、专案组随着萧萧的秋风而来，老二老三老四和顺福以极快速度进入了各自所属单位的专政队。顺福的贫农身份如纸做的保护伞，在疾风暴雨前屁事不顶，他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性质比原来就是坏人的金家哥仨更为严重。为此他很愤

怒，为了证明造反派抓错了人，为了证明他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开始了全面彻底的揭发。不会写字的他，口头交代后只在记录上按手印儿，按了多少印儿他已记不清了，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差。专案人员提出上午交代的与下午交代的相互矛盾，他也不管，一切都顺着办案人的提示与想法走。比如专案组人让他回忆舜搏有无血债问题，他会不假思索地说有，而且有鼻子有眼地说舜搏与黄四咪借他的枪不是去德胜门外打兔子而是去打共产党，并且那枪至今私藏在舜搏处。人家问在斜街的大院里当年都有谁在排戏，他也会立即列举出一大堆平日向往已久又见不着的名人，如杨月楼、马连良什么的，有的人在光绪年间就已作古，却又在国民党的党部出现，风马牛不相及，让人哭笑不得。

直接受顺福信马由缰而害的是金家老二老三老四。顺福说老二跟黄四咪拿枪打过共产党等等，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老二便只得承认打过共产党，承认自己私自藏过枪，承认是三青团骨干，否则皮肉之苦是熬不过去的。高压之下必有冤鬼。老二又交代出老三在六国饭店与黄四咪会晤了军统要人某某，由于某某的出现使案情变得更为重大而神秘，老三也由大棚群居而转为小间单练，一日三餐有专人伺候，常有“人物”级的领导来关心，生怕这条网中的大鱼脱钩而逃，当然目的是从这条鱼嘴里扯出更大的鱼来。老三怯弱的禀性使他对这一切不能正确理解，他认为这是人们对生命即将结束者的宽恕与怜悯，生命即将离去，其他也就不必太在乎了。在单间里，他挥挥洒洒地写了十余万字与黄四咪相识相知的经过，内中对黄四咪的倾慕思念之情尽溢字里行间。专案组逐字逐句对十万字进行分析，摘出有关老三、老四及顺福部分，作为弹药进行友邦支援，于是老四与黄四咪去妙峰山又成为重点突破情

节。老四说他与黄四咪去妙峰山是与共产党游击队秘密联络，但外调人回来说妙峰山压根儿就没有过共产党游击队，金舜镗的游击队不知所指为谁。猛攻之下老四只好交代是与黄四咪去妙峰山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东城青年春游野餐会，而不是去会什么共产党的游击队。将共产党的游击队与国民党三青团混为一谈，严重地混淆了阶级阵线，老四挨一顿臭揍是必然的。夜晚，老四痛定思痛，认为这顿皮肉之苦源自老三的揭发，老三不该把当年在父亲面前兜出来的老底又亮在外人面前，以他的苦痛换取彼一时的苟安。想到此，老四大呼：拿纸来，我要揭发！

案情以老四戏迷式的想象力，以他经常将戏曲与生活难以分清的头脑，变得热闹复杂，真伪莫辨。老四揭发顺福不但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还是受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潜伏在东直门外以烧大碗为掩护的特务，他有十八般变化，他化妆成的美女可以以假乱真；老二舜镗也是奇人，不但会开飞机，有随时投奔台湾蒋匪帮的可能，还掌握着发报技术，能利用雷电传出无线电电波与全国的美蒋特务联系；老三貌似胆怯实则贼胆包天，更有鼓上蚤时迁飞檐走壁之术，多次盗窃国家机密不说，还配制毒药，毒死结发之妻静蕴，因为他的这些行径都被静蕴发现了……

“文革”中舜镗想象力的丰富完全超过了当今某些不入流作家胡编乱造的极限。或许也如体味创作的快感一样，舜镗在揭发中充分享受到了写作的愉快，从而愈发变得不可收拾，以至人们开始怀疑他的神经是否正常了。总之这场使造反派越打越觉荒唐，越打越没味的战斗终于以一个集体联合批斗会的召开而匆匆收场。批斗会是在金家旧宅举行的，连顺福也在内，挨斗者按各人的角色装扮好了，便开始挂牌登场。台下头站的

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街坊，都是金家哥儿几个在人家面前耍派的基本群众。如今基本群众变成了基本观众，金家几位爷的威风彻底扫地了，特别是在房顶上使枪的老二，往日的意气风神早已荡然无存，一张脸惨白得像张纸，没有半点血色，身子晃晃悠悠的，随时有倒下去的可能。他们每个人依次交了自己的罪行，所谓罪行就是他们彼此间揭发的内容，造反派并没给增添一点枝叶。台下的街坊听得木然，许是这样的会参加得太多的缘故，九号院的罗大爷甚至说，这会开得没精神，金家的哥儿几个像瘟鸡，不如前几天斗一贯道白胖子连喊带蹦的好看。大家也说没甚意思，想回家做饭，又搁着造反派的情面，只得在太阳地蹲了晒太阳，有一搭没一搭地喊些口号。好不容易盼着游街开始了，才觉着有了些希望。游街时，老二打头，老三、老四紧跟，顺福断后，老二和顺福背上像唱戏的武生一样各插了四面白旗，以便这支特务队伍的首尾有所呼应，四个人每人一面铜锣，敲一声锣骂一句自己……

那天的北风刮得很猛，“特务之队”在风中走得很艰难。老二的脸色让人联想到僵尸，那腿只是在机械迈动，他已经没了自己；老三在机警沉着地应对指挥者发出号令的同时注意将小锣打出了花样，让人想到了小丑出台的锣鼓点儿；老四咧着大嘴发出几声含混不清的吼，死劲敲击着破锣，大有装疯卖傻之势；顺福到底是警察出身，时刻没忘自己的管理角色，诉说自己罪行时仍忘不了低声吆喝前面三位步子走齐了，保持着队伍的一条直线。风吹得队伍首尾的小旗猎猎作响，队伍绕着破旧的金家宅院转了一圈又一圈，街坊们看得没劲，终于散了，最后只剩了三两个观众，多是半大孩子。“特务之队”仍在转着，因为造反派没有让他们停下来。我看着疲惫不堪的哥哥们，只想起“门户凋残宾客在”，“西风吹尽王侯宅”这些

很悲惨的句子。我遵照母亲的吩咐，将精力集中在排头的老二身上。母亲说其他几个问题不大，就怕老二吃不住劲儿，他的心气高，怕受不了这个。所以我和舜铨做好了准备，只要老二一倒下，我们俩立刻就过去把他架住……

那是金家兄弟最难忘的一次聚会，这一切真应了死鬼静蕴说的兄不友，弟不恭，亲情凋落，事变百出的预言，只是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样的惨烈，这样的残酷。当晚，老二舜搏以一根绳索，将自己的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桑树上。我看见，舜搏的身体树叶一样地随着风荡来荡去，不明白他的身体怎会那样轻，为了一个叫黄四咪的女人，为了一把不知下落的枪，不值，真不值。

这是我第一个远去的兄长，他的死最直接的原因是兄弟间的相煎，这实实是让人痛心的。舜搏生在老宅，长是老宅，将西去的起程点也选在了老宅，他对这座宅、这个家倾注了深深的爱，怀揣着家的气息，怀揣着满腔愁怅与不解，走了。四周都是风，萧萧的风从树上的舜搏身上吹过，又吹到我们身上。惶惶然的人，惶惶然的心，望着身似飘扬树叶的舜搏，大家相对无言。我看到站立在一边舜祺、舜镗那恐惧无助的眼神，真正读懂了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内涵。一阵酸楚由心底涌出，我又强迫自己将泪水咽下，努力地咽下。哭泣者只有母亲一人，操持有我和舜铨两个，至于舜祺和舜镗，完全是傻了。

依着造反派的要求，舜搏尸体所盖的衾单必须写上“国民党特务金舜搏死有余辜”几个大字，操笔者便选中文人舜祺。舜祺与舜搏是同胞兄弟，同出于第二个母亲张氏，在牛棚里持笔揭发亲兄长时那种愤怒敌忾，那种不共戴天，那种不将对方置于死地决不罢休的精神此刻已完全被软弱空虚失落悲伤所替代，那只被造反派蘸饱墨汁的笔竟重得使他拿不起来。舜

辘静静地躺在小屋的土炕上，面色已变得像昔日骑在房背上打鸟般的红润与活泛，当舜祺的笔在他所盖的衾单上颤抖着落下去的时候，我分明看见炕上那张脸竟露出了讥讽的笑。大约舜镗也看到了舜辘的表情，他大叫一声歪在炕沿下，口吐白沫，人事不省。舜祺丢了笔直向外奔去，他这一走便是十几年，再没回老宅来过。

#### 四

我曾经回忆过金家兄弟的再次聚会是什么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自老二死后，老三老四就再没碰过面。母亲不同意我的看法，她说怎么没碰过面，碰过的，在北新桥船板胡同的亲家那里，刚见面五分钟就打起来了，摔了人家的暖壶……

母亲的提醒终于使我想起，七十年代末老七舜铨娶亲那天发生的事情。舜铨娶的是北新桥的织袜女工李丽英，李丽英小于舜铨近二十岁，貌丑又没文化，令舜铨十分勉强。他完全是冲着母亲药石无效的病痛才答应下来的。舜铨原先的恋人是与黄四咪一同光顾我们家的柳四咪，没待解放柳四咪就嫁了少将军统，后来又移居台湾，给痴情的老七空留一个念想，空留一番惆怅。老七娶丽英的时候已年近五旬，女方说了，不嫌舜铨年龄大，只图一个老实本分，图一个世家子弟的名声。母亲觉着黄花闺女嫁个半老的舜铨，又木讷，又没什么本事，只知拿几支笔在纸上涂抹颜色，李家姑娘实在是吃了亏，便有意将婚礼办得排场些。腾出花厅的西套间做新房，找棚匠将房间糊得四白落地，又购置了大立柜和沙发，收拾得很像那么回事。舜铨性格内向，不愿抛头露面，这点新媳妇也能体谅，从彼此并

不富裕的经济考虑，就决定喜宴在家里办，只请几位至亲，图个喜庆就行了。饭菜不多，两桌，届时让九号罗大爷在北京饭店当厨师的老儿子过来帮忙做几个菜，谢人家两条烟也算说得过去。

一切安排妥当，跑腿送信儿的任务自然由我承担。走了几家亲戚，人家都欣然接受，除了给我母亲道喜以外还说了不少吉利话儿，使我的心情也变得很愉快。

出乎意料，事情在老三舜祺那儿打了绊子。他说他不去参加婚礼并不是跟舜铨有什么过不去，而是东城的老宅他是永远不会再回去了，那里树太多，阴气又重，二气不调，给予住者的不是安宁只有凶害，又劝我们快快搬家，说那宅子于病人很不利。我知道他是怵头老二自缢于彼，便说喜庆时，鞭炮一响，什么阴气也给冲了。老三仍不让步，他说他们单位的食堂也承办婚宴业务，他愿意为舜铨联系，若在食堂吃，什么心也不用操，吃饱了一抹嘴走人，省了多少事情。我说这事得跟家里商量，得跟亲家商量，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他听了把眼一瞪说，我是老七的哥哥，金家七个弟兄当中，在世的数我最长，难道还做不了老七的主？说着抓起电话就订饭。我一看事情不妙，赶紧就往外撤，走到楼梯口被老三抓住。老三说，饭定妥了，饭资我出，算是我给老七添的份子，又拿出两盒人参来往我怀里塞，说让我给母亲带去。我说老太太已没多少底气，哪儿架得住人参摧，还是您留着自个儿用吧。舜祺说这是去东北出差时特意给母亲买的，想让儿子金昶给送过去，偏巧金昶毕业考试，我来了正好带走。我说您月月给母亲寄钱，母亲老念您的好儿，不如这样，人参我替母亲拿走，喜宴还是在家吃吧。舜祺不干，说他与舜铨自小相投，让梨推枣，如损如簦，该他花的一定要由他花，该他张罗的一定要他来张罗。我说您

这么办让我这送信儿的为难啦。舜祺说这有什么为难的，该怎么说还怎么说，换个地方就行了。

出了老三家来到老四家，我刚一提舜祺要在单位食堂为舜铨办喜酒就遭到老四的反对。他说，谁娶媳妇，是老七，不是老三，凭什么在老三单位办喜酒？我说三哥可是把宴席定了呢。老四干脆地说，不去！看来事情有些棘手，我说要不还是按着母亲的方案，在家里办。原以为老四会答应，不料他更干脆地说，不去！两个不去把我撞到南墙碰得说不出话来，挺好的一件事到了老三老四这儿就变得这么别扭、各色，这么矫情、邪辟，我真怀疑金家兄弟的神经是否健全，性格是否呈病态了。舜镗看了我为难的样子，正儿八经地说，我一闭眼就看见老二在树上吊着，心里就发紧，就喘不上气，这样的情况，你认为我还能回那个家么，不可能的。我说家您也不回，三哥那儿您也不去，七哥结婚请不来您，我怎么回去跟母亲交差。老四想了想说他倒有个折衷的办法，我问有什么折衷的办法，老四就叫来他上中学的儿子三虎，让三虎在北京市地图上三家之间找出一等距离的点。三虎的数学大概学得不怎么好，拿尺子，拿圆规，后来又找来线绳，在地图上横横竖竖地一通比划。我看了好气又好笑，转过脸不去理睬老四，我认为老四是在成心斗气，成心把事往黄里搅，将他与老三的矛盾转嫁给老七，哪里还有一点儿当哥哥的样子，实在的让人敬重不起来。又想到他在牛棚里那些戏剧式的“揭发”，什么“借着雷电发报”，“有蹊房越脊的本事”等等，便觉得他在地图上找这三点相交处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这样的嘎事只有金家老四才干得出来，别人谁也不行。只是难为了他的儿子，小小的中学生竟使抽象枯燥的数学在为叔叔选择结婚地点时派上了用场。许久才听得小家伙如释重负地说：找着了。舜镗赶紧凑过去看，

三虎用手指头点着那个点不敢撒开，生怕一撒手好不容易找出的点又丢了。见我也过去看，三虎才小心翼翼地挪开手指，用笔尖点着某处说，就是这儿，我是用垂线法求得的。我看那地点，竟是天坛的北墙根，心里就有点幸灾乐祸的劲儿，且看老四怎样决断。孰料舜铨毫不退让，他说北墙根就北墙根，科学把老七的婚礼安排到那里也是天意，天坛好，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求也求不到的吉祥之地。我看着他那兴奋的样子，实在不愿再理这个半疯，他的疯劲儿一上来，也就无理可讲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去。

等于是给舜铨和他未婚的小媳妇出了难题。他们不可能去老三单位的食堂，更不可能去天坛的北墙根，李家姑娘在未过门时便已领略到在大宅门当媳妇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不，应该说是三难境地，老三老四都坚决地表示了不到老宅来，他们怕见那棵桑树，怕再触动那仍旧敏感的创痛。最后亲家母提出了一个几全其美的办法，结婚的酒席在新媳妇的娘家举办。对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母亲是一百个不乐意的，她说这不合规矩，金家的舜铨又不是入赘北新桥的李家，怎能让亲戚们去陌生的媳妇娘家去吃喜酒。舜铨倒是不在乎，他说在哪儿都一样，不过是个形式，依着他是连客也不请的。老三老四在我的劝说下做了让步，都说去李家不合章法，却又提不出共同能接受的地点来，只好点头应允。母亲见事已至此也不再说什么，叹了口气，骂了半天老四不是东西。

婚礼那天母亲没有出面，全是女方的娘家妈在忙活，看样子大有李家白捡个儿子的劲头。老四到得比较早，一看这倒插门的架式心里就犯病，碍着兄弟的大喜日子又不好发作，只好一人坐在那儿喝闷茶，谁也不理。李家人见来的这位黑塔似的四爷不苟言笑，也不敢招惹，只陪着小心伺候，生怕有所怠

慢。既是在李家办事，娘家的亲戚就来了不少，小门小户的亲戚们围着舜铨调笑，言语自然也上不了什么档次，说不出老四那“大哉乾元”的高雅。老四心里越发堵得慌，正憋得没抓挠时老三来了，老三在大面上较老四能顾得住，笑嘻嘻地跟大伙打招呼，还特意到亲家太太跟前去请安道喜，乐得李老太太一口一个孩子地叫。李家人不知道金家兄弟之间的事，理所当然地把老三安排到老四坐的房间来，让弟兄俩得便说话。我对这一安排暗中叫苦，本能地预感到会发生事情，所以老三前脚进屋，我后脚就跟了进去。

果然战争已经开始了，老四说，那老娘们儿一口一个孩子，你还答应，她的岁数不准有你大，你掉价不掉价。老三说，我是冲着老七来的，她是老七的丈母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掉什么价。老四说，在装洋蒜方面我得服你，什么时候你都能做出人模狗样的假招子，受过黄四咪的真传，戏也是越演越精了。老三说，再真传能赶得上你么，愣把三青团说成共产党，还说老二会开飞机。老四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老三说，问题是事出无因，老二不但不会开飞机，他连坐也没坐过，我真纳闷儿你怎么会编得出来。老四说，我还纳闷你的那些坏点子是从哪儿来的呢。老三说，我揭发你的那些事就是有根有据的，说你跟黄四咪上了妙峰山就是上妙峰山，并没添油加醋，是你自个儿又扯出什么三青团的。老四说，你别为自己开脱，没你老二也死不了，从根上说，是你在咱阿玛跟前率先揭发老二的，你不把他跟顺福的事亮出来也不会得罪顺福，不得罪顺福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牛棚，所以罪魁祸首就是你。我说，祖宗们，有话咱们回家去说，别在人家家里较劲。不提家便可，一提家老四的疯劲儿就上来了，他说，那个家能回去吗，贼风嗖嗖，鬼影幢幢，老二的阴魂压根就没散。老三说，

那是你心里有鬼。老四说，你心里没鬼你怎不回去。老三说，我没害老二，没往他身上栽赃。老四说，说这话你不亏心，人都死了你往他身上写字，你还有人味儿吗？这一说，击到老三的最痛处，他一反常态，抄起身边的暖水瓶狠命朝地上砸去，借着那砰然而起的巨响咬牙切齿地说道，老四，以后我要再见你就像这个壶。老四说，话别说这么绝，咱哥俩还有一面之缘呢，那是在你的追悼会上。

李家的人已经围过来了，舜铨的几个小舅子脸上带有明显的不快。李家老太太说，刚才不是还好好儿的么，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我说是三哥没留神把壶碰倒了。舜铨也自觉失态了，赶紧打圆场说是不小心……李家老太太是精明人儿，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不紧不慢地说，金家是大家族，治家有道，母慈子孝，我们就是冲着这个才把闺女给了的。俗话说福善之门和睦，以后的日子还长，将来丽英过去，你们哥儿几个还得多提携指点才是，她那不管不顾的脾气一上来让人怵头。老太太说的是她的闺女，点的却是金家的爷们儿，老三老四都站在那里没言语。酒席上，老四只象征性地喝了一杯酒就走了，老三倒是一直陪到底，脸上虽不显山露水，心里的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

母亲知道这一切，气得手直发抖，她说，老三老四是给金家散德性呢，要是他们的妈还活着，能饶得了他们才怪。母亲说，记着，以后别让那两个东西碰面，咱们丢不起那人。我说只两个还好说，至多摔个暖壶，要是坝河的顺福再搅进来，这场乱仗不知要打出什么花样来。母亲说，也怪，那只黄鼠狼自打“文革”以后怎就没了音信呢？

## 五

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有一天，舜棋的儿子金昶约我在北海仿膳吃饭，我就去了，席面上却意外地碰见了老四的儿子三虎和顺福的儿子德明。金昶在电影厂做编剧，讲起话来常常是妙语连珠，论黄数黑，给人一种聪明外露的感觉。曾经光着屁股在破絮里缩着的德明现在已一身名牌，西服革履地挺拔起来了。德明递过他的名片，名片很精美，散着甜腻腻的香气。金昶说德明是安提特陶艺公司的总经理，大款，这顿饭就是他特意请七姑爸爸的。我问安提特是不是中外合资，德明说不是，是他们几个爱好陶艺的哥们儿合资在门头沟办的厂子。我问为什么偏偏取了这么一个非常西化的名字，德明说当时三个人想不出好的厂名来，便一人翻一页字典，把第一眼看见的字连起来并作厂名，就出来了“安提特”这样很奇怪却又很顺口的名字。德明说，安提特好，安提特给他们的厂带来很大效益，大伙都说安提特有神气儿。我想告诉他安提特是希腊魔鬼 επιμηχης 的译音，那是一个大鬼，与撒旦同级别的大鬼，竟被顺福的儿子捡来了，看来父子两代烧窑都与鬼有着不解之缘。我问德明的陶艺公司都烧些什么，德明说大碗，有中国特色的大糙碗，土釉蓝花，写着“吉庆有余”的字样。这样的碗只有中国有，这种返璞归真的乡土气息正是高科技快节奏的人们所怀念，所向往的，在国际市场很吃得开，人家一看就是中国，假冒都冒不出。我真不敢小看昔日光着屁股在破棉花堆里滚的经理了，同是烧大碗，他和他的父亲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德明请我吃饭，以往日的经验我感到，大凡这类人的饭都不是那么好吃的，葡萄美酒的背后决不是单纯的友情。三虎有

些腼腆地叫我姑爸爸，他和金昶还是依着旗人对姑奶奶的称呼叫我，这使我感到亲切。想起当年他用垂线法为七叔在地图上寻找结婚地点的事我突然觉得很好笑，三虎不好意思地说，姑爸爸您甬乐，我知道您想起什么来了。我说我想起你画地图的事来了。金昶就问怎么回事，我说了，金昶与德明都笑得直不起腰来，金昶说这倒是个好素材，可以用到电影里头去。

跟小辈们在一起总是愉快的，不知不觉中喝了不少酒。金昶说，姑爸爸您说，当年我爸他们跟黄四咪一块儿逛北海那是一种什么心情。我说能有什么心情，公子哥儿捧女戏子，胡闹罢了。金昶说，我爸是胡闹，黄四咪可不是胡闹，她是国民党，带有组织发展任务的，所以“文革”才把金家老哥儿几个都装进去了。德明赶紧补充，还有我爸爸。我说这些事，长辈都不提了，你们不要再翻腾，金家好不容易不打仗了，你们千万别再点火扇风。金昶说干嘛不翻腾，现在才是翻腾的时候。您想想，当初说我爸爸在六国饭店会见了国民党军统要人某某某，那位某某某至今是咱们这边时刻不忘的统战对象，我爸爸既然有这关系干嘛不充分利用，别人想跟某某某搭关系还搭不上呢。我问金昶怎么利用这关系，金昶说，凭着这，也该闹点政治资本，比如进个政协什么的。德明在一边敲边鼓说，男人就得参政，不参政的男人是窝囊男人。我刚想说他爸爸昔日当过警察也算参加过政，照样窝囊了一辈子，不料却听三虎说，我爸是货真价实的三青团，他去妙峰山参加过活动。我说参加过三青团的活动不见得就是三青团。三虎说我爸当初都承认了您还替他遮着干嘛。德明说，关键人物是黄四咪，黄四咪临去台湾发展了这许多人，这些人“文革”也为她吃了不少苦，俗话说苦蒂甘瓜，咱们到今天总不能结个苦瓜，苦蒂苦瓜，真那样我们的亏吃大发了。我说你们三个把话说明了，翻

老账究竟是什么意思？金昶说，动员我爸爸，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我问什么是有利因素，金昶说只要承认与某某有过来往，别人就得刮目相看。我说，你真相信有那事？那些高压之下的胡咬你们也当真？金昶说不当真怎么能定案。我说“文革”时定的案那也叫案？什么叫捕风捉影啊，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就叫捕风捉影。德明说，有些人也想捕风捉影呢，问题是他们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咱们以前既然为这个受过整，今天总得有个结果。现在的人都巴不得外头有关系，以前也没听说谁是什么，现在门户一开，好，乌龟的三孙子，王八的干儿子，什么都出来了，是与不是也无据可查，但谁也否定不了，否定不了自然有人另眼相看，自然也就有好处等着。我问德明，他爸爸对黄四咪这些事是怎么看的。德明说一提黄四咪他爸就哑巴了，不吐半句实情，他爸是叫“文革”整怕了，怕牵连，怕引火烧身，一点儿也不知道手里这张牌的价值。他今天找我的目的是让我劝劝他爸和那老哥儿几个，还是当年那些事，咱们也并不因形势变了而添什么加什么，修改什么，至少属于咱们的就应该给咱们。我问什么是应该属于咱们的，三个人都不愿回答，似乎也不好回答。我说，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你们的爸爸，他们能给你们一个说法。金昶说他爸说以往那些不堪回首的事都只因了两个字“年轻”，他爸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表面看起来老爷子是大彻大悟了，实际上是稀里糊涂。三虎说他爸爸近来只是玩鸟，也关心台湾的事，所关心者无外是真的一国两制了那钱怎么算，整个儿一个小市民头脑，哪儿还有大宅门出来的气魄，这都是让他那炸油条的妈给带坏了的。

喝完了酒又划船，小船荡在悠悠绿水中，老三老四和顺福的儿子轮番操桨，水晃船晃人也晃，就有些昏昏欲睡。朦胧中

我觉得时光好像倒退了四十多年，小船上载的分明是另外一批人，那些人也在这汪水上挥动双桨，也看着那白塔、龙亭的缓缓移动……历史的近似让人突地猛醒，我赶紧坐直了身子。三虎脸上冒着细汗笑着对我说，姑爸爸一通好睡。我说我睡着了吗？德明说，您都打呼噜了。我说今天喝得是有些过量，你们三个把姑爸爸灌醉了。金昶说，这么说我们吃饭时给您说的那些您都当酒话听了。我说你们都说什么了，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金昶嘿了一声说，您真行，揣着明白装糊涂，真上道了。我说我跟你们的爹一样，老了。

小哥仨觉得很丧气。

## 六

母亲的身体日差一日，灯尽欲眠时她常常披衣而坐，聆听窗外飒飒的风声，那神情分明已经走得远了。有一天她突然说，立春那天把老三老四跟顺福叫来吧，我烙春饼给他们吃，这是顺福盼了多少年的。舜铨说，把他们凑在一块儿怕又要闹起来，咱们家已经没碗可摔了。母亲说都七十的人了，能闹到什么份上，自老二一死就相互都不见面，难道还至死不见不成！趁着我还有一口气，这里还是个家，还能回来看看，我一死，他们连相聚的由头也没有了。舜铨点头说也是。于是像当年搞“反革命串联”一样，我又从城东跑到城西，挨家去通知老三老四和顺福，说母亲请他们立春那天来吃春饼。

老三住在干面胡同，他已经退休，在家里抱孙子。退休后的舜铨言语也不多，一看就是个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人。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后院那棵桑树锯了没有，我说早锯了，妈看着它伤心，就让七哥找人锯了。舜铨说还是老七孝顺，不似

我们，白眼狼似的，一去不回头。又说后院栽什么不好，偏偏栽棵桑树，不合格局。我知道他由桑树想到了老二，便说家里变化也很大，前头的房连大门都被拆了，盖了楼，咱家只留下后园的五间花厅和一间做堆房的小屋，妈也是老得厉害了，病病歪歪的还念叨着你们，念叨着给你们烙春饼。舜祺听了眼圈有些红，说做儿子的举足出言，应该不忘父母，如今这大年纪却还让母亲惦记，真是连畜牲也不如，也早想回家看看，只是怕见那棵树……我告诉了他立春的日子，他马上问老四回不回，我说回，妈想同时见见你们。舜祺听了久久没有说话。窗外有风，少时又增加了许多点滴的声音，玻璃上出现了水痕，我感到了微寒，这场借风而来的雨到得早了些。舜祺拉过一本书，随意地翻动着，我知道他是在掩盖他零乱的心绪，思考着弟兄见面何以相对……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他说回还是不回。他没有回答，站起身踱到窗前，望着外面在风中摇晃的树枝自言自语，心固可使如死灰，残骨却依然肮脏人间，五十余年悲欢顺逆，无不可告人，并不足以外人言之事……我说三哥也不必沉湎于老庄，历史的冲刷又何尝不是一种认知的拓展，一种精神的操守与滋润。妈盼着见到您，盼得望眼欲穿了，也希望您见了四哥别再吵。舜祺转过身来说，要吵得起来就好了……

老四去年搬了家，住在城北德胜门，即老二当年与黄四咪打兔子的地方。今日的老四已非昔日的老四，他老虎一般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儿子们往他身后一站，势震山河，足压得住黄天霸、窦尔敦，使得任何人在金四爷跟前也不敢造次。所以舜镗也就变得十分的气壮，脸儿也仰了，肚儿也腆了，举着个鸟笼子大爷般地在街上遛。看我颠儿颠儿地跑来，忙问母亲是不是得了病，我说是母亲叫他立春回去吃春饼。他听了回

身对他的三个老虎儿子说，我妈叫我呢，让我回家吃饭，别看我七十了，当了你们的爹，可在我妈眼里仍旧是儿子，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杠头。说完他自己也噗哧一下笑了，儿子们看着爹突然冒出的娇态，也噗哧笑了。我心里却一阵发热，一股手足亲情油然而生。舜镗与舜麒一样，亦非我母亲所生，他对我母亲感情的真挚与依恋，实则是对家的依恋，对老宅的依恋，对往事的依恋，或许这依恋也包含着黄四咪的一部分，割也割不开，忘也忘不掉了。正因为难以忘怀，所以他二十几年没有回家，永不愿再踏进那使他断肠心碎的地方。

在老四家里落座，四嫂问来日去吃春饼的可有老三，我说有。嫂子当下没说什么，半天才说，那疼我们是忘不了的。我只好搭讪说，古人雅量可师，唾面自干，亲兄弟之间，狗皮袜子似的，还论什么反正。老四说，这不睦由来已久了，也非全由“文革”而起，从偷着卖家底，互相栽赃到醋雨酸风的厮打争吵，家里的碗砸了大概也有百十来个了，金家有了这一帮不肖，怕也是祖坟跑了风水，气数已尽了。金家兄弟姐妹，三母一父，算起来十之有四，如今存活着也只有六七人，六七人淡泊相处，亲情尚可维持久远，若硬往一起凑，难免旧恨重提，如若那样，再聚也没什么意思。我说老辈的恩怨该了了吧，小辈们早混到一块儿去了，前几天三哥的儿子和三虎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小的都如此了，老的何苦再僵着。再说了，看看母亲总是应该的，她老人家想你是想得很呢。舜镗说那倒是，母亲当初最疼的就是他，他的亲生母亲死后是我的母亲把他带大的，羊羔跪乳，乌鸦反哺，蛇雀有知，他竟不知，无论如何是该回家看看老母亲的。四嫂突然说，看母亲也不能与那狗屎老三同去，沾一身晦气。

后来，我又去坝河找顺福。东直门外，热闹欢快的驴窝子

早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汽车站，车站站牌的数量决不低于昔日驮脚之驴的数量。寻找顺福的家费了不少周折，那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楼汽车哪里有半点萤飞狐躩、枯树荒冢的坝河影子。依着顺福儿子德明在北海给我留的地址总算在一个小区的十五层楼上找到了顺福。顺福已俨然是个威严的老爷子了。我进去时，他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这座十八层高的建筑就建在他当年的碗窑旧址上。他见了这说有几十年没吃过表姑烙的春饼了。我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吃春饼的事情。顺福说你妈今天才想起请我吃春饼，其实那年我去你们家找舜傅说枪的事，表姑要是给我烙春饼将我的嘴堵了，我也许就把什么都担了。偏偏她要给我吃炸酱面，我想炸酱面谁没吃过，既然你们金家跟我这么公事公办我也只好公事公办了……

不跟儿子谈论往事的顺福见了我张口就是往事，可见这往事已在唇边徘徊久了，见了我，由不得脱口而出。有风自西而来，扬起一片尘雾，尘雾在阳光下弥漫着，扑打着人的脸面。风声在远处显得分外响亮，有振聋发聩之势。顺福对我说，进屋吧，起风了。我说这风邪，无缘无故就刮起来了。顺福说楼高就显着风大，住平房那会儿哪儿见过这大的风。我问他坝河这儿还有没有黄鼠狼，他指着下面汽车川流不息的三环路说，黄鼠狼这个词儿都快从字典上消逝了，你还上哪儿找黄鼠狼去。我说打解放以后好像就没看过《金钱豹》这出戏，《西游记》的戏看过《安天会》，看过《十八罗汉斗悟空》，怎的就见不着那个五百年前的黄鼠狼了呢。顺福眨巴着眼睛看着我，那目光里满是狡黠。我说，戏里头金钱豹就擒，那黄鼠狼又哪儿去了呢？顺福说，丫头你别绕我，我还没糊涂呢。就你们金家那几位爷，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个赛着一个当情种，遇着黄四咪活该有此一劫。我说因了那场“革命”，老三老四至

今互不往来，其实也没什么事了，就是磨不开那面子。顺福没接我的话碴，对我又像对他自己说，黄鼠狼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

无论老三老四还是顺福，对以往的事情似乎都牢牢地记着，也似乎都彻底地忘了。他们对过去变得既不在乎又很计较，既超脱又很狭隘。纵然老三对他的儿子高谈什么操千曲而后晓声，而那声真由他自己唱起来的时候却依旧是分辨不清的陷入。老四看似豁达得不计前嫌，实则肚子里的肠子仍在千回百绕，这从四嫂子决断的语气便可以看出。我总觉得这件事在哪儿别扭着，模模糊糊地理不清晰。至于子侄辈那些带有功利色彩的算计与设计，于老辈看来都是乳臭未干的瞎扯淡，至少于我是这样认为的。老的偏重于实际，偏重于过去，小的则多想着将来，在人格标准的衡量以及对世事的看法上，两代人拉开了差距。不能笼统地说谁对谁不对，也不能生硬地勉强谁该怎么做，各有各的活法。

## 七

说是立春，却是隆冬的天气。风又刮起来了，还是很冷，屋里生着炉子，炉子上烫着酒。母亲看着表责备我不会办事，跑了三家，约了三个人，却没有一个落在实处。究竟来与不来，谁都没有准话。我说那三位，一个念着老庄，一个念着蛇雀，一个念着黄鼠狼，却是问非所答的言不由衷，让人揣摸不透。母亲说应该让舜铨去叫，我说让那书呆子出面他连答非所问也讨不来，他压根就找不着门。舜铨在案前一边画画，一边说那不见得，上个月他连卖豆汁的李瘸子家那样难找的地方都找着了，更何况什么老三老四。后来大家就都不说话。听着钟

在墙上咿咿地走，听着风在外面呼呼地吹。我听那风，似多部重奏，狂猛之中又夹着细微，夹着凄凄切切的如泣如诉，仿佛谁站在窗外娓娓诉说着什么，令人从内心发颤。细听却是舜铨在吟“风也萧萧，雨也潇潇，瘦尽灯花又一宵”，母亲问他说什么，他说在品画上的题款。母亲叹口气说，也不知来不来，这三个孽障啊。

快一点钟了才见舜铨慢慢腾腾地走进来，舜铨提着一盒点心，盒子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顶上还盖着一张红纸，老派儿的舜铨送礼也是老派儿的样式，让人难以理解他还能在现代化的北京淘换到这些。母亲见老三进来，赶忙要下床，被舜铨抢上几步挡了，舜铨给母亲请了安，问遍了家里一切好，这才转过身落座，接过我端上的茶，接受舜铨和我的问候。舜铨一举一动渗透着旗人的礼数，渗透着从容不迫，渗透着大宅门的教养，这点为我所羡慕又不及。母亲问了他一些情况，他回答了，又说等天暖和了接母亲去他那儿住几天。母亲说她已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人了，晚上脱了鞋早晨不知道还能不能穿上，在这有限的日子里就盼着能见见哥儿几个，了却当老家儿的一番挂念。舜铨说他不是不想回家，实在是怕……正说着老四拎着鸟笼子从院门晃进来了。母亲见了赶紧嘱咐老三，你是哥哥，可千万别吵哇，凡事都让着点儿。舜铨看了我一眼，苦笑了一下。

看老四腆着肚子，晃着鸟笼，大大咧咧的样子，我不禁好笑。探望亲戚，尤其是探望母亲，哪有提鸟笼子的，这样的事也就是舜铨干得出来。老四进门，顺手把笼子往我怀里一搵，三两步奔到母亲床前，闷声闷气地叫了声妈。妈攥着老四的手，只说老了，泪便扑扑流下来。母亲说，都在一个城里住着，这些年你们就不知道来看看我。这一说，老三老四就一齐

往窗外看，院子里的杂树仍有不少，干枯的枝干在西北风的摧撼下颤颤地晃动，发出瑟瑟的絮语。昔日桑树的位置被母亲扣了一口大缸，那上面高高地码着过冬吃的白菜，已经全没了往日的痕迹。我看到老三老四的脸似乎都有些失望，也都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怅然。

那只鸟在笼里扑扑楞楞地不老实，我夸笼子做工精巧的同时却不知如何安置这庞然大物。老四说这是老祖玩过的笼子，有年头了。老三接过笼子挂在雕花隔扇上说，这笼子是土挡五道圈五十六根条，腻子底，铁抓钩，一看便是内务府造办处造的大内用品，现今已极为罕见，以文物来说，笼子的价值高于鸟的价值。我想起母亲告诉我的，当年老二在父亲面前咬老四把一对白铜雕花紫漆鸟笼子偷出去当了以讨好黄四咪的事，想问是不是就是这只鸟笼，又怕犯了兄弟们的忌讳，只好忍住不说。舜镗见舜祺贬他的鸟，便说舜祺不识货，说他这只红子是花八百块买来的顺德产上品南路红子，去年夏天鸟贩逮的热红儿，是一茬毛。舜祺就说他的邻居也养了一只红子，颜色却有些发暗，叫的声音叽叽儿的，像小油鸡。舜镗说，发暗的红子灰地黑章，叫自在黑，黑子根本不是正经鸟，小孩儿才养它，你忘了，咱们小时候老阿玛从戒台寺给咱们弄回两只黑子来，叽叽儿的叫唤，差点没把猫给招来。舜祺说他还记得老二上房掏了几只黄嘴无毛的小家雀，搁在水磨细竹笼子里养着，那笼子是父亲花十二块大洋从太监手里买来的，让咱们养了老家贼，差点没把父亲气死。舜镗说，咱们那会儿也是真淘，哪家摊上咱们哥儿几个，算哪家倒了霉。正说着，笼里的鸟啾啾叫起来，舜镗立即打住了话头，全神贯注地听，直等到鸟唱完了才对老三说，听见没有，跟你街坊那只黑子叫得决不一样。黑子只能叽叽叫单音，我这红子叫的是子母腔，时不常还能打嘟

嚙。舜祺就说过去胡同东口那位正蓝旗的郝爷，为只鸟舍去一套三进四合院，简直的走火入魔了。舜铨就说他现在为鸟也走火入魔了，他说人溶到什么世界里就会变成什么，他常常半天儿半天儿不错眼珠地看着他的红子，就觉得自己也是一只鸟了，在笼子里跟他的红子一块吃食、喝水。舜祺说，你要变鸟只能变猫头鹰，变不了玲珑剔透的红子。舜铨说他们早晨遛鸟的伙伴里有个养画眉的老朱，老朱的鸟学脏了口，学了一嘴夜猫子叫，气得老朱连笼带鸟全扔了……

直到饭桌摆齐，老三老四还在那里谈鸟，鸟的话题使他们彼此之间又成了兄弟，成了似乎不曾有过任何芥蒂的至亲手足。两个人都小心地回避着什么，好像谁也不愿提及那个随时萦绕在心头，萦绕在嘴边的话题。我突然感到貌似粗笨的老四实则是个极其细腻聪明的人，他持鸟笼而来的举动本身，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金家的爷都是有心计的爷。

母亲已做不动春饼，实际是我操作的一切，我将那饼做得空前绝后，卷饼的菜做了十几样。暖暖的酒，温温的情，旧宅老屋，环绕在母亲身边，兄弟们如孩提时代一般双手捧着卷饼撕咬，嘴流油，手流油，实在是一幅承欢膝下、伯歌季舞的家庭欢乐图。没有谁提到过去，也没有谁说到将来，品味的只是春饼，只是家的味道。

顺福夹裹着一股风进来了，手里提着两擦碗，那碗用草绳细细地捆着，大约是他儿子公司里的产品。桌前的人都站起来，招呼顺福，顺福见了老三老四，欲说什么，却嘴一咧扑通一下跪在母亲床前。母亲慌得让我和舜铨赶紧扯起他来。我和舜铨一左一右往起拽，哪里拽得动。母亲说，顺福有话你说，别这么着，这方砖地又阴又潮，留神再作下病。顺福抽泣半天仍是不说话，母亲陪着掉了些眼泪说，我知道你想起了老二，

人已经死了，再伤心也是无益。顺福这才抽抽搭搭地说，表姑，我是只五百年前的黄鼠狼……舜镗说，你甬瞎说，这都是我看完《金钱豹》拿你开心的话，谁也没认真，你别往心里去。顺福说，我要不是黄鼠狼我怎么干了那么多坏事呢。母亲说，谁说你干坏事啦，可别净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顺福说，黄四咪是我给金家引来的……母亲说，黄四咪是你给老二引见的不假，也是老二不善自省，紧赶着往上扑。顺福说还不止这些，母亲让他站起来说，他说他说完再站起来。顺福说黄四咪是国民党完全是他的臆造，是他瞎编出来的，为的是给他丢枪做开脱，因为丢枪那件事国民党要追究，共产党也要追究，枪的散落，对哪个党的治安都是隐患。他当时说黄四咪是国民党，是考虑共产党的专案组总不会查到台湾国民党党部去，这样他就掌握了主动，就脱了干系，不成想又扯出金家哥儿仨来。

我的心在往下沉，人生总是有许多想不到的事，做不到的梦，为了一支枪的下落，为了一顿春饼的遗憾，引出了一场绵延几十年的风波，将多少人推入尴尬难言、欲哭无泪欲笑无情的境地。屋内一时出现了寂静，没有人说话，连那哒哒的钟声也听不到了，只有外面萧萧的风。半晌，舜镗颤着声问顺福，黄四咪的国民党特务是你瞎编的？顺福点头。母亲说顺福你起来吧，编与不编，事情都了结了，发了霉的事儿，提它干什么。顺福说，不把话说透亮了我就永远无脸进这院子，也永远吃不上表姑烙的春饼，还有，那把枪其实没丢……是我把它卖了，卖给天桥演文武双簧的傻二愣子，傻二愣子的叔伯兄弟在西山当土匪……顺福的话无异给大家泼了一瓢水，使人从头凉到脚，人们的头脑一时木了。

舜镗为这把枪，背了一个大黑锅，金家三兄弟为特务黄四

咪背了一个大黑锅，几十年的恩怨全是由于顺福的瞎胡诌，这是怎么档子事啊。听了顺福的话，人人的脸上都很平静，但人人的心里都在上下翻腾。顺福望了望众人，赶紧把头低了，恻恻窈窈地解开草绳捆着的碗，取出一个，双手递给身边的舜镗，嘴里喃喃地说，四哥，您摔吧，您摔完了，我……我再给您买……母亲在嚤嚤地哭泣，舜镗没有接碗，他转过身望着窗外，院中大缸在风中扣着，群树在风中摇曳……顺福将碗递给舜镗，舜镗摇摇头，一把搀起了顺福，说不出一句话。

我不知台湾的黄四咪现在正在干什么，也许此刻她正拥炉而坐，翻检着一本旧相册；也许她正偎着小孙孙唱着旧日的歌；也许她抱着猫儿孤寂地倚窗远眺；也许她在为数口之家的红盐白米而辛苦操劳……在她泛泛的青春生涯中肯定有过无数的相识与相交，有的刻骨铭心，有的如过眼烟云。她或许还记得金家哥仨，或许压根儿就不记得那蜻蜓点水的一瞬，然而无论记得与不记得，她留在身后的却是四个男人的灾难，四个男人心的重压。她走了，轻轻松松，潇潇洒洒，如一阵风轻轻刮过，没留下任何印痕，然而与她相识过的人为这阵风所付出的艰难代价，却是一言难以道清。想到此，我抓过顺福手中的碗，狠命地朝地上摔去，随着碗的清脆碎裂，舜镗、舜镗眼中的泪决堤般地淌下。舜镗呼喊着重哥扑出门去，扑向那口倒扣的大缸，后面紧紧跟着的是舜镗。两人来到院中抱定那口缸就像抱定老二舜镗一般，再不松手。顺福端来一杯酒，在缸前奠了，说道，二哥，顺福兄弟给您赔不是来了，您好歹答应兄弟一声……四周寂如远古，连那风也都停了。老三老四泪眼环望，这里是家，是熟识的家，昔日的老树，黯淡的灰墙，风雨飘摇的土屋，残破不堪的花厅，陈迹依稀可寻，而兄弟间的至爱亲情却再也收拢不起来了，沧桑几经的归客被陈迹挑破旧

伤，只将那心底的泪抛出，毫无顾忌地投出……

舜铨扶着母亲由屋里走出，母亲说进去吧，外面风大。舜铨、舜镗似有不忍离去之意。母亲说，也不必难过了，谁也不是完人，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不好，良工必有不巧，黄四咪也好，老二也好，你们几个也好，都按自己的活法在世上走了一遭，好着呢。

风由西而来，在树间环绕，萧萧之声如吟唱，如凤鸣。

## 雨也潇潇

—

因为这场秋雨的提前到来，乱哄哄的拍摄现场不得不临时改辙，庭院外景改作内室花厅，黄昏舞剑变为拥炉清谈。是清谈便要加词，导演让道具寻找火炉的同时一把拉住我，塞过一叠稿纸，让我临场发挥，务必写出些清谈的内容来。救场如救火，否则剧组这一天的劳务就打水漂了。我虽是该戏编剧却终不能算剧组的人，按说本子一交也就完了差事，便推托说已买好明晨回西安的火车票，今晚无论如何得要向在京城居住的老哥哥舜祺告别，没时间写戏。导演说，回陕西的事可早可晚，你的孩子也大了，并不是要等着回去喂奶，眼下齐心协力地帮我在这场戏挑过

去才够哥们义气。不容我反驳，转身立马让剧务把车票退了，说什么时候走买当日的机票即可，误不了一两天工夫。

雨在院中的方砖地上打出了水花，不紧不慢优哉游哉的架势表明它三五天内绝不会停下来。瑟瑟秋风，将衣衫单薄的演员们冻得嘴唇发紫。有谁在廊下生起一堆火，大伙都围上去，争抢着将手伸向那怯怯的黄焰。任务是明摆着的，不接也得接，我只好在正厅的八仙桌前铺开导演递过来的皱巴巴的稿纸，拧开自来水笔，开始了这项额外的苦差。

清末保守派人物间的清谈，谈些什么呢？

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导演示意廊下烤火的人肃静，外面立时悄无声息，只有刷刷的雨声，单调得让人心里起腻。

当由君子言义不言利为切入口，由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引申开去，扯出洋务运动及后来的新政立宪之争，抑或是谈那位又会打仗又会办工厂又能考古的奇人吴大澂……水声淋淋，内心却不免诅咒这场恼人的雨。

正待下笔，有人咚咚地从垂花门跑进，直奔正厅，寻到八仙桌前的我，扑通一声跪下，便将头在砖地上磕了起来。我有些懵，正思量这是剧中哪个情节，却见来人满面泪痕地起身，干脆利落地请了一个安，叫了一声“小姨”，就泣不成声了。望着已不年轻的来人，我问他是谁？来人只说，我母亲歿了，今日上午歿的。我问他母亲是谁， he 说是金舜镛。我浑身一阵颤栗，这么说来报丧的是失却音信多年的金家二格格的儿子沈继祖了，是我的亲外甥。

我的父亲，生于光绪十七年，若活着当是一百零六岁的老人了。宣统退位前他承袭有朝廷赐予的奉恩将军之爵，岁享禄

银五千两外加相应俸米。说是将军，却不领兵打仗，不过是皇家宗室的一个等级，是依着祖父承恩公世袭罔替、代降一等而来。父亲于他的将军爵位并不看得很重，生前常常戏谑地对子女们说，我这个将军呀，只会耍权（天桥的狗熊之意），跟《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好有一比，若让我上阵，我就带了你们这帮徒子徒孙们出去打，摇旗呐喊傻吆喝，一拥而上给我壮声势，厮咬抠抓，打它个到处开花……父亲说的徒子徒孙，是指我们兄妹十四人，十四人按舜字辈排列，名字都带金旁，舜祺、舜镛、舜铭什么的。十四人出于三个母亲，我是垫窝最小的一个，尚在幼年，老爹爹便撒手西去了。父亲西去时已不是将军，而是一个酷爱考古、收藏古玩的鉴赏家。舜镛在姐妹中排行老二，与三哥舜祺同属第二个母亲所生，人称金二格格的是也。二格格是姐妹中生得最美的一个，深得父亲宠爱，父亲说她是王母娘娘身后撑伞的玉女下凡，美得人间难有。这样美的人儿偏让他金四爷捡着了，若皇上还在，二格格当是进宫当娘娘的料。我也曾问过父亲，我是什么下凡，父亲拈着胡子想了半天说，你是秋后的拉秧西瓜，长得又丑又歪，最多不过是朝阳门外东岳庙神案前偷油的耗子……我是属耗子的，于是便认定父亲的推测没有错，我的本质是一只又丑又小的耗子，贼眉鼠眼地在神案的灯碗、供果间溜达，伺机还要偷窃点什么，极不正大光明，与王母娘娘身后“满月面珠开妙相”的玉女自不可同日而语。二格格舜镛固然美貌，我却从未在金家的大院里见过。美貌的二格格生在金家，长在金家，却又神秘地从金家消失了，再不出现，这不能不让人遗憾。出于对美的向往，我问过我的母亲，二格格去了哪里。关于二格格的去向，母亲闭口不谈。那时父亲还在，从父亲那张颜色变得颇为难看的脸上，我窥出，此事还是不问为好，那样会惹得老人家不高

兴，但舜锸的失踪在我心中终归是个谜。

我六岁那年，有一天外面锣鼓声不断，那咚咚呛的响声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有着太大的诱惑力，我跑出去看，却被三哥舜锸拉了回来。舜锸大我三十多岁，终日青着脸，老气横秋的模样。当时父亲已去世，大哥二哥也早已离家，金家掌门的惟有这个老三。舜锸平时和父亲接触最多，父亲对他也比较偏爱，有时候父亲得了什么好古玩，总是叫他来一块儿鉴赏，甚至还“赏”给他。所以在舜锸身上，父亲的影子最多，受的熏染也最重。父亲死后，他在母亲面前努力做个孝子，一举一动都合乎着他世家出身的母亲所定的规矩。二娘爱生气，二娘一生气他就跪着回话，他对我的母亲也极周到尽礼，从来不敢有丝毫怠慢。但在同辈面前，他则时不时露出一一种和父亲一样的专制作风来。只要他一在家，我就全变了，仿佛是天上的神降临到我们家，我再不敢院前院后疯跑，再不敢学着卖萝卜的老宋直着嗓子喊“萝卜赛过梨”，再不敢把二娘的尖脚绣花鞋套在巴儿狗阿莉的脚上，当然更不敢把老虎油（今称清凉油）抹在睡着的厨子老王的眼皮上。老三一在家，我就变得出奇的安静、文雅，连说话也细声细气地捏着嗓子，为的是给舜锸留下好印象，博几句夸奖。为什么要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其实舜锸夸不夸奖我与我实在无太大关系，慑于他在家中父亲一样的权威，我的心里对他充满了畏惧，但畏惧中又隐藏着说不出的亲切和依恋。现在想来，这种感觉大约就是宋儒们提倡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境界了。母亲常说我是投错了胎，本来该是街上的野小子，硬是走错了门，成了大宅门的小格格，禀性却没变，蹬梯爬高带上房，大逾闺阁常规，大约是金家祖坟跑了风水，冲了后辈女脉，来了我这么个现世报。母亲还说，也亏了有舜锸镇着，他在家，耗子丫丫就变得温顺、和

气、聪明、懂事了，真是一物降一物呢。但是舜祺对我在家中因无聊而搞出的恶作剧从不说半句埋怨的话，他也从不训斥我，跟我讲话时，他的声音是沉稳的，缓慢的，没有威严，只有庄重，这怕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耗子丫丫是金家门里上上下下对我的称呼，没人叫我舜铭，也没人叫我七格格，连做饭的老王，管家刘妈也管我叫耗子丫丫，母亲和二娘听了也并不责怪。我认为，自己之所以遭受这样的侮辱，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就是因为小，因为我是金家大门里惟一跑进跑出的小人儿。有一天，我在瘫痪的二娘床前问为什么要把这样难听的名字安在我的头上而不安在老王和刘妈他们的头上，其时舜祺正在他母亲床前服侍吃药，他说，你不叫耗子丫丫谁叫耗子丫丫，金家就你这一只小耗子了。他这一说床上的二娘就抹眼泪，说金家的女孩儿可不就剩了眼前这只耗子，她怕连外孙子叫姥姥那一天也等不到了，金家七个格格，她竟听不到一声姥姥的喊叫，怕也是命了。又见我仍呆立床前为“耗子丫丫”而迷惘，便对我说，乳燕雏鸦，长成何日，将来为鸡为凤尚未可期，所幸还聪颖灵动，名之耗子丫丫，乃取你易长，这是你父亲的意思，你虽非我出，也如亲生一样的。二娘出身于安徽桐城世家，汉人，她是我们金家门里惟一缠足的女性，也是学问最大，教子最严的一位母亲。二娘的话我虽不能全懂但也明白耗子丫丫的名分在我身上已如铁打的江山一样不能更改了。既然如此，我也不想再费口舌，便快地出了西跨院，看见我的母亲正在东廊下摆弄刚买来的小油鸡，便走过去。母亲见我凑近，赶紧张开胳膊护着她那些叽叽叫的小黄团，好像此刻我由耗子变成了猫，随时会对那些鸡出击似的。其实我一点也不稀罕那些毛茸茸的东西，娇小软弱，围着小米团团转，远没有巴儿狗阿莉随人心思。我对鸡的不屑一顾使母亲放了心，她腾

出胳膊把我抱在她的膝上问这半天不见我又上哪儿淘气去了，我说去了二娘那里，二娘为没人管她叫姥姥而发愁。母亲说我不该惹二娘伤心，我说我又没招她，我生的孩子管她叫不叫姥姥我哪儿知道。母亲就不言语了，半天说，二娘病着，家里的生计日艰一日，靠舜祺那点薪水哪儿能撑得住一大家子的开销，你再不要过去添乱了……我说，咱们不是可以卖鼻烟壶吗，前几天我还看见二娘给了您好几个让您去卖呢。母亲说你丫头片子懂什么，下月连厨子老王也要辞了。我问为什么，母亲说养不起。我说那您怎么养得起这些鸡？母亲把我一推说，玩去吧！说话不招人待见。刘妈正好在旁边洗衣裳，听了说，七八岁讨狗嫌，连阿莉见了她都发怵，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吓得哧溜一下钻了沟眼，敢情狗也怕耗子呢。我不愿听她们的编派，就到门口去看打鼓，结果被舜祺给抓回来了。刘妈看见我被拽着胳膊往后院拖的狼狈样子，对舜祺说，小孩子都是爱热闹的，你这样拗她是何苦呢。舜祺说，一帮做买卖的在外头瞎折腾，让人看着假模假式的不正经。刘妈说，街口铺子新开张，总得有个响动才是。舜祺说，但凡挨着“商”字儿的，决没什么好人。刘妈说，咱们金家倒是不经商，也不跟商人打交道，怎么样呢，轮到太太卖嫁妆、卖四爷的收藏过日子。外头人以为咱们的日子过得有多奢华，其实顿顿是白菜汤窝窝头，蒸俩带枣的给丫丫，还落三娘的埋怨，让小孩子跟着大人苦熬。舜祺听到刘妈说这些，就松了我。刘妈帮我整理着衣裳对他说，静蕴死了有十二年了，你也该为自己的事张罗张罗了，哪儿能老这么慎着。刘妈说的静蕴，是我去世的三嫂，洙贝勒的女儿，过门没两年，在金家没留下什么痕迹就死了。听说为三嫂的死，她娘家的人还来闹过，说是二娘太严厉，硬把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给折磨死了，又说连自己亲生女儿都容不

得的人，自然容不得媳妇，桐城的汉人到底跟旗人不同，重男轻女，不像满人家，宠女孩儿……见舜祺不说话，刘妈又说，斜对门九号罗太太前天过来，说起她的内侄女，女师毕业，跟你倒是挺相当。舜祺说，您甭说了，他们罗家是在隆福寺开绸缎庄的，商人都是重利忘义的，我母亲最看不上经商的，您千万别在我母亲跟前提这件事。刘妈说，像你娘这样桐城世家出身的姑娘全中国也没几个，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什么门第，眼瞅着你也是奔四十的人了，还没个后代……刘妈说着有点儿动情，就掏出绢子来擦眼睛。我想，这样的话也只有刘妈敢说，因为刘妈是二娘由安徽带来的，是在金家能当半个家的人物，甭说舜祺，连我母亲也不敢顶撞她。也就是那天，刘妈提出让舜祺去看看二格格，说怎么着也是一母同胞的手足，也不知二格格怎么样了。舜祺说他不去，他去了他母亲得气死。舜祺当初死心塌地地要嫁沈瑞方，任谁劝也不听，决绝的做法已经伤透了父母亲的心。由于舜祺的出走他母亲才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他不能再为病中的母亲心里添堵，在他们的心里，舜祺已经死了，永远不存在了。刘妈听了说，这事闹的，成了这样……你母亲的病倒是次要的，最难受的是你阿玛，最钟爱的一个女儿为了婚姻的事跟他决裂了，他受不了，那心是冷了，打那以后对你们也松了劲，临死还发了话，不让二格格回来吊唁。女儿倔，父亲更倔，这就是金家人的脾气，谁也改不了。

听了他们的谈话，我对二格格不能在金家出现多少有了些了解，但以一个六岁孩子的心思仍想不透其中的原委，由此便对二格格更为向往，因为她的倔犟与我很有些相似的东西彼此相连着。

二娘的病越发沉重，家中卖东西的频率在加快，或是刘

妈，或是我母亲，三五天便要夹着小包袱出去一趟。厨子老王已被打发回家，母亲开始下厨操持起一家的伙食。母亲蒸的窝头死硬，发糕也酸叽叽的让人提不起胃口。母亲偶尔给二娘做碗热汤面，还偷偷摸摸不让我看见，防贼一样地防着我。那面二娘每每吃两口就撂下筷子，推给母亲说，给丫丫吃了吧，那只小耗子……得加点儿料……母亲说，一只耗子，加什么料，小孩子家捎带着养活就行了。二娘说，吃不下了……我的寿数怕已经到了，这辈子命中该吃的饭已经够数了……母亲和刘妈听了就哭。二娘从此常常昏睡不醒，神志也渐渐模糊，有时我趴在她的床前跟她说话，她也浑然不觉。

一个雨水绵绵的早晨，我在后园的亭子里摆弄我的小布人儿。那小布人儿是母亲为我缝制的，肚子里、胳膊和腿里都塞着旧棉花，直挺挺地不能打弯。小布人儿的脸是舜棋给我画的，他说是照着他媳妇静蕴的脸画的，所以我的小布人有一张死人的脸。眼睛很大很圆，白眼珠多黑眼珠少，鼻子是两个小墨点，嘴是铅笔头沾了红印泥点上去的，怪诞得有点像八月十五供的兔儿爷。我把小布人儿看作我的孩子，用手绢把它包裹起来抱在怀里哄着，给它唱“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的歌。唱归唱，只要我一看见那张脸心里就别扭，不知它究竟是我的孩子还是舜棋的媳妇。

那天早晨的雨下得极没有名堂，我进亭子时太阳还在房脊探头探脑地瞅我，转眼就成了雨，雨水顺着亭角淌下，流成了一条线，整个园子里都弥漫着烟雾一样的雨气。我怀里的“孩子”忽然变作了舜棋的媳妇，她挤眉弄眼地看着我，这使我害怕，因此一下把它扔到了雨地里，让冷雨去浇它。我极希望母亲来接我，把我从这雨水围困的亭子里，从舜棋媳妇的搅扰下救出去。但母亲没有来，周围只是单调而枯燥的雨声，我

陡觉寂寞无比，亦觉心空如洗，一动不动地坐在亭子的地上，犹如老僧入定了。这一定，就定了许久。后来我看见刘妈打着雨伞，来到后园，东张西望地看了半天，我料定她是来找我的，因为已经入定，便懒得搭理她，单等着她找到我。孰料刘妈并没有找我的意思，她在假山那儿站了一会儿，便径直向园东的小角门走去……

小角门通向邻家的后花园，邻家过去是袁世凯的管家沈致善的产业，沈致善在袁家极得信任，所管的是账房、房产，包括置办姨太太和丫头诸多事务。我们家是二号，他们家是一号，彼此紧紧相连，论宅门他们家的大门是黑的，没有高台阶，门与院墙相齐，有种克勤克俭的谦恭。我们家的门是红的，有高台阶，有上马石，大门闪进半间屋子，给人一种退后半步，引而不发的威严。刘妈说，大街门往里闪得越深，级别越高，那些小家小户的谁敢把大门往里盖，就是隔壁沈家，有钱怎么着，有钱也不行。我对街门的深浅没兴趣，所感兴趣的是后头的园子，论街门沈家没我们家气派，但论园子我们家却比人家差远了。沈家的园子里不惟有假山，还有木头的小楼，有鱼池，池上有石头桥，最可贵的是东墙槐树上还拴着一架秋千，随风荡呀荡的，极吸引人。两家后园留此门相通，缘起于我的大爷。那位大爷用祖父的话说是个不肖之子，他为袁世凯干事，跟隔壁的沈致善拜过把兄弟，为此清廷对我的祖父很有看法。皇太后隆裕曾把我的祖父叫进宫去，当面训斥，让我的祖父极下不来台，回来后自愧教子无方，再不见人，说丢不起这面子。祖父去世前，就传授爵位之事，上书宗人府，言传贤不传长，请朝廷将将军封号赐给四子，即我的父亲。大爷对祖父的做法毫不理会，依旧我行我素，与沈致善接触频频，后园特意留着这个小角门为的是时常走动，往来方便。袁世凯称帝

时他竟然还“荣获”了洪宪帝的文虎勋章，这一来不但气死了祖父，连祖母也气死了。刘妈常说，这个小门是个祸害，没有它二格格也不会出走，应该堵了才是。话是这么说，却迟迟未见行动，只是门上加了一把锁，长年不开，锁都锈死了。这样一来，竟使我打生下来就没机会到东边园子里去游玩。

现在刘妈竟然冒着雨将小门打开，神出鬼没地到那边去了，不知搞的什么名堂。我满怀期待地等在亭子里，浮想联翩，我想，接下来该像戏文里演的那样，刘妈引进一个年轻美貌的落难公子，下面该是小姐花园赠金……只是这小姐，小姐该是我呀……我的心开始咚咚跳起来，脸也憋得通红，想那公子来到亭中我当如何答对，没钱相赠，让刘妈去偷两个鼻烟壶倒是上好之策……

正云遮雾罩地想入非非，寸心大乱时，只见刘妈领着一个妇人和一个男孩偷偷摸摸地由角门进来了，那妇人用伞遮着脸，罩护着孩子，蹑手蹑脚地随在刘妈身后，奔西跨院去了，看来是冲着二娘屋去的。如果当时我知道随刘妈而来的是二格格舜镛，我一定会不顾雨幕，跟过去看个究竟，一睹美人之风采，以偿昔日之夙愿。可惜并没人给我介绍，这一错过竟与二格格失之交臂，终生不得相认。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孩子不堪寂寞，跑到园子里来了，他先围着假山转了一圈，又蹲下来摸了摸梅树下湿漉漉的石凳，终于寻寻觅觅地朝凉亭走来。

我冲他喊道，喂，你是谁？他发现了，想躲，露出一副极不正大光明的神态。我说，你过来！他犹豫了一下，终归还是过来了。

看年龄，他比我大不了两三岁，穿的却是西服，质地不错，脚上是一双在当时尚不多见的小皮鞋。只那双小皮鞋便让

我嫉妒，那是我很向往却又从未穿过的东西。我只穿母亲做的红鞋，有时上面绣两只蝙蝠，有时绣两只小老鼠，布鞋与皮鞋相比，在气势上差得太远，所以我也不得不在语调上放缓了些。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叫沈继祖。我问沈继祖是谁，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似乎启齿艰难，突然话锋一转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耗子丫丫。呸，耗子丫丫是你叫的吗！我很恼，同时对他脚下皮鞋的崇拜之情已荡然无存，我说，我看你偷偷摸摸像个贼。他说他不是贼。我说不是贼为什么不走正道，要溜后门？他一时语塞，翻着眼答不出话来，最后嗫嚅着说，我们家有钱，我不是贼……我想起刘妈的话，便说，你们家有钱，你们家的街门能退后半间，还有上马石吗？他想了想说他们家压根没有大街门。我说没街门难道你们家院子连着大街？他说他们家的门是铁栅栏，站在院里就可以看见大街。能看见大街的门又让我向往和嫉妒，特别还有什么二楼阳台，我们家若有，我就不至于因为贪恋街上的景致而被舜棋抓小鸡一样抓回来了。对方看出我的神情，马上讨好地说，你们的院子大，树也很多，这些我们家没有。我说当然，我们过去是皇上的亲戚呢，我爸爸还当过大将军……问及对方的爸爸，他有些闪烁其辞，不做正面回答，后来被我逼问急了，才说，我妈不让说。我问他妈妈是谁，他说，老人家的名讳不是小辈能叫的。我说，你总得有个来头吧。他说他应该管我叫小姨，他妈说过，金家的耗子丫丫是他小姨。

有人管我叫姨我当然很高兴，正想端姨的架子，就听见西跨院一阵吵嚷，是二娘的声音，声音很尖，也很高，我甚至怀疑病得连神志也不太清楚的二娘何以能发出这样大的声响。接着是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和刘妈劝慰的声音。沈继祖也听到了

这些，他的脸变得苍白，显出一种由衷的恐惧与自卑，他抱住亭柱惶惶地朝西跨院看，那副战战兢兢的神态很让人可怜。我正想安慰他，却见刘妈打着伞匆匆跑过来对沈继祖说，大少爷快跟你妈走吧，二太太气上来了。沈继祖就跟刘妈走了。

我追到西跨院时，只见那妇人正跪在雨地里泪流满面地向二娘的窗户磕头，磕完头，抽抽泣泣地拉起她的儿子走出门去。沈继祖脚上那双小皮鞋，毫无顾忌地踩在水洼中……

来到二娘房里，我看见刘妈正在给二娘摩挲胸口。二娘脸色青紫，艰难地大口喘着气，屋内地上，除了碎了的掸瓶以外还扬散着不少票子。二娘说，……一个冰肌玉骨的女儿，即使嫁个讨饭的花子也不屈其倾城之貌，配此下流，实在污了世家名声，偏又在这个时候来寒碜我……她是成心要我死……刘妈说，二格格也是一片孝心，您这么不给她脸，让她在孩子跟前怎么做人？二娘说，沈继祖继的是沈家的祖，与金家没关系。刘妈说，您怎么知道他不继金家……我这才知道刚才来的是二格格，便很后悔没有多看她几眼，活生生让美人儿从眼皮底下跑了。二娘将金家的姑爷也就是沈继祖的父亲归于“下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难怪沈继祖不愿说他的父亲是谁，原来他的父亲是属于“下流”的，连讨饭的花子也不如。后来我几次仔细回忆二格格的面容，似乎除了泪痕再无其他。

二娘死了，也没有通知城西的二格格。办完丧事，刘妈打点行李准备回安徽老家去，舜祺送了她一副金镶珠石云蝠帽饰，以慰其几十年在金家的辛苦操劳。这副帽饰是慈禧赏给我祖母的物件，金色蝙蝠的头与尾各嵌了一颗圆而大的东珠。这种珠子产在东北乌拉宁古塔的诸河中，采珠者于清水急流处采捞，百余蚌不见有一珠，得来十分不易。有珠的蚌要用纸包封着，送至总管处，由将军与总管共同挑选，不足一分重、不够

光亮圆润的仍然投入河中，以示不敢私藏。故满清宫廷中使用的东珠粒粒是大而圆，没有皱皮的，以分量而定品级，不是皇亲显贵，没有资格佩戴东珠。亲王朝冠饰东珠九颗，郡王八颗，镇国公五颗，我祖父承恩公可戴四颗，祖母亦有封号，也可戴四颗。这帽饰原是镶在祖母朝冠上的一对，祖母去世时给了大娘二娘一人一支，舜祺拿它来转赠刘妈，足见对刘妈的看重。刘妈自然知道珠子的价值，死活不敢接，说蓬门小户，兜不住这么大的福分，遮不住宝物的光彩，既是二娘的遗物还是给二格格留着吧。舜祺听刘妈又提起二格格，转身拂袖而去，临出门扔下一句话：她不来我额尼也不会死！

屋里只丢下刘妈拿着帽饰站在那里发呆，她猛抬头，见我在桌前趴着便说，我怎么能要这个，这不该是我的东西，拿回刘家，它得把我们压死。我说那么个小玩艺儿怎能压死人。刘妈说她命薄，有了这个只能招祸……刘妈在房里转了几个圈，后来就用盒子把那亮闪闪的东西收了，对我说她不能拂了三爷的面子。我说那你就快带走吧。刘妈说，你以为我想带走？

## 二

我没想到四十余年后会以这种方式与沈继祖再次相见，彼此都已有了一把年纪，再不是穿红布鞋与小皮鞋的孩子了，双方见面都有隔世之感。我向沈继祖的脚上望去，那是一双沾满黄泥的高腰雨靴，裤子进进出出地塞在靴内，拖泥带水的，显得零乱而又匆忙。演员们围过来，是被来人地道娴熟的满族请安姿势所吸引。这个剧需要请安的地方不少，但能将这个动作做得准确而又自然的却没有一人。大多数演员受了舞台与电影表演程式的影响，动作夸张，草率，别别扭扭的，如同没揉好

的面，眼前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活样板，自然是请教的好机会。但是，沈继祖右臂上的黑纱阻止了他们，他们只好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那里，伺机再睹满人请安。我说真难为你了，还能记得这个。他说从小他母亲就告诉他，无论什么时候见了金家的长辈都要按旗人的规矩行礼，使金家上下的人都知道，金家的外孙是有教养、懂规矩的良家子弟。我说，眼下民国都过去快五十年了，谁还讲这些老理儿。沈继祖说他母亲的礼教极严，一向教育子孙们以敦厚退让为处世美德，以爱家爱国为立身根本，他们兄妹几人不敢不听母亲的教诲。我问沈继祖何以能找到这里。他说是他母亲在病榻上看到报纸的影视报道、拍摄信息中有我的名字，便料定“金舜铭”是金家没见过面的七妹妹无疑。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早不来找我？沈继祖说他母亲不让。我没料到，二格格与金家的隔阂有这样深，竟牵扯到了我这从未见面的人。我说，其实我是见过你母亲的，那年也是下雨……沈继祖大概也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他有些窘，说是的……是我母亲没有注意到您罢了。我问二格格现在何处，沈继祖说就停在家里，灵堂已布置好，他的两个妹妹和妹夫们在守护着。又说他想她母亲毕竟是金家姑奶奶，去世以后如果有娘家人来送行，他母亲一定死可瞑目，否则一块心病老不得解。我说，二格格去了，这是件大事，我今夜陪你们去守灵，去之前得先告诉舜祺一声。孰料，一提舜祺，沈继祖竟是一脸惊恐，他说，您千万别让舅舅来，我母亲说过，至死也不见舅舅，我不能驳了她的意思。我说，人都死了，那些恩恩怨怨也该结了，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呢？沈继祖还是让我劝舜祺不要来，说免得让他母亲难堪。我想，这个沈继祖真是迂得可以，便说，看情况吧。

沈继祖把家里的地址写给我就准备告辞了，我将他送到门

外，替他拦了辆出租车。他死活不坐，说还要到崇文门买点儿鲜花，他母亲硬朗时常去那里买花，那里有黄土岗的直销花店，在同仁医院对面。我说黄土岗的花店好像早没了，他说那也去看看，他母亲爱那儿的花。我想，这个沈继祖迂虽迂，却是个感情细腻的孝子，眼下这样的儿子不多了。沈继祖撑开伞走了，我看见那张黑布伞已褪了色，还有针线的痕迹，也看见他衣服的袖口被磨秃了边，那冒雨而行的步履已显出老态，与穿着西装皮鞋，在亭子里向我诉说“我们家有钱……”的沈继祖相比，此沈继祖非彼沈继祖也……直至沈继祖消逝在人群中，我才想起竟忘了问他的情况，是啊，该问的太多，太多。

出了这样的事，导演只好准假。演职员们乐得清闲，家在北京的都回去了，外地的也相约了去逛商店，偌大的拍摄场地只剩了我和导演两个人。导演用手叉着腰站在窗前看着雨，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开机那天没烧香，活该有此天劫，又说这大宅院的煞气太重，以后他再也不拍这样不愠不火的戏了，要拍就拍武打片，火爆痛快，没有对话，拍不下去了就拉出几个来打一场……我说，你也不要说那样的话，干什么都有突发事件，大伙连着干了一个月，也该歇歇了，所以下雨未必就是坏事。导演说，你不管钱，自然不知经费的紧张，我现在是五内俱焚，一筹莫展。我说，你也别急，不就是几句词儿么，今天晚上我把它弄出来，不误你明天早上的戏。导演说，今天晚上你不是去奔丧吗！我说，我搞不了不会托人嘛，我的侄子是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的，我把大概情节一讲，他怎么也给你凑出来了。导演听了很高兴，问我的侄子是谁，我说是金昶。导演说他听说过这个名字，金昶写过不少戏，就催我快些回家去找金昶。

舜祺住在亚运村的高级公寓里，两个单元打通，曲里拐弯，房子不少，光厕所就有三个，所以我虽去过几次，终归也没闹清他家到底住了几间房。原先他和儿子媳妇挤在干面胡同的单位宿舍里，两室一厅，五十六平方米，祖孙三代，也是甚不方便，闹哄哄的让人静不下心来。自打舜祺再娶以后便搬出了东城的旧宅，跟家里的联系就极少了，后来又有了儿子有了孙子，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那一年他添了孙子，我正巧也在北京，便去看他。干面胡同那个小小的单元里满满当当堆的全是书，他和他的老伴蜗居在北边小屋，将南面大房腾给正坐月子的儿媳住。我的到来自然使舜祺很高兴，他张罗着要请我去东来顺吃涮羊肉。我说随便吃点什么都行。舜祺说大老远回来了，不吃点儿京城风味怎算回了家……舜祺越热情，他夫人便越冷淡，话里话外地说在外头吃不如家里吃舒服、卫生，家里什么都是现成的，也不费什么事……后续的三嫂从家世到本人自然与商业无半点瓜葛，其父是中学教员，本人是文化馆的干部，小门小户出身有着小门小户的精细，不似金家子弟，动辄便是东来顺、翠华楼。舜祺仍坚持要去东来顺，嫂子劝阻不住，索性摊牌说，去东来顺四五个人没四百块下不来，有这四百块买回东西自己弄比什么不强，怎么净想着花那冤枉钱。舜祺说下馆子有下馆子的气氛，我请舜铭吃东来顺的涮锅子，吃的就是这名气，就是这陈旧。老阿玛在的时候隔三差五领着我们俩去东来顺，他并没带着我们上干面胡同的您这儿吃什么家常菜来。三嫂对我说，听听，你这个哥哥说话多噻人，想必你也想得到，我跟他一块儿过受了他多少气。我说三哥是心疼嫂子，怕嫂子受累。舜祺说，我怕谁受累也不怕她受累，她一天到晚小账算得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几位，有天晚上十二点了还不睡，说是有笔账没对上，硬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帮她查账，查

来查去是忘记了一包甜面酱……舜祺的话中带有幽默成分，但三嫂的脸面似乎有些挂不住了，说，谁能比得了你们东城金家，拿着玛瑙当瓜子儿耍，个个儿都是不识柴米价儿的公子哥儿。眼下咱们都是拿干薪水的，你就知道东来顺锅子好吃，可知道咱们月月的亏空是多少？这一说舜祺就有点蔫，搭讪着说，又不是老去吃……我见状赶紧说，去东来顺由我作东，又掏出五百元钱塞给嫂子，说是给刚出世的小侄孙的。三嫂哪里肯要，使劲推让，说她之所以说那些话是看姑爸爸不是外人，没别的意思。我说不是外人就更不用客气了。三嫂就把钱收了说，客还是由你三哥请，哪能有回北京了还让你掏钱的道理。正说着，有文物部门的人给舜祺送来六百元酬金，说是三百元是鉴定费，三百元是误餐补贴和车马费。舜祺说，不就是判定一个鼻烟壶么，是不是古月轩的打眼一看便一目了然，一两句话的事，怎还收钱。文物部门的人说，搁您是一目了然的事搁咱们就是一辈子钻不完的学问。知识也是财富，以前体现不出这一点，现在社会发展了，应该给知识以应有的价值体现。舜祺还是不收，金昶就由屋里出来劝他爸爸把钱收下。舜祺把脸转向我，我说该收，劳动所得，理所当然。舜祺听了摇头，说他想不通。文物部门的人见状，就把钱交给金昶，让金昶代他父亲签了字。来人走了以后，舜祺还为那钱犹豫，认为这钱收得不合适。金昶说，合适不合适不再细论，咱们就用它去东来顺请姑爸爸，都吃进肚了，眼不见心不想了。大家都说好，一行人就奔了东来顺，六百块钱吃得很是舒畅。席间，舜祺用筷子由沸汤里捞出一箸颤巍巍的嫩羊肉却忽然问我，你说那钱咱真该收？我被芝麻烧饼噎得说不出话，只好点点头。舜祺说，那些玩物丧志的本事竟也成了知识，可以用来换钱，认可了一个古月轩的鼻烟壶就换来这顿涮羊肉，我怎么觉得这里头有股

商人味道。三嫂说，什么商人，这是知识产权，你本人就是个专利，文物鉴定的专利，金家几十年上百年拿家底才培养出了你这么个宝贝，那价值自然是不低的，六百块钱算什么，为了你这知识，金家成千上万的六百都出去了。三嫂的议论很奇特，也很新颖，我听了直想笑。金昶说，爸，您这思想得跟得上时代发展，按劳取酬，无可非议，您不要有什么不安。我们文艺界，请人审片给审片费，请人审稿要给审稿费，更何况您这文物鉴定，一句话判定真假的事，不是谁都能断得了的。舜祺听了没说什么，直将那筷子羊肉沾满了韭菜花填进嘴里去了。

这两年舜祺手头似乎宽裕了不少，在亚运村购了房，还做了装修。用金昶的话说是，老佛爷睁眼了，我爸爸睡醒了。

我进门的时候舜祺的确刚刚睡起，正坐在书房窗前喝茶。书房西墙的紫檀多宝阁上摆满了铜的、瓷的、漆的、玉的玩艺儿，这些东西多不是我家旧物，是舜祺的儿子金昶从各处搜拢来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说不清楚。舜祺身后的一幅中堂“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倒完完全全是真的，那是民国时期父亲的挚友，中国史学家、古玩专家邓之诚送给父亲的，不知怎的，又被舜祺拾掇出来挂了。见我进来，舜祺说，秋高气爽是北京，怎么会下起雨来了呢，这雨下得悲悲切切，跟程砚秋唱的《荒山泪》似的，让人听着心里发紧。我说现在世界气候都反常了，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该下雨什么时候不该下雨。舜祺说，住东城四合院的时候，下雨坐在亭子里听雨那是件乐事，现在是什么也听不着了。想起舜锯去世的事，我无心谈论下雨，更不知如何向他开口，毕竟是手足，且又是一母同胞，不似我，还隔着一层。厅里，他的孙子在哭闹，三嫂在百般哄劝抚慰。舜祺皱了皱眉说，现在的孩子，惯

得没了形，咱们小时候哪敢这样。我说，兄弟姐妹当中，最各色的怕就是我和舜锞了。舜锞说，你还罢了，舜锞倒是个逆时悖流的人物，平心而论，她这辈子坎坷颠蹶，也是十分的不易。我想，孔怀之亲、怜恤之情人皆有之，长痛不如短痛，直截了当把事挑明了更好，便说，三哥，今天舜锞的儿子来找过我，说舜锞今天上午歿了。舜锞听了这话，手一抖，杯中的茶水泼洒在身上。我赶忙找布擦，舜锞挥挥手，接下来便靠在椅子上，许久没有说话，那嘴唇却在急剧地颤抖，切肤之痛已将他击中，使他难以自持。一霎时我感到眼前白发苍苍的舜锞，亦如婴儿般的软弱了。过了一会儿，舜锞无力地说，我早知道会有今天……命也如斯，难为她上路的时候，偏还要受到风雨欺凌……我告诉舜锞，今天晚上我要过去为舜锞守灵。原以为舜锞会不顾一切地跟我去看看，以作兄妹间最后的诀别，不料舜锞却说，你代我给她上两炷香，就说这些年……我……还惦记着她……我说，您不自个儿过去？舜锞摇摇头，那眼里分明有泪光在闪烁。我说，多少年了啊，连香港都回归了，何况一个二格格！事过境迁，回想前尘，不如一笑置之，何必那么认真。舜锞说，有些事你不懂，有些心态亦非语言能道出。往事无迹，聚散匆匆，泪眼将描易，愁肠写出难，不说也罢。我不好再勉强，想到继祖说他母亲不让舜锞去的话，真闹不清一对至死也不相见的亲兄妹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般绝情。老人，趋向衰老的人大多有着怪僻的让常人难以理解的捉摸不定的性格，过了春天，过了秋天，过了整整的五十多年了啊，无数的心绪都消磨尽了，惟独这夙怨，怎的却愈积愈深了呢？我在金家兄妹中虽是老小，也已过知天命之年，路也走得不少了，眼也看得不少了，却怎的看不透这一步呢？舜锞说，世态炎凉，年华老去，置身于世俗之中终难驱除自己身上一点点沾染的俗气，

厌恶俗情的同时又惊异于以往的古板守旧，苛求别人的同时又在放松着自己，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已离我远去。表面看来，我是愈老愈随和，实则是愈老愈泄气，我自己将自己的观念一一打破，无异于一口一口咬食自己的心，心吃完了，就剩下麻木……

这时，金昶的儿子端着“机关枪”踢开门冲进屋来，向着四周一通猛“扫”，勒令我们做出中弹状态。舜祺乖巧而熟练地将头歪向一边，双手无力地垂下，看来这个动作他已做过无数次了，逼真得天衣无缝。望着他脸上条条的纹路与老人斑，我由心底产生出一种深深的怜悯和无奈，心中感叹，莫非这就是中国人推崇向往的含饴弄孙之佳境？不解。小崽子因为我的“不死”而恼怒，将枪掷出老远，一屁股坐在地上，全身扭动，撒泼耍赖。这种泼皮举动十分令人厌恶，我大吼一声：滚出去！一脚把枪踢出门外，整整一天的积郁都发泄在这一声吼上，竟震得墙上的挂轴哗哗直颤。大概家中还没有谁这样对待过他，小崽子一愣，哭喊声戛然而止，瞪着一双惊恐的眼不知所措地望望我又望望他的祖父。我以为舜祺会说什么，他却还歪在那里装死。我想，我当耗子丫丫那会儿他何曾对我这样过，以对孙子宽容之心的十分之一来宽容舜辄也不会是这种结局，倒真应了明代学者宋懋澄的禅语：“树外有天，天不限树，人竟不能于树外见天，以为天尽于树。”舜祺纵然读书万卷，学富五车，终未能跳出个人局限，满腹伦理被“机关枪”扫尽，实在是悲哀得很。三嫂进来将她的孙子抱走，对我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在厨房里对她的媳妇说把孩子吓着了，连哭也不会了。我再看“死去”的舜祺，闭眼斜在椅上仍无动静，只是一行清泪已由眼角溢出，正顺着脸颊缓缓下淌

……

信息已经转达到，再无待下去的必要，天黑前我必须赶到城西的二格格家，我对舜祺说，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去沈家了。舜祺正要说什么，金昶领着一个人进来了，说来者是某文物店的经理，让舜祺帮着鉴定两件玉器。舜祺只好让我等一下，说他待会儿还有事交代，说罢接过来人递过的两个锦匣。

我于古玩是外行，但就以外行的眼光仍能看出来者掏出的是罕见之物。这是两块年代久远的古玉，一为玉璧，一为半璧形玉佩。舜祺取过放大镜仔细查看玉的质地，又在灯前反复透照，说倒是有些年头的物件，接着又问来路。经理说，玉璧系陕西咸阳汉墓出土，走的是暗道，不作公开亮相；玉佩乃一广东大款在潘家园旧货文物市场购得，说是北宋时期的陪葬，清末为古玩家吴大澂所收藏。舜祺就问金昶的看法如何，金昶说他看两件都是真的，无论是玉璧还是玉佩，从玉质、器型、纹型、纹饰、工艺诸多方面都与时代特点相符。汉璧为水苍玉，有龙纹，阴刻细线，有跳刀，这是汉玉的重要标志。至于吴大澂曾收藏过的半璧形玉佩，佩上的龙形头窄长，嘴的上下唇薄，眼细长，发向后飘，爪似鸡爪，具有典型的宋代风格，加之佩上“土月流儿”的暗坎，更证实了清代玉器行鉴定的准确，这点现今一般造假也是造不出来的，说是吴大澂的收藏大概无误。最主要的是两件玉器都系出土文物，来自棺木，凡玉在土中，五百年体松受沁，故入土重出之玉无有不沾染颜色者。玉璧葬于陕西，西土者，燥土也，玉受土沁，颜色发黄，是为柑黄；玉佩随尸而葬，浸泡尸血之中，故颜色发赤，是为枣皮红，乃血沁……

我对学戏剧出身的金昶不能不刮目相看了，这些娴熟老练的文物鉴定功夫绝非一日能及。金昶是活在今天，如若活在我父亲或是他父亲时代的金家，那足足是个赛过吴大澂、邓之诚

的人物，就连那个在琉璃厂开古玩铺的沈继祖的父亲沈瑞方也是望尘莫及的。经理对金昶的鉴定表示出由衷的钦佩，赞赏说，非是天潢贵胄、见过世面的世家子弟不能有此见识，但终究还是要听听老爷子的，以老爷子的判断为结论。舜祺看着两件文物不紧不慢地说道，古玩这东西伴随而生的是文化，中国几代人的精神，几千年的历史都在这小小的物件里包含着。三代鼎彝，汉玉佩件，秦砖汉瓦，象牙雕刻，哪一件玩艺儿都跟人牵连着。古代邯郸大道，为贵族豪俊所标题，咸阳北坂，是诸侯子女所麇聚。就拿这件玉璧来说，出于咸阳古墓当产于新疆和阗，和阗玉又称软玉，质地细密色泽温润，汉人张骞通西域后，和阗玉大量进入中原，集于长安、咸阳，为豪门权贵所宠爱，收藏，所以彼时玉璧，多为和阗产。而此玉璧玉质较硬，质地近乎大理石，虽与某些汉代玉器质地近似，但黄中泛青，终有差距，非出于新疆和阗，实出于陕西蓝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曾说“所谓蓝田，即葱岭出玉之别名，而后也误以为西安之蓝田”，其实错了，陕西蓝田开采玉矿也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推不到汉朝去。今日蓝田之玉，青中泛绿，有条纹无透明感……经理听了沉不住气说，以您这意思，这块璧是当代人用蓝田玉仿造的？舜祺说，以前我父亲收藏过一块湖北云梦大坟头出土的汉代玉璧，南方水多，璧边已沁成鸡骨白色，那质地与这个是绝不相同的。金昶说，这个璧是土沁，璧边发黄是自然的。舜祺说，土沁作假最易，用油炸，用火烤均可达到目的，最简便的办法是用雪茄水浸泡，使玉有沁，并使颜色透入玉理，与真色无异。但老天有眼，今日外面天色阴霾，雨水淅沥，这种天气，是识别假沁的最好时机。凡是假造的，天气阴雨时均颜色鲜艳，如染色花布遇水一般，真的则较为黯淡，无悬浮之色，旧北京玉器行专门有雨天辨玉一说，以前门

外门框胡同为总会之地，逢有雨天，人们常将难以决策之玉送去辨真伪，我曾跟着我的父亲去看过。经理说，听了您的话我直冒冷汗，几万块钱，差点儿白白地扔出去，直上了别人的当。金昶便有些得意，说要不怎么是老爷子呢，这本事也是卖自家的东西卖出来的。金昶的话说得甚不受听，舜祺的脸色颇有不快。经理没心没肺地拉住舜祺让鉴定玉佩的真假，舜祺恼恼地说，西贝！经理问“西贝”是什么，金昶说“西贝”就是“贗品”，老北京古玩界的行话。经理指着玉佩说，假的？不可能，这可是吴大澂收藏过的血沁的玉佩，不是陕西农民刚刨出来的“出土文物”，金昶就朝他父亲看。舜祺说，有“土月流”暗坎儿标明了当时它百二十两银的价格，所以出于吴大澂的收藏也不会假。北京一向称首善之区，犖鞞之下珍宝多如牛毛，但焉知那个时代的人就不会造假？清代宫廷玉器制造专门有道“烧古”工艺，乾隆年间的一批仿古玉，不是提款，谁也辨不出是假货。这个佩上的血沁，干涩浮躁，非人血所浸，尸血阴冷污浊，沁出的颜色温静晦暗。这玉佩的血沁乃前人假做，将佩件植入活羊腿中，用线缝好，三五年取出，使玉上有血丝沁入，冒充传世古玉，人将此法所得之玉称为“羊玉”。你们用放大镜看那血丝，多浮于玉的中上层，深浸者少，没有千百年以上尸血所浸埋的效果。金昶与经理两人看了，都说极是。经理感叹地说今日算见识了高人，这才叫明察秋毫，他是彻底服了……

经理离去时在桌上不动声色地留了两个信封，那是两件文物的鉴定费。我便知道，这一切舜祺都不是白干的。问题是别人收这钱不足为怪，舜祺收这钱倒是给人“进步太快了”的感觉。三嫂将钱飞快地收走，大概是拿到哪个房间点数去了。舜祺见我坐在那里发呆便解释说，退休了，常有人找上门来，

闲着也是闲着。我说，挣点外快是好事，三哥的思想也很开放了。舜祺的脸就有些红。后来，他取出一个盒子给我，让我给舜镛带去，说这是她的物件，让她带走吧。我打开一看，竟是当年他送给刘妈的那副金镶珠石云蝠帽饰。舜祺看到我疑惑的神态便说，本是给了刘妈的，刘妈走时硬留了下来，说还是舜镛承继是正理，毕竟是她母亲的东西。我想，刘妈到底没拿，果然是个有仁义的人。遂将帽饰由盒内取出，手上竟沉甸甸地重，金质的蝙蝠熠熠生辉，两颗大东珠晶莹润洁，蝠翅上嵌的蓝珧琅色泽鲜艳，蝠身的毛羽细致精巧，非是宫廷作坊做不出这样巧夺天工的活计。我知道，家中旧存的古玩字画，在长年的生计贴补中已所剩无多，“文革”一场浩劫更是将一切扫荡得干净又彻底，连仅存的两把硬木兀凳也算作“封资修”在一片火光中化为灰烬。舜祺能将此帽饰保存下来足见其心思之深远，他是为舜镛担着风险而保存的，可见二格格在他心里的位置是无人能替代的。

金昶送人回来，听说他父亲要把这副帽饰给舜镛送过去，脸当时就沉了下来。舜祺说，这不是我的，是祖母留给你二姑爸爸的。金昶说，他们家的人都不来要，您还上赶着给送，真是服务到家了。我告诉了金昶二格格已去世的消息。金昶说，那就更用不着再送过去了，我二姑爸爸三个孩子，都是啃死工资的穷酸，为这件宝贝还不知道怎么打呢，这也是咱们金家老祖先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念想了，白白送给姓沈的不合适。舜祺说他母亲活着的时候提过，要把这件东西给二格格，今天趁着二格格没走，把它送过去是正理。金昶就说他父亲空守着一句许诺未免太傻。舜祺不理他，坚持让我将东西带走。我在门廊一边穿衣服一边跟金昶说了请他为电视剧补一场台词的事，原想他会答应，不料竟遭到一口拒绝。金昶说他自从下海到东华

门开了家文物商店以后已有三四年没从事文字工作了，经商与写戏，完全是两种心态，他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转换过来，所以，他犯不着为别人戏里的几句词花那么大精神费那么大工夫。我说怎么会是为别人，你是在帮我，你的亲姑姑，再说，剧组也会给报酬的。金昶说他不稀罕那点酬劳，他只要卖出一件仿耀州窑的古瓷就能赚几千，比坐那儿憋戏词容易多了。我说金昶你真是钱迷心窍了。金昶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金家连老爷子都开窍了，您怎么还在犯迷糊。这时我听见三嫂小声嘟囔着什么，舜祺在里间对他老伴说，以后叫他别把这三不四的人往我这儿领，掉我的价。金昶对我说，听见没有，老爷子不高兴了，为什么知道吗？我说不知道。金昶说，老爷子嫌钱给得少了。金昶又说，你真以为刚才那两件玉是假的？我说难道还是真的？金昶点点头，小声说，货真价实是真的，老爷子故意把它说成假的，价儿就压下来了，出手的卖不上价儿去，急着抛出，就由我来收购，以假价买真货，姑爸爸，您说这样的买卖不赚还有什么赚！孟子说衣食足而知礼义，这话不假，穷当益坚只能过瘾，穷当益奸才能生存……我感到脚下的地在朝下陷，一种崩塌的感觉使我站立不稳，我用手扶住墙壁问金昶是不是地震了，金昶看了看头顶的灯说没有。

### 三

我终于看到了沈继祖四十余年前说过的与墙一般齐的铁栅栏门，那门已经长满红锈，歪歪斜斜的向所有来人诉说着它的沧桑。这栋小楼搁三四十年代或许还很摩登，但在今日却已显出它的过时与破败来，特别是在这潇潇的秋雨中，更透露出它的潦倒与难耐的凄惶。愁暗的雨把院中的衰草打湿，枯败的树

叶随着风在摇曳，尚未进门，我的心便已开始僵冷。秋雨中，我仿佛看见一个踉跄的妇人，看见她苍白的脸和酸痛的泪，看见她在满是泥水的地上缓缓地跪下去，跪下去。那是我的二姐舜锺，她在低泣，在申述着一生屈辱的悲苦和有家不能归的辛酸……我打了一个寒噤，细看院中，却只有风和雨，湿冷之气似乎穿过衣服浸到皮肤上来了，我快步朝小楼走去，继祖和他的两个妹妹已迎在台阶上了。

两个女人已呈半老状态，见了我也请安，接着便捂住嘴哭，继祖低声说了些什么，她们便强忍住悲痛，肩部猛烈地抽搐着。我拉住她们的手，以图将自己的温热传给她们，其中一个说她是第一次见到母亲的娘家人。随着继祖上楼，木梯已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来到卧室，我见到了睡在床上的二格格，从那次雨中相见至今，四十七年过去了。四十七年的时光在我的记忆中于她是一片空白，只缩短为昨天和今天。灵床上那安然躺着的老妇人便是在雨中向着二娘窗户叩首的小媳妇，是我不曾细看的美人。这个美人在冷漠、凄伤中，在企图得到金家人谅解接纳的等待中，默咽着人间的苦酒，一步一步走向无穷，那沉默的躯体里，容忍涵蓄着人间的苦痛。这苦痛使我害怕，使我难以承受由灵床而腾起的，一下向我逼压过来的怨气。我叫了一声二姐，热泪便夺眶而出……

我将金镶珠石云蝠帽饰放在舜锺的枕边，金的闪烁与她凄冷的脸显出了不协调。我说是舜锺让我带给她的，依旧是不协调，看来，她已经把金家毫不留恋地推开了，推得干净又彻底。外面如泣如诉的雨声，分明是她发自内心的哀怨，令人惊心动魄，然而我知道，在她内心的深处，又何曾有一刻忘了金家！她的根实际上是扎在金家，扎在金家人生命的深处的，纵然是从无交谈过的姐妹，那血的相连，心的沟通，并不因死的

隔绝而断裂。填满胸臆的悲哀一时无从遏止，竟使我悲声大放，我是替一个委曲的生命在呐喊，在宣泄，非以此不能平心头之怨，五十余年的积怨……

有孩子在牵我的手，是个面庞清丽的女孩，她叫我姨姥姥，用手帕为我擦泪。我想，这该是舜锸的外孙女了。孩子臂上的黑纱似乎有着太重的压力，使她越发显得单薄瘦弱。孩子后面站着她的母亲，就是对我说她第一次见到母亲娘家人的那个女人，女人说她的母亲病是病得久，死却并没受什么苦，昨晚睡下便没有醒来，在梦中跨越了生死界线，这不是谁都能修来的福分。我说是的。这期间，女孩子为她的姥姥去添香，女孩与女人的脸有着遗传的近似，女人的脸与床上老妇人的脸也有着遗传的近似。所以，我从女孩的脸上寻到了当年被我忽略掉的美貌，那是一种恬静端庄的美，是对男人不容置疑的征服。也正因为如此，二格格竟改变了沈家后代的命运，使他们与他们的父亲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院里荡起渺渺的烟，那烟由窗户飘进，缓缓向灵床漫去，床前环绕的白色菊花因烟的浸入而变得模糊不清，那花大概是来自黄土岗的花店，是她的儿子上午执意去买来的吧。墙上有照片，一双俊美的男女互相依偎着，背后的布景已经发黑发暗，看不清所以然，恰如这段门第悬殊的婚姻背后所衬托的阴影。

我望着墙上这帧发黄的照片听着沈继祖的诉说，诉说他父亲和他母亲的故事。远处传来电报大楼悠悠的钟声，钟声将时光带得极远，极远……

溯始追源，一切当归咎于我的大爷，父亲的亲兄长。那年夏天，大爷领回家一个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那军官除英俊之外便是儒雅，星眸皓齿，美如冠玉，咋咋响的皮靴震得金家的

方砖地直打颤，也惊动了各屋的女人。美军官的到来在金家女眷中引起骚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日大约除了二娘以外，金家无论上下大小，包括年逾古稀的秃太太和尚在蹒跚学步的二格格都以各种理由从偏院花厅前走过了一遍，以获得“不期而遇”的可能，一瞻美男子之风采。与美军官最为接近的是刘妈，她曾三次进去续水。提着水壶出来的刘妈来到二娘屋里向二娘演义见到美军官的情景说，天地竟造化出这样可人的男子，手指跟嫩葱儿似的，那腕白亮绵软，细腻得如同羊脂玉，声音也轻柔脆亮，戏里头的俊小生赵云、吕布什么的跟他比，也只有落荒而逃的份儿……刘妈所说的也就是这些，她的视觉只敢停留在来客的腕部及一双手上，至于赛过吕布、赵云，都是她的想象。二娘说，老天爷生出这样的东西除了扰乱这个世界，没别的意图，谁碰上谁遭劫。

父亲气得在房内摔茶碗，说他大哥不该把这伤风败俗的尤物引进家来，出乖露丑于众子弟前。其实父亲也是耗子扛枪，窝里横横罢了，他哪里有勇气跟他的大哥去对阵，那时候的大爷，是身后带马弁、出门坐汽车的要人，而我的父亲则什么也不是，空有个过期的将军头衔，皇上也退了位，没人认账。父亲不敢出面干涉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者的势头。美军官叫田桂卿，民国第十七混战旅旅长兼京汉线护路司令。田桂卿原是唱小旦的，河南人，韶秀伶俐，性尤慧黠，被袁世凯看中，收为贴身仆从，昼夜不离左右。袁世凯虽有一妻九妾，惟独田桂卿有不能替代的用途，宠爱之余委以军权，成为左臂，乃袁世凯第一心腹之人。袁的右臂就是与我们家一墙之隔的沈致善了。一左一右，主外主内，是袁世凯须臾不可离的人物。后来这个田桂卿因三十万两银子被人收买，一夜之间变心，转而与讨伐袁世凯的人坐在一条凳子上，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肉中刺。袁

世凯四面通缉田桂卿，指明如抓到田，即就地正法，足见痛恨之深。其时，田桂卿的小儿子正在沈家寄养，沈致善还算义气，将田家儿子更名沈瑞方，充作自己儿子抚养。田桂卿一去不回头，再无音信。沈致善后继乏人，巴不得田桂卿永不再来，遂把个沈瑞方当做亲生一般。沈瑞方继承了他父亲的貌美，也继承了沈致善的精明，初时也还从小角门过来跟金家的孩子们玩耍，久之，便读懂了金家人眼中的内容，知道了笑容背后向下俯视的不屑与探秘式的好奇，渐渐地，不再来了，一门心思读书，跟着养父做生意。我大爷去世时，那孩子还代替沈家来吊唁过。那时沈致善也已作古，沈瑞方已是沈家几处买卖房产的主人，是一个精明年少的东家了。

沈瑞方怎么和二格格搞到一起去的，没人说得清楚，以刘妈的话说是招了那个小角门的祸，但据沈继祖说，他父母的相识还是在大爷的葬礼上。那时高中毕业的二格格正在家中闲置，日子过得百无聊赖，此时美貌小生沈瑞方的出现，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了。于是，一段古老又落于俗套的爱情故事在时光的复印机上又被复印了一遍。两家后园原本是为政治而连的通道却意外地承担了月老的角色，成为感情传递的方便之门。两人由热恋发展到了谈婚论嫁。当沈家托人来求聘时金家人简直目瞪口呆。父亲前脚将媒人送出门去，后脚便关了街门，顺手抄起顶门杠直冲后院。二娘听了这个消息也把脑袋往墙上撞，说没想到她的女儿找了个相公的儿子做女婿，还是个经商的，这让她以后在金家怎么做人……大家庭最厉害的传统就是不许荒腔走板，一旦不合板眼规矩就要施家法予以纠正，以挽回面子。那日二格格除挨了一顿臭揍以外便是在祖宗牌位前被罚跪三日，在此当中，父亲则紧锣密鼓，托人为二格格物色婆家。婆家尚无下文，二格格却跑了，从小角门径直奔了沈

家，投向了相公的儿子、商人沈瑞方的怀抱。父亲让舜祺去追，舜祺开了大街门照直向东，又被父亲呵斥回来。父亲说，从哪儿跑的给我从哪儿去追，这样丢人现眼的事还用劳神走正门吗！舜祺就又朝后园跑，从角门进了沈家。父亲如一只发怒了的狮子，在角门前徘徊，一刻也停不下来。刘妈见了害怕，说老爷上屋里等去吧，喝口茶，也得容舜祺有个劝说的工夫啊。父亲不听，仍在门前转。一会儿，舜祺回来了，还没张口，父亲便问，见着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啦？舜祺点点头，父亲问，她怎么说？舜祺说舜锸执意要嫁，父亲何日答应她，她何日回家。父亲听了吼道：给我把这门锁了，只要她敢从前门迈进金家门坎儿一步，我就打折她的腿！父亲这样宣告无疑将二格格置于了死地。后门进不得，前门腿要折，她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应该说沈瑞方是个极有品味、极重情义的商人，他深知为了这桩婚事二格格所处环境的尴尬和所付出代价的昂贵，他在西城购置了一幢小楼，领着妻子远远地离开了沈家，又将沈家房屋售出，从此与这里完全彻底地划了句号，省得二格格触景伤情。

时间将一切都带走了，只留下了冷漠与隔阂，听了沈继祖娓娓的诉说，一些沉重的回忆锁住了我，使我悄悄感到了孤寂与压抑。窗前的圆椅空着，我想象得出，舜锸生前会常坐在那里，臂搭在扶手上，默默向窗外望着，想着金家想着父母，已不是一年了……孩子们都已睡去，舜锸的女儿们默守在她们母亲的床前，一动不动，像两尊雕像，她们对我的到来谈不上欢迎与不欢迎，好像一切都极自然。继祖坐在我对面，看来是专门为陪我说话的，我却无言以对。继祖说，他母亲走了，去另一个世界与他的父亲团聚去了，他的母亲与父亲是值得孩子们

骄傲与效仿的一对恩爱夫妻，一生没有红过一次脸……我不由联想到金家一对对“门当户对”的夫妻，努力计算出能善始善终的比例，竟如凤毛麟角。继祖说他现在在语言研究所当研究员，两个妹妹，一个是小学教师，一个是机械厂的工程师，他们严格遵循母亲不许经商的教导，远远地离开了商界，对此，他们的父亲给予了支持。正因为如此，在这纷华迷乱的世界里，他们的心才保持了一份宁静，他们和他们的母亲觉得活得很充实很惬意。从沈家三兄妹的职业，我推测得出他们的经济状况，这就是金昶揶揄的“都是啃死工资的穷酸”了，富而不骄易，贫而无怨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沈家兄妹的境界高我一筹！继祖告诉我，去年他和他母亲去亚运村看望过舜祺，舜祺不但没露面，连门也没让进，他的母亲是哭着离开的。这个消息让我吃惊，与舜祺的多次接触中并没听他谈过此事，就是今天，竟也守口如瓶，不露半点口风。这怕就是舜祺至死不见舜祺的理由了，哀莫大于心死，她的心是被伤得太狠了，死了。

我是不能原谅舜祺的了，拒孝悌于门外，置手足而不顾，何若卑鄙如此？以他下午与金昶的所为，实为好利之心所蛊惑，八十有七，尚浮躁若此耶……他厌恶商人的论调尚萦绕于耳，曾几何时，自己便变作了口中斥责的奸商，且有过之无不及。古人说，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没有人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想及下午舜祺说的“吃自己心”的话，兀地又让我心惊，一霎时似乎明白了什么。

窗外，风也萧萧，雨也潇潇，我企图从秋雨中得到证实，然而那雨除了授人寒冷、凄迷之外便是默默无言，那两颗我所探求的心，想必也被冷雨打湿，与不解的浓雾相融相化，随着死亡的逼近与来临渐渐地消泯无声了。我知道舜祺为什么不见

舜镛了，那是羞愧，是汗颜无地的自责，是淮桔为枳的感叹。我心中忽然觉得辛酸万分，眼泪一滴滴流在腮上，我的哥哥与姐姐，走了的，已然走了，走出了金家，走出了古城，走出了活着的人的生命；没走的，正轻轻地抛掷掉疏散的生命，怀着背叛与内疚，悄无声息地存在着……

#### 四

舜镛系一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所以她的葬礼简朴又清冷，除了沈家的几个孩子以外，金家方面只有我和金昶去了。没有追悼会便也没了让丧家计较的悼词和领导讲话，没有哀乐也无人恸哭，只有梧桐叶上的潇潇雨声。沈家子弟凄凄惶惶地围绕在他们母亲的遗体旁，与之作最后的告别，无泪的悲哀犹如无言的沉默，那痛是来自心底的。倒是金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得很投入。我知道，继祖刚刚把那个金镶珠石云蝠帽饰还给了金昶，说这样贵重的东西随他母亲化为灰烬未免可惜，母亲生前既未得到，死后也不必带去，既是金家祖上的东西，由金昶收存最为合适，沈家的子弟留之无用，只能徒引心伤。对金昶极到位的泪水我有多种理解，是为某种精神的感动，是为宝物失而复得的惊喜，是为乘时顺事的得意亦或是为心术不正的自责，只有他自己明白。

望着有血缘关系连接的金沈两家后代，望着安详闭目、缓缓滑向烈焰的舜镛，我不知道历史跟金家的兄妹开了一个什么样的玩笑。

## 本是同根生

曲罢一声长叹，叹宵光何限。共倚雕阑，蒹葭雾锁云程断。摇摇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玕，惨凄凄树咽秋蝉，冷飕飕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

悠悠箫声浸润在清凉的夜色中，吹的是《满庭芳》，《梦中缘》中一段，那细腻清丽的曲调，将门外喧嚣的声浪隔断，把世界变得水一般的静。小院里树影婆娑，东侧粉墙依然，西侧紫藤依然，只是那粉墙已然斑驳，紫藤已显零乱，月光下，显出难以掩盖的破败来。

花厅亮着灯，箫声从里面传出，使人有隔世之感，然而利用游廊巧妙改建成的小厨房和里面散溢出的肉末炸酱的香气，则给这《满庭芳》

平添了一层戏谑浪漫之气。《满庭芳》曲牌属北曲正宫，曲调当顺畅柔美，极少跌宕，今日这箫却吹得晦涩匆忙，宫商错乱，似辗转不安的狐兔，又似断续纷杂的急雨，浮躁中还多了几分难耐。

我提着行李绕过曾是开满芍药花如今变作下水池的土台，钻过晾满各色衣衫的铁丝，向灯光走去。花厅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久违了的气息，这种气息无时无刻都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虽然时光荏苒，社会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尽管我身着九十年代的服装，进门前也是满脑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自进入这箫声与月色相溶的小院，浑身的燥热便立即退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作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甚至惊叹离家这二十五年，风浸尘淫，对我无多的改变……我在门口久久地站着，看着坐在绣墩上的吹箫人，如那粉墙与紫藤，我作女孩儿的时候他便坐在这里吹，如今依然如故，多少年了啊！

我叫了声七哥，箫声倏然而止，舜铨回过身来看见我，说，噢，是舜铭吗？我说是，就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舜铨比我上次见时又老了一些，色泽润洁的皮肤上已有老年斑出现，稀疏的头发也再寻不出一根黑色，然而细高的身材依旧挺拔，儒雅持重之气依旧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他长得很像他母亲，他的母亲是安徽桐城世族，颇有学问，人也长得美，对子女要求相当严格。我家家道衰落后，一切家务均由他的母亲主持，她谆谆教诲身边子女，要他们立德立言，作有用之人。父亲有三房夫人，十四个子女，舜铨在哥儿中排行老七，我在姐儿中也排为老七，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祖父为清廷显

贵，有爵位承袭，曾给后辈留下了占了半条街近三百间房屋的偌大府第，和东直门外长着百余棵高大白果树的大片坟地。辛亥革命后，皇恩再不浩荡，奉禄亦如云烟，如所有满清大家族一样，家庭境况急转直下，迅速衰落，到了我出生的时候家财已所剩无几。后来经“文革”的浩劫，更是山穷水尽，四壁萧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所幸后有政策的落实，部分房产和查抄物品的归还，才使舜铨有了这五间花厅和这座荒废的小院。旧时，小院是东花园的一隅，惟其能幸存是因为我母亲和舜铨一直住着，前面的正房和庭院早已被拆毁，代之以某单位的家属楼，朱红的大门和精美的石狮也早不知去向了。

舜铨整大我三十五岁，从我在这座宅院中降生到二十岁离家，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有他的影子。“文革”中他被剃了阴阳头，一条街一条街地游斗，我便狗一样跑前跑后地跟着，在心灵上承受着同样高帽木牌的重压和皮带的抽打。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对谁都抱以孩子般的纯真，包括那些烧他字画的红卫兵，他曾商量着请求人家，能不能把他的画烧了而将张大千、溥心畹、徐悲鸿等朋友的画留下，红卫兵说不能，他说那就只好烧了，以他之拙作，能与这些精品同化庄周蝴蝶也算幸事。舜铨每天晚上都吹箫，顶着阴阳头的时候也吹，所吹多是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梦中缘》，“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当时家中老辈仅存我母亲一人，听到箫声母亲便摇头叹息，说老七又想四咪了。

我的归来使舜铨很高兴，他问我西北是不是已经下雪了，榆林还有没有骆驼等等，我一一作答。昏黄的灯下，兄妹相聚，语言虽淡，却渗透着至爱亲情。舜铨说，舜铨回来了，从台湾经香港过来的，在北京只待三天。我问是否携着夫人，舜

铨唔了一声。

舜铨是大哥，长子，如果清廷依旧，该是爵位的继承人。但这位长子却早早地造了反，二十年代末便离家出走，加入国民党，加入军统，成为国民党军界一名权利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进步人士鲜血的人物。外界无人知晓他还有过舜铨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的档案中或许还能查到，然而他那众所周知的“大名”在我们家里却从未被任何人叫起过。“文革”中最让舜铨吃苦的就是舜铨了，那时候他在台湾干“反共救国团”干得正上劲。

见我的思路抛锚，舜铨补充说他是听政府部门来电话通知才知道的，他以为舜铨会回家看看，看来舜铨没这意思，从走出这个家门到现在，他已经有六十多年没回来过了。这次回来似乎也是个别人知道。我说舜铨罪孽深重，劣迹昭著，料他无颜见故里亲朋，更愧对父母亡灵，偷偷摸摸，连家也不敢进是必然的。舜铨没接我的话，这样的话以他那满是孝悌思想的脑袋是说不出来的。舜铨说，叫你回来，一来是见一见舜铨，二来那个匣子也该打开了，如今，舜字辈的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舜铨说的匣子是指 1951 年在拆毁西院套间时在夹墙中发现的一个小匣子，当时舜铨给我写信，说此匣系民国三十年，父亲由法国回来，翻盖西院房屋时所藏，内有何物，尚是未知，该匣暂由他保存，以后伺机再开。这次舜铨又提到匣子，并且起身将一镶嵌螺钿的楠木匣由柜中取出，用布抹拭了，放在灯下，小匣立时熠熠生辉。匣上精致的小铜锁虽已锈蚀变绿，却仍牢牢锁定在环扣上。舜铨说，趁着三个人都在，打开它，也算他对我们有了交待。

舜铨的妻子丽英和女儿端着饭由小厨房进来，见我在桌前坐着，吃了一惊。丽英放下碗说，怎么悄没声儿地就回来了？

下午让青青去车站接了，没接着，以为您坐明天的车呢。我说没什么行李，用不着接，又不是不认识家。青青说，姑爸爸越发显得年轻啦，您瞧瞧我妈，都成了半大老太太啦，连花衣裳都不敢穿，到底比不上姑爸爸。青青直呼我为“姑爸爸”是受了她父亲的影响，满族人常将家中长辈女子的称呼冠以男性，以示尊重，正如光绪称慈禧为“亲爸爸”一样，舜铨大约也常在女儿面前说你姑爸爸如何如何，她便也自然而然地“姑爸爸”了。丽英要去厨房再添两个菜，我说不必了，炸酱面挺好。丽英就请示丈夫，舜铨说，舜铭不是外人，不必再另炒菜了，坛子里有泡制的糖醋白菜，可以上一碟，那是她在外头吃不到的。我问糖醋白菜是谁做的，舜铨说当然是他，那骄傲自得的神情就像个小孩子。这糖醋白菜是我们家传了三四代的保留食品，即取白菜心混切成棱状，再与雕成梅花形状的红胡萝卜同用白糖和上好白醋腌制，封存坛中，随吃随取，吃时再配以鲜绿香菜，红绿白相间，酸甜适口，好看又好吃。

四个人就围坐在灯下吃饭，饭菜虽简单，餐具却精美，这怕也是舜铨对昔日贵族风范的惟一保留了。丽英对我很客气也很拘谨，说话也总是“您，您”的，让我很不自在。她原本是东城织袜厂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容貌不佳，身段也略显粗短，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据说当年因为父亲早逝，家庭困难，早早地辍学进了工厂当了工人。舜铨老夫尚抱独身，“文革”中又被搞得很臭，无女敢来问津，丽英亦因“嫖母无盐”之貌和她那负担颇重的家庭而待字闺中。当时，我母亲在病榻上无人照料，生命已近垂危，我又远在陕北插队不能回京，经人说合，将丽英迎娶进门以应炊帚。我母亲知道，舜铨对这亲事是极不满意，也是极不情愿的，但终因形势所迫而同意李代桃僵，做了个孝顺儿子。丽英虽与舜铨年龄相差甚远，

却很知足，且性情温顺，不仅对我母亲菽水承欢，扇枕温席，尽心侍奉，对丈夫也知冷知热，黽勉从事。每每念及她的这些好处，都使我称谢不尽，感激涕零。母亲去世，青青降生，舜铨时已六旬。舜铨老来得女，爱惜备至，惯纵异常，挥墨作画时亦常抱至膝上，笔端顺着孩子嘴巴走。青青说芭蕉下的大公鸡得背着小鸡，于是站在岩石上引颈长鸣的公鸡就立刻敛羽收翎，背上驮着一只小鸡雏，就地刨食，变作一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模样；青青说过桥的老头要坐在树上吃桃，拄杖穿袍的老先生便“马齿长而童心尚在”，丢了拐杖而很麻利地上了树……“三中全会”以后舜铨的生活似乎平静而清闲，用他的话说是“围炉而坐，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悠悠自得其乐也”。然而我仍从那“自得其乐”的字里行间体味到了他心灵的孤寂与情感上的空缺。今日在饭桌上，从丽英对面条的响亮吸吞和对大瓣蒜的热烈咀嚼中，我又一次看出了这对夫妇的差距与隔膜，这个差距不是一代可以跨越的。我走出了这个家门，使我丢掉了某些矜持和习惯，但舜铨不行，舜铨从未走出过这个家，从未走出过这种氛围，即使有社会交往，也是在他那极有限的书画小圈子里周旋而没有其他。舜铨对书画很有研究，尤擅长于工笔重彩，他常说，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工而无韵；三曰火气，有笔杖而锋芒太露；四曰草气，粗率过甚，绝少文雅；五曰闺阁气，苗条软弱，全无骨力；六曰蹴黑气，无知妄作，恶不可耐。舜铨的画据美术界人士评论，认为袭郎士宁之风却又比郎气骨浑厚，纵逸潇洒，无论从构图还是着彩都显示出极高的天分与功力。徐悲鸿在北平初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曾请舜铨佐力，铨七爷名声由此在京城更为大噪，求画者门庭若市，一纸到手，视若拱璧，收藏家们更是以得舜铨画为美事。后来，舜

铨的画渐渐被人们淡忘，他的悲剧在于他走不出自己，走不出禁锢他的家庭圈子。张大千、徐悲鸿均历游外洋，走遍九州山水，即使是恭亲王后裔，人称王孙画家的溥心畲亦是留学德国，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儒。舜铨的与社会脱节，钻进象牙塔闭门造画，使他的视野、画风、魄力受到了极大局限，无甚长进，最终也只被人们认为是绝佳的“文人画”而已。

吃完饭，我和青青在她的房里聊天。青青让我猜她爸爸的小匣子里可能藏有什么宝贝，我说一定是金条金刚钻之类的啦，青青说要是那样我爸就发了，问题是这个匣子分量不重，摇起来也没声响，好像没您说的那些东西。我说那就是遗嘱了，你爷爷的遗嘱。青青说，最好不是遗嘱，您想想，匣子在民国三十年就砌到墙里去了，您可是这以后好几年才出生的，遗嘱上真有东西，可是没您的份儿啊！这真是我以前所没想到的，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十几岁女孩儿的精明，在这里巧妙地给我垫了一砖。我甚至怀疑，今晚这段关于小匣子的谈话，是她和她的母亲早已设计好的，以无意的提出给我以暗示，将我推入名不正言不顺之境地，小家子气的精心算计，让人觉得可气又可笑，同时也觉得穷苦时候的关切与相依已变作了永不再来的回忆。我看着青青，她长得像她的母亲，除了皮肤，丝毫没有这个家庭的任何特征。我想到，按辈分她该排到“衍”字，却怎么不伦不类的叫了“青青”，问她的名字是谁取的，她说是姥姥，由姥姥又扯出大舅二舅老姨等住在船板胡同的一大家子人。青青说她舅舅为这个匣子天天往这儿跑，可她爸爸死活护着，不但不让开连碰也不让他们碰，她爸说了，这家里还有大爷和姑爸爸，必须等聚齐了才能开，三个人一日不齐他等一日，一年不齐他等一年，十年不齐他等十年，您说我爸傻不傻？我听了很动情，掀起门帘看了看隔壁的舜铨，他已经躺

下了，毕竟是近八十岁的人了，还能等十年吗？

见我看他，舜铨说去睡吧，明天到王府饭店去看舜铨，你们是头一次见面。我说舜铨大概不知道我是谁，他想了想说可能。

我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大哥没有好感，听母亲说他魁梧伟岸，不苟言笑，对谁都是冷而又冷的。有一回报上刊了他的戎装照片，他的母亲瓜尔佳氏不满地点着报纸说，舜铨这个名字叫坏了，“铨”者，剑也，命中注定他要阵马风樯，干戈一生的。要是依了她而叫做舜钊，岂不作了鼎彝之家的主器么。我的三姐舜钰，与舜铨同为瓜尔佳母亲所生，系北平地下党员。1957年一心搞内战的蒋介石发出“戡乱”动员令，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及进步人士，舜钰也在其中。为此父亲找到参与“戡乱”工作的舜铨，请他念及手足至亲之情，予以营救，以解父母切肤之痛。舜铨说，将受命之日即忘其家，舜钰所以有今日，均系咎由自取，家中弟妹尚多，当以此为鉴，警之。舜铨的“大义灭亲”使舜钰被押赴德胜门外，秘密枪杀，尸骨解放后才被找到，重新安葬。那次“戡乱”，所杀甚众，仅十月份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城市，惨遭杀害者就有两千余人……

如果说舜铨对舜钰的做法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各尽其主的成分在其中，暂且不记嫌那些直接的间接的血债的话，那么他对舜钰的所为则直接说明了所谓公而忘私者，实则是个寡廉鲜耻的自私小人。

柳四咪是四十年代京城一名话剧演员，倾慕舜铨的画与为人，前来拜师，被收为女弟子。舜铨授课在后园花厅，除让弟子揣摩临写古画外还观物写生，常在园中折下应时花卉，插入案上瓶中，教授弟子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一花一萼，谛

视熟察，以得其所以然。柳四咪谨尊师命，除了对花的观察以外，对插花的大红双耳瓶也大加赞赏，反复把玩，爱不释手。此瓶系宋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钧瓷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神奇，惟其烧制捕捉不定，难以把握，故成功甚少，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此双耳瓶来于咸丰年间的宫廷赏赐，古朴典雅，透活晶莹，有人曾用“红似朝霞欲上时”赞誉此瓶，推为瓷中之宝。后来舜铨见四咪爱之竟慷慨相赠，为家中引出不小风波，这是后话。柳四咪除聪颖漂亮更有一副好嗓子，唱得一口好昆曲，学画之余常在花厅吟唱，唱方成培的《雷峰塔》，唱吴梅的《风洞山》，唱得最多的是张坚的《梦中缘》。舜铨以箫相伴，凤吟鸾吹，珠喉婉转，管箫依依，流荡在假山花坞间。扑鼻风荷，沁心雪藕，清歌一曲，飘飘欲仙，于是画者不在画，歌者不在歌，一切都变成了巫山之会的殢雨尤云。

对此家中并无干涉，公子偷香，文人窃玉乃为风流之举，自由他去，但柳四咪不是天桥唱大鼓书兼做半开门的姐儿，也不是在小场子唱落子举着筐箩要钱的怯妞儿，她是个演文明戏，拍过电影的星星儿。她与舜铨的交往是男女间的正常恋爱，不是逢场作戏的轻薄之举。当婚娶的议题由舜铨向家中提出后，首先反对的就是他的母亲。她认为，天潢贵胄之后与戏子柳四咪相结合属悖礼乱伦之事，万万行不通。舜铨跪在他母亲跟前哀求，一再解释柳四咪是艺术家而非艺妓，其母亦不通融，说能在人家园子里大亮歌喉的女性即便为良家子亦是缺少训导，大逾闺阁常轨，实不足取。舜铨无奈，找我母亲商量，我母亲长他七岁，因出身贫苦，故性情开朗，极少礼教防维，舜铨多以“大姐”的情致对待她。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她为舜铨出的主意是与柳四咪一同离家出走，非此不能征服顽

固的二太太。舜铨与柳四咪也极赞同这个主意，商量结果，柳四咪携舜铨之信先行投奔南京的舜铨，请他暂为安置，舜铨在京赶还一批画债，而后驱车南下，在南京与四咪团聚，届时伉俪携手，遍游江南，双宿双飞，“作一场闲快活”。后来事情发生了急剧变化，完全出乎舜铨也出乎我母亲的意料。一个月后，舜铨兴冲冲赶到南京时，柳四咪已重牵彩线，别赴巫山，由舜铨的恋人变作了舜铨的夫人。内中的奥妙没人能说得清楚，但外在的变化却是谁都看得明白的。我母亲后来分析说，舜铨尽管儒雅绝俗，风度翩翩，终究比不上仪表堂堂、风流倜傥的舜铨；舜铨憨厚懦弱，孤冷沉静，舜铨豪放不羁，英气逼人，相比之下，当然是舜铨更能获得女孩子的欢心。总之，舜铨那次由南京是惨败而归，败在别人手下，尚有余勇可争，偏偏是败在亲兄长手下，实在的让人有些为难了。古有“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一说，却没言所爱不可以假人，在亲情与爱情相侵时，舜铨弃后而取前，不与舜铨争论，孑然一身返回家中，将满腔愤慨与哀愁倾注于紫箫之中，那箫自此日日便是《梦中缘》了。

这次舜铨的“携夫人来”，无疑对舜铨有所触动，这点，从那浮涩的箫声便已让人体会到了。我不能想象，一对劳燕分飞的恋人，白首相见，是怎样一种风景，也不能想象，长离久别的兄弟，蓦然聚首，会有怎样的情形……

约好是上午十点钟去王府饭店，七点半钟，青青的大舅二舅和老姨就来了。她的大舅开了一辆黑色“皇冠”，说是今日上午他们局长不用车。丽英从吃过早点就跟老姨在屋里试衣服，舜铨在西间描他那幅“樱花鸂鶒”，两位舅爷则品着花茶在客厅喷烟。他们说，年内这片地界便要拆迁了，花厅房屋虽老，可内里这些雕花的硬木隔扇却是难得的精美工艺品，需提

前拆了卖掉，免得毁坏了。又说这桐油浸过的方砖地在京城亦不多见，砖也得先处理了……他们的谈话口气令我不快，显然二位全然没有把坐在一边的我放在眼里，我看着他们，产生了一种被侵犯的愠怒和屈辱。倘若他们知道，他们身后那斜放的蛛网尘封的大字是出自道光皇帝之手，倘若他们知道院里那口堆放杂物的六尺“茶叶末大缸”是当年圆明园“勤政亲贤殿”前的旧物，不知在惊喜之中又要作何打算，大约会有更为宏大的经济策划出台吧。老哥哥在里间埋头作画，苍白的头颅与粉艳的樱花小鸟相映，细眯的双眼分明已为笔下那三只亲昵的雀儿攫住，那安详、超尘脱俗的神态让我羡慕，也让我悲哀。

丽英终于穿着一身褐色套装走出房门，脖子上多了一条亮闪闪的金链。她走过去让舜铨看，舜铨认真地看了半天最后说好。我很是不解，凭他的审美观和对色彩的严格选择，他应该看出其中弊病，黑黄的皮肤配以褐色的服装以及那条俗不可耐的链子使人愈发显得黯淡苍老，站在那里连光线也暗了一截。可舜铨却说好，或许他对人生的感悟又比我高了一筹，即便两位舅爷提出“卖大缸”之类言辞，他也会淡然一笑，曰：随他去！是啊，他经的事比我多多了。

九点三十分，一群人打狼似地出了门，见到门口的“皇冠”，舜铨无论如何不肯上去，说不可以借来之物为自己壮行色。依他的本意是要乘公共汽车去赴约，说这样才与他相符，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让步，答应拦截一黄色“面的”。“面的”停下，司机瞅着站在路边的一干人等说坐不下，大舅说后头还有“皇冠”。舜铨听了吃惊地问：都去吗？丽英说，都是亲戚，自然应该都见见，大爷又不是经常回来的人。舜铨指着丽英的几个弟妹说，他们去干什么呢？丽英说，怕你有什么顾及不到的啊……丽英的妹妹说，要是姐夫不愿意，我们不

去也行，我……我就不去啦……那二位舅爷则抱着胳膊毫无退缩之势。我明白亲家兄弟姐妹的心劲儿，深切感觉到了随着时代变化越变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个复杂不是人员的复杂，是人物心理的复杂，是付出与得到的权衡，是有利可图的钻营，是厚颜无耻的追逐。在舜铨的坚持下众“随员”暂作鸟兽散，最后到达王府饭店的只有我和舜铨夫妇。

舜铨并没有在大厅里等候，我打电话与房间联系，一女性冷冷地说：上来吧。我特别注意到她连“请”也没用，这种报门而入的做法颇带下马威味道，我想，这要真是那个柳四咪也未免太绝情，舜铨毕竟是她的“恩师”啊！在电梯上，我没有把自己的感觉告诉舜铨，不愿让他再为情感伤神，况且还有一个丽英站在那里。

开门的是个很富态，很有风度的妇人，从她那没有表情的面孔上我见到了显而易见的傲慢与骄矜，便料定她唱不出细腻缠绵的“叹宵光何限”，舜铨更不会与她去“共倚”什么“雕阑”——她不是柳四咪。果然，舜铨的表情比她更冷，更傲。

我该呼之为大哥的人坐在沙发里，他欠了欠身子，或许他是站不起来，或许他是不想站。舜铨叫了大哥，我也叫了大哥，任何人也听得出其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就像在街上问路，将对方呼之为“大哥”以示礼貌一样。舜铨将我和丽英作了介绍，舜铨说没想到家中还有一个这样年轻的叫舜铭的。问我是哪年生人，我说解放那年。他问什么解放？是不是四五年的光复？我说不是，是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逃到台湾那一年。他说你们大陆都把那一年叫“解放”？我说都叫解放。舜铨说，你是不是“中共”，我说是。他说中共造出来的人都是一个模式，他见得多了，不用谈话，拿眼一看就知道。我说当然，你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舜铨说，你的脾气很倔，我很喜

欢，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叫舜钰的，你听说过吗？我说那是三姐。舜铎说，你的气质很像她，你刚进来时我简直有些……又说，她那个中共可称得上你的先辈，信守不渝固然可佳，却是连命也不要了。我说不是她不要命，是你们不给她命。舜铎说，舜钰赍志以歿，虽为遗憾，但她在大陆亦是流芳百世，北京的忠臣簿里不是也有她一笔么。我说，依您所言，三姐的英烈名分乃是国民党所赠，这实在是该替三姐和被害的百万无辜谢谢您了。

并非像报上经常所载，海峡两岸亲属相见，抱头痛哭，倾诉离别之苦，使观者也为之泪下。我们家的亲属相见除了冷漠以外，更多的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舜铎介绍那女人，说叫林乡远，他的夫人，台湾彰化人，国大代表，政治家。果然不是想象中的柳四咪，我松了一口气。舜铎又提及舜铨的好友溥心畲，说溥心畲到台湾后住在台北临涂街，小门小户，与旧时恭王府有天地之别，闲时常常思念北平故友，想念舜铨和他泡制的糖醋白菜。舜铨说现在北京恭王府花园已经修葺一新，溥爷如果有机会可以回来看看。舜铎说溥心畲在 1959 年便已经故去了，舜铨听了很难过。舜铨讲述了兄弟姐妹们的先后情况，讲到舜钰时只是轻轻一带而过，为的是怕舜铎再度难堪，其用心之良苦，实让我惊叹。他的一生只用一个字“儒”便可以概括，对父母、对兄弟、对恋人、对朋友，一概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的是中和之德，做的是逆来顺受，知足要命，与世无争，唱了一辈子的《梦中缘》，今日却连柳四咪几个字也不敢提……我真是觉得舜铨窝囊极了，也可怜极了，在某种程度上，他连舜铎也不如。

舜铨最后提到了楠木匣子，舜铎说他对匣子和匣子里的内容不感兴趣，那里面无论是财宝还是训示他都不接受。从民国

十八年离开家起，他便与这个家庭断绝了任何经济的、人情的往来，自然也包括这个封入夹墙的木匣子。舜铨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由七哥全权处理吧。

林姓大嫂取出一个信封，内装两万美元，交予舜铨，说这许多年我们为舜铨吃了不少苦……

这一回，舜铨是生气了，他不顾丽英在后面的暗示，将信封毅然地置于桌上，起身正色说，我虽不富，然凭一技之长足以养家糊口。我收此钱，总得来去清白，有根有据，倘为“文革”期间精神折磨，肉体损伤之补偿，则请速速收回。人间许多东西，是用金钱能收买，能补偿的，也有许多东西，是金钱不能收买，不能补偿的，后者之高尚、珍贵，岂能与前者同日而语。你我兄弟十四人，除早殇者，成人者十之有一，十一人所走道路不同，结局亦各相异，如今，虽山水相阻，幽明相隔，但亲情永存，血脉永连，这情谊岂是两万块钱所联结的。你这样做，轻亲情，薄仁悌，把一切均化作金钱，实是冷漠至极，无情无义，与几十年前竟然毫无二致，这岂是兄长之应有所为，又怎能让弟妹等以兄长相尊？

一席话，将舜铨说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他猛地站起来，带着军人的风度，脊背也训练有素地挺着，棱角分明的脸带着难以克制的愠怒。我不怀疑，时光若倒退几十年，他会大喊一声：来人，给我拉出去毙了！这样的事他不是没干过。此时此刻，我对舜铨简直是敬佩极了，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儒！大儒！

丽英出来打圆场，让舜铨不要生气，说舜铨在“文革”中因他也是受了不少苦，整日游斗，还被剃了头，他心里有委屈希望大哥能理解，现在侄女还小，将来难免还有仰仗大哥大嫂的时候……舜铨让丽英住嘴，再不要给他丢人现眼，说罢提

起拐杖转身便走。我则紧紧地跟在后面，久别弟兄的相见，竟是这样的简单，短暂。

走出门的时候，舜铨低低地叫了一声，那声音已分明有了缓和。舜铨止住脚步却并不回头。舜铨说，我现在是代别人求你。舜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缓缓地转过身来，见舜铨手里捧着大红双耳瓶正定定立在那里。舜铨一愣，紧接着跌跌撞撞向那瓶子奔去，那失态的急切，为我所少见。舜铨从舜铨手里接过瓶子，颤抖着，抚摸着，长久地凝视着，两行清冷的老泪潸然而下。我明白这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钧瓷双耳瓶了，本来在柳四咪手中，如今又完璧归赵，只是不见“还君明珠双泪垂”的柳四咪。瓶口用黄腊封着，沉甸甸的有些分量。舜铨说，四咪托我把这个瓶子和她带给你，她朝思暮想的就是回到花厅的书案前，看你画画，听你吹箫，如今是如愿以偿了。当舜铨得知瓶子里装的是因不堪思乡折磨而去世的柳四咪的骨灰时，他紧紧地将瓶子抱在怀里，呼喊着重四咪的名字而大放悲声，积郁了几十年的苦闷与思念，终于在四咪归来之际，化作涛涛春水，一泻而出。我被家族中这个陈旧的爱情故事所深深打动，从心底为这对情人唱出了：

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玕，惨凄凄树咽秋蝉，冷飕飕  
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今日接幽欢。

返回西北不久，我接到了青青的信，说那个楠木匣子被她舅舅们撬开了，并没发现任何珍宝，也未有任何遗嘱性的文字，只有十三个油纸包，里面包了十三撮头发，上面分别写着舜铨、舜铨、舜铨、舜铨、舜铨什么的，那些头发都是细细的胎发，用红丝线扎捆着……正如她所分析，匣子里的头发惟独

缺少舜铭姑爸爸的，因为姑爸爸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她的舅舅们对匣子里的头发十分不解，说这个家从上到下，几代人都有精神病。青青说，她父亲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每日除了吹箫就是画画，底气不足，箫已吹得连不成曲，依旧吹；眼神不济，画也多成一片涂鸦，依旧画。任谁劝也不行。城建部门几次催促搬家，东直门外新建的小区已为他安置了四室一厅，他死活不搬，说除非咽气，才能离开这座小院。政府部门鉴于舜铭大伯的关系，也不好贸然采取措施，就这么拖着。她说据大舅们分析，她父亲怕已耗不过明春……

我心头一阵酸涩，一阵惆怅，站在阳台上向着家乡的方向久久遥望。该结束的终归要结束，在它最后消逝之时，却难免有那么一丝牵心动肺的疼痛，有那么一阵难以撒手的依恋……毕竟是旧家难舍，毕竟是手足情深。

我庆幸，我的头发没有被收进那华贵的楠木匣中，这使我免去了不少纠葛与灾难。

## 祖摇坟

—

夜深沉。

炉中的火已经乏力，将残的煤显出了通体透明的红，映得砂锅也变得温馨可爱，使溢满空间的苦涩花香平添了几许暖暖的人情。

纸窗外，雨声淅沥，晚秋的寒意趁着夜色悄然袭来，直抵人的胸臆。我往炉里夹了一块煤，斜倚在窗前南炕上的舜铨轻轻地咳了几声，那咳带着明显的克制与压抑，听了让人揪心。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不。我走过去为他盖被，他问我那篇“景福阁的月”写得怎么样了，我说已写好，交给《中华散文》编辑部了。他说颐和园的景福阁早先叫昙华阁，光绪年间重建才改成

现在这个样子，为赏月听雨之地，名之所来，取自《诗经》“寿考维祺，以介景福”一句，景福者，大福也。舜铨说，书还是要多读的，要博学详视，遍采广询，不可单纯钻文学，做单一的作家难免失之于浮。要做学者，多读经史，由俗学而文学，由文学而理学，由理学而小学，这样才能除去迷妄与迂腐，增添笃实与深思，成为通博的大儒，那文学之业自然是水到渠成了。我笑了，说七哥设定的目标，不说今生，怕是来生我也达不到了。他说不难，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得之以勤，没有不可达之境……未说完，又咳嗽，脸憋得发紫，我轻轻为他捶背，透过薄绒衣，触及肋骨，骨的尖利引起我一阵心酸：如此人物，不知当今世间尚存几人？

舜铨的病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消耗性的疾病把他弄得很苦，也把大家搞得很累，不分日夜地照看护理，东西南北地奔走找药，谁都不忍放弃这最终的努力，谁也都明白已无力回天。我由大西北匆匆赶到北京，说是照料病人，实则是来送终，为手足中惟一尚存的七兄送终，尽管为同父异母之兄妹，也是骨肉相关，血脉相连，内心凄苦自是难言。舜铨一去，家庭中舜字辈将仅存我一人，再无人督我攻读经史，一切当好自为之……

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堆满了杂物，这些物件自“文革”期间红卫兵洗劫过以后再无人动过，尘网蛛封，破旧不堪，难寻出一丝亮色。三合土的地面，砖砌的土炕，在现代化城市北京已属凤毛麟角，而在东城这座古旧的废园一隅却奇迹般地存在着。小屋原来是府中花匠所居，辛亥革命后，那个在京城务酒花颇有名声，被称为“酒花赵”的花匠另有高就，到袁世凯秘书长家去做了听差。在这条胡同中，两座显眼的大红宅门紧紧

相连，花匠移徙数步，薪水竟翻几番，所以，赵花匠为他的离去最终也没后悔过。后园中的小屋由此空落，改作堆房，不用之物一并塞入，后来姨祖母又自戕屋中，自更无人涉足，日久天长，窗残纸破，门户歪斜，鼠亦来，虫亦来，谲诡幻怪，飞鸟惊蛇，实在让人有讳莫如深之感。如今祖父所遗三百间房屋已不复存在，惟存一角荒园五间花厅，近日为城建所计，又拆迁在即，动员搬家，让先住过渡房，再搬朝阳门外金台小区四室二厅水暖齐备的现代化公寓。有铝合金窗，全封闭阳台的新屋较这四面透风的危旧花厅一下进步百年，在七嫂丽英与侄女青青的热切企盼中舜铨却说出要老死旧宅，死活不搬的话儿来。舜铨的脾气无人拗得过，搬迁计划暂时搁浅，因为谁都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丽英的两个兄弟早已看中花厅的楠木雕花隔扇，并已与某涉外工艺商店谈妥，以不低的价格售出。正是为拆隔扇，将病中的舜铨移居西北角花匠小屋，房将不存，要隔扇何用，虽然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但祖宗所留数不胜数，至今所存又有几何？何苦为隔扇伤神。

扶舜铨重新躺好，我将火上的药锅端下，把药渣滗下，倒在碗里凉着。棕色的药汁在暗的灯下显得分外浓酽，心头不由冒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诗句。白乐天以酒待客，我以药待兄，情景何其相近，气氛却迥然相异：彼时天将雨雪，此时苦雨绵绵；彼时朋友相聚，此时骨肉将离，伤感之情随着萧萧雨声愈积愈难耐……拆卸隔扇的声响由花厅传来，呼呼斧凿，如敲击在心，我看舜铨，那张脸虽憔悴，却是出奇的静。从那平静中，我悄悄地感觉到了沉重，感觉到了秋的肃杀与生的苦累。

为了便于住人，舜铨身后的窗纸被重新糊过，细腻的纸张散发出樟木箱子的味道，凭气味我已断定，这是家中那批保存

多年的宫中御用宣。这批纸因无字，“文革”中才幸免于难，虽经年历月，除颜色微微有些泛黄外，质量依然柔韧无比。听父亲说过，因为是御用宣，制造便更为讲究，从选料到洗料、切料、打浆、抄纸、烤贴，前后经数百道工序，需一年时间。因为采用天然日光漂白，不用强酸强碱，所以纤维损伤少，强度极高，作为“旧纸”存放，洇墨性能更佳，用来泼墨作画，层次丰富，皴、擦、烘、染都能显出理想效果。父亲和舜铨都是书画界名人，对这些纸甚为珍视。所以没有动用，据说与宣统三年宫中纸案有关。传闻当时皇太后隆裕的总管太监张兰德伙同颜料库太监私自将八万五千张上好御用宣纸偷偷调包，拿出宫去换钱，为此隆裕大为恼火，传散差，给张兰德一顿好打，并下令严查此案，一时宫内宫外人心惶惶。这些纸与彼是否有染，难以讲清，为避嫌疑，遂予封存，并且一封就是若干春秋。

不想昔日存留之纸，今日却为舜铨之妻派了用场——糊窗户。本是传自大内，该大展风采的精品却抹上稀糊粘贴窗棂之上，作遮风挡雨之用，纸命如斯，令人感叹。

为照顾方便，我在小屋内另支一折叠钢丝小床，与炕沿成直角放置，两床之间隔一旧式太师椅。直背的椅子很硬，坐上去并不舒服，一条腿已经折断，用铁丝简单地缠绕着。我坐在椅子上调整一下姿势，椅子立即吱吱作响，发出脆裂的呻吟。舜铨说到那边拿个垫子吧，我说不用。我说记得这把椅子是有过棉垫子的，还罩着蓝布罩儿。舜铨说我没记错，不过那罩儿不是蓝布的，夏秋为棉龙缎，冬春为黑狼皮，内中所实亦非棉，而是南海鹤绒。我问南海鹤绒是什么，他说大概就是鹅绒吧。又说祖母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逝去的。祖母无疾坐逝的事我知道，已被人们传为传奇多次讲述，但我一直搞不清楚祖母

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和情结，毫不拖泥带水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出身显贵，性情刚愎的祖母，做事向来果断清晰，自尊自信中透着暴戾与威凌，所以连她的死也这般干脆利落，与众不同。

1909年12月15日，袁世凯称帝的第九日，祖母坐在这把椅子上抽水烟，看照片，照片是她的两个儿子由日本寄来的。祖母有四子，我的父亲排行第四，届时正与他的三哥在日本求学。三伯父在早稻田大学攻法律，我父亲在庆应义塾大学学经济，都是名牌大学名牌专业，这也是祖母高瞻远瞩的有意安排。自1904年至今天，日本这两所大学每年有一场轰动东京的足球赛，谓之“早庆”之战，比赛时双方兴师动众，校舍皆空，举校助威。三爷四爷为各自球队出力，虽是亲兄弟亦水火不相容，一有结果，立即将战况报知北京的母亲，博老太太一乐。每有照片到来，祖母都仔细观看，在那站成一排的人群里寻找儿子。照片中，儿子头顶的辫子已不见踪影，儒雅万分的长袍马褂也换作了陌生球衣，脚上穿着白鞋，长筒花袜子扯得老高，最使她不解的是人人都穿着短裤，精胳膊露腿的还扯着一面小得不能再小的三角旗子。那旗子看质量比大清的龙旗差远了，那么多人却还为它去争，足见是件很新派儿的事情。老祖母对一切新派儿的事情都感兴趣，但她对袁世凯的“立宪政体”、“新官制”、“巡警部”等一律持反对态度。清朝被推翻，袁世凯复又称帝，老祖母对他更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劲头。15日这天，做饭的老王向祖母讨询明日冬至的饭食内容：白肉、青韭羊肉煮饽饽、鸭汤白菜火锅。祖母说，明天是冬至，以往宫中是要大祭的，有皇上时，赶下晚坤宁宫的煮白肉就分下来了，现在大清帝国虽变中华帝国了，白肉咱们还是要吃的。祖母说的白肉，是宫中每年祭典所用，祭

祀时皇帝站在坤宁宫中央，太监们抬进活猪，将白酒灌进猪耳，猪便摇头晃脑，这样表示祖宗神灵已经“领牲”，然后将活猪放下锅去，煮熟，这便是宫中的白肉了。煮熟的白肉被切成块，分送亲族权贵，以纪念祖先刻苦征战的生活。坤宁宫煮肉的大锅至今依然还在，每为参观者不解。煮白肉我儿时亦常吃，搁以多种佐料，煮焖半宿，切为薄片蘸酱油吃，那肉晶莹透明，肥瘦相间，醇香无比。在老王与祖母商定好第二天吃食，退到门边正在转身时，我的大爷进来了，手里捧着一个白纸卷，兴冲冲的。大爷趋身走到祖母跟前时，祖母正微笑着把我父亲和三伯父的照片往桌上搁，大爷说儿子今天也有件让母亲高兴的事，说着将纸卷递过去。祖母展开纸卷，原来是袁世凯颁发的“龙虎勋章”表彰状。祖母见状，脸有些变色，大爷没有注意到这点，仍滔滔不绝地讲述袁世凯授勋时的盛况，祖母对着表彰状视之良久，用手点了点上面的印，要说什么均未道出，就闭上了眼睛。祖母归天的消息传到后头时，老王还没走到厨房，他不相信刚才还吩咐做煮白肉的硬硬朗朗的当家老太太会一霎时死了，就赶忙朝前跑，到前庭见老太太气息已绝，众人正呼天抢地地乱作一团，惟独大爷还举着那张纸站在一边发愣。他劝大爷赶紧把纸收起来，主持大伙儿办事，大爷仍木木地站在那里。事后家里人说，祖母之死是气的，长子为袁世凯谋事已为不肖，又弄出个什么“龙虎勋章”来，气也把老太太气死了。所以大爷一生没有一男半女，成为绝户也是报应。

祖母的葬仪在外观上看很简朴，这也是她的精明之处。而祖母棺内随葬物却颇丰，除平时所爱之外，宫中赏赐铸有“福”、“寿”字的金镶银小镮子放了四十九个，还有玉雕的佛像，玛瑙的念珠，青金石的佛塔，那件价值万金、压金银丝的

诰命夫人朝服自然也得穿去，难怪安定门的杠夫们抬起那口外表无任何特殊装饰的棺材时说，老太太怎这么沉？解放初，北京要扩建，东直门外的祖坟属迁移范围，我曾与一些亲戚们去太阳宫迁坟，亲眼目睹了祖母这些丰厚陪葬。祖宗坟内启出的物件凡参与迁坟的子孙们就地瓜分，我曾幼稚地动员大家捐赠国家，但没人理睬我。我微弱的声音回荡在青黯的石碑与古老的墓穴之间，在凝重与苍旧中显得漂浮不定，苍白无力。祖宗的财宝，在被刨出的瞬间便宣告了丢失，祖宗的骨殖却是一块不少地晾在干硬的风中。那时看坟的老刘还在，他拉了拉我的衣裳说，您别说啦，没人听，抓紧着给自己划拉点东西，待会儿什么全没了。老刘跟我说话的时候怀里抱着个瓷罐，罐子绿色的彩釉在昏黄的日光下有些怪诞，假模假式的不正经。我说这是什么，老刘说罐子，我说我看怎么不像，老刘说它是个罐子。当时西北风正紧，我们说话的这会工夫太阳很快被沙尘遮盖，天空惨淡，激扬燥怒，弟兄叔侄间的眼睛已经发红，发直，彼此间露出毫不掩饰的憎恶，甚至谩骂与撕扭。细细推敲，杀气腾腾的人众都是有血缘关系、未出五服的至亲，血型大部分为“韵”，宽额细眼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些宽额细眼的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祖宗的石碑前扭作一团……我在祖父厚重的墓石上坐下，身边摆放着他结实粗壮的骨殖，那颗头骨，具有同样宽阔的前额，眼不再细长，变作一双深邃冷漠的空洞，在悲怆的风尘里无言地注视着 he 亢奋的子孙。我没见过祖父，但此时此刻，却与他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应，这种靠血缘而不靠语言的交流，是一种心的沟通，他把他的感受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了我。

祖父身后的一小土坟也被掘开，没有石券，菲薄的棺板也朽烂不堪，细小微黄的骨殖零乱地扬撒在墓坑中，不见陪葬，

只有一支残破的骨簪，压在被尸肉血水浸泡过的烂糟糟的纺织品残片下，羞怯怯地似要向人诉说什么。我问老刘这是谁的坟，老刘说是姨太太的。满族人惯称祖母为太太，姨太太即是姨祖母了，是祖父的小妾，产自苏州的一个江南女子。姨祖母在我们家里生活了近五十年，儿子们呼之为姨妈，子孙们呼之为姨太太，这个姨非血缘之姨，而是对妾的俗称，姨太太悲凉一生，至死也没将这个“姨”字去掉。我诧异姨祖母棺木的劣质与陪葬的寒碜，老刘说当年这副棺木刚出东直门二里，没到坟地就散了架，临时找来草绳捆扎，才得以继续前行。棺木未到墓园，中途落地为送葬之大忌，你父亲和几位大爷为此在坟地唱戏三天，一来冲秽，二来慰藉亡灵。坟地唱戏，招摇太过，外人以为葬下了什么大人物，未出一月，棺柩便被盗墓者掘出，骨错尸移，一通翻检，最终连个铜钱也没找到，盗墓者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墓葬，气恼之余，暴尸荒野，扬长而去。后有野狗争食，犬吠声惊动老刘，才急急赶来，将肠肚掏空、骨肉不全的姨祖母草草埋葬了。祖母的棺木埋葬已近五十年，仍弹之有声，坚硬无比；姨祖母所葬不过数年，棺木已然无形，碎若木片，这鲜明的差异使姨祖母在儿子们心中的分量和在家族中的位置一目了然。我对姨祖母的命运愤愤不平。

祖宗的骨殖分别装入被称为“火匣子”的木匣中，用大车拉往蓟县黄花山重新安葬，那里将起一座大坟，祖宗们生矜迹于当世，死同宅乎一丘，也可谓共得其所了。黄花山墓地的排场虽不及太阳宫，但气势是太阳宫无法相比的。新墓从选址到立碑，诸事全由舜铨操办，所以太阳宫哄抢财宝之时，舜铨正在黄花山掘坟坑，立石碑，修墓圈。去黄花山之前他嘱咐我，要操心着父母亲的遗骨，顺序不要搞乱了，居中是父亲，左侧为嫡母瓜尔佳，右侧为桐城张氏母亲，再右为文登陈氏母

亲……我与舜铨均为庶出，瓜尔佳母亲的亲子、这个家庭的嫡长子亦健在，这些事本该由他出面料理，但他自民国十八年由家中出走再未回来过，据说在台湾成了军界要人，于是启坟重葬的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庶出子女的肩上。祖宗们的骨殖被抬上车，向黄花山起运的时候，已是风定月明，清晖满野，激战后的祖茔棺碎碑残，一片狼藉。月色中，北方燕山余脉，势如降龙，形似侧垒，以此之象本当主三公九卿之贵，不知怎的却跑了风水，使祖先迁移中，安宁难保，遭此生吞活剥下场，连看坟老刘也摇头叹息。大车缓缓离开坟地，老刘追赶了几步，将怀里的罐子递给我，说虽不值钱总是祖先遗物，留个念想吧。我迷惘地看着这个绿罐，不知带回它可派什么用场。老刘说，这是从你祖父的棺头取出的，里面装着祭奠时灵前供奉的多样菜肴，出殡前，子孙们用竹筷一人一箸将菜夹进去，然后用油纸封好，随棺一起埋入土中，让老人慢慢享用。我接过罐子搁在车上，回身见老刘已冲着渐渐远去的大车跪了下去，将头碰在刚刚被翻腾过的土地上。老刘是我们家第三代看坟人，他的祖父与我们的祖父有着不错的交情，我们家在购入坟地时多购五亩，作为产业赠送刘家，以为看坟酬劳。百余年来，刘家为祖茔兢兢业业，添土排水修墙，竭尽勤勉，无一丝懈怠。我知道，随着祖宗们的离去，与刘家多年保持的关系亦将随之消失，秋天，老刘不会再带着儿子来给我们送老倭瓜和大白菜；春天，舜铨也不会再带着我溜溜达达地来乡间为父母扫墓，喝老刘儿媳煮的黏黏糊糊的棒渣儿粥。

## 二

窗外，黑夜长雨森森；屋内，舜铨安然酣睡。熬好的药终

是没喝，已经凉透，看他熟睡的模样，我不忍心叫醒他，对癌症病人来说，睡觉比吃药更珍贵。我回来后立即建议，将舜铨送进医院治疗。丽英说他哪里肯，逢有汽车从门口过他都是一脸惊恐，以为要拉他去医院，那小孩子怕离家一样的情景让人不好再强求。我说人命关天之事，怎可都依得垂危病人。丽英似有难言之隐，许久才说，姑爸爸不知，舜铨这病一针药就是上千，那点死钱，眼见着已经光了。我言七兄何以落魄至此，他的那些画呢？当初舜七爷的名声可是无人不晓啊！丽英说那些画“文革”被抄被烧，所剩无几，加之日常所用，多由此出，他又没加入过国家单位，连退休金医疗费也没有，每月只靠她织袜厂的退休金度日……我痛责自己的粗心，一直以为舜铨以卖画为生会过得很不错，而今书画界不是出了很多大款么，以舜铨之功底，绝不会养不活自己。但我忽略了舜铨严格的画风，忽略了他擅长的是一丝不苟的工笔花鸟，在当今，时间以金钱计算，一切都变得很匆忙的时候，谁会有心细赏他笔下的那鸚鵡的细羽，那海棠的嫩蕊……看着鬓间已出现数缕银丝的丽英，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她。我向来觉得她与她的娘家人过于凡俗，过于实际，与飘逸儒雅的舜铨不是一个档次，岂不知儒雅到了老病交加时，可以依赖的便不是飘逸而是实际了。

我踱到门前，倾听外面凄切的雨，檐水滴在石阶上，杂乱无章，恰如我纷乱的思绪。漫漫长夜，守候沉痾在身的亲人，是人生必经的历程，是一种苦涩的幸福，也是一种无奈。炉上的壶盖发出扑扑的声音，壶嘴也泛出呜呜的声响，恍惚间，又加入了某种和声，隐约听去，其声嚶嚶，其情切切，似子归夜啼荒山，如孤鸿哀唳沙滩，时急时徐，时隐时显，呜咽不绝，渐微渐杳……我打开房门叫丽英来听，却见花厅灯光已熄，想是人已睡去，沉寂的院落中，塞满了如同呼唤人名的秋雨，砭

人的风令人从心底发颤。转身进屋，猛听得炕上有两个生命的呼吸，我骇得屏住气息凝视着沉睡不醒的舜铨，火光映照下，那脸已分明变了形象，变得遥远又陌生。这一切告诉我，园中的小堆房不止笼罩着一个人的梦——那位不堪孤寂、忧郁、疾病折磨而自己割断血管的姨祖母，就是以同样的姿势躺在舜铨的位置，带着对人世无限疾恨与绝望，愤愤离去的。

这个家中，我惟一见过的祖辈就是姨祖母了，听说这位姨祖母有着惊人的美丽容貌。父亲从日本放假回来时带过一架德国照相机，给家中每个人都照了相。惟独“忘”了姨祖母，致使这个家包括祖母的巴儿狗在内，每人都有照片留下，姨祖母却一张也没有。只是全家为祖母出殡，在灵前照的一张全体相中，我才在后排的角落里寻到了这位江南妇人。彼时姨祖母虽已人过中年，又是缟衣素裳，却依然风姿绰约，引人注目。亲族中女眷甚多，俊美者亦不在少数，但北地胭脂终归不胜南朝金粉，与姨祖母相比都嫌粗糙，缺少韶秀清丽之气。姨祖母被祖父由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买回来时二十有六，而祖父已是须发皤然、步履蹒跚的老翁了。美丽的姨祖母被祖父用一乘青布小轿由妓院抬来，以汉人的装束在家中出现时，竟令全家上下几十口人都惊呆了。下人们说，祖母的巴儿狗见到姨祖母非但不咬，反而从祖母腿上跳下来直立在姨祖母对面向她拜，可见狗也喜欢漂亮的人儿。姨祖母给祖母磕头，祖母冷着脸问她叫什么，姨祖母说随奶奶怎么叫都行。祖母一拍桌子站起来，说猫儿狗儿还有名呢，恁大活人怎会无名，分明是顶撞，八大胡同的婊子想成精不成！姨祖母一言不发，只低头垂泪，初进门便领教了太太的淫威，以后日子可想而知。有人说姨祖母不懂规矩，不直接回话儿明摆着等着挨训。老王说，窑子里的花名儿怎好报给老太太听，污老太太耳朵更为不敬。祖母为此事

与祖父大闹一场，言纳妾非为子嗣便是荒淫，汝已有四子，足可顶立门户，何苦又多此一举。祖父一怒之下住进京西潭柘寺，日日与老和尚谈论经文，再不回家，祖母说祖父既喜光头她不如也效仿和尚，剪断青丝。说到做到，追到潭柘寺，当着祖父的面将头发剪去，口口声声要效乾隆皇后那拉氏以剪发之举谏皇帝幸民间妓女。据《清鉴纲目》记载：“三十年闰二月，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为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疯病。令先程回京。”用乾隆本人的话说：“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恰幸之时，皇后性忽改常，迹类疯迷，蹈获过愆，自行剪发，因俗所忌……”相隔一百六十余年，性质完全相同的两起剪发事件，却以完全相反的结局告终。那拉皇后以“性忽改常，迹类疯迷”，于第二年死去，死后竟无穴安葬，棺椁放置皇贵妃地宫中，每年清明、中元、岁暮、冬至和忌辰亦无享祭。敢为皇后说话的御史李玉鸣也同时被罢官免职，放逐伊犁，终不得回。锦县生员因上书不平，被斩。刑部侍郎阿永阿被远谪大北，戍黑龙江。刑部尚书金汝诚被摘去顶戴，回家“尽孝”……乾隆三十二年宫廷因剪发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以皇后的大败而告终。而宣统元年的剪发风波却是以祖母的胜利而结束：不给姨祖母如夫人的名分，将其贬居西跨院，院门上锁，钥匙由祖母收存，子侄辈及闲杂人等有事无事均不得靠近，一日三餐与下人同等饮食，由墙上转桶传进。后来人们从祖父的朋友处得知，祖父之所以敢置祖母的醋雨酸风而不顾，接姨祖母进门，很大原因是倾倒于她那口绵软苏白和柔肠百转的昆曲。然而姨祖母自进家门即被锁入西院，与祖父偶尔相见也一改过去做派，敛气吞声，谨言慎语，时刻不忘谦卑地位，更不敢开口吟唱。祖父大为恼火，却又奈何不得，很快对姨祖母失去了兴趣，由她去自生自灭。花匠老赵走后，姨

祖母又被移往后园小屋，照旧上锁，所不同是，饮食由舜铨的母亲张氏去送。作为桐城世家出身，比婆婆还要大的儿媳，与清吟小班出身的姨祖母自然没有共同语言，那鄙视与不屑也是毫不掩饰的。祖母与张氏母亲去世后，小屋便不再上锁，姨祖母也可走出房门去厨房与佣人们共同用餐，但吃归吃，她从不与任何人搭讪，默默地来，默默地走，无事从不走出后院小屋，所以外面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家中还有姨祖母这样一个人。

正因了姨祖母的年轻，才使得我与她在这个家族中有了短暂的相聚。母亲说我尚在学爬时便由姨祖母看护，那时她下肢已瘫，终日靠在窗前的土炕上，观树影的移动，数雀儿的飞落。每当我被母亲抱到她身边时，她那双僵冷的眼神才有了些许生气，对她来说我毕竟是个活物，一个于她无害的活物，她自进入这个家门，终究还能做些有益的事情——看护孙女。我在幼时的懵懂中能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以喜悦和安慰，这不能不感激我贫苦家庭出身的母亲，她以“南宫房的穷丫头”才有的善良与爱心，将我送至姨祖母身边。离去前，母亲用长枕头将炕沿堵了，为的是怕能滚善爬的我万一掉到地上，姨太太无法把我“捞”上来。

在这条炕上，我跟姨祖母滚了多少个日月，已经记不清了，听母亲说姨祖母不知害了什么病，口腔的肉一块一块往下掉，全身糜烂，脓血满炕，除了我的母亲，连后园也无人进了。难熬之时，姨祖母拼着力气喊疼啊——来人看看我——，声嘶力竭的凄惨呼唤在后园飘荡数日之久，没有人进去，更没有医生的到来。不堪病魔煎熬的姨祖母最终用剪刀挑破了双腕的血管，任那血慢慢地流，一直流尽。我长大后，曾探询过姨祖母的姓名籍贯，这也是我的祖母初见她时曾经问及又遭到拒绝

的。遭到拒绝，在祖母心中多少是个遗憾，尽管这遗憾对祖母微不足道，但从姨祖母来说则无疑捍卫了另一个家族的名誉与自尊。她从未对任何人谈及过她的家世与出身，不过从年轻轻即被卖入娼家，足见其家境的贫寒与悲惨，内中的隐痛想必难与人言。只是我的母亲告诉我，有一次姨祖母与她聊天时无意中提及，说在家作女孩儿时小名叫做“随风”。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太怪，不像人名，特别不像女孩儿的名字，问母亲是否记错。母亲说绝对没有，是姨太太亲口说的，“随风”，而不是什么别的。口误总是有的，更不可忘记姨祖母有着一口令祖父倾倒的苏白，咬字不清的情况不能不考虑。

## 三

中午吃饭之前，舜铨的妻弟们提出了舜铨死后骨灰的存放问题。两位舅爷爷郑重其事，我却心不在焉。我对丽英说昨晚园中有人夜哭，丽英说那是“蓝梦卡拉 韵运”的音响，那家歌舞厅隔音设备极差，夜静之时，鬼哭狼嚎，什么语声都可以听到，附近居民已告到工商管理部门多时，仍不见采取措施，好在大家都要搬迁，犯不着跟他们叫真儿，由他嚎去。

舅爷们又跟我说骨灰的事，他们说舜铨死后骨灰存放老山骨灰堂还是撒向江河湖海，这事当由我决定。我说骨灰撒向祖国大地固然很合潮流，子孙后代们也省了许多麻烦，但除非本人立下遗嘱性文字才好这么做，只是舜铨病成这副模样，怎好贸然跟他谈什么骨灰安置问题，这样做未免于情理相悖。舅爷们说要是这样那就不说，万一舜铨来不及交代那就存了，暂放三年再说。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着坐在一边的丽英与青青，感到舜铨的离去对她们是早了，这也是这对年龄相差过大的夫妻

无可挽回的一步。

拆去隔扇的房屋连成一片，显得衰旧空旷，一座即将被拆的旧屋，正如一个趋向死亡的老人，使人觉得它已名存实亡，昔日那无处不在的灵气，那给人以依赖的坦实，早已消失殆尽，荡然无存。我说还是把七哥送医院去吧，丽英无言，大舅爷说，已是不治之症，现在也没有安乐死，将来青青母女还要过日子……我明白了大舅爷话中再清楚不过的意思，这使我盘郁在心头许久的辛酸热热地升起来，泪水充盈了鼻腔，我屏住气息，将那苦涩之水咽了下去。想舜铨一生，辛勤作画，与世无争，也曾有过艺术的辉煌，也曾有过人生的佳境，如今谁识京华倦客，回首悲凉，都成梦幻，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舅爷见我无言，又指桌上当年我由祖坟抱回的绿釉罐说，姑老爷骨灰，将来可否置此。我一惊，没想到连骨灰盒的开销也算计到了，思考如此周到精细非头脑冷静之人而不可为，看来家内并非人人都悲伤到昏天黑地的份儿上。骨灰盒的价格想来不过百元之事，我与舜铨穷是穷，终还没落魄到买不起骨灰盒的地步。我说不可，此罐由祖父棺前掘出，内装残羹剩饭，霉烂不堪，后虽返家，又被充作馓花肥泡马掌之物，污秽难闻，舜铨清爽洁白一生，终了怎会委屈此物之中。青青说古色古香的，菊花一样的造型，挺可爱的呢，我用洗碗液浸泡了好几天，不脏。父亲前几天跟我说好几回，让我把这个罐子擦洗出来，说最近可能有用，我想恐怕也有这个意思。我说，你父亲若真有这想法，自然会明确提出，若未言明，骨灰盒所用之资连同火化费用和住院费用全由我承担。大舅爷立即跟上说，有了姑爸爸这句话我们心里多少有了底，都说姑爸爸一次的稿费抵得上阿英数月的工资，姑爸爸与姑老爷手足情深，这种至爱亲情我们当好好学习呢。当然，一切也不能全依赖姑爸

爸，众亲戚也会齐心协力的。我明白自己是钻入了另一个家族的圈套了，我将在舜铨这件事上被大大地敲上一笔，这实在是始料不及的。我们这个家庭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工于心计、察见渊鱼的人物，到我这辈，却怎变得如此木讷呆傻，不谙世事！小家小户出身的丽英姐弟，自有着小家小户兄弟姐妹间的提携与关照，有着小家小户的精明与狡黠，这一点无论我与舜铨，都不是对手。就是从这个家门走出的，在政治上能翻云覆雨，左右大清帝国命运的人物与舅爷们相对，怕也多数败下阵来。我开始怀疑舜铨所留大批藏画的真实下落……

为了证实舜铨是否有将自己装入绿罐的意向，我决定将罐子抱到小屋去，摆在他的窗台上，让他日日可见，不会没有说法。我抱起罐子踏着积水，穿过荒凉冷落的小屋，怀中的绿罐在细雨中似乎发出一声凄异的叹息。

舜铨正在炕上坐着，见我手上的罐子，高兴地说，噢，你把它拿来了。说着接过去，细细地抹拭。我想说骨灰的事，却终张不开口。舜铨说，这个罐啊，从你拿回来那天，我就知道它不是寻常东西，故意冷落着它，为的是让它悄没声儿地，完好地保存下来，八百多年的岁月，如今该派用场了。我问他可派什么用场，他笑而不答。我说那就卖了它，八百年的东西能值不少钱。他说以钱而计便玷污了国宝，怎能俗到如此地步。此绿菊铁足凤罐产于宋建炎二年官窑，因泥胎配制特殊，罐底露胎部分呈赤铁色，质硬似钢，击之发金属音，其色与绿菊色相近，来自天然，与哥窑的豆绿和清代雍正御厂仿烧的豆青又不同，绿中暗含水气，流光溢彩，变化无穷，极为罕见，是宋瓷绿水釉中仅存精品。一窑百件，成者有二，一大一小，大曰龙罐，小曰凤罐，官窑所制，大都专为皇室，物以稀为贵，仅此两件作为传世，再不烧制。建炎三年，金兵南侵，高宗仓惶

逃到杭州，扬州所遗甚多，绿菊铁足龙凤罐在所难免，由此落金人之手，流入北国。后因长期辗转，下落不明，瓷史虽有记载，终未见龙凤罐实物，作为研究南宋官窑的重要实物资料短缺，实为遗憾。不想启祖父之坟，使凤罐重见天日，这实为中国陶瓷界一大幸事。可惜，以后运动连接不断，瓷罐虽在，总无机会献出。今我来日无多，想必大限之日便是凤罐曝光之时。他说已给有关文物部门写了信，希望不日派人来家取罐。舜铨说 1954 年中国有个叫朱鸿达的人曾依据宋《咸淳临安志》所指官窑地址搜集瓷片编印成书，于 1956 年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所集众多瓷片中，独缺铁胎绿菊釉，今所献绿菊铁足凤罐，当补此空白。我问凤罐何以会到祖父之手，舜铨说他也讲不清楚，祖父一死，再无人识货，仓促间抄来作棺前祭物，也算是跟陶瓷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祖父歿于辛亥革命前夕，那时整个大清王朝一片慌乱。袁世凯放出风来，要将诸皇亲驱进皇宫，关押在北五所的空房里，断绝一切联系，不共和便不放人。这样一来，各王公近支纷纷逃避，醇王缩在府中再不上朝，肃王避往日本人占的旅顺，恭王去了德国人占的青岛，庄王住进了天津租界，大部分与清廷有瓜葛的人也躲进了东交民巷……有人劝祖母赶紧携家人择地躲避，祖母说贝勒爷际在弥留，要死便死在自己家中，谁见有抬着病人逃难的，老死外面，即便葬于祖坟也寻不回自己家门，何苦？再说，今日之势躲避岂能奏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依着咱们的心当然盼着铁打江山一辈辈传下去了，可目前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连王爷都跑了，只一个小皇上在撑着，让那孤儿寡母又向谁要主意去？只要京畿不起兵祸，太后皇上不受伤害，大清江山善始善终，共和就共和吧。1911 年 2 月 12 日，皇帝的退位诏书在北京各家大报纸全文发表，老百姓欢天喜地

地拱手相告：“改朝换代了，是共和的天下了！”在皇帝“必为列圣在天之灵暨皇族、宗支、王公、亲贵等所共谅也”的哀告中祖父逝去。北京东城家中，留守者仅祖母和稀里糊涂的长子。江山已无，家亦难保，在一片忙乱中祖父的丧事办得十分草率，凤罐莫名其妙葬入太阳宫墓地自然在所难免。

我为舜铨对身外之物的洒脱而敬重而释然，以他一生之经历，所得与所失，岂可用八百年的罐子所能了断。我想起骨灰存放老山骨灰堂的事，便有意把话往身后之事引。我问舜铨还记得看坟的老刘，他说怎会不记得，要活着今年该有一百零七岁，怕是早已作古了。“四清”时他的孙子刘建民来过，为那五亩地划分成分的问题他给刘建民写过一个证明，说五亩地系我家坟地，刘家租种，按时交租，属租佃性质。“文革”时刘建民又来，是来算剥削账，带了一车农民造反派战友，一通摔砸抢掠之后，打断了舜铨两根肋骨。舜铨认为，他以一纸证明，两根肋骨，给刘建民撑足了面子，总算没负刘家百余年看坟辛苦。可是刘家孙子以后再没来看过他，这使他很难过。舜铨说，太阳宫的坟地虽形、势俱佳，终归离城太近，祖宗不得安宁，况且风水气脉不是长久不变的，天道盛衰，也非人力能定。后来所葬的黄花山，地广人稀，远离闹市，背靠蜿蜒奔涌的瑞昌山脉，脚抵美丽富饶的淋河平原，雄浑壮丽，坦荡开阔，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源，积得一分阴德才得一分享用。他在“文革”中能大难不死，我在西北黄河滩能转危为安，皆倚祖宗荫庇，与祖坟所选穴位也大有关连。他说自“文革”后再未去祖坟祭奠过，但祖坟的情景却时刻萦绕在心，群山雄峻，旷野凄迷，老树无言，草衰阳西……金鳧几经秋叶黄，暮鸟夕阳摧晚风……我明白，舜铨印象中的祖坟景致实则是宋朝无名氏名画《秋山游眺图》的一部，

这个对艺术追求了一辈子的画家，至今仍没有走出中国国画的意境，没有挣脱出传统艺术观念的束缚，对祖坟的虔诚与对中国文化之美的感动作为情感体验和艺术造诣而互为混淆，达到了迷狂的程度。果然，舜铨最终提出死后回到父母身边的愿望，并希望我和他的女儿青青共同操办完成。他说，青青还年轻，正在上学，然而作为这个家中的惟一传人，黄花山她不可不去……舜铨在说这些话时不像说他自己，而像在谈论别人，语调缓缓，平静坦然。他像窗外一枚即将辞枝的黄页，离别之际向同伴们轻轻道别，在沉默的睇视中得到深切的理解，然后轻轻地飘落下去，心满意足地化作土灰。

#### 四

我去医院联系舜铨入院事宜，因考虑是自费，院方给予很大通融，就这亦需先预交押金八千元。医院的人说，这种病到现在程度，本不应收，在护理方面力量牵扯太大，现在护士又奇缺，考虑病人是个德高望重的画家，家属又确有困难，收便也就收了，但钱是需要大量准备的，八千元只是底金，另外还需三日结账一次，按治疗护理情况交款。我一点头答应，咬着牙说，钱我们不在乎。

出了医院门我就给西北的丈夫打电话，让他速筹三万元，两日内电汇北京。他说三万元岂是两天能凑齐的，就是借他也要跑几家。我说两日期限已够宽松，七兄的病可是以时计算啊。他仍表示有困难，说是单位卖房，才交过房款，熟识的几位朋友囊中都颇拮据。我在电话里发了脾气，骂他是冷血动物，不谙手足之情。他说你这是怎么了，干嘛这样，我又没招你。我开始哭，将压在心头的抑郁一并释放，丈夫迟迟疑疑地

问，你哥哥是不是已经死啦……负责公用电话的小姐不耐烦地说，有话快说，要哭坐到那边椅子上哭去，后边的人还等着使电话哪！我料定小姐与我丈夫一样，都属独生子女范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自然体会不到相濡以沫的手足相离是多么的惨情，它比与父母相离更让人难以接受，失去父母是大悲大痛，兄弟相离则是渗入心骨的钝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凄酸楚，更是兔死狐悲的怯怯惶恐。

回家的时候顺便去东风市场北门丰盛公买乳酪，这是舜铨平日爱吃的。儿时，父亲常带着他和我来这儿喝酪，吃奶油炸糕。那时的丰盛公是个院落，绿门脸，不是现在这般模样。父亲去世后就是舜铨带着我来，一人一碗酪，一人四块炸糕，完了还要添一碗八宝莲子粥，直吃得弯不下腰，才拉着我的手顺金鱼胡同慢慢溜回去，逢有我嘴上沾有糖渣、粥迹，他便会蹲下来用手帕细心地替我擦净，然后拉起手再走，那情景不似兄妹倒似父女。如今，昔日冷静的金鱼胡同已变作宾馆商店林立的大街。来到丰盛公时布帘已经挂起，小吃部关了门挂起了拆迁的牌子。我忽然觉得极累，靠在小吃部的墙上，呆愣愣地看着进出市场的男男女女。有步履匆匆的，有悠哉游哉的，有空手的，有携物的，好像大家都很有钱，都活得惬意而自在，惟有我，像被美好生活甩出来的倒霉蛋儿。

回到家里已经亮灯，舜铨的屋里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我以为是文物部门来的人，朝他点了点头。孰料那人张口叫了我一声“大表姐”，一下把我推入云里雾中，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称我为表姐者南方口音，面孔白皙，身材微胖，穿戴极普通，眼镜后面是一双俊美有神的眼睛，称呼我的时候那双眼便亲切坦诚地望着我，没有骄矜与张狂，也没有卑琐与不安。我告诉来人，我不是什么大表姐，若真该做谁的表姐也排不到

“大”的份儿上，我的上面还有几个姐姐，当然都已不在人世。对方很诚恳地说，因为从未有过往来，许多事他搞不清楚，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把一些该弄清楚的事弄清楚的，冒昧上门，实在是失礼之至，原来他是想写封信来，但三言两语又说不明白，所以就自作主张地来了。

我这时才看见舜铨的炕头放了束淡粉的菖蒲花，系着缎带裹着塑料纸。能选鲜花作初见面礼物者，当不是俗人。舜铨正在看一本《美文》九四年第十期杂志，那上面有我写的一篇散文“太太与姨太太”。来人指着杂志说，他是读了我这篇文章才费尽周折找来的。我问为什么要找我，是不是文中对谁有所冲撞，但我写的全是家事，与外人无干。来说他姓李，叫李成志，小名福根，祖籍苏州，后移居吴江，又转张家港，现在在南方办着一个公司，从我的文章上来看，他应该是我们的亲戚。我说我们这个家族几辈人都在北方生长，若论婚嫁也都是长江以北，与江南素无指染，怎会有亲戚在南面，我也从来不曾做过谁的表姐。福根说，我料想表姐不明白其中原委，所以才把这本杂志带来。您的文章上是这么说的：“母亲说姨祖母在家作女孩儿的时候小名叫‘随风’，我总觉得这名字太怪，姨祖母是南方人，南方人‘风’‘凤’不分，传说在所难免，及至不久前读到清人小品‘珠玉随风，书香满纸’二句才猛有所悟，能以‘随风’二字为女命名，必是书香门第而非草舍人家，既是如此人家为何又使女儿落入娼家？这个谜至今难解，怕也永远解不开了。”今天我来，便是为表姐解谜而来，“李随风”乃我姑祖母。曾祖生有四女一子，长女珠玉，次女随风，三女书香，四女满纸，祖父名惠章。曾祖乃苏州一落魄文人，屡试不第，一直坐馆乡间，光绪二十八年冻饿而死，曾祖母亦追随而去，四位姑祖母由亲戚作主，早早嫁人。

二姑祖母嫁与苏州利昌祥绸缎店掌柜朱可卿作偏房，朱可卿鸦片烟瘾颇大，姑祖母过门未及二年，朱家破败迹象便渐露渐显，加之大夫人的不能相容，在朱可卿去外地采办货物之时姑祖母被卖与人贩，带往北方，因此您文中提及的姨祖母随风是我的姑祖母随风断然不会错的。我认为这个推断未免虚妄荒唐，近百年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况且姨祖母有意割断一切联系，未留下任何身份证据，怎好轻易妄断谁谁就是其后人？退一步说，真就是其后人又便如何，一个妓女出身的小妾，究竟能给后人添多少光彩呢？我真被眼前这位南方人搞糊涂了。凭着一册杂志，几段文字便千里万里来冒认祖先，神经怕是不太正常。

舜铨一直在看杂志，读得很仔细，他对姨祖母的了解不会比我多，作为女眷，我虽年小也因母亲与姨祖母有过接触，而舜铨与她连见面的次数也是极其有限的。来人见我们尚存疑虑不太热情，就取出身份证让验，又取出南方某名牌大学毕业证书让看，随即掏出的还有工作证，工会会员证，机动车驾驶证等，都摊在桌子上以示诚意。他说他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这样突然出现在家里自称亲戚，搁谁也不能一下接受，但他实在压抑不住认亲的强烈欲望，他太迫切需要知道姑祖母的一切了。前几年有“寻根”一说，他现在既已知道“根”了，就该来找，如若他的祖父在世，得此消息，也会像他今日一样，不顾一切地来寻找姐姐，以图一聚。

丽英已做好了饭，让青青来唤，来人也没有走的意思，只好相邀共同进餐。他与我一同来到花厅，两位舅爷已坐在饭桌前等了。饭是简单的热汤面和外面小铺买来的烧饼，用来待客实在拿不出手，好在来人不在乎饭食的简陋，很随和地端起饭碗跟舅爷们搭讪着，舅爷们管他叫老李，他说都是一家人，只

叫他小名福根就挺好。福根说，今天来得仓促，也未给青青带什么礼物，当表舅的太不像话。说着从兜里摸出个信封交给青青，让她去“买糖”。丽英以极快的速度瞥了一眼信封，从薄厚大小判断出里面是一张百元的票子。青青也摸出信封的质量，嘴上说着谢，将那信封随手折了装进衣服口袋。福根说，不是表姐一篇文章南北两个家族实难相聚，应该好好庆贺一番。丽英说，那就明天吧，明天我做打卤面，用大虾仁打卤，招待福根。福根说，团聚讲的是气氛，与其让表嫂忙碌不如出去吃，不知附近有什么好饭馆。丽英思忖着来者的财力，真点出好馆子来对方无力支付岂不尴尬。倒是二舅爷来得快，他说东边豁口，“全聚德”烤鸭店就挺好，他那边是“全聚德”，咱这边也是“全聚得”。大家都说不错，就订在明天中午去“全聚德”吃烤鸭。丽英嗔怪福根怎的不早来走动走动，福根说这要问表姐了，她早写出那篇文章我早就来了，还能等到今天。不过，今天来了，也不算晚，能见到姑祖母生活过的地方，见到伴随姑祖母走完人生道路的亲人也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舅爷们说那是，又问这次进京在何处下榻，可要家中安排住宿。福根说公司在北京有办事处，他来之前已预订了房间，离此不远，很方便。福根与舅爷们变得很畅快，一顿饭吃完，除我之外，一家人已福根福根叫得很顺口了。

我觉着无话可谈，便要回到舜铨那边去。福根说时间不早，也该走了，再三约好明日午饭时间，才在众人簇拥下走出大门。

回到小屋，我把菖蒲花插到绿菊铁足罐里，搁到窗台上，说这个姓李的真怪，来认咱们这门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还要明天请吃饭，该不是吃错了药？舜铨说这件事他还想不太清楚，现在社会变化太大，不是十几年前了，够得着够不着的亲

戚都躲得远远儿的。从道理上看是没有胡认亲的，特别没有胡认祖先为姘为妾的。舜铨又嘱我对待李先生勿弄傲慢轻侮之色，一切顺其自然，这个家至今已一无所有，再无任何值钱之物可着人算计，李先生真有所图，怕是什么也捞不到了。我说我总觉得这事巧得不合逻辑，我偶读清末文人笔记，记其中珠玉书香两句，南边就真冒出随风满纸四位姑娘，倘我再将后两句续完，怕要闹出一个班了。舜铨说，看来人做派举止也是个文化人，是知书达礼之辈，非市井无赖，即使人家认亲认错，在言语上也不能慢待讥讽，大贤何所不容，不贤何其拒人。况且这个家对姨祖母不起，禁锁多年，烂棺薄葬，其后人若真认真起来，我等也无语相对。我说您真信他是姨祖母的什么后人？舜铨一笑，说亲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人与非后人，亲戚与非亲戚都无关紧要，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不妨糊涂一些，不必那般小家子气。

后来又说到舜铨的病，我说眼见秋声已尽，寒气逼来，小屋简陋破败，难抵严冬，不如住进医院，待来年春暖花开，再出院迁入新居。舜铨说躺在南炕，观遍梧桐落叶，听尽园中秋雨，是人间难寻的佳境，这种福分不是谁都能享，谁都会享的。虽家道不富淡饭粗茶，疾病缠身，然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心境顺恰适，尽其在我，随遇而安，乐亦在其中，房屋虽破，乃先祖遗之，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看着迂得可以的舜铨，我好气又好笑，心想，只要西北的钱一到，立即把他请进医院，不去也得去，“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些福”你“老夫”尽管享了，然“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还需“儿曹任之”，由不得你也。

大街门响，那是舅爷们的离去。

丽英端来热水，给舜铨擦脸洗手，又端来热粥，坐在炕沿

一勺勺喂进，照料之精心，我自愧不如，毕竟是二十年的夫妻了。青青踮着一双湿鞋由花厅奔过来，一进门就扑上炕去，将一双湿脚塞进她父亲的被窝，被她母亲狠狠骂了几句。

我踱出门来，站在檐下怅望灰暗沉寂的天空，满园落叶瑟瑟风，人生秋凉无数，此度秋凉怎却这般难熬难耐。

## 五

在“全聚德”与福根的相聚是愉快的，丽英和舅爷们对福根态度的热情也是显而易见的。福根对我仍将他呼为“老李”并不在意，倒是青青将他唤作“表舅”很为动情，说他兄弟六人，无一姐妹，自无人呼之为舅，今有京城的外甥女声声呼唤，极让人心热，真是再珍贵没有了。于是青青便“表舅”“表舅”叫得更勤。饭桌上，福根问得最多的是她姑祖母的事，长相如何，性情如何，是否缠足等等。有些事我实难张口，诸如家族中对她的冷淡与虐待，有些事我尽可夸张，例如她的美貌与温顺。福根问，他的姑祖母在看护我时，那模样是否依旧动人，我说那时尚小，无有记忆，就连依稀的梦影也寻不到了，福根听了就大喊遗憾。

吃完饭上点心的时候，青青用纸包了几块点心，说是带给她的父亲。福根对丽英说，表哥病得这样为何不早送医院。丽英眼中有隐隐泪光，我赶紧说已联系了，这几天就准备送他住进去。福根说还是赶早住，今年秋天北方雨水多，冷得早，肺病的人最怕天寒，真有不测，后悔也来不及了。倘若住院钱不够，他可以由公司支取，公司是他们兄弟几人开的，为表兄治病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责无旁贷。丽英就转过脸来看我，舅爷们也停止了咀嚼静等下文。我说七兄的病已是不能再拖延了，

这是要急速解决的大事，我如今只此一位兄长，自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住院需一笔押金，不知老李可否先为垫付，我丈夫的钱寄来立即偿还，最迟也不过一周吧。福根说我太见外，没把他当成亲戚看，这笔钱对于他们公司实在算不得什么，何苦又如此认真。我说情归情，为使病人心静，钱还是算借，否则我们于心不安。福根说既然非要还，那就还，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不必着急。

下一步的工作是动员舜铨住院。

淫淫秋雨已经停歇，园中的潮气都渗进低矮的小屋，使屋内生着火炉还觉阴冷。福根经常来陪舜铨说话，端汤倒水极尽亲戚本分，使病中的舜铨很感动。福根讲话也很艺术，并不直接谈住院搬家的事，而是跟舜铨聊过去，聊这个家族百余年来的盛与衰。福根语虽多出野史，毕竟是读过一些书的，他对美国人卡尔所著《清宫见闻记》最感兴趣，他说书中描写慈禧太后容貌颇详，不知是否确实，说着从兜里掏出本子，翻到抄录的一页读到：“伊乃一美丽和善之妇人，度其年事，不过四十而止（实际已六十九岁），面貌之佳，适与其柔荑之手，苗条之体，黑漆之发相得益彰。盖太后广额丰颐，明眸隆佳，眉目如画，樱口又适其鼻，下额极广阔，耳官平整，齿洁白如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太后精神之焕发，神采之照人，可知其平日居气养体之道，决非常人所及。”舜铨听毕说，难为你会费心把这些记下来，学化学竟对史料酷爱如此，非亲眼见真不能信也。又说那位慈禧，与我家素无瓜葛，彼时她深居宫中，欲见颇难，不仅我父亲，连祖父也是没见过的，祖母虽有被召进宫去的时候，也是随着诸福晋们在廊下远远侍候着，不能近前。是否如文中叙说那般美丽，不敢揣度。福根说，慈禧的娘家人总有在者，不知对此有何论说。舜

铨说，慈禧娘家人今在何处已不知晓，从来与我们没有过往来，对于慈禧娘家，倒听祖上传闻，太后本人曾有过抱怨，说“自余髫龄，生命极苦，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弟所欲，余必欲之，至于予者，靡不遭呵叱。”可见关系也一般。福根说，六十九岁的老嫗，让人平心揣之，竟如四十许美妇，必有养颜之秘方，据说慈禧每十日饮珍珠粉少许，每日清晨饮用太监送来的一盅名贵中药加花露制剂以养颜，您祖母常入宫室，想必或谈过此事，或有方子传出。舜铨说未曾听说过。福根也不再问，又将话题扯到他姑祖母身上，说姑祖母因其容貌而屡遭磨难，想必也是驻颜有术的。舜铨又说不知。福根问他姑祖母所葬何处，舜铨说蓟县黄花山。福根说如此他应该去凭吊，以慰姑祖母离乡背井、思乡思亲之苦。舜铨对福根的想法很支持，疲倦的脸上也有了激动的红晕，他对我说，舜铭你当与李先生同去，黄花山祖坟有三十年无人祭扫了。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埋葬者，人之死利也，生且有利有节，死何独不管不顾，无利无节。你祭奠之时当禀告父母，说我不日即归葬于彼，可于父母膝前尽孝矣。我说去黄花山怕不太容易，那里山荒路远，又不通车，恐要做长途步行的准备。福根说这不是大问题，他可以找辆车来，自己开车去。我说早年去时只有十多岁，如今许多年过去，地点怕已记忆不清。舜铨说墓冢颇大，碑石亦高，墓圈四周尚有石墙，碑顶有盘龙雕刻，碑前有青石案卷供桌，三十年的风雨侵蚀，损坏难免，但搬是搬不走的。我说既然七兄如此热心，老李又有车相助，我就跑一趟，其实心里是没底的。舜铨说碑石阴面正对瑞昌山，山顶上有巨石，如展翅欲飞之鹰，碑阳面面临淋河石桥，两点连线取其中便是祖坟，祖宗有灵当助你一臂之力，此事本当儿子所为，无奈儿子不争气，病入膏肓，实在是不孝得很了……说着

说着脸色便很惨然，我赶紧答应去认真寻找并详尽记录祖坟情况，使他放心。福根说，去祖坟与舜铨住院都是事不宜迟的急事，若表哥能尽快入院，他明日即驱车前往。

舜铨想了想，终于答应了。

## 六

我没想到福根竟开来了一辆深蓝色的日本“巡洋舰”，那辆车七转八拐，开进胡同来的时候引出不少街坊，特别是人们看到助手席上坐着一位抱摄像机穿红坎肩的小伙，都以为电视台来采访画家舜铨，围着车叽叽喳喳地看热闹。

我对福根说怎么弄出这么个人物来，福根说是雇来的，今日一整天他得为我们服务，让他照什么他就得照什么。我再看那红坎肩，虽然抱着机子也是一脸恭敬，不像那些嘴里嚼着口香糖，说三句话就瞪眼，牛皮轰轰的摄影师。于是知道花钱雇的与自己找上门的竟有如此大的差别。福根说，我看表兄对祖坟的事甚为上心，为满足他的想念，才特地找来搞摄像的，将祖坟的情况录下来放给表哥看，也如身临其境一般。南方人的精细与周到令人佩服，我深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丽英要照顾舜铨，青青要上学，舅爷们对坟的事没兴趣，也各自去上班，能去黄花山的只有我与李福根。我名是去祭扫祖坟，实则是为来日舜铨骨灰安葬打前站；福根名是去拜谒姑祖母，实则干什么我说不清楚。花这么大代价去寻觅一个扑朔迷离的姑祖母，这事总让人觉着蹊跷，觉着不可思议。

车出北京，穿通县，过三河，向东疾驰。京郊富裕起来的农民早早奔了小康之路，红瓦白墙的小楼鳞次栉比，柏油路一马平川的宽直，与数十年前我乘胶轮大马车晃晃悠悠，行于坑

坑洼洼的黄土路上简直是两重天地。越行，我对此行的结局越不抱乐观态度，心里便躁躁的，不想说话。福根的兴致却很高，一边开车一边跟红坎肩用家乡话说笑，那些话十分难懂，听之如外语一般，我想，祖父若因了这样的语言而将姨祖母接进家门，其对语言的欣赏水平未免太糟糕了，太不值得。看福根与红坎肩的亲热与熟稔，我开始想，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雇来的。

中午时候来到黄花山，那山果然雄伟，奔涌自北而来，临了在淋河平原上掀起一个高浪又戛然而止，抛洒出一抹缓坡，渐渐向南泻去，让人一看便心旷神怡，意兴大发。我跟红坎肩换了位置，坐在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山麓，寻找舜铨所说的刻着蟠龙帽的石碑和墓圈。汽车沿着山脚土路缓缓前行，见前面有一片红墙黄瓦建筑，下车打问，说是清东陵，福根就要把车朝东陵开，说也说不定祖坟就在那儿。我说别去了，依我们家的级别连风水墙都近不了，还是折回去再找吧。又掉头朝回开，三个人的眼睛都朝坡上看，惟恐落下一处所在。红坎肩说，那碑说不定“文革”时已被推倒砸碎，所以不能只想着竖立的碑，也得顾及到地上的石头。于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车开得更慢。两趟下来，仍无所见，我已失去信心，坐在路边焦躁地往肚里灌矿泉水，红坎肩对车上那盘《永别光辉岁月》十分喜爱，一遍遍地反复播放，“麻木对苍生只懂不说话，难道赤子之心灵要被人作弄……”半通不通的歌词，如吼如哭的沙哑摇滚，让人心烦。我几次压制了去关掉机子的冲动，尽量离那车远些，尽量不去看那闭眼摇晃的红坎肩，尽量不听那振聋发聩的噪音。

猛然，福根抓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对我说，你看，看山顶上那只石头鹰！在福根的指点下我认准了那只鹰，认准了鹰嘴的方向，顺着方向下延，见到了近在五十米处的桥，不是舜

铨所指的石桥，已变成水泥栏杆可并行卡车的公路桥。桥上卡车、拖拉机轰鸣不绝，驴车马车穿梭不息，桥下河水混浊凝滞，秽不可闻，桥头商贩凑集，市井热闹，哪里有什么凄迷旷野，无言老树。将鹰嘴与桥连成一条直线，寻到它的中点时，我不禁目瞪口呆了，在本该是祖坟的位置，巍然屹立着一座水泥厂！

没有带蟠龙的石碑，也不见石砌的墓圈，惟有喷灰扬尘的烟筒和上上下下繁忙的搅拌声，我分明觉得那不是绞拌石头，是在粉碎祖先的骨殖。几代祖先，灵无迹，物无痕，魂化逝，魄消亡，这就是祖坟！这就是我父母亲的长眠安息之地！福根将已不会思维的我塞进汽车，直奔水泥厂而去。

这是个私人企业，传达室的老头不敢阻拦锃光瓦亮的“巡洋舰”，车便照直开进厂区，嘎地一声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前。红坎肩扛着机子刚一露头，一个男人立即从屋里奔出来，老远就伸过手准备握。有人拉开车门，我木然地被请进办公室，坐在铺着线毯的人造革沙发上。那个自称厂长的人被红坎肩的机子唬住了，不知这一行男女所为何来，急着喊着让沏茶。一个抹口红、描眉毛的怯妞先端来一大盘炒葵花籽，然后才送来茶。福根喝着茶，半天不说话，厂长站在一边，越站越发虚。半天，福根才慢慢地说，我们是来跟厂长谈件要紧的事情。厂长说尽管谈，尽管谈，不必客气。说着把散着香水气味的名片给每人发放一张。福根将自己的名片递过去，厂长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说原来是成志集团的李总裁到了，失敬失敬！你们的广告我是天天在电视里看到。我这才想起，李福根还有李成志这样一个名字，这许多日竟忽略了成志集团与李成志的关系，那在黄金时间频频播出的广告，已在全国家喻户晓，让人看得厌了。福根见我看他，歉意地一笑，说表姐喝茶

歇着，让我跟他们慢慢说，转身对恭立在一边的厂长说，这次来黄花山纯属私事，是来祭祖坟的。厂长说不知贵祖葬在何处，福根用脚点着地面说：就在这儿！厂长说总裁真会开玩笑，这屋里怎会有您家祖坟，会不会是记错了啊。福根说别的可以记错，祖坟岂有记错的道理，今天来便是跟厂长要祖先骨殖来了。厂长搔着脑袋愣了半天，说，我年轻，过去的事多不知道，这个厂是我父亲建的，我把他找来您跟他说……

厂长一溜烟跑出去找他爸爸，院里站了不少观众，有说海外华人来认祖归宗，有说厂子破坏了文物古迹，上边下来兴师问罪，也有说成志集团来合资办厂……

来了一个挺精神的老头，是原厂长谢汝成，谢老汉一进门便坦率地承认，原先这里是有几座大坟。又说这一带坟很多，早时候，黄花山连同瑞昌山、鹰飞倒仰山南北一百二十五公里，东西二十公里为皇家陵区，光带琉璃瓦的坟就有二百多座，周围所葬就更不计其数，不知李总裁找的是哪座坟。福根说就找建在你们厂里的坟，又改口说，你们厂建在它上面的坟。谢老汉说这些坟是不上文物统计的坟，怕无据可查了。康熙二年在东陵风水墙外建红桩火道，立红桩九百六十根，火道外二十丈另立九百六十根白桩，使百姓易于观视，不得越入。乾隆年间桩外十里又立新桩，上书“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如敢故违，严拿以重治罪。”这样一来，陵区越发大得没边了。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只对东陵风水墙内有建筑的陵墓加以保护管理，至于黄花山附近的坟陵，虽处于界桩之内，但荆棘丛生，残破无主，从未见人吊唁过，其实就是墙内那些王爷陵、公主陵、忠臣墓等也没见有后人来探视过。圈内按文物加以保护，圈外按无主墓加以处理，土地是国家的，个人即使掏了钱也只有使用权，没

有占有权。建厂之初，厂区内共拆坟七座，哪位是祖上至今也说准了，建厂时是登了“迁坟启事”的，让坟主在一月内迁移，逾期不迁，作无主坟墓处理，就地深埋。李总裁当时恐怕没有留心，才有今日之憾。福根看了看我，我低下头去。福根问老汉记不记得有碑上带蟠龙的大坟，谢老汉说七座坟都有大碑，碑上都刻有蟠龙，“文革”时皆被砸碎，后来齐整些的被老百姓拉回去砌了猪圈垫了墙基，完整的一块也没有了。福根说七座坟都无主来认吗？谢老汉说都无人认领。福根问那些骨殖深埋何处，老汉指指烟筒，又指指厂房，又指指院墙。从那根迟迟疑疑无准定向的手指，我推断出：父母及祖先的遗骨是被扬了……

心已变得极沉重，不是为故去的先人，是为活着的兄长。

大约我的脸色难看，谢老汉和他的儿子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是晕车。找不到祖坟，这种事作为集团总裁的福根也没遇到过，他问那父子俩怎么办，父亲说没法子，儿子说没办法，又说甬说骨头找不回，连山上的石头也找不回了，近五分之一的石头已变作水泥，卖往全国各地……我想起了沿途所见的那些新盖的小楼……

福根问能不能在山上再立块碑，谢老汉说立碑除非在山巅，半坡的石头保不齐什么时候又会被挖，但将碑立在山顶又不合章法，老理儿说祖茔葬平地要选高处，葬山地要选低处，山地之气脉在山脚，否则生气就会脱散，于子孙不利。明显的，谢老汉说这番话是不愿得罪李总裁，并非真心要立什么碑。我说走吧，厂长就让描眉女子像搀扶奶奶一样把我搀出门去。福根发动汽车，掂机子的小伙早已钻进车中，他的摄像机自始至终也没打开过。我说要顺着坡一个人走走，福根说成，就开着车在下边的路上远远地跟着。

曾经来过的山坡，曾经隐蕴过祖先气息的土地，此刻变得如此陌生，如此严厉。大块的堆满山坡的乱石，是炸山的遗迹，丑陋干枯的树根，是砍伐后的纪念。头顶变斜的秋阳，脚下趟起的浮尘，烧水泥的浓烟带着令人窒息的噎呛，夹裹着细沙铺天盖地，将山川笼罩。这便是舜铨思念的灵秀之所，是他梦中的归处。然而这荒山秃岭，崎岖山路，就是梦魂也会不堪其跋涉之艰难，不堪无休无歇的困扰啊。

山的转角处有一座坟，坟的基底砌着青石，坟前石碑纵然残旧，也还直立。福根开着车已先到了，远远望去他正低头在坟前默哀，红坎肩举着相机前前后后地拍摄。我赶忙走过去，细读碑上的文字：保圣夫人瓜尔嘉氏之墓。碑后有字：

兹尔瓜尔嘉氏，夙著贤声，久事宫掖。朕冲幼保抱需人，维我圣祖母简之，傅姆之中，知尔谨厚，俾视朕躬。尔奉命恰勤，夙著罔懈，凡善调护，审卫养、时衣服、节饮食、候寝兴、防疾苦，于礼皆尔职也……康熙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立

我对正在郑重三鞠躬的福根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坟，这是康熙的奶妈子坟。福根说，我想你们的祖坟与此相差不会太多，摄了像回去让人看，谁也不会来细细查过。我说我们自己的祖坟自然自己知道，为什么还要拍回去让人看，做这偷梁换柱的把戏。福根说至少要让表哥看吧，他在家可是眼巴巴在等着呢。我说这事你骗不了他，也瞒不了我，摄像者乃你下属，你们是一势的，你们来黄花山自有不可告人目的，为此目的竟牵强附会，冒认亲戚，居心之叵测已昭然若揭。福根说表姐怎这样多心，我们是亲戚毋庸置疑，您在文章里写得明明白白，

我在见面时也说得清清楚楚，怎能是牵强附会，冒认亲戚。我说，你身为集团总裁，遮遮掩掩，扮作布衣，钻入我家，巧于颜色，以博信任，能说是光明磊落吗？福根说，我一进门就告诉了你们，我叫李成志，怎能说不光明磊落？表姐这样无端怀疑实在让人伤心。红坎肩不耐烦地说，李总咱们还是实话实说，也省了人家许多猜疑。红坎肩说，成志集团公司开发了新产品“宫廷驻颜口服液”，为宣传起见，言所用配方来自清宫，就是慈禧太后每日饮用的中药制剂与花露，您祖上内眷常出入宫廷，将方子带出使之流传后代是顺理成章的事。李总裁确有四位姑祖母，并非妄说，其一也确被卖入京城，见您写的姨祖母文章，当下料定确是其人，遂寻至北京，以续亲戚之好，驻颜的配方传入彼手，便是货真价实的“宫廷”了。从检验那一关看也是师出有名，依之有据，不是妄说。我说转了半天还是妄说，我们家从未有过什么药汁，那些太后妃子谁爱驻颜谁驻颜，谁爱喝口服液谁喝口服液，与我们无关。红坎肩说，它却与成志集团有关，这件事弄成了可以在泰国、菲律宾开分公司，那里原料丰富，劳力低廉，一年下来利润有数百万，表姐表哥若认下此事，算作百分之十五干股，足不出门，净拿数万，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呢！何乐而不为？

我问他，你是谁？红坎肩说是集团副总裁。

我想说些“有奶便是娘”之类的语言，念及舜铨“勿弄傲慢轻侮之色”、“不可慢待讥讽”的嘱咐，终是忍下了。

## 七

回到家里，小院静悄悄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急奔小屋，见屋门大敞，被褥零乱，不见舜铨，只那束菖蒲还在

罐中寂寞地开放着。我又折向花厅，屋里只有大舅爷在用抹布擦拭隔扇。他见了我说，姑老爷今天下午突然大出血，已经送到医院去了，丽英和青青守在那里……没等他说完我就朝外跑，在大门口他追上我说，任何人都得有这一天，迟早的事，真有什么，姑爸爸可得想开点儿，您这么一乱，丽英母女们就更没了主意。大舅爷还说了许多，我已听不进。

急匆匆赶到病房，舜铨情况已稍有缓和，蜡黄的脸上遍布着胶布和进进出出的管子，斜立在床头的蓝色氧气瓶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坚硬与冰冷，连串的气泡，滴滴的血浆，这一切告诉我，床上的舜铨暂时还没有从生命的行列中退出。丽英的脸是苍白的，一双眼已哭得发肿，在舜铨抢救时她肯定有过呼天抢地的大恸。青青坐在床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父亲，父亲病情的急剧发展毕竟来得太突然，小孩子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残酷与不可捉摸，那双与她母亲极为相像的眼里充满了恐怖和不知所措。

丽英三言两语讲了怎么回事，又讲多亏福根开出的三万元支票，在这样的时候，李家亲戚能帮上一把，这恩情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舜铨睁了一下眼睛，眼神散乱而茫然，竟没有认出站在病床边的我。青青伏下身去使劲儿叫爸，我说不要打扰他了，让他静静地歇着吧。青青说万一他要去了呢，我说去了就去了，给他一个轻松，一个无牵无挂的松心。青青说，可是我爸不能去，李家表舅还托我爸写字呢。我说人都这样了还写什么字。青青说反正我爸不能走。丽英不愿意我们再说下去，厉声制止青青。青青说，姑爸爸也不是外人，我二舅说了，爸爸写不了字让姑爸爸写也行，只要写出“宫廷驻颜口服液”几个字，下面标上咱们家原来那长长的姓氏，后头是舜铨题还是舜铭题

都一样。我说既然舜铨与舜铭都一样，那么青青题也可以。青青说，我的名字太现代，不古老，都赖我姥姥，本来按辈排我排到“衍”字，我姥姥不认那账，非管我叫青青，现在吃亏在眼前了吧……

我感到了事情的复杂，把青青拽到走廊里，让她如实交代。在青青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述中，我终于搞清了下午的事：吃热汤面那天福根给青青“买糖”的信封，在福根离去的当晚被打开，并非是想象中的百元钞票而是一张印字的白纸，八千元的数字豁然填在醒目之处，几个人都是头一次见识支票的，其激动程度可想而知。那晚，我与舜铨在小屋里谈论李的冒认亲戚时，丽英和舅爷们正在花厅里商量支票的处理办法。二舅爷说，人家说了，是给青青买糖的，这钱的所有权当属于青青，可以让她妈妈代为保存，留待以后上大学用，姑老爷、姑爸爸那边就甭打招呼了，权当是孩子的私房钱。第二天去“全聚德”吃饭，离家之前福根向丽英说出让舜铨为他们的产品题字的想法，丽英们才明白，八千元并非单纯“买糖”之资，尚有他用。但钱已到手如肉吃进嘴里，岂肯轻易吐出。再者，写字者是她的丈夫，这个主多少还作得，便一口应承下来。今日下午趁我去黄花山，便备好笔墨至舜铨病榻前，让他题写“宫廷驻颜口服液”。舜铨不写，给丽英以训斥，丽英便哭，说钱已收了花了。舜铨听了这番话盛怒难抑，一手掀翻了炕桌，浓浓的墨汁濡染了一炕。舜铨说他清白磊落一生，谨守范围一世，今病且殆矣之时，怎可做这不明不白、欺上瞒下之事，这字他就是死也一字不写。言毕拊胸剧咯，血往上涌，艳血由鼻口喷涌而出……

没等青青讲完，我已泪如雨下，转身进门，奔至舜铨床边，攥紧了他那只剩下皮包着骨头的手，我的老哥哥啊——

舜铨的生命得到了暂时的延缓，可以支起床铺坐几分钟了。福根也常来看他，每次来都带鲜花，不惟送舜铨，还送医生和护士，所以自舜铨住进医院以后，病房里和医护办公室里永远是鲜花盛开。总裁已非昔日装扮，而是西装革履，考究入时，头发一丝不乱，派头撑得很足。在他的主持下，舜铨被安排进高干病房，享受着特级护理。谁都知道，这里住着成志集团总裁的亲戚，他乘坐的那辆“奔驰”也为医院所熟悉，只要那辆车一进大门，就有人来通报舜铨，您的大款亲戚又来啦！舜铨对福根很客气，二人相对，照旧谈笑风生，这使我对舜铨凛然起敬，惟其有看透人生的眼力，才会对人采取这么宽容通俗的态度，这是我所不及的。舜铨跟我一样，从未呼过总裁为福根，所不同的是我将他称为老李，舜铨将他称李先生。

小院的拆迁工作已经开始，最先拆除的便是小屋，那个浸润过鲜血与墨渍的土炕在推土机的轰鸣中，玩具一样塌毁消失时，我似乎听到了一阵呻吟和似有似无的歌唱，又是“蓝梦歌舞厅”吧，我对自己这样说。青青要改名，要重归“衍”字辈，我问是谁的主意，她说是她自己的主意。她问我“衍”字后头添个什么字好，我说我也不知道，她说她去找她父亲，我说等他好一些再提这件事吧。

一日午后，福根探视毕才走，舜铨对我说，所欠李先生住院费用一定如数还清，否则他住在这里不踏实。我说西北的钱已到，昨日已全部偿还。舜铨听了，沉默良久说，舜铭，难为了你。想我缠绵床褥之时竟一贫如洗，有妻不能养，有女不能教，反靠弱妹接济，诚为父为兄之憾也。数十年来，以卖画糊口，日常岂有赢余，即或有也不过鼠尾之脓，车辙之水……我说七兄不必忧虑钱的事，舜铭在一日，便有兄嫂侄女一日，兄长数十年养育之恩时刻不敢忘怀，报之犹恐不及。舜铨说他病

这几日竟想起父亲给他讲的李鸿章一件事来。他说，李鸿章垂危弥留之际，恶卧京城贤良寺，其时有俄国使臣，在窗外恫喝催促，于邑难勘。死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可叹中堂大人至死不得安生。不想，今我命危，亦有人索字，虽不似俄使威逼恫吓地催促，也是先斩后奏的挤对。舜铨说，我平日常笑李中堂晚年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的弥缝偷安之举，却不料数日前李先生言有车去黄花山，我听了竟怦然心动，趋近迎和，痛自惩戒，亦为好利之心。老了老了，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我看他有些激动，就变换话题，说文物部门已经来电话联系过，他们对铁足凤罐十分重视，周三负责人亲自来取，说是还要来医院看望您。舜铨说，罐子一定要妥善存好，万勿有何闪失，罐子取走之前，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更不要谈论它的价值。既已答应捐献国家，不可再有变更，不轻许诺，诺必践之即是如此。又说，舜铨以后写文章勿再将家事宣告于人，以免招事。我说记下了。

舜铨说他很累了，让我扶他躺下。他也是很虚弱了，躺在那里连眼也睁不开了。望着深陷在枕头中的几乎只剩下一张皮的头颅，那宽阔的前额，深陷的眼窝是那么熟悉，我想起了在太阳宫祖坟见到的祖父的颅骨，他们是何等相似……或许是心灵的感应，舜铨睁开疲倦的眼，懒懒地问了两个字：祖坟……我说祖坟很好，碑也在，桌也在，石头鹰和小石桥都还在，那儿的景致气氛绝美无比，四野静谧，山色空阔……我奇怪，怎么涌上心头，冒出嘴边的都是谎言，这些谎言一经心血的洗礼，都变作了绝对的真实。舜铨的目光变得出奇的明亮，他很高兴，轻轻吟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又说，人生难免一死，所幸有祖宗坟茔，有那山紫水明、骋目舒怀的灵地……长眠父母身边

……听秋虫……鸣唱……观草际……萤……飞……

舜铨的声音渐渐低缓，微笑在那张孩童般稚气的脸上弹出了优美的绝调。我闭上了眼，不忍见那渐渐淡了去的微笑……

## 狗熊淑娟

淑娟是只黑熊，雌性，二十年前在深山被地质队拾得，当时不满一月，不知何故被母熊抛弃在溪水的乱石间，惊恐万状，茫然无措时被队里做饭的老孙误认为是农家的黑猫，拾回帐篷拴在面袋旁，以作捕鼠之器。傍晚大家来逗弄“黑猫”，“黑猫”龇牙咧嘴，大伙才知道这黑家伙是熊不是猫。小熊病恹恹，软弱得蜷成一团，抬不起头来，后来被老孙的一锅面糊糊灌足了精神，欢腾雀跃，做出种种憨态。于是大家都知道小熊那提不起来的软弱不是病态，而是饿的。

半月后熊崽已长至十余斤，抱在怀中也不如初来时那般小鸟依人的安分，那身软软的绒毛也

开始发硬，扎人。脾气伴着食量渐长，除常招惹附近老乡的狗以外，对山里稀疏惨淡的包谷棒子也发生了兴趣，盗窃之事时有发生。农人来索赔，出资者往往是老孙，包括队长在内，都认为是老孙管教不严所致，活该老孙出钱。熊崽对地质队员们充分地表现着它的友善，它的知恩必报，只要是穿工作服的，谁都可以抚摸逗耍，甚至可以提着后腿玩倒立。然而只要穿烂衣裳的农民来，十几丈外它便开始呼噜，直起身子做欲扑状。有一次，农民山蛋故意跟老孙换了衣裳，熊崽亦照扑，大家便知道，这畜生不是凭衣裳认人而是凭气味认人，它视山民那烟熏火燎的柴禾味为敌。据老孙推测，这一定与它在幼崽时的经历有关，跟人一样，熊也是有记忆的。老孙看着舞动前爪，向山民愤怒咆哮的熊崽说：“这家伙长大了不得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反而戏耍地给它取了个淑静美丽的名字叫“淑娟”。淑娟实则是队长贤惠美丽的妻，地质队的男子汉们多为娶妻老大难，对队长有妻淑娟，羨之慕之，巴不得也有淑娟之类在旁陪伴，今有小熊在帐篷内外为大家调笑解闷，且不避男女之嫌，逢饭必吃，遇被便钻，实则给寂寞鳏夫们很大安慰了。搂着温热的“淑娟”入梦，亦如与可人的淑娟同榻，只是这“淑娟”的呼吸粗了些，鼾声大了些。

秋凉从野外收队归城时，淑娟与队员们已难舍难分，为彼此时有关照，队员们让它随队返回城市。淑娟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改吃商品粮，倒也简便，没交什么城市建设费之类。

饲养员林尧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淑娟的，那天，地质队全体野外队员如送亲妹子般将淑娟送进了动物园。进园时淑娟骑在老孙脖子上，东张西望，神气得如同凯旋的英雄，若不是嘴里塞满了烤红薯，它一准会激动得吼起来。熊舍在接受淑娟的

同时还接受了地质队员们的大批馈赠，出队剩余的肉罐头、香肠和精白面之类。林尧对这些东西并不看得重，相反他甚至拒绝馈赠的念头，他知道，被地质队惯宠坏了的淑娟，面临着动物园的正常伙食将是生活水准的跌落和失去自由的精神煎熬。这一切，人可以理解，可以调整，可以自我控制，熊呢？林尧清醒地认识到洋洋得意的地质队员们干了一件傻得不能再傻的蠢事。

果然，小熊刚被关进笼子，笼里的和笼外的立即同时产生了愤怒效应。淑娟不习惯这个狭小拘谨的空间，它用身体撞击笼子，一下又一下，沉重而猛烈，后来又用牙齿啃咬笼子，直至牙齿和嘴角冒出了血花，左前掌一个赘生的肉瘤也被磨出了鲜血。笼子外淑娟的“亲戚”们也不干了，他们责问林尧为什么要把这么可爱的小东西关进铁笼，限制自由？他们说在山野他们把淑娟看做是随队的一只小狗，连锁也不锁的淑娟已习惯了人的生活，它完全可以像孩子一样在动物园的草地上嬉闹玩耍，为动物园增添一景。林尧说，如若那样，动物园将路断人稀，再无人敢入。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的林尧才从插队的乡下回城，才与一同插队的陆小雨结婚，那时陆小雨还是一名普通工人，没有到日本留学，跟淑娟进笼一样，一切才从头开始。

现在，淑娟已经老了，它一动不动地躺在墙角不吃不喝已经有四天了。这不是冬眠，是病态，长期的人工饲养它已失去了冬眠的习惯，非旦它，连它产下的众多子女也没一个冬眠的。那些庇护过它的地质队员们自从看见淑娟被林尧关进铁笼后再没来过，或许他们忘却了淑娟，或许自那以后他们在山野再没遇到过猫一样的熊，也或许遇到了，再不想往这摧残

“兽性”的笼子里送。

下班后的林尧骑着车往家走，满脑子都是狗熊淑娟的事。年过不惑的他依然显得年轻有活力，特别是在动物园里，他穿着米黄色的夹克（实际是工作服）给淑娟投食的时候，淑娟完美的配合无异于马戏团的精彩演出。直立接食的淑娟很懂得如何取悦观众，它转着圈向栏杆上的男人和女人行礼，前掌上的肉瘤在阳光下闪着光，如同握着一枚黑石子，粗而短的后腿笨拙地移动着，肥大的臀部与粗壮腰肢的扭动像成熟又多子的村妇，引来一阵阵笑声。问题是现在的淑娟已经四天没吃没喝，连牙龈都没了血色，呈严重贫血症状。下午时候，林尧找过园领导，反映了淑娟的情况，园领导让饲养科长解决这一问题，科长对林尧说：“一头老熊，走到生命尽头都是这个样子，你我到老了的时候也许还不如它呢。”林尧说：“这事你不能撒手不管，淑娟没病的时候给这园子增了不少彩，咱们不能没良心。”科长说：“园里经费困难，每天光饮料开支就让人难以应付，门票收入又极其有限，现在大伙都忙，谁还有心来逛动物园。你要真顾念淑娟就给它一个自自然然的安乐死吧，看住了它，别让熊贩子给开膛剁爪就是万幸了。”

嗅到了腊梅的芳香，林尧猛地意识到：到家了。

陆家院子里栽满梅花，都是岳父陆浚青种的，花色除了黄便是黄，清素清素的，使得偌大院落给人一种陵园的感觉，让人从心底发颤。陆家宅门高大沉稳，尽管砖雕残破，油漆剥落，但气派依然。瓦上摇曳的衰草，棱角也变圆滑的石阶，清晰地留下了时光的印痕，从那磨砖对缝、前廊后厦的建筑，那雕刻精美的门侧石鼓上，似乎仍能找到院主昔日的辉煌。附近人称这里为“陆家大宅”。“文革”期间，大宅一度为市革委

会某机构所占，后落实政策，归还原主，所以与一般市民侵占的大宅门不同，内中建筑并未受到太多损坏，也没有小厨房、防震棚一类建筑出现，较好地保存了旧日原貌。更可称道的是下水道各类设施的建设，连厕所也装上了抽水马桶，可谓古今结合，使陆家大宅较以前又进了一步。大宅前后院落三进带后花园各房由游廊相连，东西跨院有月门相通，院内方砖墁地，园中曲径铺石，俱是精心设计。三间花厅坐落后园东北角，隐匿梅花丛中，当是院中最为幽静所在。陆家老祖父在世时，花厅是谈论政事的地方，老爷子是民国初年参议院参议，所参事物诸多，受理当地人民请愿，以法律及其他建议于政府，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等等，所以东花厅便成了运筹的帷幄，机密的中心。当年陆家旺盛时，宾客盈门，凡体己亲友的到来及重大问题的商议，都请到东花厅叙话。东花厅在当时看似僻静，其实是家中最热闹的所在。

现在东花厅是林尧的住所，他与陆小雨结婚，住进花厅已经二十年，开始他不习惯三间几乎只由花隔扇相隔的房间，一进门，屋内一切便一目了然，连那本来应隐于背处的双人床也醒目地睡在西墙边，给人一种舞台演戏的感觉。他建议把隔扇拆了，换成木板墙，但岳父不让，说花厅便是花厅，不可因住人而更改，那硬木雕花隔扇拆下便失了艺术价值，花厅也不能称之为花厅了，如若林尧住不惯，可搬到前院东厢房，那里反正是空的，进出也方便。林尧想了想觉着还是住花厅好，一来这里清静；二来住东厢房，他不愿应了东床快婿的典故，他认为，对陆家来说他算不得快婿，至多是个伙计。林尧推着车往后走，月光下，树影婆娑，他需穿过三重院子再进东侧月门，绕过花丛才能到达自己的房间。这条路他已走熟，他想，换了其他人难免会迷路，这院子太深了。自从政府将院子返还以

后，大部庭院都是空的，岳父陆浚青和岳母住在前院，第二进院子是陆浚青守寡多年的二嫂，人称二大大的住处。第三进院子是陆浚青的儿子陆小雷的住处，陆小雷三年前去了美国，房子也空着。当市民疾呼住房紧张，市政府为每人平均每年增加零点几平方米住房而绞尽脑汁的时候，陆家大宅人员的住宅面积却宽松得不能再宽松了。院子一空回声便大，草也往荒里长，林尧和岳父将极多时间花在修整园子上，毕竟人力有限，东院草刚拔完，西院的草又长疯了。梅树要剪枝，藤架要浇水，落叶要清扫，沟眼要疏通……就这，园子仍显得荒凉，加之大门终日紧闭，使人有隔世之感，常有旅游者驻足，好奇地从门缝往里窥探，以为这里是未开放的景点。也有《聊斋》电视剧组要来租用场地，遭到陆浚青拒绝，他说本来这院已寂寞清冷，再弄些狐鬼进来不是添乱么。摄制组很失望，说找这样理想的场地实在不易，陆家不同意，他们只好搭景了，可惜了这所宅子。

林尧拐过梅花丛时，见到自己屋内有灯光，这使他头皮有点发麻，念及蒲松龄笔下将脑袋摘下来梳头的女鬼，想到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四百年修炼成的狐狸精，他心里直发颤。但后园只此花厅，如有什么事连人也是喊不应，即便喊来也是两三个老朽，于事无补，不如自己了断。他将自己隐在花影中，拨开树枝向房里看，只见岳父正将一床电褥子往自己床上铺，他心头一热，迈进屋去叫了一声“爸”。

陆浚青直起身来说：“你这儿该生火了，园子里太潮，以前花厅后头是水池，水虽然早枯了，潮气仍是大，别馊出什么病来。”

林尧说：“我只不过晚上睡睡觉罢了，小雨也不在，生什么火。”

陆浚青说：“我知道你不肯生，所以给你拿来这床电褥子。”后来陆浚青又问林尧的那只熊怎么样了。林尧说还不行。陆浚青说：“不妨用蜂蜜和糕干粉试试。”

林尧说：“现在到哪儿弄糕干粉去？”

陆浚青说：“把米磨碎了自己蒸，这是你二大大今天教给我的法子，让我告诉你。”

林尧说：“二大大就会研究吃，不光精通人吃的，连动物吃的都精。”

陆浚青说：“老祖父在时，陆家每天都请客，陆家请客的特点是不用厨师，由当家太太领着媳妇们亲自下厨，味道自然独特，非馆子里的菜肴能比。媳妇中最出色者，首推二大大，这两年也是老了，不愿动了，做得少了，以前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呢。”

林尧说：“二大大的‘柴把鸭子’称得上是陆家菜一绝，自进了陆家也不过吃过三回。”

陆浚青说：“这‘柴把鸭子’怕是要失传罗，小雨不会学，小雷更不会学，完了……”说着朝外走，转回身又补充一句：“晚上多盖些。”

这时电话响了，是小雨由东京打来的，小雨告诉林尧，东京正在刮台风。林尧问台风是什么样，小雨说就是刮风下雨……

陆浚青直摇头，说：“大老远的打电话来就告诉个刮风下雨的事，现在电话可真是方便了，东京到这儿，足有万里之遥呢。万里之遥就说刮风下雨……”

## 二

谁都为钱在伤神。

动物园的经济状况与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相差无几，大部分靠国家拨款的体制已使资金难以周转，在园领导为多找财路，多种经营，使动物园在经济漩涡中不致沉没的忧心中，园内饲养的数千只禽兽并不因为情况的窘迫而照旧胃口大开。

亏空似乎越掏越大，使一切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大型猛兽组首先告急，他们那只正在发育期的母虎一天的消费是八公斤上好牛肉，二斤牛奶，四十片维他命悦，二十片维他命耘，六个生鸡蛋外加一只白条鸡，费用在百元以上，就这，仍处在减肥状态。虎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也是全国重点之重点，试想一个城市的动物园如若没有一两只老虎来撑门面还叫什么动物园？为此园里开会，压缩其他以保重点。熊猫在园中享受着“贵族”待遇，每三天由山区运来大批新鲜松华竹，全国性的基金会也常有小关怀送至，国外对它也很关照，称得上是先富裕起来的一群。逢有外宾参观，多由此物出迎，也是这几年宠得厉害了，使这畜生性情大改，貌似憨厚，内心的弯弯绕却不断增多，见有金发碧眼者出现便呈人来疯之势，做尽万千憨样，以博一笑。继而是洋人掏腰包搞赞助，熊猫自然要提成，于是修馆舍，喷清新剂，以备下次再上一个台阶。

可怜了狗熊淑娟。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在山区，狗熊并不稀罕，甚至成为偷偷猎杀对象。中央电视台曾为猎杀东北虎的罪犯曝光，却无人对杀熊取胆的人说一句话。不是那个勘探队多事，淑娟决不会来这里，山间自有它自由的天地……在那个天地里淑娟被刚被杀自是它的命了，与今日这般景象完全是

两码事。一想到这儿，林尧就特别恼恨那个让淑娟骑在他脖子上乐呵呵走进饲养组的老孙。林尧想，老孙若看到淑娟今日，不知有何感想。今日自打林尧接了李玉的班以后，淑娟就一直卧在墙角，脖子窝着，爪儿缩着，跟它儿时被拴在勘探队面口袋前保持着一个姿势。林尧将通向室外的小门打开，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照在淑娟杂乱的皮毛上，闪出一圈由尘土和光线组成的光圈。林尧透过小门看了看外面，熊山的围栏外靠着一男一女，看来是专为搞对象而来，那心思多不在熊上。这么一来，林尧倒是很希望淑娟能利用这难得的安静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身体，它身上的螨与跳蚤已经猖狂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了。身体好的时候可以用药水为它冲洗，现在不行，现在弱不禁风的淑娟比“二八的俏佳人”还娇。

李玉用盆端来淑娟的午饭，几个掺了菜的糠窝窝头。林尧问：“这不就是昨天端回去的那几个窝窝头吗，怎么又回来了？”

李玉说：“人家给的这，我有什么办法。上头说了，国家调拨的资金和门票收入得保重点，淑娟属杂食类，跟那些猴的伙食在一块掺和着，猴们不吃肉，淑娟自然也不吃肉。”

林尧说：“胡闹！猴跟熊属两个科类，让熊吃猴的饭，长此以往，不贫血等什么。”

李玉说：“反正人家就给这，不吃也得吃。”

林尧端起盆子来到科办公室，将那些糠窝头朝桌上一撒，敲着桌子问正填表格的科长：“咱们这么大园子还养不活一只狗熊吗？”

科长说：“你应该说清楚，是老狗熊，熊奶奶，活不了几天的熊家婆。”

林尧说：“它不老，它还能活，只要营养跟上去。”

科长说：“歇着去吧你，何必为只老熊操这么大心，在山里它现在连糠窝头也吃不上，现在它已经很共产主义了。”

林尧强调淑娟的伙食必须跟那些猴子分开。

科长说：“那不行，就这点经费，难道都喂了熊？长颈鹿呢？猩猩呢？还有那只马来象呢？这都是洋人送的，隔三差五他们要来人看，不能让它们见了人一个个都跟饿狼似的。”

林尧说：“只有淑娟是土著。”

科长说：“当然，特殊情况下土著必须做出牺牲。”

林尧悻悻地出了办公室，远远地看见猴山的陈红旗在喂他的猴子，无精打采的陈红旗与那些无精打采的广西猴倒也相得益彰。陈红旗与林尧关系不错，没事常来熊山串门，有时候还要下盘棋，临走再偷偷捎带走几个窝窝头，照顾他的猴子猴孙。几个窝头对淑娟如同塞牙缝，对他的猴则可作夜宵享用。林尧不想回熊舍，他不愿看淑娟那难受的样子，想起昨晚二大大出的主意，他就跑出园门去商店买糕干粉。

糕干粉自然是有的，现在的孩子都娇贵，早已不是吃糕干粉的时代了。林尧急得在柜台前直转，卖食品的是位大嫂，她望着林尧说：“孩子大了，要换换口味是吧？”林尧胡乱地点头，其实他没有一点儿带孩子的经验，妻子陆小雨因为出国，坚决不要孩子。

售货员拿出一袋星牌营养粉说：“试试这个，大米磨的，还有鸡蛋，比糕干粉有营养。”

林尧看看价格说：“太贵了。”

售货员说：“哪有你这么当爹的，给孩子买吃的还嫌贵，一包进口婴儿奶粉都一百多呢，这才八块钱，能说贵？”

林尧不好意思再让人家拿回去，只好说：“就是它吧。”

售货员将营养粉用塑料袋装了，准备收钱。

林尧说：“我要十袋。”

“啥？”售货员瞪大了眼睛。

“十袋。”林尧用手比划出数目，不慌不忙地又重复了一遍。

售货员说：“我看你是第一回当爹，不会给孩子买东西，先买一袋，孩子爱吃再买。”

林尧说：“那家伙饭量大，一顿得吃四五包。”

售货员问：“男孩女孩？”

林尧说：“女的。”

售货员说：“什么姑娘这么能吃，别不是你要做什么试验吧？其实啊，你买得越多我越高兴。哪怕您拿营养粉打糰子去刷大字报呢。”

林尧提着十袋营养粉又到另一柜台买了一瓶蜂蜜，才在售货员疑惑的目光下走出店门。

喂营养粉时，淑娟几天来第一次睁开眼睛，抬起了头，许是蜂蜜的气味唤出了山野的气息，刺激了它的食欲，淑娟吃力地舔食着盆内的糊糊，终于体力不支，又疲倦地将头伏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闭了眼睛。林尧想，不管怎么着，淑娟总算吃进一些，营养粉和蜂蜜总有些许热量，这种吃食最好能持续一周，或许能挽留住淑娟的生命。

下班时林尧路过猴山看见陈红旗正往猴笼内投放桔子。陈红旗向他打招呼，他才想到陈红旗有几天没到熊舍来了，便问：“你怎么不来偷窝头了？”

陈红旗笑笑说：“我们提前奔小康了。”说着从筐里挑出几个大些的桔子给他。

林尧看看筐里那些桔子，不过是有些硬伤，并不很烂，不但猴子，连人也完全可以吃。他剥了一个桔子填进嘴里说：

“今天是猴儿们过节吗？”

“过屁节。”陈红旗说，“这些家伙都有主儿了。”

“卖了？”

“有人领养了。”陈红旗说着朝猴笼扬了一下下颌。

林尧看见笼上醒目处已经挂出一块亮晃晃的铜牌子，上面有几个鲜明黑字：

友邦贸易公司领养

“这倒新鲜，”林尧说，“又不是小孩子，还要把猴弄到他们公司去不成。”

陈红旗说：“领走也没必要，甭说多，只三两只，就能把他们办公大楼闹翻了天。”

林尧问：“怎么个领养法？”

陈红旗说：“他们给咱们钱，咱们给他们挂牌子。”

林尧问：“这个友邦公司怎么偏偏领养猴？”

陈红旗说：“听说是靠出口树皮树叶子发了大财，为那些树很伤了猴子的感情，总经理觉着有愧，也搭着总经理的母亲是属猴的，就领养了它们。”

林尧说：“总经理的父亲为什么不是属狗熊的呢？要那样我的淑娟也有着落了。”

陈红旗说：“这也是一条路子，现在什么都讲搞赞助，总得让人有发泄爱心的地方吧？全国不止一个动物园有领养现象出现，你是孤陋寡闻了。”

林尧说：“这儿挂块牌，那儿挂块牌，动物园寒碜不寒碜。”

陈红旗说：“老脑筋了不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讲面

子！只要动物们能好好活下去，哪怕上头挂希特勒的牌子呢，猴们照样吃桔子。”

林尧与陈红旗坐在栏外剥桔子吃，边吃边聊。

广西猴们坐在栏内啃桔子吃，边吃边闹。

陈红旗说：“听说老虎明明也要有人领养了，领养人是美国华侨，不知和老虎有什么亲戚关系。”

林尧内心一阵焦躁，他为淑娟的命运感到不平，倒像被领养是件选模范的光荣事。陈红旗看出他的心思说：“熊不太招人喜欢，特别是老掉牙的熊。”

“谁说的？”林尧声音一下高了，“你是没跟它长处！”

陈红旗说：“废话，跟耗子处长了也有感情呢。”

林尧说：“你那是抬杠。”

受陈红旗的启发，林尧认为该去找一找人，首先他想到的是星星营养粉厂。他便折回熊舍去寻找袋上的地址。李玉已经接班了，正准备给淑娟弄晚饭，他看了营养粉说：“一袋八块，十袋八十，几顿就把工资折进去了，这么干不行。”

林尧说了想找星星厂支持的想法，李玉说他弟媳正好在那个厂看洗澡堂，明天可以去找她，让她帮着引见引见。

两人商定好，明天去星星厂。

进家门的时候林尧在院里碰到岳母，岳母说：“今天包了饺子，二大大亲手调的馅，你就在这儿吃吧，甬回去做了。”

林尧答应了一声，回到花厅拿了一瓶日本大关清酒，这是上回小雨带回来的。

走进岳父住的正屋，他立即觉得光线暗了一大截，这主要是由于岳父的那套红木家具所致。靠西墙有块立式玻璃砖穿衣镜，年代太久了，竟然反射出七彩的光，让人想到雨天在马

路污水中见到的油花。一架古老的木钟迈着衰弱的步子嗒嗒地走着，钟表指示的时间只有参考价值而无实际意义。窗前的大书案上铺着白毡，摆着笔墨纸砚，花瓶中的腊梅含苞未开，他的岳父陆浚青正伏案精心为画中的梅花点蕊。林尧不懂画，但他知道岳父画得很好，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话又说回来了，那毕竟与养狗熊是毫不搭界的两码事，他与岳父关系虽好，却难得有共同语言。

林尧将酒放在桌上，岳母正摆放碗碟，二大大推门进来了，年近八旬的二大大依然硬朗，瘦小却不枯干，头脑也相当清晰。

岳母见了说：“正要叫林尧去搀您呢，院里的方砖都长了青苔，滑。”

二大大笑着说：“走惯了的，哪儿滑哪儿不滑心里有数。”

岳父见二大大来了，丢下笔向饭桌走来，见到那瓶大关清酒，皱了皱眉说：“还是喝白干吧，中国饺子，日本酒，给人一种当汉奸的感觉。”

林尧说：“清酒只有十二度，不难喝。”

岳父说：“洗脚水一样的。”

于是就换了一瓶白酒。饺子端上来了，只有三盘，一人轮不上十几个。岳父问饺子怎么这么少，岳母说：“这种馅岂是三五十地吃的？”

林尧问：“什么馅？”

二大大说：“吃到嘴里再猜。”

林尧咬了一口饺子，肉细而嫩，微苦，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他仔细审视着手中的饺子，却始终看不出是什么馅。

岳母说：“是鸡肉、鸽肉和菊花。”

林尧才知道菊花原来还可以吃，可以包饺子，难怪岳父房

中那几盆花不见了。

二大大说：“西太后就爱吃厚瓣白菊花，过去宫里有品火锅，叫菊花锅，是鸡鸭汤涮菊花，就是为老太后设计的。后来宫里的掌案太监张兰德出宫，将这道菜告诉了陆家祖父，成为陆家菜的保留节目，火锅里最后下的元宝小饺子，就是鸽肉菊花馅的。”

岳父说：“这样吃才能吃出节气，吃出清雅来。吃这种文化跟作画一样，深奥得很呢，有人一辈子也研究不透。”

岳母说：“皇家吃的东西难怪细发，只是这菊花饺子禁不住大肚汉吃，来几个拆火车的，一顿能把全城的菊花吃光了。”

林尧知道，岳母是城关“济仁堂”药铺掌柜的女儿，文化修养远不如格格出身的二大大，说话就难免粗俗，但心计却比二大大多多了，十个二大大也比不过。

### 三

早晨，林尧记着去星星厂的事，一起来就往熊舍打电话，问淑娟情况。

李玉在那头睡意朦胧地说：“还好。”

“怎么叫还好？”

“这家伙把一锅营养糊都喝了。”

“现在它干嘛呢？”

“老样子，躺着。”

两人就约好九时在南立交桥见面，临放下电话林尧又嘱咐一句：“别跟别人说咱们干嘛去了，特别是猴山那位，咱要饭的，要不来丢人。”

“你还是拉不下脸，”李玉说，“花子在旧社会都不是下九流，何况今天，那些拉广告的，搞推销的比咱们不惨？人家都觉着没什么你还嫌寒碜？经济社会就是把脸皮撕下来塞进裤裆的社会……”

李玉还在那头神侃，林尧把电话挂了。

两人来到了营养粉厂，见到了厂长，原来也是“老三届”学生，跟林尧在一个县插过队，虽然不认识也都听说过，所以很快搭上了话。

厂长说：“我对领养狗熊不感兴趣，如果我们的婴儿营养粉是狗熊牌，还有哪个家长肯掏钱，哪个孩子敢张嘴。”

李玉很夸张地说了一下淑娟目前的危机情况，说希望能得到厂长短期内的物质援助。

厂长说：“不行。一只熊一天喝八包星星营养粉，十天八十包，现在粮、蛋、油价格一涨再涨，我每生产一袋粉赔本一毛六，这样算下来我这个小厂负担不起。”

这么一来双方便都没了话，林尧没想到三句话就把事情说到了头，到了非要说再见的地步了，只要一说再见，谁他妈还会再见谁，那样淑娟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就全完了。“……我……我想……看看车间，我从来没进过食品厂，不知道……”林尧不知怎么的憋出这么一句。

“很欢迎。”厂长说，“我陪你们去。”

林尧从与厂长打交道中体味到了该人行动言语的直率与简练。这个梳着平头，讲话爱用手势的厂长是他的同龄人，但在气势上绝对压倒着他。

来到车间，厂长用行话介绍着生产流程，林尧不住地点头，装作很用心地去听，内心却想着怎么把话往淑娟身上转。

他指着在粉尘中操作的工人说：“应该引进国外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你这一套太落后了。”

厂长说：“倒是很想，但资金不足，又找不到合适合作伙伴。”

林尧站住脚说：“我可以帮忙，但你们要有诚心。”

李玉赶紧补充说：“他爱人在日本当研究员，专门研究经济，认识不少企业家。”

“真的？”厂长也停住脚步，严肃地看着林尧。

林尧点点头。

厂长说：“我许个空诺，将来与外商合资搞联营，赚了，第一件事我便是要领养淑娟，而且无论生产什么，牌子一定与熊有关系，以纪念我们相识的契机——熊。”

林尧说：“一言为定，你的钱赚定了。”

几个人又转了一个车间，林尧看见机器下面和墙角堆了一些营养粉，便问：“这些都不能吃了吗？”

厂长说：“这都是清扫机器时扫出来的，不能食用。”

“你把它们给我吧。”有了前面的铺垫林尧觉得底气足了些，“给我们那头熊吃。”

厂长说：“也许可以吃，不过你得筛筛，闹不好里面会有土块、金属什么的。”

林尧听了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李玉也很激动，对着厂长一个劲儿道谢，把厂长闹得很不好意思说：“一点儿废料，值不得谢，你们要早说这可以用，问题不就解决了。”

厂长让工人找来笤帚，李玉非要亲自扫，李玉扫得非常细心，每个角角落落都顾及到了。林尧看着李玉伏在机器下的身态，忽然感到一阵心酸，眼圈有些发潮。他的神情被精明的厂长捕捉到了，厂长拍拍他的肩头说：“该叫你一声兄弟吧，你

是个好人，至少这么多年来你的心还是软的，还没有磨出趺子来。”

林尧说：“这是因为我一直跟畜生打交道。”

李玉已将那些营养粉归集一处，一捧一捧往口袋里装，而后提起面袋，兴奋地对林尧说：“足有三十斤。”

林尧说：“过几天我们再来扫一次。”

厂长说：“用不着你们亲自来，我叫工人注意收集着就是了，凑一定数给你们送过去。”说着又从生产线上拿下几包营养粉送给林尧与李玉说：“这是给你们孩子吃的，不是给熊的。”

厂长帮林尧将营养粉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口。

林尧说：“闹了半天竟没记住你的名字。”

厂长说：“我叫丁一，姓丁的丁，一二的一。”

李玉说：“要是当什么代表你的名字准占便宜，接姓氏笔划老排在第一。”

丁一说：“如果生产再搞不上去，我这个厂长都干不长了，还想什么代表。”

林尧说：“那不一定。”

李玉也说：“别太悲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双方握手言别，走出好远了，林尧还在念叨着丁一的名字。

两人回到动物园门口，见门口吵吵闹闹围着一群人，售票的小窗口已经关了，售票员小米正坐在门卫室里掉眼泪。李玉跟小米正搞对象，赶紧支起车问她怎么了。小米说：“这怪得着我吗，是园里安排外地人来这儿搞这个名猫展览的，加收门

票五块钱，又不是装我自个儿腰包了，都冲我嚷什么。”

这时一个游客在门外喊：“我们是来看动物的，不是来看猫的，我们家养了四只猫呢，不稀罕。”

一个扯着孙子的农民也搭腔：“都说俺农民富得流油哩，俺卖了四升包谷带着孙子进城来看老虎，非让俺看猫，那猫多得走路绊人腿，轰都轰不动。俺说俺不看猫，还不行，门票猫票一块儿卖，两张猫票就一升包谷哩，回去一学说，村里人准笑俺是吃饱了撑的。”

李玉自然替小米说话：“老虎也属猫科，不过是大猫罢了，看完了猫再看老虎更有比较。”

“啥话？”另一个游客搭腔了，“这么说动物园也可以养鸭养猪养兔子了，让大家放假带孩子来动物园认哪只是公鸡，哪只是母鸡。”

一干部模样的人说：“应该好好向上反映，这叫乱收费，乱摊派，不正之风。”

李玉还想说什么，林尧把他拉走了。林尧觉着领导也难，谁也知道动物园办猫展有点不伦不类，但又有什么办法。领导这么干就跟他今天厚着脸皮去替狗熊要饭似的，不得已而为之。

李玉说：“小米真可怜，让一帮人围攻得往门卫室里钻，这季度门票收入还得减。”

林尧说：“一句话，都是为钱所累。”

林尧在为淑娟煮糊糊时，李玉从伙房端来一大锅骨头汤，他将大半锅汤毫不吝啬地倒进糊糊中说：“骨头汤是大补，得让淑娟好好补一补。”

补的结果是淑娟下午便开始拉稀，严重的腹泻使本已无力

抬头的淑娟在笼内不安地挣扎。林尧知道，这是腹疼的原因，他痛苦地看着淑娟发出人一样的呻吟却不能以任何帮助。以往他可以放心大胆进入笼中，但今天不行，病痛中的熊是暴躁的，它完全可以翻脸不认人。

给医疗科打了电话，杜大夫来了，说淑娟这种拉法，拖不了一两天就得死。

李玉一听脸都变了色，因为是他给淑娟端来一大锅骨头汤的，严格说他是“元凶”。

杜大夫说：“胃肠极度虚弱的狗熊哪里承受得了那样油腻的东西，爱欲其生，反欲其死，这就叫欲速则不达。”

李玉直给杜大夫说好话，林尧也不住央求，说淑娟是只很可爱的熊。

杜大夫没说话，掏出铁筒注射器，抓住淑娟的脖颈就扎进去，淑娟很不乐意地反抗，两只爪扇来扇去，不肯就范。蒙古大夫到底是蒙古大夫，杜大夫竟巧妙地利用了淑娟的扭动而将药液推完。

林尧问：“什么药？”

杜大夫说：“麻醉药。”接着收拾药箱准备离去。

“就打一针麻药？”

杜大夫说：“等药劲上来，你们用车把它拉到医疗科来，它得住院治疗。”

李玉说：“你不跟我们一起干吗？”

杜大夫说：“我还要去猴山。”

“那些猴子怎么了？”

“也拉稀。”

李玉说：“该不是陈红旗看我端肉汤也给他的猴端了肉汤？”

林尧说：“别管人家的猴子，先想想怎么弄这庞然大物吧。”

“只有让陈红旗他们来帮忙。”

“你没听说他们的猴也拉稀了吗？”

“上次给南方一个动物园抓猴咱们可是全体出动的，他们连饭也没请，欠着咱们的情呢。”

两人正说着，淑娟已渐渐不支，圈子越转越小，眼睛也慢慢闭上了，呼吸眼见着急促起来。

“快去叫人，”林尧吩咐，“待会儿药劲一过，在半道上醒过来谁也弄不住它。”

“我找谁去呀？”

“找领导。”

李玉飞快地跑了。

林尧走进铁笼，用手抚着淑娟的背部，张开手掌，竟是一把熊毛。林尧想到病到极至的人，那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往下掉的，看着手中杂乱的毛，他不知淑娟还能活多久，心里有些怅然。

园领导带着几个民工来了，民工们害怕，死活不肯走进笼舍，他们说合同上没有直接接触凶猛动物一项，要干得加钱，这是件冒大险的活儿。

林尧说：“别怕，它是打了麻药的。”

民工们说：“万一药劲不够，它要是醒来怎么办？你是养熊的，它当然不会攻击你，只会冲着我们咬。”

林尧说：“淑娟是头好熊。”

民工说：“好熊也咬人，连狗还咬人呢。”

领导当下拍板，每人加工资十元，如果发生意外，动物园赔偿一切损失。

李玉说：“快动手抬吧，待会儿它醒了你们跑都来不及。”

听李玉这一说，原本进来的几个民工轰地一下又跑出去了。林尧说：“一时半会醒不了，快把车推进来。”

车推进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淑娟往车上的笼里拖，笼子很小，刚能装下一只熊，这便是淑娟的“病床”了。

往医疗科推的时候围了不少游客，人们说：“咳，死了一只熊。”“活着不显眼，死了这么大一堆。”

民工们拉拉熊爪，向游人张扬：“活的！”

游人四处逃散，民工们显得很得意。

淑娟住进了医疗科，被麻醉后躺在墙角的笼内接受治疗。林尧和李玉除了应付熊舍的工作以外还要轮换“陪床”，这几日把两人搞得苦不堪言。跟淑娟同时住院的还有两只广西猴，因为是繁殖旺盛阶段的猴，所以才有资格被送进来治疗。猴子被关在笼内，不知注射了什么药物，竟乖乖的，人一样地躺着，睁着眼，可怜兮兮地望着进进出出的人。林尧最怕见这种眼神，那是与淑娟一样的，天真无邪的，满是哀乞的美丽眼神。陈红旗也来，来看他的猴。林尧问他是不是也给猴们喝了肉汤，陈红旗说：“有肉汤喝就好了，它们是着了那些桔子的祸。”

林尧问桔子怎么会让猴们拉肚子。

陈红旗愤愤地说：“都是打过农药的，人会剥皮，猴有的会剥皮，有的整个儿吞咬，拉稀是轻的，没药死几个就是万幸。以后来了苹果之类的我他妈还得坐在笼子旁边给这些祖宗们削皮。”

林尧说：“可不是祖宗嘛，咱们都是由它们变来的，伺候先人应该。”话是这么说，心内却想，领养也有领养的弊端，

什么事都得从正反两方面看。

林尧在铁笼边给妻子小雨写了封信，请她帮星星食品厂寻找合作伙伴，除了说食品厂厂长曾是在一个县插队的哥们儿以外还特别谈到了厂长对淑娟的承诺，淑娟生命一线全在此举，万望全力相助。信写好了突然又异想天开，捋了一把熊毛，装进信封，在信尾又加几句：“淑娟病已十分沉重，只用手一摸，便脱下这些熊毛，观之能不让人心寒？”写完后再看陈红旗那边，猴子的情况似乎不大妙，民工正将一只死猴由笼里拖出，猴的臂无力地晃荡着，圆圆的小脑袋如熟睡的孩子一样垂下来。

林尧走过去，陈红旗仍旧背对着他。

陈红旗说：“它怀了崽儿。”

林尧知道，陈红旗眼里满是泪。

#### 四

下雪了，新年到了。

岁末的酒宴照旧由二大大来操持。二大大烧陆家菜，连采购也要亲自前往。陆家兴旺时她正年轻，上街选购山珍海味不问价钱，只求上好，质量要求极严，哪块鱼翅有节沙，哪些燕窝燕羽多，她都一清二楚。当年她与各海味店，各山货店的掌柜都很熟，谁也不敢哄骗内行的二大大。二大大为陆家酒宴操持多年，久而久之，陆家人待客的饭菜便形成一种程式：六个酒菜十八道大菜，外加汤类和甜点。而现在，二大大无论如何是做不动了，今年，正巧她娘家的侄女金静来看她，二大大索性顺水推舟，指导着金静做出了陆家的几样传统菜。金静是下岗女工，原先在京剧团唱过青衣，后来进了陶瓷厂，厂里不景

气，转产，就把她裁下来了，终日在家闲着，闲得心烦意乱的。

新年的饭桌上因为多了金静，自然多了不少生气，金静是演过戏的，人很活分，一点也不拘谨，很得老头老太太们钟爱。金静称赞了半天陆家菜以后说：“你们怎么不把这大院子和这美味佳肴利用起来开办陆家菜馆呢？”

一时在座的人都惊奇了。

金静说：“把我姑姑的手艺全挖出来，要不失传了是一大损失呢。”

陆浚青说：“二大大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还做什么陆家菜。”

金静说她可以过来帮忙，她姑姑动口，她动手。

“我看金静这个想法可以考虑。”岳母说，“陆家菜，这个设想好，谁不想尝尝旧社会官宦人家的菜肴啊，咱们家二大大手里许多菜新奇独特，外头人甭说见，听也没听说过，这对越吃越刁的中国人来说当是最乐意接受的。咱们既然有这个条件，就应该充分利用。”

岳父说：“中国人都知道川、粤、鲁、苏八大菜系，那是从地域上划分的，但是从中国菜形成来分就有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外来菜、民族菜等等，目前官府菜也是人知道得不多。不过，陆家没人哪……”

金静说：“姑姑做指导，采买、烹饪我可以担当，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点事干。咱们再从劳务市场雇两个小姑娘就够了。”

林尧虽然没有说话，却也为之心动。

后来陆家人跟金静又商量了一整天，由金静列出计划，二大大设计出陆家菜宴席菜谱，每日晚间只供一桌，以家宴形式

待客，一桌不超过十二人。宴席分正宴与闲适宴两类，正宴在前院正房，闲适在后园花厅。

经过一通紧锣密鼓的准备，陆家大宅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金静进驻陆家大院。接着是陆浚青老两口腾出正房搬进东跨院，林尧腾出花厅住进外院的南小屋。

正房在岳母的支持下被古建队修整一新，三间房打通连成一片，东西小套间改装成休息室。在陆家堆房内闲置了几十年的尘网蛛封的大圆桌也被请出来，擦拭得锃光瓦亮，铺上了雪白的桌布。西间安置了木椅茶几，对门条案上挂着陆家祖先身着二品顶戴的画像，案上供奉着时鲜水果，进门给人一种鼎彝之家的雍荣富贵之气，让人有肃然起敬之感。

花厅的装修以雅为主，墙上挂了幅主人画的《寒江垂钓图》，左右各一联，上为“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下为“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花厅东部一个大八仙桌，八把花梨椅子，西部书案临窗，上摆文房四宝。案后一硬木花架，一盆四尺多长的天冬草泼墨般垂下，映出一派生机。这一切向人们显示出房间主人的修养是非同一般的，使来客不得不收敛起粗俗。

在二大大和金静的精心安排下，陆家菜突出了自己的风格，以干制海味和山珍为主，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旧日官宦人家的饮食特色。之所以少用生猛，是由于过去没有冰箱，保鲜几乎不可能，各官府包括宫廷，欲吃海货山珍多用干货发制，如鱼翅，鲍鱼，海参，鱼肚，鱼唇，熊掌，驼峰等等，吃的是不瘟不火，功到自然成的慢工细做，品的是一种宁静心态下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让人从中领会到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堂奥，不仅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的滋润。

购置干货，装修房屋的大部分经费来自岳父的画款和小雨、小雷从国外寄来的“孝敬”。林尧与金静虽然没钱却肯跑腿出力，也按一股计算分红，岳母事先讲好，头年盈利不分红，扩大投入，第二年再按股分红润一半，以这种滚雪球的办法将陆家菜逐步推向市场。大家深谙岳母是个好管家，这当得力于她药铺掌柜父亲的教诲，小家出身自有着小家出身的精明，当陆家大宅在深夜仍响着岳母噼哩啪啦清脆的算盘声时，竟使人觉得惟有这声音才是生意兴隆的根本。二大大的技术，岳母的算计，成就了陆家菜向市场发展的可能。岳母将未来的收银处设在门房小屋内，用的是老式算盘，记的是黄纸红格流水账，这一切都给人以古旧之感，与陆家菜的形式很般配。

万事俱备，只待开张。依着林尧、金静是要放炮、挂牌的，但岳父死活不答应，他再三强调：“陆家不是开饭馆的。”

“明明是饭馆。”林尧跟岳父争执。

“是饭馆也不能叫饭馆。”老爷子晃着脑袋坚持。

岳母笑而不语，许久才缓缓地说：“不是饭馆也好，陆家也不可能开饭馆。”

林尧与金静大惑不解。

岳母说：“当然也不能功亏一篑，对外咱们谁也不说是开饭馆，只说陆家做官府菜请客，谁要品尝，提前三天预定，陆家当家的还要出面作陪，否则恕不招待。”

大家都觉得这主意新奇独特，只是不知能否行得通。

果然，开张数日，人们从陆家门外过来过去，并没人知晓里面可以办饭局。两个雇来的小姑娘没事干，岳母就让她们剪树枝，扫院，把个陆家大宅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丁一把林尧找了去，说日本有家“日森食品株式会社”

后天要派人来厂里考察，是林尧妻子陆小雨给牵的线，丁一让林尧一定过来帮着张罗张罗。

林尧说：“这事不能盲目乐观，十个考察九个扯淡，国内有些企业也恰恰利用这一点，谈不成也设法弄套假合资，先登记再把外资还回去，干赚优惠条件。”

丁一说：“我不能这么干，我要把星星厂搞上去，弄不上档次的产品再给优惠条件也白搭。”

林尧说：“丁一你真行，我没看错人。”

日本人考察团来的那天恰巧是正月十五，林尧早早给李玉交代了，让淑娟在医疗科再赖几天，不必急着出院，那样多少能混点好吃食。他则一早就来到星星厂。

令丁一和星星厂全体职工十分沮丧的是天空纷纷扬扬下起了雪，泥泞的路面使得全厂职工辛勤打扫了数日的车间地面，办公大楼，经鬼子考察团的踩踏变得湿漉漉的含混不清。鬼子领头的是个叫横路达三的小老头，这位横路青着脸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用挑剔的目光看看窗户，又看看顶棚，就是不往机器上瞄。这使丁一很懊恼，因为他一直将重点放在了下面，忽略了尘土多厚的房顶。于是他便企图吸引横路的注意力，反复向对方介绍本市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说这里是北方产麦区，对小麦食品加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城市的风景文化古迹也是全国数得上的。

横路用日语说了什么，翻译说：“必须把厂房掀顶重建，这样烂旧的棚子不符合生产要求。”

丁一说他正有这方面打算。

横路又看了厂里其他几个地方，丁一让一个高挑美女替横路撑着伞，一步不落地紧紧跟随着。雪越下越大，人人身上白了一层，都缩着脖子。横路因为有美女撑着伞，仍旧风度依

然，指手画脚地扎着势，倒是可怜了撑伞的美女，一身薄薄的旗袍，让雪打得精湿，强忍着哆嗦紧咬着牙，为了厂子的前途毫无怨言，甘愿冒雪受冻。林尧只想过去冲着横路那张傲慢的脸狠狠地来一拳，但是为了淑娟，他眼一闭，权当什么也没看见。

招待鬼子考察团的晚宴设在陆家。这个主意是林尧出的，对日本人说是副厂长林尧乃官宦后裔，请家里人做了官府菜让友邦品尝，纯属私人家宴，不是商业应酬。这一说，横路似乎来了点儿兴趣。

傍晚，几辆小车停在陆家大门口，给冷落了多年的陆家大宅添了不少辉煌。横路在丁一和林尧的陪同下刚迈上大宅的石阶便被那森严的气势震慑住了。向后深深退去的朱红大门，给人一种引而不发，退而不让的威严齐整，足让来人感到微小鄙琐；冰冷的扁圆石鼓无言地站立在门的两侧，其傲慢与冷峻由形态上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众人霎时连说话也不敢高声了，横路大概也体味到了什么，正了正领带，神情变得恭敬起来。

大门右侧，台阶下有块方石头，横路问是干什么用的，林尧说是上马石。外国人不解什么是上马石。

林尧说：“踩着石头蹬上马鞍，这是封建时代级别的象征，可置这种上马石的人家，官衔必在二品以上。”

横路问二品是什么级别。

林尧说：“外官正二品相当于省长。”

横路对陆家更是刮目相看了，将称呼林尧的“林君”马上改成了“林桑”。

一块上马石便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使林尧对合资办厂和开办陆家菜增添了信心，也对淑娟的前途感到乐观。

走进大门，绕过影壁，穿过垂花门才来到正院，院内清扫得干干净净，不见一丝雪痕，廊柱上挂着一木刻楹联：

摇摇芝兰君子性

摇摇松柏古人心

两盏明亮的大红宫灯为整座宅院增添了上元之夜的喜庆。一轮圆月，初上东屋兽脊，不知何处传来管箫之声，竟让几个东洋人惊奇得不知今昔是何年了。

陆浚青已在廊上恭候，白髯飘洒，鹤发童颜，一幅神仙派头。陆浚青朝横路一拱手，慌得横路双脚并齐，直起直落地朝陆老爷子鞠了一个大躬。老爷子说：“不必行此大礼。”就笑着把横路往屋里让。

进到屋内，横路见到墙上陆家祖先影像，又是一躬，其郑重程度不亚于见到祖宗本人或日本天皇。林尧只觉得好笑。

宾主先在茶几前就坐，陆老爷子与日本人聊的话题是“君子必慎其独”，这些连现今年轻人也听不进的清淡鬼子何以能理解，这便使陆老爷子显得更加高深莫测，笑容、有礼、智慧、风骨，何等风度，令人只有敬重的份儿了。

穿滚边小袄的小姑娘端上来六个干果碟，琥珀核桃仁，烤腰果，酥糖，花生粘，渍金桔，瓜条和清茶。饮茶的茶具是福建德化白瓷盖碗，碗内泡的是上好四川蒙顶茶。

横路打开盖碗只呷一口便大呼：“好茶！好碗！”

陆老爷子拈髯微笑。

林尧、丁一含而不露。

金静招呼说晚饭已备齐，于是大家向饭桌走去。

入座时彼此客套了一番，虽说圆桌不分上下，陆老爷子还是以主身份坐在横路右侧，丁一为便于说话，紧挨横路而坐。

端上“丹凤朝阳”大拼盘，洋人纷纷照相，说是不忍下

箸。

两个小丫头将菜轮番上端，都是少见的奇特之物，令人眼界大开。一小坛黄泥封就的花雕被抬进屋来，当众开封，酒香立时四溢，令人垂涎欲滴。小丫头将酒温了，给每人斟上，陆老爷子举盏相邀：“请——”

一杯酒下肚，横路的筷子迫不及待地伸向了一盘樱桃肉。陆家的樱桃肉是用瘦猪肉切成樱桃大小的方块，与樱桃汁共同放入小罐中用文火煨七个小时，直至汁味全入肉味，肉色红润如樱桃般才收汤起锅，装入盘中，食之甜润绵软，果味实足，是上好佐酒佳肴。桌上其余的几碟桂子熏鱼，蒜茸干贝也无不各有特色。温热的花雕，使不胜酒力的日本人脸上都泛出了桃花色，横路再也端不起架子来，竟与陆老爷子排起年庚，结果一问，陆老爷子整大了他两轮，便更不敢造次，只一口一个“奥涛桑”<sup>\* 1</sup>了。

头道菜是黄焖鱼翅。

二道菜是罗汉大虾。

吃过红烧鲍鱼后，小丫头给每人端来一个装了清水的洁白茶盏。众人不知此物有何用场，怕漏怯，都不举动，单看陆家老爷子如何。只见陆老爷子用盏内之水轻轻漱了漱口，吐在备好的盂中，丫头送上手巾，老爷子擦了嘴，大家这才明白，盏内的温水是漱口用的，遂也学着当家人的样子漱了嘴。

丁一说：“吃得好好的，漱什么口哇？”

老爷子说：“下道菜是清蒸燕窝，是品味儿的菜，满嘴浓酽怎能体会出它的妙处，必须净了口才好品尝。”

正说着，一只带盖描金汤盆端上来，丫头掀开汤盆，粉红

\* 奥涛桑日语为父亲、大叔之意。

的火腿丝下是鸡汤蒸就的燕窝，燕窝丝一根根透明而晶莹，颇引人食欲。小丫头给每人分了，林尧尝了一口，果然味极鲜美，可惜只一小碗，两匙便光了，再看盆中，已然分净，不禁为厨师的精密算计而叫绝了。

晚宴以甜点核桃酪和豆沙山芋饼宣告结束。

饱开眼福，饱尝美味的东洋人为中国的官府菜彻底折服了。

临告辞时，横路要见一见做这套宴席的厨师。

陆老爷子说：“那是家嫂亲自在厨下操持，家嫂七十有八，十六岁进入陆家，为不少达官贵人做过饭，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

这一说横路更要见，着人去厨房请，小丫头带话过来说：“二大大累了，已经回去歇着了。”

日本人又遗憾半天。

陆老爷子将考察团送至垂花门便止了步。林尧告诉横路，按大宅门规矩，主人陪客人走至垂花门便算是远送了，一般只在廊下拱拱手就算告别了，当年陆家老祖父送大总统黎元洪也不过送至院中间，连垂花门也没有走到。

听到这些，横路忙回身向陆老爷子鞠躬，表示感谢。横路对丁一说：“很好，我来了几次中国，这一次才算真正到达了。丁君，我对你的诚意由衷赞赏，将来我们的合作也会很愉快的。”

丁一听出横路的话中之音，不禁暗喜。

送走了东洋人，林尧与岳父转回厅堂，见饭桌上放着一个信封，打开来看是三十万日元，想必是横路悄悄留下的礼金，大概是想，陆家既然不是饭馆，不便当面付款，但又不能白吃，留下一份与“二品”级别相当的“薄礼”以示礼貌罢了。

三十万日元的“薄礼”当夜在岳母的账簿上记下了“陆家菜”开业以来收入的第一笔。

## 五

淑娟止住了腹泻，由医疗科回到熊舍，依旧是半死不活的模样，牙齿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毛一片一片地往下脱。

林尧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丁一的消息，李玉从他弟媳处得知，丁一已经与“日森食品株式会社”签订了合资联营的合同，日方机器已经送到，随同机器到达的还有四个日本工人。

不久，林尧接到了“日星食品公司曲奇生产线投产典礼”的请帖，当时他要为淑娟清理身上那些螨和跳蚤，就让李玉去了。

李玉从星星厂回来时夹了两盒曲奇饼干，说是丁一让带来的。林尧问仪式怎么样，李玉说：“丁一那小子会整，请去了不少头头脑脑，还弄了一帮子吹鼓手，洋鼓洋号搞得很热闹。车间也变了样，大厂房套着小厂房，机器是白色的，工人的工作服也是白的，都戴着口罩和帽子，口罩和帽子也是日本进口，一次性使用，用过就扔的。头脑们剪过红绸子以后机器的传送带就开始转，转得没一点儿声响，一会儿皮带上就出现了许多黑的、白的小物件，工人们就将这些黑白装到小铁盒子里去……”

林尧问：“丁一没说领养淑娟的话？”

李玉说：“他忙得鬼吹火似的，那儿不是说领养的地方。”

林尧看着李玉手中的两个盒子说：“记得吧，丁一答应过我们，只要合资成功，他的第一个产品一定与熊有关。”

李玉说：“这曲奇……不可能与熊有关，林尧你不要太认

真了。”

林尧说：“我可以不认真，但他不能不认真，说话算数，这是‘老三届’之间打交道最起码的准则，我说给他联系外商，就联系了，他说领养淑娟，就看他的了。”说着撕开李玉带回点心盒接口处的透明胶带，“咱们看看丁一生产了些什么东西。”

李玉说：“曲奇，丁一告诉我是曲奇，名字怪怪儿的。”

林尧说：“曲奇是英文‘点心’的译音，丁一小子在这儿故弄玄虚呢，笨狗扎狼狗势。”

铁盒打开了，林尧与李玉惊奇得说不出一句话。

盒里的曲奇是一种奶油很多的小点心，造型是胖嘟嘟圆肚子的狗熊，小白熊的臂平伸着，腿紧闭着，黑色的熊大约是含了巧克力，两腿分着，两臂贴着身体。小熊的圆眼睛是两颗亮闪闪的糖粒，十分可爱。林尧和李玉将黑熊白熊由盒里取出，沿着桌沿排成一排，黑白相间，猛眼看去，一排小熊胳膊直起落下，双腿关闭分开，整个儿动了起来造成了有意思的动画效应。

李玉抓着头皮说：“狗日的丁一真可以啊，亏他想的出来。”

林尧说：“倒真与熊有关。”

李玉说：“甭管怎么着，人家履行了诺言。”

林尧说：“看下一步的吧。”

美丽的小熊们在桌上跳舞，除了淑娟吃了一黑一白两个同类以外，两人谁也舍不得吃一个。

腊梅已谢，迎春又开，陆家大宅里依旧是黄灿灿一片。

生意红火得出人意料，主要是岳母又与旅游局挂钩，使陆

家菜成了本地区旅游的一大特色。在官府之家吃官府菜，不惟洋人来吃，国人也来品尝，尽管价格贵得出奇，吃过的人都说值，有不少还是回头客，常来。

陆浚青白日作画，晚间陪着客人吃饭，遇着文人名士还要填词作画，奉唱答和，赏花饮酒，雅谱摆尽。陆家天天晚上是高朋满座，盛宴不衰，一日一桌，有时摆在正房，有时摆在花厅，更有别出心裁，于月圆之时摆在园中花下石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一群，既不寂寞又很有意境，况且陆家笔墨随时侍候，意兴大发者尽可留下各类墨宝，是“宝”者糊裱高挂，是“墨”者与烂酒瓶子一同送于废品收购站，各得其所。陆家名声传出，又有电视台人来拍“下岗女工再创辉煌”专题片，金静尚未出境，只那鱼翅燕窝，树影花墙，便已有意思得很了。陆家菜名声于是更噪，订席者需按日依次等候，每席价多在数千元以上，至万余不等。公款吃喝风愈盛，中国餐饮业愈发达，街上“向阳花”餐厅，窝窝头饭馆，傣家饭楼，韩国烧烤，吃出了各种风格，各种花样。然而真正够得上孔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怕还首推官府陆家菜。私家名厨胜于公家菜馆，一旦官府菜被人们认识，各类人士无不以品尝过为荣，吃便要吃得好，吃得正经，所以都是大把地、不吝地往林尧岳母的账台上撂银子。

金静充分发挥了她昔日京剧演员的特长，依着旧关系，联系了往日剧团的师兄师妹，那些人丢不下艺术又苦于挣钱无路，无可奈何时有金静来邀，说是晚间可以去陆家清唱，管饭，依时定价。这些人中，不少人空有一身本事，剧团发百分之六十工资，其余亏空自己去找补，常有人为办丧事者去吹拉弹唱，今有这等好事正是求之不得，都欣然应诺。也有放不下架子的，但架不住囊中羞涩，架子毕竟当不了饭吃，一想，旧

社会也有唱堂会一说，并不丢什么人，便也痛快来了。夜宴中加上戏曲清唱，陆家大宅内整个儿再现了五代时期士大夫《韩熙载夜宴图》的精彩场面，吃者无不陶然。

金静聪明灵悟，承袭了姑姑严格的烧菜工艺，结合时代又有创新，使陆家菜越做越精，根据需要又雇了一名厨师，一般菜肴由厨师制作，逢有陆家传统菜由金静亲自上灶，初时二大大还在一旁照看，后来便不再监制，放心地躲在自己房里不出来了。

陆浚青毕竟年纪大了，难以夜夜陪宴，便在席间空设一位，摆副碗筷，以示主人在此相陪，依旧是初时那副姿态——我不是开饭馆的。逢有特殊人物，也象征性地出来吃几口，扯几句“深院无人，空锁满庭花雨”的屁话，引出一片故作的风雅，人人都摇头晃脑，仿佛都变作了哀婉情种，那情景实在的有意思。

岳母账上的银子在飞速增加着，每晚一桌的局面已难应付日益迫切的需求，排队登记者往往要提前半个月。林尧对岳母说不能再添一桌，同时白天也开业。

岳母拨弄着算盘珠子说：“那样陆家就真成了饭馆了。”又说，“解放以前火神庙西边有个卖卤煮火烧的王老剩，小门面一间，吃主不断，小铺里老是拥着人，生意红火得让人眼馋。谁要吃王老剩的卤煮火烧，得在炉子边等半天，等得人心急火燎的。后来有人给王老剩建议，把隔壁三间火神庙盘过来扩充店面，一来地方宽敞，二来省得人站炉子边等。王老剩照办，重修了店面，新添了伙计，谁料生意一日不如一日，竟没人上门了，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林尧说：“撞了神灵吧？”

“那是迷信。”岳母说，“王老剩生意红火的关键是在于店

面的挤和吃主的等上，站在那里看着别人吃，越看越急，越急越吃不到嘴，好不容易挤个座吃上一碗，花费的代价非同一般，自然觉得格外珍惜。做买卖如同你爸爸画画，也要扬长避短，陆家菜能有今日，是沾了大宅院和特殊风味的光，吃主讲的是一种气氛，越难轮得上才越尊贵，想来就来，想吃就吃，又不是街西口的包子铺。”

林尧自愧比岳母在见识上差了一筹，做生意，他实在不是行家。自此也极少问陆家菜的事，把一门心思扑在病熊淑娟上。

应该说近来淑娟的嘴并不太亏，陆家的众多剩饭几乎全被林尧囊括而来，他每天上班自行车后头都带个塑料大口袋，桌上撒下的肥鸭嫩鸡源源不断由陆家大宅搬到熊舍，淑娟的体力得到相应恢复。李玉说：“以目前这样，丁一领不领养淑娟这个问题不太迫切了。”

林尧说：“说话总得算话，不是迫切不迫切的事。”

李玉说：“听说丁一的钱赚老了，市里准备把他列为十大优秀企业家之一呢。”

林尧说：“这回他名字的笔划可派上用场了。”

李玉就笑。

这时金静提着兜进来了，说是打扫冰柜，扫出不少过期食品，怕搁坏了，就给淑娟拿来了。

淑娟对金静的到来显示出了不安，它低声咆哮着，向金静示威。金静也是头一次与熊离得这样近，虽说隔着铁栏杆也害怕，一个劲儿向后退。

淑娟看出金静的胆怯，越发来了精神，竟直立起来，将爪伸出栏外。金静见状，大叫一声，扭身朝外跑，被李玉拦住。李玉说：“它是成心逗你呢。”金静这才不跑了，定住神看淑

娟，说：“林尧回家老是淑娟淑娟的，我以为淑娟跟小狗似的呢，却没想到这么大个儿，站起来跟塔似的，谁遭到它手里准没个活。”

林尧说：“没那回事。”说着伸进手去抓淑娟的脑袋，淑娟见林尧肯跟它玩耍，便把嘴也由栏内伸出，发出轻声哼叫。林尧说：“它性善，你看它的眼睛，多漂亮。”

金静壮着胆子凑到栏前，想仔细看看淑娟。不料刚一探头，淑娟一巴掌扇过来，把金静吓得又退了好几步。

李玉说：“这家伙今天怎么了？经常不是这样的，上次陈红旗带他的女儿来，跟它玩得好好的。”

林尧对金静说：“你身上有柴禾味儿。”

金静嗅嗅大衣说是，早晨她穿了这件衣裳抱果树枝来着，后来又用果树枝烤鸭子。

林尧说：“难怪。这东西打小闻不惯烟熏火燎味儿，你快把衣裳脱了洗洗脸去吧。”

金静洗完脸，脱下外套又来到栏前，这回淑娟安静多了。林尧拍拍淑娟的脑袋指着金静说：“她叫金静，朋友。”

金静说：“你把它当成小孩了，它知道什么是朋友。”

“它怎么不知道什么是朋友，”林尧说，“它的智力相当于一个三岁孩子的水平，就是不会说话罢了。”

“真的呀。”金静再一次靠近了栏杆。

林尧从金静提来的兜里拉出半截肉肠，交给金静，让她去喂。

金静仍心有余悸说：“它会不会把我手也吞了。”

林尧说：“不会。它已经知道你是朋友了，不信你试试看。”

金静拿着肉肠走近淑娟，淑娟已乖巧地张开了嘴。

金静犹豫。

林尧说：“快喂呀，它等着呢。”

“它真不咬？”

“不咬。”

金静终于鼓足勇气把肉肠丢进那个与她近在咫尺的大嘴里，淑娟咄咄着嘴，快乐地叫着，小眼睛因为高兴而越发明亮，这使金静想起了商店售出的小绒布熊那扣子一样的黑眼睛。同这样聪明的动物是可以对话的，金静第一次对一只熊产生了人一般的感情，她试着摸了摸伸出栏外的毛茸茸的掌，看到了掌上那个鸽蛋般大小的肉瘤，乌黑圆润的瘤因为淑娟常常舔它，竟变得小石头般光滑。她又喂了一些食物，栏内的淑娟高兴地转了一个圈儿又坐到栏前，伸出带瘤的掌作乞讨状，或许它认为金静很喜欢掌上的瘤。金静又喂食物，借机抚摸了一下那个亮亮的瘤。淑娟读懂了金静的表情，当它明确地知道金静是爱它的时候又高兴地原地转了一个圈儿。

林尧对金静说：“它喜欢你。”

金静说：“我也喜欢它。”

林尧进入到铁栏内，用铁刷沾着消毒液为淑娟刷理皮毛。淑娟舒服地哼着，脑袋来回摆动，有时候故意推林尧一把，故意拿脑袋顶林尧一下，完全像个调皮的孩子在与大人嬉闹玩耍。人与熊在栏内和谐欢乐的场面吸引了金静，她问林尧她可不可以也进来，林尧说：“不行。”

“可你在里面。”金静不甘心地说。

林尧说：“我可以，你不可以，我把它从这么点儿喂大的，它跟我熟。”说着掰开淑娟的嘴，把手放进去，淑娟果然把林尧的手噙着，并不使劲往下咬。

## 六

随着陆家菜生意的兴旺，日星食品公司的生产效益也在直线上升。丁一在陆家频频请客，成万成万地往外扔钱，已经没了昔日为两包营养粉而较真儿的小家子气。笔挺的西装，昂贵的名牌领带，都是舶来品，日渐隆起的将军肚内也填塞了不知多少陆家的海味山珍。小熊造型的曲奇得到广大用户的喜爱，被评为全国优质产品，已呈供不应求之势。星星厂的厂房更是今非昔比，开发区自有新建的宽敞明亮的车间……丁一自被评为优秀企业家以后更忙了，到陆家来的次数也更勤了，所骑的自行车换了一辆普通的桑塔纳，就这竟为他赢得了一片好名声，说他谦虚谨慎，勤俭持家，据说有可能成为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总之，他在生意场上和官场上都走得很开。

这天晚上，林尧在账房桌子后面帮岳母装订各种票据，丁一进来结账，他一共花了七千四百元，嘴里一边咬着牙签一边说：“下礼拜还要订桌鲍鱼宴。”

岳母说：“一桌鲍鱼宴没一万五拿不下来，现在由香港进来的头等干鲍，每只要数百元。”

丁一说：“万元就万元，该花的也得花，吝惜银子有时候要坏大事呢。”

这时林尧插嘴说：“该花的时候是得花……”

丁一抬起头故作惊奇地说：“哎呀，林尧也在这儿，我还以为是谁呢……”

林尧直截了当地说：“丁一，淑娟那件事也在你该花的范畴里吧？”

丁一说：“那当然，这事我一直记着呢，厂里有了效益我

一定领养淑娟。”

林尧不客气地点着丁一刚签过的支票问：“现在效益不好吗？”

丁一咽了口唾沫说：“外面一个虚假繁荣的空架子，内里都掏空了。树大招风，名声响了，应酬更多，谁都拿眼盯着你。”丁一把脸贴近林尧说：“不瞒你说，以前我还有给你扫几袋废营养粉的能力，现在你再让我扫，半袋也扫不出了，鬼子的机器设计得没有半点浪费。”

林尧说：“你的意思是淑娟的事不能考虑了？”

“我没这么说，淑娟的事一直记在我心里，一旦……”连丁一自己也觉出了许诺的苍白无力，他没有勇气将下面的话说完，林尧不是小孩子，用不着拿话去搪塞他。

岳母也从花镜后面抬起眼睛看丁一，这使得丁一更不自在。

林尧仍穷追不舍：“你们厂怎么才算效益好呢？”

丁一说：“谈判的时候你也在场，我们跟日商的利润分成比例是三比七，三成利润顶着个合资企业的牌子，腆起肚子硬充合资中方大老板，内中的酸楚只有我自己知道。希望工程请求赞助，你不能不掏；市里要修四环马路，各单位出资相助；市中心要建文化广场，这是公益事业，领导张了口，你得立马有表示；电管局说我们厂所在区用电量增加，要换加压线，那钱也不是三万两万能打发的……”

林尧听着丁一诉苦，越听心越寒，他重重地打了一个冷颤，知道淑娟是彻底没指望了。

丁一看林尧的脸色十分难看，就拉住林尧的胳膊说：“我知道你是为淑娟才帮我们联系合资伙伴，这份情谊我会永远记着。林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下月要与外商洽谈办黑米醋

加工车间的事，说成了我马上领养淑娟。”又拍拍林尧的肩说：“体谅兄弟一下吧，兄弟现在是身不由己哇。”说着丁一竟有些动情，眼里有泪花在闪。

丁一是怎么离去的林尧压根没注意到，岳母推动着算盘珠子对他说：“你不要对姓丁的小子抱有任何幻想了，生意人的话，水分太多，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自从他第一天到咱们陆家吃饭到现在，已经花了三十万了。什么样的家当，经得起这么折腾？我看你得给你的狗熊另打主意，别一棵树上吊死。”

林尧说：“我现在找不着树，想死也没处吊。”

岳母说：“那你那只熊可就惨喽。”

林尧觉得喉咙被一个巨大的块状物阻塞住，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抬起脚，缓慢而无力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周身酸软得像被谁抽去筋一样。

## 七

林尧病倒了。

诊断结果是可怕的出血热。林尧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陆小雨一天往家中挂两个电话，询问他的病情。陆家没有陪床，金静除了晚上张罗那桌饭，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林尧度过了高热、少尿、昏迷期，终于艰难地活下来了。全身蛇一样地蜕了一层皮的林尧躺在病床上，无力地将面孔转向窗外，外面，房檐在轻轻向下滴水，院中传来泥土在雨水中发酵的气息，玉兰花雪白的花蕾在细雨中微微颤栗。这是春雨，林尧想，春天来了。往熊舍打了两次电话，没人接，李玉来看过他几次，问到淑娟情况，说：“还那样儿。”最关心他的是医生，年轻的传染病医生通过林尧的病正准备着手研究，以黑脊

线鼠为主要传染途径的出血热是否也可以借助熊身上的蚤或螨进行传播。

出院以后，林尧又休养了近大半个月，总算可以下床走动了，他扶着墙走出屋门。这是一个春光晴丽的上午，院中一株海棠开得正盛，一只娇弱的白蝶似乎感到出来得早了，羞怯怯地落在海棠花上。阳光照在林尧毫无血色的脸上，大病初愈的他虚弱得几乎站立不稳，他摇晃着身子，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挡住刺眼的阳光，愣愣地望了半天院子。院内新植了草皮，甬路碎旧的方砖也换了新的，路边栽了许多草花，正屋及东西厢房已油漆一新，连廊柱上的木头楹联也重新描了金，今日的陆家大院已变得王府一般阔绰了。

林尧缓缓朝前院走去，拐过月亮门见金静和李厨正在厨房外面宰蛇。粗壮的蛇在李厨手里扭曲、挣扎，最后被李厨毫不留情地钉在廊柱上。李厨一松手，蛇身立即痛苦地卷成了花儿，尾巴有力地拍打着柱子，发出啪啪的脆响，那蛇越挣越痛，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金静对李厨说：“你怎么不把活儿干利落，让它挂在上头这么闹腾？”

李厨说：“这条蛇太粗，劲儿大着呢，捋不住它。”

金静让小丫头们过去帮忙，小丫头们惊叫着，跑得远远的。金静过去一把攥住蛇身，李厨顺利下刀，将蛇皮轻松地褪下来。去了五脏没了皮的蛇亮着白花花的身子仍在翻卷。林尧远远地看了，一阵眩晕，耳旁一阵蜜蜂的嗡嗡声，只想吐。

林尧拖着晃晃悠悠的身体上班去了。

正是春游时节，园子里小学生成群结队，欢笑声、嬉闹声给往日清冷的动物园添了不少生机。猴山永远是孩子们围观的中心，林尧知道，这是陈红旗们最忙的时候，孩子们的到来是

广西猴的节日，面包、糖果会雨点般向山上投去，百分之七十的猴子都得了消化不良，除了要隔离拉稀的猴子以外，陈红旗们每天还要清除出七八车垃圾。林尧看见“友邦”公司的铜牌子还在笼上高高悬挂着，孩子们在朗读广西猴特性的时候自然也朗读出了友邦公司的名字。

相反，与猴山近邻的熊山却冷清清，静悄悄的。林尧跑过去一看，熊山里除了两三堆干透了的熊便再不见熊的影子。他绕到后面去推熊舍的门，门锁着，他把脸贴向门缝，大声喊淑娟，里面两只家雀在空旷的熊舍里觅食，听见喊声，扑棱棱飞上房梁。

林尧找到园领导，领导告诉他，淑娟已经卖给民间马戏班了。

林尧听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领导见状，反复向林尧解释：“黑熊的寿命最终不过二十五年，淑娟已经在园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是一只行将待毙的老熊了，它的行动迟缓吊滞，根本无法招揽游客，加之又患有多种疾病，是出血病的传染源，谁敢接近它？卖给马戏班是园领导集体商定的，这也是淑娟最好的出路了。马戏班主说了，并不是要淑娟去耍什么玩艺儿练什么权，只是关在笼子里为马戏班壮壮门面，供人参观，当活广告用。”

林尧说：“这件事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说？”

领导说：“你当时正在害病，连命都顾不过来了，怎能跟你说，淑娟的事都是李玉一手经办的。”

林尧说：“它小时候给园子争来多少观众，那时候熊山日日都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现在，你们就容不得它安安静静地老死园中吗？”

领导说：“林尧你冷静一些，淑娟在，就占了一个熊的指

标，它去了，我们可以申请进一个年轻活泼的小熊。从领导来说也很能理解你的感情，一只猫跑丢了还心疼几天呢，何况一只大熊。”

林尧说：“你们就不懂动物。”

领导说：“这点你应该向李玉学习，你看，他已经高高兴兴到绿化班上班去了。”

林尧在园子里找到李玉，李玉正用花剪子嚓嚓地剪冬青树枝。林尧说：“李玉——”

李玉没吭声，低着头继续干他的活。

林尧说：“李玉，我在跟你说话呢。”

半天，李玉才说：“我听着呢。”

林尧说：“淑娟是从你手里亲自卖出去的？”

李玉说：“没错。是我把它塞到笼子里的。”

林尧说：“你也下得了手？”

李玉不理睬林尧，继续嚓嚓地剪他的冬青，剪刀又快又狠，李玉干得咬牙切齿。

林尧一把扯过剪刀扔在地上。李玉弯身拾起剪刀看也不看林尧，又剪。

林尧觉着李玉是有病，气得转身便走。

倒是李玉叫住了林尧，他说：“……你这一病也没人给淑娟带吃食了，淑娟走的时候连哼的劲儿也没有了……它瞅着我，向我求救。我救不了它，眼瞅着那些河南人把它拉出大门……直到门口，淑娟都在看着我，我却站在那里没反应……我不如个畜生。”

林尧无力地坐在路沿上。

李玉蹲下来搬着林尧的肩膀说：“我李玉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林尧，我发了誓，李玉从今往后再不养熊，我受不了这

份折磨。”

林尧的两眼有些发直，他在地上坐了半天，不知在想什么。

李玉说：“你也到绿化班来吧，绿化班活累，又晒，没人爱干，但清静，再不跟动物打交道，对咱们挺合适。”

林尧说：“我要把淑娟找回来。”

“这不可能。”李玉说，“你上哪儿找那个马戏班子去啊？”

“我先奔河南，找着戏班子的老根儿，再顺藤摸瓜，一只熊，藏也藏不住的。”

“我看太渺茫。”

“走着瞧吧。”

林尧说过“走着瞧”，就像风一样刮走了，没有请假也没有跟家里人打招呼。几周过去，园领导觉着有申明纪律的必要，就让饲养科的人日日给林尧划旷工，说是旷够三个月就算自动离职。后来又觉着这样做不太妥帖，便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让林尧见报速回单位上班。

林尧却一直没有消息，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像压根儿没有存在过一样。他的妻子陆小雨几次打电话回来，得到的回答都是：正在寻找。

陆家的生意没有因为林尧的离去而受到影响，仍是每日一桌地稳步前进。

丁一的“日星食品公司”现在不惟生产小熊曲奇，还生产中国黑米醋、日式煎饼、花生牛乳粉、神清速溶奶茶等等，生产干得轰轰烈烈。据说厂里职工每人每月的奖金是市长工资的一倍，至于厂长丁一的工资已然达到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水准。周围郊县及贫困山区出现了十几所“丁一小学”，城东还有“丁一养老院”，都是“日星”出的钱。养老院的老头老太

太们饭后负曝闲谈，所论也多与丁一有关。老有所养，惊心初定的老头老太太们定要饮水思源，感念衣食的提供者丁一先生了，便有通文墨又闲得无事者写了稿子，大家分头抄了，四处寄发，大家闲着也是闲着，有事总比没事好。有当过音乐教师的某老太太甚至谱写一曲《丁一你好》，教大家演唱，唱者却热情真挚，爱心饱满。丁一者，真君子也。

丁一的大善之举自然也传到李玉耳中，他已无心与丁一再去计较什么，只是由衷佩服人家头脑的灵活。领养狗熊的许诺犹如在耳，却并不见落在实处反而弄出许多学校与养老院，这正是丁一的高明之处了。领养狗熊，狗熊不会写什么表彰稿子，也不会唱《丁一你好》的歌，一大把钱至多在清冷之处换块不起眼的铜牌子，这样的事丁一怎么会干？李玉终于明白，丁一是朋友的同时首先是个商人这样一个道理。

这天，丁一开着车来到陆家，说那个横路又要来签约，点名要吃陆家菜，丁一问陆家菜中有没有他还没吃过的。

岳母翻看着食谱说：“陆家的菜你基本都吃遍了啊。”

丁一看那食谱，也多是老面孔。

岳母说：“不妨去问问二大大。”

两人就往二大大房中走，丁一问林尧最近忙什么，岳母不愿提林尧出走的事，便搪塞说：“还是他那只熊罢了。”

丁一说：“下回来吃饭，我把支票带来，答应领养淑娟老没落实，林尧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是应为狗熊做点好事的时候了。”

岳母笑笑，没说什么。

二大大听了丁一的要求想了半天说：“陆家菜本身档次就够高了，旧社会时一桌饭的用资比乡下一户殷实人家一年的费用都高，就现在这价格也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

丁一说：“二大大，您再帮我想想，还有什么没吃过的？”

二大大说：“要说没吃过的倒是有，怕你没地方弄去。”

丁一说：“二大大您小瞧我了，这年月除了星星月亮我摘不来，原子弹只要有人卖，我也买得出。”

二大大说：“有两样菜，是我刚进陆家门时跟着婆婆做过几回的，后来再没做过。”

丁一问是不是高档新奇的。

二大大说：“这两样菜保证谁也没吃过。”

丁一说：“您快说，是什么菜？”

二大大说：“清炖熊掌，酥炸驼峰。”

丁一一拍手说：“真有您的二大大，绝了！”

二大大说：“掌要选左前掌，这只掌是熊常用舌头舔的，最难得；峰要挑白驼单峰，单峰质嫩，营养丰富。”

丁一说：“二大大您等好吧，这两样东西，我不出一礼拜就给您弄来。”

## 八

西天的太阳即将沉落，长长的日光挣扎着将赵家集的房屋刷出了最后一片辉煌，将天与地染出奇异怪诞的不正经。有人抬起头看那越来越低矮的太阳，又看由于颜色改变而变得完全陌生了的镇说：“这天怎看着怪怪的，该不是要地震。”

一老汉说：“这叫光煞，老天爷要闹脾气哩，我这一辈子也没碰上一两回，逢光煞，总要出点什么事情……”

怪诞的光亮中走来了面容黑瘦憔悴、衣衫褴褛的林尧。他脚下一双看不出本来面目、断了底的旅游鞋，扑扑地踩着路面的浮尘，趟起一溜灰土，每一步都走得很沉重。开裂的嘴唇暴

起一层白皮，血丝在唇间闪烁，目光也由于劳累而变得无所适从的散淡，蓬乱的头发与蓬乱的胡须连在一起，沾满了同样的灰土。他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下走进镇街，停在卖抻面的小馆子前。

“有没有带汤的？”林尧问。

面馆老板说：“有，一块五一碗。”

林尧走进小馆，坐在白条木桌前说：“两碗。”

老板说：“先交钱。”

林尧并不理会那不信任的目光，从裤子口袋里摸出钱包，抽出一张搁在桌上。

老板见对方不是要饭的，这才放了心，变得热情的同时话也多了，问：“先生要粗还是要细？”

林尧听他管自己叫先生觉得好笑说：“你见过这打扮，这浑身柴禾棒子味儿的先生吗？”

老板说：“怎没见过，这几年改革开放了，什么样的先生都在赵家集上出现过，越是有钱的，打扮得越穷。现在穷相也成了时髦，好端端的裤子，非要在膝盖上掏俩窟窿，追求的就是您这副模样。”

林尧靠在墙上，疲乏得一句话也不想再说了。

老板意犹未尽：“我知道您累，您累您就尽管在我这儿歇着。别看您留着大胡子，其实年龄未必有我大，前两个月我这铺子里来了一个徒步考察黄河的，那模样比您还惨，累得连话都说不完整了。”

很快，热腾腾的汤面端过来，两大碗，漂着一层油花。林尧抓起筷子，不由分说，吞食起来。

远处传来了鼓乐声。

“街上有马戏班？”林尧停止了咀嚼。

老板说：“来了四、五天了，镇上就这么几户人家，都看过了，还敲锣打鼓地不走，谁还会花钱看第二遍哩。”

“有熊没有？”

“有。一只大熊，关在笼子里，整天卧着。”

林尧一听，二话没说，扔下碗就朝锣鼓声跑。老板迎出来说：“你的包还在这儿呢！”

林尧说：“先存这儿。”

老板说：“这人，别看累得半死，精神头儿还蛮大，是个马戏爱好者哩。”

濠阳的“世界大马戏团”正在赵家集停留。

布围栏外，铁笼内关着一头奄奄一息的黑熊。几个孩子围着笼子，用棍戳弄熊，黑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有谁说：“这熊死了，拿个死熊来骗人，没劲。”

孩子们便跟着喊：“死的！死的！”

“谁说它是死的？”班主叼着烟走过来，“我让你们看看它是死的还是活的。”说着走到附近的小吃摊前，烧红了一根通条，拿它狠命向黑熊捅去。

黑熊一阵痉挛，吼叫着腾身而起，张着血盆大口向人们猛扑，将铁笼撞得嘎嘎直响。孩子们惊得四处逃窜，再不敢近前。班主得意地说：“谁还说它是死的？它懒得搭理你们就是了。里面还有好看的呐，张飞卖肉，李翠莲大上吊，缩头王八大翻个儿，人蛇混战……四块钱一位，轮番上演，永不清场啊……”

林尧来到兽笼跟前的时候，黑熊已经又卧下了，那股皮肉焦糊的味道还没有散尽，熊身的某处还在青烟袅袅。林尧径直向铁笼走去，蹲在笼前仔细看那熊。遍体伤痕，骨瘦嶙峋的熊虚弱地喘息着，皮毛已大片大片脱落，许多地方露着鲜红的

肉，几只苍蝇在品咂肉上渗出的血……从外形，林尧已经很难断定它是不是淑娟，对着那只对外界几乎没什么反应的熊，林尧轻声叫道：“淑娟！淑娟！”

班主一直站在一边歪着脑袋看着林尧，从林尧的穿戴打扮到言行举止，他认定这是一个精神病，就走过来将林尧粗暴地一推，让林尧靠远些。

林尧猝不及防，被班主推倒在笼边水洼中，湿泥炉灰，蒜皮葱须，各种脏物沾了一身，惹来一阵笑声。

班主抱着胳膊，居高临下地看着林尧说：“想媳妇想疯啦，见了狗熊也叫淑娟。”

周围又是一阵笑。

面铺老板已赶来，从泥水中扶起林尧，对班主说：“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班主说：“这是个精神病。”

老板说：“他不是精神病，他刚才还在我铺子里吃了两碗面，一点儿也不疯。”

林尧对班主说：“我是来找熊的，我的狗熊叫淑娟，你这只熊是不是由动物园买的？”

班主说：“这只熊是我由河阳一个马戏班子买来的，已经倒了几回手了，买来了就后悔，原来是只病得站不起来的家伙。”

林尧说：“我想它就是淑娟。”

“淑娟？”班主听了直咧嘴，“你叫叫它看。”

林尧再一次趴在笼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呼唤淑娟。

叫了几声，笼内的狗熊没有任何反应，班主说：“狗熊多了，怎么会是你养过的那只？”

林尧说：“我觉着它是，我的感觉不会错。”

班主任说：“可它并不认识你。”

林尧将手伸进笼内，用手轻轻地梳理狗熊那杂乱的毛，喃喃地说：“淑娟，我知道你闻着我身上的味儿不对，可你该听得出我的声音呀……”

面铺老板见了说：“你身上这股柴禾味，庄稼地味，汗酸味，甭说熊，怕连你的狗也嗅不出了呢。”

狗熊懒懒地睁了一下眼，扫了一眼林尧，似乎想起什么也似乎没想起什么，又闭上眼睛。

林尧叫着淑娟，把它挤在笼边的爪轻轻捏在手里，摩挲着。这时的狗熊突然冷不防站起身来，腾出一只爪子，由笼内伸出，那爪刹那间变得狰狞可怕，向着蹲在笼边的林尧猛扇过来。林尧躲闪不及，熊的一掌下去，半边脸的肉便被掀飞，紧接着那巨爪又从上到下，结结实实地来了一下子……

林尧的眼立时被血帘罩住，他并不感到疼，一切都发生得如梦幻一般，变化迅速得让人们来不及思索。但是，林尧在黑暗到来之前，他清楚地看到了，在扇过来的熊掌上生长了一个晶亮圆润的肉瘤。

晶亮圆润的肉瘤。

丁一说他能买来原子弹，并不是吹牛。几天后他果然提了只鲜熊掌和一个巨大的驼峰给陆家送来。同时送来的还有支持动物园领养淑娟的支票和协议书，让林尧岳母交给林尧。

岳母说：“淑娟的事你直接和林尧打交道吧，我不愿经手。”

丁一问林尧什么时候在家。

岳母说不知道。

金静对这只毛茸茸、血淋淋的熊掌无从下手，叫来二大

大。二大大提起那掌使劲看，说：“没错，是左前掌，丁一能弄来鲜掌本事真大得不得了呢，当初别说陆家，王爷级别的宴席所用熊掌也不过是干货，需用水发制了才入锅的。”

丁一听了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咳，一个熊掌，小菜一碟……”

二大大说：“把这个掌放锅里用文火煮，水要多。”又特别嘱咐金静，“水开到微微起波纹就可以了，千万别冒泡，那样一来皮就煮破了，破了皮的熊掌端上桌去如烫掉皮的鸡，样子恶心也不值钱了。”二大大边往外走边说：“煮过三四个小时，毛能拔下来时叫我，这道菜得我亲自动手做。”

熊掌在锅里煮了大半天，金静请来了二大大。二大大系上围裙将熊掌捞出，用温水涤了，然后抱在怀里，像给妇女修眉一样，耐心地用镊子将毛一根根拔去，金静在一边看。

二大大说：“拔熊毛切忌急躁，有人像扯鸡毛似的一把把撕，这法子对熊掌是万万使不得的，文火煮过的鲜掌，皮比纸都软……”二大大将大毛拔完，又让金静换小镊子拔细毛，说自己眼神不济，看不清了。二大大交代，拔完细毛再用手将掌上的一层黑膜轻轻挫掉，煮到微烂时将骨抽掉，将爪尖抽掉，端上桌的时候掌形要完整，颜色要白净，汤要清亮，肉要烂软……

金静拿来个小凳子，坐在门边拔细毛，挫黑膜。拔去毛的熊掌光滑得如同人的脚掌，金静想，人真是个怪东西，飞禽走兽几乎没有不能入口的，吃得越新奇、越不可理喻便也越上档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已变作“食不厌新，脍不厌奇”，只要能往嘴里填，熊的脚与人的脚没什么区别。

蓦地，她的手触到了一个圆圆的肉瘤，那瘤生在掌内侧，鸽蛋般大小。金静意识到什么，她把那掌翻来覆去地仔细看，

手渐渐地颤了，心也渐渐地颤了——“淑娟！”她惊叫一声将掌扔回盆内，溅出的水花洒湿了一片地面。

被扔回盆内的已经半熟的熊掌将那惨白的趾爪触目惊心地向苍天，掌心弯曲，划出一个惊异的问号。这只脚爪曾与一个通人性的牲灵相连着，它无数次地由栏内伸出，向人们传达着它的温情，它的喜悦和它对人的无限依赖与情爱……它何曾料到，它的掌爪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滚热的汤锅中，被撒骨拔毛，成为佳肴送入它所爱的人的口中。

领养它的人也是要吃它的人。

金静不再去触摸那只熊掌，她解下围裙默默地来到林尧住的小屋，呆坐在林尧的小床前。林尧的被褥在床上散乱地堆着，她发现那些被褥早已没了林尧的气息，除了一股霉味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林尧已经走得远了。

熊掌的后继工作由二大大完成。

那一晚的清炖熊掌烹饪得可谓空前绝后，掌糯味浓，汤鲜爽口，给吃者无不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在以后很长时间内，那晚宴席的参与者再品尝别的美味佳肴时总要摆出一副见过世面的架式说：“这个菜比熊掌的味道差远了。”

淑娟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来如此评语，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 风

—

起风了。

激颯狂飈的风裹着隆隆雷声自日本海而起，斜掠过日本全境，以不可抵挡之势直扑太平洋而去。这是每年要扫荡日本的季风，随风而来的是滂沱大雨和那只有岛国才有的地崩山摧的炸雷。

窗外，天空阴暗，狂风如吼，大树摇曳，骤雨击窗；窗内，书案前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出“风”这个题目，题目的下面许久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自己能否将这股飘忽不定的风抓住，也不知能否将这个远年的故事讲得清楚。用逻辑来推断，它并不丝丝入扣，内中满是不可理喻的矛盾和超乎人之常情的东西，因为其中有不少关

键环节被风带走了，带往未来，成为永不可知。

说的是鬼子和汉奸的事情。鬼子是真正的鬼子——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远支队少佐西垣秀次；汉奸也是真正的汉奸——华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

保安队是日伪时期地方汉奸民团组织，能为队长者当属亲日之中坚，我们在《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等反映华北地区抗战的影片中见识过不少这类角色。汉奸的装扮也是千篇一律，纺绸浅色裤褂，黑礼服呢尖口布鞋，腰扎板带，头顶礼帽；帽子摘下，是个猫儿舔过似的大分头。手中上下飞舞的盒子枪，该是人物的点睛之处，特别是用枪杆将帽檐朝上一顶的动作，竟成为以后中国银幕上、舞台上此类人物的表演程式，非此而不是保安队也。

汉奸史国章本人虽没有照片留下，却有着详尽的相貌描述：国字脸，浓眉大眼，不苟言笑，朴实无华，衣着干净朴素，裤子上还挂着补丁。据描述者说，那补丁缝得精密平整，针脚匀称，和史国章鞋里的鞋垫一样，均出自赵庄老多儿之手。老多儿者，百里佳人也。老多儿既非地主之姨太太，亦非阔家之大小姐，却是地地道道贫下中农的女儿。父亲赵老贵，一辈子窝囊，养下六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老多儿行六，名为“多”，是养够了的多余，北方人以老谓小，河北人言语“儿”音颇重，小多就被喊成了老多儿，平添了乡土味颇浓的亲昵与可爱。

我是在五月，小麦即将开镰的时候由东京来到临州的。受人之托，打听史国章。

下了火车便住进车站的旅社，我的中国身份证给了我极大的方便。

我顶着烈日走在临州的街上，柏油路是新修的，有狗在路

上悠荡荡、荡悠悠地散步，见车来了也不躲。树荫下有卖冷饮的摊子和打台球的桌子，几个光着脊梁的闲人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球，这项很高雅的绅士活动一旦搬上大街，不知怎的，给人一种似跑了汽儿的香槟的感觉。

这是过去老城的街道，新建的临州城已在北面拔地而起，那里有高楼大厦，有宾馆，有公园，还有门面威严的政府办公机构和一片漂亮的高科技开发区。但这里是老街，今日的老街已与五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房屋贴着白瓷砖，安着防盗铁闸门，成为商业的门面房。

街的尽头有座青砖高墙的院落，厚实的墙磨砖对缝，多少春秋仍然屹立不衰，然而那晦暗残旧的木门和那为车辆进出方便被锯断的门坎，却显出风雨沧桑的破败。我从挎包里摸出笔记本，那上面有西垣秀次画的当铺地点及门面印象图，当他把这张图和一双银筷子交给我的时候，那份郑重，那份诚挚，那份信赖，让我没有推脱的余地。他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汉学专家，为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在中日学术界知名度颇高。鉴于他的学识和经历，研究所专门聘他从事二战期间日军侵华华北陆军作战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我也是该所外国人研究员，名为研究日本战后法律经济，实则却将大部分精力悄悄用于研究侵华日寇华北方面军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上。这一给河北人民带来严酷残害的“五·一”大扫荡，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大约杀害了冀中地区军民二万余人。这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是我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材料中选加计算出来的。在计算这些数字时，我内心充盈着刻骨的仇恨和尖厉的复仇之心。在“两万”名受难者中有我的叔父，他是八路军涉县根据地的一名干部，在大扫荡中被日本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据涉县老百姓说，我的叔父

死得十分惨烈，他被捆绑在城隍庙前的旗杆上，日本人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刮下，先是四肢，然后是胸腹……原本说是要活埋，临刑时鬼子队长听说中国有种刑罚叫做“凌迟”，便决定拿叔父来作试验，看看凌迟与活埋效果的差异在哪里。叔父激昂的叫骂与惨痛的呼号持续了很久，天亮时才绝了声响。有人看见城隍庙的旗杆下除了一滩鲜血和碎肉，再无其他。日本人撤退以后，共产党找过叔父的尸骨，未见。一个人的尸体，一夜工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战争情况下极其自然，反过头来在和平环境下再看此事，便成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那位美丽的婶母自二十岁便开始等待，一直等到去年去世。大家说叔父已经为国牺牲，不会再回来了。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她的观念和政府方面的看法如出一辙。她说，死不见尸，不能为死。“文革”以后，政府对叔父生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恢复叔父以“革命烈士”的名分，但婶母却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和烈属称号，宁愿贫困地与我们住在一起，相信着叔父有朝一日的归来。她的等待与政府的等待性质决然不同，一是痴情，一是疑虑，这就决定了我在日本艰苦卓绝的三年搜索。据当年八路军方面的当事者说，叔父是负责特工情报工作的，工作非常出色。1957年缘月缘日深夜，涉县八路军和大部分群众是得到日寇扫荡情报后撤离的。叔父的被捕是在涉县西北十五里的刘各庄而不是涉县八路军根据地。至于身为八路干部的叔父在撤离之际离开群体为什么要去刘各庄，没人能讲得清楚，这也是多年症结的所在。有人说叔父是企图与西北三十里外奶奶顶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赋予他此项任务，何况奶奶顶的游击队早进了太行山，他没有必要再去那个地方。

当事人提供的情况是正确的，这一点我在日本官方资料

《华北治安战》中，在日军有关华北编制序列方面的史料和作战行动线索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日方的战事记录如下：“~~1945~~年源月~~15~~日，日本以~~猿~~猿~~远~~猿~~远~~四个师团和第猿源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构成了以合涧为中心的直径约~~100~~公里的包围圈。源日晨，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缘月缘日，国民党军第源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投降。当日，日军转移兵力，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八路军根据地实施包围。远日，第猿师团从潞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团从武安东北地区，从林县北部之任村，从临州，分路向涉县合击。但由于八路军善于避开正面交战而彻底实行分散游击战术，至~~15~~日，各路合击兵团会合，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军少量遗弃物资。”我特别注意了“少量遗弃物资”几个字，内中并没有“八路干部”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叔父的被捕的确不在涉县八路军指挥部，他是在安全撤离了涉县又返回头落入敌人之手的。其时，涉县周围及刘各庄已被日本人所占，叔父为什么还要深入敌人腹地，自投罗网，这点是谁也说不明白的。在参与~~1945~~年华北大扫荡的日军老兵中或许还有健在者，对涉县的情景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二情况，由此我对老兵们的部队番号格外的注意，对华北作战的序列的熟悉甚至比日本兵还更加深入。

## 二

我与西垣秀次常在研究所的楼道里相遇。

从他那挺直的腰身，标准的步伐，我很快判断出了他的出身，在一次全所的忘年会上，确定了我的判断。那个老鬼子在喝了酒之后竟龇牙咧嘴地唱了一首河北民歌《正月里来是新

年》，其河北腔发音吐字之地道连我这个中国人也望尘莫及。

尽管在场的听众没人能听懂词中的含意，鼓掌也是热烈的，他们是冲着那陌生的旋律，冲着那抑扬顿挫的节拍鼓掌的，内中也含着日本人能将中国歌曲唱到如此程度的自豪和对演唱者的礼貌。由衷鼓掌的只有我一个，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侵略华北的日本鬼子。

我像一只非洲猎豹，怀着一种获取猎物的心理迂回地接近着他。故意制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遇”，故意拿出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去请教。直觉告诉我，他参加过 ~~1945~~ 年的华北大扫荡，否则他没有资格编撰“华北陆军作战史”，不会唱出就是今日河北人也唱不出的《正月里来是新年》。

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安置问题显露出日本经济法律的弊端，我与西垣被临时抽调出来组成小组，对一些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以向国家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西垣的抽调是由于他对二战情况的熟悉和他那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加入是由于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日本人，到日本后从文化现象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经济观念的冲突，由心理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不是一个简单过程，这就需要中国心态方面的理解与可施方案的提出，所以我的位置举足轻重。

西垣秀次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用不着再“找机会”，只要上班，我们整天都泡在一起，进一步的接触构成了彼此的了解。感情的沟通却突出了某些观念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是点与线的差别而不是同一事物深浅程度的区分。

举例来说。

为了调查残留孤儿的安置情况我们一起驱车走了不少县

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筑波湖畔的一个村庄歇息，正是三月末的天气，遍野的樱花开得灿若霞光，与西天的云朵连成一片。我们在湖边散步，一老一少，留恋于这花影湖光之间。

樱树林的深处有座黑暗的墓碑，我们朝它走去。那是一个十九岁姓山田的日本士兵的墓，年深日久，碑的低凹处已长出层层绿色苔藓，许多字迹也已模糊不清，但碑顶“忠魂”两个大字仍清晰可见。仔细辨认，这个姓山田的青年是 1945 年元月从军，同年四月在中国河南平顶山战死的，在中国不到三个月便亡命他乡了。碑文由他所在军团黑田泰正大佐亲自撰写，文中满是崇敬溢美之词，其中不少为中国人熟悉并反感。墓后不远就是农舍，那该是山田家的老屋，现在居住着的当是山田的兄弟们。想当初那个十九岁的青年，本可以在这富饶美丽的湖畔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当一个殷实的农民，作一名威严的祖父，然而他却在风华正茂之年，披甲荷戈，踏上异国土地，由杀人而被杀。

西垣秀次对着墓碑鞠了个直起直落、很有力度的躬。

我冷冷地看着他。

西垣说，十九岁，可惜。和我的孙子一样大。

我说，可惜。

西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说，在你看来，眼前这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呢，还是没落地里就死了？

西垣说，当然是落在地里的。

我说，结出了什么样的子粒呢？

西垣说，更为饱满优秀的子粒。

我说，更为黠武的一群？

西垣说，不。是一种精神，一种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和体会的精神。三十年代，凭借这种精神我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必须，是靠武力猎取的崇拜，我们为此忍受了一切，包括牺牲和失败。

我说，那就是武士道精神了。

西垣说，外国人永远不会理解日本人，不会理解日本的精神。看到这成片的樱花了吧，它是只有日本土地上才生长的花朵，花瓣小，香也不浓，将一朵摘下来实在是平凡而细微，但万千朵樱花连成花海，那场面就绚丽多姿，蔚为壮观了，这就是日本精神的缩影。日本社会是个惯以集团行动方式存在的社会，每个人都属于集团，在茫茫的花海中，个人不过是一朵花，从树上飘落便会“零落成泥碾作尘”，联在一起才能成气候。樱花不会变异，它也不是历史博物馆中已经干枯了的植物标本，它至今仍是我们中间活生生的精神象征，永不衰败。这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之魂。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人的可悲在于一旦集团提出号召，便不问为什么而积极响应，太平洋战争日本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反思。

我说，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我们把二战归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归结为捍卫民族存亡的正义之战。作为被侵略者，我们崇尚的是另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喋血精神。无论日本的民族精神多么完美，对于被侵略国家来说都无异于恶魔一样的灾难。在死去一个十九岁的山田的时候，中国正有成千上万个十九岁的青年在日本的枪口下死去，与眼前山田的十九岁相比，我看重的是那颗令他致命的子弹。

西垣说，为政焉用杀，这是我当时的反战思想。我驻防临州的时候还教过当地小孩学文化，送给他们石板、石笔，那都

是些很聪明的孩子。我是学教育出身，教育者的责任心驱使我承担起这个义务，人不能没有文化。

我说：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你的思想不是反战，是换一种方式的侵略，在刺刀尖上装上一串花环，再微笑着把刀刺入人的胸膛。比起眼前的山田来，你更可怕，进行武装侵略的同时还进行着文化侵略。

谈话是不愉快的。

### 三

在临州的当铺旧址前，我展开了西垣秀次的图示，展开了五十年前一个鬼子少佐的记忆。按图索骥，这里该是过去的当铺，是西垣设计的寻找史国章的切入口。我极其明白，保安队长史国章逃得过国民党的清查却逃不过共产党的镇反，纵然都成漏网之鱼，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在等着他，幸存的机会几乎为零。当然也有一种存活可能：除非他是共产党。在西垣委托我寻找史国章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他寻觅史国章的动机不能理解。在战争中沆瀣一气的鬼子与汉奸，如今要携手共叙“友情”，我国政府不会熟视无睹，当地百姓不会不说三道四，当年被害人的亲属不能不义愤填膺。西垣说，这正是他不愿自己出面的原因，他找史国章是出于个人感情，私人友谊，史国章于他编撰的“华北陆军作战史”太重要了，找不着史国章找到他的亲人也行，比如妻子什么的。

我说鬼子找汉奸这件事本身就让人恶心。

西垣说有些事在寻找史国章的过程或许可以搞清，寻找的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作为朋友，他敬仰史国章，他欠了史国

章的人情。

我说你们的关系是狼与狈的关系……

院子很深，盖满了小厨房、小棚子之类，只让人想起曲径通幽、山回路转这些旅游方面的词来。

一个胖男人，在公用自来水边的躺椅上打呼噜，脚边的小凳上放着罐头瓶改作的茶杯，那里面黄醅醅一瓶浓茶。在这闷热的午后，这杯茶充满了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一走近，那鼾声戛然而止，一个极清醒的声音问我，找谁？我说找姓刘的。他说这院里姓刘的有七家。我说找最老的刘姓住户。他说他就是刘姓最老住户，~~是~~是~~刘~~刘姓搬进来的，全院再没有比他住得更长的了。我问~~是~~是~~刘~~刘姓以前这院的住户在哪里，他说~~是~~是~~刘~~刘姓以前这儿是粮食仓库。我问在之前呢？他说还是粮库。我说再早是当铺。他很诧异，说，当铺，我住了三十多年，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我问他有没有人知道临州的老事儿，他想了半天，说庙后街程士元那个老东西兴许知道，十几年前小学校曾让他去做阶级仇民族恨的报告，他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没说几句就让人给架下来了，犯了心脏病。胖子一边说一边审视着我，说，你大概是港台同胞吧，来临州认亲？我说我在这儿没亲，他噢了一声，说，我们这块地界解放前特别保守，守着华北大平原，吃喝不愁，所以多不愿外出谋生，要说海外关系，谁家也摊不上。但这儿的人头脑灵活，别的不出，专出汉奸，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话你可能听说过。

我笑了，这位闲得发慌的胖子巴不得有人跟他闲聊。

我问，说到汉奸，你知道这儿过去有个叫史国章的？

他说，史国章，没听说过。

我问，日本鬼子西垣秀次呢？

他说，日本人投降那年我才两岁。

他突然直起身来说，你是日本人！

我说不是。

他不信，说，别看你中国话说这么好，打你一进院子我就看出来，你身上带着东洋味儿，跟合资企业里那些日本娘们儿有点儿像。

我说我真不是日本人，我有个叔父，是八路，抗战的时候就牺牲在这个地区，我来临州是了解那个时期的一些事情。

胖子说真是日本人也用不着隐瞒，现在的临州人都是见过世面的，光外资企业就有几家，街上常见洋人走动，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往外资企业里钻，那儿挣钱多。

我说，~~是陈年~~缘月，日本人血洗临州，这儿发生过大血案。

胖子说，那都是陈年往事了，死的是死了，活着的也还活着，人么，得向前看。现在讲友好了，不计前嫌了，谁都知道“东芝”冰箱好，“松下”彩电鲜亮，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杀了我们的人就不看他们的电视，不使他们的冰箱。

我说过去的事还有人记得吗？

胖子说，怎么不记得，城南有纪念碑，上头都刻着哩，名字一排排的，每年清明节学校的学生都敲着鼓吹着号去献花圈。

他说得没错，对于死难的人这里每年都给以祭奠，但这样沉重的事情从胖子的嘴里轻松快捷地谈出，总让人觉得其中少了些什么。

我提出看看西跨院的南套间，那里是史国章与老多儿的幽会之所，也是西垣秀次与史国章进行各种肮脏勾当的密谋之地。这个地点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

胖子说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他说南套间住着一对新婚夫

妇，家具电器十分新潮，他领着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窥探房间，万一出了问题他脱不了干系。

我说你这人真是，刚才把我当成日本人，这会儿又把我想成是盗窃集团踩道的，想象力之丰富该去当作家。

胖子说你不知道，如今处处得设防，保不齐哪儿就是个陷阱，咕咚一下就让你掉下去了。

我问他西跨院有没有井。

胖子说有。

我又问有没有树，枣树。

胖子说没有。

我说只是看看房子，看看院子，没别的意思。

胖子这才爽快地把我领进了西跨院。

#### 四

在东京的时候我访问过板桥区大浪町一名叫松村武的老人，为了找到他，我费了很多周折，最后还是靠医疗保险的档案帮了忙，使我得以在大浪町这个偏僻小巷与他相见。

他参预过临州城报复性大屠杀。

日本人以几个军团合击涉县，扑空之后，恼怒难耐的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第二天即以恶虎扑羊之势直抵临州，使原本已陷敌手、气息奄奄的临州小城又一次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浩劫和蹂躏。

临州城内火光冲天，尸横遍地。

松村说，他在临州是第一次杀人，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无论有多么好听的理由，都掩盖不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他把临州城的屠杀讲给他的小

孙子和日本年轻人听，竟没人相信温文尔雅、礼貌周全的日本人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松村努力解释，说的确是事实，年轻人总认为他臆想成分太多，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见到松村时他如遇到知音，反复跟我说他厌恶战争，厌恶那些煽动日本人民走向生命绝谷的战争贩子。松村对五十多年前的事深深谢罪，他说，不管国家态度如何，他自己要有所表示。他让孙子把他由轮椅上艰难地扶下来，跪在榻榻米上，将一颗白发苍苍的头深深地伏下去，久久没有抬起来。那孙子，亦如他的祖父，跪着，却是一脸茫然。

我的录音机里记下了老人有关临州的回忆。

……到中国临州作战，我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是由横滨上船直到大连，然后补充到华北战场上去的。那天是傍晚进入临州城的，老百姓以为驻扎的日本人又回来了，并未介意。真正采取行动是第二天上午，即缘月源日人们快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点了几处房子，放了枪，挨门挨户进行搜查，城里就开始乱了。……我跟木村、畑俊冲进一家大院，院子很大，很深，围墙也很高，里面的布局由于陌生而令人恐怖。我端着枪乱放，木村笑我，他是上士，级别比我高。……在西跨院的一间小屋里我们找到了十几个中国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女人的脸上都抹了灰。……男人中一个留小胡子、穿长袍的向我跪了下来，说了一些大概是求饶的话，内中还夹着一些日语单词。他的小胡子上沾了草棍儿，样子很滑稽，我正要笑，只听啾的一声，木村已将他的头砍下，黏稠的血溅了我一身一脸，又热又腥。我擦着脸上的血，望着木村，不知该干什么。木村说快动手！说着又端着刺刀向一中年男子的

胸膛刺去。那男的一声不吭倒在水缸边，一个老年妇女扑到男子身上，嚎啕大哭，看样那是她儿子。我想我得干点什么，不能老愣在这里，否则我会被木村送军纪处。我揪着老妇人的发髻使她的头仰起来，在那张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脸上狠狠抽了一掌。她却一张嘴咬住了我，咬得非常用力，我体会到了臂上肉与肉在牙齿的切割下正在分离的奇怪感觉。木村冲着那张弯曲、苍老的后背开了一枪，老妇人的牙齿渐渐变得无力，最后歪倒在她儿子的身上。木村让我在她的尸体上再刺一刀，以解方才之恨，我的刀扎下去时很犹豫，扎在她的肋骨上，刀尖被顶偏，将那沾血的衣服划了长长一道口子。为此，木村当着那些中国人的面狠狠地抽了我十几个耳光，我觉着很丢人……一个小男孩，抱着他母亲的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双明亮的眼毫不掩饰他内心的仇恨。我想，我也必须洗掉方才木村上士在这孩子心中给我带来的耻辱，于是我用刀向孩子那一双眼睛挑过去，孩子倒下了，他的母亲仍旧站着，脸上满是绝望。……木村让畑俊从外面的井里汲来水，向孩子的母亲和站在她身后的另一女人泼去，烟灰霎时退去，女人们显出了惊人的美丽。木村指着后面背后垂着一条粗辫子的女人说那是中国处女的标志，话没说完，畑俊就扑了过去，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木村制止了畑俊正要干的事情，将屋里的人全部赶到院中。裸体的处女夹在人群中，那个死了孩子的年轻妇人用胳膊护住她，她们长得很相像。两个女人被拉出人群，另一个的衣服也被迫脱光，木村让我把剩下的人处理了，他对畑俊说，那个年纪大的是你的了，说罢畑俊还没动手，他已将那个梳辫子的推倒在砖地上……我转过身来对付这手无寸铁的一群中国人。我

不知该怎样处决他们，我不想动刀动枪，但我也不能让他们活下去，这是命令。西墙下有一口井，我把他们押到井边，让他们一个接一个跳下去。第一个跳下去的是个十几岁的青年，在他走向井台的时候突然来了个九十度转弯，以飞快的速度奔向我，企图卡我的脖子。幸亏我有防备，我用刀砍断了他伸过来的手，那只手划着弧线飞起，砸在姿势丑陋的木村身上，木村回身打了一枪，青年人的脑袋马上崩裂，红的白的，放射开来……在我的威逼下最后一个人跳了下去。我惊奇地发现，所有跳下去的人都闭着眼睛，没有人啼哭，没有人求饶……井边再没有中国人站立，我探出身子向井里望，里面黑洞洞的，有哗哗的水声，一股无名的恐惧向我袭来，我向水里猛开了一阵枪，水中终于平静，水面已变得鲜红……木村他们也已完事，两人的身上都沾满了女人的血。一个女人已经咽气，她的阴道里插着烟俊的刺刀。另一个也已无形，她的两个乳房被割下，挑在木村的枪尖上。那女人还在蠕动，被我照着胸膛打了一枪……我杀了十一个人。

我在访问中问过松村武，他们在临州究竟要搜捕什么人。他说他也不知道，对一般士兵来说，这样的搜捕就意味着开杀戒，见谁杀谁，逮谁并不重要。我还问过大院的具体位置，他说记不清了，他连临州在哪儿都记不清了。我问他是否认识西垣秀次，他说不知道。我说西垣是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松村说那就是“北特警”的人了，更不会认识，北特警在涉县围剿以后立即受到了改编，那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西跨院不算大，一间南房实际是大院南房的延伸套间，门上挂着一把很大的锁。西墙根有井，上面盖着沉重的水泥井

盖，墙底长着数根细草，壁上生了一片苔藓。白云苍狗，地远天差，一切都变了模样。然而细观墙上那些棱角已失的凹陷，辨认出竟为当年狰狞可怖的弹痕时，便让人在静谧中嗅出了昔日的血腥，看到了游荡在小院中的一个个无辜冤魂。

我掀了掀井盖，太重，向胖子请求援助，他找来根铁棍，三下两下就把井盖移开了。几颗头凑在一起朝下望。这视觉角度当是五十二年前松村武的视觉角度，未见鲜红的井水，只见破烂的垃圾。井不深，最多不过三米，亦无水，想必是后来有人用土填过。大家对井里的内容都很失望。

退后几步，我掏出相机，拍了几张老屋与水井的照片，然后走出了旧当铺的大门。我再一次回望那神秘与苍凉，两个鬼子对它的不同经历和感觉使人除了感到诧异外更感到了岁月隐隐发生的裂变和由此产生的一片空空荡荡的冷清以及相距相隔的陌生。

## 五

程士元的家在很背的一条小巷里。迈进程家的小院，见一个女人在树下拐线，“工”字型的木框在她手里灵活地拐来拐去，那些细棉线便有条不紊地缠绕在了上面，她像是在耍杂技。她先跟我打招呼，很熟稔的，问我吃了没有。我想现在已是下午，她问的想必是中午饭，就说吃了。我问是不是程士元老先生的家，她说没错，并转过身去从壶里给我倒了一碗茶。我问她弄这些线做什么用，她说织布。这时我才听见西屋的织布机一直在啵啵啵地响。女人说那是她婆婆在织，她婆婆两天就能织一匹布，快手哩。我问她织这些粗布做什么用，她突然停止了拐线问我：你不是外贸上来验布的？我说不是，她的脸

就有些冷。

我说，我来找程士元。

她说，程士元是她公公，中午喝了点酒，正睡午觉，怕一时半晌醒不了。

我说，那我就等。

太阳偏西，北屋门帘一动，有个老头从里面走出来。女人说，爸，有人找你。

程士元问，打哪儿来？

我赶紧接上说，打日本。

程士元走下台阶问，有事？

我说打听一个人，史国章。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汉奸，早死了。

我说，那就给我讲讲史国章的事。

程士元说，敢情日本也搞内查外调哇。

我把西垣秀次给我的银筷子拿出来让程士元看，我说，这个日本人天天吃饭用这双筷子，用了五十年了，他很看重送筷子的这个人。

程士元把筷子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这是一双民间使用的普通银筷子，一头尖，一头方，用链子连着，方的一端一支上刻着：警备队少佐西垣秀次；另一支上刻着：河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程士元看了半天筷子说，不错，这是赵寿祥的手艺，他打的银器都有记号。说着老汉指给我看，在筷子的方形尖端有两个相套的双圆印痕。程士元又走进西屋，将下老伴手上的镯拿出来给我看，镯的内侧也有双圆印痕。程士元说，筷子是赵银匠所制无疑，是出自临州的物件，看来鬼子没有妄说。

我问史国章死于何时何地。

程士元说，~~1945~~1945年缘月被日本人杀死在涉县城隍庙，死法很特殊，是用刀刚了的。

我问他是否搞错。

他说没有。

我问当时在城隍庙杀了几人。

程士元说凌迟者只有史国章一人。

我问史国章有无后代。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外乡人，来无踪去无影，无根无基，有后代也无人查找。

我问史国章的死可有凭证。

程士元说死人要何凭证，那年月死的多了，上哪儿要凭证去？找谁要凭证去？

我说史国章死得蹊跷。

程士元说死便死了，有何蹊跷。

我说史国章是汉奸，鬼子将汉奸凌迟处死，不合情理。

程士元说日本人向来不讲情理，缘月~~1945~~1945日临州近千无辜者死于一旦，之中有什么情理。

我说鬼子为什么要杀汉奸？

程士元说鬼子为什么不能杀汉奸，狗与狗之间的事用人的道理没法解释。

谈及五十多年前的那场屠杀，程士元很激动。他说那天是农历四月十一，是他舅爷的生日，他先一天随母亲回娘家祝寿，这才幸免于难。听说临城发生变故，当日不敢回家，三天过后随着母亲跌跌撞撞赶回临州，临州已面目皆非，除了焦土便是血腥。街上触目皆是尸体，斩去手脚的，砍作两截的，无首的，穿胸的，横七竖八倒卧在血泊中。当铺的台阶上齐刷刷摆了二三十个，几排人头，地上的血有寸厚……在那场灾难

中，除了他与母亲幸存，全家十七口，全部遇难。

我问当铺掌柜刘三连一家是否也在其中。

程士元说当然未能幸免。

我问其中可有刘家大少奶奶的妹子老多儿。

程士元说刘家大少奶奶是由南边嫁过来的，没听说过有妹子。

我说他应该知道赵庄的老多儿。

程士元说老多儿是美人儿，临州出事以后也再没人见过她，下落不明。

我问他知不知道日本人西垣秀次。

他说日本人的事避之惟恐不及，哪敢问什么姓名。

问及学日语的情况，程士元说他至今能读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当时因为怕杀头，所以记得特别牢。说着指着我挎包上的假名准确地读出了发音，语音的标准显系日人所教，不容置疑。

我问当时可否不学。

程士元说孩子不学大人便会拉进日本人的地方挨打，拉人者都是保安队一伙。后来看鬼子对小孩确无恶意，大家也松了心，街上梆子一敲，各家孩子就去当铺集合，在刘三连家的大厅里等着日本教官来讲课，讲课前先给孔子像鞠躬，再唱一首叫“洒库拉”（樱花）的歌。

我问他教日语的鬼子什么模样。

他说小白脸，瘦高个，留仁丹胡，戴眼镜，跟电影《地雷战》里偷地雷的那个差不多。

我取出西垣秀次的照片让程士元辨认，程士元不敢肯定，一会儿说像，一会儿说不像。

我问是不是每回都在当铺里学。

程士元说每回都在那儿学。

我问他在那儿见没见过史国章和老多儿。

他说史国章倒是常见，但没见过老多儿。

我想，这一定是西垣经常进入当铺的原因之一。在这里，他、史国章、老多儿之间准有过什么事情，他说过，史国章于他编撰的“华北陆军作战史”太重要了，从他绘制当铺图形的准确无误来推断，这个地点与史国章有着同样举足重轻的地位。但是临州人经过了那场血腥屠杀元气大伤，历史在这里演出了惊天动地、喋血饮恨的一幕之后立即沉默，将许许多多不解之谜统统淹没在血的下面，任它凝结、干枯，又随风吹散。而今，捕捉这散落的信息恰如捕捉那不定的风，难以抓得准了，即便抓住一星半点也是飘飘荡荡、恍恍惚忽的迷茫，只会把人搞得越发糊涂。

我要了解史国章的劣迹。

程士元说，史国章干的坏事当与保安队连在一块儿，那个人的脸老是青的，从没见过他的笑模样。当然，保安队长也用不着跟老百姓笑，他笑了准没好事，所以还是不笑的好。又说，刘家集上杀过两个八路，是保安队干的；逼王二憨上吊也是保安队干的；给鬼子抓伏是保安队干的；强奸赵庄、刘家集的女人们好像也是保安队的事。每回鬼子下去清剿，跑在前头的都是保安队……

程士元的儿媳妇对保安队、对史国章都没兴趣，直着嗓子喊程士元去吃饭，逐客的意思是明显的。受一种恶作剧心理的驱使，我压低了声音对程士元说：鬼子西垣秀次让我来找史国章，想给史家后人一大笔日元呢！

程士元立即喊道，这钱太脏！

儿媳妇在那边接碴儿了，爹，现在都讲战争赔偿呢，韩国

的慰安妇在电视上张嘴就要数千万，日本人照样得掏腰包。咱们临州人也该要求赔偿，现在飞机失事了飞机场还给赔钱呢，更何况那是有意杀人，咱那么多亲人白死啦？国家不好张口，个人可以张口，咱家一下死了十七口，杀人赔钱，理所当然。

程士元说，你别在这儿瞎搅和，这是两码事，这回是鬼子要给汉奸赔钱。

儿媳妇说，谁给，给谁都一样。

## 六

日本人寻找史国章的事像风一样在临州传播开来。

我在街上走，总有人指指点点，令人很不自在。我想我是该走了，史国章的下落已搞清楚，再没有什么可待在这里的理由，就到车站买了明天早晨去北京的车票。看票面的日期是缘月缘日，那么今天该是缘月缘日，是临州的祭日。

街上的人很平静，已经没有谁能想起来五十二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过什么，浸过血的街道照旧淌着血迹，那是自由市场浸鸡杀鸭、剖鱼挖腮的附带，小贩们用水将血冲过，那水便变成了粉红，沿着路沿缓缓流淌，带着一股繁华欢快的腥……

我在市场上买了几个硕大的白杏，用塑料兜装了，回到旅社。

有一男一女在房门前等候，他们怯怯地说是史国章的后代。

让进屋里，彼此落了坐，对方又迟迟不开口。我很不礼貌地看了几回手表，终于在男人的鼓动下，女的张嘴说话了，说史国章是她的祖父，她是史国章的孙女，叫葛小利。

我吃着杏，听葛小利讲述着一个很落套的、听开头便知结

尾的故事。明天早晨就要离开临州，对昔日那些搞不清的关系我已无意搞清，那个复杂的连环套圈已经锈死，无从摘解，它毕竟不属于这个年代。

倒有人愿意往圈里钻。

这名叫葛小利的女子穿着艳丽的杏黄衫，遮住前额的浓密留海使人猜不准她的年龄。在她讲述与史国章种种瓜葛的时候，那男的在一边不住补充。我问他是谁，他说是葛小利的丈夫。

葛小利说他父亲 ~~是~~ 1957年由河北宝坻来此寻觅祖父，人说史国章是汉奸，且已不在人世，便没敢声张，由此入赘临州葛家，成为临州一员，再不提史国章之事。

我把这一切当成小说来听，因为我不相信在“给一大笔日元”的诱惑下会找来什么真的后代。

尽管葛小利的言辞杂乱无章，但她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某些思路进行重新设定。

这就是关于银匠赵寿祥的事情。赵银匠是临州血案的幸存者之一，~~是~~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被聘为临州冶炼指挥部的技术指导。以熔银方法来炼钢，尽管赵寿祥使出了浑身解数，终未能使全城的铁锅由那两口土高炉里掏出来，终以“破坏大炼钢铁”为名被戴上反坏帽子，负责清理城内各户粪坑。同操粪业的还有葛小利的父亲，他倒并非是由于保安队长“老子”的缘故，他的罪名是“历史不清”，原因是河北宝坻方面给他开具不出任何是哪里人的证明，他究竟是打哪儿来的竟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了，这样的人自然是坏分子无疑。掏粪的工作伸缩量非常之大，剩半坑也是掏了，全掏净也是掏了，更多的时间是靠在厕所外向阳的墙根抽烟聊天，于是葛入赘与赵银匠的友谊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谈话内容也自然离不开粪类，

离不开厕所。赵银匠说他一辈子上无数回厕所，都很一般，只有一回让他眼界大开，终生难忘。这就牵扯到 1958 年 8 月 15 日，那天赵银匠拿着打好的一副银筷子去保安队找史国章，进了保安队大门见史国章正在院子里给各乡乡长训话，说是端午节快到了，让各乡筹措五百斤白面，一口肥猪，二百斤鲜菜，犒劳皇军。各乡乡长在下面发牢骚，表示有困难，史国章伸手就朝树上打了一枪，说既然有困难白面就由五百斤加到六百斤，猪由一头加到两头。各乡长都不敢再说什么，怕再说又往上加。赵银匠说史国章治人真办法，看情景他这筷子的手工钱是收不回来了。令他遗憾的是筷子本身倒没什么，难就难在上头的那些字上，那是他花了几个晚上才搞出来的，很不容易。乡长们回去了，赵银匠将筷子给了史国章，眼见着史国章揣着筷子进了保安队集聚的大屋。历史的巧合往往巧得让人难以置信，正转身朝外走的赵银匠忽然感到内急，刻不容缓的内急。依他的本意是赶回家去，从从容容地解决问题，然而倒海翻江的肚子与他的想法相违，他不得不捂着肚子闪进了保安队大院东南角用秫秸围出的厕所。赵银匠说他的裤子刚褪下，鬼子们就气势汹汹地进来了，让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正屋，包括做饭的老刘。保安队员们都莫名其妙，不知鬼子要搞什么名堂，及至看见鬼子往屋里洒汽油才如梦方醒。保安队员多不是省油的灯，当下就有人吆喝着往外冲。外头鬼子早架好了机枪，出来几个扫倒几个。后来火烧起来了，往外跑的全打死在门口，没跑的都烧死在屋里。赵银匠在厕所里，透过秫秸的缝隙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吓得大气不敢出。所幸那天收拾保安队大院的鬼子没有一个光顾厕所的，否则也没有他以后“破坏大炼钢铁”这一说了。赵银匠说他这辈子就是得了厕所的济，即便公家不让他掏茅房他也要主动要求掏茅房，以报此救命大恩。

葛入赘说赵银匠大难不死定有后福，日后准还有好日子过。赵银匠说他还有十年红运要走，命里八字都排着呢。就在赵银匠说过此话的第二天，老汉背着装满粪便的木桶正要站起，却身子一歪滑了下去，送往医院，已然气绝，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

葛小利至少向我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史国章在 1958 年缘月 15 日上午已同他的保安队员亡命在他的队部中，这一切有银匠赵寿祥作证。这段历史不可能出自葛小利的编撰，她没有这个水平。问题在于，如果史国章毙命于保安队部，那么银匠送来的筷子又何以到西垣秀次之手？也就是说西垣在保安队全部丧生火海之后与史国章仍有过接触，这实在的让人费解了。

西垣秀次向我隐瞒了什么。

我的跑神引起了葛小利丈夫的不满，他在等我回答问题。

我让他把话再重复一遍，他说钱他们不想要，他们夫妇要去日本留学。我问留什么学，他说留什么都成，只要对方肯赞助。我说你们连进幼儿园都不成，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会说日语呢。男的就说我挖苦人，态度不友好，是地道的汉奸作风。我想笑，刚才还死乞白赖承认自己是汉奸孙子，一转脸又把汉奸帽子扣了过来，变换之迅速，如打网球一般。葛小利较她的丈夫冷静，向我索要西垣的地址。我说她的证据不充分，依着她这种扯法我可以说我是美国克林顿的姑妈是中国秦始皇的姨姥姥。葛小利想了一想，从包里摸出一块小木头章子，说是她祖父留下的。我看那章子油腻腻地发暗，倒像个年代久远的物件儿。葛小利拿过桌上的台历在上面印，使了半天劲，台历上没有痕迹。我拿过印章，看那印面的残存印泥已经干透，发黑，这个当年不离主人左右，以显示身份和权利的小木块如今冷落

得让人不屑一顾了。我冲着印面哈气，以图通过温热软化那干硬了数十年的印泥，以便再现旧日的图形。

我的努力是徒劳的。红色的缘月 员源日星期日下面依旧是一片苍白。

葛小利丈夫说得去找印泥。他拿着木章跑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葛小利和我。

她说你不相信我。

我说我谁都信，只要你拿出充分证据。

她说我看得出你不相信。

我说史国章是汉奸。

她说知道。

我说西垣秀次是鬼子。

她说知道。

我说你们通过汉奸的渠道去找鬼子，接受鬼子的馈赠，不怕别人有看法，尤其在这有过血案的临州。

她说这是老辈的事情，老辈的恩怨老辈去了结，我们不能替老辈背黑锅，替老辈偿还民族恨一类的债务。

我说没有还债的责任却有受惠的权利，你这个葛小利啊，想把便宜往完里沾呢。

她说你这人说话太刻薄，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是鬼子找汉奸，不是汉奸找鬼子。

我说当然，问题是出现了冒牌汉奸，连这东西都有假冒伪劣产品。

葛小利的丈夫举着章进来了，说是跑了大半条街才在卖筐笼的土产店里找到红印泥，他是沾饱了才回来的。说着在台历上使劲地砸了下去。

我看着半截章子连同手指均被染成红色，已料想出会砸出

一种什么效果。果然，印章抬起，竟将那页台历也沾下来，揭开来看，是一片模糊，正如史国章本人。

男的说再来！又啪啪啪一连几下。终于纸上显出几个羞怯怯的小字，细看是：

刘国良。

都无话可说，只那男的仍坚持那篆字就是史国章。

我站起身准备送客了。

葛小利临出门又转过身来说可否向西垣那边通融一下。

望着被风吹落到地上的缘月 缘日红色台历，望着上面如血的印痕，我说何苦。

## 七

在临州火车站，被一干部模样的在站台上拦住，说是姓张，受有关部门之托前来送行。从谈话中可以感到，老张对我在临州的活动已了如指掌。他说因知道得晚，招待不周，又说临州的敌伪档案有限，“文革”时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已荡然无存。昨晚上级已责他查过旧县志，有关史国章情况竟无只字记载。如若时间宽裕，他可陪我去地区查档，或许能有线索。

我说一区区汉奸，何需兴师动众，不过是某鬼子一时心血来潮想翻旧账罢了。

开车铃响，我登上车。老张变戏法儿般变出两大兜土特产来，其中有酒。老张没头没脑地塞给我，我说这是怎么说，老张说东西不值钱都是临州的产品，一包给你，一包给鬼子，让鬼子品品临州的老味儿，或许怀旧情绪难抑，想来临州投资办厂什么的也未可知。如若那样，临州将为他大开方便之门。

火车开动，我抱着两大包东西站立不稳地倚在两车连接

处。

老张在下面热烈地挥手道别，一再叮嘱请再来！好像我们是熟识已久的朋友。

我总觉着有什么遗漏，火车开出两站地，我才猛然醒悟忘了问一件大事：我叔父的下落。

## 八

回到东京，我没有急于见西垣秀次，而是一头扎进了资料室，我要在 1937 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变化中寻出解决谜团的蛛丝马迹。

宽大的资料室里，除了空调机的嗡嗡声就是我翻阅纸页的声音，年老的女资料员尽职尽责地陪伴着我，不声不响地坐在房间的一隅。

有时她会走过来，善意地冲我一笑，在我桌前放一碗冰镇的麦茶，有时她会提醒我该下班了，查找半截的资料她可代为保存。我看表，时间已超过四十分钟，便满是歉意地赶紧收拾摊子。

华北肃正作战是日军在中国的重要战场之一，由于涉及地区广阔，兵力复杂、分散，参战部队的番号和任务变换频繁，资料十分零碎，查阅十分困难。西垣秀次所在的华北派遣宪兵队又称华北特别警备队，人称“北特警”，司令官为野音二郎。这是一支“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的特工部队”，所选人员都是日军各部精英，总部设有“特高课”从事谍报工作。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一份“肃正作战”前的会议纪要，会议上明确指出“共产党、八路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提出“只有打破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共

产党组织，才是华北治安肃正作战的根本”。为完成这个战略目标，除各宪兵队分队组成情报网以外，还将一批宪兵配属一线兵团，分布于占领区二百多个县城和三百多处主要据点，与情报网随时保持密切联系。具体措施一二三四……部署之严密足令“立足于军政党民的共产党组织”插翅难逃。

但是严密布局下的庞大作战结局竟然出现了“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的少量遗弃物资”这一戏剧性结局，这无异于给北特警、特高课们脸上抹了几道滑稽的油彩，使前面的一切行动都变得毫无意义，变得做戏般的假模假式。如一只窥探猎物已久的虎，兜了无数个圈子终向猎物扑去时，才发现那只是一个散着猎物体温的空巢。恼怒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必要的报复外，在 1941 年 10 月 10 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陆甲第 100 号命令，改变北特警的编制，由原来的 1000 人减为 400 人。这次大清洗，临州的北特警人员无一人留用，除了西垣秀次以外。

改编后的北特警如一只凶狠暴戾的豺狼，以其精瘦的身材，锋利的牙齿，再次扑向晋察冀的共产党八路军。据日本资料记载，从 1941 年 10 月 10 日至 1942 年 12 月 31 日，北特警进行了一期作战，杀死共产党及抗日人员 1000 人，拘捕 1000 人。

1941 年 10 月“肃正作战”情报的泄漏是显而易见的。日军采取临州为报复点，将临州百姓，甚至为日本人做事的保安队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格杀勿论，自有着他的目的。

史国章究竟为何人？

西垣秀次是个怎样的角色？

我在翻阅材料之后打了问号。

我给西垣打电话，他夫人接的，说西垣于一周前犯心脏病

住进了医院，现在病情已基本稳定，为保持心情平静，严格控制人员探视，以防发生意外。我让她转告西垣，说我已由河北返回。

星期六下午没事，坐地铁到大浪町去看松村武。

将当铺西跨院的照片拿给他看，他拿照片的手有些抖，说地点没错，就是这里。那时这间屋没有玻璃窗和粉窗帘，是一律的木格窗，窗棂上糊着白纸……井的位置也对，不同的是井口小了许多，也没了井台。

松村将枯井的照片端端正正摆放在佛坛祖先的灵位旁边，献上一杯清茶，焚香击磬，双手合十，默默地悼念了许久。

他的孙子恰巧从厅前走过，被喊进来，松村叫他看照片，说井水中有九条中国人的生命，都是爷爷杀的。这笔债务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也永远不会忘记，也希望他的孙子不要忘记。这张照片将放在祖宗灵位旁，日日供奉，直至子孙后代。

## 九

第二天便接到西垣电话，要急于见我，时间订在下午两点半。

在东京秋叶原车站吃完午饭时间还早，我坐在附近的吃茶店喝咖啡，无聊地看着从窗外走过的行人。男的，女的，美的，丑的，一二三四……数到二百多人时我已经很不耐烦，细想，尚不及“华北肃正作战”中中国人被杀的二百分之一。

狗日的鬼子们！

在品川的医院里，我见到了西垣秀次。将河北老张送的土特产一一由包内掏出。

西垣将每件东西都看得很仔细，他最中意的是一种装在黑

色草篓里的咸菜，他说多年不见了，还是这个样子，连口上系的麻绳，盖的红纸都没有变。

我说临州可是变了，变得现代化了，路宽了，房高了，人也洋了。我把在临州拍的照片拿给他看，他不住地摇头，说不是临州，不是临州。我从中挑出当铺的照片让他辨认。

他肯定地说，你搞错了，我从没到过这样的地方。

我说这是临州惟一的当铺旧址，不会错。

西垣又看照片，夫人也过来看照片。

西垣问，史国章——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倒要问你。

西垣避开我的目光，沉默了半晌说，叶桑你是个厉害的人。我知道你去河北的结局就是如此。

西垣示意让他的夫人出去，看那女人轻轻带上门，他才对我说，从在研究所第一天看见你，我就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

我说我想听实话。

西垣说，你知道我的病情吗？三度心衰，经不起任何冲击了。

我说讲出来你的心里就没压力了，不是冲击，是释放，你会像正常人一样健康。

他说他也这么想过，但他不能够，因为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有着自己的道德忠义观念。他说，战争中他是远支队少佐军官，驻扎河北临州，专门搜集八路情报工作。情报的提供者是史国章和几个联络小组。他常去刘三连的当铺找史国章，在那里也认识了老多儿，那个美丽无比的中国女人。老多儿梳着一条长辫子，未开言先露笑，他觉着就是古诗里罗敷女的化身，典型的中国古典美，他为此而倾倒。每回见了老多儿，都身不由己地颤抖，紧张，不知该干些什么。搁别的日本人，或许会

毫不费力地占有了这个女人，但他不行，汉学世家出身的他深谙儒家的礼教规范，他不愿破坏眼前这个美好的物件如同不愿打碎一枚精美的玉盏。史国章与老多儿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凭多年的特工经验，在史国章身上嗅出了只有他和史国章本人才知道的味道。史国章送来的情报千真万确的准确，几乎没有过失误，但日本人又从中沾不上任何的便宜，这是史国章欠高明的地方，以史国章的精明和他相比，略差一畴。

他之所以佯装不知，是因为他对这场战争的反感和厌恶，汉学精深的他对特高课也许是个工具，是难以寻觅的高参，但他毕竟是儒教文化的追崇者，这使得他有了明显的两面性。在执行任务时他无限忠于大日本帝国，忠于天皇，然而在内心的深处他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日本的儒家文化作了认真比较。他认为，日本虽然也划入“儒家文化圈”内，却并没有理解儒教文化的实质。中国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作为重要美德，以“仁”作为统治国家的原则，待人处世的根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仁”是一个至高无上不可亵渎的字眼。而日本则将孔孟之道走歪了，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的是他们将“忠”提到了道德的首位，儒家的以不违背仁而奉君，在日本则成了“以忠君而献身”，与忠相应而生的是勇，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日本的“忠勇”思想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战争的掀起，美其名曰为天皇陛下而战，为东亚共荣而战，为圣战而战，然而却不知“刑罚不足以畏其志，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就连那独崇酷刑的韩非也知“世有三亡，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日本之举，貌似勇猛，其实必败无疑，“华北肃正作战”本身实则已显露出日军色厉内荏和穷兵黩武、孤注一掷的艰难。

在一个庸懒的午后，他放了在大厅学日语的孩子们，自己慢悠悠踱到西跨院，老多儿正在井台前洗衣裳，一双粉嫩的手在水里搓来揉去，这个美丽无比的中国女人，竟把他看得有些灵魂出窍。老多儿看见西垣，微微一笑，站起身闪出小院，再不露面，一会儿史国章进来了，把他让进套间。他坐在套间的南炕上，脑子里翻腾的还是老多儿。老多儿的脸很美，洗衣服的姿势也很美，美人谁见了谁为之销魂，孔圣人也喜欢美女呢，“有美玉如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何况他一凡夫俗子。

在等待老多儿给他上茶的空间，他想应该为老多儿说点儿什么，于是鬼使神差，他讲了不日将去涉县的话。在他的思维深处，也是有意将这一情报透露给史国章，他的心里，已清楚不过地明白史国章会以最快速度将这一消息传递给某一组织。

他有意无意地说，史国章有意无意地听，谁都知道，彼此的精神都在高度集中，双方的额上都渗出了细细的汗。老多儿端来茶水的时候明显地感到了气氛的不正常，她看到西垣的脸色有些苍白，看到史国章端茶杯的手微微有些发颤，也就是说在几分钟之内，这间小跨院的套间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重要事情。

围剿涉县的失败已在西垣秀次的意料之中，在到达涉县的第二天，大扫荡情报是由临州保安队传递给八路的消息也传到他耳中。为此，日本人对临州采取了残酷报复措施，使临州保安队在一个上午便全队覆灭。

史国章成了漏网之鱼，或许是赵银匠记忆的错误，或许是史国章在危急时刻得以脱身，总之，在临州大劫之后，史国章还活着。

特高课方面对情报的泄露开始追查，史国章的存在对西垣

秀次构成了明显的威胁。西垣秀次以“朋友”之名将隐匿起来的史国章约到刘各庄，借机予以逮捕，押到涉县。

在临去涉县之前，西垣与史国章在刘各庄的一间小屋里有过一次谈话。

西垣说，知道我会逮你，为什么还来。

史国章说，为了让你彻底安心。

西垣说，你得死。

史国章说，我知道。

西垣说，我本来可以让你在八路那边英雄一般地待下去，但那样一来，人们就会知道是北特警的西垣秀次把作战情况透露给共产党，共产党那边会很感激地为我严守秘密，这是我所不愿意的。关于在西套间的谈话内容你已报告给了你们的人，现在我想知道，关于具体谈话对象你是否已经报告给了你的组织。

史国章说，话是由人传过去的，为保护提供消息者的安全，他没有跟传话人谈及消息的来源。所以，八路军方面至今只知情报而不知渠道。

西垣说，如此甚好。这件事除了你我两个人，再没人知道，你一死，这个谜我将保存到永远。

史国章说，我知道你会这么做。我本可以不来，但那样，特高课会一直追查下去，难保你不受牵连，你毕竟为中国人做了件事。

西垣说，我是孔孟的子弟，我的观念跟上峰有差距。

史国章说，你反对杀戮，但你并不反对侵略，刚柔相济，你不过走的是柔的道路罢了，侵略的实质是一样的。你毕竟是日本人。

西垣说，史国章你是该死了。我为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

险……

史国章说，正为了感激你，所以我才来了。

西垣说，我会永远记着你。这个记忆只属于我一个人。

史国章这时把一双银筷子交给了西垣秀次，说是为了这次合作，特意着人打制的。

西垣说，只要我活着，这双筷子便会日日陪伴着我，我用这双筷子向史国章君起誓。

史国章说，最后还有一个要求。

西垣说，请讲。

史国章说，给我一个痛快的死。

西垣说，行。

西垣说，把你后代的姓名告诉我，有朝一日我会来找他们。

史国章说，我没有后代。

西垣说，还有老多儿……

史国章说，你永远见不到她了。

西垣说，只要她还在人世，我不会找不着！

史国章走到小窗前，临窗站了许久。外面是灰蒙蒙的天，一只雀儿在窗前的枝上梳理着羽毛。山野的风吹拂进来，掠过史国章又掠过西垣秀次，沉呻着，消逝在屋角……

第二天史国章被押往涉县。

审讯史国章的是宪兵队小队长柴田。这样的事用不着少佐西垣秀次出面。

拷打是严酷的，在城隍庙大鬼小鬼的塑像脚下，史国章被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涉及情报的问题史国章一概大包大揽，问到消息来源便再不张嘴，任你水灌火烫，全无济于事。

柴田是个残忍、怪戾的家伙，他将史国章绑在庙门口的旗

杆上，一边审问一边一刀刀地割肉。这招出乎西垣秀次的意料，在与共产党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深知这些人为坚守信仰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撬开他们的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绝没想到柴田能采取这样的逼供方式，特别是他看到柴田叫人将史国章的生殖器割下，托在手中细细欣赏的时候，他觉得不但违背了“给一个痛快的死”的应诺，也对不起西跨院井台前那个女神般的老多儿。

昏迷中的史国章透过血的帘幕隐隐感到西垣的到来，他开始点着名地痛骂西垣，尽管骂得恶毒又凶狠，却始终没将两人共同守约的秘密说出来。

这点令西垣秀次由衷的敬佩。

史国章死于柴田之手，追查线索到此中断。柴田被送往军事法厅。以后是对北特警人员的逐个清审、系列的改编，鬼子对自己的嫡系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史国章的死使西垣铲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北特警 远支队伤筋动骨的改编并没有波及到他，在他的同行大部分被遣散到作战部队的同时，~~1945年~~ 1945年 10月，他被调回北平本部，升任少将参谋，直到 ~~1945年~~ 1945年日军投降回国。

我听了西垣的叙述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让我去寻找史国章，不过是去寻找一个过程，以证明 ~~1945年~~ 1945年日军对涉县的合击，八路军确是得到情报而撤离的，这对撰史严谨的日本人来说是必经的程序，而实际这只是一种结果。对史国章的寻找，就是对过程的调查，这个过程的关键即是西垣本人。他为自己的撰史设了一个难题，即崇拜孔孟之道的他毕竟受到日本的集团精神约束，正如筑波湖畔，十九岁士兵山田墓前的那些樱花，连起是一片灿烂花海，折下却平淡无奇，没了精神。西垣这朵花，要牢牢生在枝干上，只要生命存在，就绝不游离，绝

不飘零，即便在某个时候有些变色，但仍是一朵纯正的日本樱。

## 十

走出医院大门，天气骤变，东京湾海浪层层，狂猛地扑打在堤岸上，海风撕扯着我的衣裳，令人迈不开脚步。昏乱的头脑并没有因为风的敲打而变得清醒，一个问题反复缠绕着我：

城隍庙前被杀的究竟是谁？

我那美丽而痴情的婶母又是谁？

大风吹来使我站立不稳，我就近抱住了一棵大树。

大树随风摇曳。

## 注意熊出没

—

早晨离开东京的时候还有太阳，沿东北线高速公路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天便阴得傍晚一般。一辆有“北海道”标志的大货车压在我的前面，稳扎扎地挡着，不给让路。货车上装了很多马，那些马不甘旅途寂寞，纷纷从高高的栏缝间探出头来，往我的车上看。探头探脑的马，样子很滑稽，让人想起了迪斯尼的动画片。我这辆普通轿车的汽缸容量有限，超不过去，只好死心塌地地跟在大货车后面，穷追不舍。车上的速度报警装置开始叮咚作响。汽车每小时已超出一百五十公里，见前面的货车依旧老虎似地跑得很猛，便想那司机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一定都不错。

中午时候，我将车拐进高速公路边一个封闭停车场，因为已近日本东北部边缘，所以一钻出汽车立即感到了风的严酷，我赶紧从车后厢拉出大衣披了，三步两步朝食堂跑去。

停车场的食堂里很热闹，食者均为东北线北去的旅客，我从服务台取了一张东北线交通图，在靠窗的桌前坐下来，仔细地寻找要去的地方——熊之巢。高速公路提供的地图十分简单，印刷精美的风景照片占了太大面积，使人感到它的目的只适于旅游而非其他。地图上没有熊之巢这个地方，让我很失望。服务员走过来问我吃什么，看着墙上挂着的饭价纸条，我说要吃炒米饭。这时开大货的司机由货车停车场跑过来，他进门的时候不是用手推，而是用肩扛，所以人是整个儿横着撞进来的。他坐在我邻近的桌上，椅子与我背靠背，要了一大碗拉面，一份饺子，一份盖浇饭，这样伟大的饭量是我到日本以来头一次见到的，大概快赶上相扑运动员了。其实大货司机并不高大魁梧，与他的车相比反显得瘦小枯干，还戴着眼镜，论长相，还没有他车上的马漂亮。面来了，头号大碗，他吃得狼吞虎咽，响亮的吸吞声不时地敲击着我的耳鼓，我偷偷地回过头去看他，他已经吃得冒了汗。后来他把外衣脱了，挂到我这边的衣架上，看我在一边吃饭一边查地图，就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去青森的熊之巢。他说熊之巢是东北甲田山脉内的一个小村，那样的地方只有详细的县行政图才标明，一般地图上根本查不到。我问他是否去过熊之巢，他说去过，那里山大林深，景致十分优美。初秋的时候，他与同伴们去狩猎，迷了路，糊里糊涂地到了那里，后来才知道那儿就是熊之巢。我问他知不知道村里有个叫柴田幸雄的中年人，他说不知道，只知道村里的小学校有两间教室九个学生。我问他山路是否好走，他说可以通汽车，都是柏油路，现在日本已经没有不通公路的村庄

了。我放了心，看来一切正如临行前研究室主任久野估计的：地点看似偏远，其实未必难行。吃完饭却不想立即起身，旅途中的片刻休息显得十分珍贵。我去茶炉前倒了两碗煎茶，给他捎了一碗，他弯弯身子，表示感谢。问我这样冷的天为什么要去熊之巢。我说搞中国归国残留孤儿的情况调查。他说这是个艰苦的工作，我说是的，当年以开拓团等各种名义开进中国东北、内蒙地区的日本人大多来自偏僻贫困的农村，由此由中国返回的“孤儿”们的定居地便往往是地图上难以寻见的小村落，害得我不得不往熊之巢这样的地方跑。他拿起那张东北交通图来看了一会儿，摸出笔来，在十和田市拉出一条线来，说你在十和田出口下高速，沿路一直往左，过烧山转道向北，行二十公里就会看到一个叫猿屋的小镇，猿屋离熊之巢已经近了。今晚你就宿在猿屋，明天白天再去熊之巢，那里山道弯曲，陡峭，夜间行车容易出事。接着他又画了沿线的村记，公路里数，认真负责的精神让我感动。

走出食堂门口，天空飘起了小雪花。我说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啊，他说北海道那边早已被雪盖严了，滑雪的游客使得许多旅馆爆满，拥挤的札幌街头满是各地去看雪塑的人流，乱嘈嘈的。又说快到十和田时他在前面给我发左转信号，让我千万注意，错过出口，车就开到青森去了。我说知道了，又夸他那些马很好看，他说那都是种马，一匹马的价格抵得上一辆“奔驰”，“奔驰”坏了可以修理，这些马坏了无法挽回，所以他的车开得很小心。我想象不来，他不拉马的时候会把车开到什么程度。又走，他在前我在后，相距一百米。公路两侧的低矮丘陵变为险峻高山，零星的雪花也变作细小冰粒，敲在挡风玻璃上沙沙作响，高速公路和指示灯不断打出字幕警告：“下雪路滑，保持车距”；“冰段路面，降速”；“注意横风 强风”；

“前方圆公里有故障车”……我浑身出了汗，不住地用右脚轻点刹车，不敢有一丝松懈。车进青森境界，猛然道路左侧一黄底黑字警告牌闯入眼帘：

### 注意熊出没

醒目的大字令我分神，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路面，再有熊来添乱，让人如何招架？路侧，“注意熊出没”的告示越来越多，可以想见此段公路狗熊出现的频繁，脑海内不由得显出遇熊的精彩场面和回去向同事们大吹其牛的快意。前面“北海道”车开始打左转信号，提示我注意左侧出口，我将车速放慢，左转下路，那货车风驰电掣般朝前驶去，我鸣笛致谢，风雪太大，可能他什么也没听见。

## 二

依着北海道司机的指路图，我到达猿屋时天已黑尽，看表才不过下午五点钟。从早晨到现在，我已行驶了近千公里，这在国内难以想象。我把车停在一个叫大田的旅馆前，其实周围旅馆也还有几家，之所以选择大田，是因为它的外表很像川端康成笔下《伊豆的歌女》歇息的那个旅馆，是完完全全的日本式建筑。拉开木门是个厅，不大，一个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正坐在蒲团上看电视，电视里笑星志村与加藤正在出洋相，志村歪着脑后的束发在翻白眼儿，加藤正扬石灰一样地给炒面上撒胡椒面。

我说打扰啦！大田老太太把视线由电视转向我，惊奇地说是住宿？我说是。她说坏天气里来的客人该算贵客，应该按最高礼节接待。说着跪正，认认真真地磕了头，我也慌忙跪下去，向老太太答礼。老太太热情的寒暄使我手足无措，巴不得

赶快钻进房间去好好舒展一下。大田敏捷站起身的同时从身边的柜里取出日本睡衣、腰带和手巾一类东西，对我说现在是旅游淡季，房子全部空着，等到明年滑雪场建起来，这里夏日避暑，秋日打猎，冬日滑雪，那时她的生意就好做多了。她问我愿不愿意住带套间的大屋，我说大小无所谓，只要暖和，青森的天气比东京低了十几度，我都快冻僵了。大田说房间内有电供热炉，还有被炉，屋外有露天温泉。住在这儿不会感到冷。又说，旅馆带有家庭民宿性质，管饭，既住进来就成了她们家的一员，我想吃什么她可以叫人去做，大菜也行，家常便饭也行。我说吃家常饭吧，她说她热汤面的手艺不错，待会儿做一锅连汤煮的面给我端到房间去，驱驱肚里的寒气。

就这样，我住进了带套间的高级间，大田按**习惯**收房价，这无疑是沾了旅游淡季的光。走廊的地板是木头的，有年头了，走上去吱吱作响，震得两侧的玻璃也哗啦哗啦的，房屋很矮，伸手可够到房顶。整个旅馆，连走道、楼梯，包括我住的房间，都收拾得一尘不染，房内的拉门上画着淡淡的山水画，称为“被炉”的小方桌下，红外线灯热热地烤着，桌子用方被遮盖，上面铺着硬桌面，人在桌前坐了，可以将腿伸进被里烤热，这是日本独特的取暖方式。按惯例，住下后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我换上衣服，蹬上木屐，啪打啪打地顺走廊来到屋后的温泉。泉边有木头的长凳，可卧可坐，几块大石，巧妙地围成一个水池，满满一池热汤，清澈见底。我将身体泡进热水中，枕着光滑的石块，嗅着略带硫磺味儿的水汽，望着自黑暗天空中纷扬而落的雪花，心情很愉快，自信这次的调查实该算一趟美差。我在某大学作研究员，参与久野研究室搞中国残留孤儿问题的专门研究，因为研究室隶属法律经济学部，所以研究的专题多带有法经意味。久野对我这名北京来的研究员很满

意，我在国内干过记者，能吃苦，头脑敏锐，是他在研究室的支柱。这次来东北地区调查，同室人畏天气严寒，道路险恶，加之又临近新年，拖家带口者都不愿前往，我的毅然出行使久野很感动，除了所花费用实报实销外，另加四万日元补助费，这对办事向来一丝不苟的日本人来说真是有点破天荒了。我之所以愿意出来，是想躲过这可怕的“新正黄金周”。整整一周的放假时间，商店关门，饭馆停业，校内连暖气也停供，在日本人阖家庆新春时，留学生们就只剩下了冻得钻被窝的份儿，故有话说：日本人过年，我们过“寒”，这个总结简直生动极了。与其“过寒”，不如开车出来逛，管他什么地方。正因为搞调查，我才会来到优美的山村，洗这惬意的温泉，这般悠哉游哉的快活。泡到得意时，我放开嗓子唱起来：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京剧样板戏的二黄散板，经我这破沙锅式的跑调嗓子唱出，很有些变味儿，好在这里没人能懂……河对面的丛林中一阵乱响，我以为有人偷看，将身子往下缩了，后悔刚才不该那样放肆地唱。躲了一会，才探出头朝对面看，坡上树很多，隔着雪雾，什么也看不见。但我明白，对面有谁在窥探着我，听到歌声，以为被发现，仓惶而逃。想及“注意熊出没”的牌子，我有些毛骨悚然，胡乱穿了衣裳跑回房间。

大田老太太已点了酒精灯温着面在候着了，面抻得很细，的确很诱人。除了面以外吃食还有不少，叶形的小碟里搁了两个煮豆，樱花状的小碗里放块撒上葱花的白豆腐，蓝方盘中是数片生鱼片，竹编漆盒里是几块闪着晶亮光芒的大马哈鱼子寿司……整桌饭的基调以腥和生为主，除了那锅面，我对其他都不感兴趣。大田为我斟了一盅清酒，看她在自己跟前也放了杯子，按日本习惯，我也给她斟了一杯，她接过首先一饮而尽

了。我于是知道，老太太今晚要安心陪我喝一通。当大田确认我是一个独行至此，而不是利用假期来偏僻小镇与情人幽会的女人时，对我的勇气表示了由衷的钦佩。我说方才洗澡时对面坡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大田低着头想了想说大概是横泰吧。我问横泰是谁，她说横泰么，猿屋的人都认识的。我说那必定是头面人物或知名人士啦，大田说，头面人物算不上，知名人士倒受之无愧。我说如此知名人士怎偷看女人洗澡。大田笑着说横泰就爱看女人洗澡。我说女人们乐意让他看？大田说那有什么，看就看呗。我说您说得真轻松，这又不是走在大街上，让谁看两眼不在乎，这赤身露体的总不是个事儿，这事搁中国妇女身上，非把那个横泰扭送到治安办去不可。我告诉大田，我是中国人，大田不信，说中国人的小脚趾甲都是两瓣的，说着就搬着我的脚看趾甲，结果左脚是两瓣的，右脚是整个儿的。她就说我的父母准保有一个是外国人。我也奇怪自己的左右脚趾的不同，这倒是以往从未注意过的，但我告诉她，我的父母都是正宗的，不掺假的中国人。大田说其实中国人日本人一个样，一点儿不差的，又神秘地凑在我耳根说，她跟中国人睡过觉，连那睡法也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一般。我注意到老太太说“睡觉”一词用的竟是日语 寝る，而非普通日本妇女十分隐讳地说“同床”之类，便想老太太绝非一般人物。看到我疑惑的目光她咚咚地跑下楼去，一会儿抱上来一本影集，翻开一页，指着一穿粗条和服的美丽女性说那就是她。照片已经发黄，背景是典型的中国街道，我问照片在何处所摄，她说昭和十八年摄于黑龙江绥棱，她当时是瑞穗开拓团成员。问她何时回国的，她说战败消息一公布，她就随军回来了。我推测，老太太当年必定充当过慰安妇角色。三十年代初，日本政府为缓解国内矛盾，扩大资源，确保已经占有的中国土地，自

1905年开始，计划在二十年时间内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一百万户。庞大的移民计划自1907年开始实施，开拓团一眼就相中了绥棱镇诺敏河两岸的肥沃土地，用枪口威逼当地中国农民背井离乡，以强占的手法将土地划归己有。瑞穗开拓团的成员来自日本各地，是按地区对口动员来的，男女对等，便于组织家庭。开拓团在中国，由日本官方提供肥料、农具、种子，尚可雇用大量中国农民代耕，很快在诺敏河岸形成一个农业整体。加工厂、修理站、酱油坊、面粉库……相继建成，他们向日本军队提供农产品，成为日军重要的后方物资基地。瑞穗村有二百一十五户，一万零一人，成年人不论男女都有枪，有自己的弹药库。后来的情景就不那么妙了，中国的抗日组织不断袭击瑞穗村，村里的男人不断被调走补充急剧减员的战斗部队，就净剩了妇女和孩子，对军队的供应也大到了超出支付的程度，开拓团的生活日苦一日。不少人对政府彻底失望了，到中国去，既未大展宏图，也未开创美好的东亚共荣，太阳神再也没有能力顾及他的海外子孙，“征服者”过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猪狗般的日子。

我打听去熊之巢的路程，不远。我问她村里是否有个叫柴田幸雄的，她说那个村的人大部分姓柴田，叫幸雄的却想不出是哪位。老太太陪酒一直陪到很晚才走，临出门又折回来，说要是我想听三弦，她可以为我演奏。我说改天吧，她说改天也好。我想这老太太也是寂寞得很了，难得有客人到这深山的小旅店来。可惜，她非年轻美貌的艺妓，我亦非踏雪寻芳的公子，否则真有戏看呢。

站在房内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不知该干点什么才好。穿衣镜上映出穿着宽大和服的我，那腰带系扎得和日本人一样地道，这身穿着打扮与房内的环境使我与日本人之间抹去了一切

界限，然而一把无形的刀又将我们细细剥清，剥得毫不含糊，毫不拖泥带水，永难相合。正如我访问过的一名叫金敬梓的回归日本定居的残留孤儿向我谈及的她的感受，在中国她是妇产科医生，回到日本则成了某富翁的独女，赋闲在家，终日无事。她父亲的书房里摆着一把当年用过的日本军刀，她说她每看到军刀都要与南京大屠杀中那个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日军形象联系在一起。一想起刀口下青年的表情，她便待不住，便产生难以克制的反感。她不愿见父亲，甚至不愿跟父亲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父亲坐过的地方她决不再去坐，父亲摸过的碗她连碰也不想碰，她说这在医学上叫做“生理厌恶”，是件没法扭转的事。她问父亲在中国是否杀过人，父亲直言不讳地说杀过，语调之平静坦然令她吃惊。她企图以父亲歉意的悔过和自醒的解释来调节她内心的平衡，但父亲没有那样做，而是把她当做了他的女儿，当做一个纯而又纯的日本人来看待的。对另一个民族犯下的过失是犯不着在本民族内反复忏悔道歉的。粗心的父亲忽略了在中国长大的女儿的感情。金敬梓总认为那把刀上沾过中国人的血，她愈发变得焦躁，甚至认为富丽的家中也到处沾满了血腥气，她的卧室，她的床，她的被单也无一例外。这种腥气，对在产房工作多年的她并不陌生，她从那汨汨的血注中一眼就能分辨出是动脉血还是静脉血。无论哪种血都一样粘稠，一样温热，一样的触动人的心弦。在众多调查对象中我之所以还记得金敬梓，是因为她的结局使我惋惜，最终精神失常的她，以血肉之躯投身于飞奔的火车……

临睡前我去厕所，听见楼下大田老太太正跟谁说横泰回来的事。对方说，横泰想必在别处待不下去了，相比较，猿屋还算清净，回来就回来吧。

## 三

早晨起来，拉开窗户，窗外天地朦胧，乱纷纷瑞雪舞梨花，一阵风扑来，榻榻米上落了一层晶莹的雪。小镇的街上不见一个行人，两侧的房屋也仿佛被雪压得矮了许多。街道缓缓向上，在半山的拐弯处便是尽头了，那里有汽车站的站牌，从这处望去，站牌被雪遮了，像块欲化未化的棒冰。

一个女孩端着大托盘送来早点，熏鱼、纳豆、生鸡蛋和米饭。女孩长得很秀美，细长的眼，有着北国少女的红润，穿着紫地碎花的棉和服，为干活便利，肩部和袖子都用细带子勒着，让人想起了电视剧里的阿信。女孩说是大田家的孙女，叫美代，她奶奶因昨天喝多了，现在还没起来。她说奶奶因为喝了酒，昨天一定说了很多失礼的话，她替奶奶道歉了。说着跪在榻榻米上伏下身去。我说大田老太太是个很可爱的老人，有着孩子般的纯真，一定可以长寿。美代说奶奶身体好，心态也好，夏天盂兰节时还跟年轻人在街上跳舞呢。见我开着窗看雪景，美代说很美是吧，这才是初雪。通常这儿的雪要下到六七尺深，有时候还能把房子埋起来呢。我说从纬度看，猿屋的地理位置跟中国的锦州、鞍山相差无几，在中国时未听说锦州有六七尺的大雪，也未听说过鞍山的房被雪埋的事啊。美代说日本有“隔山换季”的说法，同在一条线上的锦州与猿屋隔得那样远，不一样是必然的。又说这里下雪并不冷，最冷也过不了零下二十五度，我问她这样的天气有没有车去熊之巢。她说外面雪已没膝，小车是绝上不去，至于公共汽车，得问问驹远杂货店的老板，杂货店就在车站旁边，他应该知道。

吃过早饭，我决定去镇上走走。美代给我搞来一条防雨布

做的大红套裤，颇像小孩子穿的连脚裤，她说猿屋的女人下雪天都穿这个，这样可以不湿鞋袜。于是我穿上套裤，很怪诞地在街上走，十几只狗在身后跟着，热热闹闹的一大帮。狗们在雪中连拱带颠的样子让我看了发笑，由不得想起句打油“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的句子，觉得再贴切不过了。街上的店铺除了那个圆顶小时营业的杂货店以外，大多是老式房屋，房檐很宽，木头拉门，二楼的有些窗上还糊着纸。这样的城镇在日本已不多见，整体上给人一种恍惚的隔世之感。

驹远杂货店在街北最高处，我到的时候店门已开，几个男人在里面烤火，喝茶，吃煎饼。听见门响，驹远老板赶忙跑过来，我说我从东京来，驹远说他昨晚去大田家，从门口的汽车牌子上已经知道了。烤火的男人们停止了谈话，好奇地看着我，我向他们点点头，他们也点了点头。我问今天有没有车去熊之巢，驹远说若有车上午早该过来了，既然这般时候未见车到，想必是停运了。他问我去熊之巢找谁，我说找柴田幸雄。驹远拍着脑袋想了半天也想不出那里有这么个人，就问我是不是弄错了地方，我说绝对没有，这个地址是从归国者安置中心抄来的。驹远说熊之巢离这里很近，购物办事都要到猿屋来，村里的人他基本都认识，却没听说过有叫幸雄的。我说柴田幸雄是日本名字，他还有中国名字，叫王立山，驹远说他压根也没听说过王立山这样奇怪的名字。这时一个男人端着茶杯踱过来，对驹远说她说的怕就是那个从中国回来的“香油”吧，他老婆叫“白糖”的那位……众人一听“香油”，都轰地笑了，说竟忘了他叫柴田幸雄，驹远也恍然大悟地说，啊，是“香油”啊，那可是个不可多得的跟横泰一样的宝贝啊。在杂货店里使劲揪不花钱塑料袋的那位，谁能不知道呢。

他们把幸雄与看女人洗澡的横泰相提并论，足见其人缘并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中国人养大的，举手投足间体现着中国人的教养，怎能就这样的不争气呢？房内的男人们毫无顾忌地说着柴田幸雄的坏话，叫着他和他老婆的外号，这一切令我不快，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冷眼看着他们。端茶杯的男人说，很久没见香油到猿屋来了，该不是死了吧。驹远说哪儿会，他爸爸还硬硬朗朗地活着呢！他敢死了？那一帮半残废的聋哑人谁养活？

我了解的材料中，王立山和他的老婆孩子并非聋哑人。

#### 四

没车，我只好在猿屋住下来。青森的冬季，天早早就黑了。在东京，天越黑越热闹，黄金时间是晚上十一点，而这里，天一擦黑街上就不见行人了。因为没事，我就整个泡在屋后的温泉里。白天躺在池水中看对面的山坡，似乎近了许多，但还是不能理解隔着河水横泰究竟能看清些什么。猿屋是温泉之乡，大凡旅馆都有露天温泉，街南头河中心修了一个亭子，无遮无拦，大白天也有人光着身子在里面泡。街上人来人往，人们见怪不怪，没有谁为此而大惊小怪，倒是我，每每从那里经过，都要斜着眼向那些精尻子的人偷偷瞄上两眼，以满足我弄清其性别的好奇心。非是我心术不正，而是这样的事从未见过，在中国谁曾见过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脱光了洗澡的？我在东京的住处没有洗澡设备，要洗澡需到街上被日本人称为“钱汤”的公共浴池去洗。据说，“钱汤”这类澡堂最早是男女混浴，素不相识的男女共泡一池，彼此秋毫无犯，这怕也是日本人的独创了。非礼勿视在那一池温水是将如何体现，我始终闹不清楚。就是现在，公共浴池的男女就也只用低障相隔，

一女性居中高坐，无论男女，均在她的视线之内脱光衣服从容入池。每回去洗浴，我都感到别扭，尽管同是女人，也觉不便。也曾试想，监视者若换一伟岸之男，我方女众将如何动作？其男在大饱眼福之同时，定视此为世界第一快意职业吧，社会上，横泰那样的人不少。在猿屋感到最不方便的是厕所的男女共用。你蹲在那里大便，隔壁竟可同蹲一位男士，厕所的下部相通，虽老死不相往来，却鸡犬之声相闻。有几次推门而出，都有英武雄性面壁而立，让人很是尴尬。我对大田老太太提出厕所问题，她说别理他们就是了，你拉你的，他尿他的，各行方便，互不干扰。就是东京、大阪那些大地方，也不过是贞享元年为开奥运会才开始实行男女分厕的，那有什么啊，你们中国人就是怪。她又说，“白糖”初来时也是不惯，宁可憋着，誓死不进男女共厕。有一回在街上憋得脸色发青，咬牙切齿说不出话来，最后终是拗不过肚子而进了共厕，打那以后再不说什么不习惯的话了。我问大田，幸雄的妻妇何等模样，大田说银盘大脸，手脚粗壮，跟日本女人相比，当属犍韞号。那女人平时很忧郁，跟镇上的女人从不打交道，买东西也是直来直去，手里攥着张纸，买东西时不说话，只把纸条递过去，上面有所需的物件，日本话只会几个单词，连不成句，走路慢腾腾的，胳膊腿好像比别人重了许多。我问何以将此对夫妇呼为“香油”“白糖”，大田说，柴田幸雄由中国携家带口来投奔亲爹，带给他父亲的见面礼竟是一瓶香油两斤白糖，这样的事情也拿得出手？熊之巢再居深山也不至如此没见过世面，寒碜人呐。我说柴田老爹当初在中国东北，把个欢蹦乱跳的儿子扔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也丢得出手？大田说，这你就不懂了，你知道什么叫“生存极限”吗？没有经过战争和饥荒的人绝难理解这个词。昭和二十年停战以后，处于极限下的日本人自己活

命尚不能够，哪里还顾得上孩子，将孩子留给中国人抚养是他们惟一能存活下来的出路……与大田老太太的谈话似乎并不很愉快，望着这位年逾七旬，腿脚头脑仍出奇灵活的日本老太太，我可以想出她年轻时的活跃程度。日本妇女中，很多人的精力永远那么充沛，心理也永远那么年轻，这是一些中国妇女不及的。

得知香油与白糖的来历，我不由陷入思索之中。这两种物品在日本当属不起眼之物，香油的价格较酱油便宜，白糖则与盐同价，有一些饭馆，糖罐就搁在桌上，顾客可以随便取用，很多日本人因害怕肥胖与糖尿病远而避之，改用甘菊甜味素……大概也只有我能理解，这两种物品对中国人的珍贵。在中国“文革”之风掠过，经济尚未复苏之时，每人每月只凭票供应半斤菜油，半斤猪肉，凭肝炎化验单月供一斤白糖，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一瓶香油两斤白糖意味着什么，付出了何等代价，是可想而知的。这个代价是难于向日本人启齿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王立山和他的妻子对此没有半点说明与申辩，这使我对这对夫妇产生了敬意。

是晚，破例没有去泡温泉，在桌上把柴田一家的材料摊开，细细琢磨。材料中，王立山的黑白照片明确地显示出一个中国工人的形象，复印件中有他写的回归日本国籍的申请，有证明人的证词，有他生父柴田昭写的情况介绍，有他养母刘淑兰提供的收养证据照片，还有日本厚生省的医学检验证明，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抱养王立山的中间人——一个被称为石姥姥的口述记录，那记录颇为精彩：

利发祥布铺王老板的儿子“洗三”那天是我主持的，这是孩子和家人的吉庆日子，被洗的孩子此时应该踢蹬打挺儿，亮起嗓门干嚎，这叫“响盆”，是大吉之兆。而王家小少爷被

我托着洗的时候却给围着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了个大窝脖儿，非但闷着没出声，没造成“响盆”效果，反而翻起白眼来，而且翻得极有花样，小小的黑眼珠在呼噜呼噜的喘息中变成了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小月牙儿。王老板紧蹙眉心，郁郁不快，亲戚们也私下议论这孩子将来怕不是省油的灯。只有我和王太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孩子未随波逐流地应和大伙儿去凑什么“响盆”的热闹实际是老天爷的指示，“洗三”对他来说已失去了实际意义，他已是六天的孩子，早已错过了那个吉庆的时刻。原来这个孩子不是王太太所生，是我从日本难民营抱来的。王太太在医院生产，生的是个死胎。太太是个精明人儿，买通医生托我在外头速寻男婴，以遮人耳目。依着王太太的选择标准，要才出生的男孩儿，要体格强壮面庞清秀的，要父母是正经人家儿的……实际上，这第一条就难，孩子不少，才出生的却不多。更何况，月科的婴儿一天一个模样，变化神速，刚落生便是刚落生的样儿，拿十天的孩子冒充不过去。情急之中我来到日本难民营，那时候的日本人已经没了势，不少人染上了虎烈拉，难民营里秽气冲天，粪尿横流，病童饥妇，人尸混杂。我想，在这儿找个日本孩子最好不过，决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若干年后孩子的父母会突然找上门来。日本的孩子跟中国孩子一样，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都一样张着嘴嚎，决不似老毛子的种，绿眼白皮，让人一眼便认出是外种儿，跟中国人永远揉不到一块儿去。

我在墙根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娘们儿，人已经饿得半死，但那两个奶却还鼓胀着。我是干吗吃的，是专干接生下奶的主儿，我三步两步过去就在女人身上掏孩子，那娘们儿已经没有了知觉，任着我翻腾。终于我从她的大袍底下搜出孩子来，一看是男孩儿，当下揣在自己怀里。正要走，那娘们儿却一把

抓住了我的腿，我说干吗你？她说那孩子是她的女儿，她姓柴田。我说孩子是你的不错，你养得活吗？娘们儿就哗哗地掉眼泪，我说给你张烙饼吧，换你的孩子。那娘们儿没接饼，却从小包袱里摸出块绣着日本花儿的方巾让把孩子包了，又挣挣扎扎地给我磕了三个头。赶我抱着孩子走出难民营的时候，那个娘们儿已经断了气，那块饼也没吃……

王太太得了孩子就立即出院，连着搬了好几回家，最后听说搬到了北京郊区，连我也找不着他们了。不久前，王立山拿着那块日本方巾找了来，我还不敢说实话，王立山说是他妈让他来找我的，他妈得了胃癌，自知时日已不多，才跟儿子实话实说。我这才把情况向王立山全盘托出，其实也就是知道他姓柴田，他妈死在难民营罢了。

日本政府终于帮助王立山找到了日本的亲人即他年过八旬的父亲。在料理完养母的后事以后，王立山携带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回归日本与父亲团聚。从中华民族跨入大和民族，由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日本资本主义，不光对王立山一家，对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种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由中国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大的，体内流着日本血液却由中华民族文化风俗浸润教育出的“孤儿”到日本后，从文化观念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的冲突，由心理的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王立山夫妇似乎至今仍未融入日本社会，仍孤独地彷徨于人群之外，这件事本身，证明了归属与接纳过程的艰巨，难怪久野博士选择了这一漫长而沉重的研究课题，也难怪他坚持要雇用我这个中国研究员不可。的确，单从日本方面，有许多东西，他们无法理解……

## 五

大田老太太知道我要上山，清早特意用紫菜包了二十几个夹酸梅的饭团子让我带上。我说一个足够了，哪儿吃得了这些？美代一边抠着手上的饭粒儿一边说，要是碰上横泰，就把这些团子给他，他饭量大。

美代帮我背着行囊，直送到街北口。我让她回，她指着公路边标杆顶上下指的箭头说，山里雪大，把路埋得看不见的时候你就顺着杆子走，下指的箭头是路沿的标记，这是东北、北海道地区特有的防雪记号，顺着这条路走三个小时就到熊之巢了。正说着，驹远掂着枪从山上下来，美代问他是否见着横泰了，他还在为他的苹果生气，说昨晚横泰大敞着库门扬长而去，使一库苹果都受了冻，卖不成了，又说抓住这家伙非活剥了他的皮不可。美代对我说，要是见着横泰千万别慌，他自会让开，万不可掉头就跑，那样他非追你不可。其实横泰是个胆小鬼，很温顺的，是镇上人看着长大的。我说横泰这个人怎这么怪，既胆小还要做坏事。美代说横泰是只熊啊。她在“熊”的后面还特意加了人称的“桑”，就像国内称老张老李的“老”似的。我听了当下就要往回转，驹远说前边已经有几个人走过去了，我若走得快，三五分钟就能追上他们。

于是我就走了，顺着山路趟着雪，在驹远的和美代的目光下朝山里走了，迎上来的是呼啸的风和雪雾。

转过弯去，猿屋就看不见了，前后左右都是树和无尘无染的白雪。指路的箭头执拗地指示出道路的轮廓，有几次我怀疑那不是路，但依着指示走上去，却感到了地的平整与坚实，路标没有错。先是朝东，后又朝北，山路一直向上，雪也越来越

深，一步一步走得十分艰难，大口地喘息着，白色的哈气在山中显得沉滞浓厚，正如我并不轻松的心。

离开猿屋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并未见到前面的行人，有些躁，更多的是不安。我决定休息一下，寻了一块平地，靠着块木头站着，让自己发热的头脑冷静一下。仰起头看看头顶堆满了雪的路标，偏那雪掉下来，砸在我的脸上，冰凉。风由涧底涌上来，裹着隐隐约约的吟唱，很动听，像教堂里带回音的歌。细听，却又只有风。正思忖吟唱的由来，一根树枝被雪压断，轰然地砸在雪地上，腾起一阵雪烟，惊得我浑身一哆嗦。从书上得知，日本有“山鸣”的传闻，说是山间的精灵在催雪。在远近高山白茫茫一片的地方，被称为山的胸腔又叫山的怀抱，如海会呼啸一样，山也会轰鸣，这声音如雷如歌，宛如发自地的深处，被称为胸腔轰鸣。行路人看到山的怀抱，听到山的轰鸣，就知道雪已经不远了。我想这如风如飘的歌声或许就是山鸣？总之这声响为林子平添了无限煞气，我甚至怀疑驹远说的“前面几个行人”是否真的存在过。再看我所靠的木头，由于雪被蹭去，露出了鲜明的字迹：

此处常有熊出没，请将残余食物与垃圾随车带走。

一树鸟儿腾然而起，蹬落万千细雪，纷纷散落。我惊惶四顾，对熊的恐惧大大超过了对不明歌声的疑惑。想及来时路边的“注意熊出没”的警告牌，当时是在汽车里，完全可以当做一种景致来欣赏，而今赤手空拳，只身暴露于山野之间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情了。又想起电影《追捕》中，追咬真由美上树的那头残忍凶暴的硕熊，那追咬的地点是北海道，与此相距不远。更何况当初真由美遇熊尚有杜丘相救，成就了英雄美女的佳话，如今我再如法炮制，非但不新，而且也一时难寻杜丘之类的好汉。

没时间自己吓自己，五点钟天就要黑，我必须趁着天色快走，走出这孤独，走出这恐怖。气温仍在下降，山间的精灵们没有白唱，又催来了飘扬的雪花。道路在山间上上下下，悠来荡去，甩出一个又一个轻松优美的弧。我走得急如星火，艰苦卓绝，滚成了雪人，手也划破了。一个小时又过去，前方仍不见村落，对前途的渺茫令人焦虑，想喊。扭响了随身携带的半导体，男扮女装的歌星美川宪一在如泣如诉地唱，他的歌声越清晰我越感到人寰的遥远，越感到命运的难测。在国内，在北京，在暖气烧得滋滋作响的办公室里，一杯热茶一张报，消磨一上午的美好光阴让人何等怀念，那时绝想不到所谓的出国进修就是在风雪深山奔命，《水浒》中豹子头林冲只一个“风雪山神庙”，便被说道了几百年，好在林冲尚有庙可歇，我呢，四野茫茫，左一个“熊出没”右一个“熊出没”，这便是出国的内容之一了。不是梦，不是电影上的某些镜头，是严酷的，无可回避的现实。我想到了王立山和他的妻与子，在“出国定居”的五彩光环照耀下或许也有过瞬间的辉煌与得意，但接踵而来的是与在国内截然不同的经历与感触，与生活相搏，与自然相搏，与社会相搏，定居的日子里充盈着难与人言的酸涩也孤独。毋庸置疑，他们也曾不止一次地跋涉过这雪中的山路，也曾带着被人嘲笑的一瓶香油二斤白糖，义无反顾地走进深山……

山岩下背风处有一汪温泉，蒸腾的热气几十米外都能看见。待我走近，才发现泉内泡着一个棕色的家伙。我不知它是不是大家说的横泰，若是横泰肯定会给我带来不少麻烦。首先它不会接受我这个山外人，再者我也没有猿屋人对它的那种理解与宽容。恶战是难免的，如若那样，我也只有上树的份儿了。细看，不是横泰却是只老猴，太爷爷般地舒懒在水中，它

的周围实际拥着许多猴儿，只不过光在水面露着小脑袋让人难以发现罢了。我在画片上见过日本猴子泡温泉的照片，当时觉得可爱又好玩，今日见了一群更为稀罕。试着走近，它们并不惊恐。除了老猴的眼随着我转外，其余的对我睬也不睬。我在泉边坐下来，用热水洗了手，水温至少有六十度，烫得人发疼，这些猴儿们竟在里头泡得住，可见非一日之功。我取出一个已冻得石块般硬的饭团子，递给老猴，它接了，先嗅，又反复地看，然后剥去紫菜皮，用热水将那团子化软，把酸梅挖出来，扔了，才缓缓把团子放进嘴里，细细地咀嚼，动作的从容与优雅决不亚于一个贵妇在宴会上当众进餐。一只小猴游过来，伸出浸泡得发白的小爪索要饭团，我又向就近的猴儿们发了几个团子，都很有礼貌地接了，不轰抢，不厮咬，给谁便是谁的。还有几只正眼巴巴地望着我，以期得到食物，我却站起身准备走了。我不能将饭团子全喂了猴儿，得留几个对付横泰，它说不定就在附近转悠呢。果然，猴儿们的饭团子还没吃完，为首的老猴一声呼叫，十几只猴子立刻由池水中跃出，湿淋淋地奔向岩上的灌木丛。精湿的身体裸露在冰天雪地中一定很冷，不出几分钟就会冻僵，猴儿们毫不犹豫的果断行动使我意识到了某种危险的逼近，向四处张望，四周的丛林静静挺立，那些杂乱的枝桠动也不动。我决计不管什么横泰，走自己的路。

去了一些饭团子，行装轻松了许多。风停了，雪花连成了大片，回头望走过的路，隐在阴暗的林莽中已经模糊不清。前方仍不见熊之巢，若是天黑还到不了村落，后果难以设想。我意识到，自进山起横泰就一直窥测跟踪着我，不慌不忙地与我做着捉迷藏的游戏。它伺待着天黑，天一黑便是它的天下，它可以看女人洗澡，可以去镇上闲逛，可以偷驹远的苹果，当然

也可以突如其来地从背后向我发动攻击。

五百米外的山洼有灯火！

我疯了般朝那救命的光猛跑，不敢回头，怪戾的横泰，深沉的夜色连同那些催雪的精灵，亦步亦趋，已由身后紧紧地追了下来。灯光越来越近了，狗在叫，房门打开了，桔黄的光倾泻在雪地上，从桔黄的深处走出一个披着大衣的男人。

## 六

这里不是熊之巢。

那男人说，熊之巢距此尚有一公里，这里是看护森林的临时居所。门外，看林人的秋田犬朝山上猛吠，男人端着枪出去，朝林子里喊：横泰，巴嘎牙鲁！我说这个横泰一直跟着我，男人说它不伤人，还是小崽儿的时候母亲被捕走了，熊之巢还算块静土吧，所以兜了一大圈子最后又回来了。

男人用吃面的大碗给我倒了一碗咖啡，他说他喝咖啡向来喜欢像喝面汤一样地灌，翘着小手指头，捏着小杯子，用嘴一点儿一点儿地抿，那是娘们儿家干的事。我说大碗挺好，我可是真渴了。他说那就多喝。我看他住咖啡里掺的牛奶浓得像粥，就问这是奶么？他说熊之巢的牛奶都这样，质量特别好。这儿的农户家家养奶牛，挤了奶用专车运出去。这里的草没有污染，奶牛们也都是自由放养，跟大地方关在栏里喂的大不相同。听说城里的牛挤奶得听音乐，这儿就用不着了，山坡上各种的声音都是音乐，所以牛产的奶就很多，不光喂养了这里的人，连山上不少野物也是牛奶喂起来的，包括横泰在内。横泰敢对别的动物撒野，在奶牛面前却乖得要命，这儿的人从小带着它去挤奶，它把奶牛看作妈妈啊。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柴田老

爹，他说姓紫田的很多，他本人也姓柴田，按年龄，人们称他老爹也不为过。我说我找的是当年在中国绥棱瑞穗开拓团干过的老爹。他说上了年纪的人不少都在瑞穗开拓团干过，他的父母即是。我问他是不是残留孤儿。他说不，战败回国时他已经十四岁，是个大小伙子了。我说找的是柴田幸雄家，他说那就是住在村边的柴田昭家了。我请他带路，他说好。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近说是东京，远说是北京。他说你是中国人？我说是。他的脸就有些冷，先低头弄火，又出门去干什么事情，把我干干地晾在屋里，我想我该走了，因为看来这人已没了带路的意思。正考虑是否将那些吸引横泰的饭团放下时，他抱着柴进来了，我说了要走的话，他说你走吧。我问他是否该将饭团子留下时，他说你都拿走，我不愿见到中国人碰过的东西。我说你怎能这样说话，中国人把你怎么了？他把柴砰地一扔，说中国人把他父母杀了。我说太遗憾了，你的父母是在中国土地上被杀的吧？他说他们不是去搞侵略的，是去开拓，是像去巴西一样的移民，他们是种地的老实农民！我说是拿枪的农民，当年你们那位被称为“开拓之父”的加藤完治在动员你们离乡背井时说过，满洲国的天地为神所有，决非为中国人所有，去向神的土地乞求粮食吧，满洲的原野正企盼着优秀的日本农民去开发。这堂而皇之的动员不是侵略又是什么呢？你父母的血债应该向那位开拓之父去讨要，而不该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中国人身上。男人不听我的大道理，坚持要我把团子背走。我出门的时候他没有送，对那只狗吆喝了几句什么，那狗就远远地跑在我的前面，充当带路的角色。我推算，这个男人至少有六十岁了，带着几十年形成的郁结，在深山中受着积怨与偏见的折磨，这郁结岂是我三言两语所能化解得开的，但不知王立山和他的妻子们在这种气氛中是如何生存的。

看见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头顶有蓝色指示牌“熊之巢”，路侧又有“注意熊出没”的标志。转上进村的路，秋田犬停在一座柴门前，回过头来等我。

这是座日本式的农家院落，木质的草房，房顶的草铺了一米多厚，房底被高高地架起，很像云南傣家的竹楼。门前的石墩上放着一双老式分脚趾布鞋，是日本干活的男人们常穿的那种鞋。

有人吗？我向里面打招呼。有人应声，我脱了鞋进去，那只秋田犬也不知什么时候鬼头鬼脑地钻了进来，屋里光线很暗，一盏电灯，惨兮兮地照着。一个老汉拥着地炉坐着，正在吃一种叫“御殿”的大锅煮。御殿的香味儿溢满房间各个角落，把人馋得有点招架不住。我问他可是柴田昭，他说就是，说知道我这两天要来，东京的久野先生已经来过信了。我佩服久野工作的周到，更佩服他的精明，在他的手下工作，你偷不得一点儿懒。

老爹让我跟他一道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用被把腿盖了，这才发现农村的地炉与大田家被炉的区别，地炉下面是个方洞，双腿可以垂下去，洞底生着炭火，锅里翻滚着尤鱼、萝卜块、土豆、鱼糕、魔芋和豆腐。我正要挑选可心内容夹到自己碗里，老爹切了一大块黄油丢进锅里，汤面上立即泛起一层金黄。我问老爹这是什么吃法，老爹说熊之巢的人都这么吃，你们东京那清汤寡水的御殿怎么能比。我尝了一块土豆，还行，尤其在饿了的时候，竟然还感到挺香，下一步紧接着是端着碗在锅里大捞特捞。秋田犬趴在桌前的厚被上也受到老爹的招待，鱼糕、萝卜吃得不比我少，看来它是这儿的常客。让狗进屋，登上大雅之堂与人共餐，也就是爱动物的熊之巢的人才会这么干吧，在别处从未见过。

滚热的烧酒喝得红头涨脸时，我忽然感到屋里少了什么。我问老爹他儿子一家可在一块儿住？老汉说走了，早就走了。我说都走了？老爹说都走了，去了东京。

幸雄为柴田家独子，据我了解，为柴田幸雄举家的回归，日本残留孤儿安置中心做了很大努力，他们在抵达日本时并没有直接回青森，而是在东京附近埼玉的所泽居住了四个月，安置中心请教师给他们教日语，教日本礼节，熟悉日本情况，然后才把他们送到柴田老爹身边。依安置中心的想法是还给老爹一个完整的日本儿子和美好家庭。现在看来，这个目的似乎没有达到。我原以为，在北国的山村中，我会遇到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与他们在欢笑中度过新年，没想到计划落空，只见得到恹恹惶惶的老爹一个人。柴田不愿再谈儿子的事，我也不好多问，就闷坐着。后来他问我去没去过中国黑龙江。我说去过，但没有到过农村。柴田说他对那儿的土地太熟悉了，就像对熊之巢的土地一样熟悉，他曾在那里耕作过，流过汗，曾为它花费了不少心血，他把它看做是自己的土地，至今想来都觉得亲切。我想这正是一批人的悲剧之所在了。老爹说诺敏河右岸，有一片齐整的树林，那儿就是他的家——开拓团的瑞穗村。通往村里的公路很奇特，三里五里便被一截截切断，断面之间按照日本军用卡车轮距用水泥相连，因此路面上只有日本车能行驶，其余车一律上不去，这是开拓团的杰作，他们叫它“警备公路”，中国人则呼之为“窟窿桥”。他说他的任务是种地和维护**猿田**米的公路路面，其余什么也不管。柴田指着墙上一张大照片说那是他在瑞穗村时照的。照片的男男女女站了好几排人，都一律的年轻、精干，男的勇猛，女的柔顺，男人女人的齐整给人一种精神的凝聚感，这是大和民族的精神，非武士道亦非宗教，更非天皇的感召，这种精神贯穿于日本各个历

史时期而无处不在，当然也体现在我的上司久野和日本同事以及公路上相遇的货车司机、大田老太太与美代这些普通的日本人身上。日本能在短期内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与这种精神不无关系，有人将其称为日本人的秉性或大和魂，好像也都不全面，而这种精神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在日本都能深切感受到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那是一道中国人永远参与不进去也无法突破的坚韧，正如日本人同样尊崇儒教，而他们承袭的只是形式而决非内涵。柴田老爹指着女人堆中的一个，说是他的妻子，他参军走的时候，幸雄还在她的肚子里。我对那个女人看了半天，那该是石姥姥在难民营眼见着去世的女人了，历史竟在此处悄无声息地接上了头，我感到了命运的不可捉摸。

吃过饭，柴田老爹从壁橱里取出被褥为我铺床，本应是儿媳干的活儿，如今儿媳已去，不得不由老爹自己来干。被褥很干净，散发着樟脑气味，老爹说这是儿媳妇临走时拆洗并收存的。又说那个媳妇除了爱抽烟，起得晚，手脚慢，也没什么大毛病，心肠还是挺好的。我说中国农村妇女很多人都抽烟，老爹说他知道，但在日本不行，村里女人们背后议论。

夜里，我睡在柴田家的榻榻米上，看着炭火在房顶上映出的红光，听着老爹一遍遍的翻身，咳嗽，久久没有睡意，满目墙昏晃，桌子腿和散乱用具，人的视觉角度变作了耗子，十分别扭。风吹得拉门的纸呼呼地响，院里有什么东西被风刮倒了……我想，身边这位老人不知独守过多少这样孤寂的寒夜，以前还有一丝企盼，给他的生活注入了些许信念和暖意，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早晨四点钟天就大亮了，东边窗纸已泛红，看来是个晴朗的好天。我看老爹睡的地方，被褥均已收起，灶间的大锅热水已经滚开，那只秋田狗也不知去向。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自知犯了与老爹儿媳相同的毛病——晚起。

拉门出去，果然是大晴天，碧空如洗，山林树木一色的白，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向正在清扫牛棚的老爹打招呼，老爹应了两声，又低头清理牛栏。棚内拴了四五只花牛，都很温顺地吃着草，另一个栏里圈着三两只小牛。牛棚收拾得干净整洁，老爹还不满意，正用铲子一点点刮墙边的污渍。我要帮忙，老爹让我用门边的塑料桶打温水将牛的乳房、屁股、尾巴清洗干净，他说他马上要挤奶了，六点钟奶车过来收奶，届时奶不预备好车是不等的，要赶不上奶车，几桶奶就废了。

我依着老爹的吩咐清洗牛尾巴，原以为轻松实则是件很艰苦的工作，洗一头牛得用三桶水，想那牛粪一见水就净，孰料却油乎乎地粘手，本还干净的乳房竟让我抹得一塌糊涂。奶车对奶的检验标准相当严格。奶中稍有不净物，哪怕一根牛毛，也拒绝收购，因此清洗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干得很狼狈，也没有速度，前面好不容易洗净的一头又拉了屎……

一个穿牛仔裤，蹬高筒靴子的老太太从门外过，见到了棚里的热闹景象，在院中大声说，是媳妇回来了吧？老爹说不是媳妇，是从媳妇家乡来的。老太太说我看也不像日本女人，哪有这么干活的。老爹示意她小声，说干活的这位懂日本话。老太太一听赶忙跑进来，陪着笑说，让您受累啦！我扎着一双沾满牛屎的手也说，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老太太故作惊讶地说：人长得漂亮，日本话也说得漂亮哪！又嗔怪柴田老爹不该让客人干活，说着抢过桶去，三下五除二，把几头牛洗得清清爽爽。老太太年纪虽大，干活的速度与质量不得不让人佩服，我这年轻人是赶不上的。又想到了王立山和他的妻子，想到了我每天上班时在东京地铁通道里遇见的急匆匆小跑着的上班族，有人在自动电梯上还不断地跑……日本人的节奏和效率在许多场合都能使人明显地感觉出来，同样，中国田园牧歌式的

作风，在国人生理心理上影响程度之深远，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午饭之前我在街上转，妇女们见我，老远就鞠躬问好，亲切而有礼。待我过去以后，马上可以听到交头接耳的议论：中国人……这使我厌烦，日本人接触外国人，远没有中国人的大度与坦诚。泱泱中华，造就出他的子民们具有可纳山河百川，可容四海虾夷的广阔胸襟与恢弘气势，这是“岛国意识”颇强的日本人所无法比拟的。有几个穿制服的小孩，背着书包跑进学校。一会儿，学校里盖满白雪的操场上响起了“君之代”国歌，一面中国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含有某种反感成分的日本国旗，在朝阳中庄严升起，孩子虽只数名，面孔是肃穆的，教员也都是西服领带，十分整齐。学校的建筑是全村最漂亮的，我真羡慕这些孩子，在深山里能接受这样完好的教育。日本自1945年战败后制定法律，中小学一律实行“给食制”，即不光学杂费全免，尚由国家供应午餐，这是一个有远见的英明之举，其战略意义的深远，在今日已得到证实。然而那一双双注视着国旗，明亮无邪的眼睛却使我想起了《朝日新闻》的一份调查报告，归国子女在日本的学校中往往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百分之七十的人有过被日本同学骂“滚回去”“巴嘎牙鲁”等话的体验……柴田的两个孙子想必也在这里就读过，一问，说只读了半年就走了。

下午，铲雪车已将道路清除干净，公共汽车开进熊之巢，我决定乘车返回猿屋。临走，柴田老爹送了不少干酪和黄油，说怪话的老太太也赶来，让儿子扛来一箱苹果。我说廊下还有我昨天带来的饭团子，不知如何处置。柴田说，哪能搁到现在，昨天夜里就让横泰吃光了。

## 七

回到东京，我向久野宣告了此次调查的失败。久野让我写个报告，我说凭感觉写不出报告来。久野说那就写感觉，我说那样写出来将是一篇纪实文学，超出了研究室的工作范围。久野说纪实文学就纪实文学，他要的就是感觉，中国人的感觉。于是我便开始了本篇文章的写作。

在写作过程中，研究室的一位同仁把他在数年前搞的一份调查记录拿给我看，那是一份调查东京归国者居住状况的六十一户居民调查表，其中三十二户是由其他府县迁入的，与日本亲人的再度分离的原因有四：一、与在日亲属不能长期同住者二十三户；二、相互关系恶化者十四户；三、在日亲属拒绝接受的六户；四、因语言关系无法共同生活的六户。那位同仁说这都不是主要的，他让我看一名叫王立山的居住情况，报告中说王家的门上贴着中国人过年才贴的红纸神符（对联），这在东京十分醒目，神符的内容是：

摇摇独有英雄驱虎豹

摇摇更无豪杰怕熊罴

横批：

摇摇夫妻携手

真难为这位日本人能将这幅对联描龙绣凤般地细心抄回并作为资料保存。对联的水平也就是王立山夫妇的水平了，过年的吉祥时刻，王家贴出如此勇武的对联，可以想见这对夫妇的心境，由熊之巢退往东京，面对日本海再无路可退，在强大的异文化冲击面前背水一战的决心，悲哉壮哉。

久野见我对着对联发呆，让我解释它的意思。我说是打老

虎打狗熊的意思。久野摸着小胡子沉思良久。我说我要照着上面的地址去寻找王立山。久野说既是打熊的意思为什么没有孩子参与只是“夫妻携手”呢？你今天去寻找，怕连这对携手的夫妻也找不到了，由于对熊的警惕、痛恨，他们或被熊吃掉，或已变作熊黑。社会上再不会有王立山这个人了。

久野到底是研究室主任。

## 李摇生

—

我刚走近房门，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

在水池边正剖洗鲤鱼的刘婶停下手里的活计，不无同情地看着我。我低头紧走几步，听到刘婶在身后说：“我屋里有热水。”

我赶快进屋，见母亲躺在床上，一张呆滞的脸木然地仰向天花板，我中午离开时她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母亲，几乎是一个植物人。

自从五年前出了那次车祸，她一直是这个样子。

那是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回来，父亲骨灰的安置问题尚未落实，母亲便出了事，被胡同口一辆

面包车撞倒了，头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黏稠的血流了一大片。周围的人都说她活不成了，但她却活下来，自己活得极简单却给我和哥哥毓崧带来了难以说尽的麻烦。挽救母亲的生命是我们的责任，尽管肇事的司机说是她有意朝车上撞，并有多位目击者给以佐证，我和毓崧仍尽最大努力留住她。我们相信，一个人的生命是不会轻易离去的，特别是母亲，她曾是一个贤惠的女人，拥有着一双优秀的儿女，她不该这样，也不会这样糊里糊涂地离开，她早晚有一天会突然醒来，像长长地睡了一大觉醒来一样。

毓崧是我的孪生哥哥，当我们以相差二十五分钟的时间相继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刘婶，那时是街道革委会主任，亲自来到我母亲床前，发表了一通革命慰问演说，大意说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样理想的生产奇迹，这要托毛主席的福，托文化大革命的福，她还给我的母亲送来了“毛选”，让我的母亲用毛泽东思想好好教育革命后代，使之成为合格接班人。产后虚弱的母亲接过沉甸甸的红宝书，脸上并没有多少喜悦，刘婶临走时在母亲耳畔悄声说：“大妹子，知足吧，你这是龙凤胎，几世也修不来一个。”母亲不无忧虑地说：“小子倒是壮实，那丫头弱得像只猫，怕长不了……”“快别说那话，”刘婶严厉地制止母亲，“双胞胎都是连着的，一个发烧另一个就嗓子疼；一个壮实，另一个也差不了……”母亲摇摇头，对刘婶的话虽不能全信，但在生活上却给了我太多的偏爱，母亲的乳房基本上为我所占有，母亲的奶我一直吃到三岁，而哥哥在六个月上就开始喝糕干糊糊了。喝糕干长大的毓崧长得伟岸英俊，一表人材，他曾是海军一艘舰艇的艇长，果断干练，勤奋好学。如果顺利，他可以继续提升，但因为母亲，他早早地复了员，在地方工厂当一名铸工，过着极普通的

市民生活。毓崧爱看书，用复员费买了不少书，外间屋堆了满满一个书架，涉及的范畴多是文学。去年，他已经取得了大学自学考试的本科文凭。追他的女孩子不少，但越活越现实的女孩子们一旦接触到他的工种和小东屋里躺着的母亲，便都望而却步了。有位部长的女公子，为毓崧的气质倾慕得难以自持，提出可以帮毓崧调换工作，可以为母亲雇请保姆，可以……等等诸多许诺，但条件是毓崧必须住到她家去，她家有幢不错的二层小楼，还有几名服务员。毓崧说他不能离开母亲，他是母亲惟一的儿子，他那样干，无异将母亲推向绝路。于是亲事告吹，那些美好的许诺也纷纷破灭。我为毓崧做出这样选择欣喜的同时也暗自担忧，他毕竟三十岁了。

房内的气息令人窒息，如我所料，母亲果然是拉了一床，大便抹得满身都是，无奈我只好回过头去找刘婶要热水。

我为母亲洗澡，母亲婴儿一样任我摆布着，她的身下垫了许多充了气的橡皮圈，圈上都缠着纱布，那是毓崧在灯下为母亲细细缠绕的，为的是防止长褥疮。今天，连这些纱布的圈儿都污脏了。工程量相当大，我吃力地移动着母亲，尽量不去碰疼她。清洗中，我发现母亲的脚背有些潮红，那是被子压的，是可怕的褥疮前兆。我没料到人会虚弱到连被子也会压出褥疮的程度，用手压了压那潮红，想它一定很疼，望着毫无感觉的母亲，我很难过。母亲曾经这样照顾过我，在我们家的箱子底上，至今保留着我的一套婴儿装，是那种老式的掩襟碎花布婴儿装，布娃娃的衣服一样，精巧又可爱。我曾经拿着它在身上比画，对母亲说：“妈，我真的这么小过呀？”母亲细眯着眼审视着衣服说：“可不，你以为你刚生下时有多大，长不过一尺，连哭的力气也没有。”逢到这时毓崧便插嘴：“还是个尿炕精，席子老是湿的，一天拉好几回屎。”……现在一切都倒

过来了。轮到我来照顾妈妈了，她的垫子老是湿的，一天拉好几回屎……

我是前进织袜厂的女工，厂里生产设备陈旧，产品亟待更新，卖不出去，据说已影响到下月工资……三班倒的紧张劳作，使我永远处于睡眠不足的疲劳状态。小姐妹们说我是个底盘很不错的姑娘，就是因为累，因为缺乏营养，已经变成黄脸婆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许多，假如能化化妆，戴点首饰什么的或许能提提神。但我从未化过妆，主要是没那份心情，有往脸上擦粉的工夫不如抓紧时间眯一小觉，那样对我更实惠。

我哥哥多少还有姑娘追逐，我却没有人理睬，谈过几个对象，不行。老话说有剩男没剩女，是说姑娘再差也有人要，但现实让我对这个结论发生动摇，现实的男人考虑个人问题比女人更实际，这使我感到男人在性别上的不优秀，我甚至有些看不起他们，当然我的哥哥除外。曾经有个男人直截了当向我提出过结婚问题，对方简练得省去了一切程序，那是因为他与老婆才离婚，他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兔唇女儿和一个双脚马蹄内翻的半傻儿子。之所以有这样的“杰作”，是因为他与他的老婆是近亲结婚，现在他终于明白过来了，既然犯了错误，便要加以改正。“品种需要改良，玉米需要杂交”，这是他见我面说的“正经”话。他把我看成了玉米，好像因为我条件不好，就应该充当品种改良的基因……回到家里，我哭了，对着母亲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下午。母亲看着我，没有表情，这使我觉得很冷，把手伸进母亲的被窝去暖，那里是冰凉精湿的一片——她又尿了。

将母亲清洗干净后，接下来是为她准备晚饭，我将牛奶与营养粉煮成糊状，通过插入鼻腔的塑料管注入她的腹内。不经过口腔咀嚼的食物大概无所谓香与不香，只是营养与填饱而

已，这对人生来说实是一大乐趣的丧失，难怪母亲对给她“喂饭”并无什么特殊的反应，吃与不吃于她都是一样的。一管食糜推完，毓崧回来了，他俯在母亲床头，大孩子一样叫了声妈，那带有撒娇成分的呼叫足让任何一个母亲再难无动于衷地躺在床上。但母亲没动，四肢颤抖着，五官向一侧扭转，她正在抽搐。

毓崧忙着去做晚饭，炒茄子，熬青菜，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简单的饭食，吃对于这个家庭已不重要，我们要省下钱给母亲治病，让她早日清醒过来，母亲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然而我和毓崧都感到了难以言状的疲倦。

“除了妈，我什么都不想。”我说。

毓崧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对我说：“我想妈，也想别的，我们得好好地活下去。”

我说眼下就很好。

他说他不这么认为。

我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男人是社会的人，女人是自然的人，女人容易满足，男人不。”

毓崧说出他想去报考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事。

“你，当主持人？”我惊讶得忘记了吃饭。

“是呀，我去当主持人。”

这件事我在报纸上前几天就看到了，录取条件苛刻得让人不能接受，却没想到毓崧会动了这个心思。

“我想我能行，我指挥过一个舰艇，那跟当主持人没有本质区别。”毓崧对他的行为加以解释。

“你已经三十岁了。”我冷静地提醒他。

“三十岁正是好年纪，”他说，“稳练、成熟、大度却依然年轻，三十岁给人以信赖和理解，给各年龄层次的人以好

感。”

“电视台的人不会这么认为。”

“我可以和他们交流看法。”

“你，你不懂电视。”

“我可以学，我正看这方面的书。”

“比你条件优越的人有的是。”

“你好像反对我，”毓崧停了一会，说，“不妨试试。当然，我真当了主持人，照顾妈的时间就少了，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了你的肩上，但我们至少有了钱，我们可以雇保姆，那样你就解放了，你说对吧。丫头子？”

毓崧老爱喊我“丫头子”，小时候只有母亲才这样叫我，“丫头子”，从母亲嘴中而出带有着无限亲昵与爱护，从别人嘴里道出就显得特别难听，“丫头子”比“丫头”还差劲。

毓崧窥出我的不快，逗趣地说：“说你是丫头子就是丫头子，将来当着丈夫的面我也喊你丫头子。”

“你敢！”我尖声喊叫起来，把碗一推进了里屋，丢下了毓崧，让他坐在那里去反省。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变得如此脆弱，如此容易激动，按说毓崧叫几句“丫头子”并没犯什么大忌，以前他也常这么叫，我都认可了，这回却怎的这样不依不饶起来。

床上的母亲发出呼噜呼鲁的声音，原来是头滑落到枕下，窝了脖子，将脸憋得青紫。我赶紧将她的头扶正，用湿毛巾沾去她嘴角的涎水。我知道，毓崧至少在一两个小时内不敢进来招惹我，这使我得以清静，我捏着母亲虚弱无力的手，听着毓崧在外屋谨慎小心地刷碗，他尽量使那些碗碟避免相撞发出声音，好像这样才能平息我的无名之火。我想象得出他缩手缩脚的模样，开始考虑自己这样做是否有些过分，哥哥毕竟是哥

哥，做妹妹的撒娇使性，终归要有个分寸，现在我们都已不再年轻，都是已经能够自立的成人，更何况母亲病卧在床，该是互相支撑的时候，谁也禁不住任何伤害和挫折了。

我掀开门帘偷偷看他，毓崧洗完碗正歪在床上看一本很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书，书的封面上有许多在电视里经常出现的熟面孔，他们都冲人很熟络地笑着，好像跟你八百年前就相识一样。凭直觉，我忽然觉得毓崧很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他的身上潜在着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和难以道清的非同寻常的气质。虽然是个出大力、流大汗的铸工，但他的思考远在铸工范畴之外。他会成功，这正是他和我从内心所企盼的，那样我们的一切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我又怕他成功，真成功了，他还会有我的哥哥吗？他还会叫我“丫头子”吗？他还会为母亲缠橡胶圈吗？还会与我面对面吃这缺油少盐的炒茄子吗？要知道那些“星星儿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正常人生活的特殊人物，常见他们捧着鲜花在电视里不无炫耀地对观众说：“我已经伊个月没回家了，我已经伊个月没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此刻他们一定坐在电视机前，与我分享这欢乐的时光吧……”如果毓崧也这样在电视里和我与母亲说话，我不能接受，与其那样，不如当一名普普通通的铸工。

毓崧见我看他，轻轻向我一笑，笑得很好看。我不知将来我的丈夫会不会这样笑，如果会，就冲这笑我也会为他做一切。可惜，找我的只是个企图搞“杂交玉米”的……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不好看，毓崧放下书走过来，一手支着门框，一手按着我的肩说：“你就是个丫头子，你以为你是谁？”

我说：“丫头子不是你叫的。”

他说：“我是替妈在叫。”

一时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渐渐地泪水溢出了我的眼眶，我

看到他的眼圈也有些红，他赶紧转过身去走到书架前，茫无目的地翻着那些书说：“我得练练朗诵，这是考试项目之一。”

## 二

下班路过电视台，我看见门口有很多靓男丽女进进出出，大约不少是报名应考主持人的，我不禁为毓崧捏了把汗，与这些人争高低，真得有点魄力。

晚饭的时候我说了电视台门口所见，毓崧很自信地说他很有把握。

我说单凭自信是不够的，得打有准备之仗，去报名的人不少，听说只招收一男一女两名主持人。

毓崧说他们车间的老赵给他介绍了一位演员，这几天要专门辅导他朗诵。

“什么演员？”

“话剧演员。”

我对演员向来反感，我说：“昨天是主持人，今天是演员，与我们完全是毫不搭界的人，只是因为电视台的一则招聘广告，这些就呼啦啦地闯进了我们的生活，闯进了我们平凡清苦的平民百姓之家。”

“生活应该有些冲击，这样才有激情。”毓崧说。

我问：“那个演员叫什么？”

“肖小梦。”

“还是个女的！”

“女的有什么，她演过好几部电视剧，去年差点得了‘飞天’奖。”毓崧很激动，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为他的辅导老师自豪，全然没有照顾到我越变越坏的情绪。

“小小梦，”我说，“一听名字我就能想得出来那嗔声嗔气的模样，她是那种不知大粪为何物，一见毛毛虫就要尖叫着跳起来的永远长不大的女孩。”

“你怎么变得这么尖刻，”毓崧不满地说，“你并没见过她。”

“用不着见我也知道，小小梦，听听这名儿吧，这样的女子都是千篇一律。”

“我说你大度一点好不好，不是小小梦，是肖小梦，我看你整天与妈待在一起，对外面的事不闻不问，都快傻了。”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我的声音一下高了八度。

毓崧明智地躲闪开了，他打来一盆水，我以为他要为母亲擦澡，却见他自己洗开了，临了又换了一身齐整衣裳，似乎还在抽屉里找领带什么的。

“你就臭美吧。”我说。

他对我的揶揄并不在意，弯腰对着墙上的小圆镜梳理着头发说：“我总不能穿着工作服，带着一身汗味儿去人家吧。”

“这是变化的开始，”我说，“要不要再给你喷点空气清新剂？”

“不用清新剂，喷灭害灵就行了。”他边说边朝我撇撇嘴。

我们家没有香水，那种奢华的锦上添花离我们太遥远，因为病人的缘故，我们只有去异味的空气清新剂和杀苍蝇的灭害灵。

“德性！”我狠狠地说，“你的衣裳有股卫生球味儿。”

“你不要挑三挑四地不平衡，将来我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满是卫生球味儿的衣裳嫁出去，你等着，早晚有这一天。”

毓崧推着车走了，哗哗的车链声消逝在门口，我在窗前坐

了一会儿，无聊地看几只雀儿在树间上上下下，后来就开始为母亲缝制小棉垫子。这用旧布拼制的布垫，对大小便失禁的母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物件，小垫子两天就要拆洗，以保持清洁，还要预备下几块干软的，以随时替换，这样一来，缝垫的任务就很繁重，这个活又必须由我来干，所以我的业余生活大部分时间是缝棉垫，拆了缝，缝了拆。

这天晚上，母亲睁大着眼，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从母亲的眼神中看出了忧虑与不安。从没见过病中的母亲有过这种眼神，我很害怕，怕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我斜倚在母亲床头，轻声呼唤她，她不动，依旧是那样看着我。窗外是邻居电视喧闹夸张的武打声响，是刘婶家溢满全院的醋焖肉的香味儿，是西屋两口为打牌而拌嘴以及他们孩子的尖锐哭声……

我盼着毓崧快回来。

八点，我听见车响，奔出门去，果然是毓崧，我说：“你快来看看妈。”

“妈怎么了？”他变得很紧张。

“我觉得眼神不对劲儿。”

毓崧支了车子，三步两步来到里间，来到母亲床前仔细看母亲的眼睛。“好好儿的嘛。”他说。

“怎么会好好儿的，刚才……”我闭住了嘴，母亲无神又散乱的眼光投向顶棚以外的无限远。“刚才她不是这样子。”

“刚才是什么样子？”

“有感觉。”

“那是你的想象。”

“怎么会？”

“就算刚才有感觉，现在呢？”

“……”

我问他朗诵辅导课上得怎么样。

毓崧说还行，老师到底是戏剧学院科班出身，有实践也有理论，说着拉开架势念了一段怪模怪样的台词，他问我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说。

“你没觉得我用气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没有。”我冷冷地说。

“我想你大概连意思也没搞懂。”

“我从来也没想把这狗屁不通的台词搞清楚。”

“露怯了不是，它是哈姆雷特的台词，出自一代戏剧大师笔下，你却说狗屁不通。”

“大师也有狗屁不通的时候，包括辅导你念词儿的什么梦，脑袋都进了水。”

“不跟你说话。”毓崧转身去收拾他的床铺，“你最近很不对劲，是不是提前进入了更年期？”

“你才进入了更年期！”我回敬了一句。

“这两天你老想跟我吵架，”毓崧在我面前毫不避讳地脱得只剩下三角裤，“我猜你们织的袜子又积压了，动员大伙出去推销，就你们生产的那些穿在脚上老往前蹿的前进牌袜子倒真没辜负前进厂的名声，其实这样的厂早该倒闭了。”

“厂子倒闭了我们吃什么？于你有什么好处？”

“转产哪！”他盯了我一眼说，“引进外资。”

“想得美。”

“不想连这美也没有。”

### 三

我梦见自己在陌生的胡同里走，周围是黑夜，有依稀的小灯，有稀奇古怪的面孔，杂交的玉米长在房顶上，哗啦啦作响。人们向我指指点点，发出嗤嗤的笑，有吃食摊，我很饿，走过去却没有钱。摊主将一块烙成死王八肉色的饼在我眼前晃，我说这不是饼，是木乃伊。我看见摊主使用的钱是我们车间的领料单……母亲在街口站立，贵妇人一样的金光灿烂，我喊她，她不理，我想那不是母亲，却又见毓崧和她站在一起，表情冷漠地问我：“你是谁？”

我是谁？是啊，我究竟是谁？

一时我迷糊了，回答不上来他的质问。

那些可怕的面孔围拢过来，我惊恐四顾……

我为何如此孤独？

### 四

肖小梦已经成为我们家近期的主要话题，看得出，那位差点儿得“飞天”奖的明星已牢牢地占据了毓崧的心。

“她说了，”毓崧将肖小梦替换为“她”，这使我觉得有难以言表的感情成分在其中，“她说了，做主持人，我的名字得改。毓崧，叫起来不响亮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连毓崧都留下深刻印象，那我这毓英就更俗了，她给你改名的同时请考虑到还有一个孪生妹妹，也需一并修改。”

“她说我得改变说话时侧脸看人的习惯。”

“全方位暴露挨死打，这是你告诉我的，是你们舰艇作战

的基本常识。”

“她说我的声音很有魅力。”

“我最烦魅力这个词儿，酸。”

“她让我练练美声唱法，增加嗓音的宽度、厚度。”

“我知道，就是让你练电视里潘长江唱的那首《我的太阳》。挺好，很适合你，我得给你买个黑皮钱包系在肚子上。”

“她人不错。”

“我没说她不好。”

“我跟她在一起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是爱情的初级阶段。”

“真的？”毓崧转过脸来看着我，郑重又认真，“你的话也许对，男人在感情上没有女人细腻。”

“你够细腻的啦。”我放下手中正缝制的小垫子，不耐烦地说。

“我只是一些粗略感觉，”毓崧甚至没觉察出我的挖苦，“你把这些感觉总结成了理性认识，爱情初级阶段……对，初级阶段……”

看着他那入迷的神情，我真后悔刚才“画龙点睛”地一点，在他与肖小梦的感情进程中我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是我反对他恋爱，不是我不高兴他娶亲，而是不应该和肖小梦那样的女明星恋爱，不能娶一个吃不下炒茄子的“外星人”回来。

“你明天问问肖小梦吃过炒茄子没有，只放油和盐的清水炒茄子。”

“问这干吗？”

“你一定要问。”

“很重要？”

“很重要。”

## 五

工厂的小姐妹中有个叫江苗的，是影视追星族，对影视圈的人熟得不能再熟了，当然这个“熟”也是单方面的，影视圈的人并不熟悉她。江苗善于搜集明星们的各类新闻，她不但知道谁谁的业务情况，还知道生活情况，比如谁谁跟谁谁正谈恋爱，谁谁在夜市上胡吃，不慎拉了肚子，体重减了三公斤等等。

我向江苗打听肖小梦的情况。

江苗说：“肖小梦，身高 1.65 米，体重 50 公斤，血型 O 型，未婚，独女，爱好打游戏机，是个美人儿，美得不俗，演过《情洒天山》里的女工程师，演过《山那边》的女知青，还演过古装片《玉壶记》里的柳玉娘……是个戏路很宽的演技派演员。工作关系直接隶属市话剧院，父亲故去，曾是火药专家，母亲是医科大学教授，本人目前是二级演员，上月已申报了一级，还没有批下……”

我既没看过《情洒天山》，也不知道《山那边》，对肖小梦仍是对不上号。江苗说：“最近看‘来宝’香皂广告了吧？那个坐在秋千上悠来荡去的就是肖小梦。”

这回我想起了，就是每当电视剧演到关键时刻都要被她出来打断的那个女人，那美女穿着白长裙，亮丽地笑在阳光明媚的秋千上，淡粉的花瓣飘落在她的四周，她由秋千上走下，轻轻踏在一块如脂如玉的“来宝”香皂上……

“你知道做那个广告多少钱？”江苗问。

“多少？”

“两万。”江苗伸出两个指头在我眼前晃着。

我惊奇得合不拢嘴，这于我是天文数字，我一年的工资总额是四千，她荡荡秋千就是两万，一种不平衡的感觉油然而生。

江苗说：“你不服气不行，人家爹妈给了一张好脸蛋，这是天生就的财富，你我都没这种福分。”

我想，与荡秋千荡出两万块的女人打交道感觉不会有多美妙，但毓崧却说她“还不错”，可见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特别是男人，单身的男人。显而易见，毓崧是爱肖小梦的，问题是她值得他爱么？

我坐在车间一隅的大木箱子上，心事重重地望着厂房顶棚，房顶上的玻璃已沾满尘土，灰蒙蒙看不出本色，正如我灰蒙蒙的心。头一次我为一个女人而烦恼，为一个与我毫不相干又息息相关的女人而烦恼。

江苗把她饭盒里的青笋炒肉片大方地拨给我，我竟然没有觉察。

## 六

这几天毓崧为准备考试很忙，每天都回来很晚，有时候是去准备功课，有时候是去接受肖小梦辅导。

我每天都可以在电视里不止一次地看到肖小梦，她还是坐在秋千上荡。正如江苗所说，她是个美而不俗的女人，没有那种让人酸倒牙根的矫揉造作，没有“唤天下男人都爱我”的傻妞气，这使我对她多少有些容忍。

一次，又有秋千在荡，我对毓崧说：“这是肖小梦。”

毓崧看了看电视说：“唔，是她。”

我说：“她并不好看。”

“比你好看，”毓崧说，“最近我一直在考虑你是否还嫁得出去。”

“她还没进门你就在嫌我了，”我的脸阴沉下来，一字一板地说，“告诉你，我哪儿也不去，我只和妈在一起！”

毓崧说：“你又上弦了，你就不能心平气和点儿？”

“你凭什么说她比我好看？”

“我说的是实话。”

“我不愿意听实话。”

“所以你是女人。”

我的心情一下变得很糟糕，进到里屋在镜子前呆立许久。镜子里是一张平凡得找不出任何特征的脸，两道下撇的八字眉，破坏了整个面部的和谐；一双细眯的眼也在重要部位不肯出力地轻描淡写；尖瘦的下巴毫不知趣地下垂，使脸愈发拉长；鼻梁下陷鼻尖上翘，甭说漂亮，连达到中等人的标准都有些勉强，难怪三十了还待字闺中，连亲哥哥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丑。

毓崧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他用手指弹着我的后脑勺说：“甭照了，再照只能更伤心，我不嫌你就是了。”

“我要你嫌什么？”我转过身来对着他，“我又不会跟你过一辈子。”

“你要嫁不出去就得跟我过一辈子，”他笑着说，“我养活你和妈就是了。”

“让我跟小小梦在一块儿过？给她当陪衬人！与其这样我不如去当‘杂交玉米’！”

毓崧咧咧嘴说：“我可没说过要娶肖小梦的话啊。”

“现在不是你要娶她，而是她要娶你，你心里也美着呢，

别当我不知道，名演员，教授女儿，多么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随你怎么想，”毓崧说，“明天肖小梦请我们吃饭。”

“是请你吧？”

“是我们，你和我。”

“……”

“你去不去？”毓崧期待地望着我，“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那何必。”

“肖小梦真的想认识你。”

“我也想认识她。”

“这不正好？”

“你问了炒茄子的事？”

“没有。”

“肖小梦拉拢我是在为她自己扫清障碍。”

“她是诚心诚意请你，事情好像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

“你到底去不去？”

“去，干吗不去。”我坚定地说。

我从内心想结识一下这个能让毓崧动心的美人儿肖小梦。

定下来明天赴约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服装问题，我不想在肖小梦前显得寒酸掉价，就把柜子打开一件件找衣服。

毓崧看着翻腾得乱七八糟的衣柜说：“你是干吗呢？”

“找礼服。”

“你平时上班穿的衣裳就可以。”

“我总不能穿着工作服，带着一身汗味儿去见人家。”我用毓崧的话去顶他。

他没有理我。

找完衣服我又到刘婶家坐了一个晚上，并非与刘婶有什么可叙的友情，是请她们家才从德国回来的小三给我讲吃西餐的规矩。这就像打麻将，可以不玩，但不能不会；像跳舞，可以不跳，但不能不学一样，会而不玩不跳是超脱，不会而不玩不跳是十足的笨蛋。

## 七

饭店厚重的玻璃门隔断了外界尘世的燥热和喧嚣，清凉的气氛中款款迎过来一个美丽优雅的女人——肖小梦。

毓崧把我们做了介绍，我上下扫荡着肖小梦，同样，对方那双弯月般的眼也迅速在我身上掠过，短兵相接的激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见到你很高兴。”肖小梦礼貌地把手平伸过来。

老掉牙的见面寒暄，电视里常见的，装扮得挺有水平，肚子里其实也没什么水儿。到底是演戏的出身，一招一式都透着“戏”味儿，把手平伸过来做什么，我又不是男人，决不会拉过来在上面啃一口的。我朝跟前那双手笑了笑，不经心地掉过脸去，虽只是一瞬，我却把那只细腻柔软的手看得清清楚楚；中指上带着绿玉，指甲修得考究染着透明的指甲油，透出不显山不露水的华贵。我敢说，这双手没洗过尿片子，没缝过尿垫子，那是一只只适合拿红玫瑰的嫩手，当然，那玫瑰也必须是摘掉刺儿的。

在餐桌前坐下来，我们彼此进一步做着细细的打量。我承认，在容貌上我与肖小梦无法攀比，但在气质上，我自信不会比她差。对方那名牌的衣裙，那保护得极细致的皮肤和那双修整得无可挑剔的细眉，无不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生活富裕舒

适的人物，非织袜厂的女工所能抗衡。

肖小梦也在看我，有一阵竟到了失神的地步。我不怕看，爹妈给的长相，生活给的阅历，已写在这张并不年轻的脸上，明明白白，不必遮掩，所以，我坦然地吞蚀着对方的目光。

应该说此时毓崧很好地、充分发挥了他的主持人天才，他在两个各揣心思的女人间周旋，一边是情人，一边是妹妹，够他受的。他所论的话题很多，一会儿是阿拉法特访华，一会儿是足球联赛，这都不是女人关心的，两个女人都有些心不在焉。

吃饭时各人要各人的菜，我要了鱼，毓崧吃牛排，肖小梦只吃生菜。

“我得保持体型，”她说，“正在拍一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要半年，在形体上不能发生变化，那些场次都是打乱拍的，闹不好，人物在屏幕的感觉是正说着话，一转脸就变胖了。”

毓崧在哈哈大笑，我认为肖小梦说的这情景不值得他那样乐，这并没有什么好笑的，其实让肖小梦老吃我们家的炒茄子她自然会保持体型。

肖小梦对我说：“你得多吃，看你瘦的，脸色也不好，你这样，血色素准上不了十克。”

我放下叉子的时候，有意让那叉与盘发出清脆声响，以对她这种以上对下的关心口吻表示不满。

“毓崧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她说，“我真羡慕你们这对孪生兄妹，同一天出生，在一个家庭里同时长大，同时背着书包上学，同一天过生日，同时吹熄两个插着蜡烛的蛋糕，这一定很有意思……”

我说：“我们过生日从没吹过蜡，只有停电的时候电来了

才吹蜡。吹白蜡，一根。”

“你妹妹说话很幽默，”肖小梦对毓崧说，“这是大智慧的表现，笑对人生，很好，很好，我喜欢这样的性格。”

“她是个杠头。”毓崧说，“在家天天跟我抬杠，有时候把我气得恨不得当下就把她嫁出去，但又想，干嫁祸于人的事也有点太对不住未来的妹夫，唉，还是自己受苦受难吧。”

这回又轮到肖小梦哈哈大笑了，她说：“可惜，我没有兄弟姐妹，体会不到这样的情景，这实际也是一种幸福啊。”

“我们俩在娘肚子里的时候我是欺负过她，她老说我抢占了有利地形，吃喝在先，全无共产主义精神，所以把她挤对得又瘦又小，生下来差点没夭折了。”

肖小梦认真地听着，我觉得他们俩是在没话找话，拿我说山，便有意把话往家中的窘况引。我问：“毓崧没跟你谈起过我们的母亲吗？”

“谈过，”肖小梦说，“真不幸。”

一句“真不幸”就代替了她的全部同情，这就是两个层次的差距了，我跟江苗也说过母亲的事，江苗从没有过“真不幸”这样的看似同情实则无情的词儿。逢到我为难的时候，江苗会拉着我的手说：“别急，咱们想想办法……”江苗和我的小姐妹们永远不说“真不幸”。

我开始对肖小梦详细地描述母亲的病状，从翻身到喂饭，从洗澡到按摩，肖小梦很新奇地听着，不时还提出问题，好像她真要做毓崧的媳妇似的，这些对她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在她那飘落粉色花瓣的世界里没有植物人。

“你们兄妹两个太伟大了，”听完我的讲述她对毓崧说，“你是个孝子，真了不起，中央电视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应该来拍拍你们。”肖小梦对毓崧那满是爱意的目光让我

看了不舒服，我忽地明白，我的介绍起了相反的作用，我在对方心里又提高了毓崧的地位，那些千辛万苦她都不会记住，她只会记住“孝子”这个名词，并且会很快搬运到她的母亲、毓崧未来的丈母娘身边去，谁不喜欢孝子呢。

望着与毓崧侃侃而谈的肖小梦，我突然有种毓崧说过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究竟在何处见过她，想不出来了。总之，我已没心思听他们的谈话，更没心思对付盘里这块酸叽叽的浇着奶汁的鱼。这中间，肖小梦去过一次洗手间，毓崧问我对她印象怎么样。我说：“她比我漂亮。”毓崧说：“你终于肯面对现实了，很高兴你能这样做。”又说，“其实你也不难看。”

“我要到你们家去看看。”肖小梦一边入座一边把一张电话磁卡装进包里，这使我对她说的“去一下卫生间”发生了怀疑。她对我说：“我忽然对你们家挺感兴趣的，以后拍戏遇到这种场景，我会很快找到感觉的。”

这个理由找得太拙劣，也就是肖小梦水平。

“欢迎你来。”毓崧说。

我明白他的心意，他是要将自己最差的部分亮给对方，如果对方能接纳，我敢肯定，这傻小子会不顾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热恋中去。

## 八

我把肖小梦要来家的事告诉了江苗，江苗说：“就你们那两间一天要喷八回清新剂的小破屋还要接待大明星呀，别寒碜人啦，留神把明星熏跑了。”

我说小破屋也是家，我和毓崧就是从这小破屋里长出来

的。

江苗问要不要她来帮我彻底布置一下，比如买点花什么的。

我说不了，再布置也布置不过高级住宅，就这样原汁原味儿挺好。

“你们家大爷也真了不起，”江苗说，“竟能让明星动了心，这些人要追起谁来，死追，热情得让人无法招架，当然，要撒也撒得快，告诉你们家那位大爷，感情不要太投入了，免得受伤，内伤……”

## 九

肖小梦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正是礼拜天，她事先并没打招呼，这恐怕也是有意所为。当时我和毓崧正为母亲倒换身下沾满了尿的小垫和单子，两人都黏糊糊地抓了满手。

房内热腾腾的臭气决不是清新剂所能打发的，毓崧扎着两手有些不知所措，我则让肖小梦到外面去候一候。肖小梦就提着包站到了廊下。我从窗内看到，肖小梦掏出了手绢，时时用它在鼻下扇着，乍看是扇风，实际是扇味儿。毓崧也看到了这一点，我看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翩翩，有礼，笑容，潇洒，大度，奇气，刚毅，严肃，那是男人的何等风度，而如今毓崧的忙乱，失礼，凡俗，窝囊，臭气，狼狈，抓瞎，又是何等风度……

母亲，好极了！

肖小梦再度被请进来时一切已收拾停当，浓烈的空气清新剂的香味显得既假模假式又呛得人喘不出气。肖小梦是个涵养不错的女人，她在不动声色中努力克制着，她是演员，她有这

种本事。

家里的热水都为母亲用光了，毓崧出去为肖小梦买饮料。肖小梦来到母亲床前，问了许多关于母亲的事。后来毓崧回来了，肖小梦就打开了她带来的大包，从里面拉出一些包装精美的塑料包来。

“这是什么？”毓崧问。

“日本生产的成人一次性尿布，”肖小梦说，“我上周去东京参加电影节，见商店里有这东西，就给伯母买回来了。”她指指门外母亲换下的一堆杂乱脏物说：“省了不少麻烦，用过丢掉就是了。”

我和毓崧都无话可说。

尿布包装的图案是精美的彩色花朵，就像“来宝”香皂广告里落在肖小梦身上的那些一样，这使人联想到，使用成人尿布的老人也应该被粉艳的花瓣包围着，斜倚在白色躺椅上，面色红润又幸福无比，决不是蜷缩在潮湿小屋床上的贫婆儿。

见我 and 毓崧对着一堆尿布发呆，肖小梦主动打开一包，依着上面的说明向我们讲解用法。尿布是十块，价值三千日元，以母亲的用量，两天即全部告罄，我对尿布带来的舒适与便捷毫不怀疑，但两天以后呢？

肖小梦为她的礼物得体而自我感觉良好，她感觉越良好，毓崧越尴尬，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已经渗出了汗。

尽管心眼不坏，到底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我料定，她的脱离实际的做法不用我宣告，与毓崧的爱情关系也会就此告吹。

我暗自得意，尽管这样很不道德，有幸灾乐祸在其中。

肖小梦走后，毓崧显得很沮丧，饭也吃得很少。

“肖小梦是个好人。”我企图安慰他。

“这我早说过，”毓崧在掩饰自己，“是她先看上我的。”他仍不肯丢下男人的自尊。

我指着墙边书架上的书说：“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凡属两性之间发生的爱情纠纷，我是指地位悬殊的爱情，在外国多是富家子看上贫家女，比如《茶花女》、《灰姑娘》、《浮士德》，而在咱们中国，往往就倒了过来，都是豪门千金爱上了穷措大，《天仙配》、《西厢记》、《王宝钏》……”

“你是什么意思？”

“这给我一种感觉，外国的男人总认为自己胜任拯救者和驾驭者的角色，而中国的男人更善于等待和企盼，希望天上掉下什么，总在仰视，在暗暗朝着乘龙快婿的方向努力，这在骨子里带有一种依附心态。”

“你这话说得太残酷。”毓崧无力地说。

“以中国人的心态，都有一个落难公子，他们都因吸吮了一个女人无私的、全身心的爱而获得了成功，值得注意的是，男的总被安排在被动位置上，就像被动接受女方赠予的成人尿布……”

“你别说了好不好。”毓崧在制止我。

“这就是对中国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我欲罢不能。

毓崧像看陌生人一样地看着我，许久问道：“你什么时候学了这一套？”

我说：“你以为那些书就是你一个人在看吗？我业余时间也不光是缝尿垫子。”

## 十

在参加主持人考试的前一天，肖小梦邀请我和毓崧去她家

做客。毓崧不想去，我说去吧，我已经有点喜欢肖小梦了。毓崧说，要去你一个人去。

给肖小梦打电话，肖小梦说：“一人来可不行，我妈妈要见你们两个。”

“丈母娘要相女婿了，”我对毓崧说，“连小姑子一块儿相，就因为我们是双胞胎。”

“相鬼女婿，”毓崧说，“没影儿的事。”

虽然不愿意，我们还是去了，空着手去的，以免给对方造成未婚姑爷上门拜丈母娘的错觉。

肖小梦的家远比我想象的豪华，仅楼下的那个小车库，就使得它和寻常百姓家拉开了档次。

肖小梦的母亲，一个雍容丰腴的妇人在客厅里拥抱了我，她把我搂得太紧，使我和她那宽软的胸紧紧相贴，喘不出气，很不舒服。我十分别扭地扭动着，躲避着那张银盘大脸的贴挨，心里在犯疑，莫非来客都要受到这样热情的礼遇？忽然，一滴湿润浸在我的脸上，接着又是一滴，我惊异地转过身来，挣开了那妇人的怀抱，于是我看到了肖小梦母亲那张泪流满面的脸。我看看毓崧，他也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为妇人的举动不解。我再看肖小梦，肖小梦站在她母亲身后用手帕正擦泪。

“这是为什么？”我问那妇人。

妇人叫了声“孩子……”，便再说不出话，由肖小梦扶到沙发上，又是捏穴位又是抹胸口。

我走过去帮她，问要不要送医院。

肖小梦一边给她母亲服药一边说：“你难道真不知道你是谁？”

“我是陈毓英，”我对她的问话方式有些恼火，“你什么意思？”

“你哪里是什么陈毓英，”肖小梦亦步亦趋地逼过来，“你是我的孪生妹妹肖小萌。”

我退着说：“我们不是来演戏的，你别跟我们来电视剧里那一套。”

毓崧紧紧抓住我的手对肖小梦说：“她是我亲妹妹，我们的母亲在妇产医院以相隔二十五分钟的时间产下我们，这一切有出生证和户口本可以作证。”

老妇人在沙发上说：“不错，是相隔二十五分钟，但相继出生的不是你和她，而是小梦和她。”

“这不可能！”毓崧更紧地攥住了我，“我们是同时由母亲和父亲抱出医院的，这有街道的刘婶可以作证。”

老妇人没有说话，示意肖小梦拿来一个小包，打开来，是婴儿穿的碎花小袄，那花样与母亲箱底保存的那件竟一模一样。

仿佛发生了地震，脚下的地在朝下陷落，我感到毓崧的手在慢慢松开。

“你母亲陶玉兰答应过我，有朝一日，她会把你连同那件小衣服一同还给我……我等了整整三十年，也没见她来……”老妇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还是肖小梦作了补充，她说“文革”的时候她母亲怀了孕，诊断为双胞胎，父亲有特务之嫌，被关进监狱，临走留下话，说两个孩子，一个叫小梦，一个叫小萌，他这一去不知多少年，将来有机会出来，就依着这两个名字找孩子。肖小梦的母亲作为反动技术权威，自身难保，每月只有八元生活费，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在产房里，遇上一位叫陶玉兰的产妇，陶玉兰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见肖小梦母亲难带两个孩子，与之商定好，便买通大夫，将其中一个划在自己名下。陶玉兰向肖小梦母亲一再保证，情况一旦

好转，立即将孩子送还，谁知后来又都变了地址，联系不上了……

“老天有眼，把你送了回来，是我的东西谁也拿不去。”老妇人说着向我伸出了手。

我又向后退。

肖小梦过来，不容分说扯起我，再次把我拉向老妇人怀抱。

“我还是陶玉兰的孩子。”我执拗地说。

“当然，当然，”老妇人轻轻地拍击着我的后背，就像拍着一个婴儿，“不能忘了你妈妈，她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不容易啊。我让小梦给她雇个保姆，购置一套房子，也不枉白养你一场。”

“不，”毓崧在一边坚定地说，“我们现在很好。”

肖小梦说：“好什么呀，看你那天抓屎的狼狈样儿。”

毓崧脸红了一阵，但很快平静下来，他说：“我会以我的能力照顾我母亲，我不会仰仗谁。”说着他看了我一眼。

“还有我，我跟你一块照顾妈。”我说。

“真是拗。”肖小梦对老妇人说，“妈，您说小萌的脾气像谁呀？”

“像你爸爸呗，爱抬杠，还能像谁。”

我把她们说的“小萌”看成了另一个人，那个像她父亲的肖小萌与我毫不相干。

肖小梦拿出一本影集摊到我面前说：“从毓崧一谈起你我就有了一种感觉，你就肖小萌，后来在饭店里见到你，证实了我看法的正确。”她翻到一页，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这是我上初三时候的照片。”

照片上的丫头与我小时竟一模一样。

看了我和毓崧疑惑的神情，肖小梦笑着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小萌，你是没有充分认识、利用自己底盘好的良好基础。”

“怎么叫利用？”我问。

肖小梦说：“你看我，眉毛是修的，眼睛是割的，鼻梁是垫的，酒窝是挖的，现代科学造就了美女，美女成就了科学……”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切，肖小梦与我是同样的人。

## 十一

我与毓崧走在空旷的大街上。

一切都如一场梦。

毓崧说：“你如果没被我的母亲收养……”

“那我将是肖小萌，跟肖小梦相差无几的肖小萌。”

“长在我们家，你……后悔吗？”

“不。”

“你本不该受这样的苦。”

“可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生……这是无价之宝。”

夜很静，我们许久没有话，默默地走着。

许久，毓崧说：“我明天不想参加主持人考试了。”

“为什么？”

“妈离不开我。”

“咱们可以请保姆，生活不会老是这样子，这是你说的呀。”

“那是过去。”

“现在跟过去还一样。我明天跟你一块儿去考场。”

“我不用你陪。”

“我陪你？想得美，告诉你，我也报了名，他们不是要两名主持人吗？一男一女，并没规定一家不许报两个呀。”

毓崧停住脚步，大声喊道：“丫头子，你瞒了我！”

“我要跟你竞争。”

“你在偷偷使劲儿，怪道能侃出那些女性主义的观点，谈理论我不是你对手。”

“关键是自信。”

“对，是自信。”

“快走吧，”我说，“我怎么觉着妈妈的身底下又不利落了。”

毓崧伸过胳膊揽住我的肩，我们快步朝家走去。

我们是一对“孪生”兄妹。

龙凤胎。

## 藤萝架下

顺手帕胡同往东，有座小巧的公园——南馆。它深居僻处，没有红墙黄瓦、兽脊飞檐，两扇缕空雕花的铁门配以低矮的，拥着白蔷薇的栅栏围墙。园内，碎石铺就的几何图形甬道，通向塑有丘比特像的喷水池。高大的山毛榉、橡树和欧洲山杨中，夹着一座平顶挑檐俄罗斯式凉亭，亭后，是一片整齐在白桦林。

百余年前，这儿是俄国人的地界，人们称之为“南馆”、“北馆”。北馆有高耸的、粉红色的教堂，教堂顶上那尖尖的十字架，刺入长空，俯视着脚底下灰蒙蒙的一片民房。

南馆阴森恐怖，排满了白色的墓碑，是俄国侨民的茆地。

解放以后，北馆的教堂推倒改建成了某国大使馆。南馆的坟地铲平，辟为一个幽静的小公

园。

既为公园，便有游人，可是没有来专门欣赏风景的。一则公园太小，站在南门可望见北门，没有山回路转，也缺少通幽曲径。到这里来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彼此都认识，哪天出现个新人反而透着新鲜。每日五点半钟，铁门一开，人们便鱼贯而入，打拳的，蹿鸟儿的，背外语单词的，练绕口令的，还有唱戏的。

唱戏的分了两摊。

喷水池边上的一摊，足有七八个人，是各单位的业余京剧爱好者。他们一般都是下了夜班才到这里来。小李这礼拜夜班，小李便来。老王上白班，老王就不来。他们会的戏不少，大多以样板戏为主，古典戏曲也有人会唱几句，可是不精，想学学浓郁的京剧韵味，可惜，缺少专业人员指点，一张嘴便野调无腔，好在大伙儿都是自己唱给自己听，谁也没想着去登台，去拍电视什么的，不怕笑话。

园子西北角还有一摊，只有三个退休的老头子。这地方僻静，很少有人来，墙角立着一个藤萝架，上面缠着土黄色的枯藤。

每天第一个到这儿来的是叶四爷，一个很有风度，面庞清癯的瘦高老头。他绕过冬青，缓缓地坐在正北最大的那块石头上——那是他的座儿。叶四爷是属马的，过了中秋节就整七十九了，耳不聋，眼不花，吃起鱼皮花生来嘎崩脆，一咬一个响儿。他当过政协文史资料员，现在赋闲在家，跟比他小二十岁的老伴儿过得挺滋润。据每天跟他在一块儿唱戏的马二爷推测，他每月的工资至少在一百八这个线儿上。可是叶四爷本人从来没谈过“钱”字儿，在这高雅的京剧小圈子里，哪儿能提那俗不可耐的玩艺儿。马二爷肚里倒是时常翻腾着那个字，可人家都不说，他自然不必显得太那个了。他是天桥剧场

的退休职工，每月退休金只是一百八的四分之一。他的五小子，废品收购站专收酒瓶子的，挣的钱竟是他的两倍！当老爷子的窝囊！五个儿子，五个媳妇，加上孙男孙女，二十几口子人，竟没有一个能跟马二爷谈得来的。二爷有刘伶之癖，每顿不多，二两。这也还罢了，招孩子们厌烦的是喝完便骂，逮着谁骂谁，骂累了，便端着老伴给沏的一壶酃花茶，歪在躺椅上，哼西皮二黄：“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翻过来调过去，就这一句，直到昏昏睡去。

叶四爷绕着烂砖头踱了两圈，脖子一仰，“啊——啊——”他吊嗓很有讲究，不像有些人直着脖子愣喊。年轻的时候，他专门跟谭富英学过吊嗓。先低后高，先软后硬，由软六字调慢慢涨到正工调，然后再缓缓回收。碰上嗓子痛快，还要饶上几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吊罢嗓，他平着蹬了蹬腿。七十多的人了，一条腿支撑，另一条腿能搬上头顶，没点功夫还真做不到这点，要不怎么是叶四爷呢。他七八岁就练熟了全套腰腿功，六十五的时候还能原地打小翻呢。今天，叶四爷踢腿的时候，觉得左腿微微抽了一下，有点别不过劲儿来，牵扯得左边脖梗子都麻嘟嘟的不自在。他打了两套太极，周身才舒畅了。

时候还早，马二爷跟刘爷还得一阵子才能来。马二爷早晨不吃舒坦了决不出门，刘爷是让孙子缠着，不得脱身。早晨，从那孩子睁开眼睛的一瞬间起，穿衣裳，拿奶，喂饭，捧着、哄着，团团转，一直到把那个活蹦乱跳的“小祖宗”送进幼儿园，才能喘口气。刘爷老伴的身子骨差，连咳嗽带喘，一年有大半年躺在炕上，也得他侍候。儿子、媳妇图轻闲，把个三岁的孩子往他这儿一塞，屁事不管，大松心，大撒手。送走了孙子，再服侍老伴吃了，喝了，药片摆在床头柜上，半导体递

在老伴手里，刘爷这才从墙上摘下那把装在蓝布套里的京胡，弯着腰一溜小跑，直奔南馆而来。

刘爷钻过冬青，看见叶四爷跟马二爷已经来了。

“四哥，二哥，早啊您哪！”刘爷微带歉意地陪了个笑脸，拱了拱手。

“早，早。”

“吃了没有，您？”

“俩糖火烧一碗浆，”马二爷边说边拍拍肚子，“糖火烧里见不着芝麻酱，浆是豆腐粉糊的，熬得半生，坑人！”马二爷对吃从来没满意过。

“现在的人，光图挣钱，连刚出学校门的小屁孩儿也敢开饭馆，唉……”叶四爷揉着后脖梗子插言了。“我年轻那会儿，爱吃烩饼。您还记着泰丰楼的烩饼吧？鸡鸭汤做底汤，饼搁在碗里清汤不浑，饼丝不乱，飘着几棵绿豆苗，特别入味儿。现在哪家饭馆能做出这样的烩饼来，嗐，开的是一顿饭三百块的马克西姆大饭店，巴黎风味，中看不中吃，马克西姆决不会做烩饼……”

“定叫他——

白虎团，马翻人仰……”

一句高拨子腔，由水池边传过来，唱戏的是个长得很气派的黑大个儿。

叶四爷皱眉了。

刘爷直摇脑袋。

马二爷直起身扔过去一句话：“留神挣破苦胆！”

那边立时没了声息，这边觉着有必要唱两段清清耳朵。

刘爷调着琴问：“二哥您今儿来段什么？”

“《霸王别姬》里的‘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怎么样？”

马二爷腆着肥大的肚子歪头看着刘爷，那副尊容跟年轻美貌的虞姬实在扯不到一块儿去。

“‘看大王’不如‘野荒荒’更贴您嗓子，您那段《洛神》唱得不在《别姬》之下。”

“行了，听您的。”

悠扬的胡琴声飞出藤萝架，在南馆上空飞荡。一段漂亮而漫长的过门之后，传来捏腔捏调的梅派散板：

摇摇野荒荒星皎皎夜深人静，

摇摇驾云来转瞬间已到驿门。

摇摇进门来暗昏昏一灯摇影，

摇摇可怜他伏几卧独自凄清。

摇摇……

水池边上的一帮，听到琴声个个如磁石定住了一般，脸上露出钦佩之色。

“行家——”

“够味儿——”

佩服归佩服，他们是决不敢上去讨教的——碰过钉子。当初这伙年轻人，拜师虔诚，“爷，爷”地叫了十几声，人家连眼皮都没抬。前几年出了交响乐《沙家浜》，老哥仨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那荒腔走板的也叫京剧？”打那以后，三个老头子便认定自己是京戏正宗，谭派、梅派的嫡派传人。至于水池子边这帮子，唱得连那个冒牌《沙家浜》也不如，受嫡派指点，哪里配！

一曲“野荒荒”终了，马二爷纵然没到精疲力竭的地步，脑门上也已经冒出了细小的汗珠。他端起小壶，一边润嗓子一边说：“今儿嗓子发粘，唱出来总觉着不脆分。”

“哪儿的话。您那句‘夜深人静’的‘深’字唱得好，悠着劲儿徐徐吐出，不像池子边儿的，嗓子眼通着屁股眼，直噪，让人听着没有回转的余地。”

“末一句‘羞怯怯’唱得梅味儿实足，不拖泥带水，收腔收得有味儿，我给您拉着都轻快。”

几句捧，比二两白干劲还足，马二爷晕得乎的。他每天早晨到这儿来，不就是图的随心所欲地哼几句心爱的曲子，图的行家里手几句夸赞么。人家叶四爷跟刘爷，决不因为他只挣四十五而贬低他的价值，不像他的儿女，背着他偷偷撇嘴。其实，论功夫，他比不上叶四爷，人家打年轻就是玩票出身，跟尚小云同过台，给童芷苓伴过戏，谁能比啊。跟刘爷比，他也自愧弗如，刘爷是正规科班熬出来的，四十年前是誉满九城的红角。后来嗓子倒了仓，才改行拉胡琴。刘爷不但是演员、琴师，还是戏曲评论家，只要你一张嘴，他立刻能听出你地道不地道。

老哥仨里，最次就数马二爷了。解放前他是成乐园扫堂的，按现在的叫法是清洁工。戏园子里，扫堂的是最下等的工作，它甚至不如招呼客人、扔手巾把儿的和看座的。看座的每天还有点观众给的零钱、小费，尽管要按几成交柜上，不管怎么说自个儿多少还能剩几个。这扫堂的就苦了，他不跟观众发生什么接触，惟一的收入便是拣香烟头。从戏园子里打扫出的垃圾中，烟盒、烟头得收几大簸箕。烟头卖给天桥再制手工纸烟作坊，烟盒跟其他破烂可以卖钱。但是，马二爷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看白戏。台上唱得红火时并不要他扫堂，他可以安心地，大爷一样地看戏。他坐在东北角的台根底下，真正看戏的都不往这儿坐——只能看见演员半个身子。然而这个位子离演员最近，碰上台上是熟人，还能用眼睛偷偷跟他打个招

呼。久而久之，他不但能品出梅派、程派唱腔的差异，谭派、杨派韵味的不同，还能像行家一样响亮地叫好，声声都叫在节骨眼上，非常恰当而有分寸。

解放后，有了固定收入，马二爷的旧习惯却改不了，他一见地上的烟头就产生弯腰的念头。剧场里的烟头、烂纸照旧被他收集起来，分送回收公司。这点最为他的儿女们反感，他们给他买了整条整条的“恒大”，几次告诫老爷子，再别出去给他们“散德性”了，无奈习惯成自然，由不得他自己。退休前，他用卖破烂的钱换回一张盖着剧场大印，画着镰刀齿轮、红太阳的“节约标兵”奖状，挂在家里顶显眼的位置上。他每天端着小壶，喜滋滋地瞅着它，镜框玻璃的反光，使他看不清奖状的内容，但他喜欢它，这亮晃晃的东西是他一辈子扫堂的总结，是一出悲苦戏的光明结尾，是一曲二黄慢板响亮的收腔。而儿女们则私下正商量着，为了不辜负了那描金镜框，哪天把那里面的“标兵”请下来，换上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的照片。只是商议，还没一个敢上去摘，因为那张花花绿绿的纸一旦被周身没一条布丝、连那不便见人的地方也毫无遮掩地袒露着的男人像所替代，将意味着一场多么深刻的革命哪！说不定还是暴力的。

马二爷对两位行家的捧场看得很重，他甚至有点后悔，年轻时为什么当了扫堂的而忽略了进戏班这条路。如今，老了老了，才发现自己唱青衣的天分极高，早干什么来着？当初要学了戏，保不齐也是个角儿了，成为地道梅派传人也说不定。马二爷爱踩人，他的优点必定是建立在某些人的缺点之上的。例如他的胖，是因为有人瘦得像杆儿狼，穷酸，不富态。不错，他那弥勒佛式的大肚子跟梅派青衣水火不相容，但那是天生爹妈给的，并不是他马二爷要长成这样。当然，他也在被窝里偷

着试过别人教他的“揉肚减肥法”，胖手在肥囊囊的肚上刚抓了两把，便差点没揉出尿来，于是一切作罢。又例如，他的拖腔唱得幽婉，细腻，必定得有人没板没眼，直脖大嗓儿。马二爷仰起脸，看看头上枯黄的藤，觉着不踩踩人就对不起这细长蔓延的死家伙，于是——

“跟二位我怎么能比，您们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在二位跟前我是班门弄斧，惭愧了。可这比水池边上的强多了，那伙子五花八门，什么怪腔都有——天桥的卷烟，杂牌儿！瞧，那个正吊嗓子的大个儿，有一回跟我套近乎，腆着脸说，他在首钢京剧队呆过两年，唱过《大探二》、《宇宙锋》。你听他唱起来，呸，让人酸掉牙，连锣鼓点都对不上号！细一打听，他只是爱听戏，是首钢扛大个儿的。这样的料，给我倒夜壶我都不要。”

“拉胡琴的也不行，”刘爷慢吞吞地插言，他不大爱说别人的短处，可对水池子边那伙例外——那帮人水平实在提不起来，在艺术面前是不能护短儿的，不行就是不行。“那位拉胡琴的闭着眼摇头晃脑，外行瞅着像回事，细听，工尺都摸不准，一换把就跑调，啧啧，比鬼哭还难听。”

“戏不怎么样，棋也臭得没法儿提。”叶四爷对那天输给唱“萧恩”的那盘棋至今耿耿于怀，“……要跟我下棋，下就下罢，省得显得咱爷儿们玩不过他们。这小子胡搅蛮缠，瞎下，……我跟谢侠逊学过棋，懂得老棋谱，没见过这么不合招术的棋。今儿早晨，我上北新桥喝老豆腐，瞧见那小子系着个白布围裙，闹了半天，他是饭馆烙烧饼的！哼——”才智聪睿，出身显贵的叶四爷觉得跟个烙烧饼的对弈，颇失了身份，他激动得头也微微颤起来了。

“四哥您犯不上跟那帮人较真儿”，刘爷指着个穿一身红

运动服，正围着水池子打游儿的年轻人说：“您瞧瞧，大老爷儿们穿一身红，多扎眼，唱《女起解》甭化妆啦。年轻人，什么都没定形，近朱赤，近墨黑，靠着什么学什么。我年轻那会儿，华洋杂处，纸醉金迷。我又是少年得志，上台有人叫好捧角儿，下台名人宴请，钱来得方便，稍不检点就得滑下去。我虽说是唱戏的，家教可是严着哪，我是刘家的长子，得给下边小的做榜样，做人跟唱戏一样，讲的是踏实本分，不要腔作怪，我上凭着可靠人照护，下靠着一帮知根知底的朋友拉扯，才不至走邪路……”刘爷嘴上说的是自己，心里想的却是自己那位颇具现代派风味儿的儿媳妇。当公公的不便对儿媳妇管得过多，但也得看得过去。三十几的人了，把腰扎得那么细，梳着精短的“狗男女头”，那条裤子，刘爷简直不敢看，细溜溜地包着腿，臀部轮廓分分明明。就这，还是什么“青青西餐馆”的经理，管着大小三十几号子人呢。她怎么当的经理？天知道！当初，她跟刘爷的二小子联合陕北一块插队回来的几个铁哥们儿，开了个专卖油饼、豆浆的早点铺，仗着刘爷的面子请四爷给取了店名写了招牌“盛昌小吃店”。干了没两年，媳妇先“跳槽”了，跟那几个人一商量，“盛昌”换成“青青”，“小吃店”变成“西餐馆”。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几个人轮着吃，说是智力投资。呸！刘爷心里不忿，有这么舒坦的“智力投资”？当初他学戏时，屁股被师爷的竹板子打得拉屎蹲不下来，那才叫“智力投资”呢！英国的咖喱肉汤、德国的油煎肉饼，法国的红焖牛排，每当他看见媳妇人五人六地跟那伙人议论吃，气就不打一处来。疯疯癫癫一群魔障！深沉、稳练，与世无争，是刘家的门风。到了儿子这一代，似乎是祖坟上跑了风水，一切大变。“牝鸡司晨”，“母马驾辕”，他想起许多戏里的词儿来骂这位儿媳。在外人面前，他不便说

儿女的不是，忍了忍，终于没有说出后面的意思。不过，自从“盛昌”改成“青青”，刘爷总觉着有点对不住叶四爷，脸上有点抹不开。

“不光人越来越没准儿，戏也越唱越跑味儿！”叶四爷对什么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北京城是刘伯温亲自定的八臂哪吒城，东直门、西直门、阜成门统统加起来是十个门，是哪吒的八条胳膊两条腿。前门是脑袋，皇城是五脏六腑。现在呢？十个门一个也没了，没了胳膊腿，城的瑞气也就散得光光的。拆了城修地铁，上头是立交桥，嘟嘟嘟，汽车转得人眼花缭乱，地底下是铁路，睡在家里都心惊肉跳，说不定什么时候床底下拱出一辆火车来……”

刘爷认为叶四爷在立交桥的问题上未免有点偏狭，说它和地铁破了八臂哪吒城的风水，实在有点冤。他是地铁的直接受益者，每回带老伴去看病，出门就下地铁，呜——，还没坐稳就到了崇文门，既稳当又快。要在地面上走，得倒两回车，没一个钟头到不了，还多花两毛车钱。儿媳妇拿回来的画报上，大张大张地印着东直门立交桥的彩照，高楼汽车，不比外国差。过去东直门外的粪场，甭说上画报，人们连提也不愿提。

谙于世故的刘爷并未打住叶四爷越说越不着边儿的话头，他轻轻调动琴弦，拉了一段欢快的西皮过门。

叶四爷戏瘾上来了，他迈了两下方步，捋了一下意想中的长髯，动作潇洒自然，全然不像七十多的老人。

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  
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

几句西皮，满宫满调，吐字收音，行腔用气都颇有造诣，

再加上那副醇厚苍凉的嗓音，淋漓尽致地唱出了《打渔杀家》里萧恩宿醉未醒、懒散抑郁的复杂心情。若在戏园里，这几句唱准得得个满堂彩，而这里，只有老哥仨和一挂枯藤。

“好！”一声响亮而干脆的喝彩，来自水池边，是烙烧饼的“萧恩”。

叶四爷装没听见，心里却暗自得意。一嗓定乾坤，七十年的功夫哪！打他记事的时候起——

他的祖父是清末显贵，“皇恩浩荡”，使这个家里的大小爷儿们除了吃喝玩乐，一无所长。家里有科班，专唱昆腔、弋腔，教师是京师名角，学生是府里从成阳圈地里招来的佃农子弟。六七岁的他跟着戏班学了不少戏。辛亥革命以后，科班解散，他又跟着父亲天天在戏园看富连成班的戏。他父亲裕舜，是京师有名的昆乱不挡、能唱文武老生、能制谱改戏的业余戏曲爱好者。他紧步父亲后尘，是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耗财买脸、傲里夺尊的京戏票友。公子哥玩票，是出风头的事，更何况他打小受过专门训练，名师指点哪！不但会唱戏，他还会画泼墨山水，闲来也倒背着手吟两句“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他还会批生辰八字，会掷骰子斗十胡，会架着大鹰出德胜门……城外几百亩产业，都被他卖掉，只剩下一亩不敢卖，地里趴着两个大石王八，一座石牌坊——祖坟。五八年北京盖十大建筑，农展馆占地，大石王八随同祖宗的骨骸被“就地深埋”。自此，这个显赫家族的最后一点遗迹（叶四爷除外）便从地球上消逝了。往事如烟，在有嗜古之癖的叶四爷眼里自然是一切不如以前了。

“唉——”一声颇带艺术味儿的长叹，讳莫如深，让人闹不清四爷是在叫板还是在凭吊过去。刘爷知趣地接上一段过门……

叶四爷一连唱了四五段。随着琴声，嗓子越拔越高，越唱越亮。唱的人慷慨激昂，拉的人凝神壹志，听的人如醉如痴。琴声与唱腔珠联璧合，配合默契，优美动听的旋律深深打动了园内每一个人。

叶四爷在唱他的最后一段拿手戏《南天门》了，水池边的个个屏气凝神，专等着那最关键的一句“虎口内逃出了两只羊”。这句叶四爷唱得有独到之处，既宽且亮，末尾突然把嗓音一放，使个炸音，高亢雄健，出人意表。

拉琴的刘爷觉着叶四爷今天这段唱得有点急，像是赶着要办什么事情。而唱到“逃出了”的“了”，停顿时间却又比往日长了一倍，以致他的无名指不自自在地在琴弦上颤了两颤。他抬起头，看了四爷一眼，四爷跟往常一样，背对着藤萝，认认真真地在唱。一抹阳光照在脸上，脸色显得有点苍白，神情也有些疲惫。

叶四爷也感到今天这段唱得费劲儿，麻酥酥的感觉由胸部扩散到头部，他有点恶心，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困倦。“两只羊”怕是挑不上去了。哪儿能！唱了几十年了，水池边的听的就是这句，不能栽了。叶四爷顿了一下，运足了气，随着炸音的崩出，他耳目一阵昏弦，地撼天摇，心脏被一只手紧紧地捏住，血一下涌到头顶来，眼前的马二爷变得模糊不清，头顶的藤萝也变成狰狞丑恶的蛇，向他扑下来，扑下来……他隐隐听到自己崩出的炸音，一刹那间变成了一种窒息的，绝望的呻吟……

猝然沉下去的拖腔，戛然而止的琴声，引起人们的迷惑。许久，园内静悄悄的。

藤萝架下，马二爷跟刘爷乱成一团。

“解扣！解扣哇！唉呀，不是那个。”

“脖子底下的扣。快点，松裤腰带！放平！”

“不对，怕是脑出血，放倒就完啦！得让他坐着！”

“盘上腿，别放了气！”

刘爷坐在草地上，用半个身子支着叶四爷。四爷的脑袋搭拉在胸前，眼睛半闭着，嘴张得大大的，口角泛着白沫，涎水淌了刘爷一胳膊。

“快叫大夫去呀！您别愣着，好我的马二哥。”

“我上哪儿找去呀？”马二爷的大肚子一起一伏地，脑门上、脖梗上满是大汗珠子。

“医院！”

“就近没医院。”马二爷几乎带着哭腔了。

呼啦啦，水池边的一帮过来了。几个大小伙子二话没说，七手八脚，抬起叶四爷飞快地朝门口跑去。

一帮人在公园门口截了一辆送奶的平板车，烙烧饼的坐在车上，搂着叶四爷，扛大个儿的在后头推车，穿红衣裳的骑着自行车在前边开路，六七个人吆吆喝喝奔了东直门医院。

漫长的冬日过去，园里的迎春开了。

一个温暖的上午，调养了一秋一冬的叶四爷终于出现在园门口。一场大病，使得他脸色白里泛青，人也苍老瘦弱多了，只有那双眼睛，寂寞中含着希冀与期待。他挪动着不太方便的半个身子，拄着拐杖，艰难地朝藤萝架走去，花岗石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在叶四爷眼里，最大的变化是藤萝的枝条不见了。园林工人在木架下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坑边摆着几棵带根的细蔓，金银花？迎春花？凌霄？还是葡萄？多半是紫藤。叶四爷觉着，这个地方只有栽紫藤最合适。他坐在石头上，痴痴地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座位”，听着耳旁飒飒的风声，心里

产生了一种难受的感觉，一滴寒凉的泪，顺着那半个麻木了的脸颊滚下。

微风中，隐隐传来京剧曲牌的演奏，细听，是他熟悉的“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他心头一颤，抬头循声望去，水池边一伙人在刘爷指导下正认真排练。胡琴的召唤。使得他不由自主地向水池边凑过去。

“四爷！”烙烧饼的头一个发现了他。

“四哥，您怎么出来了？”刘爷扔下琴，紧跑两步搀住了他的胳膊。

“恢复成这样真不易。”

“四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叶四爷想说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却如半语子一样：“唔……呜！……”他被人们簇拥着，在池沿上坐下来，黑大个儿赶紧脱下蓝制服垫在他屁股底下，“石头太凉。四爷您还得上意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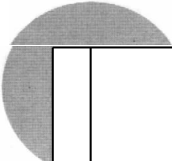
叶四爷心里着实感激，他转动脑袋四下找着，用手比划着肚子。

“您是问马二哥么？”刘爷说，“他打头年就到铝制品厂看仓库去了。人家除了补齐原工资以外，夜班费、奖金，加起来足有一百八。活儿不累，就是不能离身儿，可是不妨碍他扯着嗓子在仓库里唱《霸王别姬》……”

叶四爷点点头，用手绢哆哩哆嗦地拭了下颏上的口水。他指指刘爷手里的琴，刘爷会意地笑笑，拉开架式，调整琴弦，“今儿拉段您爱听的二六吧！”

“我来。”

没等刘爷的话说完，年轻的琴师已扯动琴弓，拨动琴弦了。悦耳动听的琴声与春风、鸟鸣汇成一股清亮的和弦，强烈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

风也萧萧  
雨也潇潇

地撞击着叶四爷的心……

# 你找他苍茫大地 无踪影

—

精神病院的游艺室里正在举行着每半月一回的病员文艺例会。

大部分观众的眼神都有些发直。

几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夹杂在穿蓝白条的直眼人中间，不动声色地细细观察着每一个人。

观众们忧郁地坐着，彼此没有交流，每个人似乎都有很多心事，都有着推不开的山一样沉重的大题目。场中间绿色地毯上频频变换的节目引不起“观众”的兴趣，演出得好与不好都与他们无关，多么卖力的演员，多么精彩的演出，在这里也不会获得掌声——每个观众都有他们自己

的难以开启的独立世界，他们走不出自己设立的固若金汤的世界，否则他们不会到这里来。

一个年轻女孩子在为大家跳芭蕾，跳的是《胡桃夹子》里那段有名的双人舞，没有舞伴，女孩子就一个人跳，从她投入的神态和娴熟的动作里，从她一招一式的表达中，大家分明感到了那一半的存在，那一半在她的心里。女孩的目光清澈高远，面孔圣洁动人，没有人怀疑她是个优秀的舞蹈演员，但是她身上那宽大的蓝白条的裤褂，又分明告诉人们，她是病人，是被治疗的对象。

主任医生顾明面无表情地坐在人群后面，冷冷地看着舞蹈者。他手中的笔在年轻舞蹈家的名字下面点了一下，却终没划出任何内容。倒是他旁边的年轻医生小安已经在舞者的名字后头轻轻地描了一个娟秀的√。这意味着患者病情的痊愈，如果有三个√连续出现，病人就可以出院了。

见院长看自己，小安说：“跳得真好，源床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顾明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又投向了舞蹈者。

舞蹈已近尾声，舞者快速的单腿旋转显出了她非凡的艺术功底，人众里传出了稀稀落落的掌声，掌声来自医护人员。

小安又将那个√号重重地描了一回。

精巧又专业的谢幕之后，女孩子带着满脸的陶醉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一声不响地望着窗外，脚上那双淡粉色的芭蕾舞鞋始终没有脱下。

小安看了一下院长的记录，女孩的下面是个粗重的 伊

一个长着络腮胡的汉子被医护人员连推带拽拉到了场地中间，汉子也穿着蓝白的衣服，扣眼错着，光着一只脚。护士提着他的鞋追进来，弯下腰给他穿上，他像姑娘一样腼腆地笑着

说：“我弄不成，真弄不成。”说着就往下走，又被护士挡了回去。他站在场中间，不安地挫着手说：“非得演吗？”护士长说非得演。汉子吟沉了半天说：“要不……我给大家唱段革命样板戏《平原作战》？我唱李胜。”见大家没有反应，又说：“要是你们不爱听，我就不唱了。”

顾明说：“老王，你唱，我爱听。”

老王就开始唱：

你听着——  
霹雳一声春雷响，  
平原上谁不晓工农的儿子赵勇刚！  
战斗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上，  
抗日的声威震撼着铁路两旁。  
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  
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  
鱼在水鸟在林自由来往，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勇刚！

这段二黄二六被病号老王唱得一塌糊涂，压根找不着调了。没有掌声，连医务人员也无动于衷，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平原作战》这出戏太生疏，不上四十岁的人对它没印象，他们不知道老王嘴里胡鸣啦了些什么。

鼓掌的只有顾明一个人。

这出戏他熟，当年他在农场当知青时演过这出戏，他就是里面的赵勇刚。

老王向鼓掌的他抱了抱拳，不好意思地让护士领下去了。

顾明在老王的下头划了✓。

小安一脸的不解。

下面的节目都是胡扯八扯的疯闹了。

—  
—

下班，顾明骑车回家，一路上都在哼唱“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翻来调去就这一句，再换不来别的词儿。直到走上楼梯，敲响自家的门，还在“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好像从这句词里拔不出来了。

顾明的爱人谢玉琴不到五十，病退在家，其实没什么病，不退就得下岗，下了岗以她这个年龄也谈不上什么再就业了，不如一下了断，就找了个腰肌劳损的由头退休了。

丈夫回来，老谢自然是笑脸相迎，茶是新沏的，饭是现成的，拖鞋早给预备到脚边。顾明刚换好衣服坐在饭桌前，尚未拿起筷子，家里新养的一只小猫黄黄儿便蹭地一下蹿上了他的膝头，扬着毛茸茸的脑袋冲他喵喵。

顾明的思路还在老王唱的《平原作战》里头转悠，就冲着那猫摇头晃脑地唱：“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

老谢说：“快吃吧，对着只猫唱什么唱？”

顾明说：“我们那个老王啊，他的病好了，今天他唱的就是这个。”

老谢没接有关神经病老王的话碴，却对顾明说：“今天街道开会说凡是结婚二十五年以上的夫妻，区妇联要给予表彰和奖励，给两条毛巾被。”

顾明说：“咱家不缺毛巾被。”

老谢说：“咱家可够了二十五年。”

顾明说：“区里这些老娘儿们也是，变着法儿的要表示她们的存在。”

老谢说：“话不能这么说，这也是一种荣誉，对门的老张，楼下的宋大妈，下午就把结婚证复印件送去了。”

顾明说：“妇联这么干好像是不提倡离婚，其实离婚也不是什么坏事。”

老谢说：“不是坏事难道还是好事！”

顾明说：“我可没这么说。”

老谢说：“关键是得找着咱们的结婚证，咱家这东西可是有几年没见啦。”

顾明不想再听毛巾被的事，就边喝啤酒边哼“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

老谢还在思考她的结婚证。

正吃着饭，小安来了，正好也没吃饭，又馋老谢熬的红小豆粥，就索性坐下来一块儿吃了。小安是来找顾明商量芭蕾舞演员出院的事的，她看顾明给那女孩子打了伊，心里就有些犯虚，不知该不该填这出院的单子。

顾明说：“源床的病很重，她还没有从戏里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她现在还不知道自个儿是谁，在哪儿。”

小安一声不吭，只管喝粥，末了说：“您怎么给老王打了钩呢，他唱的那是什么呀，前言不搭后语的。”

顾明说：“怎么是前言不搭后语，戏词就是这么写的，老王一句也没唱错。你没发现，老王今天很有些环境意识了，他见没有人鼓掌就不想唱了，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唱得不好，怕人笑话……这是什么样的思维，这是正常人的思维……”

老谢不想听他们说这些精神病，就一个人到顾明的书房翻腾结婚证去了。

三

老谢找了三天也没找到结婚证。

老谢的脸都急绿了。

倒不是为了那两床毛巾被，是好好儿的东西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老谢找到最后已经是纯粹为了寻找而寻找了。

家里已经彻底倒海翻江，乱得一塌糊涂，连女儿当年吃奶的奶瓶子都从破筐里翻腾出来了。顾明下班，推开门竟无从下脚，让灰尘呛得只想打喷嚏，当然没了香茶热饭的伺候，连黄黄儿也吓得不见了踪影，顾明屋里屋外唤了半天，黄黄儿才顶着一脑袋灰絮从柜底下颤颤巍巍钻出来。

再看老谢，头上包着个包袱皮，在阳台上正一本一本地翻女儿小时候的《看图说话》。

顾明说：“你翻这些干什么嘛，这是我捆好了准备卖的。”

老谢说：“结婚证保不齐就在这些书里夹着。”

顾明说：“孩子都上大学了，这里怎会有结婚证。”

老谢说：“越是年代久远越有可能，那个证要是夹在你才买的《股票交易指南》里才是新鲜事呢。”

顾明说：“看你倒腾得鸡飞狗跳墙，就为这两张纸，值不值？”

老谢说：“我就纳闷儿，挺大的两张纸，花花绿绿跟画儿似的，说找不着就找不着了？怪事！”

顾明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东西。”

老谢瞪了眼睛问：“在哪儿？你好好儿想想。”

顾明说：“想不起来了，一晃而过，有年头了。”

老谢说：“你个猪脑子，记你那些精神病比什么都记得

准，那天在大街上你指着个干部非说是你的病人，人家本人都不承认，你还在较真儿，还要扒人家衣领子看什么胎记，把人丢完了。这会儿真用着你了，你又一晃而过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顾明说：“我想起来了，最后一次看见那东西是在盖防震棚的时候，没错，就是盖防震棚。你妈说这纸挺结实，要拿它糊小窗户，我说别介，这是我跟玉琴的结婚证！”

老谢问：“后来呢？”

顾明说：“我怎么知道后来，你问我干什么，你问你妈去呀。”

老谢急了，声音一下高了八度说：“我要能问我妈，我还能在这儿站着吗，你是盼着我死怎么的！”

顾明知道，凡是找东西的人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候最好别招惹他们，就搭讪着说：“没有这证，几十年也过来了，谁也不能说我们不是夫妻。”

老谢说：“问题是我們是有证的，我是明媒正娶的，我们不是把铺盖卷儿搬到一块儿的瞎凑合。”

顾明说：“谁说我们是瞎凑合了？”

老谢说：“证呢？没证就是瞎凑合。”

顾明一下没了话，只好转了话题问：“今天吃什么？”

没想，老谢的火更大了，她抬起头来说：“你愿意吃什么你自己吃，我找不着证就不吃饭！”

顾明说：“那何苦，你要真把这个证看得这么重，就到单位去开个证明，意思是一样的。”

老谢说：“单位的证明顶什么，我们单位什么都能证明，连小刘害脚气都找单位开证明，谁都知道我们那个证明不值钱极了。结婚证是什么，结婚证是有法律效应的，是政府颁发的

证书，单位岂能证明得了。”

顾明说：“那你就去公证处办个公证，跟结婚证一样，同样有法律效应。”

老谢说：“这倒是个法子，我怎的就没想到这儿。”

老谢说着就将那一堆烂书本踢开，拍拍身上的土站起身去做饭了。老谢想，亏得有公证处，天底下还有个说公道话的地方，要不然，她跟顾明这婚姻还真有点说不清了。

#### 四

第二天上午，老谢到医院来找顾明，看见顾明和小安正在病房里和芭蕾演员周旋，原来演员趁人不注意将衣服扣子都揪下来当胡桃吃了。护士要将演员拉到放射科作检查，演员不干，仍旧舞蹈不止，灵巧地在床与床之间和医生、护士转圈。费了好大劲，最后总算将她拉住，在两个护士的绑架下一蹶一蹦地走向了放射科。

老谢跟着顾明进到办公室，老谢说：“那个漂亮姑娘怎会是精神病，可惜了的，看着好好儿的。”

顾明说：“那是一种环境强迫综合症。”

老谢问怎的是强迫综合症。

顾明说：“就是钻了牛角尖，进得去，出不来了。”

小安说：“其实谁都有点呢，轻了叫神经质，发展大发了就成了病。”

老谢不以为然地说：“病就是病，怎能说谁都有点儿，看你说的。”

这时，大胡子老王出院了，他媳妇带着他来办公室向顾明告别。

小安给老王开了一个月的休假，顾明让老王媳妇利用这一个月陪着老王四处逛逛，放松一下，别急着上班。老王媳妇说没钱旅游，大小子今年考高中，上了重点得拿一大笔赞助费，他们的儿子再不能像他爸爸一样烧锅炉了，得当个知识人。

老王说，还是上班好，他不想去旅游，他住院这些日子多亏了孩子他妈，为他，孩子他妈吃了不少苦。

老王媳妇听了眼圈就有些发红说：“你别这么说，谁让咱们是夫妻呢。”

老谢听了就问：“你们有结婚证？”

老王媳妇说：“看这老姐姐问的，我们是结发夫妻，风风雨雨猿月怨号领的证，差不了，怎能说没证。”

老谢赶紧说：“我是说你们的证还好好儿存着？”

老王两口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还真答不上来了。

老谢说：“怎么样，傻眼了吧，跟我们家一样，快回家找去吧。”

老王两口子就你说你收着，他说他收着，一边说着一边出了门。

顾明问老谢来有什么事。

老谢说：“结婚证公证不成。”

顾明说：“怎公证不成？”

老谢说：“单位证明、户口本都不抵事，公证处就认结婚证。”

顾明说：“这么说这事给证死了，就没别的法子了？”

老谢说：“公证的人说了，结婚证丢了上开出单位查档，由原办证单位给开出证明他们就给办公证。”

顾明一听愣了半晌说：“上原办单位，那就是新疆的阿克苏了……”

老谢犹豫地说：“不行就跑一趟？”

顾明说：“二十多年了，那地方的人早散了，机构都撤了，你去了找谁呀。”

老谢带着哭腔说：“那你说怎么办？”

顾明说：“我看算了。”

老谢说：“算了？那怎么行！”

顾明说：“不行又能怎么样，咱们也变不出个结婚证来。”

老谢说：“你行我不行，我非把公证弄到手不可。”

顾明生气地说：“你有本事你就弄，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

老谢说：“你对国家的法律是什么态度，怎么叫吃饱了撑的，这可是咱们俩的事，我这么干是为了咱们俩。”

顾明说：“现在想起结婚证来了，早干吗去了？”

老谢说：“这话我倒要问你。”

小安给老谢倒了一杯水，示意顾明少说两句。

顾明说：“我不管你什么结婚证不结婚证，明天我要出差上吉林，开会。”

老谢说：“又是研究精神病？”

顾明说：“那当然，我还能研究什么。”

老谢问还有谁去。

顾明说：“小安也去。”

老谢说：“你去开你的会，我无论如何得把结婚证找出来，哪怕钻天入地，掀地挖墙也得找。”

顾明说：“你还真把它当个事啊，不就两床毛巾被么，我给你买回来就是了。”

老谢说：“到现在了你怎么还在犯糊涂，毛巾被的意义已经退到次要地位了，要紧的是名分问题。”

顾明问什么名分。

老谢说：“夫妻名分，没有结婚证，我和你算怎么档子事！”

顾明说：“什么怎么档子事，你妈和你爸爸当初也没结婚证，不也名正言顺过了一辈子，最后双双进了火葬场。”

小安接过他们的话说道：“证不证的没劲，我的不少同学没领证就在一块儿过了，也过得挺好，不领证彼此都有相对自由，前进不成尽可后退，机动灵活。”

老谢说：“你们那是现代派，是未婚同居，丢死人了，单位和政府都不会支持你们这样做。”

小安说：“既然没人认可你们的婚姻，那不更简单了，你们就是大龄未婚……壮年哪，可以登记去结婚，也可以重新找对象。多好的事啊。”

顾明嘿嘿地笑。

老谢说：“越说越不像话！”

## 五

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在练扇子舞，老谢在其中老心不在焉，错了好几回。教练点了她几次，仍跟不上趟。旁边的宋大妈问她是怎么了，老谢说是头疼。

宋大妈说：“你成天守着大夫，还怕头疼，让你们家顾大夫给看看就行了。”

老谢说：“再别提那个大夫了，现在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了。”

宋大妈说：“又出差啦？”

老谢说：“可不，上吉林了。”停了一会儿老谢又说：“宋

大妈，您在街道干了一辈子，您说这两口子要是没结婚证该怎么说呢？”

宋大妈说：“这很简单，就是非法同居呗。”

老谢说：“要是有结婚证，丢了呢？”

宋大妈说：“哪儿丢哪儿补。”

老谢说：“要是补不来呢？”

宋大妈说：“补不来就让原办单位照档开个丢失证明。”

老谢说：“要是证明也弄不来了呢？”

宋大妈说：“要是连证明也弄不来就说明没这档子事，什么结婚都是瞎掰，不受法律保护。”

老谢听宋大妈这一说，越发觉得事情的严重了，眼睛就有点发呆。她真后悔，以前怎的对这张小纸片就没重视起来呢？没了这张纸，敢情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算数，有了孩子也是私生子，甭管这孩子是上了大学还是正在吃奶。

老谢快快地走回了家，没做饭，扑在床上想心事。

她突然感到很危险，很可怕，既然她与顾明的婚姻没有结婚证来作法律保证，那么彼此就是自由的，都有再选择的权利。她已经退休，是个黄脸婆，家庭妇女，选择和被选择的机会于她几乎是零，但顾明可是主任医生，事业、前程正如日上中天般地辉煌，他满可以再找个在各方面胜过她一百倍的女人……那个老往家里跑的年轻医生小安，怕也不是个安分货色，她看顾明时那个眼神，现在让人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偏偏的是她和顾明一块儿出差，他们这是第几回了……年龄相差太大，大怕什么，这是新潮，现在的时髦女郎哪个不是傍个老头子，再说了，老牛爱吃嫩草，保不齐顾明就没那心思。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这里边说不定已经有了什么事了，你看他对结婚证的态度，不急不恼的：要不就算了。“算了”是什么意思

思？是结婚证算了还是这场婚姻算了？当然是后者，他巴不得算了呢，这都是那个姓安的灌输给他的：前进不成尽可后退，机动灵活。她与顾明几十年的夫妻原来是一直处于机动灵活状态，人家都抱琵琶另有别弹了自己还蒙在鼓里铁了心思一条道走到黑呢！傻，真傻。傻透了！

老谢在床上翻了个身，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仔细想，她好像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结婚证，当初上办事处登记，她因为是铁姑娘队的队长，要带着大伙挖渠，为创造连战七十二小时不下火线的记录，结婚证是领导委托女文书替她代办的。失策，太失策！那时候太年轻，太轻率……一切都是想当然。既然是这样，那么结婚证是否存在过就应该打个问号了。结婚证的有无，最清楚的当数顾明，说不定从那时起，他就作了机动灵活的打算，难怪自己在翻天覆地地找证的时候他总是幸灾乐祸地唱：“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果真是“难提防”啊，原来二十多年前这神兵就埋伏好了……还骗她什么老太太要拿它糊窗户，那全是障眼法，扯淡！

老谢惊出了一身冷汗，一骨碌坐起来，对着墙上她与顾明的黑白结婚照越看越不是味儿。

照片上的她憨憨地笑着，而顾明却抿着嘴若有所思。

老谢自言自语地说：“敢情我现在才明白。”

## 六

老谢有老谢的办法，她决定到办事处再办一个结婚证，那样就等于给这个家上了保险，不怕有变故了。至于什么二十五年啊，什么毛巾被啊，都顾不得了，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现

在要的是雪中送炭。

到了办事处，办事员告诉她，现在结婚登记手续已经交到区里了，归区里管。老谢又赶到区里，区里人说这很简单，只要双方单位开出介绍信就行。

老谢问：“就这么简单？再不要其他？”

办事员说：“不要其他，对了，要两人的合影照片，贴在结婚证上用。”

老谢说：“这好办。”

从区政府出来，老谢很高兴，老谢认为这事不成问题了，让单位开个介绍信这再容易不过了，他们单位连脚气这样的事都能开证明，给她开个结婚的条子还不是小菜一碟。更何况她和顾明的情况谁都知道，就是重走一遍手续罢了，当然，跟领导打个招呼是必要的。

老谢跟领导一说，几个领导听了都乐，说这事还真新鲜，不过不是什么大事，让办公室小李给开个介绍信就是了。

领导老张说：“这么说我回家也得找找结婚证去，天知道我那个证在哪儿塞着呢，原以为是一张纸的事，没想让老谢一说还很重要。”

老赵说：“我那个证早就没了，十年前两口子打架，我们那口子一赌气，给撕了，撕了就撕了，谁也不能说我们不是两口子。”

老谢说：“当初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人格的承诺比一张纸要贵重得多，想着结了婚就不会有什么事了，但以现在的观念来看，就得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

房间里还有几个同事，大家一听老谢要“结婚”，就闹闹嚷嚷起着哄地要吃喜糖，还有一个当下就登记给老谢凑份子，

把一切闹得跟真的似的。

老谢说：“你们起什么哄啊，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就是补个手续，别瞎闹！”

人们说补手续也是结婚，该好好热闹一下。大家嘻嘻哈哈地逗着老谢，拿补手续这件事开心。

没想到，老谢的好心情在办公室小李那儿遭到了彻底打击。

小李点着介绍信说：“这初婚还是再婚一栏怎么填呢？”

老谢说：“当然是再婚。”

小李说：“说再婚，那前边就是离婚了，离婚也得有离婚证啊。”

老谢没有离婚证，老谢傻了眼。

小李说：“那就填初婚吧。”

老谢不干了，老谢说：“填初婚我的女儿怎么算呢，难道我是未婚先孕么！”

小李说：“您女儿都二十多了，科学的说法您应该是单身母亲。”

老谢一听火了，无论是未婚先孕还是单身母亲，她都不能接受。

小李把介绍信一推说：“您自个儿填吧！”

老谢什么也写不出来。

## 七

老谢病了，几天没去练扇子舞了，一天到晚精神恍惚，看着墙上她和顾明的结婚照嘴里哼哼叽叽。女儿从学校回来，看她妈只是唱“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就有些着急，不

知她妈犯了什么病，大气不敢出地小心伺候着。

顾明出差回来的时候，女儿正在厨房给她妈下挂面。女儿见了顾明说：“爸，您看看我妈吧，怎么都成了横路敬二啦。”

顾明进到卧室，见老谢正发愣，就说：“还是为那个结婚证，你有完没完哪？”

老谢不理顾明，眼里有泪光在闪。

顾明说：“你成天在家泡着，憋也憋出病来了，明儿还是出去找点事做吧。”

老谢说：“要出去也得把结婚证补上再出去，要不我闺女名不正言不顺。”

顾明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看你快成精神病了，症状赶上我们那个跳芭蕾的了，一根筋往死里转，转得出不了。”

老谢指着墙上的相片说：“你看看你那德行，皮笑肉不笑的，跟《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似的，照相的时候你心里想的什么，别当我不知道！”

顾明说：“你说我心里想什么了？我哪儿知道照相的时候我想什么了。我刚回来，你就找碴儿吵架，真没意思。”

老谢说：“是我没意思还是你没意思？”说着站起身插着腰站到了顾明对面说：“你给我老实交代，第一你到底领没领过结婚证？第二你跟那个姓安的究竟是什么关系？”

顾明直往后退，他哭笑不得地说：“都什么年纪了，你还吃醋。”

老谢说：“那是因为没有结婚证。”

顾明说：“没有结婚证能怪我吗？”

老谢说：“不怪你怪谁？你心里最明白。”

顾明说：“我不明白。”

老谢说：“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顾明说：“比精神病还精神病，明天我得给你开张入院通知书了，好好修理修理你。”

老谢冷笑一声说：“这才是你的心里话，你想跟那个姓安的一块儿修理我，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来吧，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

女儿端着面跑进来，让母亲消消气，先吃饭。

老谢不吃，将一碗面都拨拉到了地上，大叫着说：“日子都不过了，还吃什么饭！”

顾明说：“不过就不过，为个结婚证，你能把人给逼死，没证就没证，咱们俩没关系就没关系，你爱是谁就是谁！这些日子你把人整得也够呛了，一切随你的便吧！”说着上去就将墙上的镜框摘下来，啪地摔在地上。

镜框在脆亮的响声中破碎。

女儿赶紧蹲下来收拾碎片，说：“你好好儿的，这是怎么了，是怎么了？”

老谢说：“怎么了，你问你爸爸，对了，他是不是你爸爸还得两说着呢。”

女儿噗哧一笑说：“他要不是我爸爸，您怎么说哇？”

老谢说：“他骗我，这么些年了，原来压根就没有结婚证！”

顾明说：“我骗你干嘛，我哪儿有结婚证，日子过得好好儿的，你说你突然转了哪根筋。”

老谢说：“我睡醒了，我睁开眼睛了，我的法律意识复苏了，我学会保护我自己了！”

顾明说：“你以前也没闭着眼哪。”

老谢说着说着就哭了，老谢觉着很委屈。

这时，女儿拿开相框后面的木板，取出垫在后面的纸，打开一看竟是老谢和顾明的结婚证。女儿说：“妈，您别闹了，您看看这是什么？”

老谢两口都怔住了。

老谢拿过证来捧在手里百感交集：“……就为了这张纸，为了这张纸……”

顾明说：“谁想到你妈没糊窗户给夹到这后头了，真是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啊。”

女儿说：“不是您摔它还发现不了呢。”

顾明说：“闺女，你将来的结婚证可得千万收好了。”

女儿说：“我差点儿当了私生子。”

老谢哭笑不得，一脸尴尬，一个劲地说：“怎么是这……”

## 学车轶事

去冬今春，曾受训于汽车驾驶学校，甘苦相杂，喜忧参半。今特描叙所遇，聊备一格。

睡梦中被电话惊醒，看表已是两点三十五分，半夜被扰，料定对方有紧急之事。果然，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急切，说：叶广芩你赶快到唐都饭店来，务必带着你的记者证。我说老差你半夜三更不睡觉捣的什么鬼？老差说他没捣鬼，是遇上麻烦了。又说我是他的班长，在这危难时刻除了找班长他没别的办法。我说现在你想到我是班长了，洗车摇车的时候你怎就记不起这个问题呢？老差说不管怎么着我现在得去一趟唐都，否则他就活不过今天晚上。我问他是不是让黑社会绑了票，要是那样我没钱赎他，更何况我跟黑道

的人也没交情。老差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你他妈到底来不来？我说不——来——，就“啪”地挂了电话。

说不来还是来了，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老差在唐都饭店的保卫室里坐着，隔壁房间里关了个俏丽的小妞儿，此情此景用不着解释，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差见了我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的肉一下子松弛了，他对坐在桌子后面修指甲的保安小伙说，我们单位领导来啦，是主编级呢。又对我说，快把记者证给他看看，看我骗他了没有。我瞪了老差一眼，他这张嘴连同他这个人，上头与下头同样管不住，我没来之前他不定跟人家胡诌了些什么。小伙子问我跟老差是不是一个单位的，我说不，又立即改口说是。对方疑惑地看着我，我赶快肯定地说是。因为从目前情况推理，这个回答没有错，我与老差同时进入汽车驾校，自愿期受训，同在无牌号北京吉普车上操练，在一起厮混半年之久，我又是他们的班长，能说不是在一块儿的吗？保安小伙让我签字，说签了字把老差领回单位好好进行批评教育，我说那是一定，那是一定。跟老差往外走时我说老差你一定得罪了谁，让人抓了这一头。老差说那女的不是野鸡，是他的小秘。老板睡小秘，天经地义，这个饭店的人少见多怪罢了。我埋怨他此事做得太过，还抬出报社来给我找事。老差说任谁都怵记者，连在波黑用各式新武器打得难解难分的穆塞两派，见了记者都得把枪往天上放，更何况唐都饭店这乳臭未干的小保安。他不提报社，不叫我出面，事情闹到天亮也完不了，他这样做是跟宋江学的，“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我说把报社比作烟水寨，你还有点儿学问。老差说批宋江那会儿他是工人宣讲团的，常到大学去给人家骂宋江，现在别的词都忘了，只记得这两句。他问我是不是很在乎他搞小秘这件事。我说不，他爱搞谁搞谁，别搞到

性病研究所那儿就成。老差说我的态度很科学，跟得上时代潮流的发展，人生在世，就得想得开，男人么，就得有勇气，他舅舅说了，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我说这话好像不是你舅舅说的，老差说就是他舅舅说的，而且是亲舅舅。我说老差你以后遇上这样的事再不要牵扯我，我们两个圈子里的人，差得码子大呢。老差就让我不要摆记者的谱，也不要端作家的架子，他说他没少跟作家打交道，给他两条烟就能给你写篇文章，而且是你让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吹得比你还美还圆。我说他给我一百条烟我也不会给他写，写他这样的人我觉着掉价。他说他也不会让我这不入流的狗屁作家写，说我这个作家是带引号的，直到今天他在书摊上也没见过一本我写的书。瞧瞧人家贾平凹，那才叫作家，写一本轰动一本，他写人，人写他，连他上厕所撒尿都有人当轶事写出来。当作家就当那样的，要不就别当，就老老实实地去当司机，去学开车。

我跟老差一边拌着嘴一边来到外头，老差搂着他的小秘钻进车里，扔出一句“待会儿见”，一溜烟儿地走了，将我丢在清冷的大街上。望着远去的汽车尾灯，我想老差真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人。

老差叫差显祖，是北京一个大房地产公司的西北总代理，据他说，他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打盹的工夫，腰包里就能进三五十万。同车的绿豆儿给他算过，以老差这种挣钱速度，一年内买三五个英国不成问题。老差说干嘛买英国，英国有什么好，要买他就买西西里岛，他上那儿去当总督，娶三十个老婆，一天一换，生二百个孩子，个个健壮。绿豆儿接上一句都是杂种。

老差钱是不少，在我们这些学员为将来的车感到渺茫时，他的“奔驰缘园”已由他的司机开着终日跟着我们那辆破旧的

侯练后头跑了。老差舒服地坐在“奔驰”后座上，悠闲地抽着烟，有时还故作文雅地听听施特劳斯，轮到他开车，他便由“奔驰”上下来，钻进北京吉普，开够公里数再蹦回他那辆豪华车。因为小型机动车考试有规定，凡考小车执照者，考试车辆必须用考场指定的北京吉普，驾驶员也必须经过驾校的半年培训，否则不予受理。这样一来，想当总督的老差就成了班里的大款学员，每天腆着啤酒肚，首长般地在—群小青年中晃来晃去，他那辆锃光瓦亮的大“奔驰”也护兵似地跟在绿帆布篷的吉普后头，在市区，在公路，在国道来来往往地跑，很有些风情，也很引人注目。学员们都想过过坐“奔驰”的瘾，因为那个半躺半卧的沙发座儿也的确比吉普车后头的硬人造革板凳舒服，而且还有空调，还可以听音乐，就纷纷向教练侯建东请求坐到后面车上去。一来二去吉普车上就只剩了侯练和开车学员，学员开完车以后也不在吉普上停，照直往后冲着“奔驰”跑，侯练就成为了破吉普的长驻代表，搞得他很窝火。后来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驾校校长李振兴，老李觉着太不成体统，不单影响教学而且还影响教练员情绪，就责令“奔驰缘园”再不许在 缘园号吉普附近出现，又在训练规则中加了“任何人在训练中不得搞特殊化”一条。由此，老差只得降贵纡尊，跟大家一样缩在吉普车的排座上，吃尘土，闻汽油，听侯练即兴而发的各种揶揄。

侯练家在西郊山门口住，媳妇是种菜的农民，屋里有一儿一女和两栋二层小洋楼，日子过得跟王爷似的自在。侯练除了精于开车，对戏曲也有偏爱，每天晚上都去村里的俱乐部学拉胡琴，还唱，有时拉唱得晚了，第二天出车就眼睛发红，就让学员把车开到树阴下头，“先休息三十分钟”。有时晚上没唱够，第二天出车看见路边有骑车的漂亮女子，就冲着人家猛吼

一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逢此时我们也都会很自觉地齐声合唱：高板凳低板凳都是木头。招来车下女子一阵白眼，我们都觉着很快活，要是人家装听不见不理我们，大家就觉着很没意思。侯练年轻，精明，人也很活络，跟几个学员关系搞得极好，开车往路上跑时专挑好去处，还嘱我背上照相机，谁看到好景致就停车，随走随照，学员们就将此段训练谓之“一日游”。当时时间又正逢阳春三月，桃花盛开，菜花遍野，大家心情都很愉快。到了吃饭时候，侯练自然知道哪条路上有店堂洁净、女主人漂亮又手脚麻利的饭馆，可以很实惠地填上一顿。饭资由学员平均分摊，谁也不多吃多占，很公平。问题常常出在老差身上，这位大款身上往往没有钱，一急了他就把他的“长城卡”、“牡丹卡”掏出来让人算账，惹得卖拉面的小女子惊得直往后闪，不知这亮乎乎的玩艺儿是何时发行的大额钞票。车上连侯练在内谁也没见过那些卡，大家就传着看，用手指咣咣地弹，老差说甭弹了，是金属的，不怕水火，又说这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眼下谁出门裤衩上还缝着小兜，鼓鼓囊囊地揣着钱呢？傻农民才那样干，真正有派的款爷们都玩卡，走哪儿一取，万儿八千的，钱老跟着你跑。大家都说是方便，便对那卡充满敬畏，寻思有钱也去办一个。但时间一长，大家又瞧出那卡的短处，实有些惹人讨厌了。无怪所到之处除了近郊以外还有高陵、瓦斗坡、新合乡这样的小乡镇，那里从未有过接待“卡”的设施，于是老差的千百万元只充作几张小片片，买不来一个鸡蛋。每回老差白吃，他都解嘲说：改天在王府饭店请大家吃自助餐，就这也没改变了大家对小卡的想法。

驾校的教官们都是警察，警察的职业病是看谁都像犯人，看谁都像有前科的不良分子，所以这个学校的教官们就都见不

着个笑模样儿，训学员也训得狠，不管你是谁，多大年纪，一律不留情面，不把你的架子打垮，绝不罢休。教官中以校长李振兴训人为最，老李的模样实不敢恭维，身体矮短墩矬，皮肤粗糙死黑，配以高筒皮靴笔挺警服和那双出办公室必戴的白线手套，整个儿一个日本大佐。可是我们当面谁也不敢说他像大佐，连日本俩字儿也不敢提，因为他的父母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说他跟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连电视机电冰箱也不用日本的，看着堵心。仗着自己是抗联烈士的后代，仗着自己是西藏老汽车兵出身，老李谁都不怵，说话真真地直、粗、狠，他往训练场上一站，场上立时阴一片天，教的学的都大气儿不敢出，生怕出了什么疏漏让他抓住。不光是驾校的人怕他，连街上的交警都怕他，有人说老李开着车从东城到西城，一条直线上，所有值勤警察都给他敬礼，一则是因为他当过交通队的领导，二则是因为不少警察出师他的门下，见了领导师长焉有不敬之理。

最近的训练任务是倒库、移库，目的是训练驾驶员目测量道路的能力和 control 车辆前后左右移动的技巧。场地上，六根竹竿设计成两个车库模样，车由乙库倒进，两进两退横移至甲库，再开出甲库，倒入乙库。这是个技巧与体力相加的训练，是驾驶员考试的项目之一，汽车入库时在适当的机会需将方向盘打死，再迅速回轮，方能保证不碰竿，不压线，直出直入，否则均属失误。我的体力不行，方向盘一圈快速抡下来便已臂力酸软，何况要在八米的短距离内抡三圈，故每回上车都是大汗淋漓，咬牙切齿，姿势不雅，表情难看。

漏水船偏遇顶头风。这天从我一上车老李就站在下头看，抱着胳膊托着下巴眯着眼，表情很不对劲儿。我心里发慌，一切全乱了套，该转弯处忘了转弯，该踩刹车却蹬了油门，将车

开得十分热闹。侯练自知挨训难免，早早站在旁边，做好听训准备，众兄弟也各寻地势，呈明哲保身状。果然，老李冲着侯练，雷霆般地一声喝：打死！打死！再不打死你又出去了！往哪儿倒？往哪儿倒？进了男厕所啦！谁开的？又是叶广苓，我观察好几回了，回回儿都是你在这儿胡折腾！体检时你那视力是怎么查的？是不是给大夫塞了钱？瞎猫似的开着车乱撞，库就这么大，好像你不把六个竿全撞倒了你就不钻出来。注意，手势不对，方向盘怎么打？你那不是抡，是搓，搓什么搓？咱们这儿是汽车驾驶学校，不是澡塘子搓背培训班！教练呢？侯儿呢？怎么教的？都是这样吗？侯练说不，只有叶广苓是。老李说，你的学员要都这么搓，我就撤你教练员的资格，好歹你也是部队正规训练出来的，你不是李向阳的游击队，今儿进县城明儿又钻了青纱帐，没个准谱儿。瞧瞧你带的兵，上车两个月了，就这水平？瞧瞧你这辆车，引擎土蒙着，玻璃油污着，车挡板泥糊着，再瞅瞅你这破风衣，油渍麻花，还扯着大口子，什么教练，整个儿一个丐帮帮主。今天侯练停止训练，打扫卫生。车上那个笨蛋，下班加练，什么时候倒进去了什么时候放学回家！

大庭广众之下我被唤作瞎猫，笨蛋，真够丢份的，看老李走远了，我才从车上快快地爬出来，寻思自己在这儿真是斯文扫地了。

一说打扫卫生，就有两个人请假，一个是小老板绿豆儿，一个是女闲人程芬。绿豆儿的请假理由是要回去往沙发里面塞砖头，程芬的理由是要回去打离婚。侯练站在车前直发愣，他不知该不该准这两人的假。绿豆儿强调说他非走不可，货主今天下午来提沙发，前一回人家嫌木头轻，质量不好，要求返工换料，他把木头又用漆抹了一遍，再往沙发里填些砖，权当返

工，料买主不会再挑剔。他这批货不塞砖就出不了手，所以无论如何得塞砖，无论如何得请假，不管打扫不打扫卫生都得请。绿豆儿说得很坦诚也很暴露，丝毫没有隐瞒的意思，人坦诚到了接近自然的程度便博得了人们的同情，大家都说该让绿豆儿回，回去填砖。侯练就准了假。程芬说她也必须回，她那“没良心的”在南边做生意，寻了一个“死不要脸的”，把她这糟糠之妻抛在一边再不理睬，当初她为那“没良心的”辞了职，扔了十二年工龄，成了家庭一妇女，社会一游民。如今“没良心的”把事儿干大了，就带着“死不要脸的”东南西北地跑，来北京就住饭店，再不往她这自强路三道巷来。她昨日听说“没良心的”又住丽都了，所以她今日必须去堵，把话当面讲清。事已至此，她也无意再拖，不能空耗自己的美丽青春。她找“没良心的”谈话内容有三，第一离婚；第二要孩子；第三要补偿费一百二十万，以每年十万计算，十二年工龄该是一百二十万，另外再加一辆桑塔纳，以备她将来开出租用。众人都说有那一百二十万何需再开出租？程芬说钱算什么东西，人活着总得找点事干，她这几年在家闲得痛苦得不能再痛苦了，除了打游戏机就是玩麻将。正因如此，“没良心的”才敢看不起她，才敢甩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她得自立了。侯练听了对程芬说，那你也走。程芬也就走了。

只剩下了我和老差两个，天又下起了小雨，气温也降得厉害。侯练虽然比我俩年龄都小，但人家是教练，自然不能干这种擦擦抹抹的学徒工活儿。老差是当惯了大爷的主儿，老李刚说完打扫卫生，他就寻了个避雨的房檐抽烟去了，眼见着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跑到小卖部，买了两盒红塔山，塞给侯练，对他说，目前无男就剩下妇女啦，看来本大龄妇女只好冒雨提水洗车啦。侯练说还不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事，

练了一个月倒库还倒不进，我教了几批学员，还没一个你这样儿的呢。我说我主要是找不着感觉，几个竿子往那儿一戳，成了一片竹林，我真看不清该钻哪个，赶看准窟窿了，车早开过了。侯练说，明儿我把我老婆的红裤带拿来，拴在中竿上，作个标记，或许能成。我说那样就太让教练费心了。侯练将烟揣进风衣口袋，对蹲在檐下的老差说，过来，洗车！老差说爷们儿没伺候过这差事，不会！又说他什么都看见了，中国最坏的就是他妈记者。侯练说不管怎么着现在也得洗车，这是李校长刚下过的命令。老差从怀里掏出大哥大来，点了几个数字，没五分钟，“奔驰 缘园”开进驾校，小司机跳下汽车，二话没说，掂起水桶打水洗车，当然是洗 缘园 场地上其他车的学员都朝我们这边看，还指手画脚地说。我跟侯练、老差站在屋檐下显得很不自在。老差没话找话地对侯练说，侯练，您得把这件破风衣更换，太掉价，连老李都看不上它，人家还是延安八路军革命土出身呢，不比你有传统。侯练说，操，我要有李头那身大校警服我他妈也老穿着，连睡觉都不脱。老差说，人靠衣裳马靠鞍，艰苦朴素只能作为传家宝存着，并不能用，全国人都朴素了纺织厂得关门。侯练看看老差身上闪亮的皮夹克没说什么。

场地训练终于宣告结束，这天出车的时候侯练从 缘园 号车上领过来一个瘦小枯干的男学员，说是调到我们车上的，从今往后跟大家一起训练。这学员细胳膊细腿，说话哑哑嗓，还爱伸脖子。用绿豆儿的话说那不是人，是一只换毛时期的小鸡子。大家都觉着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就夸绿豆儿有艺术细胞。程芬从包里拿出酱牛肉，说是牛街老马家正宗，让大家品尝，侯练说别吃光了，留点儿到翠云那儿就面吃。大伙心里就都明白，今日跑的路线是西山的汤峪镇，那里山清水秀还有温泉可

洗，是谁都爱去的地方。汤峪古色古香的小街上有个小饭铺，每逢无轨车一到，白净的老板娘就会站在门口，将一行人让进她的卧室，然后自己亲下灶间，一通整治，很快将饭菜齐齐整整地端出来。无轨车的人从来都是在老板娘的卧室里吃饭，这也成了惯例。老板娘的卧室里满是香粉气，床头柜上插了塑料花，梳妆台雕着龙凤，绿床罩挂着緋边，转角沙发上蒙了线毯，完全是一派新房气氛。众爷们儿上得楼来，立即东倒西歪，纷纷抢占床和沙发，抽了筋般再不动弹。有一天我们去吃饭时老板娘的小子正在屋里写大字，老差兴致忽来，用小子的毛笔在旧报纸上写了“宾至如归”几个字。我说老差你写得太臭，这活儿非我莫属，老差说让我写几个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几天我在家正临黄庭坚的帖，正专攻“云中帝座飞华盖，城上钩陈绕翠旗”一句，所以写出来的字就颇具黄庭坚味儿。侯练们虽然不知黄庭坚为何许人，但看我那字确是比老差强了千百万倍，就对我很敬佩，使我多少也找回了一点被人呼为“笨蛋”的面子。老板娘也喜欢我的字，让我给她写个“翠云小吃店”的牌子，巧在我练的两句诗中有“翠”又有“云”，就将牌子写得很有水平，还学着城里书法家们的模样，落上“叶广芩题”几个字。老板娘对我的署名很有些不解，说周围的“汉中凉皮”“荞麦饸饹”“刘家拉面”“陈家饺子”都没写落款。老差就说她外行，说那些无名小卒们写的牌自然不敢落款，咱这写家是谁，大名鼎鼎叶广芩，叶广芩是谁你知道吗？老板娘说是侯师的徒弟，开车的大姐嘛。老差说露怯了不是，人家是位大作家，大作家给你写牌子落款是替你扬名，在城里人家让她写匾是这个数。老板娘说五十？老差说五百，一个字。大家都听着老差胡侃，反正歇着也是歇着。侯练早在那张软床上发出鼾声，真正“宾至如归”的是他。

今天去汤峪，侯练让程芬先开。程芬坐在驾驶位上将一头披肩发用皮筋扎了，然后挂档，按喇叭，打转向灯，松手闸，踩油门，抬离合，汽车平稳起动，一套动作漂亮利洒，无可挑剔。侯练也显得极轻松，从兜里摸出个新买的墨镜，一会儿摘下一会戴上，过路口繁华地段时不时发出指示：松油，减二档，减一档，注意半连动……程芬对路况的判断十分准确，她的动作几乎是与侯练的指示同时做出的，所以侯练夸赞她，天生是开车的料，至于我们，都被列为乌合之众。

后面多了个小鸡子，显得有些挤。小鸡子的调入，无形中使大家每日的练习次数减少，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集体的排外情绪，都对他很冷淡。小鸡子不为这种气氛所动，一上车就掏出《汽车驾驶教材》阅读，读得认真投入而且没完没了。作为班长的我，认为有调节一下空气的必要，就问他叫什么。小鸡子说他姓杨，木易杨，叫杨伟，伟是伟大的伟，言毕就看着大家再不开口。隔了数秒，车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连开车的程芬也把油门踩得一颠一颠的，整个车就像害了肚子疼，在马路上开颠。车里，绿豆儿拍着大腿，跺着脚，一仰一合地喊：阳痿——阳痿嘿！老差也挥拳高呼：还我男子汉的威力——！小鸡子急乎乎地申辩说这杨伟不是那阳痿，但对绿豆儿们来说，这杨伟就是那阳痿，于是就喊得更凶，就问他一晚上能打几炮，开炮角度为几，语言之污秽，已达不堪入耳之程度。侯练先头也笑，后来猛地一踩刹车，全车人朝前来了个大栽，笑声戛然而止。侯练扭过身来对杨伟说，你开。杨伟开门下车，围着车转了一个大圈儿，站在车门前立正喊报告。车内又是一阵笑，说小鸡子玩得还挺像回事儿。侯练说你们不要笑，杨伟同志是按教材上的要求做的，不像你们图省事，连车也不下，狗似地往前爬。侯练说以后轮谁驾驶，都像杨伟同

志这般正规才行。

坐在前面的杨伟表情很严肃，用钥匙将车打着，松离合，给油，车刚要往前走却猛蹦两下，熄火了。于是又打火，又蹦，又熄火，如是者三。侯练说你开车怎么跟蚂蚱似的，蹦着走，你那条左腿是不是有毛病，把离合器放那么快干什么？杨伟说，书上说了，离合器在尚未接合前的自由行程可以快放，然后再慢，这样做才能使离合器主动盘与从动盘能平稳地结合，使传动系统免受额外的冲击负荷。侯练说什么免受冲击，你都冲击三次了，我看你脑子有病，难怪 ~~无厘头~~的大李把你往我车上推，原来你是这个臭水平，别人都开车跑了上千公里了你连车也起动不了，笨到家了！我听侯练骂杨伟“臭水平”、“笨到家”，自忖这程度比我那“瞎猫”、“笨蛋”又重几分，从此以后垫底儿的再不是我，心里特高兴，就有些喜形于色。看那几位，也是一脸幸灾乐祸的兴奋，将中国人的某种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杨伟又弄了两次还是熄火，侯练眼一瞪：“下去！”杨伟刚要下，绿豆儿在后头说：阳痿腿短！侯练低头一看，果然，杨伟的小短腿将离合器和油门都踩不到底。侯练说可惜了你这一米四几的大个儿，是困难时期出生的吧？杨伟纠正说他的身高是一米五二，不是一米四几，他也不是困难时期出生，他是 ~~无厘头~~大跃进时候生的。侯练说，怪道，那时候谁都大跃进，你爹妈怕也是大跃进生的你，你更跃进，还没长熟，就从你妈肚子里跃出来了。这么着吧，到对面商店买个垫子来。杨伟去了，一会儿又跑回来，说汽车坐垫一个得二百三十，他没那么多钱。老差说二百三的垫子是放在他那“奔驰”上的，~~无厘头~~只配用两块三的。杨伟说店里没有两块三，只有二百三，又跟侯练商量说费用能不能五个学员分摊，每人出四十六，学完了这个漂亮的软缎垫子可由侯练拿回家去，归侯练

个人所有。侯练尚未置可否，程芬首先反对，说除了杨伟以外车上的人谁也不用垫子，既然一米五二的人能通过驾驶员的身体检查，就能够解决脚够不着离合器的问题，这件事用不着跟大家商量。其余两个人也不开口，不同意出钱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僵持不下时，我在垃圾堆捡回一块包装用的泡沫塑料，塞在椅背与杨伟之间，他试了试，说还行。我这一举止至少让他省了二百块，所以他很感激。

车开到一转弯处，杨伟将车停下，原地打方向盘，众人都不解，侯练也莫名其妙，问他此举意义何在。他说方向盘旷量太大，他转了三十度，车轮上还没有反映，在这转弯之际，他必须计算出方向盘转弯的度数与旷量度数的和，行动起来才有完全把握。侯练张了张嘴，把脸扭到窗外去了，任着杨伟在那儿比划。杨伟开车转向的确很漂亮，弧度相当准确，不愧是经过周密计算的，问题是他转向以后忘了回轮，车突然像没头苍蝇一样，在马路上转开了圈儿，使得前后左右闹出一片紧急刹车声，当侯练加大油门向一棵梧桐树冲过去时，侯练踩了刹车。车一停，大家齐声叫险，我也惊出一身冷汗，原来只差三五公分吉普车就上了树。侯练二话没说，一步蹲下，将尚在迷惑中的杨伟一把扯下车来，拉到树跟前，挥起拳头冲着他的下巴就兜了过去，一边打一边骂：“狗日的阳痿！狗日的杨伟！”侯练这回真是急了，动了真格儿的。我赶快跑下去拉，说有话车里说比在外头打强。路边看热闹的行人纷纷喝彩，说打得好，就这么打！还有人鼓掌，说要不是看见车上挂着蓝学车牌，还以为是拍警匪片呢。警察当然得过来，这正是他们露脸的时候，不表演表演怎么能行。路口那大盖帽跑过来照着侯练后背就是一掌，杨伟惊呼：警察打人！我想这样也好，警察打人，违犯治安管理条例，我们在路上转圈儿，违犯交通管理条

例，干脆谁也别计较谁，两方便着。侯练转身一见警察，大叫一声死命抱住，原来那是一块儿在新疆当侦察兵时的战友。警察说，我一看那下兜拳就知道是你，你们怎么在马路上练开了公路调头。侯练指着杨伟说，这狗日的在计算转弯角度呢。警察说新疆有羊上树，你们在北京表演车上树，在哪儿表演不成啊，非得在我眼皮底下，不是给我添乱嘛！侯练说，我这学员看你站在台子上直发蔫，就表演车上树给你提神儿，有什么不好。警察说罚三十，交钱吧。侯练说罚什么罚，我这车挂的是教学牌子，出点小问题就罚钱谁受得了？在警察考虑学车牌子是否该罚的当儿，侯练冲我使了个眼色，我钻进驾驶室将车发动着一个猛退，让车驶上了机动车道。侯练见状，一边跑着追车一边冲那警察喊：你在喀什大街上把人家警察楼子撞飞了，谁罚你钱啦！这钱咱们改日再算吧！

为了防止警察拦截，侯练让我抄小路抵汤峪镇。路很难走，一路用二档，无法加速，直颠得人倒肚翻肠，头昏眼花。路边有几个折桃花的美丽村妮，侯练也顾不得去唱“他大舅他二舅”了。正在大家的痛苦不堪中，杨伟说，侯教练，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是狗日的？侯练说，说你是狗日的就是狗日的，你那脑子糊涂着哩，人绝日不出这脑子。杨伟说，你这样说违反科学道理，根据美国实验胚胎学家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人与狗的遗传基因型不同，分子间注定不能沟通，产生不了胚胎。即使现在在高科技方面对生物的内切酶和连接酶可以达到人工限制，使个别基因和载体的质粒相结合而成功地搞出新的动物品种，但人与狗的遗传密码均未完全破译，所以狗日的就日不出任何结果。侯练有些哭笑不得，叹了口气说，你他妈真是个傻伊。我问杨伟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东劲机器制造厂的推销员，北大生物系毕业生，专业不对口，眼下东劲厂不景

气，不少人发死工资放长假，他就自费来学开车，想将来去给出租公司开车也算是一条糊口之路。我建议他去人才市场看看，他说去过了，也有对口合适单位，但都在外地，他家里负担太重，走不开。

车晃到汤峪时已快过午。翠云小吃店的招牌已换上我写的字，叶广苓几个字到底被删去，我只好装没看见。老板娘很聪明，看出我的不快，吃饭时拿来一瓶三块五的“大安白酒”，说是专为谢我的。出来开车，谁也不敢动酒，顺水人情，我转送了侯练，其实这瓶酒人家本来就不是送我的。吃完饭出门的时候，绿豆儿说班长你真惨，前后给人家写了二十几个字，每个字还不到两毛钱，还白搭了那些精神。我说用不着你可怜我，我的字还值一瓶“大安白酒”呢，你呢？绿豆儿让我不要迁怒于人，说他今天已经给我报了仇了。我问怎么报的仇，他解开怀，夹克衫里竟藏了一个小脸盆大小的蚌，湿淋淋还是活的。绿豆儿说是从老板娘厨房后头的大澡盆里拣的，一共有三只，他挑了个最大的。大家都说这蚌应该拿，而且是不拿白不拿。老差一激动，就把车开得飞快，快进北京时，见路边有个活鱼食堂，就把车停了。众人下了车，武松般地走进店来，拿出河蚌，让店家去做。店家很热情，一个河蚌竟做出了草鱼、鲢鱼和鲤鱼，当然都是搭配。最后所付饭资四十六元整，由众人分摊。

这一耽搁时间就晚了，侯练让绿豆儿开回程。绿豆儿的技术也不含糊，几脚油门汽车就进了北京城。车过学院路的时候正好是下班，路况十分复杂，此时的绿豆儿却有些犯迷糊，醉了酒般把握不住自己。侯练几次提醒他集中精力，收效都不大，将车开得七扭八歪，呼着油门在自行车群里闯，险象连连发生。侯练问绿豆儿是不是困了，绿豆儿没言语，侯练一看吓

了一跳，原来绿豆儿脸色蜡黄，涕泪长流，一双眼连睁的力气也没有了。大伙儿都很紧张，一致认为是食物中毒，因为那个大河蚌绿豆儿吃得最多。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搬运到后面来，侯练坐上驾驶座，要把车往医院开。绿豆儿说不用进医院，一会儿就好，说着哆哆嗦嗦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块锡纸来，接着在众人的惊愕中点燃了那撮白色的粉末，使劲儿地吸着，惟恐有一丝一毫轻烟浪费，那卑劣丑陋之态让人厌恶。车上谁也不说话，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看着他将最后一缕烟贪婪地吸进肺腑。吸过烟的绿豆儿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不敢看大家，用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这回不是犯瘾，是真哭。他说他真是没出息极了，下了多少回决心，就是戒不了。他不是什么老板，但也绝不是坏人，小偷小摸纵然也有，全是为了抽，那是个无底洞啊。为了这口嗜好，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平日与母亲相依为命，烟瘾一犯就连老母亲也认不得了，几次让七十多岁的母亲跪在他面前，把头砰砰地往地上碰……母亲借了钱，让他来学车，指望着有个正经事儿能把他占住，日后也有成家立业之本。他想学好，他不愿辜负母亲，可他抵御不了毒品的诱惑……我说绿豆儿你应该进公安局办的戒毒学习班。绿豆儿说去那儿没有一两个月的工夫不行，他走了，他母亲怎么办，他学车怎办，眼看就毕业了，驾校知道这事准得把他开除，那样他岂不前功尽弃，钱也白扔了……

这天**五时**收车很晚，车进驾校时老李正背着手在场地上来回转，见车进来，把手一挥：都给我滚下来！我们都滚下来，站成一排。老李说今天交警中队来电话，反映**五时**车在路口表演车上树，还肇事逃跑，谁干的？杨伟说是他干的，说其实也并没上树，只是把车开进了非机动车道，《交规》上说了，在特殊情况下机动车可以驶入非机动车道，但时速不得超

过二十公里，他当时的车速连十公里都不到，所以并未犯规。老李说，你这东西太他妈会狡辩啦，可以当律师。又问为何这晚才收车。侯练挺胸回答：在石花洞西十八公里处（活鱼食堂地点）汽车转向器发生毛病，鉴于山路弯曲，坡道起伏，路况恶劣，当下将转向器卸下修理，延误时间两小时二十五分。我真佩服这个侦察兵的机智沉着，不愧是部队调教出来的。老李看了看我们，又围着车转了一圈，掀开盖看了看转向器，问我，转向器怎么坏了？我说旷量太大，刹车跑偏控制不住。老李说前面是转向器问题，后面是你的技术问题。他让侯练明天领个新的换上，说安全第一，真出了事不是玩的。侯练说是，安全第一。人们也说安全第一。擦车时绿豆儿表现很勤快，对每一个人都报以感激的笑，我们都笑，老差再不说中国记者最坏，而改说无牌车上的人最坏。

半个月以后，我们以满堂红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各项考试，一批合格的驾驶员即将走出校门。侯练脸上放着光，尽管他脖子上那条蹩脚的红领带使人们时时回忆起曾在竹竿上拴过的他老婆的裤腰带，也丝毫没影响大家的情绪。依着原先商定，考试完毕全车人员要在“王府”大会餐，老李听说，也要参加，就又加上了老李。老李戴着大盖帽和白手套，穿着皮靴，咔咔地迈进“王府”明亮的前厅，那引人注目的气派自无人能相比，可惜厅内没有交警，否则冒出两个向他敬礼的一定会增加不少景致。席间大家纷纷向老李和侯练敬酒，老李问喝的是什么酒，这般洗脚水似的恶心，服务员说是日本金箔酒，老李照例大骂了一通日本，引得大家直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换了英国威士忌，众人才算跟日本彻底撒哟那拉了而改谈购买英国的问题。我对老李说以后对学员能不能别那么厉害，有时真让人下不来台呢。老李说他那不是厉害，是

严。开车是人命关天的事，不严不行。侯练就说是该严，是该严。绿豆儿今天吃得最多，粘糊糊的沙拉子填了一嘴，他说得多吃，那里头怕没有这样好吃的饭。掏腰包的是老差，他用两个手指将小卡片捏出来，姿势优雅地放进服务小妞的托盘里，在单款上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举止就像电影里黄头发绿眼睛的绅士一样风度翩翩，以至再没有一个人怀疑他没有购买英国的能力。

吃完饭老李在“王府”门口与大家分手，他笑着问绿豆儿吃饱了没有，绿豆儿说饱了，他又问拿了洗漱用具没有，绿豆儿说拿了。我遂明白，老李其实什么都知道。一问侯练，果然，绿豆儿进戒毒所便是老李联系的，走的是老李的后门。依据定制，今日聚餐完毕将由侯练开车，众弟兄陪同，把绿豆儿送入那个所在，在此期间，绿豆儿母亲的生活费由老差援助，生活由程芬照料。绿豆儿戒毒成功出所之日，便是 ~~无边~~缘车全体人员再次聚会之时，地点在绿豆儿家中。

## 退摇位

—

宣统三年，转眼到了八月十五。

今年的中秋节过得并不热闹，景福阁饮宴赏月的惯例也免了。

除各省咨议局纷纷上书，反对责任内阁外，川省百姓对朝廷将铁路收归国有亦极为不满，镇压不得力，闹得难以收拾……

革命党广州暴动以来，隆裕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她没有一天不临驾养心殿，没有一天不亲手批阅摄政王送来的大批“禀询皇太后”的重要奏章。倘若半夜有军报，她还要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剔亮灯，拨旺火，披衣坐在床上，将折子批好，交予立等在门外的军机大臣。

时局将庸碌无为的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彻底打破了她的舒心太后梦。有一年没到万寿山闲住了，老佛爷在世时，她每年有八个月在那风光秀丽的园子里悠闲度过，一切事都有老佛爷挡着，自己何用过虑。如今呢，刀兵战乱，人心不稳，摄政王优柔寡断，事无巨细，全要“禀询”，搅得她心里时刻都怅怅闷闷的。脾气自然是越来越怪，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一会儿要上养心殿，一会儿又要上养性斋，抽冷子又想到人迹罕至的蕴华楼转转，在哪儿也坐不下来，到哪儿也待不长，而且爱挑毛病：到御花园，鱼池里的鱼没浮上来，打太监；到花房去，花儿开得不旺，打太监；到狗屋子去，狗儿们吵得太响，打太监，总之一天不打人便过不去，一天板子不响便好似对不起这黄顶的大屋子。

这天，隆裕睡罢午觉，起来呆坐了一会儿，叫宫女细细地研了一盂浓墨，铺开五尺夹贡宣。她立在案前，凝神聚气，提起象牙管大提笔，一连写了三四张“灵沼轩”。写罢，仔细端详了一阵子，不是疏密不当、无筋脉相连之感便是气韵固涩、露头甩尾，竟无一张拿得出手的。她赌气将笔一丢，踱到殿外来。

长春宫内一片静寂，除了廊上两三个当值的宫女以外，其余的人都回避了，连她喜爱的那只波斯猫，怕扰了太后的梦，也被人们拢进下房里。西北角那棵老槐树，叶子已经开始发黄，风儿飒飒吹过，掉下几片枯叶。秋风，黄叶，一阵惆怅袭上心头——她再不是雾鬓风鬟的年轻皇后，而已是年近四旬的妇人了。入夏以来，她不断地闹病，胸腹胀满，肋下隐隐作痛，呕吐起来不能遏止。凭感觉，她知道，自己恐怕不会像老佛爷那样硬朗、长寿，自己晚年的境况，也决不会像老佛爷那样顺当、安泰。

微风掠过金黄的屋顶，凉丝丝地拂到她脸上，北面隐隐传来吆喝声，木石撞击声，长春宫外那片火场正在大兴土木，建造“水晶宫”，那是专为她在里面养病而设计建造的。据张兰德呈上的图样看，水晶宫造形奇特，别致新颖，半截盖在地面，半截盖在地下。从四面墙壁到地面，全用玻璃砖砌就，清水贮在地底下，养上各式名贵金鱼，宫墙上装有喷泉，四时流水不断，躺在床上，可以看见四面的水景，脚下的鱼儿……

隆裕盼着宫殿早日建成，着令张兰德监工，几千工匠，不分昼夜，加紧施工，隆裕苦思冥想，总算给水晶宫取了个贴切的名字——“灵沼轩”，并且自己亲自书写仿额，准备在殿成之日高高地挂上去。

秋日晒得她有些发躁，她顺着夹道往东，想看看体和殿的修缮工作完工了没有，冬天一到，她准备搬过去住，那里间量小，保温好，不似长春宫，八面透风。

刚要出门，只见张兰德手捧着一份军报，一路小跑着奔进庭院。

“又是广东的？”隆裕不快地问，“没什么紧要的事就搁在桌子上吧。”

“禀主子，这回是湖北来的，摄政王在长春宫外立等着回话儿呢。”

“让他进来吧。”

隆裕接过军报，并不拆看，却问：“北边儿的活儿还差多少？”

“回主子，地基已经打好，周围石槽已经砌就，额枋、中枋都已安装齐备，就差玻璃砖了。”

“怎么回事？”

“内务府说库银短缺，一时难以筹出……”

“关键时候竟拿不出银子了！我不过是清清瓦砾场，盖所房子，比起乾隆皇上建圆明园，老佛爷修颐和园来，这个‘灵沼轩’算什么？这班人抠抠搜搜地，装出个过日子的模样给我看，成心是拿捏我呢。换成老佛爷他们敢？传内务府，拨我自己的帑银二十万两，我自己掏钱自己住，谁也甭说什么。开春无论如何得将‘灵沼轩’修起来，我还能活几天？经得起他们这么拖？”

“噫。奴才待会儿跟内务府说。”

“明年春天，中南海海子边上再栽千把棵桃树，眼下光秃秃的实在难看，将来我死了好让吃桃的人有个念想。再有，告诉内务府，万寿山宫墙低矮，明年动工，加高修筑三尺……”

张兰德见隆裕一门心思扑在水晶宫上，心里有些犯急，“主子快看看湖北的折子吧，情况不大好呢。”

隆裕这才注意到张兰德脸上的灰尘汗水，连身上的宝蓝夹袄都湿透了。她展开奏折，只看了两行，便勃然色变，双眼圆睁：“怎么，武昌丢了！”奏折上，几行醒目的蝇头小楷：

八月二十一日，武昌贼党起事，朝廷第三十三标百余兵士，固守蛇山，寡不敌众，英勇赴难。武昌失陷。湖广总督瑞澄弃城逃走。

她看着正行叩见礼的载沣，用戴着长指甲套的手指重重地敲着奏折说：“瑞澄是白吃饭的吗？再这么下去紧接着不就该丢直隶、丢北京了吗？”

“武昌一丢，不光是河南吃紧，广东、广西也保不住。”隆裕越说越来气，“瑞澄身为朝廷重臣，弃城逃走，忒不中用，应该严责失职之罪！”

载沣见隆裕肝火大动，心里也慌慌的，额头上冒了汗，低着头半句话也说不出。武昌失守，湖广总督罪过首当其冲，他掌管军机及一切要务的摄政王自然也是逃不脱的。严办瑞澄，穷究责任，他亦有牵连，不办瑞澄，难平太后之怒，他处于进退维谷之窘境，“严办瑞澄，这个自然……容臣与肃亲王他们商议了再来禀回太后……”

张兰德在旁边看出了载沣的心思，插言道：“瑞澄作战不利，丢了武昌固然有负圣恩，不过，听人说贼党打武昌的主意由来已久，也绝不是瑞澄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的。再说，第八镇统制张彪又不能同心协力，先他而逃往汉口，瑞澄孤掌难鸣，怎能不失利？”

张兰德的弦外之音，隆裕心里明明白白，她想起近日人们风传张兰德伙同颜料库的太监，私自将八万五千张上好御用宣纸偷偷掉包，拿出宫去换钱的事，便冷冷地说：“这儿有你说说话的地方吗？就是乱军打进紫禁城来，闹到我长春宫门口，也轮不上你出来说话。”

张兰德没留神隆裕会突然变脸，吓得他翻身跪倒，在青砖地上捣蒜似地碰着脑袋：“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不顺心的事积在一起，隆裕要找机会消消气儿。

“传散差——”

随着一声吩咐，小角门里转出十个散差掌刑太监，每人背上背一个黄布口袋，里边装了十根竹板儿。黄布口袋一抖，哗啦啦，竹板子往长春宫庭院里一倒，十个人摆开了阵势，将张兰德团团围在中间。两个太监走过来，一顶腿弯，将他按倒，一前一后，一个压胳膊，一个别腿，站着的几个就用板子一下一下，一边唱数着一边打起来，“五……十……十五……”

张兰德蛇一样地扭曲着身子，嘶声喊叫：“开恩哪！老祖

宗！”声调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惨。众人中跪下几个平日与张兰德相好的，接着又跪下几个胆小的，也有在一边不动声色地站着看的。

二十下头上，隆裕喝令停下来，“这二十板子，打的是你不懂规矩，多嘴多舌。”

张兰德正要谢恩，隆裕接着说：“慢着谢吧，下边二十板子，打的是你参与颜料库的纸案……”

隆裕话音未落，张兰德便大喊起冤枉来，拉天扯地的赌咒，表白自己从未与颜料库的任何人打过任何交道。那副真诚、坦率的模样，感动了院中的每一个人，隆裕心里也将信将疑的。

“瞎说！接着打！”她咬了咬牙，语调果断而利落。

又响起了板子声与喊叫声，这次张兰德不是求“开恩”，而是高喊“冤枉”，随着板子的起落，声调渐渐低下去，直至变成了呻吟。

第二个二十板打完，张兰德已经站不起来了。

“怎么样啊？还没参与纸案么？”隆裕倒背着手，居高临下站在廊上，像欣赏什么杰作似地看着张兰德。

“奴才对老祖宗忠心，说的全是实话……”

“死不改嘴，拉下去再补十下——”

两个太监架着双腿流血的张兰德谢了恩，将他搀到西板院去了。

隆裕传旨太医院，一定要把张总管的伤治好，并且反复叮嘱：不遗余力，下心治，治好了重赏，治不好发了他们。

载沣站在一旁，战战兢兢的，动也不敢动，恐惧使他紧攥着自己的帽子，低着头紧盯着双脚，尽量使自己在此时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不明白，在这武昌失陷的紧要关头，他的嫂

嫂何以对一个太监的过失这样感兴趣。目的何在？她没有老佛爷经邦济世的手腕，却有着老佛爷的暴戾与古怪，想将武昌的失利归于他摄政王，先来个杀鸡给猴看，也未可知。

隆裕进殿坐稳了，才说：“这事你打算怎么了呢？总得给我拿出个妥善法子来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目前正是你们这些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总不能让我跟皇上再像庚子年一样，逃到黄河那边儿去吧？”

“这些容臣与亲王们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乱子无论如何不能闹到我眼皮底下来。”

“自然。眼下除了畿辅重兵严密防范以外，再抽出北洋六镇中的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经河南南下，赴鄂剿办。”

“京畿严密防范，怎么个严密法儿，你不能用一句话来搪塞我，得拿出具体的法子来。这么着，你明天递牌子吧。”

递牌子，意味着明天太后要召见，等着回话。载沣知道，今天晚上，他和在京的主要大臣，包括责任内阁成员在内，谁也睡不成觉了。

武昌失守的奏报到京，朝廷大震，言路大哗。

人们尚未从惊恐中清醒，紧接着，八月二十三日，共进会刘英等人在鄂中京山、天门间起兵。

八月二十六日，革命党占黄州、蕲春。

八月二十八日，革命党占宜昌。

九月初一，湖南、陕西两省宣告对清政府独立。

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以及四川先后宣告独立。朝廷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投

到革命军方面去了。为了应付武昌起义所造成的局势，北京的朝廷紧急地采取了一个又一个措施，发出一道又一道谕令，后一个措施往往否定了前一个措施，后一道谕令往往同前一道谕令相矛盾。满清皇朝，如风雨中颠簸的烂舟，顷刻即要颠覆。

御花园中的桂花开了，紫禁城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浓郁的桂香。每年赏桂时节，隆裕不但要书写“福”、“寿”大字，分赐各显贵，还要亲手摘取桂花，用糖腌制，贮存宫中，随时享用。今年，她从桂树下走过，金色的花朵儿雨一般洒在她身上，她也想不起抬头看上一眼。

皇室的财力陷入枯竭之境，水晶宫的建造也被迫停止了。接受奕劻的建议，隆裕拿出自己的内帑一百万两，接济军用。太后带了头一切便都好说，奕劻又逼着亲贵们输财贍军，上至太后下至王公，人人感到了切肤的疼痛。

驻俄公使陆征祥在紧要关头火上浇油，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又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隆裕，说是

……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亦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遗也。

密奏中最让隆裕恐怖和不安的，莫过于“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一句，为此她极度焦虑，辗转反侧，夜不成寐。

在长春宫廊外值更的张兰德，听到隆裕胳膊的翡翠镯子响，跪在地上，用双膝走路，一点声息没有地蹭到隆裕床前，撩开床帏，果然见隆裕睁着眼睛，望着床顶出神。

“主子喝水吗？”

“……”

“刚才给主子装口水烟吧？”

“……几点了？”

“丑时三刻，主子抓紧工夫睡会儿吧，再过一会儿就该天亮了。”

“我这耳朵边上老好像有人吵吵，心里乱糟糟的。”

“怕是响城吧\*<sup>1</sup>。心定神自安，主子这几天够累的了，多结实的身子骨儿也架不住白日黑夜地这么熬煎。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不管遇到多么难的事情，子午觉一定是要睡好的。”

“恒太。”

“奴才在。”

“前些日子我打了你，你不记恨？”

“奴才怎么会呢。奴才知道主子心里不痛快，打奴才权当出出闷气，奴才巴不得呢。”

“唉，也是我这样那样的话听得太多了。你挨了打，仍旧实心实意地侍候我，难怪乎老佛爷活着的时候说你对皇室忠心，往后，时局但分有个三长两短，皇室自然也亏待不了你。”

---

\* 紫禁城中的夜晚或黎明，有时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和中南海军兵的演奏。太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响城”。

“无论怎么着，奴才也要跟着主子，决无二心。”

“外头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奴才不知道。”

“放心说，上回让我打怕了不是？”

“嗯，奴才听人说，袁世凯在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里至今潜势力很大，军机处门上竟贴了要求起用袁世凯的匿名帖子。”

“这我知道。”

“还有，东交民巷也盛传，当今的时局非袁世凯不能收拾。”

“怎么，连洋人也这样看？”

“恐怕是的，因为袁世凯有不少洋人朋友。”

“这么说，起用袁世凯至少可以稳住洋人，这样一来，洋人干涉的担心便大可不必了，能稳住一步是一步，京城真乱起来可怎么得了呢。”

“主子想得极是。”

“可是袁世凯这个人，也不能让人太放心，变法时候他办的那事儿，到底不太光彩……”

“那也是形势所迫，他要是把底儿给老佛爷兜出来，依着皇上把老佛爷处置了，还能有主子的今天？”

“我是怕到时候他像卖皇上似的把大清朝给卖了，让人说江山断在我手上，不招人骂么？昨天摄政王送来几首袁世凯在彰德写的诗，其中有几首对朝廷不满的，什么‘吞钩鱼却有恩仇’啦，‘漳洹犹觉浅’啦之类。摄政王说，光凭‘野老胸中负兵甲’跟‘开轩平北斗’两句就能定他的罪，从这两句看他不是个安心在乡下养疾思过的人，倒想是要跟朝廷争点什么似的。”

“摄政王跟袁世凯历来不合，皇上是他的亲哥哥，他能不记恨这件事？主子别想这些啦，还是早点歇着吧。”

“恒太，昨日我赏你两件皮袄，库房管事回禀说你挑了两件小羊皮筒子，怎么不挑狐坎呢？”

“奴才能穿羊皮的就是主子的恩典啦。”

“也真亏了你，要是换成别人，非挑好狐坎的不可。这么着吧，明儿早晨我告诉皮库，让他们给你送两件去，一件玄狐脊子，一件火狐脊子，越是这样越该赏你好的。”

“奴才谢恩。”

张兰德替隆裕把被子掖好，又用双膝蹭着，准备离开。

“恒太，明天赏你个锦垫吧，砖地怪凉的，别在地上冻出病来。”

“奴才怎敢破了规矩，别人看见又该找奴才的不是了，主子还是免了吧。”

“我要是连这个主都作不了，也就甭住在长春宫了。对了，明天一早，你亲自到内阁去一趟，让他们替我拟道懿旨……”

朝廷下旨：“湖广总督着袁世凯补授，长江水师俱听其节制并督办剿抚事宜。”

三天以后，收到袁世凯自项城的复电，说是足疾未愈，不能出山。

隆裕见电，惊愕万状，急忙召见内阁总理庆亲王及各王大臣。一班人齐集养心殿，你瞧我，我瞧你，面面相觑，急得隆裕欲哭无泪，手足冰冷。

庆亲王奕劻提议，着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到彰德敦促袁世凯，迅速赴敌。

隆裕准奏。

徐世昌到河南，称病归里的袁世凯左推右诿一番之后，才从彰德动身，渡过黄河，到了信阳，将亲信江北提督段祺瑞调到湖北，任第二军统领，命冯国璋的第一军进攻汉口。

十一月一日，北洋军占领汉口，袁世凯声名大振。

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发了罪己诏，深责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

在奕劻等人“非袁莫属”的呼声中，朝廷又下了“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的谕旨。

两年前被赶出紫禁城的袁世凯东山再起。

瑟瑟秋风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他再次立在养心殿汉白玉石阶下等待太后、皇上召见。较两年前，他胖了许多，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眼睛放着光，脸色出奇地好。脑袋仰着，不看周围的任何人，也不跟任何人搭话，只是望着养心门外的几棵古柏出神。

养心殿里，“同光中兴”的匾额下，小皇帝正在用膳。百十样菜已经在四张大八仙桌上摆齐，装在碟里的，盛在碗里的，焖在罐里的，五光十色。溥仪的小眼睛在桌上巡视了一遍，目光停在“羊肉焖跑蹄丝”上，与其说是看中了羊肉，不如说是看中了盛羊肉的大汤碗——那上边有一条探出头来的、张牙舞爪的龙。不等太监动手，他飞快地从椅子上爬起来坐到了桌子上，一把将碗扯过来。颤巍巍的跑蹄丝从碗边滑出来，油水洒了一桌子一身。

“万岁爷可不作兴这样啊，”张谦和吓唬着，“老佛爷就在西暖阁坐着呢，待会儿还要跟万岁爷商量国家大事，万岁爷务必吃利落点儿。”

小皇帝并不理睬，又向着一碟熏肘花小肚张开巴掌……

阶下，袁世凯已等得不耐烦，他吭吭咳了两声，向“西暖阁”递过信号，以示自己的存在。在太后、皇帝面前咳嗽，实属失仪，犯了“大不敬”的罪，而袁世凯已不是当年光绪手谕上被诛之袁世凯，他是掌握朝廷存亡的重臣，是各王公大臣所不及的举足轻重的人物，谁敢把他怎么样呢？

隆裕等得心急，从暖阁进到养心殿亲自催促皇帝，从套间里转进来的时候，溥仪还在饭桌上趴着，一套簇新的衣裳溅满了汤汤水水，嘴里塞满了烹白肉。

“你下来罢。”隆裕说。

小皇帝像没听见，照旧吃喝，拎起一撮菠菜粉，仰着脖子从上往嘴里丢，粉丝掉在鼻子上，眼睛上……

隆裕心中一阵悲苦，停了一会儿，颤巍巍地说：“……把他抱下来吧……袁大人在外头等着呢……”说着，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到东套间，在皇帝御座后面的座位上慢慢坐下来，用手撑着额头，半天没有说话。

太监们七手八脚把皇上从饭桌上哄下来，换了衣裳，扶正帽子，扶上御座。袁世凯进殿叩见皇上、太后。

隆裕陈述了朝廷的艰难，众大臣的无策，末了说：“眼下就剩这么一个烂摊子了，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办呢？”

“打当然是要打的，”袁世凯操着浓重的河南腔，一字一板地说：“汉阳虽胜，奈何不少省份均响应贼党，与朝廷对立，我兵力分散，且无饷无械，孤危已甚。此次与贼党汉口一战，外国各列邦皆不满意，现在我若一意主战，恐外邦人责难，朝廷的影响事小，若像甲午年间打起来，延成世界大战，事情便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议和便要承认共和，走出这黄顶大

屋子我们娘俩投奔何人？靠什么生活？退路是没有的……”隆裕一边说一边环视着养心殿的摆设，然后示意太监将条案上的景泰蓝小罐拿过来。

她将盖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在螺甸托盘里，对太监说：“端给袁大人，请袁大人数数吧。”

盘里是一堆干草棍。

袁世凯仔仔细细地数了两遍，“回禀太后，臣数了两遍，均是三十六根。”

“是三十六根，一百八十年了，一根也没见少。这些草棍还是乾隆皇上留下来的，他活着的时候规定过，宫里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他折了几根草棍放在条案上，让人每天检查，少一根都不行，‘寸草为标’啊！我进宫二十年了，这东西一直摆在这儿，一根不少。议和了，这三十六根草棍便一根也没有了。”

“太后说得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但宫里头的一切，就连头顶上的天也是大清朝的，决不属于别人。皇恩浩荡，臣世代受惠，感恩戴德，在此国难之时自当效死力。但眼下贼党四起，喧腾全国，百姓流离，无枝可栖，或战、或和，两害相权求其轻。”

“……草标没少，大清国的土地可是丢得差不多了。”隆裕言罢珠泪莹莹，“当前境况急转直下，二百年的江山就这么白白地送给人家了不成……”

“太后三思。”

“……你看该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无论结局如何我决不怪你。”隆裕又指着小皇帝说：“将来皇上长大了，只要我在，他也决不能怨你……”

袁世凯紧绷着脸，毫无表情地说：“论政体本应君主立

宪，今既不能办到，贼党不肯承认，也只好决战了。”

“怎么个打法儿呢？”隆裕忧心忡忡地瞅着对方。

“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给我们，故此决战臣把握不甚大。太后不如召集国会会议，决定君主立宪政体固然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首要条件必应优待皇室，皇帝尊号是万不能废的，帑银照旧，宗庙陵寝亦应奉祀。如果打起来，我大清战败后再议，恕臣直言，怕皇室难以保全……臣系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太后垂询皇族近支王公，再为商议。”

小皇帝在御座上扭来扭去，坐得极不安稳，憋了一泡尿，不时回过头看隆裕。

隆裕只得说：“你先回去吧，我明天跟内阁再商量商量。”

## 二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担任临时政府大总统。

满清朝廷大势已去，摄政王载沣无力左右局势，不得不让权与袁世凯，十二月六日自请退位，紧接着其弟军咨府大臣兼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也请求解除军职。

北京城里的官员们纷纷弃职离去，大户人家也竞相收拾细软，租赁车轿，权贵人家几乎十室九空。

紫禁城的大门紧闭着，四个角楼前，架着火铳，城墙上摆满了滚木擂石，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给人一种末日将临，充满战栗的恐怖之感。

袁世凯方寸不乱，在战争的浓烈气氛中显得胸有成竹，极为沉稳。以他为首的内阁成立之后，他迅速地将朝廷军政大权

抓在手里，用亲信徐世昌任军咨府大臣，冯国璋统率禁卫军，使得皇族手里最后一点军权也失去了，迫使隆裕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

袁世凯在与南京方面达成停战协议的同时，又派代表唐绍仪和南京方面的伍廷芳秘密地谈妥了在结束清皇朝的同时也取消南京政府，一切权利归袁世凯的决议。

一月十六日中午，袁世凯下朝，在东华门乘上自己的双套马车回家。天气很冷，刚才在大殿上，四面通风，把他从里到外冻了个透，这会儿好不容易才钻进保暖设备完好的马车里，将身子委在柔软的富于弹性的坐椅里再不想动弹了，他舒服地眯着眼，听着马儿嘚嘚的、有节奏的声响昏昏欲睡。

朦胧中一声巨响，震得他翻出车外。

遇刺！

袁世凯飞快地做出判断，躺在被炸翻的车底下，迅速地观察外面的情景。炸弹落在他的车辕上，与车厢只差几尺，他的马被炸破了肚子，在硝烟中抽搐着，蹬着腿。马的左侧，躺着他的两个先导卫兵，一个后背上有个鸡蛋大的血窟窿，突突地往外冒着血，另一个，半边身子已经不见了。

过来一个卫兵，正想将车底下的袁世凯拉出来，轰隆一声，路边祥宜坊酒楼上又扔下两颗炸弹，卫兵应声而倒，连同周围的护卫管带、马弁、亲兵又死了好几个。浓烈的烟呛得袁世凯睁不开眼，几乎窒息。眼见着另一颗炸弹滚到车下，滑到他的身边。完了——

他闭紧了眼，屏住气息等待着那声巨响和随之而来的沉沉黑暗，一片耀眼的白光，炸裂的声响，他觉得自己在升腾，烟一样地升腾，没有疼痛，没有思维……

有人在架着他跑，把他朝另一辆车里塞，身后的茶叶铺里

有人朝他开枪，谁跟谁扭作一团的厮打，枪声、喧闹声、尖叫声、呻吟声、器械的撞击声……

两匹马拉着他如飞地奔驰，一直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他的住所。

喝罢安神汤，注射了镇静剂，袁世凯的灵魂才从可怖的东华门丁字街被拉回来，九姨太太守在床前，抹拭着眼泪告诉他，头一个炸弹要是再偏一点儿，第三个炸弹要是不借着马路的斜坡滚进便道自来水龙头旁边的臭沟里去，她今天就见不着他了。她喋喋不休地说着“福大命大造化大，有天神保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安慰惊魂未定的袁世凯。

“凶手？”袁世凯不耐烦地推开姨太太，掀开被子站起来。

“已经抓获了。”赵秉钧在一旁应答。

“谁？”

“革命党的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还有在场的三十四人，因为手里没拿武器，是作为嫌疑抓起来的。”

袁世凯心里明镜似的，革命党人搞暗杀，之所以拿他开刀不是没有原因的。去年底，北京的革命党为了响应南方的革命行动，决定在京城内发动武装起义。惯于脚踩两只船，别有用心的袁世凯让儿子暗中与起义的领队陈雄联系，定计划十一月廿九日十时鸣炮，发动起义信号。陈雄带着队伍藏在一所大宅院里，远远见过来一队人马，以为是相约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起义部队，不想却是袁世凯派来的清军。起义军被包围在宅院内，陈雄这才明白是中了袁世凯的圈套，悲愤自杀了。

革命党不是光绪，决不会简单地朝他瞪瞪眼睛了事。

养心殿里，隆裕与王公们相对黯然。这次被召见的均是近支皇亲，有醇王载沣、恭王溥伟、睿王、肃王、庄王和润、

涛、朗三位贝勒。八九个人托着帽子，齐齐地站在太后御座前，使得平日宽敞的养心殿东暖阁今日显得十分狭小。

小太监在宣读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名义提出的奏折：

……依内阁所见，以现有兵力财力无法作战，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而且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实能迷惑百姓。京师眼下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余作为总理大臣，无权决定帝位去留，请皇太后、皇上火速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

奏折末尾附上一句：“臣足疾屡犯，行走艰难，近日恐不能上朝，一切事宜均由内阁成员代表赵秉钧、梁士诒代为联系。”

奏折读罢许久，亦无人言语。

隆裕睁大了眼睛，望着院中跳上跳下的几只家雀，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房间里有人轻轻地抽泣，她倾听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慢慢地把头扭回，凝视着面前一个个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头和一双双俯伏着的眼睛，“究竟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这件事你们大伙儿拿主意吧，我的心都给搅乱了。”

众王公七嘴八舌地纷纷表明态度：“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

“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袁世凯之言所惑。”

隆裕垂泪道：“岂是我要共和呢，都是奕劻跟我说，革命党太厉害，咱们没枪没炮，没军饷，万不能跟人家打。他是袁世凯组阁的弼德院院长，论辈分还长我们一辈，如今自家人都说出这样的话来，让我们娘儿们家说什么呢？”

肃王直起身说：“庆亲王虽为道光皇帝之侄，名声却极为不好，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有人说他是‘细大不捐，门庭

若市’，太后怎能听他的！目前国事再为艰难，也万无首创废君退位之理。我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岂能劝皇上降乱民？以往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二十几年，亦未有议和之举。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及辄议如此？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乱党实不足惧，昨天冯国璋曾对载泽说，若发饷三个月，他情愿出死力破贼。”

“冯国璋真有这话？可是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的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让我到哪里弄钱去？”

恭王迈进一步说：“国库空虚，臣下们怎敢迫求太后，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壮，否则气馁兵溃，貽患甚大。日俄之战，日本的天皇帝后曾解簪饰以赏军，现在国中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太后不妨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兵费，虽不足数，然军人感激，必然效力，请太后圣明三思。”

肃王应和着说：“恭亲王所说甚是，从太后的摆设中随便挑出一件嵌宝石的金器，便可抵了三个月的军饷，求太后圣断立行，再不要犹豫了。”

隆裕看着两位王爷说：“就这么个局势，依你们的意思还是要打，钱么，还是得我出。胜了，大家落好；败了，你们各有去处，可是让皇上跟我怎么办呢？那时候人家连优待条件也没了。”

“太后不要为南京的优待条件所迷惑，”醇王说，“那全是袁世凯搞的欺人之谈，就跟‘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优待条件是欺君。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大权已去，太后又向谁去索优待条件？”

“那怎么办呢？议和吧，你们不答应，打吧，你们卸职的卸职，交权的交权，在我跟前净卖嘴皮的功夫，将来一旦议和了，罪过都让我跟皇上担着，祖宗跟前，你们一个个推得干干净净。”隆裕越说越伤心，“慷慨慨的爷们儿话我也会说，事到如今我要的是具体法子，唉——待会儿容我再跟国务大臣们商量商量吧。”

恭王听隆裕要召见国务大臣，说：“少时国务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那都是袁世凯的人。”

“你当我愿意见他们吗？我心里也怵着呢。”隆裕又对恭王说，“待会儿他们又要主和，我怎么答对呢？”

恭王说：“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国会上有臣等，料他们占不了多数。若彼提出设临时政府，或迁就贼党，断不可行！”

“我知道了，你们下去罢。”

醇王载沣退到门口又转回来不放心地叮嘱道：“如彼等有意外要求，太后万万不可答应。”

见隆裕点了头，醇王才放下心，遂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欺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如今，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朝廷所在，故而地方安静，此正是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

隆裕站起身说：“你说的话我极明白，我何尝不想着百姓，就怕战起来，从此兵连祸结，非数十年不能定。到时爱百姓岂不害了百姓？”

“不战即和，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貽笑列邦？”

贻笑千古？将来我等还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

“我知道了。”

“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宫后千万不可对张总管提及，事关重大，请太后格外谨慎。”

“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老祖宗那会儿何等谨慎，哪个能钻了我的空子？”

“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

见隆裕脸上有不快之色，醇王不便深说，揣着一颗沉甸甸的心退出养心门。

北京的冬日，夜长昼短，太阳一落山，紫禁城便沉入暮色之中。进宫办事的人最近几乎没有，若来也只是匆匆地支应一下，早早便回去了。乾清门内，静静的，不见一个人影，偶尔传来一两声“灯火——小心——”凄厉的吆喝声。乾清宫、坤宁宫、景仁宫、延禧宫一片黑暗，不见半点光亮。连往日供祖宗的钦安殿，也只半明半灭地点着三盏角灯。

偌大个紫禁城内最亮的去处怕是长春宫了，廊下的灯都燃着，悠悠的光在寒风与黑夜中显得更加孤寂，沉闷。自从光绪死后，隆裕最怕黑夜，她的长春宫永远是灯火通明，为此还专门添了几个专管灯烛的人手。

宫女展开被褥，放好烫壶，立在外间静等隆裕吩咐，服侍太后就寝。

今日隆裕一反往日早睡的习惯，披着貂皮袍子坐在火盆前

\* 摇曾任湖广总督。

\*\* 摇供职外务部，驻俄公使。

\*\*\* 摇外务部右丞，出使美、墨、秘大臣。

发呆。那张“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的电报，已被太后反复看过许多遍，揉搓得不成样子了。岑树煊\*、袁树勋\*\*、陆徵祥\*\*\*均来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更有之，东华门事件不久，清贵族中的少壮派，宗社党的党魁良弼，遇刺身亡，这对主战的贵族们是个致命打击，连隆裕自己也受了震动。

良弼是紫禁城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军咨府军咨使，深受摄政王载沣及禁卫军统领载涛的信任，在与袁世凯的抗争中，他曾主张“不战而亡，与奋战而亡，等也，荣辱异焉。”故而得到贵族们的器重，成为武力顽抗派的精神支柱。载沣每每上朝议事，都要召良弼商讨良久，以求对策。

良弼住在西四北红罗厂，是一处僻静的大宅院。这日良弼乘车归家，才迈下马车，有一身穿军服，自称清军标统崇恭的递上名片。良弼望着这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在记忆中努力搜寻着，崇恭，从名字看是个旗人，莫不是崇厚\*的族人有事相求？正寻思间，只见那青年从口袋中拉出一枚炸弹猛地一掷。良弼大叫一声“不好！”转身便跑，才跑出两步，只听背后惊天动地一声响，像有什么力量拽了他一把，扑倒在地上。

良弼左腿被炸断，伤势过重，两天以后死去了。

良弼的死，引起权贵们极大的恐慌，人人自危，连门也不敢出了。是战是和，于他们已无多大关系，那慷慨激昂的“乱党不足惧”，“愿出死力破贼”的话语也再无人提及了。

很快，京城内又有人秘传，说袁世凯要将诸皇族驱进宫中，关在北五所的空房里，派兵把守，断绝与外面的一切联

\* 完颜氏，镶黄旗人。一八七八年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的问题，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吉亚》条约，被清政府判处斩监候。

系，待什么时候共和了什么时候放人。这一来非同小可，各王公近支纷纷逃避，醇王缩在府中，深居简出，再不上朝；肃王避居日本人占领的旅顺；恭王奉母上了德国人占领的青岛；大部分王公躲进了东交民巷，就是与袁世凯交情最厚的庆王奕劻，也随大流暂且避往天津租界了。

紫禁城成了一个空架子，皇帝的宝座从根上动摇了。

墙角的立钟响了十一下，隆裕仍旧围着火盆呆坐着，内心斗争十分激烈。

两个宫女，拿着大摇把，转到钟后面，摇辘轳一样地给大钟上满了弦，又走出来，隆裕也全然不觉。

张兰德由西板院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一碟奶酥六品。

“主子随便进点儿吧，粥是奴才刚刚熬出来的，天晚了，没有惊动寿膳房。按说奴才应该劝主子爱惜身子，早点歇了，可是奴才知道主子操心的是国家大事，举足轻重，关系着亿万臣民安危，就是让主子睡，主子也是睡不着的。”

“恒太，”隆裕抬起一双泪眼，“袁世凯要求明早进见皇上，十之八九是到了最后退位的时候了，可到这会儿了，我心里还是拿不定主意。”

“奴才盼的是大清国兵强马壮，一辈接一辈地传下去。大清国存在一天，奴才就跟着主子荣华富贵一天。逊位虽然有什么优待条件，但毕竟是在人家下边端饭吃，花子似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但是再看眼下，咱们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人心全都变了，连王爷们都跑了，找个领兵替皇上打仗的人都没有，咱们就是把宫里的珠宝都卖完了，也未必打得过人家。革命党杀进京城，太后也就跟着完了，人家讲仁义，给主子端来碗药酒，让主子自己喝，不讲仁义，大刀片一挥，啧啧……奴

才小时候见过的，血一下迸溅得一丈多远，脑袋在地上滴溜溜乱转，龇牙咧嘴瞪着眼睛……”

“放肆！谁让你给我讲这些？”隆裕恐怖得抖起来了，仿佛明天她将横在长春宫的砖地上，流着血，脑袋滴溜溜地转……

“刚才讲的是实话，革命军杀进来别说皇上、太后性命不保，连奴才在内一块儿跟着见祖宗去，九泉之下，奴才照样忠心耿耿地侍候主子。”

“你今天是怎么了？干吗老是死呀死的？再说半个‘死’字，留神我又动散差。”

“主子说笑话呢，散差太监早走光了，奴才只好自个儿打自个儿了。树倒猢狲散，现在大清国气数已尽，满清皇室没有一个能人出来收拾这残局。奴才说这样的话，也可能招来人恨，这些我不在乎，奴才只是替主子着想，保命要紧，人家爷儿们都跑了，却让主子一个女人家拿命硬撑着。过去改朝换代，君主没有不丢命的，远的不说，明朝的崇祯，还不是在咱们后头的煤山上吊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革命党答应不伤主子和皇上，依奴才看，宫闱内以退为上策，就答应签字吧！俗话说，善始善终，德莫大焉！”

“也只好这么着了。明天袁世凯来了，你一定要在我身边，帮我戳着点儿。”

“奴才时刻跟着主子，不离开。”

第二天，隆裕在养心殿召见袁世凯。

太后脸色灰黄，表情有些呆滞，眼神中时时流露出深深的绝望与无限的哀愁。御座上的小皇帝，也感到气氛与往日的不同，再不敢混闹，由张谦和领着，早早净了手，规规矩矩地坐着，小眼睛不再四处打量，有些畏缩怯懦。

袁世凯稟明与民国代表伍廷芳商议的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

第一款摇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摇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摇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摇大清皇帝辞位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

隆裕细细读罢优待条件，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有些放下，从条件看，她保留了自己太后名号，保留了四百万两帑银，也保留了乾清门内全部宫禁和优美秀丽的颐和园.....够了，这于她足够了。

袁世凯说：“关于优待清室之条件，臣主张从厚，与民国代表几经争执，才得磋商定局，皇太后与皇族商议以后再定。”

“跟谁议定啊？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们娘儿俩，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呢？”

“既然太后恩准，那么即行下退位诏书，诏书臣已请内阁代拟妥当，请太后审阅。”

隆裕接过诏书，“退位”两个醒目大字映入眼帘，心区一阵绞拧似的疼痛，手颤得拿不住纸张，满篇字迹连成一片，竟一个也不认真，一霎时她又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失去了什么呢？是龙案上那张大清帝国的版图还是四万万臣民？

“你替我念念吧！”她将诏书又让张兰德递还袁世凯。

袁世凯接过诏书，朗朗读道：

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军民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未等袁世凯读完，隆裕已痛哭失声：“……大清江山，二百九十六年的基业，就断送在此刻……”言罢，用手用力地拍打着御座扶手，痛苦地摇摆着插满珠钿的头部，嘴唇颤抖着，任凭泪水、鼻涕淌下来……

小皇帝吓呆了，他恐惧地环顾室内，只见大人们个个脸色铁青，用惊惶的眸子扫着一个留小胡子的胖男人，小胡子的眼睛那么利，嘴唇那么厚，让他想起了太监们讲的“吃人的老虎子”，于是，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扭身溜下御座，直朝后殿跑去。

“太后若没有什么异议，就请钤宝吧！”袁世凯有些不耐烦了。

没等吩咐，张兰德便托出太后金印，隆裕把印抱在怀里，细细地抚摸，系着黄丝绦的金龙丝钮，凹陷的“皇太后御宝”

阴文篆字，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可爱。为了它，进宫以来含辛茹苦，不惜以爱情为代价，长门寂寂，望断羊车，内中苦涩，莫可言喻。为了它，妯娌之间长期反目，暗中作梗，冷嘲热骂中又有多少辛酸……想着想着，泪珠儿又一串串滚下来，两手抖得已扶不住印。张兰德上前，扶住太后双手，在退位诏书上斜斜地盖了下去。

拾起金印，及至见到那腥红方正的印迹落在诏书上，隆裕的脸上霎时没了血色，摇摇晃晃地支持不住了。

这里，隆裕被人急扶进后殿，传御医急救；那里，袁世凯收卷诏书，夹在掖下，迈着大步出乾清门去了。

紫禁城上空，浓云积着，笼罩着这座有五百年历史的黄瓦红墙的古城。云缝间偶尔弥散太阳的光彩，又旋即逝去了。

乾清门内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乾清门外，一个新的阴谋正在加紧实行着……

# 童摇年

(自传小说)

一摇京剧《打渔杀家》·颐和园  
的寂寞·父亲

摇摇《打渔杀家》是京剧优秀传统剧目，一名《庆顶珠》，又名《讨渔税》。

说“讨渔税”倒是很直截了当，因为戏里满是催要渔税的词，而且那场很著名的架也是为了渔税才打起来的；说它叫“庆顶珠”就让人颇费解了。在我的印象中，戏里面除了划船和打架以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宝贝的成分在其中，倘若打渔的父女真有宝贝，早早充作税银交给丁府，不是也可免了老爹爹公堂之上那顿板子吗？我将疑问说给我的老爹爹，父亲说我听戏听得糙，把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给漏掉了。他说：“萧恩到县

衙去首告，挨了四十板子，还让他到丁家赔礼道歉，萧恩忍无可忍，带着桂英趁夜色渡江，以献庆顶珠为借口，进入丁府，杀死丁的全家。这便是庆顶珠的由来了。”

但我总觉得牵强，“献珠”这个借口实在是戏里的败笔，把它作为戏名来提出，更是喧宾夺主，好在《庆顶珠》这个又烂又俗的名儿没叫起来，足见不喜欢它的人多，不是我一个。这就好像我“王八丫丫”的小名没在叶家以外广泛叫开一样，实在是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之所以喜欢《打渔杀家》，是因为这出戏我们叶家的人都会唱，不只是唱，而且还要演，那一招一式，那一板一眼，都十分的地道，很有梅兰芳和周信芳的作派。至今我的影集里还有我的大哥叶广厚和大姐叶广英在家里演此剧的“剧照”。相片上演教师爷的大哥光着膀子，系着带长穗的腰带，装出了一脸凶恶，演萧恩的大姐带着髯口，梳着小抓髻，更是一脸的认真。照片出自二十年代父亲的德国相机，相当清晰，画面上的大哥有十岁，大姐最多不过五六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能粉墨登场，除了可以看出叶家众子弟的多才多艺以外，也足见《打渔杀家》在叶家的深入。如今，相片上的两位“演员”都早已作古，那悠悠的琴声与唱腔却是传了下来，一直传到了我这儿。

解放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那是今日中央美院的前身，旧时在京城是座很有名的学校，校长是徐悲鸿，著名画家齐白石、徐燕荪等也都任过该校教师，王雪涛、李苦禅等大家均毕业于此。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老哥俩打小居住在一起，没有红过脸，没有分过家，兄弟孔怀，为小辈们做出了好榜样。老哥俩不惟画画得好，而且戏也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饭后，父亲和他的三哥常坐在金鱼缸前，海

棠树下，拉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悠扬，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笙笛锣鼓也是现成的，呜哩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首场便是《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完了就演《空城计》，然后《甘露寺》接着《盗御马》，《吊金龟》接着《望江亭》，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

母亲说：“狐仙都出来了，散了吧。”

我们家院深房大，老北京传说大凡这样的大宅门都有狐仙与人同时居住，狐黄白柳（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是家神，是轻易不能得罪的。据说我们家的狐仙晚上常常变成白胡子老头出来在院里各处遛达，有人还听到过狐仙的咳嗽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逢有这种情况就要早早地回避了，不要撞克了。

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大家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

弟兄们这么热闹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我比我的大哥整整小了三十六岁。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六十多了。他是光绪十四年的生人。

虽然没能有和父兄们在家里唱大戏的荣幸，但我却敢大言不惭地对兄长们夸口，说我在颐和园的大戏台上唱过《打渔杀家》。德和园的戏台不是等闲之辈能上的，那是杨小楼、梅兰芳们一代宗师给西太后唱戏的地方。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戏台两侧的楹联：

摇摇山水协清音，龙会八凤，凤调九奏；

摇摇宫商协法曲，象德流韵，燕乐养和。

这个联是西太后过六十生日时，亲自撰写的，我父亲教我认字，就是从这几个字开始一天五个一天四个地认起的，也只

是识字，至于那意思，是一点也不明白的。为什么我能在颐和园出乖露丑呢？这还要从我的三哥说起。

我的三哥叶广益和三嫂鲍贞都在颐和园里工作，我很多时候是和他们住在那座美丽的大园子里的。颐和园大戏台东边有个夹道，那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门，我们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门里。门小院子却大，里面北房一排，前廊后厦，高大宽敞，连那睡觉的雕花木炕也是嵌在北墙里，古色古香，十分的与众不同。我仔细观察过，小院不少，小孩子却没有一个，这使我感到寂寞。我渴望着回到城里，回到父母身边，但我也深谙无暇顾及我的父母的难处，母亲在数天前又为我增添了一个叫做叶广荃的小妹妹。

我们家别的不多，孩子特多，按大排行排起来大大小小一共十四个，七男七女，我是第十三个。孩子多了就不珍贵，也不娇气，多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捎带着养，不似今日的独生子女，上六年级了还要家长每天在学校门口接来送去。我常想，那时候我不过四五岁，家里把我撂在颐和园怎的就那么放得开呢？负责照看我的三哥对我更是大松心，他和三嫂白天上班，让我一个人可着园子到处乱跑，到哪儿去他连问也不问，好像这个园子就是我们的家，让人放心极了。所以，在颐和园，我像大草原上的羊一样，每天只要在吃饭的时候到颐和园东门口的职工食堂找到买饭的三哥即可。三哥夫妻俩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做饭，我也只好跟着他们吃食堂。对颐和园职工食堂的饭我不敢恭维，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饭。当然，在以后我吃了不少食堂以后，我才明白，东宫门的饭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后来，三哥雇了一个很能干的、清瘦的老太太给他做饭。老太太做的饭很有水平，冬日的下午老太太常坐在火炉边一边跟我聊宫里的故事一边捏小点心。老太太烤出的小点心花样繁

多，小猫小兔小鸟形态生动活泼，别说吃，就是玩也很有意思。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是宫里御膳房的厨子，死了，老太太无儿无女，没别的特长，只会做饭，被号称美食家的三哥接到家里来。这样，我随时都有点心吃了，再不要记着钟点跑食堂，这对我来说真是件最幸福不过的事情了。

这都是题外话。

一个被叶家的人叫做“王八丫丫”的很淘气的小姑娘在园子里孤寂地住着，那实在是一段磨人性情的日月。我常常坐在谐趣园水榭的矮凳上，望着亭台楼阁，以孩子的心，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与眼前景致和我有关的美丽故事。故事里自然要有园子的主人公皇上和老太后，不能少的是年轻的渔家女桂英和她的老爹爹萧恩，我一定更是其中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夕阳西下，晚霞凄艳，园中的水色山光使人想到《打渔杀家》那段西皮导板：

白浪涛涛海水发，  
江岸俱是打鱼家，  
青山绿水难描画，  
树枝哪怕日影斜。

湖水和江水一样，在夕阳里飘散着一股忧愁，一股难以说清的寂寞和惆怅。戏中英雄老去，归隐江湖，洗尽了当年意气，只有天真的幼女相依为命，最后只好“双双走天涯”了事，那情景真真的要让人为之伤心一哭了……我想，如若我要认识桂英，定要参与进去，助那父女一臂之力，倘能叫上我那些齐整英俊的哥哥们，萧家不但一定能够打赢，说不定那个小女子桂英的终身也会有了依靠……

知春亭畔有元朝宰相耶律楚材的祠和墓，祠内供奉着耶律楚材塑像，是个穿白袍的老头，三缕黑髯垂在胸前，很和蔼可亲。三哥对我说，当初西太后修复颐和园的时候认为自家的花园里搁着个外人的坟有点不伦不类，就想把它启走。耶律楚材给太后托梦说，你修你的园子，我住我的家，咱们总有个先来后到，就是你们的乾隆建园时都没敢把我请出去，你能把我怎么样？西太后从此再不敢提迁坟的事，这座坟就理直气壮地在皇上的家里呆下来了。我听了以后，很佩服耶律楚材的勇敢，把他看做和萧恩一样的人物，当然，那时对这位为元朝立赋税、设郡县、建户口的历史名臣并无一点了解，所见只是个白袍子，就叫他白大爷。没事就往白大爷那儿跑，跟白大爷去说话，白大爷是这座园子里我能看得见的、肯陪我聊天的好老头。久之，我们家的人都知道白大爷，三哥常问我：“今天没上白大爷那儿去么？”

这些通连天地、混乱古今的遐想，借助这美丽的山水而生，我相信，它们在我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我创作以御医为题材的小说《黄连厚朴》，以皇亲、王爷为题材的《瘦尽灯花又一宵》以及以家族文化为背景的小说《本是同根生》和《祖坟》等作品中，很难说没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上海文学》的编辑在评论这些作品时说：“她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郁，一种对世事人生的茫然和感动，那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

我想这茫然和感动大概就是来自这山与水吧。

有一回在西堤，我看见有一对情人掉到湖里，男的淹死了，浑身青紫地被抬到东门口的门诊部，用席盖了，搁在墙根。跟他一块儿来的女的坐在台阶上哭，本来逛颐和园是件很高兴的事，却死了一个，那一个怎么能不悲伤呢。我看那个女

的哭，也在一边陪着她哭，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很想不通的事情。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们多把我当成了死者的家属，劝那个女的说：“你不要哭了，你也要为你身边的孩子想想。”也有人说：“唔，孩子还这么小，爹就淹死了，真惨。”我想，那个女的虽然没说什么，心里一定对旁边我这个陪哭的感到莫名其妙。我哭着想，我们家的人怎么就不怕我被淹死呢？假如席底下躺着的不是那个男的而是我，我三哥该如何向父亲交代？于是我就很希望我也能死一回。不为别的，就为让他们也为我好好哭一回，省得我在家里老像被人忘掉一样。

我的生活单调又无聊，西苑有机场，飞机每每到了这里已经趋于降落，飞得很低很低了。从我头顶飞过的飞机，不但机翼上的号码看得一清二楚，有时连里面的驾驶员也能看得见。只要外面飞机一响，哪怕正在吃饭，我也要把碗推开，飞快跑出屋门，向每一架路过的飞机热情挥手致意。现在想想实在的没意思，但有一段时间它竟成了我的生活全部。我每天都在焦躁地等待着飞机的到来，来一架，我在“大前门”的香烟盒上记一架，天长日久，记了好几张烟纸，都是飞机的号码。以我的文化水平，能认识的也就是那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可笑的是，我在记录一架机和一架机的号码时没有断开意识，所以记到最后，竟是满篇的、毫无头绪的 员圆猿源缘远苑愿怨园数字，分不清谁是谁。

这大概与那次陪哭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戏台所在的德和园今日已经成为园中的重要游点，据云需另购门票才能进入，彼时它是去后山和通向排云殿的通道，一度它是我的娱乐场。有时园子里晚上给职工放电影，幕布就挂在慈禧看戏的颐乐殿前，观众则坐在大戏台上看。这种情景

大概是老佛爷当年万万想不到的。记忆中的大戏台远没有现在这般鲜丽辉煌，更没有这么多熙熙攘攘的游客，那时的人似乎很少。颐乐殿西面有门，有时我从后山转进殿里，在西太后听戏的南炕前向大戏台遥遥地望，繁华歇，风云灭，昔日的热闹早已无迹可寻，惟有太阳晃晃地照着，除了看到大玻璃上自己的影像外再也看不出其他。于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个耳朵又聋，眼神儿又不济的老太太坐在这儿能把《打渔杀家》看出什么味道来。

大戏台上的青石条和起伏不平的木板台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除此之外就是薄暮时分喧闹嘈杂的燕子了。“依依宫柳拂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傍晚，游人都出园了，大戏台前只剩下了我和那些燕子时，双方便都显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活跃。燕子们这时就故意撩逗我，从我耳畔唳地飞过，掠起一阵风——它们不怕我这个小儿。我自然也按捺不住表现的欲望，跑上台去，对着那空旷的院落，对着那些黄黄的琉璃瓦，对着琉璃后头的“慈禧”，表演我的《打渔杀家》。

我拉着架势扯开了嗓子吼道：“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

没人喝彩。四周寂然无声。

“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

没有掌声。头顶小燕啾啾。

稚嫩细嗓，柔弱的小丫头，与那古旧庞大的戏台，恢弘的殿宇实实的不相称，而那叱咤风云的气势，那乳犊不惧虎的精神却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父亲来了。

我像过节一般高兴。

晚上，父亲和我睡在外间屋的炕上，我给父亲看那些飞机

的号码，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让父亲很是为难了半天，他说：“你这是什么呀，鬼画符吗？”

父亲看不懂，我很伤心。

后来，父亲就开始教我大戏台上的楹联了。再后来就走到哪儿讲到哪儿，那真无异于一段段美好的文化讲座，一曲曲流动的音乐。整个园子，数谐趣园的楹联最为清丽秀美，“菱花晓映雕栏日，莲叶香涵玉沼波”；“窗间树色连山净，户外岚光带水深”，如那景色一样，这也是让人永难忘却的佳作。

父亲从不在三哥这里多住，一则因为工作，二则他说睡觉的炕“不干净”，使他净做噩梦。父亲说，这盘炕自砌成以来，不知睡过多少恩恩怨怨的人，百年前的事都到梦里来了。为此，三哥借了玉澜堂门首西边一张床让父亲去睡，那里是值班室，没有古老的恩恩怨怨的炕，只有两张木板床。但父亲在那里大概只住了一宿就回来了，他对我说玉澜堂的怨气太重，戊戌政变后，慈禧在玉澜堂的霞芬室和藕香榭殿内砌了高墙，专作关押光绪之所，不宜人住，特别不宜我们姓叶赫那拉的人住。在玉澜堂只睡过一晚上的父亲，竟能借此而发挥，编出了一个他在夜里与光绪品茗谈古论今的故事。应我的要求，那晚自然又有萧恩和他的女儿桂英、孙悟空和猪八戒来凑热闹，甚至连拖着大辫子自沉于昆明湖的一代文豪王国维也由水中踏月而出，加入清谈之列。于是，出自父亲口中的玉澜堂之夜，人鬼妖聚集，热闹非凡，实实在在地让人向往了。如此看来，父亲以其艺术家的想象力，深入浅出地为他的女儿编撰着一个又一个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故事，多少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由玉澜堂之夜溢出，潜入一个孩子的纯净心田。

三哥见我每天闲得实在无聊，就给我找事，让我去后山挖取开紫花的兰草，嘱我一定要连土弄回，栽在南墙背阴处。这

种草在后山大片地长着，有很多，只半日工夫，我便弄回不少，沿墙栽了数排。尚不过瘾，又从后湖偷来睡莲，养在洗衣服的绿瓦盆内。彼时虽不懂“寂寞梧桐深院”的风雅，却也有“似此园林无限好”的追求，很为小院的美化花了一番功夫。

睡莲死，幽兰枯，满园秋风萧瑟时，父亲来看我。我吵着闹着要跟他回家，我说我实在不愿在这不是人待的地界住下去了，那时我还不会说什么“保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培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一类很有水平的話，我只是一味地闹。记得是在谐趣园的知鱼桥上，父亲望着阴冷的水、枯败的荷叶说：“此景难得，此境难寻。景为水残，时为秋残，这是千古文人能够享受和欣赏却难以解释和理解的心境，你这个小东西置身于绝美之中却茫然不觉，实乃愚钝不可教也。”这些话我自然听不懂，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是教训我的话，心里更是十二分的不平。

三哥在一边说：“您说这些话是对牛弹琴，这孩子混沌着呢，她根本听不懂，每天只是傻吃傻玩。夏时挖回一院子马莲，以为是兰草，揪回一盆荷叶，都是没根的。”

父亲告诉我，颐和园里有种叫做哈拉闷的东西，这东西时而有形，时而无形，荡于园中各处，常为人所见。又说因了哈拉闷的存在，这园子才有了生机，有了灵气。

我说：“我要去寻找哈拉闷，找到了捉回来，蚰蚰一样地养在罐里。”

父亲说如此甚好。

第二日，父亲亲自陪着我在颐和园里寻找哈拉闷。

在后湖的绿水中，在大殿的兽吻上，父亲几次说他见到了哈拉闷，我则一无所见。

父亲回去了，留下了继续寻找的我。在以后的时光里，我已无心对付燕子和兰草，而将一腔热情扑在哈拉闷上，我发誓要找到那个父亲看得见我却看不见的精灵。颐和园由东向西，自南至北，从龙王庙的码头到北宫门的石阶，从西堤六桥的桥墩到仁寿殿的流水沟眼，这些人迹难到的所在都被我细细地窥探过，不能说找得不认真。从乾隆元年乾隆修建这个园子至今，想必还没有一个孩子将这所园林阅读得如此仔细，如此淋漓尽致。

一个炎热慵懒的夏日中午，我拒绝午睡，要去寻找哈拉闷。三哥无奈，将我扯至后山四大部洲的藏庙遗址前，指着散落在荒草中须弥石座上雕刻的光身小怪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哈拉闷。”

我说：“不是。哈拉闷是活的！”

我的语气之坚定使三哥没有反驳余地，他气愤地将我扔在太阳下那堆红色的断壁残垣中，独自回去了。

我执拗的脾气真不招人待见。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点题外的话，三哥其实不是我父亲的孩子，严格说他应该是父亲的侄子，但是他的父母早早就故去了，由我的父亲将他抚养成人，他是我们众多孩子中身世最为坎坷的一个。三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把我的父亲看作他自己的父亲，把我们也看做他的亲兄妹。在七个哥哥中，我最喜欢的是三哥，我对他的依赖，是女儿对父亲的依赖。光绪元年，他七十一岁，患了癌症，临终前他克制着病痛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信的最末一句话是：“丫丫，你是我抱大的。”万语千言的疼爱尽在这一句话之中。

我曾一度把寻找哈拉闷的希望寄托在颐和园后山独有的白水牛儿身上。水牛儿捉来不少，骑在路边的石凳上依次排开，

挑选其中个大、长相齐整令人有好感的，捏在手里唱：

水牛儿水牛儿，  
先出来犄角后出头哎，  
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肝烧羊肉哎

……

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大概没有谁不会唱这首歌。

那些水牛儿在我声嘶力竭、青筋高暴的呼喊中终于有了动静，小水牛儿的露头绝非因为热情的呼唤或是烧肝烧羊肉的感召，而是受不住捏着它的热手的炙烤才极不情愿地探出头来。水牛儿先伸一角，再伸一角，慢腾腾地展开身子，甚为不满地张望一下，很快又缩回壳中。整个过程是忍耐、惊喜与失望紧紧相连的过程。

在对水牛儿的艰苦呼唤中，并没有唤出我梦寐以求的哈拉闷。

长大以后与文学有染，也有了一把年纪和阅历，便明白那哈拉闷是父亲用来哄小孩子的东西。文学造诣精深的父亲让他的孩子去寻觅一种精怪，从寻觅中感受中国文化艺术的底蕴，认识艺术魂魄的神奇魅力，经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民族文化体验。后来我问过哈拉闷究竟为何物，人说，哈拉闷系满语，是指水怪一类。颐和园里水多，早年或许有过哈拉闷的传说也未可知……

其实对哈拉闷的真实语意我已无心追究，那是语言学者们的事情，然而哈拉闷对于颐和园，对于文化艺术乃至整个宇宙人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内，故有精神，有生气；出乎其外，则有形象，有高致。这便是父亲说的时而有形，时而无形了。童年时代，是为寻找而

寻找，看来是种游戏，然而，游戏的本身又何尝不是目的，与艺术一样，是一种心的感动，是一种欲罢不能的状态。一个普通的理念，足足让人认识一生。

我的聪明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教育竟然是这样的。

景福阁年的中秋节，父亲恰住园中，那晚他携了我与三哥三嫂同去景福阁观月。

景福阁原名昙花阁，位于万寿山脊东端，乃听雨赏月的绝佳之地，最受乾隆喜爱。后来，西太后重修改建成厅堂，赐名景福阁。中秋那晚，年少的我，无赏月雅致，而为三嫂所带糕饼吸引，一门心思只在吃上。

父亲见状对三嫂说：“我花甲之年才得此女，自然怜爱有加，虽他日为鸡为凤不可预期，然姿禀尚不愚笨，今放逐园中，如野马笼头，驯致为难，实出无奈，还盼鲍贞耳提面命，严加教训，否则恐终成猪犬。”

三嫂说：“小丫丫才六岁，正是混沌未开之时，为人一世，快活也就是这几年罢了，何苦拗她。”

当时我口啃糕饼，偎依在父亲怀抱，举目望月，银白一片。居月光与亲情的维护之中，此情此景竟令我这顽劣小儿也深深地感动了。以后读了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更觉那逝去光阴的可贵，以致每每见月，便想起景福阁，那美妙绝伦的景致还当存在，而那恬静温馨的亲情却是再不会有了。

那夜的月似乎给了我某种启示，父亲第二日要返回，说是要去河北彭城。我从内心突然生出难以割舍的依恋，这种依恋的深重绝超出了一个六岁孩子的经历。那天，我执意要跟父亲同归，任谁怎么劝也不听。我死死地拽住父亲的衣襟，整整五个小时没有松开，这使本应吃过中午饭就离开的父亲一直拖到

了晚上。我那反常的举动使大人们无措，他们不知我那天是怎么了，为什么那么不听话，咧着嘴肆无忌惮地哭。

三哥说：“今儿这孩子是邪了。”

那晚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父亲答应领我回家。

我和父亲手拉着手向颐和园的东门走去，东天的月亮又圆又亮，照着我和我的父亲以及我们身后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宇。那晚父亲穿着深灰色的春绸长袍，白色的胡子在胸前飘着，一手抡着他的藤拐杖，一手拉着我，一老一小的影子映在回家的路上。我把父亲攥得紧紧的，我心里真怕他突然变卦，又把我送回园子里去，尽管我当时仍止不住那一下下的抽泣，但还是带有讨好性质地跟他说了不少笑话。我想让他因为我的存在而愉快，而幸福，而不感到我的多余。

回到家，母亲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小妹妹在发烧，老七叶广宏又逃了学，他把书包藏在了警察楼子里，自己跑得不见了踪影。警察按着本子上的地址找到学校，又找到家里，我们到家的时候，那个肇事者还没有回来。到半夜，七哥才回家，一问说是到动物园看猴去了，没钱坐车，是从西郊走着回来的。

母亲一个晚上都在抹眼泪，那个叫广荃的妹妹在床上不停地哼哼，她不闹，她很乖也很懂事，睁着一双大眼睛恐惧地看着训斥儿子的父亲……

这就是家，这就是生活，从这我也隐隐感到了家里为什么总是希望我住在颐和园的缘由。我在这个家里只能添乱，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第二天父亲就去彭城了。

我和母亲把他送到大门外，母亲怀里抱着软弱得抬不起脑袋的妹妹，小妹妹伸出小手跟父亲再见。

父亲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说：“回去吧。”

我和母亲都没有动。我无法揣度父亲当时的心情，他是个事业型的人，对于离别，对于亲情似乎并不在意，那一句轻轻的“回去吧”便是告别，与妻儿的告别。

当时我鬼使神差地追上了父亲，接过了他背上的小包袱，我说我要送他一程，送他上车。我背着行李将父亲送到北新桥，送上了开往前门火车站的有轨电车。没有经验的我竟然跟着父亲上了车才将包袱交给他，车要开了，父亲把着车门拨开众人大声说：“让我的孩子下车！”

车开了，父亲站在车尾向我挥手，示意我快些回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我那颗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那一别，竟成了生死的诀别。

我是父亲的孩子当中最后见到他的一个。

有一天，突然说姥姥得了急病，将母亲叫去。

我是后来随着三哥广益、四哥广明、五哥广延一块去的，我不明白我的姥姥病了却要这么多哥哥去干什么。路上，三哥激动地抚着我的头说：“要紧的是今后这些小妹妹们怎么办……”

三个哥哥站在黑暗的胡同里只是唏嘘。

我感到了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我绝没有想到是父亲，因为一个礼拜前三大爷还给我母亲读了父亲写给他的信，信里说在彭城那个小地方竟然还能看到京剧，行头好，唱功也好，演的是《鸿鸾禧》和《打渔杀家》……

到了姥姥家，姥姥很健康，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

我说：“姥姥，您不是病了吗？”

姥姥没说话，大舅把我拉过去说：“丫儿，你得懂事。你

不能哭，你得为你妈想想，广荃还小，你别吓着她。”

我懵懵懂懂跟着大舅进了屋，屋里有一桌子纹丝未动的酒菜，这种非同一般的阵势让人的心底一阵阵发凉。

母亲见到我，哭了。

母亲说：“你父亲殁了。”

我一下懵了。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我是什么反映，没有哭是肯定的，从那儿我才知道，悲痛已极的人是哭不出来的。后来我见到书上有“抚棺临穴而无泪”的说法，觉得它太贴切了。

原来，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彭城陶磁研究所他的工作岗位上。

母亲那年四十七岁。

母亲是个没有主意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她最大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娘家到婆家，从婆家到娘家，临此大事，她只知道哭，将父亲的后事全部托付给在彭城工作的堂兄，我的六哥叶广成。因直系血亲没人来奔丧，六哥就和研究所商量，将父亲的棺木暂时囚封在峰峰矿区滏阳河岸，以待不日来人扶柩回京。

原以为是数月的事，孰料，父亲的棺木在那陌生之地，一囚就是二十年。

父亲的亲儿子们谁也没想起接父亲回家，我至今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当时这一失策之举，酿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位妻子，父亲去世时非我母亲所出的哥哥们已经成家立业，各人有各人的日子，顾及不到我们。而我母亲所出的五姐广芸、七哥广宏，以及我和小妹妹广荃，最大的不到十五，最小的不到三岁，弱息孤儿，所恃以为活者，惟指父亲，今生机已绝，待哺何来！

我怕母亲一时想不开走绝路，就时刻跟着她，为此甚至夜里不敢熟睡，母亲半夜只要稍有动静，我便哗地一下坐起来。这些，我从没对母亲说起过，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在她那些无数凄苦的不眠之夜中，有多少是她的女儿暗中和她一起度过的。

年年寒食，我都与母亲在大门外烧些纸钱，祭奠千里之外父亲的亡魂；岁岁中秋，奠香茶一杯，月饼数块，徒做相聚之梦。随着岁月的迁延，年龄的增长，内心负疚愈深，对父亲，我生未尽其欢，歿未尽其礼，实是个与豚犬无异的不孝孩子。

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

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带着一身重孝走进了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老学校，在有名的国子监南边，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曾经担任过它的校长。我进学校时，绝不知道什么老舍，我连当时的校长是谁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班主任马玉琴，她是回民，是一个梳着短发的美丽女人。在课堂上，她常常给我们讲她的家，讲她的孩子大光、二光，这使她和我们一下拉得很近。

我的忧郁、孤独、沉默、敏感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有一天课间操以后，她向我走来，我的不合群在这个班里可能是太明显了。

马老师靠在我的旁边低声问我：“你在给谁戴孝？”

我说：“父亲。”

马老师什么也没说，她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老师，我感觉到了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和那好闻的气息，我想掉眼泪，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

我的泪，我就强忍着，喉咙像堵了一块大棉花，只是抽搐，发哽。马老师轻轻用手拍着我的背，我知道，那时候，我只要一张嘴，就会哇地一声哭出来。

老师什么也没问。

老师很体谅我。

一年级期末，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进了一家街道小厂，这就为我增添了一个任务，即每天下午放学后将三岁的妹妹从幼儿园接回家。

有一天临到我做值日，扫完教室天已经很晚了，我匆匆赶到幼儿园，小班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我以为是母亲将她接走了，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到家一看，门锁着，母亲加班，我才感觉到了不妙，赶紧转身朝幼儿园跑，从我们家到幼儿园足有汽车四站的路程，直跑得我两眼发黑，进了幼儿园差点没一头栽在地上。推开小班的门，我才看见坐在门背后的妹妹，她一个人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等我，阿姨把她交给了看门的老头，自己下班了，那个老头又把这事忘了。看到孤单的小妹妹一个人害怕地缩在墙角，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

我说：“你为什么不使劲哭哇？”

妹妹噙着眼泪说：“你会来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来，让妹妹爬到我的背上，我要背着她回家，我发誓不让她走一步路，以偿我的过失。我背着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妹妹几次要下来我都不允，这使她的心感到了较我更甚的不安，像当年我讨好我的父亲一样她也开始讨好我，她在我的背上为我唱那日新学的儿歌，我还记得那歌是：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点点头呀，  
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灯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闪烁，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有葱花炆锅的香味由别人的家里溢出，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的影子映在路上，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行清冷的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淌进嘴里，那味道又苦又涩。

妹妹还在奶声奶气地唱：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

是第几遍的重复了，不知道。

那是为我而唱的，送给我的歌。

这首歌或许现在还在为孩子们所传唱，但我已听不得它，那欢快的旋律总让我有种强装欢笑的误解，一听见它，我的心就会缩紧，就会发颤。作家唐君毅说得好，人周围往往构成一片无限的寂寞苍茫的氛围，“以此氛围为背景，而后把我们有限的人生，烘托凸显出来。人生如在雾中行，只有眼前的一片才是看得见的，远望是茫茫大雾。人生如一人到高山顶立，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四周是寂静无声。人生又若黑夜居大海中灯塔内，除此灯光所照的海面外，是无边的黑暗，无边的大海……”那时，我年纪虽小，已经感到了雾的迷蒙，山的孤寂，夜的恐怖……

但我至今不能忘记在我人生之路上给予我理解和爱的人们，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将伴我终生，珍藏至永远。

## 二 摇评剧《铜碗儿丁》·游艺市场的热闹·母亲

摇摇民国期间，北京评剧界曾经排演了一出叫做《铜碗儿丁》的新戏，说的是北京齐化门（朝阳门）外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

有户姓丁的人家，以铜盆铜碗为业，后来不知为什么发了，有了钱，娶了房媳妇。婆婆虐待媳妇，每日非打即骂，媳妇不堪忍受，趁无人之际一头扎了水缸，自溺身亡。此事引起媳妇娘家人和街坊们的愤怒，不答应丁家，要求大办丧事，为媳妇鸣冤。娘家和街面上的主事提出，出殡那天必须是内棺外椁，番、道、禅三棚经，三十二人大杠，清音锣鼓外加西乐队。这也还罢了，最有意思的是要求婆婆打幡，儿子抱罐，让他们充当孝子的角色。那母子拗不过众人，只好答应。出殡那天自然十分热闹，据说观看者不下数万人，那个虐待媳妇的婆婆和儿子在围观者的唾骂、撕打中被搞得不人不鬼，声名狼藉。后来有文人将此事写成了戏，在京城演出，相当轰动，事主丁家认为这戏有辱名声，花大价将《铜碗儿丁》买断，才将舆论压了下去。丁家经此折腾，家道很快衰败，下场非常凄惨。

我的母亲是亲眼看了那场声势浩大的出殡仪仗的，她说，丁家所住于她家不远，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丁家打媳妇也是忒狠，把猫装在媳妇裤裆里，用棍子打猫，这样虐待媳妇，媳妇不扎水缸还等什么？

我为看不到《铜碗儿丁》的戏而遗憾，与父亲们唱的《空城计》、《盗御马》相比，《铜碗儿丁》似乎让人更觉得亲

近，它看得见摸得着，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不像诸葛亮，不像窦尔敦，只在戏台上才能见到。

能与铜碗儿的为邻的母亲，料不是生长在多么出色的地方。母亲的娘家在齐化门外坛口，叫南营房的一大片低矮平房便是。用父亲的话说，那儿是穷杂之地。

我不喜欢姥姥家却很喜欢那五方杂处、百业云集的“穷杂之地”，因为那里有很多难以说清的乐趣。南营房的北面是日坛的坛口，大约自清末以来，那里就形成了一个不大的，但很热闹的游艺市场。说评书的、说相声的、拉洋片的、唱评戏的、卖各样小吃的、卖绒花的、套圈的、变戏法儿的，间或还有耍狗熊的、跑旱船的，商贩艺人，设摊设场，热闹极了。每次回姥姥家，我都是冲着那些五花八门去的，看姥姥是个名义，奔热闹才是真心。

去姥姥家必须穿过游艺市场，进游艺市场必须经过一个“虫子铺”，铺外的桌子上永远摆着几个大玻璃瓶子，里面用药水泡着许许多多死虫子，蛔虫和蛔虫在一起，绦虫和绦虫在一起，虫子呈淡粉色，扭在一块儿，看着让人恶心。那是这个市场让人最不愉快的地方，我顶怵头的就是过那个虫子铺。偏巧，铺子的掌柜跟姥姥家熟识，我和母亲每回从那儿过他都要跟我们打招呼，母亲就要停下来跟他说一会儿话，两个人说来说去便要从桌上的虫子说到我肚里的虫子，仿佛我肚里的虫子数量绝不少于那些瓶子里的数量。让他这一说，我的肚子马上就疼起来了，真像有万千条虫在里面蠕动，唬得我连自己的肚皮也不敢碰了。末了，掌柜的就送我一包打虫子药，听他的话好像我如果不吃他这药，到最后肚里的虫子就会把我吃了一样。

母亲会很认真地把那药给我吃了，所以，一回姥姥家我就

得打虫子。我后来想，我没让那个卖野药的给药死，实在是我的命大。

姥姥的家门口就是群众戏院，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围墙，添了座椅，搞得很像个现代剧场了。群众剧场只演评戏，我们家人管它叫落子，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记得当时在剧场演出的角儿当中有个叫鲜灵芝的，还有一个是吴佩霞，都是花旦，我看她们演过《秦香莲》、《豆汁记》、《潘金莲》，似乎还有《小女婿》和《刘巧儿》之类，记不清了。群众的剧场是很群众的，它没有吉祥剧院那压人的气势与严整，它有的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到一半戏时想回家抓把铁蚕豆，喝点凉白开，尽管回家就是，喝了水，抓了豆回来照旧坐下来看，没人问也没人管。这在其他剧场大概不行。

评剧的戏词大多通俗易懂，与京剧相比更接近老百姓，用现在的话说是更具有平民意识。例如，同是天黑了，评剧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京戏就该跟人绕弯子了，说“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什么是冰轮、什么是玉兔的真能被绕糊涂了，其实就是天黑了，却唱了半天也不说天黑了，说什么“金乌坠，玉兔升”之类。相比较，我更喜欢评剧，我母亲也喜欢评剧。

最让我喜欢的玩艺儿是看拉洋片的，一个大匣子，里面装了亭台楼阁的画，也有不少西洋景在其中，匣前有镜头数个，交了钱就可以趴在镜头上往里看，里面的画可以放得很大，如真的一般。这也还罢了，最吸引人的是拉洋片的本人，手脚并用，锣鼓齐鸣，那张嘴也不闲着，“望着看吧您哪又一张，和尚的脑袋他就长出了烟枪……”很多时候那唱词和匣子里的画片对不上号。拉洋片的唱怪声，出怪词，做怪样，能把人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我不看那片，专听他唱，他的唱远比那些

画工粗糙的片子好看。现在的小孩已经完全见不到拉洋片的了，但我总觉得这个行当失传了真可惜，那通俗诙谐的唱词，来自社会底层，那怪诞夸张的扮相，未张嘴已让人喷饭了，锣鼓响起，嬉笑怒骂，眉飞色舞，令人闻之观之，觉乎听得过瘾，野得牙疼。

那个拉洋片的唱得最拿手的是《大花鞋》，说是跟天桥“大金牙”焦金池学的，是焦的入室弟子。我每回去都盼着他唱《大花鞋》，可他就不唱，他是等人多了，还得他高兴的时候才唱，所以并不是每次去了都有听得到的福气。

因为听得多了，《大花鞋》那词还略记一二：

南山有个二姑娘，二姑娘要上庙里去烧香。  
衣裳做了十几箱，就剩下一双花鞋没做上。  
红缎子买了三十六匹，钢针就买了一皮箱。  
十八个裁缝纳鞋底，还有十八个裁缝做鞋帮。  
花鞋上绣上一个莲花瓣，绒线就用了四箩筐。  
裁缝将花鞋做完毕，十八个丫环就抬到上房。  
二姑娘穿上鞋迈了一步，哎哟哟，疼死了我的亲娘。  
脱下花鞋仔细看，不好！花鞋里挤死了俩裁缝。

那丰富的想象足让任何一个小孩子着迷，艺术的感受力或由此而诞生，艺术的表现力或由此而培养，不得而知。总之，坛口的游艺市场用父亲的话来说是“趋之者多为下流”，用我的话来说，不啻人间的天堂。

我还爱钻到书场里去听成本的《薛丁山征东》、《精忠岳传》等等，一天是绝听不完的，得连着听几天。这样，不得已就得住在姥姥家，尽管心里别扭，但为了那勾人心魄的故事

也只好委屈了。那时在我的小心眼儿里不能说没有嫌贫爱富的心思，长在深宅大院，与之相入相化而不觉，到了“穷杂之地”竟是百般的不习惯，嫌姥姥家破，嫌房里的气味不好，嫌院子污浊脏乱，嫌一帮表兄弟没规矩。我甚至为卖开花豆的舅舅感到羞耻，卖开花豆，这算什么事呀？我竟然会有这样的舅舅！我从不到舅舅的摊子上去，虽然开花豆很香，尤其是刚炸出来的开花豆，对人的诱惑更是让人难以抗拒，但是我从不吃它们。有一回，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回娘家，刚一进门，我们就要出去，谁也不愿在那破房子里待。姥姥生气，骂我们是一群狼崽子。

狼崽子们在姥姥的骂声中，站在院里面面相觑，呲牙咧嘴，狼相十足。

而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压根儿就没到姥姥家去过。

不管怎么说，“穷杂之地”给予我的是另一个生活侧面，是小百姓的柴米油盐，是小门户的喜怒哀乐，是高雅之外的平常，是阳春白雪们所排斥的下里巴人，这无形中，成了我生命中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以为我所经过的就是温文尔雅，雍容华贵，再没有其他。其实错了。

1985年，我写了两篇小说同时发表在《延河》杂志上，一为《学车轶事》，一为《本是同根生》。我请《小说评论》的主编李星先生为这两篇东西作个短评，李星在评论中坦诚地写道：“叶广岑好像是要给喜欢概括、喜欢抽象、喜欢将复杂的创作现象简单化的评论者出难题，她故意将大俗和大雅的东西联袂推出，让你难以把握哪个更代表真实的叶广岑。”是的，的确是让朋友为难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何以能写出《学车轶事》这样很通俗、很平民化的反映社会底层的作品，何以就“获得了一个认识社会各阶层真实生活状况的视角，

给读者提供一个认识当今市井社会真实面貌的窗口”，我想，这怕是不了解我生活的另一面的缘故。

话又说回来，父母亲的结合，于贫困出身的母亲来说，不是幸福，是个一生的悲剧。

1992年清明，我母亲所出的四个子女将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香山东麓法海寺旁的山坡上。墓地周围满是桃林，那时漫山的树，枝叶未绿，粉艳的花已将半山遮严。透过花丛，可以看见秀丽的玉泉山古塔和碧绿的昆明湖水。这片山紫水明、景致优美的处所是父亲生前所喜爱的，他在 1980 年写的一篇笔记中详尽地描述过这个地方。当然，在他滞留于法海寺，陶醉于香山“春云如粉，春雨如丝”的绚丽时，绝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将来永眠的墓地。他的另外两位妻子，我们的另外两位母亲大概也知道这里，甚至有可能随父亲来过，家中保存的大量他们游览西山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可能。来过也罢，没来过也罢，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们的骨殖并未葬在这里，而早已随着祖坟的失去而荡然无存，在此与父亲合葬的是我的母亲，是那个在叶家多少有些被看不起的“南营房的穷丫头”。这或许是后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也是父亲众多子女间不能和睦相处，乃至老死誓不往来的原因之一。

在合葬父母的那个温暖的春日，我们将父母的骨灰轻轻放入穴中，与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墓穴渐渐封严，透过越来越小的缝隙，我向穴中望了最后一眼，母亲在父亲身后站立着，已昏暗得看不清所以然。

我听到一声重重的叹息，它来自母亲。

谁都有过人生的辉煌，在这鲜花环绕的墓地，我试图找到母亲的辉煌。

这似乎很难。

母亲生时，我曾与她谈论过辉煌的话题，以她的看法，她的定亲与出嫁当是她生涯中最鲜亮的一笔了。

旧时，北京人结婚，堪称繁杂的时期当是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仅婚前的繁文缛节就让人难以一一说清。古语有“六礼已成，尚未合卺”一说，“六礼”所含“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母亲说大宅门的叶家仅“放定”就放了两回，先放小定，又放大定，亲事才算定妥。放大定时，叶家一切按照满族宅门府第的规矩，派媒人与家中掌事主妇来到齐化门外坛口母亲的家中。母亲很为那个放定的队伍而骄傲，那大约也是她一生中头一次看到那属于她的壮观和热烈。叶家是我的五婶妈去放的定，随同五婶妈而去的还有二十四个红漆描金的抬盒，由穿红吉服的抬夫们抬着。二十四个抬盒，摆了半条胡同，红了半条胡同，很是惹眼。南营房自明代起就是驻军的兵营，房屋矮小拥挤，邻居多是卖炸回头的、修脚的、戏园子扫堂的、打小鼓的……总之，净是些没见过世面的穷人。街坊们见了这隆重、这排场都以为陈家搁置了多年的姑娘许了个什么大人物，算得上这片姑娘出阁的最高档次了。殊不知，那为陈家人挣足了脸面的排场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专为人看的摆设。我好奇地问过抬盒的内容，母亲说有染了红胭脂的活鹅一对，以代替古礼聘娶用的雁。还有花雕一坛，绸缎四匹，如意一个，戒指手镯各一对，龙凤喜饼一双，干鲜果品四碟……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过礼大帖”了。关于这个大帖，我在“文革”收拾旧物时竟意外翻出，可惜已被蠢虫侵蚀大半，断句残文，甚难辨认。今聊将可识者录之如次，以为当时风俗之证。

摇摇天地合卺坐帐交□冠带□□面向

喜神正东迎之大吉

摇摇□□送亲人堂客□土木命大吉

摇摇宜娶送亲人忌猪马牛三相大吉

摇摇宜新人上下轿用辰时大吉

摇摇□□产妇孀妇毛女不用大吉

摇摇一路逢井庙孤坟用红毡遮之大吉

摇摇……

说来也是天意，连遇井庙孤坟都要用红毡遮挡的花轿却偏偏忘了遮挡警察，而且是日本占领时期的伪警察。

民国二十八年夏日，母亲身穿大红礼服坐在花轿中颤悠悠经过齐化门时竟被警察拦住，说是要检查。官事无人敢拗，只好由人去查，所幸检看花轿内部时请出来一个女巡警，女巡警打开轿帘伸进头，将母亲的盖头掀开，惊诧地说：“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啊！”

母亲向我描述这些的时候已经五十有五，五十五岁的母亲当然早已退出了美人的行列，然而她那喜形于色的表情却再现了彼时的辉煌。我不能与母亲同乐，自然也不承认那个虚假的辉煌，母亲被恭维作美人的前提是送亲太太偷偷向掀轿帘的女巡警塞了四块大洋。母亲容貌再娇好，出嫁时也已三十二岁，三十二的女人在那个时代已是半残的花儿，值不得警察大惊小怪。

母亲的盖头不是被父亲揭开而是被警察揭开，这点也令我不满意，我视此为不祥。从过礼大帖上看，设计得周密严谨的婚礼当是十二分的圆满与和谐，但事实是花轿一进门，母亲便知道了：属兔的，比她大六岁的丈夫并非如庚帖所写“山林之兔，五行属金”，而是“蟾宫之兔，五行属木”。看起来，天上的兔子比山野的兔子高贵了不少，但这一高贵竟又长了一

轮，也就是说父亲比母亲整整大了十八岁，而且还有前房的大儿子……这些都是事先瞒了的，叶家坑人，实在坑得厉害，简直有些不择手段了。这无疑是因了母亲娘家的穷，没有势力，才敢这样瞒天过海的欺辱，换了别人，大概是不敢。母亲得知于此，当下如五雷轰顶，变得木讷呆傻，连步子也迈不开了。后来母亲对我说：“为这个我哭了几天，叶家人从南营房请来了你姥姥，你姥姥站在我的床头说，闺女，你认命吧。”

母亲就认了命。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母亲进门不久，父亲第二位妻子的大儿子，我的二哥便偷偷离家出走了。他离去得坚决又彻底，毫不拖泥带水，他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座大宅门，走出了这个热热闹闹的家，再也没有回来。可怜了初为人妇的母亲，她不得不跟着众人到前门火车站去堵截那个执拗的长子，背着“一进门就挤对走前妻儿子”的黑锅，踉跄在车站站台上，其难堪可想而知。后来又有话传出，说那大儿子是在母亲眼皮底下，大摇大摆上了火车的，这便将母亲推向了更加难以辩白的窘境……事实是否如人所云，时至今日我也无机会向这位异母兄长问个明白，其实问如同不问，真没多大意思，那些远年故事经过时间的磨砺，早已如风一样地散了。

这便是母亲谓之辉煌的婚礼了。老夫少妻，白发红颜，不足相当；豪门小舍，深院陋屋，贫富悬殊。如果说婚礼是一出悲苦戏紧锣密鼓的开场，那以后的日子就是愁烦、绵长的二黄慢板了。

母亲在叶家敛眉就食，俯首觅衣，妯娌们不是内务府官员的格格就是巨商的千金，大宅院里没有母亲的位置，名为太太，实为仆人，连饭也是与佣人在一起吃的。吃不饱饭，饿了的时候就抓把生米放在嘴里嚼，这情景，我记事以后还经常见

到。

父母亲不但年龄相差悬殊，文化修养的差异也很大。母亲只看小人书，她对父亲的那些之乎者也不感兴趣，父亲是搞美术的，母亲却不懂画，她只欣赏烟盒上的大美人儿。有一回，母亲教我唱“妈拍着，妈抱着，你好半天没吃了妈妈的乳哇”，大概是妈妈哄小孩子的曲儿，调子很好听。后来，父亲跟母亲有一通好闹，原来有人听到了，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母亲教我唱的是《马寡妇开店》里头的段子。《马寡妇开店》是属于淫荡的小戏，流行于游艺市场那样的地界并不奇怪，进入大宅门已不是荒腔走板，而是大逆不道了。

从此，我再也没见母亲张过嘴。

母亲也很少带我们回娘家了。

听说那个热闹的游艺市场到一九五九年以后才逐渐消失。

不去姥姥家的结果是姥姥常来，舅妈也常来，来了都是悄悄的，见了我父亲便腼腆不安地陪着笑。她们来的目的是为了向母亲要些钱，母亲没有钱，钱都在父亲手里，所以她们见了父亲就直不起腰来，眼皮也不敢往上抬。这使我很为姥姥家的人难为情，也为母亲难为情。

很快，我也就为自己难为情了。

因为父亲的死，家里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我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就此打上了句号。

小家出身的母亲不是不会计划，而是无以计划，家中从此靠典卖来维持生计，先是父亲的文物字画，后来是母亲的衣物首饰……母亲不忍与旧物相别，打点完东西就让我提着到委托商行去跟人讨价还价。后来我写的家族小说里面不少地方涉及到了古玩方面的知识，比如对明清瓷的鉴定，对古玉真伪的辨别等等，有读者以为我或在收集古董，或是北京潘家园文物市

场的常客，殊不知，那名闻中外的潘家园我至今是一次也没去过的。我的古玩知识是通过卖自家物件而获得的，其学费便是难与人言的酸涩、无奈和感伤。今天，也常有朋友拿了旧货市场上买来的所谓古董让我辨真伪，已属游戏性质，他们说：“搁你是一目了然的事，搁我们就是一辈子钻不完的学问。”我开玩笑地跟他们要鉴定费，我说：“知识也是财富，以前体现不出这一点，现在社会发展了，应该给知识以应有的价值体现。我们叶家用上百年的家底才培养出了我这么一个宝贝，价值自然是不低的。”

而在卖家底的当时却远没有今日这般潇洒，母亲从我手里接过卖东西的钱那手常常是发着颤的，脸也变得苍白无色。我也觉得悲苦难言，不敢与母亲对视。

1954年，物价奇涨，东西奇缺，母亲的腿肿了，我的腿也按出了坑。街道补助我们五斤黄豆，那是救命的豆子啊，但我们却迟迟没有去领，因为就是那五斤豆子的钱，我们也拿不出来。

母亲从箱子里摸出了一个鼻烟壶，让我去把它卖了。

那是个乾隆年间的套料鼻烟壶，粉料的底，淡蓝的彩，制作之精美细致，一望便知是出自宫廷作坊的物件儿。这是父亲生前最喜爱的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鼻烟壶了。

我拿着它奔了寄卖店，我要用它来换回那救命的五斤黄豆。

我将那个小壶小心地递过去，在对方接过的同时我注意地看了他的表情。训练有素，老谋深算的古玩商哪里会有什么表情流露给我。他并不看那壶，却说：“你们家又揭不开锅了吗？”

我低低地回答：“是的。”

他说：“你们家没有大人？”

我说：“父亲死了。”

他说：“你妈为什么不来？”

我说：“她要看我的妹妹。”

他说：“你妈何必死守着，她应该改嫁。”

我看着他，紧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说：“你才这么大，还有妹妹，你们这么卖东西总不是长事。”

我说：“我妈不嫁人。”

他还说了很多改嫁有益的话，他是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但我认为他跟我说这些是明显带有欺负人的性质，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欺负我们叶家无人。情急之中，我大声说：“我有七个哥哥！”

“七个哥哥”保护了我，慑于“七个哥哥”的威力，那个人不敢造次了。

我进一步敲定说：“我大哥叫叶广厚，二哥叫广生，三哥叶广益，四哥叶广明，五哥叶广延，六哥叶广成……”

我还没有报出老七的名字，那人已经从柜里面甩出来一块五毛钱。

是啊，有七个哥哥的主儿，谁敢惹！

问题在于那个善于算计的人就没想起问问这七个哥哥是不是都是母亲的亲生。

我一路小跑回家，将实情一一相告，母亲听了当下红了眼圈。

母亲说：“你长在贫困之家，要争气，此时咬得菜根，即便他年得志，也不能为奇丽纷华所动。”

我将母亲的话深深刻印在心底，至今不敢忘记。

钱，没有不行，多了也无益，经我手从家里倒出去的古玩字画何止千万，现在看来，那一切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那么回事。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财产，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当时毕竟年纪小，不知世事，将那些脏话带给母亲，使正处烦恼之境的母亲徒乱心曲。

真是混蛋之极。

然而，我做出的更混蛋的事情还在后面。

1956年，有邻居为母亲介绍了“一个人”，那邻居也是好心，她看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是太难了，有心提溜我们一下。只是提起，并未见面，我便将此视为世界末日的降临，外面的人欺负我们，我们可以跟他们去打，但我们不能自己从里面就散了。为了“那个人”我跟母亲有一场好闹，我当着四姐的面大声指责母亲，从四姐的尴尬里我应该完全体会到母亲的难堪，但是我不，我有意的让她下不来台。我内心深处的邪恶与自私，在那件事情中得到充分的暴露。恶毒之极！

我以绝食来抗议这件事，我每天一言不发，坐在廊子上晒太阳，那形象大概与母夜叉无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老七叶广宏不叫我丫丫而改叫“母夜叉”，他把夜叉的“叉”发音故意高挑，以示为我的专有，避免与别的夜叉相混淆。这件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我把它看得过于认真，孩子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在跟母亲对着干，而我的执拗，我的霸道，在叶家又是出了名的，这就苦了母亲。她几次着人叫我去吃饭，我均不理睬，我的心里装满了愤懑，我不能管父亲以外的任何男人叫爸爸，也不允许毫不相干的人进入这个家庭充任父亲的角色，我的父亲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叶家的大门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现成的大宅院，现成的妻子，现成的子女，

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地当现成的爸爸，没门儿！

甭管他是谁。

绝食的第三天，我已无力在廊下呈夜叉状，而改为静默卧床。

傍晚时，母亲捧了一碗红小豆粥来到我的床前，母亲将粥放在桌子上，搓着手并不离开，显明地，她是想跟我说什么。我将身子调过去，把后背冷冷地甩给了母亲。

半天，我听见母亲声音低低地说：“……那事儿，我给回了……”

泪水由我的眼中涌出，依着我的本意，该是抱着母亲大哭一场，但倔强的我有意不回过头去，以继续显示我的冷淡，显示对她行为的不屑，让她做进一步的反思。

无奈中的母亲，再没有说什么，她……跪在了我的床头。

母亲这一跪，无异于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我实在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知道，我这一刀，直扎进母亲的心里，我对母亲的伤害太大了。为此我后悔一辈子，内疚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恨不得把自己揍一顿。让母亲下跪，我成什么了，如果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所经历的磨难，是苍天因此而给我的惩罚，那么我情愿这苦难更深重一些，除此不能减轻我心里的压力。全中国大概再也没有我这么不懂事、不孝顺的孩子了。我今天将这件事写出来，是让人们看到我的丑恶，看到我的卑鄙，我让所有的人为此而诅咒我，以赎我的罪过。

如果说当初媒人的哄骗使母亲落入陷阱，那么我后来的这一举动则如同落井下石，是我，将母亲生活中最后一点希望也给掐断了。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寡妇不夜哭，母亲在沉默中以礼自防，这一切都是做给女儿看的，女儿已经“懂事”了。

“懂事”的女儿考进了北京女一中。

我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是拔尖的，我将对家的爱，对母亲的爱用在发奋学习上，我将来要让母亲过好日子必须好好学，让母亲省心，这是我应该做到，也是能做到的。那时，母亲所出的大女儿，我的五姐叶广芸已经工作，每月给母亲十块钱，三大爷再接再济一些，经济仍是十分紧张。我和七哥利用暑假打工再挣些钱，他给建筑上当小工，我剥云母，拆线头……我们要自己挣出新学年的学费。

愁苦憔悴的母亲变得沉默寡言了，病从心起，病贫交加，更无可诉之人，每于灯昏漏转之时一人独坐床头，呆呆地望着某一个地方，那思路分明已经走得很远，很远。母亲的生命在油尽灯枯的摇曳中苦熬，其情其景之悲，令我至今难以回首。

后来我由学校分配去了陕西，母亲越发地虚弱了，她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孩子们回来。”这孩子们，指的就是在关中农场养猪的我和在陕北插队的妹妹叶广荃。

心血耗尽的母亲在弥留之际保存着最后一口气，她在等待着陕西的两个女儿的归来，她有话要对我们说。那口气足足拖延了三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等待，什么样的毅力啊！世间大约只有母亲才会有这种等待吧？当我和妹妹风尘仆仆从外地赶了回来，扑在母亲床前时，母亲已经昏迷，已经没有能力说话了。我们千百遍地呼唤着母亲，她没有反映，只一行清泪由眼角淌下，滴到枕头上。人说这是辞行泪，是临终的人留给亲人最后的祝愿与嘱托，是全部生命的凝结。我料定，母亲的生命凝结里只有悲苦，只有辛酸，母亲的嘱托里只有担忧。

三十二岁出嫁，四十七岁守寡，六十六岁故去，一生坎坷颠蹶，艰辛备尝，何曾有过舒心，何曾有过辉煌？

我问七哥，母亲临终到底要跟我和妹妹说些什么。广宏

说，母亲所念，只有两上未出阁的小女儿，她反复叮咛，两个女儿将来择婿，一定要门户相当，年龄相当……

为此吃尽一生苦头的母亲是怕了。

春天，我再次去香山墓地看望母亲，与母亲的维系已被冰冷的石板隔开，再难触摸得到了。母亲在灿如云霞的桃花中安然睡去，不再为人情冷暖揪心，不再为红盐白米犯愁，她得到了永久的安宁。

我在墓前站立许久，母亲无言，我亦无言。

我要离去了。正待转身，大风忽起，山林呼啸，花雨突兀纷飞如雪，远望近观，湖光山色尽在扑朔迷离之中。风将石桌前的鲜花果品吹乱，风将我的心祭与无数花瓣高高扬上天空。

山大恸，人亦大恸。

母亲好辉煌！

## 走出北京（代后记）

叶广苓

摇摇我是旗人，祖姓叶赫那拉，听说我的祖先入关后即被朝廷安置在北京东城，后来虽然搬了几回家，可终没离开过东四附近这块地界儿。按清朝典制，哪个旗在北京什么地方住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许随便乱挪。那时候的北京，东贵西富南穷北杂，风情极不相同。我们家人口多，规矩也多，我的祖父做过官，不大，似乎没什么本事和作为，是个很有脾气的老头。我们虽然将他呼之为老祖，但他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谁也说不出来他的更多情景。与我同辈的孩子按大排行来排一共有十四个，十四个孩子（不算夭折的）没有一个能够见过他老人家，因为我们的年龄与他毕竟差距太大了。我们家住在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里，后头有个小园子，长着枣树，十四个孩子进进出出看起来很热闹，外人瞅着也很煊赫，其实里头都是空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六十多岁的父亲可以说是个很老的老阿玛了，理所当然便对我多了几分惯纵和宠爱。父亲到哪儿去，参加什么活动都爱带着我，别人说我是他孙女，这话我很不爱听，我父亲也不爱听。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齐整的哥哥姐姐们大相径庭，这与我在家中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后来叶家子女中只有我从事文学创作，用他们的话说是属“不入流”的职业，

这大约也是我的性情所致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家到了这儿已经压根谈不上什么规矩了，所以我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了极没出息的不伦不类。

1955年我走出了北京，来到了陕西。陕西土厚水醇，民风古朴，这使我有与京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再后来我到国外去留学，那完全陌生的领域又使我与中国文化彻底拉开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这些无异于给我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

我从1954年代开始写小说，我写得很游离，是自己跟自己的游离，也就是说没有写进自己生命的体验。诸如我这次在这本集子中有意挑选的我早期写的历史小说《退位》，即是如此。我想让人们从这篇并不成功的小说中看到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过程和创作上歪斜的脚印。那时候我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以北京文化为背景的作品从未进入过我创作视野的前台，可能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关，我回避了个人家族的文化背景，不光是不写，连谈也不愿谈，这甚至成为我的无意识。1959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当然，更大的是我个人观念的改变。1962年从小说《本是同根生》开始，这种无意识被冲破了，家族生活、个人体验及以老北京的某些文化习俗，常常不由自主地进入笔端，这似乎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我是学医出身，对我来说，常常是思考多于写作。从文之后我还经常想到医学，甚至想将十六年的临床经验全部丢掉是不是值得。然而，医学给我的体味绝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我由中医的辨证施治想到它的博大精深，遍阅人情与药理，深感二者的相通与相谐。中国人与中草药，无不与中国深厚的文化背景紧紧相关，在民族的血脉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调，蕴含着

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品出的滋味。这一切，除了使中国的医学变得扑朔迷离之外，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和难以测度。有药力达不到的顽症，也有医理讲不透的病因，这是黄连厚朴们所不能盖及的另一面，为此，我写了小说《黄连厚朴》。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像一把无形的尺度，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因文化所圈起的一切终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导致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这是我写《本是同根生》、《祖坟》，写《风也萧萧》、《雨也潇潇》等作品的初衷。我力图将对文化、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怀纳入这种初衷，纳入一种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这其中，我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以及北京东城那座大宅院所赋予我的一切，同影响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是不可回避的，它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作品。诚然，这样写作对我也是个排除各种心里隐患和情感障碍的艰难过程，应该说当前的改革开放和宽松的文化环境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契机。要说的是，这些对我烂熟于心却又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令我提起笔来比较得心应手，不觉枯涩。这些不能不说的生活体验和感情积累，在我走出北京以后又有了新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思考大概和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我的亲人们已经完全不同，有了很大差异。我是在写北京，写浸润在北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事情，但我已不属于北京，至少我的心态已不属于北京。

我这个走出北京的北京作家，用北京人的感觉、北京人的思维来体味走出北京后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看起来它

们与北京无关，但是对它们的理解方式和叙事情结，以及那略带幽默和调侃的态度，谁又能说这不是北京人干的事呢？故事背后的那些与京城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个狭义的地域性的京圈怕是难以圈得住的，这是我选择反映留学生活题材的《风》、《注意熊出没》一类作品进入这个集子的想法。

北京恢弘的帝王之气和厚重的人文之气是上天给北京作家得天独厚的馈赠。我虽然离开了那里，但无论走得有多远，与家乡的血脉总是相连的。我很看重北京丰厚的文化背景，这使我想到了，文化的浸润，人格的操守，心态的宁静是以写背景文化为衬托小说的必备条件。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积累与修炼的过程，惟此才能在世事的变革中对生活有独特的发现和开掘，才能写得有滋有味儿。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我喜欢这句话，也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1998年摇清明